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九册目次

顧太史文集八卷　（明）顧天埈撰　明崇禎刻本……一

陶文簡公集十三卷　（明）陶望齡撰　明天啓七年陶履中刻本……一五三

己吾集十四卷附録一卷　（明）陳際泰撰　清順治李來泰刻本……五七五

顧太史文集八卷

〔明〕顧天埈撰

明崇禎刻本

原北平圖書館藏

顧宫諭文集序

故春坊諭德崑山顧公升伯諱天埈有文集若干卷歿後數年邑令嘉善葉君刻之以行於世而其子循屬予爲序公以雄駿峭特之資遭

神宗皇帝拔擢服官史局郎

毅然以名宰相爲已任好學廣問深心矯思以講求所謂濟時之業久之資望滋茂徒鄗翕集聲光四出不可掩蔽于是乎咎譽錯互而一斥不可復矣萬曆初江陵以徤敗其後執政者陰柔憒眊遞相師承公

獨抉擿其隱秘曰天下以
庸人病執政豈知執政冒
庸人之名陰操威福大柄
以欺天下自是朝論較然

執政者遂無可解免矣公
又謂當世人才日龐屑習
日僞著論擊排胥天下氣
節道學之士舉不得免焉

公之手眼橫騖側出於一
世之上高而危矣際而孤
矣易曰莫之與則傷之者
至矣豈不然與屏居日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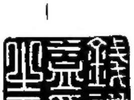
霜降水落物論衰止天下
之畏忌公者始而疑中而
殺久之且徘徊歎息望其
復用而公已病且老天下

事亦漸難措手非復公摩
厲呂須之日矣嗚呼其可
歎也公生平志業頌慕李
文饒其文章爽闓激切亦

略似之嘗叙蒲州張文毅
公之文曰天下有文人之
文章有豪傑之文章豪傑
之文章雲蒸龍變之氣遇

感即發寧容較淺深商工
拙於其間耶然則儗公於
文饒其不能爲文饒者天
也呂言乎豪傑之文章則

一也
崇禎丙子虞山後學錢謙
益叙



序

性命之微言無關經國之
大業風雅之逸製有殊誥
誓之弘詞不第材鮮兼長

亦繇塗分各轍蓋文章之
勢然也吾師開雍先生世
結重光之釐獨沿正始之
歸學有專門體賅衆妙職

掌國之六典史續漢之七
篇詩細長於論衡業動伯
喈之歎析名綜於要覽蚤
成士衡之家箴勒九州無

取雕蟲之技碑旌四皓爰
發刊山之文識則靡有弗
周力亦幾微罕儷當其凝
思冲寂酌義簡嚴精騎三

千何假羸師百萬綺裘重
襲豈若吉光片毛夫辭欲
不繁每仗急而趨險意能
包象或削複而流單何以

春容閒整之章偏寓秀矩
峭規之內淘汰不嫌其淨
盡銳采彌咀其清芳要以
旨約依經言高作典昔人

謂聖德之詠原取乾之文
言佛骨之章有類書之無
逸永叔根酒誥以記醉子
瞻廓呂覽而賦鐘縣吾師

創獲之精覺前賢摹擬之
鈍矣運阨雋剛俗憎讜亮
長沙放逐漢治所以不純
忠州仳傷唐文所以下變

身寧不用以終老節曷稍貶以徇時元禮之在陽城門下共爭其落稿子昇之使絕國牀頭適見其懸書

眞參微而入玄能履危而居正里栖之日札問每通嘗述尹文之言以究心性之變謂無心則無意猶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猶之無土則無金旣已超脫五行之拘始得逍遥三界之外追乎歸全之日緬

思未沫之徽神理長綿詎共雲煙起滅立言不朽固是德功緒餘客有摯虞業爲序厥流別門惟趙德幸

得次其遺編作家傳者賴
獲覩之續史學者果如荀
悅故使華陰霧散猶標玉
玦之藏亦如蜀魏箋成更

得龍駒之註謝莊方當年
少褒嵩肯賦逸民史乎文
乎邵矣美矣倘不焚君苗
之舊硯亦惟讀杜家之新

書世固不乏桓譚走則久
爲侯芭也已
崇禎乙亥端月西吳門人
韓敬頓首謹篹

顧太史文集序

開雍先生予父友也予生晚自先生歸田而始識面自以文見知而遂訂兒女

姻憶余之初以文謁也先生即評曰不圖今日得見此文且爲言今文古文非二法有善誘之意焉顧予

通籍後頫首爲案牘吏二十年終無繇追隨先生悉古文之奧則予今日又安敢從諸名公後贅譚先生

之文而獨就予所知者以窺先生先生生持身肅然翬笑不苟即燕居必終日危坐無倦色眞令人一見神

竦而譏謗及之何也忌先生者忌其作相耳然以世臣子取高第居侍從思盡讀天下之書盡攬天下之

豪傑倘一旦見用有以不負此直分内事而譏謗及之又何也先生閱古人書不輕標識間有指示必洞

徹精髓與皮相者絶異而猶最留意知人之學才無鉅細欲使各得其任但居恒不輕言耳人見先生器

局沉深望之不得其涯際慮一旦衡量在手莫測所予奪何在疑先生過尊而排先生乃愈力孰知先生

熱腸雅量人有一言之幾于道惟恐其不有聞于世也先生于佛乘深入自得而居恒亦不輕言間舉謝

張氏五

客語謂得道應須慧業生天在靈運前成佛在靈運後此言亦有忌之者然而解忌人正不易得矣一日

拈以道事君題文及半而坐逝予欲舉此則公案爲先生傳神庾幾用世出世並露光明世人口眼曷足

張氏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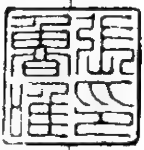
以相涉恨不起先生于九原而印證之也武塘臞仙葉公來令吾邑初下車即謀梓先生集可謂千秋知

巳而予又謂先生之學不
盡于文文不盡于集先生
文自代
言策士外亦必有爲而出之

不輕與酒壚詩社作緣故
卷帙無幾僅從滴水識海
味耳晚年益喜杜門惟教
二子常諄諄至丙夜不休

此其詮經論史得一語可
當一鉅篇若得如語錄例
述而筆之津梁後學豈不
大快長子循卽予壻聞予

言躍然喜曰循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
崇禎甲戌冬門下姻晚生
張魯唯頓首拜譔



顧太史文集敘

嗚呼恕今而獲序先生之文乎紀丱角之日從藝苑中得先生片字且將寢食焉斯其意不以今之人而直等於古作者逮求

友四方始遙望玉峰切伊人之慕私心自惟以不踐其閾爲歉歉然閱數年先生沒矣而恕方作吏於崑夫當恕人遐之想先生無恙也當先生溘焉之逝恕

適朝夕也此造物之限我兩人緣也惜也獨邇來寢食者不止四子業而更浸淫於古文辭所謂其人未朽其音容寄之紙上也幸也恕試呼先生而編其製靈或者許我乎蓋昔賢之評史也用噉蔗之法繇後而暨乎前季子之觀樂也進取類之文自歌而遞之舞則恕竊縱覽始末而有以遇當日之筆墨矣爲讀

詔敕諸篇艸野奉爲
天語皇皇也先生骨漢而謝六朝之粉氣蘇而挽元祐之弱斯
昭代之徽音乎蓋關於運會矣聞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謂議論之不雜云爾展先生之策表者應作是觀至於序吾誦之而疑焉凡以敷宣較閱者不過式士之格套耳賀送之際未免諛詞詩文之弁猶屬戲渝若

夫壽人吾不知其極也先生根
乎經濟闡乎理道反覆乎規頌
之不紊殆昌黎柳州之間與觀
於記吾知其核而非齊紫也觀
於傳吾知其詳而非借面也觀

葉序 四

於行畧與表銘吾知其析幽而
非譽墓也歐陽子之誌狀寧足
多乎悽然以悲者斯祭文之動
於性欲然以守者斯祝文之寓
乎理若一引一跋不過小品耳

會以耀脣舌之工供笑傲之具
耶先生之技殆貫乎唐宋之著
述矣乃當年立朝處身明本務
學惓惓以告其同人而弗欺焉
者尺牘數十則第曰晤對之郵

葉序 五

已哉出爲詩歌動已而天地應
焉四時和焉儲元其殆將後矣
以質諸誥敕等篇雖有異詞而
會有異志否恕反覆竟其集而
得先生之終身竊快踐其閫者

其以親炙休風未遂融洽至是則造物之限之適以合之也往中郎先生蒞吳時其於唐子畏也曰吾不治其人而治其文夫子畏若在中郎寧得治之矧先生百倍子畏恕假令得挽先生之年不惟其友之而師之也詎意今日僅展遺編而慟乎

崇禎甲戌仲冬武塘後學葉培恕頓首譔

小序

昔魏文有云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迺左氏序三不朽則立言又與立德立功鼎立而三之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文亦難言矣太艱者信古士鼓雷文崩剝自命每爲

古所後而不能達今之情
太易者信我春紅秋潦任
腕抒濫每爲我所後而不
能準古之法故一如葉玉

之奪天巧而累百之費人
力一如廣莛之無佳設而
列肆之無瓌寶脫乎艱且
易之外者誰哉讀我開雍

伯父集而不覺輒然快也
明興文章盛於館閣潛溪括
蒼初啟華幹震澤西蜀繼
振宗鑣迨後杰然成一家

言者未易更僕數要必經
濟理學博綜貫穿而胸有
獨至上下古今伐毛取髓
發而爲文廼字扼闕隘而

句中鈐鍵於以見作者之
志不誣已伯父廣羅縑帙
縱筆丹黃於諸史語録摘
徵抉隱如秦越人之照五

臓而爲世人發覆者亡量
至古人行文之離合變化
目成而心迸之以融洽於
不律吐吞間今觀諸勅諸

篇爾雅渾灝其說命之遺
歟霜柯直上足媿今之鬪
嫣者矣策表鑿鑿經時膠
西長沙之伍也焦心用世

智深勇沉已少見一班云
序記傳畧則稟史漢之裁
而奴隸八大家矣誌銘祭
祝之文核事而非諛寫情

而如訴其亦二史八家之續乎至尺牘則賈董之籌濂洛之旨具兼之旁及詩歌故其末技然騷騷乎陶

白矣統之識至文生初未嘗割取薙書竹簡中險棘字句以驚愚目殆去其艱而不爲古所役者也迺吮

毫不輕下句敲字煉務合榘於古人而墻宇重峻莫可躋攀又去其易而不爲我所役者也於古文家真

稱巔頂已雖然伯父生平鴻抱方期大用汲監非常以展駕海檠天之手顧未膺

環召竟鬱伊謫籍以歿而止
區區文字留茲身後名豈
伯父志哉惟是立言不朽
與功德並即未見諸行經

世大畧讀伯父集隱隱筆
墨間歿而猶生者可展卷
如覩也已當亦伯父之所
聊自慰者也弟星源中穎

刻竣索序於余余敬依質
而誦言之

侄錫疇敬題

較閱姓氏

門人韓　敬求仲甫

趙維寰無聲甫

支如玉寧瑕甫

盧大復來初甫

翁啟魁元夫甫

項　煜仲昭甫

錢承熙汝洽甫

胡甲桂秋卿甫

朱日燦靜之甫

王志長平仲甫

葉國華德榮甫

何　謙非鳴甫

葉重華德玄甫

朱國輔允公甫

王嗣曾原仍甫

張　爵與鶴甫

弟　天叙禮初甫

天堦晉伯甫

天培滋伯甫

姪　錫疇九疇甫

錫純爾常甫

錫用爾祉甫

錫介爾賓甫

錫璇徵泰甫

錫命爾欽甫

較閱姓氏終

顧太史文集目錄

卷之一　詔　冊文　誥敕

擬上　皇太后徽號恩　詔

擬　冊封　皇六子　冊文

大學士沈一貫父　誥命代作

禮部右侍郎朱國祚　誥命

總督薊遼保定兵部右侍郎萬世德　誥命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徐三畏　誥命

總督三邊兵部尚書李汶　誥命

右春坊右諭德李騰芳父母　誥命

右春坊右諭德李騰芳并妻　誥命

整飭蘇松兵備左布政使曹時聘　誥命

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沈九疇　誥命

湖廣按察使司副使張喬松　誥命

廣東南雄府知府柳希點　誥命

翰林院編修王衡并妻　敕命

南京戶部主事唐斯盛　敕命

歙縣知縣錢中選　敕命

上饒縣知縣李鴻并妻　敕命

巴陵縣知縣佘自強　敕命

卷之二　策　表

壬辰　廷試

庚子順天第二問

庚子順天第四問

庚子順天程表

卷之三　序

庚子順天鄉試錄序

擬雲南鄉試錄序

賀李民部政滿序

賀戶曹武年文政滿序

賀殷戶部政滿序

賀熊司理考最序
賀張吳橋考滿序
賀張遷安考滿序
送孫太史使益藩序
賀萬總督序
賀尤將軍序
倏麓堂集序
李長卿文艸序

陽城紀勝詩序 代李長卿作
西清艸序
王明初詩文稿序
讀史快編序
項仲昭文稿序
文康公疏艸序
毀餘稿序
游台蕩詩序

卷之四　序　記　傳　行畧

壽史禮齋八十序
翁太史兩尊人雙壽序
翁太史兩尊人雙壽序
壽湯封翁六十序
壽明南呂翁八十序
壽沈母陳太夫人七十序
壽王母李夫人六十序

壽顧母陳太夫人八十序
雲岐叔六十雙壽序
二賢祠記
姜少保祠堂記
新城岱泉王公傳
鄭母董宜人傳
先父母行畧

卷之五　墓表　誌銘

呂處士暨張孺人墓表
趙文懿公墓誌銘　代朱相公作
翰林院庶吉士李君墓誌銘
贈太僕配習孺人墓誌銘
止菴王公墓誌銘
贈刑部山西司主事何公墓誌銘
王處士暨張孺人墓誌銘
傅孺人墓誌銘

海虞顧徵君墓誌銘
沈君懷峯墓誌銘
湯孺人墓誌銘
卷之六　祭文　祝文　引　題跋
使朝鮮祭鴨綠江神文
使朝鮮祭箕子墓文
祭陳師文
公祭趙少宰定宇文
祭許穎陽少傅文　代相公作
祭王相公夫人文　代作
祭張封君文
擬祭翁封君文
同門祭李儀部母蘇夫人文
同門祭林漁城文
同年祭林漁城文
同門祭劉喜聞文

同年祭劉喜聞文
祭潘澹游文
祭顧封公文
焚黃祝文
大學質疑引
題羣仙畫
墨書
跋大父手筆後

卷之七　尺牘

寄周濟西門生
答樊棠軒父母
寄袁六休同年
答鄒泗山座師
答尤繼先將軍
答叔父號巷山
答禮初弟

與趙無聲門生
與王孟夙
與管東溟
與耿楚侗
與焦漪園
與王孟夙
答王孟夙
與李湘洲同年
與周海門
與沈湛源掌教
與趙無聲門生
答尤繼先將軍
與韓求仲門生
答馬康莊門生
與鄒泗山座師
答岳石鍾

與孫喬齋廼弟諱戩
與湯霍林
與李長蘅
答梅長公
答祁夷度門生
答喬聚所
答金昆源同年
答祁夷度門生

答諸景陽同年
答孫音齋廼弟 諱㲄
答陳石湖門生
答麒日弟
與晉伯弟
與鄭明初門生
答陳石湖門生
與蕭大茹門生

與姜養冲同年
答姜養冲同年
答陳如崗同年
與李湘洲同年
與鄒泗山座師
與熊芝崗學臺
答周滸西門生
答金蟠飛孝廉
答馬康莊門生
答黃羣玉門生
答支寧報門生
答公周庭門生
與周滸西門生
與張宗曉親家
答王孟夙
答陳石湖門生

答劉玉受門生
答聶井愚門生
與王平仲門生
答王平仲門生
答莊遜之 宮詹冲虛公子
答祁夷度門生
與項仲昭門生
與沈去疑

與顧宏之門生
卷之八 詩
春江阻雨
乙巳除夕
有弟 諱天埈字晉伯
幽居
春日郊行即事
詠七夕牛女懷友

送蕭太史南歸
送同年陳如崗太史南歸
咏史
有友 李長齋
送馬侍御按粵兼歸省親
夜半感懷
登靈巖山過韓蘄王墓有感
登太湖諸山
穀雨喜晴
寄李太史昌海
夜抵雲間訪郁孟野
感懷
深秋有感兼送友人南歸
馮太史母節婦
贈陸彥先
秋夜不寐

邸舍新成
冬夜
新正五日
榴花
夏日邸中偶作
咏垂絲海棠
春山野步
送周序垤之歸德

春江阻雪

送楊太史　冊封　周藩

送顧太史奉　使南歸

中年蚤發

寄李長卿

將奉　使命圖歸

遼左道中

陳小質祠堂詩

送朱蘭嵎文擢南院長

閒吟

題樹鴉

中秋

齒落

秋夜漫吟

咏懷

孤舟

閒吟

顧太史文集目錄終

顧太史文集卷之一

崑山顧天埈升伯甫著　男 循星源 訏中頡 甫輯

詔

擬上　皇太后徽號恩　詔

朕以眇躬履茲大寶三十餘載天下乂安蓋席
列聖之成謀實奉　慈闈之懿訓報塞莫自日
夕顧　天茲者　聖母春秋躋登六十時維長

至適誕元孫百順駢滋千古未有導迎　穹眷
宜極徽稱是用祇告　郊　廟　社稷率文武
羣臣奉冊寶加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
端獻皇太后敢謂顯揚之已崇益惟高厚之難
狀誕敷闓澤用廣　慈恩所有合行事宜開列
于後於乎得壽得名丕仰祈天之有道若邇若
遠同沾錫類之深仁布告萬方咸使知悉

冊文

擬　冊封　皇六子　冊文

皇帝制曰朕丕荷　天休廣緜瀧祚元良肇建
爰作萬國之貞循次疏封各爲一方之翰典彝
並舉國慶非常爾第六子　某　稟器端凝賦資睿
敏方今綺歲克備芳規宜膺磐石之崇用衍天
潢之派茲特封爾爲　某　王錫之冊寶大啟新藩
夫樹德務滋積美在蚤學行懋勤于日夕忠孝
永裕乎家邦爾其祇修體茲至訓欽哉

誥敕

大學士沈一貫父　誥命

制曰張良之有黃石范蠡之有計然曹參之有
蓋公孔明之有龐叟皆本遯世之徵密用成名
世之偉奇然率相求以定弟師未有天然而爲
父子爾沈　某　乃大學士一貫之父行依賢聖性
有神明窺天道消息盈損之眞極人情翕張予
奪之祕油油常適海鷗野鹿之與羣默默相傳

靈鳳祥麟之自出顧其身竟一生而無迹視其子治天下而有餘高蹈難摹流風正遠兹特封爾爲〇〇嗚呼異寵殊旌一世仰帝臣之父發微闡密百代作豪傑之師

禮部右侍郎朱國祚　誥命

制曰國家建設卿貳獨于宗伯之秩每簡侍從之臣蓋惟禮意之閎深不在典章之靡縟百度合天人以消息晝一參情變以徐先是謂識微

可躋大受爾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朱國祚性剛氣和學沈操瑩天賦遠到之器世歸大雅之風蔚自芳齡首膺廷擢早索筆于禁苑旋晉宋于春宮納誨旃帷功深養正掄才鎖院士困留良鴻羽堪儀駿聲彌茂遂副南省之席仍兼北扉之銜而爾忠貞格君淳誠率下慨人情國是多梗鬩以難調而早計曲防期彙瑕之俱釋勢倍艱于平昔責獨萃于厥躬雖三年踐禮樂之場乃何日非憂危之事劻勷殊苦寵數宜優兹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自爾出入承明之中則兹職誠劇然而夙夜寅清之際視他秩猶閒當其閒有以待劇當其劇可以常閒及此懋修而益究千古有用之學一朝簡在而坐收四海顒望之情爾其欽哉

總督薊遼保定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萬世德　誥命

制曰朕念戰之勝負迭變敵之去來無常況在殊方摧絕之鄉當海外沸張之寇期于折馘獻醜而一舉收萬全之功又必滅迹消氛而久需無纖釁之發計若殊潤事則竟成是乃創見之奇可無特異之數爾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萬世德貞操博綜長才偉畧筮仕劇邑蜚英夏官旋歇歷平臬藩實劻勷于塞徼每

羌虜之竊熾輒身捍之獨先射落飛鵰詩成橫
槊雄風正蔚彊事多虞屬箕子之舊封忽東夷
之跰躝臨以天威而一創要其僞附而復滋廟
謨方更興議俄起陟爾中丞之秩往持必戰之
籌偕士一心正奇互濟朝驅夕掃陸讋水奔蕩
無半鏃之或遺猶虞一旦之奄至鼓我愾勇奠
彼瘡痍儼藩服之重新益威名之遠播海波久
敉軍凱言還一切譏慝之口莫施十年興繼之

仁克竟朕甚嘉焉茲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
誥命嗚呼人主之決策也在乎始斷朕夙不撓
于二三人臣之居功也在乎終虔爾令殆半于
九十燭幾惟益集善惟虛以永令名更膺隆寄
爾其欽哉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徐三畏　誥命

制曰朕謂疆場之事其侈志見奇而開釁子萬
里之外者誠過其耤口持重而自完于咫尺之
閒者亦過設地勢有所必需則經營豈容獲已
但決策以濟而收利又完功遂非常賞亦不細
爾巡撫甘肅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徐三畏王心卓識偉槩雄才劇邑蜚聲
巖廊發議踐更藩臬長貳之職歷遍梁晉秦隴
之郊仁政弘敷邊情曉暢旋寵以高牙大纛遥
鎮于張掖酒泉地絕陬隅形橫戎虜咽喉要地
首尾松山自淪棄之有年僅往來于一線俄焉

東甲遠爾收疆且瑕釁之不滋竟工役之甚駛
十旬之歲月無幾于里之城堡相綿皆爾早計
于未形是以善建者不拔土宇則故而功勩則
新一朝之勞而百世之賴良副朕志用覃明恩
特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嗚呼充國之在
金城以靖謐爲右段頻之窮羌種以殲殄爲期
世多浮慕之而評其短長孰若兩用之而權其
利害此皆湟中之已事想爾方寸之熟諳得諸

古人施于今日爾其懋哉

總督三邊兵部尚書李汶　誥命

制曰朕以疆事付于重臣熟思夷夏之盛衰惟在封圉之闢變顧決機既眛于見可而襲故又足以自完雖要害之或淪每因循以坐視若一舉收恢復之效而秋毫無瑕釁之萌誠是壯猷可無與數爾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李汶至心卓操石畫英姿始典郎曹旋更藩臬敭歷颿久建樹良新西土保釐南廷詳讞蔚騰譽望晉貳兊樞屬三秦之多虞念四鎮之遥峙特授節鉞俾往控臨敵衝折于樽中我師過于枕上奇功屢奏峻秩日躋猶謂角技以爭鋒孰若深謀以掃跡討自寧夏爰接湟中有松山以相綿柰虜穴以爲梗形聲常斷備禦漸艱乃朝戒乎貔貅竟夕蕩乎腥穢于旬之版築孔亟千里之城堡俄雄初也驅除胡以使虜之必去已而營度胡以絕虜之不來省糧無煩時日亦駛蓋揑先人之神算故成創見之完勳深副朕懷用申殊眷聿躋亞傅更懋世官茲仍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嗚呼槩秦晉之絕塞俱戎狄之與鄰但雲谷之間虜勢繩貫而關隴之外番族絲分勢貫則餞飽有常而羈縻之也易族分則欣嚬各異而讋服之也難須細析其情形

因密制其離合庶烽燧永消千萬里而功名獨冠于一時爾其欽哉

右春坊右諭德李騰芳父母　誥命

制曰君之寵臣每褒其父未必父德之誠爾蓋亦孝治之宜然如果幽操之夙完特因令子而始顯尤宜褒異豈靳騈蕃爾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李其乃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騰芳之父雅志逃名生平足已自幼孤窺備歷諸

艱取與嚴析于秋毫勤修不懈于瞬息子在日月之際躬耕壟畝之中入城市不崇朝蔭山椒而終日足以風世寧止義方茲因覃恩加封爾爲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惟不有乎寵榮斯寵榮之彌渥

制曰朕因　聖母春秋而欲使天下之爲母者皆享子之報朕因元孫誕育而欲使天下之爲子者皆念母之恩顧子近臣而遺聖善爾封孺

人王氏乃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李騰芳之母性鍾婉嫕德宅慈祥賓敬冀耕成逸民之高蹈師嚴孟杼弼名世之非常麟角崢嶸鸞篆絢爛導迎百順偕老一堂是用加封爾爲宜人行覯殊伐于鼎彝永流芳聲于彤管

右春坊右諭德李騰芳并妻　誥命

制曰古重太子之官疏以諭德之號近雖職閒無事然必歷久以躋豈易浮沈良多甘苦國有大慶可後恩綸爾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李騰芳敏發恢弘如春草之怒生而虛又能受疎澹簡遠如秋雲之自在而俗亦不驚居史局者九年佐成均者二載一新型範稍出緒餘俄擢今官學尤日益養盛而奇特之并消見融而疑似之悉破宜膺異數之寵况當普澤之加是用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大抵詞臣迴異他秩他秩顯布于功實詞臣自考于精微功實之高下易分精微之等級何限爾愈密證以

需簡儲欽哉

制曰夫婦之情存亡之感大都悲因榮發猶須榮以塞悲矧錫慶于儒臣可無慰其元配爾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李騰芳妻封孺人盧氏秉德惟慎逮下以慈勤相哲人致身金馬雖沾一命已歿多年恐歲月之漸遥并德容之恍惚惟有綸綍庶幾闡揚是用加贈爾爲宜人

幽芳其尚歆承綸誥自茲稠至

整飭蘇松兵備左布政使曹時聘　誥命

制曰朕寤寐隆平睠懷吳會賦斂太重宜根本之預培文物方殷有倚伏之可慮兼之俗輕易動海警無常非得異能曷克保障爾湖廣布政使司整飭蘇松兵備兼理糧儲水利左布政使曹時聘志貞行潔識偉才長蜚聲大廷發硎郎署兵食政舉南北譽騰名郡屢司望臬數歷徧

秦晉淮徐之境皆愛戴懷服之人登四岳之崇階領東吳之重地而爾精誠愈懋猷畧彌弘易俗移風而不著更張之迹銷萌厭難而絕無批引之苛爰晉中丞仍奠南土雖頒新命猶敘前勞茲用授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命夫有初有終在永堅乎一德乃文乃武庶克憲于萬邦爾益務厚樹圖終以副朕志朕不吝崇寄殊寵以酬爾庸欽哉

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沈九疇　誥命

制曰國家環千里以置使而俾之布宣政理即古岳伯之任也顧古之岳伯也國之得以舒疾隨宜今之岳伯也吏之每以歲月課效效誠著于茲職功可高于古人爾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沈九疇貞心卓操遠器宏才擢秀大廷蜚英比部爰司學臬屢佐名藩繼總憲于三巴旋作屏于全陝關六德與百度歷廿載如一時乃

涖西江蹕居左轄而爾芳猷益著華問彌章亮節清標凜羣寮之表率仁風惠澤合四境以恬熙閱狀升聞師言允愜茲用授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命夫古出為四岳入為三公非惟勞逸之相均實以文武之足憲時雖寧謐瑕亦萌芽爾宦績之已成當申儆之更密內召異數朕豈有愛焉欽哉

湖廣按察使司副使張喬松　誥命

制曰國家建設臬臺總握紀憲而置副參之要以分糾吏士兼詰戎兵非其人也朕不輕畀矧衡陽瀟湘又山川土風之雄絕者乎爾湖廣按察司副使張喬松操履端嚴才猷敏練使垣發跡水部宣勞職洊更乎臬藩聲滋赫於滇閩晉副憲政爰涖南陲按滯摧頑相機而冬春互用消萌解結投刃則肯綮皆虛百城凜其風標一路倚以整謐明績奏最朕甚嘉焉茲授爾階中

憲大夫錫之誥命今已陟爾參知移住武陵矣夫武陵在五溪間蓋竟楚地而控引黔粤其慓悍之性自古然也邇者武昌都會衣冠之地且驛然不靖矣彼出乎其性者何哉如是而能以文恬之乃爾之奇朕則有顯陟

廣東南雄府知府柳希點　誥命

制曰昔張敞爲膠東相猶云遠守劇郡胸臆約結奇無所施茲郡去京師萬里而能紓猷念以典職其賢於古人多矣顧可弗亟旌敷爾廣東南雄府知府柳希點器度凝遠才諝魁閎振譽廷掄蜚聲郡理洊百練于南署爰兩守乎名邦吳猶邇焉粵蓋遐矣而爾遲輈割於寧一伏悃愊於神明雨澤遍乎民萌風稜華乎蠻習茲用歲閱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項朕孜孜吏治倣行漢事召良二千石入爲卿寺業已數年爾亦有意乎益忘淹速遠邇之感矣尚懋乃圖

以需異數欽哉

翰林院編修王衡并妻　敕命

敕曰朕每簡博雅端方之士以充承明著作之庭罔或漏焉而况世濟其美者乎爾翰林院編修王衡天賦英特家學淵深自首鄉書屢淹歲篇仍魁廷彥爰職禁林世驚遭遇之非常爾實分器之適稱方悔用才之晚寧云從政之新茲因覃恩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夫爾父勸

相我國家忽焉勇退今幸得爾漢有平章唐宥李宋有范皆父子相繼平章端於爾厚望哉

敕曰士君子遡計生平一切吉祥善事無不滿願獨結褵之賢配早摧此其興感更甚於恒情也爾翰林院編修王衡妻金氏孝敬承尊聰淑絕世目擊繁華之集躬操荆布之勤用添閫閱之芳聲懋贊哲賢之偉植乃竟奄溘宜倍褒揚玆特贈爾爲孺人天嗇其齡國豐其貺

南京戶部主事唐斯盛　敕命

敕曰朕念天下物力告詘元元吅心每愼簡度支郎吏以佐經國用蓋兩都並重焉有能精廉稱朕意者不愛異數寵之爾南京戶部浙江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唐斯盛識沉性邃操潔才長發跡廷掄蜚聲郡理偶因徵悞暫爾中淹擢贊計曹宜勞留署而爾清修彌厲幹濟惟勤出納之綜覈常周盈縮之調劑有法可謂恪厥職已玆以歲成授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夫南曹稍冷仕宦者或薄之朕謂不然誠使攬江山之蒼藹悠然心遠而不亂于金錢之細於以擬煩肩鉅何有爾其懋哉無替朕命

歙縣知縣錢中選　敕命

敕曰朕聞環歙皆山也千峯獻秀於几案之下長玆土者蓋仙吏矣非有俊偉光潔之奇足與相映不輕畀也爾徽州府歙縣知縣錢中選心

識淵停丰標玉瑩蜚英綺歲涖宰名疆乃克剸劇碎而有餘敏同游刃揉嚚囂而不擾慈若烹鮮三年俗靜民恬唯見風舒山媚庶幾哉古循良矣玆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夫朕予瑣闥侍從之職豈靳遴庸無亦謂異能明試者始堪弼朕遠耳爾政既成其益懋焉以需璽書之徵欽哉

上饒縣知縣李鴻并妻　敕命

敕曰夫吏也敝精誉職亦足稱才有能當紛錯之會猷政爛焉而辨若有餘此寧獨才勝也蓋其學術深矣惡可弗亟旌歟爾江西廣信府上饒縣知縣李鴻業勤三餘書破萬卷大廷擢對劇邑司符而爾慈若烹鮮機同游刃雜沓亂之而愈析并去撥煩之名疲瘵久矣而忽甦渾無市德之迹政恬民靜化起心閒不聞轂擊而肩摩但見山清而水嫵古稱德讓君子蓋庶幾焉

兹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邇者四方長吏不務修衆庶之和而苛碎詭異以釣譽也朕方病之爾治蔚然不蹈近習其務益隆歆念以臻郅理懋哉無替

敕曰女德固難矣然使生長白屋熟艱難之故而心發大誼此其賢猶得于所習非性之也爾江西廣信府上饒縣知縣李鴻妻申氏出自相門嬪于哲士捐紈綺而不御儆盛衰以相成至孝恪修乎婦儀慧質兼精乎女職蘭馨玉潔仙姝不久留于人間穗秀崇繁淑範寧忍忘乎嗜昔兹用贈爾為孺人惟顯命之有赫想芳靈其永承

巴陵縣知縣佘自強　敕命

敕曰朕甚愛民而重令歲遣使者冠蓋相望部察吏治上太宰太宰殿最之以聞惟最者予贊策爾湖廣岳州府巴陵縣知縣佘自強清操雅

志卓識宏才一擢制科三臨望邑而能勞來不怠綏輯有方惠允洽于窮簷法不撓于豪右雉馴表異棠蔽興思兹用明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夫巴陵枕洞庭而波聲沸于几席之下古人登樓極目渺然有江湖廊廟之思第今所宜先憂者安在乎爾其圖之朕與爾共後樂焉

顧太史文集卷之一　終

顧太史文集卷之二

崑山顧天埈升伯甫著　男衍星源　舒中熙　甫輯

策

壬辰　廷試

臣對臣聞帝王之經緯六合也必有簡易精明之治規而後可以敷化理尤必有真純懇切之實意而後可以握化機何謂治規宜之話言陳

之藝極燦然而易守肅然而難犯日範天下於不擾不弛之中而罔有二三者是已何謂實意蓄之淵衷凝之宥密相屬而以精相攝而以神日化天下於至正至大之域而罔有頗僻者是已有治規以敷於外則一視聽齊心志雖頑蒙之性咸可曉諭雖强梗之習咸可馴擾天下方凜凜於被服之不暇而何患乎國維之弗張有實意以宰於內則妙時出善調劑雖條教之頒莫非肫篤雷霆之威莫非慈惠天下方駸駸於感格之不暇而何患乎羣情之弗協古之帝王垂藻巖廊而享高天泰山之安凝神邃宇而遠海禆日出之邦用此道也藉令具之弗簡弗肅而徒苛細其文日與天下相糜將見紛挐雜出安所適而守焉而能責下之不偷乎實之弗裕弗孚而徒恣睢其威日與天下相讐將見紀法自玩安所惕而服焉而能望下之還淳乎如是

而欲措斯世於整齊畫一之休奠國家於久安長治之盛者其道無繇矣故千古之鴻猷不能不有待於　今日也欽惟　皇帝陛下　躬不世之資　撫恭隆之運　游神　帝學罷貞觀政要而講禮經　致謹燕居書　齋閣箴銘以養德性修雩禱則親頫　玉趾洽泰交則時降　溫綸　化邕於南箕之風　澤豐於離畢之雲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俯賜　清問首
諏帝王文質寬嚴之旨繼及紀綱世風敎化人
心之要終有感于玩愒悖慢之習而思所以令
簡法嚴之術顧臣愚非其人也雖然陳見悃誠
圖策安危臣之願也敢不披瀝以對竊惟天生
下民聰操殊方智欺愚勇祛怯懷智而不以相
敎積財而不以相分於是乎立之君以齊一之
若也者設爲防表樹爲軌物限以尊卑之序別

以上下之經者是爲紀綱而下之人漸之摩之
陶而成習化而若性則世風正矣曲爲匡拂善
爲奬掖昭夫尊卑之所以有序明夫上下之所
以有經者是爲敎化而下之人安之利之敀其
同然觸其固有則人心淑矣但紀綱世風之繇
敎化人心之要直任乎詔告而耳提面命之乎
將恐意能喩於詔告之所及而不能喩於詔告
之所不及甚且以空文視之耳或直任乎刑威
而刀鋸斧鉞之乎將恐意能伸於刑威之所及
而不能伸於刑威之所不及甚且以涼德病之
耳文勝則敝文敝而以威勝又敝然則提挈萬
民揮斥八極其殆出於令與法之外而自有以
綰結之者乎其殆卽寓於令與法之中而自有
以維繫之者乎則實意之謂也粤稽古昔若胥
庭汸穆之世獉獉狉狉渾渾噩噩忘其智故安
其性命民不誘而親無待哼哼煦嫗爲也民不

嚴而治奚事赫赫讋懾爲也斯其淳風至道邈
乎不可追矣迨風氣漸開大樸漸散意喩色授
之象微而提撕警覺之道起卽莫盛於二帝而
有典焉典亦令也第典謨無幾言而世已在宥
彼雖不廢令而固有不恃令者在也卽莫隆於
三王而有誥焉誥亦令也第誥誓無幾言而世
已恬愉彼雖不廢令而固有不恃令者在也然
或謂道衰於書契德薄於政敎是猶以文勝疵

帝矣或謂虞夏寡怨於民殷周不勝其弊是猶
以文勝疵王矣要之文質之運若循環二帝三
王已不能游於忘言之天而當其時上無飾詞
下無衡命而以實意相淩灌後世蓋莫尚焉三
代而下漢猶近古孝文之詔嫩矣而顧以孝宣
之烈過之永平之政嘉矣而顧以元和之治尚
之世儒非故抑此而伸彼也蓋詔令多則虛而
不實法行則弛而能張而藉以立敎也大抵本

實以數言而道得焉喻之絲綸渙汗擬之風雷
金石非過也逞聰以督責而道失焉視之土苴
芻狗等之駢拇枝指無惑也信乎治貴行法不
在空言治貴敦實亦不在徒法洪惟我　太
祖高皇帝　經綸草昧　開闢文明若　祖
訓大誥諸篇正綱常定名分而務作夫彈忠效
順之風戒偏黨詰凶頑而預防夫旁落覬覦之
漸　聖謨洋洋卽典謨不是過焉其所以垂

十一朝之昌明而開億萬禩之太平者信
有自矣曁我　皇上起而承之兢兢業業日
惟成憲與　先休是遵是式　宮府一體臂
指相使天下曾無敢以私意阻撓者道德之漸
仁義之流天下曾無敢以匪彝異同者準繩之
具孔張綢繆之計備至紀綱肅而世風正教化
洽而人心淑駿烈浹乎於茲鴻號熙於無窮矣
顧邇年以來稍有不盡然者　臣伏讀　聖制

謂勸課愈亟玩愒愈滋禁戢愈詳悖慢愈甚　臣
以爲誠亦有之今夫小加大賤妨貴至冒上也
捐禮誼恣貪婪至無等也士伍者非將較鞭箠
使之而捐軀赴敵惟命者乎今反操刃而莫問
矣屬吏者非官長南面臨之而奉行殿最惟命
者乎今反中傷而莫忌矣宗枝者非一本之親
而藩輔所託重乎乃白晝攫於都市將安窮也
青衿者非四民之首而遠近所觀赴乎乃聚衆

闗於公庭將莫測也其他寡廉鮮恥背禮傷敎之事往往而有在在見告是可不爲之慮也哉得毋謂敎導之不詳申飭之未至四方闇於倫紀而然歟竊見三令五申已非一日而竟不喩何也又得毋謂布告之雖切文綱之尚疎四方狃於寬大而然歟竊虞嚴刑峻法終非善物如是而復不應何也故臣以爲惟有實意而已實意者委曲以體其必至之情而無壅閼隔閡之

患多方以足其同然之願而無闕遺偏漏之私聚其所欲去其所惡而狙詐作使何有於衣冠禮義之衆容之如天蓋之如地則四夷向風何有於臣民枝庶之親爲將較者誠得其人同勞逸共飮食有投醪之誼無蹋鞠之病則三軍超距挾纊矣爲長吏者誠得其人課功實畧虛聲有懸魚之操無苞苴之求則下僚一心營職矣宗庶浩繁廩祿難繼爲之弛出城之禁開入仕

之途彼寬然有以自給又何求焉庠較與賢本異庸衆爲之隆禮以優之擇師以誨之彼脩然有以自好又何遑焉如是則不必渙之大號載之象魏而相喩於默默之天不必嚴之五刑申之八法而相固於肫肫之地居尊者得以高拱處優而享其巍然立隆之勢居卑者弭耳帖喙而去其嚣然欲爭之心紀綱不飭而正風俗不撓而淳敎化旁流人心丕式太平自爾翔洽和

氣自爾鬱蒸且可以兄二帝而弟三王矣奚數漢之諸君哉抑臣猶有 獻焉語有之盆水在庭清之終日不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圓人心易濁而難清類是也而况人君乎萑烋蒻席遠於萬里諸臣媢子羅於左右君未見其欲彼先意而投其誘君已見其欲彼肖意而闘其捷一欲稍中萬幾叢脞所係非渺小也故臣願 皇上祓除濯拔疏瀹澡雪勿以偃

笑鵷鶵而蕩此心勿以九奏萬舞而荒此心勿以隱微幽獨而間此心康淫之志詘清明之慮生夜分讀法雞鳴 御朝則一念憂勤足以起萬方之寐情一念收斂足以消萬方之侈泰此臣之所謂實也是在 陛下一加勉而已 臣草茅之士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無任戰悚隕越之至 臣謹對

庚子順天第二問

知人之難帝堯以爲然卽一庸人亦以爲然然帝堯之所謂難非庸人之所謂難也庸人謂天下之賢者寡而不肖者衆相欺之巧千相炫之形萬而吾一一而窮之也難此其難難在人者也乃帝堯之意不然謂吾誠如明鏡了然于胸中不惟大都之妍媸畢照而分量之毫毛亦析而吾心如明鏡之了然也難此其難難在已者也如庸人之論則必天下皆賢而無不肖而後知人始易則知人之難直聽之而已矣如帝堯之意苟於天下之賢否猶混則吾心之明蔽可知蓋必至于知人而自修始盡是教天下以哲非阻天下以難也乃天下憒憒之庸人反援堯以自解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而況我輩乎則堯之一難蓋禍天下極矣不知帝堯之難正以天下多庸人耳其無意乎知人者勿論卽其有意於知人者自閉甚牢自持甚正預設不然之

疑難以不一之試方謂防奸已周及天下之大奸至不覺從容而入於其中矣廣諏而收之畢躬而延之揚之以芳聲實之以殊寵方謂待士已渥及天下之奇士至忽默默不自得而去矣凡此者皆庸人也則帝堯安得不以知人爲難哉何也彼蓋外而求賢不肖之迹未嘗內而求吾心之哲也夫迹亦何常之有意有所重奸人耦意而成行時有所尚奸人襲時而樹標以相

合者為賢彼不趨附而同以不合者為賢彼借他端而犯疑肖之狀萬變而猜防之術何施至於豪傑奇偉之士必有獨至之妙藏於微渺知此者謂之知巳而高官厚祿不與焉往往或負其奇而敢冒天下之不韙以自雄其最高者反習世俗之趨以匿其嶔崎歷落之氣而世人視之僅與等常無異則迹惡足以知人哉知人一係乎哲矣哲者不藉聞于人言不借助于機數

忽然目擊之下自有心開膽破之神匪直愚者不能掩蓋其短而賢者亦不能遯其精光匪直賢者願罄竭其長而愚者亦自呈其不肖無端無紀其微甚圓而非可以口語形容者也顧其所繇以哲者固不盡繇于學亦不盡繇于天資管仲三戰三北分財利多自與殆鄙陋無能之甚鮑叔皆賢其情而非以平日相暱之故而覆護之韓信淮陰一市人耳家貧無以為業蕭何

甫接談而知定三秦幷天下非信不可而非以為僅僅一將之任富弼年方十齡往見呂聖功即許其異日功名富貴當與巳埒且德望更邁而非徒奇其頭角之不凡一知之于瑕釁之中一知之于落魄之日一知之于童稚之時而錙銖之不爽此三人一節之聰哲縱堯之知舜亦不過是而三人實未始學問也是誠天資勝矣知以為盡繇于天資乎非也蓋學尤急焉孔子

云不知言無以知人夫言于不知言者之前最易欺者言也言于知言者之前最不可欺者言也試使其中無所有也而鋪張于言則言出而鋪張露矣試使其中所未及也而勉強于言則言出而勉強呈矣試使其中有所諱也而其言蓋觀其蓋而知其諱也試使其中有所盈也而其言下觀其下而知其盈也若言其所自得也麤陳之而其味長也若言其所巳到也偶務之

而其力竟也若蓋藏之意消則侃侃之象多矣
若謙冲之心勝則喋喋之態遠矣不肖者一言
亦醜千萬言亦醜賢者一言亦佳千萬言亦佳
不肖者故作賢豪之語而不肖愈顯賢者故作
庸衆之談而賢豪愈見即一鄉之善士必不能
强道一國善士之境界即一國之善士必不能
强道天下善士之精神低昂稍隔于心胸淺深
旋判于口吻而吾直了之于一入耳間矣知言

如此顧非學歟何也明哲者心之本體也而有
所蔽者有我故也我之垢染未淨則天下之百
欲集矣我之伎倆未消則天下之萬善隱矣我
見已徹而念猶未歇而六通四闢之途遥矣惟
無我之極而待其聲之自感眞如太虛寥廓而
鶴唳鴻嘹燕喃鶯語以至百鳥之啁嘈各各自
鳴其小大焉而知人直易易耳蓋無我而後知
言知言而後知人此堯之所謂哲也此堯之所

謂難也此堯之以心學詔萬世也自後世知人
之學不顯將聽夫賢者自賢不肖者自不肖而
惜焉不辨而偶有一二知人者出輒謂神奇而
歸之于天資夫天資之勝者雖殊絶于庸人而
較之從心學中來者則相萬也鮑叔能知管仲
而未必知孔于之大蕭何能知韓信而未必知
管仲之偉呂聖功能知富弼而未必能知韓信
之奇蓋天資勝者雖有所明必有所蔽明則若

數黑白蔽則杳隔丘山自古魁然豪傑當必有
不解之語而知言之學寧不大哉嗚呼清明豊
亨之世當途之士雖洗滌功疎而類有一得操
一得以程天下而言有定衡才有定品遠乎曉
近惟敢于自許者人亦以此許之口談龔黄卓
魯而世遽曰此循良也口談孫吴衛霍而世遽
曰此知兵也口談濂洛關閩而世遽曰此知道
也口談于長屈原而世遽曰此知文也籍籍之

稱炎炎之勢悉從三寸舌𠴩𠴩中得之相沿相煽日滋月長何也世無知言者折之也於是乎至言伏而豪傑之氣結矣天下安得而不衰乎大抵世治則知言者在上世衰則知言者在下知言者在上舉世有一知言之人便足以辨一世之天下矣愚有深感焉

庚子順天第四問

嘗謂風習之起多始于賢智賢智者無所因仍

依藉直以一人立新異之標則舉世而趨之及夫相煦相濡擅悅蟻附而風習已成於是詭激之瑕纇日繁而中庸之大道漸遠且新者舊而異者常矣則舉世而病之至于舉世病之雖途之人莫不有睚目不平之氣而翻然更始之思顧其風習有可得而變者有不可得而變者一視乎天之精神所在而已何謂天之精神無論昌明之世與夫晚季之時而其間必有一種殊

尤絕異磊落俊偉之人則天之精神所在也是人也生於風習之中天正滋蔓其勢而衍其流或以亂世亦或以濟世則其風習不可得而變也是人也生於風習之外天正以世道消長之會付焉而爲之厚集以敵羣枉則其風習可得而變也請極言往古而論今茲可乎大抵三五以下代有趨尚而風習之尤者則東漢之氣節晉之風流宋之議論也自桓靈政荒而甘陵南

北部起繼以李膺范滂諸君子抗憤題拂猛作祗柱𡸖直相煽用從雲合自公卿以下悉畏其貶議屣履到門當其時苟可柔而恬之以一毀其風裁誰不願欵顧朝野不入于其黨者類多碌碌尋常之人而李膺范滂輩一片善善惡惡澄清天下之志真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是一世靈秀所鍾而天之精神所在也故諸黃門之毒可以殺其身逐其徒而不可以絕其風雖

以曹操之奸雄猶憚名士而强忍一區區之禰正平自晉武平吳天下晏安王衍倡風流之宗揮麈玄言浸以成俗而神州自是陸沉當其時著崇有之論闢名教之樂慨然思束而軌之于正者甚衆顧晉以風流敗畢竟以風流存凡樹偉績建遠猷者皆風流中人如王導爲江左之夷吾謝安朝發東山之嘯夕奏淝水之凱即其次者亦皆遠性風疎逸情雲外舍是雖有賢才

所持甚狹無係安危則王導謝安輩乃一世靈秀所鍾而天之精神所在也故餘風之長終六朝而不能變宋以忠厚待士士咸得伸其口舌寶元慶歷之間讜錚漸起至于神宗銳意太平用王安石立新法而譁然盈庭矣夫議論既繁國是不立固宋之所以衰也顧其議論之臣夫豈容易二程紹聖學而趣操立軌二蘇悟禪宗而聰明絶人雖安石之執拗自用而學術亦自

奇偉蓋一世靈秀獨勝而天之精神尤萃焉繼欲默默得乎茲乃有宋人才之難及而不可以爲風俗之敝我　高皇帝立綱定極遠邁前代無偏無黨邪正較然蓋二百餘年猶一日也邇來　國無重臣人自爲操吊詭鬬巧飛聲騰譽岐路之中又有岐路頓成一風習矣試綜其實有如李膺范滂雖非中道而鐵石貞心至殺身而不悔者乎有如王導謝安雖微報時見而

雅量遠致臨大變而不懾者乎有如王安石雖執拗大過而生平學問白首而不渝者乎夫古人濟世者之奇勿論即其足以亂世者非有堅僻之學術亦必有矯虔之氣力而今皆無一也直以浮僞塗耳目已爾彼靈秀安在乎意天之精神不屬焉嗚呼天之精神不屬之風習之人將屬之變風習之人矣夫變今之風習者操何術歟不過曰彼以僞我以眞也眞之勝僞若

日之消氷水之滅火而每每不能勝者何哉彼莫夜多故人而白晝蕭然以附於懸魚塵鹿之清良僞矣然非之而曰接以禮何傷也則以眞潔而勝僞清數不得也彼仗馬不敢鳴而微借纖細以托于折檻排闥之直良僞矣然非之而曰曲以全何傷也則以眞曲而勝僞直數不得也彼鷙猛慓悍無故發大難之端而陰有所營也剛也而僞矣然非之而曰吾其寧葸毋激也

則以眞怯而勝僞剛數不得也彼訶譎閃變滿目多自喜之色而要非其質也才也而僞矣然非之而曰吾其寧靜毋動也則以眞無能而勝僞才數不得也彼高談性命不率于俗士之常而衾影則多媿也雅也而僞矣然非之而曰吾安居飽食亦道也則以眞俗而勝僞雅數不得也蓋僞者猶挾一虛名以聳動天下而眞者子然庸陋而已焉則僞者益以增重而其風寧不

孔熾耶及僞風之熾乃曰彼固不可撲滅者也不知此庸之不能勝僞非眞之不能勝僞也然則陶物振俗意者在眞君子乎今之僞者與昔之僞者異昔之僞者儼然粉飾于迹而未必純然絕累于心蓋心與迹判耳而其僞甚隱今之僞者於廣衆則矜莊于一二則肆意迹之中又判焉而其僞甚麤誠有君子洞洞屬屬瞻然浩然聖賢爲徒捐軀許國綰結于方寸旁達于百

行纖疵微累洗滌俱淨即相較聲迹之間亦燁然綿備如錦爛繡錯敗紫無色彼浮僞之徒安得不奪氣乎古之人有幾之者司馬溫公是也然以眞勝僞則勝之形猶在無論君子常疎小人常密而僞者亦思復勝只天下有以眞勝僞之形而天下亦眷眷多故矣然則眞尚有所不可勝非也其必眞而大之君子乎洗心澄慮密修默養薰然慈仁曠焉大觀不以邪正起見不

以同異分途削去聲迹時用微權使浮僞之徒
意消心折咸自醜其不肖而油然入于吾範圍
之中間有不悛稍加鋤剪則僞者亦眞僞自無
黨僞之黨既化眞之名亦不立古之人有幾之
者狄梁公是也顧梁公處汚濁之世惟藏迹銷
聲善藏其用足以得志今之君子處好名之世
舉世惟迹之知迹不彰微訾垢輒滋恐未及排
空凌霄而六翮先已摧剪矣嗚呼今之世爲司

馬溫公可以致身于當途而未足以有所轉移
爲狄梁公可以有所轉移而恐先不容于天下
亦難矣哉雖然風習之中既爾鬬閧則上天微
意良可窺見一道同風夫豈無人乎哉

表

擬宋以司馬光知諫院謝表 嘉祐六年

伏以 帝德罔愆益重弼違之佐 王心
惟一專求司直之臣多賢竊附乎連茅一節誤
收於采菲從纚望 聖雖出素忠補袞慮材
實慚柔則 臣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天子
聽不擇言是以人臣諫無專職崇爲四輔股肱
即耳目之司賤至百工藝事亦箴規之其上者
以石投水渾成一德之交次亦若礪斷金允著
同心之雅自世有言責至士以諍稱近不諫謂
之負君遠而諫謂之謟君功分太明較若典衣
典冠之禁大言入則望利大小言入則望利小

忠信弗著居然責券責契之心建明之致既殊
遇合之塗亦異或賜劍裂車而忠卒戮或解衣
折檻而直始旌輦忽止而郎遷進恭若榮其拔
擢圉越對而君喜質重者惡其善諞然則入臣
不得出位以陳匪臨其途而實責之當物第恐
人主不能虛懷以聽雖列其職而又禁之直言
徒取備官易名諫院茲蓋伏遇 ○○○○
孝思不匱 仁覆無疆培 祖宗歷世人心

常有餘于蓄衆惜天地四方物力每不盡以遺民瑞豊年寳賢臣敦恭儉溫文之實入拂士出敵國陋聰明神武之名是以康阜閭閻不藏爲富懷來邊壤不殺爲威　主德清寧日懼躬踈藻斧　朝綱整肅時思道有埋輪謂君欲聞非在繩愆糾謬之臣面折廷諍愛吾之過不得愛吾之醜而士能立節必誠意正心之學力行躬體修之于家孰肯棟之于廷用大諫四十年居

者必賢而明效屢著察微忠一二語忘臣不肖而榮擢攸加出納　宸聽署擬四門之闢紀綱

帝簡班聯一院之英邇來籍籍相承若范鎮唐介之孤操俱難繼美昔者師師共濟有蔡襄王素之企　命猶易揚休今也愚臣獨當重任萬里久廿于朽棄三章幸免于誅夷豈得士者必高其名擲千金而買駿求言者先作其氣假一式于怒蛙骰髀雖非直骨之眞賸膝頗作批鱗之勇自分弱材當轍憂折臂肱共知　睿意轉環喜徵肖睫蓋漢帝唐宗盛衰廼國家議論正靜猶讓　熙朝天聖嘉祐遐哉而始終聽納和平有如　今日非徒愚戇之異數允矣太平之美談也向令深居而百官罕稱于咨諏因虚言路而六典莫專其封駁恐羣臣卒乏皐夔之德將域內終疑堯舜之心豈所以協羣情臻上理哉　臣自惟疎庸局竭莫可鞭箠顧仰知高厚

難酬何辭鼎鑊置諸散秩尚當告則用圭寵以要津敢不直哉如矢贊襄　密勿欲辨仁明武勇之眞計慮本根必先　宗廟社稷之主功令雖一求一應恐亦循資襲級而文意自違疆場雖數警數寧得無作好中軍而聲容徒飭憂時汲汲冀有謀遠保業之圖思日孜孜惟知務實謹微之進倘效涓涘之助寧營尺寸之軀伏願有大能謙　無微不謹　宅精於穆天行不

見其端　齋戒神明性定愈蕆于密當純王政洽獨窺平陂往復之幾乘君子道昌預防消息盈虛之漸　言如綸言如綍動靜光明朝野不驚仗馬　式如玉式如金感通薫赫郊甸竝狎游麟　臣無任瞻　天仰　聖感激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顧太史文集卷之二終

顧太史文集卷之三

崑山顧天埈升伯甫著　男　循星源　舒中穎　甫輯

序

庚子順天鄉試錄後序

昔孔明一見先主隆中數語三分之業遂定范仲淹自書生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及參國政仁宗召對天章閣乃惶恐而退條上十事臣讀史

至此輒興三歎大抵人之素所熟習而於其中有獨得者遇感卽發不待斟酌而猶待於斟酌者必非其所獨得者也二公雖皆賢豪恐分量亦微別焉然安敢妄優劣也每借是而兢兢以自忖矣今諸士少小家修縱朝夕呻吟破書萬卷當倉皇一日之試悉茫然莫仗而其應心而得者不過一二最明了者而已然則出而當天下事顧可以不習之技未了之見而嘗試輕發以僥倖其或中者哉願及今一自忖焉或錢穀或讞鞫或折衝禦侮或剸煩理劇或拾遺補過或遠使遐陬或近侍　禁闥何者乃其素所了悉今日試之今日卽辦而無容斟酌者乎誠有奇卽擅其一以終身上可報　主下可自見矣不然雖博習多岐祗益其醜耳何也天下有一事自有一事之精微得則入於其中者也否則游于其外者也入于其中者一片津津之意味欲掩匿而不能蓋未臨事而辦矣游于其

外者雖强作沾沾之態而不辦之眞先形毫末不得混也故堯舜之世皐夔稷契皆聖人也而域于一職夫豈無他奇而一職固其所獨得也其所獨得者人主曉然儕類曉然天下曉然而因以用之人與官油油而不厭後世士不求其所獨得而用士者亦不以獨得觀人信手而授抗顏而承常以一身備九官之任欲不顚越難

矣卽間有所樹者蓋人與官偶值者也且　國家之事無窮而乃藉一偶值之幸乎哉故願士之自討者早矣設不素習自今圖之未晚　臣方抱痾忽被　簡命具疏堅辭不蒙　俞允戰戰惶遽與庶子　臣楊道賓暨諸執事入闈較閲一惟文之淳雅者是錄然　臣所可信者文而已矣文之外其何知焉

擬雲南鄉試錄序

竊惟滇去　京師萬里餘于　國家爲南徼珠璣屏象珍奇玩好之物羅布天下而人文猶然未開思昔唐虞三代至周而文極矣迺其鄉舉里選之法止行于王畿千里之內遠齊魯諸國而已稍南而荆楚吳越悉目之蠻夷而隷于荒服夫豈王者之有外蓋其篳路藍縷斷髮文身黿鼉蛟龍之爲伍而封豕長蛇之爲習誠不可以冠帶理也春秋時楚材挺出號稱杞梓皮革

而子游萃文學之精華季札詣六代之禮樂句吳焯然兩賢而博雅之沿也駸駸南矣自漢以後風氣日漸南闢至于我　朝吳楚浙閩之士嫺于文辭澤于道德束髮童儒輒抵掌而談三不朽家絃戶誦爛然擅四方之楷卽漢世未崖郡議欲擯而不收者于今亦多魁士焉而齊魯顧寥寥也似天地淳風淑氣漸私于南將極乎南之所際焉則行至滇矣安知滇之一旦不吳楚浙閩也耶且以今士習權之于吳楚浙閩反難而于滇反易何也當漢之初中原儒術未紬伏生申公轅固高堂生皆齊魯士各守一經授弟子于數而洙泗之間斷斷習禮司馬子長至低回留眄而不忍去曾無何而蕩然泯然無有存者豈專風氣之使然耶孔子與顏氏諸高弟相悅解于不言之表者已隱而不彰迺徒綢繆潤色以糟粕絡乎人心勢豈能久子長之所低

回留盻而不忍去者不至于蕩然泯然而無有存焉不止也今吳楚浙閩在在都會衣冠雲聯議論毛舉相高以搩相炫以見凡號絕倫異等之士益不勝支離束縛之苦滇中民萌錯於椎髻碧山爲屏白雲爲藩不設特操卓見而曠然天眞以恬以愉獨稍椎魯耳夫吳楚浙閩之支離束縛詎能遠返于滇南之眞若滇南之眞輔之以吳楚浙閩之文至易也多士其勉之哉

賀李民部政滿序

予之獲交于李民部酉卿也蓋酉卿甫登第時也時酉卿甫登第而予輩同志三四友亦皆職閒無事凡夏日之炎冬夜之悄春花之爛秋月之皎率相與從容于古寺名山與夫曲除密室之內互競感發微言莊語雜以諧笑雖意人人殊酉卿無不立解者及夫世變物情棼然淆亂酉卿繩貫而絲分之而予輩多眎眎也咸嘆酉卿之敏爲不可及夫人有博極羣籍遊心千古或有身冒不測之地備嘗艱虞而一遇疑言疑事猶然折困酉卿年最少平步取榮名而每每了解若此乃知敏不敏天也然理之微眇卽鈍者尚能徐思深索以極其力之可到至于爽然融釋之境與敏者一也彼事機之臨於前利害在頃刻秋毫之間計不先人輒敗則鈍敏之相去萬萬矣而于兵事尤甚今酉卿董餉於薊已

三年所謹司管鑰察三軍枯沃而飽之以時使全鎭數萬之腹果然常思一噴眞勇于狼胥之北酉卿之敏直試于兵矣然要未足以盡酉卿方今驕虜欵順灌烽息燧相摩以文一切決機鬪捷之奇無所施且酉卿所職特餉耳設 國家不次用人如酉卿者俾之揔控二三雄鎭黃金橫帶馳騁其間羅百年後之徵瑕細釁迎足逆決而豫消之于冥冥之中百年後有識者其

不服酉卿早計此乃酉卿之敏也喬張二將軍在酉卿幕下酉卿將報政歸　朝特索予文以賀謂知酉卿者莫過予夫予之知酉卿者如此

賀戶曹武年丈政滿序

昔漢王嘉有言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予每讀史至此未嘗不三嘆焉　武廟之時寧藩造逆變起非常乃有王文成以待之不旋

踵而撲滅則豫之效也邇來　國家燕然多故亦每有人焉經營于其間而禍變亦隨以消弭然　國家所以用之實臨事倉卒乃求者也設倉卒求之而不得則豈非危道哉今塞垣庚儲必簡戶曹郎官董之又試以三年之久曩時建設意寧淺耶蓋兵者專門之學非有才者皆可辦也其器原足以幾之復使習之也蚤然後曉暢而應之不窮庚儲一職豈無邊臣可使而顧

從內簡正欲自郎官習之因脈痒盈縮以究知乎兵勢曲折虜情徵暖而戰守機宜無一不羅于胸中繇是建牙而爲撫督則壯猷先人繇是握樞而爲大司馬則廟算勝敵蓋終身于兵而有餘矣其所以成就者詎不豫哉然誠以豫之道使之誠以豫之道應之則于建設初意庶無負焉予同年友連城武丈生平蘊抱無雙茲者董庚于邊三年之間士飽而奮將吏浹和報最

於　朝即不次躋用俄而撫督俄而大司馬皆有餘者誠善自豫者也乃誠不次用焉以收夫豫之效而免倉卒乃求之患是在　國家而已

賀殷戶部政滿序

往歲予使朝鮮過檀城適董餉殷公在焉相與談讌累日予心知其非常也而公亦似有意于予者自後數以書問遺予書詞勤勤絕無軟媚語一日書來慨然云吾固繇父文通公蔭當今

陸途稍隘然安知吾非舉德裕嗟夫斯言使他人聞之肯遽信乎而予則以爲誠然昔諸葛孔明在隆中自比管仲樂毅而時人未之許時人未之許者宜也彼不知管樂寧知孔明也後世之知管樂者知其赫赫雄霸之迹而已乃其精神孰窺焉齊桓公思速得志管仲謂繕甲治兵諸侯咸警不若以内政寄軍令燕昭王思釋齊憾樂毅謂齊素强練非一燕可折須與天下圖

之皆見機精也管仲設軌里連鄉四民不雜處國整而强樂毅相昭王使執政之臣愼修法令施及萌隷皆措政實也知此則孔明一見先主決計三分治蜀嚴明化行風肅依然管與樂之精神矣而自比豈漫焉也哉顧時人之識安能及此宜乎其未之許也然當時龐德公司馬徽則信而許之蓋其衡酌于古今賢豪之分者審矣予雖不敏每覽書傳輒欲究古人微眇自謂

頗知德裕故敢信公德裕仕宦所涖猷政卓然不僤以身犯難至于受知武宗料敵設奇如由基之射矢無虛發而使畧猶若有餘大抵雄邁敏毅人也今公之董餉于榆也湔刷百獘倉庾羨溢一切勞恣靡絲毫顧恤及談事變商物情歷歷燭照然終莫涯其所蓄顧不雄邁敏毅歟使遭時操柄居德裕之地其樹立豈遜哉公之自許良非過也然惟予信之而世人則或未信

夫予之信不可無也世人之未信亦不可無也自古聖賢豪傑其初類皆舉世莫知而一二獨知之者非舉世之莫知無以見一二知之者之眞非一二之知無以見舉世莫知者之妄予今信公公益宜自信不久定有德裕之遺是時則又舉世知公矣公茲糧政報成諸將軍索予文以賀予賀公爲德裕而已

賀熊司理考最序

大抵環千里內有藩有臬有郡有州有邑其間官長地勢各殊而所職必專專則易辦獨郡之李官雖司郡刑而御史臨按一方常引以自助凡藩臬至州邑利弊淑慝悉合咨審設漏秋毫則御史之舒慘立候是一方之長吏莫有難于李官者及夫政成績懋往往入薦諫垣爲 天子耳目 王德民瘼兵刑錢穀吏治人才于職又無所不當言而言則有中否焉是舉 朝之

百僚又孰有難于諫官者故李官之賢者蓋始終于難者也保定李官芝岡熊公予雖未交也予友王丈實與同僚每書至輒道公治行卓絕上下浹孚心醉已久茲政滿三載報最于 朝則前之難者已易矣後之難者將至焉雖然難易寧有二哉李官無所不覈而其所以各當者微也諫官無所不言而其所以必中者微也知微君于何地而不易乎他日居禁闥而號良諫者非公而誰是爲序

賀張吳橋考滿序

世宗自楚藩繼 武宗而君天下大小 朝臣咸謂義不得父所生而永嘉張文忠公甫成進士獨以爲宜父反覆陳析使 世宗豁然以破衆說而稱奉兩崇自是倚眷日隆不五載而躋相位近世輔相文忠蓋絕奇矣然豈漫奇也哉古今立取卿相者甚衆如范雎蔡澤蘇秦張儀

諸傑皆得之于必然其發也非冒險其濟也非倖中秦昭王雄心猛畧方蓋一世忽聞太后穰侯之欺蔽身若贅旒則發憤更新寧俟頃刻此范雎所以拱手而代穰侯也范雎之去穰侯者精矣人安得復操是以去范雎哉然惟雎之精也常恐一旦亦爲穰侯當功成氣倦而曉以明哲之事勢必自退故蔡澤之術行矣六國各苦于力微難獨抗秦而教之并力以鬬頓易其雌

雄之素蘇秦安得而不重于此之時為秦計者
莫急于散六國之合而儀挾之儀又安得而不
重錄此觀之誠如雎澤誠如儀秦斷可立取卿
相豈漫奇哉而文忠公與古人獨異乎自匹夫
以上莫不親其親 興獻王乃 世宗之父反
以貴為 天子而叔之父 孝宗而兄 武宗
豈情也哉而當時衆口之紛紛者徒執為人後
者為之子一語文忠公云此語非所以律 天

子又詳明統與嗣之別統則宜承 武宗嗣則
宜父 興獻一切 朝臣無所措其口 世宗
意遂定于是 興獻稱考稱 皇帝立廟京師
此禮一明人主孝親之至情奪于相沿之腐見
而不得達者無論漢哀宋英即宣帝光武皆非
而獨吾 世宗為是 世宗方欲揮斥八極則
大任舍文忠其誰屬也文忠豈漫奇者哉予懐
此見久矣自謂頗知文忠思一識其子孫而語

焉常悵無從也予鄉支丈教諭吳橋吳橋令張
君乃文忠公之裔也敷政三年報最于朝而其
政大抵簡刑薄稅四境浹和夫徐以得民與縣
以獲上不同皆酌其必然以中之也可謂有家
風矣支丈與張君善來索予文為賀予以夙所
想見于文忠公者質之

賀張遷安考滿序

士君子志于經世一切錢穀兵刑民俗土宜其

施之必有方其中之必有法是豈可不素講者
哉然亦有講求素熟張目申眉勃乎經濟之氣
及試于用而茫然無效者何耶此殆微矣昔魏
武徵劉曄并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
傳未曾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
數曄獨臥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
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嗚呼精神不極而區區
成迹之知遂欲操以經世豈不謬哉後世論玄

虛無責者莫如晉晉之人士往往登覽嘯咏杯酒談諧至于遺大敵遇大變晏然而辨是非偶爾也亦非別有所挾也卽辨之于登覽嘯咏杯酒談諧之中也蓋平居了不事事而幽閒曠適專洗其微茫之底滯間與一二知徹之友冷言卒發以相証逮夫機圓覺早自審已定然後出而當事則事之感之也粗而心之待之也微尚安有不辨者乎乃知晉人之風流直聖賢精一

之真學而非後儒逐物之俗學也反以玄虛笑之何其陋歟予去歲使朝鮮道經薊遼因晤遷安令張君遷安固邊陲之巖邑其兵民之事甚夥張君相對絕無所及惟茗酒談詩意味逌然予蓋得其所操之微于爲政乎何有也今果以報最矣胡將軍來索予文爲贄故抒予素所見與得于張君者使世知觀人之道如此

送孫太史使益籓序

余曩來京一見孫子聞斯遂相定交藉磨礲之益者三載于茲爽今春同事　山陵夜靜月來松風冷冷相對慨然橫發域外之語因及天台鴈蕩匡廬武夷諸佳山水其間想多至人便欲作數年遠遊做于長之遺踪恍焉神往茲孫子銜　命而南也凡諸佳山水悉途次所經一舉而償素願豈不快哉顧至人可得覯乎至人不專于軒裳圭組之儔亦不專于巖居川觀之侶

昔子夏見紛華靡麗而悅而自以爲癯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而孔子以爲難子夏之癯原憲之難有志之士爭薄之矣不識履仁赴義而卓然于流俗之中者乃所謂見紛華靡麗而悅者也槁形杜機而翛然于淄垢之外者乃所謂克伐怨欲不行者也倘顯有可迹而非紛華靡麗之悅寂無可倪而非克伐怨欲之不行方以至人許之于有遇乎還而語我則天台鴈蕩匡廬武

夷之勝又不足置齒牙間矣

賀萬總督序

自倭寇之陷朝鮮也朝鮮告急　天子遣重臣宿將提師拯救一戰輒勝勝又旋敗勢携形疑倭佯輸順以淹　廟算而師糧逗遛靡耗者殆幾數年矣我稍懈倭復大熾于是　天子一意剪勦之知雲中萬公久歷疆埸曉暢兵事特簡用公公往即水陸退倭倭酋正死乃益布威德

氛消海靜朝鮮以完振凱而還　天子大悅擢公兵部侍郎總薊遼軍政越歲政成又擢公都御史頻　賜重書寵及三世嗚呼盛矣古人立功名于萬里之外如傅介子鄭吉甘延壽陳湯之屬事殊奇特然皆挾譎會偶于道甚細而公則收朝鮮于煨燼蹂躪之餘興滅繼絕　皇仁蕩蕩是公之功蓋古人未有之功也自古樂寵異能之士開迹四遠無如西漢况其時如傅介子鄭吉甘延壽陳湯者又率顧或封侯或反免官或反按繫所以賞功者良薄而公則　主知獨深一一恩賚皆出　異數是公之遇亦古人未有之遇也下懋其功　上懋其賞公之盛實國家之盛矣宣　國盛美正史臣之職而地曹殷公適索予文以賀故爲序之

賀尤將軍序

予讀史遇古賢豪傳記必反覆究其精微往往

名將用兵取勝獨絕之奇秘蓋膠于世儒淺膚之口歷千載而未發者忽然悟焉舉以語人人莫曉也嘗私自慨嘆安得古人復生與一相質乎聞廿年前有戚將軍者提師鎮薊每戰必奇每奇無窮至于城堡器械亦自雄殊至今人喜道之庶幾與古將類然其人亦不可得而見矣予去歲使朝鮮回過薊將訪戚將軍遺跡姑寄慨慕豈意一見尤公乃眞戚將軍也尤公在薊

累年于予無交一朝予爲客公爲主卒然邂逅
兩意即投劇談連日夜不休見敵情之曲折將
材之差池與夫隱機迭變而早算逆揣之者靡
不精至予亦雜發古人奇秘公悉應口而解不
啻眞見戚將軍豈不快哉顧戚將軍之時江陵
張少師柄政知之極深恣令展布易以樹功今
公於當路要人絕不與通即莫府臨壓其上者
稍不合輒正色抗之直以古人自信予爲行其

志計其覩戚將軍尤難也公捍邊圉久矣茲
天子念閱動績最其秩而寵之然以公之偉今
始腰玉蓋已晚矣公門下將吏胡君輩知予與
公善索文爲賀謹特書之

條麓堂集序

昔張文毅公之秉國鈞也余於田間竊聞厓畧
私心嚮往之逮余成進士厕侍從之列而公謝
世已數年矣偶從公季子中翰君懋訓游得
讀公遺稿始酬素心中翰君遂托余稍刪之而
冠以文因道公生平云公弱冠讀書中秘是時
宰相雲間徐公即公之座師也一日閣試試題
係軍國大事公于廣衆中舉以質徐公欲立竟
其本末徐公嘆曰此參政他日憂也自茲徐公
每見公輒有所商確必以公輔相許甫二十年
果躋相位與江陵張公從事張公始得公歡甚
機務紛錯一切咨公公無不應聲決者後以一

二事觸忤張公張公乃大嗛之然求所以中公
者萬方而卒無從也嗚呼雲間徐公俄犯　人
主之怒俄結　人主之知深衷奇抱足以吹噓
天下士天下士竭歷摩肩殫其伎巧以博其一
盻曾不可得而公能片言動之江陵張公雄邁
峭特世無與敵春生秋殺在于掌握有不合意
者戮辱定不旋踵公能悍然忤之而不遺其毒
則公豈非大豪傑哉天下有文人之文章有豪

傑之文章文人之文章思有所憑見有所滯不能無淺深工拙之分若豪傑之文章彼其雲蒸龍變之氣遇感即發雖單詞片語悉大全之精神寧容較淺深商工拙而增損其間耶况乎余又不知文者也獨余生也晚恨不識公如東坡之於范文正云幸掛名文字中以自附于門下士之末而已

李長卿文草序

予壬辰歲甫登仕籍旋遭先人之變歸家雖同館兄弟俱不相識後三年抵京始得聚首皆沉潛愷悌動遵矩矱獨長沙李長卿疎儻簡節雄辯鋒發橫世之氣稜稜一坐之中予每見輒暗默以熟視之而長卿亦似覘予者一日忽來訪余袖中出文見示予猶漫羙之長卿曰君毋畏李子也李子已得君矣予乃不敢隱一切迂疎偏特可愕可喜之語雜告長卿長卿咸以爲題

自是長卿凡事有所抵觸意有所契會與夫一詩一文必質于予予于長卿亦然間予在馬上未言所欲往漫以鞭指隸人已導而之長卿所矣四載以來無數日不會無會不劇談同館兄弟亦有竊笑予兩人之太暱者而予兩人不顧也故予兩人雖皆宰落冷官而自以臭味之同相生暖色今歲孟夏予奉　命疏封於　周藩兼圖歸吳長卿奉　命宣捷於兩浙因以覽勝

吳浙皆從一水予先行二旬而計畢使事亦非二旬不辦意於彭城當與長卿合而長卿亦兼程以逐予及予與長卿至彭城先後僅三十里而風雨間之予到家十有餘日而長卿方抵吾吳將以入浙遣人報予一見情更歡話更長一番新舌不知何自又非曩日京邸之談也談次偶及舉子業長卿曰吾亦近作數首可刻乎予覽之曰可刻遂刻之

陽城紀勝詩序

滇於秦漢始通中國然歷唐宋乍附乍携當時南顧惟嵐霧黯黒山川阻絶而已我　明受命滇入版圖二百年來夷其幽阻澤以文明若洗山川而出之于是一丘一壑爭呈瑰詭而陽城尤麗過者莫不徜徉而發咏焉予友朱岱晟彙諸咏爲一帙索予文序之猶虞地阻或一旦之仍湮也嗚呼世之靈異必顯顧其顯也有會滇

之山川自有宇宙至今而顯葢其會也豈遽湮晦況襄陽峴山因一羊公而名著茲有諸咏其爲陽城之羊公也多矣岱晟又何虞焉

西清艸序

士人立朝識天下之所至重發天下之所不敢而使天下風會由吾一人而變者則魁然名世賢豪也此雖古人中非數百年不一見當今之世乃有吳釆于父子釆于之父復菴公居翰林

江陵張公秉政氣橫門闌之廝如蝟父憂奪情舉朝靡焉復菴公毅然抗疏蹈至危明大誼自是有識君子爭以讜論相高節義始重于天下已而讜直莫容相繼屏迹歲鐫月磨羣情又復惟勢之趨闇出骨鯁每每患于寡助釆于自中翰選擢御史拜　命之日首摘權要同時臺諫公憤並發節義之盛從前未有三十餘年之內風會兩變而由于一門父子豈不偉歟復菴公

予之前輩恨不及見而釆子與予善相對晤語未嘗不心折一日以詩文示予雖僅一帙每篇典麗朗整首尾天然于平居嘗云詩文高下因乎人也世有屈原則離騷出焉而詩之體變世有子長則史記出焉而史之體變況其變世者哉

王明初詩文稿序

嘗想上古之民不屋不衣藉山丘之榛莽以逃

烈日苦雨之侵薄則夫高麓長林乃其大廈華屋而幽洞巖穴乃其曲房奧室也凡煙容嵐態谷籟泉冷且暮飽習不見殊異後世棟宇之為居而田疇之為業生人優游衍沃可以完安非有大欲與至窮不悞走險阻跬步或無故而尋幽探勝咸目為奇事向子平一游五岳竟擅千載之名由此觀之惜哉上古蓋湮沒千萬向子平矣古今之詩文亦然詩賦文章唐宋取士之

制也是時上無所不試以窮士士無所不習以備上廣搜遠采各操一得而詩文競登于世彼李杜韓柳歐蘇王曾諸君子特其著者耳至於我　朝取士崇尚經義兼用論策欲遠邁唐宋習尚而經義相沿反入淺俗不必博綜輒邀一第一第之後足畢此生其視讀書不啻桎梏乃其間忽有依倣唐人聲律以為詩摘拾秦漢字句以為文遂謂能詩能文高出流輩矣於是嫵媚自喜傲然作雅士之容夫雅俗之辨微矣僅僅詩與文之能不能耶且中有所挾而容見焉無論所挾之何如皆俗士也予同年友王君一門之內孝友藹然仕宦八載精心營職初除中翰宜擢禁垣而量移工曹一切細碎之事罔不綜辦稍暇即肆力典籍詩文漸成卷帙及察其丰度敦冲自下絕不類世之所謂能詩文者則其詩與文可知矣詩與文之外又可知矣今

其稿具在有識者試覽焉

讀史快編序

自昔良史多而善讀史者罕非罕也善讀者因自得而神鈔于無窮若孔明別申生重耳之安危奚暇口說哉逮宋諸君子乃始喜論古人堅執名理飾以詞辯是非褒貶不異繩之束坊之限後遂凜焉遵之而不敢易設有虛心默默細繹全史以世觀入以微觀顯以生平觀一節冋

視所遲成說其果合否惜乎古人之深大都沒于論者之淺矣予庚子歲典試北闈首錄趙子無聲無聲故嗜史于累朝興兆亡徵兵機事要現言遺蹟有契于中者急錄之久而成帙名曰快編時一繙閱欣然忘世而了不立論蓋以古人娛已不以已見穿古人千載之上快在古人千載之下快在無聲惡知其合惡知其不合豈不偉哉嗟夫無聲于讀史則快乃其遇則苦矣

平生嚴于擇友所莫逆僅四五人年來皆相次顯貴即庚子同榜士往往躋清要登九列而無聲猶然孝廉每試主司咸欲得以為重遇尚書卷極意揣度輒收其似而真無聲莫識也家故食貧乃復一意獨往于世益枘鑿或曰以予之才游諸侯擁篲築宮良未足侈何自苦無聲曰吾惟不屑歌魚以至是而又奚獵較為自是人亦不復于以私閒戶讀快編而已矣

項仲昭文稿序

予生平無所嗜唯嗜書尤嗜與友朋共探書中微渺曩予泊舟閶闔忽仲昭來訪願就弟子之列坐定首問南華大義心固異之袖中出時秇數篇色色新警真是穿天心出月脅一時相得歡甚不減韓退之初退李長吉況味自後仲昭每見輒商文字客歲學使者蒞吾邑試合郡士仲昭以試文示予予曰應首則首矣數月前仲

昭工苦疑生悉攜近作一决千予予曰秋闈定捷則捷矣予言無不驗設問予言之驗何以至此予不能言也只心知其然耳從茲仲昭自信益深抒發當益弘遠一舉而魁天下恐予亦有所未知矣　世廟己丑春羅峯張公典試事衡文高下揀一沉練者為首務得老成士以風世及拆卷乃荆川先生二十一歲少年也相知莫若主司主司猶有未知文章豈易言哉予杜門

習靜未嘗漫選舉業亦未嘗漫作舉業敘跋特於仲昭聊題數語

文康公疏草序

竊惟　肅皇帝御宇正　國家熙洽之日而得大有爲之君修明百度鼓舞萬端厲以非次之賚繩以不測之威一言合意輙自下僚躋台衡稍忤旋亦竄殛不少貸遠近臣庶欣然感恩自效而凜然罔敢自必獨從高祖文康公荷　知

極渥眞璽梅相濟魚水相歡居講闈數載啓口發論動開　聖顔　車駕南巡舉國以聽倚毗之重千載未有至于旦夕　召見諮諏機密暗中獻替良多卽子孫莫得而知今所存者不過疏草疏又絕罕然當時一德之盛大都可覩其間似涉猥瑣者皆錄而不刪蓋宛然家人父子之暱愛尤不易得也嗚呼奇才異稟沉于尋常碌碌之中而一生無遇合卽遇合矣而鮮終古人今人不少自漢以來惟蜀先主之于武侯宋神宗之于荆公可謂特達深知畢竟武侯沮于國勢而大志不伸荆公觖于羣猜而主眷難恃如我文康公殆古今殊遘哉

毁餘稿序

舉子業豈易言哉非吾心有獨得者不能工雖云獨得然質之聖經而合質之內典而合質之古今眞儒諸錄而合不合非獨得矣雖與聖經

內典眞儒諸錄合又絕不用聖經內典眞儒錄中成語間用其語仍吾獨得如此乃稱至焉自
國初至今諸名公能爾者有幾人哉況于予乎予生乎于斯業良苦所搆頗多率不滿志悉以棄毁其垂毁而躊躇未忍者僅三十五首姑刻之以就正于眞獨得者焉

游台蕩詩序

晉伯弟髮初覆額予齒已三十餘矣聚晤歡甚

讀古人書伸舒抵掌商榷短長英標壓倒羣兒稍長嗜詩閒行散坐有吟立就絕不示人良自喜已而予官京師別弟三年一見覺心微氣斂且訝且慰未幾復別莫測其深已酉歲予棄官歸弟尤異矣淡然塵外一切闇默似世間人無一足語至所與游又非奇士未嘗屑屑揀擇年四十往武林謁蓮池僧有悟因辨學者見與得二種每談大都輒止一日同在舟中漫數天下

名山水弟忽云乘一小艇綠楊野岸任意憩泊此況最佳然端居不出戶亦不爾也今春邀朋侶渡錢塘遍歷天台鴈蕩咏詩成帙色色精絕今覽者如至其處此豈閉戶卒歲者哉吾弟生平之不易知如此自後所詣予老耶尚能窺一二否

顧太史文集卷之三終

顧太史文集卷之四

崑山顧天埈升伯甫著男 循星源 舒中穎 甫輯

壽序

壽史禮齋八十序

壬辰春不佞與閩晉安史子世程共荷 聖上簡拔賜及第成進士論心定誼罹而相忘蓋四載于茲矣一日世程儼然矜莊其容操幣而臨不佞許曰何也世程曰家叔父禮齋公與先大人同胞同舉于鄉又同薦南宮齒今八袠矣五月某日初度也特徵子文以壽不佞曰某雖不文子命之其何敢辭獨世人視高年長者視之鬒髮皓齒顏如渥丹岡陵椿芝相爲醜夷至八袠輒引渭濱姜叟會邱申公以爲況是視夫人也何獨當于禮齋公抑君家累世閥閱冠蓋簪纓後先輝映昌熾未涯將鋪張其盛以侘七閩耳目又非吾二人之雅也顧安所祝乎世程曰吾已草吾叔崖略矣袖中出一紙授不佞不佞覽竟躍然曰禮齋公異人也敬就子言而究之公兄弟同時取青紫文章横世氣盛兩宰邑浙之東永康江之滸六合所至一心營職嫗煦民萌而曾無細碎之嫌及惠政四達宜獲異擢竟以忤顯者指僅倅懷慶尋量移岳州已乃晉留都兵曹掌武選夫壯登仕版齟齬數年志意疑有所摧折于時權相用事武弁率多債帥而公鋭身磨勘不怠未幾出爲永州守矣亦無幾微不平見于顏面從容敷布而永以和棠蔭垂野掛冠而歸兄弟均豊共齒終日逍遥嬉戲忻順兩忘眼中曠然嘗謂四大如傀儡耳任彼顛倒吾樂常在而乘人鬬捷自詡巧智者大可哀憫則公之八十載也蓋八十載傀儡人世而自得其樂也抑何偉歟吾人在宇宙之間日旭月朗

顧太史文集 卷四 二

雨晴烟蒙春風靄漾木媚草鮮天淨秋高織雲
標然而遠千峯繡錯驚濤雪卷鳥相翔魚相沫
四序萬象各獻其奇誠胸臆了無罣礙而悠然
接之何時不恬且遠然舉世之人竟其生無須
臾能爾者薰灼于聲利之場震撼於憂患之域
絲毫得喪破膽煎心經營紛出間不以凡庸屑
意而好爲殊操高千世則點簡聲迹牢護萬方
拘攣如徽纆之束而不得展信于大道此或榮

名倖邀而其無須臾之恬適則一也又有感歲
月荏苒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以求長
生似亦尚矣顧長生一念即是煩苦設爾將永
作世間傀儡豈能傀儡世間如公者乎乃知吉
祥善事公所自有雖千百歲直取諸寄公誠異
人哉而思以視公者淺矣閩中多犀象珠貝海
錯奇葩世謂異止是耳不佞何幸而獨聞公之
異也不佞盤桓一官無從追隨杖屨茲徼世程

之寵靈漫以蕪詞寓目異人當亦爽然千數千
里之外

翁太史兩尊人雙壽序

壬辰歲閩中翁兆震登第第一入予廁三焉朝
夕晤對丰旨融藹令人消其伎能意見而漠漠
大雅之途所以磨礲千者甚至時從容道其家
慶太翁內行敦備義方素隆晚年悠悠掌故所
至流化而安人佐之于又知兆震蓋有本也自

壬辰逮今七踰歲斋兆震已兩最職　天子爲
之加恩父母而太翁亦掛冠家居矣茲秋則安
人七袠也明歲則太翁七袠也豈不休哉夫父
母之愛其子也童而課之輒期以尋丈之遠而
究罕尺寸之樹故凡荷　朝廷之一命者皆足
以顯親而兆震則魁然爲天下士之冠出入承
明之廬榮名顯秩籍籍焜燿然士誠積學遂蓄
如農夫穮蔉必有豐年即致身通顯猶似可自

縣獨其登親之年者則天也顧能必乎而太翁安人丹顏黑髮錦衣象服相偕以老又人之情志每患于無涯况當吉祥輻凑之日一門之內寧無侈心乃親則怙于其家于則怙于其官家與官相啇以共牢善氣行見數載之間兆震漸躋台衡平章天下鴻猷淑問日新月熾天下莫不歸功于兆震亦莫不歸本于太翁與安人于秋之祝沸于四遠生人之福極矣予輩諸兄弟

旣同升且同官乃如兆震之遭寧幾人也顧非殊絕也乎哉然吾人艷羨覬幸于所未得者雖其願似虛而其語多奇鋪張揚厲乎所已有者雖其遺絕殊而其語尋常予感兆震之遭思以祝太翁與安人者亦已殫矣而文卒無奇以予之所祝皆太翁與安人之所有耳則文之無奇乃所以爲遭之隆也

翁太史兩尊人雙壽序

世論官人之法大抵先德行徒文章而巖居川觀褐衣藿食之士尤恨縮束于科目奇不得施慨然有古昔之想謂鄉舉里選宋能卒復而稍放漢制猶爲近古夫漢誠近古也設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蒲輪束帛責望巖穴而又以非常羅跅跪之奇或取于胥吏或取于人奴或得于立談雖椎魯無文而異能殊操往往絕人賢將良相森出焉彼嫻雅風采如司馬相如枚皐

之徒僅可博俳優之蓄寧能望霍光衛青輩之萬一也然至于唐宋專以科目程士當其時父師督之童孺習之秖較文詞之工拙及夫擢巍科秉鈞軸而動猷爛焉得人之效不減于漢且如姚宋如韓范數君于試索之巖居川觀褐衣藿食之士未聞遠與之彷彿者此又何說耶蓋天下之材乃人之精神與天之精神合并而成者也人之精神有所獨至天之精神有所獨私

獨至獨私之所在勢必魁然顯庸而特梯于人
主之所崇尚故世尚賢良方正卽以賢良方正
顯世尚科目卽以科目顯而人材實無彼此也
則今之制豈必復古之制而今之人未嘗非古
之人余自壬辰入仕籍同升之士三百而閩中
翁兆震爲第一人蓋以文章冠千一時矣數年
以來相與連鑣出入而知之更深也中所停蓄
浩乎無涯而趣操醇密斤斤于繩之内整冠相

對使人意消且刑于之化藹然閨閫太翁約久
一旦隆盛絶無富貴之容而猶然韋布以勤以
嗇安人拮据不懈篝燈漚麻以佐之黑髮皓齒
共躋七袠夫五福百祥種種輻湊天無絲毫吝
惜務滿兆震之願而兆震亦善承天意淬雪砥
礪飭乎家以式于鄉儵然六行六德之咸備設
國家不用文章而盡復兩漢賢良孝弟之制則
兆震當亦褎然爲舉首寧直不愧科名已哉行

見兆震德譽隆洽漸躋台衡助流鴻化遠追夢
卜之盛而太翁與安人齒算日增　天子將修
執醬執爵之禮以老老風天下使我　國家采
唐宋之近制行殷周之遺意以剖破世俗今昔
之見而合德行文章于一途者自翁氏一門發
之豈不偉乎是爲序

壽湯封翁六十序

予與湯丈嘉賓俱江南人又俱官詞林十有餘
年而蹤跡良疎徒中心竊異之今春共事禮闈

分校諸士一朝聚晤遂爲相知相知之易莫過
予兩人者然予何所長而嘉賓則當今之至人
也胷次澹泊簡遠樂易敦實而又弘毅卓偉於
學無所不窮聖賢微旨一一了徹而論文極精
闈諸士卷得一佳者輒能揣其生平本末且云
曩戊戌歲曾與分校之列自幸得人今所取其
卷頗類曩歲某士及發榜果皆四方名流而所

揣率合予尤心折相得歡甚茲嘉賓以尊人封
翁壽躋六十覔　差南歸稱觴膝下而前後所
取士特索予文為賀予惡用諛詞哉質言之而
足矣翁清修雅操逌然家居若在世外有千當
代至人致身日月之際羅四方名流共效千秋
之祝則翁之六十豈非絕盛者歟夫世間六十
者蓋多矣其尋常無聞優游里閈忽焉白首者
勿論即其身都津要赫奕一時乃子孫未必賢

而奔走頌禱者不過門闌之厮其視翁何如也
則翁之六十豈非絕盛者歟況今以往嘉賓將
澤天下天下願翁千秋者益未可涯盛事殆自
茲始

壽明南呂翁八十序

給諫允如呂公年甫弱冠成進士掄選中秘於
書無所不覽覽輒成誦羅古今得失於胷中志
操才識卓犖絕人予自一見晤語即巳心醉嘗
思古昔端敏魁閎之君子必有高風碩德為之
先焉公之祖明南翁今壽八十矣跡其生平蓋
異人也翁愷悌洞朗兼有遠度弟貴至司空而
翁處之不痱不腴曾籍史館典禮鴻臚寔身隱
見之間家于　京都聲華之會獨治園圃蓺樹
累石蓊然山林幽致性尤喜菊每秋暮天高爽
氣西來黃花遶砌日與賓朋談嘯茗飲殆會淵
明悠然之意而了莫窺其涯壽躋八十精神容

澤不減少壯目光炯炯射人燈下猶能細書然
絕不習吐納之術千門大闢盛美滿前方茲誕
辰賀聲盈耳此豈偶然者哉今夫閭巷之老豈
無齟然而八十者大抵坎壈艱辛孰如翁之自
少履順間有所履既享齒算亦高又幸千世紛
而不樂孰如翁之終身恬適即其身恬適矣至
干子孫則難必也孰如翁家之振振繩繩孫為
給諫即其子孫貴矣至于賢不賢則尤難必也

執如給諫公之奇偉將爲名臣自今以後給諫
公殫諤輸盡日懋大人之業翁愈樂志怡神日
有孺子之色八千春秋正未艾也頌禱蓋茲始
耳予庚子歲所取士與翁雁者來索予文爲頌
予安能頌翁之詳姑藉以抒夙慕云

壽沈母陳太夫人七十序

庫部沈公振甫母太夫人于今三月壽躋七十
吾黨謀以文致祝而屬筆于余余屬振甫之知

數年矣每與之接歎至愷悌朗霽整潔令人心
醉邈其仕宦之跡自成進士時卽宰劇色而邑
理已擢刑曹而刑獄平已司兵政而兵戎詰所
歷輒有絕人者是豈無所本哉大抵太夫人相
之也顧太夫人之相之也將如鄭善果之母坐
閤聽政而評其當否乎將如雋不疑之母視慮
囚平反而爲之笑語飲食乎將如羊琇之母憲
英逆計情變而全其子于軍旅之間乎皆不爾
也何歟嗟夫古之世以雄邁磊落爲賢而惟恐
聲迹之不著今之世以周愼穩媚爲賢而惟恐
聲迹之著夫惟恐聲迹之不著雖極意殊異猶
涉尋常則一切奇特皆美德也不獨丈夫表暴
而婦人亦奮夫惟恐聲迹之著雖極意尋常猶
涉殊異則一切圭角皆贅行也丈夫尚爾斂藏
而何況婦人設使當今之居官者方其臨政其
母坐閤而覘聽之其母乍嗔而乍喜之其母指

未然成敗而刺刺談說之將蒙愆蹈釁之不暇
尚能一日安乎其官哉彼憲英諸母殆漢魏之
賢母隋唐之賢母而非今世之賢母也今世之
賢母必也如太夫人乎振甫官十五六載矣而
絕不見秋毫之翹異循循默默以登之遠大不
龔古賢母之迹而獨于今世宜稱此正其所以
爲賢歟雖然生乎今之世而善藏生乎古之世
則善顯能憲英諸母者亦必太夫人太夫人直

與時消息者矣與時消息者夫豈世數之所能域其福祉壽算曷有極也吾黨之祝蓋自茲七十始

壽王母李夫人六十序

嘗謂婦人貞淑幽閒其賢至備不過閨闈之細而一係之夫與子顧夫與子之貴賤與其人之賢不肖皆非婦人之所能必而必以兩獲其隆爲終身之完福槐里王公少小知名成進士官

至二千石洞然坦夷飲人以和世咸稱爲長者有子孟凤近薦于鄉而其人尤異與之遊者或以詩文或以意氣僅得孟凤之粗孟凤固天下士也夫人爲長者之妻而爲天下士之母壯以夫貴晚以子顯年躋六袠黑髮皓齒吉祥善事不可畛涯寧非殊絶之遭也哉雖然自孟凤鄉薦時遡槐里公存日蓋五載矣五載間親朋白眼門可張羅誰不嘆盛衰之難常想夫人亦爲與感一旦孟凤稍邀榮名光裕方始邑中遂嘖嘖羨夫人夫人良亦自娱乃余則謂予如孟凤縱今日尚然韋布夫人之遭仍隆也雖然孟子列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豈誠按級而友之謂哉一國之善士卽一鄉之善士未識也天下之善士卽一國之善士未識也如必知孟凤者而後賀夫人則其賀者狹矣孰若今茲顯露頭角合識與不識賀聲沸耳以爲夫

人之歡乎

壽顧母陳太夫人八十序

予十八歲遊邑庠時六吉顧子已爲名士一見定交商論文史未幾同舉于鄉予誼最暱每相晤語輒及家事故雖未嘗升堂拜母而習太夫人之賢最詳太夫人自歸封翁封翁爲諸生家甚貧太夫人朝勤夕瘁寸量尺籌衣敝必手自縫紉屋敝必手自葺除拮据萬方以寬封翁于

學封翁久館于華亭巨室師其子弟而絕無內顧之憂其家每歲以廿金為壽仍歸之以規息累數歲而夥焉予是營置田廬以備以拓家業頫就然封翁困棘闈者數矣太夫人乃與一意課子二子皆早歲有聲而六吉其長也遂成進士為　天子侍從臣又憐愛少女亦必擇一快婿鞠訓如子俾之成立自顧一門藹藹無不滿志晚節一切擯棄了無經營獨攜二婢端居一

室悠然澹然若在世外夫人情大抵喜逸憚勞一沉于晏安有至困而不能辛勤者設其以辛勤起家又復念為生難而機算已熟有至老而不能恬適者太夫人處豐約之際劇閑不同乃爾殆幾于有道者寧直閨淑之所罕也維茲新秋壽躋八十精神容澤不減盛壯而六吉功名日茂則太夫人享途福祉正未涯矣吾黨謀所以致祝而屬文予予予之言蓋太夫人之質也

雲岐叔六十雙壽序

叔父至性天成幼失怙恃見先生長者揖地而蹈發言有則恂恂楚楚專精學問年二十蜚聲黌序每試輒冠多士未幾舉于鄉意氣了不自喜視幼時無毫髮改蹉跎公車久之謁選令偃師偃師夙苦河夫櫛條諸役幸便宜寬之地隣洛邑新開藩府中使絡繹莫敢犯大抵以德揉民彷彿兩漢循良乃有齮齕之者將報政而罷

某是歲亦蒙嫉掛冠相繼歸里某雖四方知交俱絕僅僅親朋過從至如端居齋室罕履戶外自愧不及叔父也夫行藏之際微矣深矣彼沒沒富貴之鄙夫勿論其一片雄心未酬因放于于女之好聲樂之娛而號子人曰吾姑藉焉以適也此去鄙夫一間而已其或忿世太苛跡山巔水崖而愬傲焉曰吾自此遠矣不知是又藉山水以適者也非適也其或好名太重羅古今

聞見而著述焉曰吾自此不朽矣不知是又藉著述以適者也非適也乃吾叔父喜惡兩遺習靜自得蓋一無所藉者乎無所藉者與天大全其神太和可以凝道可以長年古之至人寧異是哉茲與嬸母連躋六袠仲冬四日寔維誕辰合宗觴焉而尊長以祝詞命某某安敢諛耶敬述叔父生平以卜福祉之弘裕

記

二賢祠記

我　明自　國初蓋多儒者然聖學真脈開于白沙陳先生先生不立文字而未嘗不發于文字予嘗讀仁術論云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一時疑滯豁然夫舍意而心何自見哉則心與意之別微矣又送張廷實序云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又嘗敘述生平自從吳聘君歸索之方冊累年無所入靜坐久之忽焉心體呈露因教人靜中養出端倪一以自獨為主又送嘉魚李世卿序云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白沙先生之學真虞廷之精一孔氏之格致也獨于世卿莫逆白沙去嘉魚數千里詩牘往來甚勤時一相聚登山飲酒吟咏唱和無所不語以開世卿而世卿輒嘐然發悟世卿諱承箕兄字茂卿諱承芳皆少小好學同舉子鄉兄咸進士世卿往見白沙先生即絕應試專精

洗滌身心落筆驚世未幾兄亦謝政相與悠然物外居大崖山號大崖先生予私淑白沙恨不得當其時親炙之而慨羨乎大崖先生者深矣往歲獲交于大崖之曾孫景穎公端潔弘遠受益良多一日以二賢祠記見委二賢者大崖先生與蘭居蔣公也蔣公諱時馨開入今世潛心聖學之君子令于嘉魚仰止大崖先生立祠大崖蔣公去邑二十餘載而邑人思之不置有祠

令諱一德者因構宇邑中設大崖先生并蔣公像以祠焉曩白沙先生屢召至京授官旋歸而與之游從若大崖兄弟輩相繼遠迹聲利僻處深山當時遂疑白沙之學純務遯藏而與世漠然者嗚呼此非惟不知白沙大崖兼不知行藏矣仲尼門人三千獨奇顏子顏子一簞一瓢齋居陋巷而仲尼告以四代禮樂且曰惟我與爾用則行舍則藏何哉蓋凡人惟有用舍聖賢斯

有行藏凡人用則公卿舍則韋布聖賢用則有以行舍則有以藏豈有能行而不能藏能藏而不能行者邪白沙大崖往矣蘭居蔣公景穎李公當今海內莫不向往　朝廷登之大位抒所淵源然後學者始信白沙大崖蓋行藏一如者歟

姜少保祠堂記

太子少保大宗伯丹陽姜公自入仕時卽慕古敦睦本支之義每歲捐其俸餘積買田若干畝以贍族人因擧其子弟而設塾誨之由是擧族冠婚喪祭貧不能存者皆有恃賴而彬彬多傑秀今公歿矣族人德公甚特作堂于義田之墟以祀焉公之少子參政君仲文余同年友也來索余文爲記余嘗思古聖王有封建井田學較肉刑綱維天下而又立宗子之法使家家自爲綱維所以比屋可封後世宗法旣亡則一切古

制難復而人倫之倫蕩極矣其間邁特之士自以其意矯而之厚于是共被讓田數世同居之風輒赫赫于傳記然而不可常也獨范文正公創置義田族之人永資焉而陰束于善其法最爲近古然邇來亦有依倣以行者而或反召釁蓋初未嘗不見德久則固然而爭義田雖美亦非文正公不能行也今公毅然行之而族之人祠而德之是豈易及者哉嗚呼文正公豈功高

節卓犖字宙而施之族黨者蓋其餘耳公雖位至宗伯卒不獲柄　國政生平之奇十未展一二而僅以仁族惡得無深慨也顧仲文讖操猷畧當世無兩行將竟公之志以澤四海而族吏滋大余跂俟之矣

傳

新城岱泉王公傳

公姓王氏諱耿光字廷覲別號岱泉其先莫可稽

考自高祖貴家于新城貴生伍伍生麟始習儒業用歲薦歷任至潁川王府教授以次孫顯贈戶部侍郎而公蓋其長子也公自幼聰偉九歲能屬文十二歲喪母號泣悲甚刻母姓氏于樹朝夕拾野果以奠見者憐而異之弱冠補邑弟子員旋遭繼母常夫人岳夫人踵逝三弟早亡而公哀毀經營情文俱殫焉事父潁川君極孝潁川君宦遊千里輒竭歷省視歿則廬墓三年墓中有靈芝白兔之祥大抵公至性如此公學無所不窺頗甚天文一時有司競相延致每試必居高等而卒困棘闈蹉跎遲暮應貢入太學徐惘其儕尉紹宗母老而先之又踰二歲甫貢因授馬湖府經歷司經歷馬湖故夷徼難施一切而公爵然不樂法行風變然未幾而掛冠歸矣歸家課訓子弟上下今古時與里中親知設酒相娛優游數年而卒享年七十有二方公三

十二歲時夢一遺士呼之曰王小仙爾壽宜止此乃爾陰行一善上帝輒增壽十年殆增四十年矣而公壽果七十有二也公娶其氏子之都令爲順天府密雲縣知縣蓋贈公如其官云嗚呼兩漢以孝弟廉節取士士非孝弟廉節不顯當其時苦行勵操即後世之研詩工文皆要世寵之具也今以文章取士而孝弟廉節默默自修此其心寧有所要乎有所要者人之君子無

所要者天之君子公固天之君子也而後報子天豈淺哉公嗣方宰名邑循聲四達動猷正未可涯而公家子姓振繩冠蓋赫于齊魯閒蓋所以溉培之者遠矣自公之祖已有隱德手所植槐至今亭亭鬱鬱遠近咸稱爲大槐王家與宋三槐王氏相金昔宋王氏之植三槐也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或猶有要之之心焉而公之先則不爾似更優于昔賢且至人跡之所及自有殊異種槐亦偶相類豈必彷古

鄭母董宜人傳

毘陵太初鄭公自邑令擢王曹政不肖與之共聚京師友善竊覩　朝政一切寢閣間有朝奏而夕報命者因密探微曖互參情勢久之我兩人大悟握手歎曰異哉今之執政也天下以庸人病執政豈知執政以庸人欺天下外冒庸人之名陰操威福大柄更巧于古昔權臣千萬矣

國家隆替關頭在此遂各向同志暴揚其隱冀以醒朝紳耳目亦稍稍有省解者是時執政蓋四明也及四明旣去山陰繼之復然太初曰吾不能忍矣空言何爲毅然抗疏詳列奸狀竟謫窮裔雖然猶謂山陰一奸易破耳未幾福清繼山陰秉政又四明向佯疎之以爲今日地者也百務舉廢悉遵故智辛亥考察凡忤四明者無一得脫而不肖與太初尤酷然不肖徒以口

舌而太初抗疏被察此尤異也大抵太初之疏近代未有之昌言太初之黜近代未有之異事則太初者近代未有之烈丈夫也如此爲之母有不必更論他行而賢可知矣況有至論之可稱乎公母董氏鴻臚序班靜庵公之女母白孺人早歲歸封翁雲石公其舅太學芳泉公久逝姑周孺人　詔旌節婦其本生光祿野洲公本生姑顧孺人生子嘉靖庚戌三月三日卒于萬

曆丙辰八月十三日卜戌午年正月初一葬陳灣之新阡享年六十有七子三人長振元太學生仲即太初振先乙未進士繇嘉興令晉工部主事改武選儀制　欽降四川永寧宣撫司經歷季振光庚戌進士河南許州知州初以仲于嘉興政滿封孺人在兵曹遇　恩例封安人再以季子許州政滿封宜人宜人少小凝重不凡父母絕愛憐之歸于封翁家方中落畫屏高門

富貴之習布衣糲食竭力孝養無不躬親歲儉用窘不愛簪珥供具膳飾周顧兩姑各極歡心門戶經紀以至喪葬大事曲體封翁封翁雖處艱辛了無內顧之憂未嘗不欣欣自適及于貴念母廿年拮据慰以卉麗宜人輒正色却之初豐而約約久而豐澹泊如一日此丈夫所難也又性好施視身外皆為長物有二衣必以一畀人篋中不留一錢平居訓子諱至時時談先世樹德事果弱冠取科第良用喜悅然當太初上疏遠謫也絕無慼趄見于顏面生平皈依大士至此茹素以安其行太初發奸一疏名動天下旋又閉戶持戒儵然域外皆母訓也母之賢德孰加焉其閨閫細行曷足悉哉世系子孫姻族詳子志中茲不錄太初于鄧壬子舉子鄉不肖曾與久處知其學術非常幼于鄉有夙慧儼若成人更覘宜人之樹德無涯云

論曰婦人無所表見異稟殊操非遭厄不顯餘每以于而振子貴矣而未必賢子賢矣或僅一節之士即工文字者雖稍鋪張終難溢美孰如斯一世之大奸自其于發之而其母賢名赫赫者乎宜人蓋天下之母範矣

行畧

先父母行畧

先父諱某成均士也生平無雜好獨嗜書而宅

心坦夷洞朗凡世間一切機數茫然不解而尤拙于謀生先祖位至方伯仕宦二十載而遺產甚薄又重以鼠雀之擾家益落艱辛萬狀人生之苦先君蓋備嘗之終日唯伸紙操筆精意舉子業冀得一第竟白首不遇郎閒作古文并詩頗近大雅絕無世俗雕繪之習世人亦莫之知也先母張氏性至孝謹一肖先君之志祖母稍嚴先母兼爲女爲婢之道以爲婦而卒得歡心然亦不善謀生歲暮蕭然寒夜一燈與先君相對吁嗟回顧只竣一子成立未可知逮竣甫薦于鄉一歲而先母逝矣甫薦于南宮三月而先君逝矣終天之恨其有極哉于茲濫職三載可幸無罪得邀　天子之綸綍以爲九原光寵惟

明公垂意焉

顧太史文集卷之四終

崑山顧天埈升伯甫著　男　循星源　甫輯
舒中穎

墓表

呂處士暨張孺人墓表

嘗聞賢者每囿於習俗況南北之俗相殊極矣渭陽呂公北之栢鄉人也弱冠成進士南宰吾邑乃洞燭民隱奬良懲頑利害毛析雖生長南

土者有不逮舉邑驚以爲神是時余方在計偕之列其詫異公尤甚然莫得其繇及公擢居諫垣歷陟籓臬去吾邑且數載而余亦已廁史職一旦具通祖處士并祖母行狀徵文于余表之墓道始知偉人殊蹟有潛德以開之也處士諱朝用字大臣其先有諱謙者爲鄧州別駕別駕公生惠惠生耆宿公泰耆宿公生處士呂氏世無顯者自別駕公稍以宦遂已復隱約田間至

耆宿公號稱素封兼以俠聞而處士爲之子則又沉厚簡默獨治博士家言忽焉太息棄去躬耕壠畝然亦未嘗齗齗計盈縮也專以奉二親之歡其子弟之驁悍者則柔之也其子弟之孤隻者則仁之也其臧獲之椎騃則程之也惡聲之入不報其寬如此一介之施不苟其嚴如此此處士大致乎然不足以盡處士也想處士之意念深矣配張孺人性聰以淑孝舅姑善妯娌

一肖夫子之志拮据自將繇少至老無須臾弛也有孫渭陽公奮迹起家宜可以少休矣而篝燈漚麻猶矻矻焉卒以一婦人而倉箱大饒寧讓秦氏寡婦清耶夫處士以適孺人以勤處士以遠孺人以實夫婦之間各極其趣豈易得哉顧詳渭陽公狀中可謂善寫處士之微而列其行事竟寥寥也何歟大抵幽人逸軌雖甚卓絕類有意于名至其逃名如韓伯休龐鹿門之儔

尚矣而名卒隨之蓋有意于逃名者名亦不可
得而逃也孰如處士之至德聲消迹滅即其子
孫心熟知之而筆舌不能吐者乎其賢於古人
多矣嗚呼天不惜與人以百祥而不輕與人以
秋毫之名凡古昔享大名者後世率湮沒無聞
則夫德至而名不彰者澤流子孫宜何如耶余
又以卜呂氏之昌熾未涯也故特按狀以表之
隴岡秀堅松栢亭亭過于其下者知潛德之必

有後好名之心亦少息矣處士生於嘉靖二年
三月之十五日卒于萬曆二年九月之六日享
年五十有三孺人生于嘉靖三年八月之十二
日卒于萬曆二十一年二月之十三日享年七
十有二合葬于正元寺里祖塋之側北山其子
孫甚蕃詳見于誌茲不復具云

誌銘

趙文懿公墓誌銘 代朱相公作

萬曆辛丑九月十三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趙公薨於
位　天子震悼爲輟朝一日賜銀幣等物視舊
有加贈太傅諡文懿諭祭幾壇遣行人護喪歸
復給水衡錢遣官治葬事越明年壬寅冬其子
具狀乞銘于予予與公同鄉又同年又同官而
公齒又長雅崇重公相與詞林二十餘載雖暫
離輒聚自謂得公之行已頗詳及公秉政而予

正家居茲　天子召用予而公已歿矣其間徵
密運用莫得而知每于時政之彰灼者想見公
之苦心然大都已備狀中謹按狀而次之公諱
志皐字汝邁別號瀔陽浙之金華蘭谿人系出
宋清獻公抃之後本衢人也其先自衢遷蘭谿
代有顯者至公曾祖年登成化乙未進士除行
人擢水部郎以忤中貴棄官年生主簿公晨晨
生賢是爲公父凡三世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
士而年室某氏晨室某氏爲公曾祖母祖母賢
室張氏則公母也俱一品夫人張夫人生二子
長卽公次志淑兩淮運判公之將生也母夫人
夢日華繞室及生果美如冠玉雙目炯炯絕異
凡兒自少小卽遵父師訓知自勤奮弱冠補邑
諸生督學雷公古河遂以公輔奇公拔置高等
旋舉于鄉已屢試不售蹉跎困久而公發憤研

精所得更遂雷公遙遙爲司空而國士之期終
不衰戊辰中春榜座師李文定公一見深器之
莊皇帝臨軒策士親拔公第三人及第授翰
林院編修已已與修　世廟實錄辛未分較禮
闈壬申　冊封吉藩不受　王賜便道過里絕
跡有司之庭郡守許以厚遺邀公一往公竟謝
之自筮仕初已刻厲如此癸酉預修　穆廟實
錄陞侍讀時　今上新卽位倚重江陵張公張

公專倨父死奪情諸疏劾者皆暗激　上怒廷
杖竄戍而編修吳公中行趙公用賢復繼之疏
尤切直　旨未下公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
而詰張公無所容冀遏吳趙之禍吳趙竟亦廷
杖一切劾疏悉不付史局編摹而編摹遙公之
職堅請之使不得秘張公怒甚會星變考察百
僚遂出公廣東按察司副使公抵任持法平恕
間與名士徜徉山水況味恬適而張公怒猶未

息辛巳例察京僚又謫公公去粵囊篋蕭然士
民塡送歸則築室淸獻公祠傍自號六虛主人
桃石溆流爲終焉之計壬午張公逝南北臺省
交薦公起公解州同知陞南京太僕寺丞尋擢
南京國子監司業尋擢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
事尋改左諭德修　玉牒再較禮闈無何復陞
南京國子監祭酒歲餘轉少詹事掌府事無何
復升南京吏部侍郎是時公資已深而宦跡乍

南乍北意良安之又歲餘改吏部左侍郎辛卯
九月　上特旨簡用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與太倉王公山陰王公同輔政山陰王公旋
去太倉王公以覲親暫歸而公獨參機密嘗爲
銘自誓期致太平未幾寧夏將吏哱劉殺撫臣
招套虜據堅城以叛魏總督學曾合諸鎮兵討
之久無功　上亟遣學曾公薦葉巡撫夢熊又
請遣御史監軍賜上方劍誅不用命者三軍爭

奮遂擒二賊寧夏平　上御門受俘因賜召對
公從容請救學曾　上特爲公末減于時島倭
又陷朝鮮朝鮮告迫公復決策遣將救援旋克
平壤而倭稍退此二變皆世所不嘗有公甫與
國政而并遭之其經營亦苦矣已太倉王公
還　朝會羣臣請　冊立急　上降密旨詢之
姑並封　三皇子舉朝譁然公累疏揭極言
冊立之不可緩　上雖不報然並封之議竟寢

自是太倉王公亦謝政以歸而公爲首輔勛勤
尤倍連歲　兩宮災　三殿災公每遇災輒反
覆竭誠勸　上修德至于開採之使紛紛四出
公必疏諫其因事激觸　上或斥逐臺省幾空
或貶竄部僚數輩公所以營救者無不力　上
意時亦轉移即不用公言未嘗不知公忠加官
蔭子寵賚日蕃乃公之志固不快也故乞休之
疏無歲無之其尤者則倭事焉自克平壤倭方

奪魄細人沈惟敬忽與倭通許其貢而封之以
悞石本兵本兵愎甚公不能沮封貢卒不成而
倭復蹂躪朝鮮　上大怒下石本兵于獄意在
決戰公仍請監軍如寧夏故事　廟算次第更
新而衆口頗疵議公且中外借滋曲折公數數
杜門迨我兵水陸破倭倭酋正死東事將竟而
公病劇矣乞歸彌懇　上慰留彌篤章數十上
不聽伏枕三載竟歿邸舍臨歿猶草奏請　冊

立罷礦稅簡閣臣用言官四事故　上哀悼殊
深賻贈特厚嗚呼曩江陵之氣橫蓋一世而公
挺身折之至困抑不悔及公佐　天子而言公
者亦時有是豈公之志哉然公非惟不罪言者
嘗并其姓名亦忘之其雅量何可及焉迺公生
平居鄉立朝一以誠確光明始終不替而祿位
崇極齒算綿長子孫振繩夫豈偶然也歟公生
于嘉靖甲申年三月十三日去辛丑享年七十

有八配方氏贈一品夫人生四子長鳳梧尚寶
司丞娶郭氏深陽縣丞堯年女次鳳翀刑部陝
西司郎中娶鄭氏禮科左給事中國賓女繼娶
許氏鄖陽巡撫子良女次鳳威兩淮運副先公
卒娶陸氏庠生瑞家女皆方夫人出次鳳闕聘
襄城伯李承功女側室沈氏出女四長適太學
生唐宗徹次適庠生陸思業方夫人出次許聘
懷遠侯常胤緒長子又次許聘副使胡僖次子

沈出孫十九世寅世宰太學生世賓守備世宋
世守太學生世宇皆鳳梧出世壽太學生世尉
世冠庠生世爵官生世溥世遵世箕皆鳳翀出
世庠官生世序太學生世庚世康世廣世慶皆
鳳威生孫女八一適葉夢斗子庠生陽謙鳳梧
出一適太常卿徐用檢孫庠生京鳳翀出一適
方伯徐學聚子太學生輿圖一適徐某一許聘
御史祝大舟子某曾孫六所著有四游稿銘曰

公初激昂時宜勇也公晩委蛇道宜漸也公學
至偉巍科猶細也公用未究久相猶促也生焉
顯榮歿永寧也

翰林院庶吉士李君墓誌銘

嘉定縣李君茂材與予初不相識壬辰春同舉
于南宮又同出于鄒詹兩先生之門一見各幸
意自語遂相歡甚因迺親誼呼予爲舅兩人竟
爲骨肉已予顧　廷擢第三而茂材亦選爲庶

吉士同在翰林益得共勵志操兩人又相幸也忽予遭先人之變亟歸茂材來別時明月凝砌語色凄絶悵三年之逢逢豈意隔歲而茂材死矣茂材死至今又已數年嗚呼悲哉茂材諱名芳母徐孺人娠時父往禱于白嶽玄帝之神一夕夢獲巨蟹聞神人語之曰玄壽且至及歸茂材已生生之辰即夢之夕也故茂材小字玄壽其異如此然茂材貌侵父母不甚憐之四歲而母又死蓋藐焉孩稚已嬰人世之苦矣自就外傅絶不好弄唯好書日讀數千言或自默識即輒成誦九歲能屬文往往羅羣籍于筆端偉麗快心用驚長老年十四試于郡邑郡邑守令競相賞異皆置第一聲名籍甚遠近咸物色之而其父竊喜有子也然卒為督學使者所擯因而沉淪者久之茂材乃放意域外博搜冥會古文歌詩兼亦擅工由是舉業益自得益不合庸人

之程已郡試即擯賴邑令深知之拔他邑僚吏共薦于督學使者得選為邑諸生在諸生中每試有司又輙不利適父罹侵侮家道頓落母嫂磨麥具飯兄弟闔門感慨歔欷而茂材獨灑然自如學更大進辛卯登名鄉書壬辰遂成進士旋改選庶吉士讀書中秘茂材所以自儲者正遠未幾竟死嗚呼悲哉茂材事父與繼母極孝事兄元芳極謹與異母弟流芳愛而相知夫婦閒暱而有禮內行至備素心至醇而一片脩然之味能使人疏煩想而芽善氣其所得蓋有出于詩文之外即詩文亦甫發硎未可以涯但茂材自居約時閉戶潛修交游太狹其知茂材者獨其兄弟而已及茂材成進士遇事激發語刺刺不休無意諧世其知茂材者獨予一人而已以其兄弟與予之知茂材亦徒心熱其賢而畢竟無事可數嗚呼此尤悲也雖然茂材之將死

也父携共配沈孺人自南來茂材不肯見孺人
而獨與父訣且生平夫婦最驩者也而乃爾蓋
了無情愛之糾束而與道近矣以此槩茂材寧
論行事之鮮膭乎哉茂材生于嘉靖乙丑八月
二十八日卒于萬曆癸巳五月二十一日享年
僅二十有九配沈氏父諱汝筠繼母陳氏祖諱
文邦李氏之先著于隴西至宋而遷于歙歙之
族人尚衆其家嘉定自祖始也子男一人宜之

聘汪氏茂材家貧死數年不克葬今父亦死將
卜葬于邑南稱字圩之新阡而以茂材袝焉其
弟流芳狀君之素徵銘于予予與君握手相別
如昨日事甚予乃銘君銘曰
仙靈變異偶然爲人厥世即去西悲無垠

曾太僕配習孺人墓誌銘

孺人習氏太僕丞曾汝志諱之可之配南京冢
宰曾公見臺諱同亨之婦先南京少宰習公豫
南諱孔教之女也曾與習皆吉安巨姓世有家
法豫南公學行著聲見臺公德望方冠冕天下
而汝志又賢者也孺人爲女爲婦爲配咸各稱
之嗚呼此豈易得者歟孺人之生也豫南公夢
神人授以敕意必男也乃得孺人因名敕柔今
世女子罕名蓋異之也稍長慧甚豫南公愛之
如子教以詩書輒解大義頗能屬文已歸汝志
汝志失母夫人見臺公時爲司空一切家政孺

人相汝志以綜析內外斬然未幾見臺公告歸
四方賓客造請者日至款遺豐約有度酌劑皆
自孺人曾氏族黨姻親極務接遇施與咸有恩
義下撫臧獲婢兒亦不輕加呵譙雖已產三男
念汝志鮮兄弟爲之廣置側室其志計宏遠如
此然與汝志燕處相質書史言笑不妄遇事極
尸誠厲其所以助汝志者良多辛丑之春仲季
兩子俱殤感泣成疾疾劇時對汝志說釋氏了

達語一夕索紙筆書二十九三字付其子合掌呼佛而逝蓋年二十九也子一賜昌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墳塋嗚呼婦人聰明勤肅而又富貴耇老髮禿齒落持範猶牢豈不稱賢而歿則不悲蓋婦人所施不過一家而其奇國已盡矣惟夫淑媛而忽然早世常以未盡而結悲想于無窮則婦人之幸不幸豈在壽也乎哉

銘曰

世誦婦德過諛而恧予言雖質孺人實錄

止庵王公墓誌銘

公姓王氏諱臨亨字止之別號止庵其先本江左也勝國時有古川者自分水爲崑山州學正因家焉古川之十世孫贈禮部主事樂葵翁諱時暘樂葵之子諱三錫進士守光州光州之伯子諱重鼎叔子諱貴惠公伯之次子而嗣于叔俱以公貴贈刑部員外郎母丘氏嗣母張氏俱爲宜人公少與兄泰亨同在邑庠兄聲籍甚而公碌碌儕伍中蓋公文沉至有司無知者蹉跎數年乃去邑庠游國學一時司成皆當世名勝莫不器公戊子舉于鄉己丑遂成進士令浙之西安西安政最改令海鹽久之擢爲刑部主事請 告家居三載復蒞舊職恤刑東粵報 命擢本部員外郎郎中尋守杭州便道抵家竟逝年僅四十有八嗚呼公而止是耶公爲諸生時

闇然不發言笑及其從政絕人遠甚惜乎未究其用所施設者不過西安海鹽二邑之政與夫東粵之平反而已然西安俗醇公以寬拊故民化速而政迹罕海鹽濱海豪右奸猾山積而公銳意更始明肅尤著有伍一定盜于里里人殺而坎之乃誣其夙憾一定者獄幾成公曰憾細詎至是乎乃驗其屍與所稱死期果謬立釋之鄉民王倍殺其牧兒兒之父并隣保皆云兒失

牛自縊公曰兒何知而縊乎此必倍殺之倍遂
服兒之父耄不願竟獄姑末減焉一婦早孀隨
母兄往來海鹽崇德間有三惡少一目婦之叔
盧嫁焉一僞爲夫一冒亡夫之兄訟之詭和而
寢月餘僞夫訟婦之母兄掠婦去公覆前案良
是而訐其貌很鞫得之三人伏辜又一女未嫁
少年求之其父不許誣以娶而更嫁婚書媒聘
悉具公前女與語遽問少年曰汝妻掌中有一

疵記左乎右乎少年愕然遂敗沈氏兄弟皆無
子兄富先亡弟貧有一女嫁褚升兄之妻常虞
升瞰其貲俄被盜賄隣人以證升云自屋上來
去而所遺衣鞋似也公曰婿而爲盜何必登屋
茲方六月何必衣鞋數言折之而白至云胡五
十者聚羣盜于家恣所欲盜會莫詎何里猾朱
誠輩自號十龍白晝毒横卽縉紳爲之側目公
悉擒而杖殺之其風厲神明使海鹽四境讋慄

而帖然以靖者類此西安民畏盜扳誣寧以財
委盜而不敢捕盜捕盜自公之至姑江山鄭王
兩人醉歐于山趾七日王死兩跨有傷公辨其
臀中石非石中臀鄭竟得脫公在西安精果蓋
亦時見大抵慈恕爲本故鮮赫赫之迹然決獄
敏迅百務無滯兩地同焉西安謠云王一時海
鹽謠云王一升謂事不踰時而民不費斗粟也
循吏能吏一人兼之宜爲　天子耳目臣卒扼

子海鹽權貴僅擢刑曹職令公志約結束粵獄
獄一破拘陋槩例減大辟百人而減至二百人
蓋公剏行之適中貴稅使採使不相善偶有誤
稅使以盜珠而海上無知之衆助之採使藉傾
稅使奏聞論死六十餘人公從容曉解採使竟
無一死者公之爲政寬嚴舒疾不持一端嘶于
抒發生平而生平終未究惜哉公性孝友旣貴
常念親不逮養輒與茵鼎之悲少與伯兄怡怡

兄忽早世撫其子不啻已子撫其女不啻已女每對二弟歡甚一蔬一觴共爲三族之親施貸必周與人交不爲熱語柔色而軒率洞朗見者意消時或感觸不平而旋巳氷釋無論疎密咸稱爲愷悌君子予童時初試有司即識公自後蹤跡頗濶逮公官刑曹得聚京邸日夕過從極口論心往往飲至夜闌陶然形骸之外公自東粤還復爾旋有杭州之　命予輩親知餞公于

郊公自言曰吾兩令浙之東西杭吾習也今往治更有異欣然酌酒登輿而去予輩目送而壯之曾未幾而聞公病矣又未幾而聞公逝矣豈不悲夫然公諸子皆賢而好學有德有文魁然不羣公雖垂歿得見長子鄉薦異日相繼鵬騫于門正大天之報公者遠寧必備于厥躬也公撰蒙訓四卷女訓二卷慈儉訓四卷使越有越劄編四卷公生于嘉靖丙辰十二月三日歿于

萬曆癸卯十月十五日葬于本縣東城外某塋娶張氏父應忠名族以移封本生父母未封生三子長志堅癸卯鄉貢士娶朱氏太學生朱萊女次志長州生員娶張氏張重德女次志慶聘周氏御史周玄暐女二女一適生員張魯傳生員張志美子一字太學生許自昌子元溥孫三人長偲聘生員蔣鏷女次偕聘陸允中女次儆聘鄉貢士李流芳女皆志堅出孫女二一字顧

錫胄知縣顧天敘于志堅出一未字志長出銘曰

位雖不極皂蓋蹁蹮施雖不盡蒙德者子所爲深悼獨曰無年歿而不朽胤嗣之賢

贈刑部山西司主事何公墓誌銘

何公諱道光字伯謙初諱汝泰字來父別號汝泉晚又號韜庵世爲崑山人曾祖諱崙祖諱鳳有易學父諱一元母吳氏公八歲父亡時祖母

楊尚在門戶零丁毋慟輒絕公跪而號曰獨不
念姑耄兒幼乎祖母母時嬰疾恙公必焚香籲
天嘗藥以進悲慼僕偃年十六爲邑庠生兩赴
秋試不中遊太學無何祖母逝適罹釁變母恙
旋逝公毀幾滅性雖服除居恒泫然公性峭直
恬夷足已行意絕無崖岸雅與俗殊生平不喜
貴人而接遇寒士良謹親朋過從不設盛饌促
膝杯酒陶然酣適急人之急有諾必踐恃以舉

火者頗衆以故家落家落猶棄屋以施邑令誤
目爲富人公發大笑然至見人疵過不憚盡言
規繩務期蹈道而人多嘟之往往蒙德者亦負
公公卒不悔尤嗜書自六經子史以至諸集稗
說悉購善本庋列室中日夕哦諷間作古文詩
詞詩慕靖節兼蓄名帖工字篝燈摹寫不倦久
之邑令大都重公有索其詩字者公閉戶謝絕
一意課子子琪枝學業大成畢竟公殁始獲登

第惜哉嗟夫近世誌文達官顯者踐歷紛夥易
于鋪飾而閭巷岑寂之士無迹可見輒諛以至
行篤操好學讀書或尋常一布衣覽其誌不啻
皇甫謐管幼安是寧足信乎乃公則不然予自
弱冠聞于親舊已知公脩然長者今讀公子琪
枝所狀與曩聞合不諛一語謹如狀誌之夫以
人子暴揚其親而一語不諛公之賢可知已公
生于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十一月四日殁于萬

曆二十二年甲午正月二十八日壽四十有七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十二月初九日葬于二保
北周字圩祖塋之昭贈刑部山西司主事配王
氏封安人男三長即琪枝進士刑部山西司主
事娶宣慰經歷周潤女次瑜枝娶原任兵科都
給事中張棟女早夭次早殤女二長字太學生
朱德生之子本復早夭次適春坊贊善顧紹芳
子郡庠生同應銘曰

家道蕃昌先以碩德公其先之後裕何極躬之
隱約始知非嗇昭以銘章爲善之式

王處士暨張孺人墓誌銘

公姓王氏諱尚絅字崇儉別號紅巖其先中都鳳陽人也有諱珊者　國初從征滇南有功授職遂家于滇其後子孫散居而在臨安之寧州者諱機機生暹暹生鋭三世業農皆里中長者鋭生二子長曰尚仁次卽公也公生而偉貌洪

聲長喜讀書讀輒不忘久猶成誦時抱疾恙兼諳醫藥至性孝友父母相繼歿與兄廬墓哀毁事兄如父家落多艱間習律法人或誚之公曰有仁人之心法律固仁術也年壯無所就不得已爲土州守典記州民夷落情事夥雜公陰劑其便俾各蒙德而無私焉未幾儕類有擠公者公慨然曰吾安能鬱鬱于此與鼠輩爭乎遂棄去往紅巖山擇一幽塢剪徑經廬以居自號紅巖主人門外有田百畝以其半蒔樓數萬遶屋引山泉繇齋廚冷冷淵回以出栽竹三百六十六叢以一叢供一日之需秋暮黄菊滿砌歲晚收秫釀酒四時適然自得客至設飲相對酣適獨步行游息蔭班荆與農圃話桑麻相勞苦或及世務輒不荅歲時家慶親朋子弟羅拜田塍水際舉觴爲壽夷曠疎率絶跡城市者三十年然發言必謹接物必恭焚香籲天晨夕無怠家

不甚饒而有求隨應往往待以舉火每婚喪伏臘城市人見之無不識其爲紅巖公也年七十有七而卒卒之日遠近有出涕者公配張孺人寧之右族父擇婿歸于公孺人天賦端勤少厭紛澤獨工組紃公喜客好施一切娛適之事孺人能令滿願然持家斬斬奴婢耕織拮据而家漸拓或勸之逸嘆曰勞吾性也逸則病矣至于逮下多恩妾奴有因以恣者而孺人率寬之乎

居嘗謂公曰自吾爲爾家婦知爾家種德久矣天豈無報乎年僅四十有九暴卒公哭之慟曰何奪吾德耀之速也公子三曰賓曰重曰宋重宋俱庠生孫七元材元翰元相元直元太元鼎元和材直鼎俱庠生公于諸孫中獨奇元翰翰竟成進士選居館中授給諫感　朝綱靡墜衆正氣消屢抗疏發執疏之私直聲動天下天下頗知紅巖公公在當時滇南深谷中一居士耳

身歿廿載而一旦名彰子孫之賢蓋如此予嘗覽古昔名公傳記遡其上世大抵履困遺阻混迹田野而德標甚高蓋未有賢人君子而美爲之先者今于公益信元翰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公暨孺人于某山之麓索銘于予銘曰

士行婦德不出于里逮其歿也澤流名美潛極則耀天之常理子孫光裕自今伊始

傅孺人墓誌銘

予同年友李子選仕宦十餘載歷宰三邑入爲太學博士今始陞南都戶曹主事來別予邑邑不自得曰吾妻又死矣相對慨然因出行狀索予爲誌覽狀頗畧然皆至性質行眞良媛也謹次之孺人姓傅氏逯之右族早歲歸子選子選方爲諸生孺人奉舅姑一肖子選之志子選得專于學未幾舅亡姑孀家日落子選沉滯膠庠諸弟皆幼而孺人以一身經紀之至自拾薪舂

餐使一門歡然已而姑又亡孺人撫子選之諸幼弟倍至而持家倍勤誓不以秋毫累子遡子選雖蹉跎困久竟感發成進士子選令山西之猗氏家在逯近虜子弟忽爲虜掠去子時遣調實坻陰行便宜子弟悉脫蓋孺人籌算居多子選在實坻三年報政甫封孺人俄又以猗氏事被誣復調藍田適有中貴橫甚孺人深以爲患子選遂掛冠而歸當事者聞之改子選武學教

授旋轉爲太學博士而孺人來京孺人數從子選宦游然實備嘗艱楚自是漸病歲餘病劇亟歸歸家一日而死孺人生于嘉靖丁巳十月十日卒于萬曆壬寅八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有六子三長三槐次三輔俱庠生季三楚女三嗚呼子選生長邉陲曉習兵事自初第時徵髯抵掌議論横發氣雄一世乃十年邑宰浮沉青鐘僅擢冷曹又離山高土厚之鄉涉長淮大江之險其况味何如也此際而孺人適死豈不悲哉

銘曰

予嘗經乎遼左見山勢之鬱蒼意其地之有異然非德以莫當冢纍纍而誰是必也孺人之藏

海虞顧徵君墓誌銘

余與同年友陸君復相知最深君復爲水部郎建牙濟上一日狀其邑故人顧徵君事實而索誌銘于余余于徵君未嘗識面顧君復大君子也而雅善徵君之賢可知矣余能辭乎

謹按狀而次之君名禹光字汝功别號少江又更號養虚其先浙之東上虞人也元至大間有細二翁者遷于常熟之蓮涇再徙鳳凰涇之南子孫世家焉數傳至雲和令松庵公立松庵公生承德郎休庵公鎬休庵公生東江公湘東江公以長子貴得　封奉政大夫長子蓋憲副一江公玉柱也其仲二江公玉樓庠　一其季三江公玉樹太學生君即三江公第三子也母張孺人三江公捐館二江公年耆無子子君君少穎異束髮就掌故業下帷發憤及弱冠一旦棄去數從賢豪長者遊四方之士亦喜客君所當時數百里内咸知虞山之麓有鄭莊也已二江公亦捐館家政一决于配郁孺人郁孺人性嚴厲私于女康莊大第曲以界埒别授君宅地極湫隘僅僅數廛而橐中蕭然無有君配于邑不自

勝君嘆曰文夫兩手能作黃金何憂貧乎于是傾貲以葬二江公卽謝絕素所知交一心自昵晝耕暮織辛苦萬方田多庳痻邑里每歲困繇而君獨辦常以濬白茆河爲監河使者所褒戊寅江南大浸司農奏捐田租之半君銳身乞全里悉置捐中里猾因陷以法令尹廉君無私竟不坐而猾竟死反棺而斂之鄉人某素讐且黠以非命誣君君隨得白里有積負縣官錢若干

者當事者闔而驚故移之君君假貸以償亦無害大都身在艱難之中者數載而家固温矣乃剪其茅茨闢第闢圃迴廊曲房環植奇葩幽豔之色相錯于簾櫳之外汲泉煮茗羅列異味樽中之酒不傾而戶外之屨仍滿以至收枯骨撫孤貧拯人于厄累累好行其德焉爾時郁張二母尚各善飯共聚一堂言笑懽然張慶君之幼而卒立郁亦化于君之勤而無憾也君年艾因輸稅入　京以貲授太醫院吏目歸卽曰得一烏紗可奉蒸嘗耳旋以家付長子而于二江公墓側別構舍而老焉頗翛然有域外之思矣俄郁孺人逝張孺人復逝君毀得疾就醫武林猶徘徊六橋者旬月歸而尋卒君生于嘉靖某年卒于萬曆某年配歸某之女子男某某皆克家有篤于學者孫男某某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虞山北麓祖塋之次嗟夫方君孤時孱然

一孺子耳廣而能儉儉而能廣不爲夷險摧折而一片雄心卒酬此亦有過人者況其大節卓卓乎是可銘已銘曰

計然之策范蠡得之可以霸越可以廣貲矯矯里閈君之一奇設會其度蒸變寧涯

沈君懷峯墓誌銘

杭州沈子廷詡兄弟五人狀其父懷峯君行實徵誌銘于余累累數千萬言而意殊梗滿難曉

畢竟事跡絕罕嗚呼大抵賢愚之槩即一二可定安在乎跡之繁畧君之賢予得之矣君諱汀字允楨別號懷峯先世爲杭之海寧人至曾祖諱淮徙居杭城祖諱椿祖母張氏父諱欽母董氏生母朱氏自君曾祖逮父世習闤海賈客而衡其貨之出入家用以饒君年十二而父歿未幾母又歿家落蕤焉育于舅氏弱冠志念良遠然無途以奮不得已而儈市數椽仍招父客客

稍稍來貨流如駛聲沸旅耳于是閩粵數千里外枝奇琛駕長艦亂浙濤而西者爭投于君之家每不踰時人人滿願以去有客持十三萬貲市黃金君朝散之夕而辦其精敏類如此至于旅思羈感或奄疾恙得君語笑立愈久之客非君莫歸君家復饒踰于父祖嗚呼偉矣君孝友仁厚報德釋憾事頗夥而予皆不錄何也非君之精神也精神之所不在雖大節亦細精神之

所在雖一事足術君少小零丁一旦雄于衆賈稱素封只此良已過人何必撫儒行以藩飾乎世論司馬子長貨殖傳或以言利而訾之或爲有激而然皆陋也范蠡栢越以破强吳子貢親聞道于孔子乃與寡婦清刁間等並稱夫豈不倫至此蓋大而身世治亂之故細而錢貨盈縮之宜其運用之精神一也非子長不能見其一彼淺淺者安識之哉使君而遭于長竟置范蠡

于貢之列矣寧不偉乎君生于嘉靖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卒于萬曆三十一年三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三配陳氏繼配胡氏男五廷詡廷試廷評廷諫廷誠詡禮部儒士娶陳氏試郡庠生娶徐氏評郡庠生娶吳氏諫國學生娶姚氏女四長適趙徵次適金枝蕃次適邑庠生楊士經次適邑庠生唐詩男女俱陳出孫男七孫女四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塋銘曰

夫談習之正者必道德顧必于道德則物矣夫談跡之高者必山林顧必于山林則俗矣孰如沈君跡市而心進矣君今云亡傳神者茲銘矣

湯孺人墓誌銘

余于數年前識長洲金子諱長因大言冶服白日躍馬闌閬傲然不可一世而曾莫測其何所挾後余成進士廁列史職而金子亦來京師洎然布素修世人之禮甚謹余怪而問之曰子何

前後之異操也金子曰噫吾家頗温以曩日孟浪而貧矣吾恨不用吾母之言也今敢不慎哉吾母姓湯氏自女子時已有賢聲先大父聞之而自計曰吾家吾于非得湯氏女爲婦莫可于是以厚幣堅請而吾母來歸焉先大父雖浮沉里閈實多奇晝逐什一之利累貲數萬而吾父少小性懶絕無世情唯山水聲妓之好已先大父背棄覬覦者衆而吳儕惡少又善設機穽以中遊冶之子弟乃廿年來吾父日出嬉敖卒不落惡少之手而家饒如故且一門斬斬事皆足法徒以有吾母也而宗黨知之者咸服大父之先見然吾母畢竟以一婦人經紀内外用心倍苦未老而精神已耗漸厭家事而吾兄弟四人亦長遂析產而授之吾最少尚未娶吾母憫焉而獨爲之區處諄諄提誨吾方孟浪不顧也一日吾他往而吾母忽病遂篤猶呼四郎不絕口

吾亦心動亟歸而母死矣今茲家已衰落乃始番然安得復聞吾母之言哉余漫聽之頗爲酸楚又一年余奉 使便道歸家而金子正營葬母以誌文見委余索其行狀無有也姑追前語而識之嗚呼孺人夙秉素心兼有雄志上可方公甫文伯母下亦不失爲寡婦清而行事寥寥乃爾想夫黯然一燈之下其奇未涯而旋自消歇者多矣蓋婦人之賢而不幸者哉孺人姓湯

氏衣冠世族爲監生金某之配金氏亦舊姓生
子四人長某監生次某次某庚子舉人又次某
卽長因女四人長適杜玄禮次適劉羽化三適
顧曰瑚四適吳爽孫男八人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于吳山先塋之次銘曰
湖水深兮山青孺人藏兮永寧石不磨兮予銘

顧太史文集卷之五終

顧太史文集卷之六

崑山顧天埈升伯甫著　男　循星源　舒中頴　甫輯

祭文

使朝鮮祭鴨綠江神文

緬自 國初德威燀達來王萬國最者朝鮮貢輸惟謹寵數亦倍玉帛江上二百餘年朝鮮頃爾頗猖扮飾撥實操勁狡夷垂涎一朝釁發君

臣奔控臨江回首戈戟森綿我 皇赫怒授鉞元帥六師噴勇每戰無前氛消鋒滅藩宇晏然山光淨潤春色正妍某等將 命爰涉江漣聊陳牲醑用以告虔

使朝鮮祭箕子墓文

元聖當紂惡方稔之時而佯狂囚辱其意豈淺也哉蓋織迹銷聲暗與文王武王周公太公之精神相勝夫與文王武王周公太公相勝之精神秋毫弗顯而全發之于朝鮮則流澤安得不遠故國于海陬垂數千載而文明日開彷彿中夏顏漸積至今禮苛骨軟拱手召寇賴我中夏之力以全而勢難卒振人事茫然幸先聖精神未泯其尚默啟之某等銜 命東來瞻謁墓下表以致禱感槩寧涯

祭陳師文

穆皇之世淳化翔洽于時文端公實在台衡而

我師爲之子生長閥閱年甫弱冠蜚英奮翮以拾榮名旋登金馬陳說細旃之下歷天官陟宗伯以躋于調羹計師遭遘目滿炎勢耳飽熱語即不屑富貴之習何從愔寒素之程至人天縱澹泊性成非徒砥礪以自邁直混豐約于一視摽然秋雲之遠而澄然止水之平筍無長物一衣終歲雖日御錦綺青綠黯而不明茹蔬糗糲甕不欲清酒醴尤所捐屏惡膚乎玉竿金鮍饉

曹數指宛肎溫公之僕短褐垢面言語搶攘不患爲狐爲鼠而常患不給于使令朝夕耽嗜左圖右史一卷在几萬念俱靡融劑今古以時行謝知交絕緣附專情燮理有智者度巧之難售有口者揣辨之難逞而門庭閒寂無賓可迎譬衡之于輕重鏡之于妍醜而一付之以無嬰行將盡消天下凌厲之氣而同天下差池之情才猷濟美唐之李宋之范乃愼如萬石儉如平仲

而兼擅子長孟堅良史之評師之生素無論渾亟溥博足參宇宙之恒久而持盈以嗇亦庶幾乎穿生胡天不憖大命俄傾某等樗櫟俱辱甄錄遇無私暱愛之以誠知我之德與生我并三旬弗覩一疾忽逝曾不得撫牀以永訣聊于蓋棺而目睒棺之歸也家在數千里之外經無限殘崖絕壁一子伶仃長慟雜以猿狖之悲鳴于情慘極誰不酸鼻況乎某輩寧勝心折與骨驚椒槳一薦涕泗縱橫

公祭趙少宰定宇文

大江以南山媚水鮮士生其間文藻翩翩維公殊絕非直詞妍志橫有截氣邁無前弱冠鄉薦流俗相煎一奮得白已露豪賢旋登金馬發議凜然父子恩大師生義偏猛作砥柱寧辭蹶顛士紳爭慕公亦自憐葛巾家食淹留數年川觀巖閣持養愈堅事勢流激一朝改遷　天子感

悟仄席恩駢依然禁地論思是專成均士于玩愒久沿難乎型範公其師旃三物甫布六館頓虔猶謂優游非公之全擢貳宗伯繼佐選銓夙念更新直如張絃諮諏綱羅終夜不眠風之所向易穢成蠲邇者屢竭遠者心聯意在旦暮天下平平忽遭浮語遽整歸韉東山詎久輿數將延胡因纖細竟爾棄捐嗚呼哀哉某等前乎公者遜公大用而誰敢居先後乎公者以公爲楷

而誰敢比肩恢然英皞至今淋漩百身可贖起
之壞泉椒漿一奠千里涕漣

祭許潁陽少傅文 代相公作

大江以南風號佳麗山舒水柔色鮮風細獨歙
爲邑白嶽之偏于峰牙錯中不可田膠東靈異
至人出焉翁少挺奇軏驚長老弱冠詞媚旁搜
遠討壯首鄉書羣英壓倒家習戶吟皆翁文草
已搏鵰翮遂登玉堂匪直葩藻停蓄皇皇圭璧

喬嶽僉撰廟廊黼典成均黼充 儲隸上臣下
型一以德義爰貳宗伯夙夜寅清旋繇少宰晉
陟台衡于時宇宙蕩然寬平紫塞無烟海波不
生賢愚迴判若建與極 天子虛己會朝雞鳴
休休翼贊無事紛更導迎善氣保合元精垂紳
整珮化滿民萌風志已酬忽焉勇退辭態烱容
乃始相對綠野平泉無此勝槩年老而搏賀聲
萬喙洒然仙游以還大塊世所難樹名播功崇

世所難必身寵算隆維翁兼之豈不爲雄顧今
吾儕方管庖代幣伎度能深慚不逮比勢較時
又實多媿仗以報 主晝一之程棄予逝矣百
爾誰評憂深 社稷涕爲翁弁椒漿一奠聊展
素情

祭王相公夫人文 代作

嘗謂古今婦德不乏淑慧大抵小心以自將于
淺鮮則明而于弘鉅則蔽聞如許允之妻辛毗

之女達有鉅計又僅紓崖畧于窘隘之時而無
隆遭以究厥諳惟玆夫人作配賢相如賓之敬
四十餘歲匪直拮据柔順教內行于無替兼之
調劑助發藹遠猷之密濟相公叅撰巍科旋登
金馬卽摽然而自豪夫人不亂以細碎之聲使
牢其心于千古而曠觀獨至曾莫染滋垢之毫
毛如鶴唳秋曉空萬籟之嘈嘈則夫人有以成
相公之高楚相秉政勢熱氛惡一時爭爲門闌

之役者有同蠅蜩而相公獨以一片冷然之氣遏其噴沸掛冠勇退了無疑畏夫人亦恬于域外以相慰則夫人有以成相公之毅達　天子起相公于家而付以天下之重也相公絕賓客親知之私一意貢忠報稱　恩賚乃竟無以私撓者夫人之賴且進寬言融釋凝滯故能散異黨于不較之中定　國本于羣譁之會而　宮府一體中外寧泰則夫人有以成相公之大相

公一去萬事暗移逮乎今日情變紛差雖有智士奇不得施咸懷相公恨莫能退因禱夫人亦安有涯涘焉仙逝誰不悽悲況某者有幸厠門牆又同閭里夙仰師德習企閨美富貴顯榮復有今千人生如茲豈不備祉頤千芳懿報猶嗇爾千里寸心冀達靈几

祭張封君文

公夙坦夷絕智去滓時或嬉遨混跡塵市白首窮經了不中靡有子成名亦不色喜七十委化夫復何累惟是令子與余同仕一見相知分誼最企令子雄抱世罕其似萬斛之舟庶幾可擬當駕長風一日千里而令蹉跎十三年矣相對慨嘆余曰姑俟安有如子而不振起令子荅余寧待勉砥卽吾自揆亦豈終毀獨吾親老恐不逮爾平居語此未遽驚耳今公果逝悲感曷已薄設椒漿一哭靈几

擬祭翁封君文

維翁至心質行束髮吟呻少游黌較文藻絕塵雲霄屢躓歲薦發身官開廸冷作範儒紳悠悠提訓俄秋與春一朝令子晁董策陳　帝心簡在拔冠羣倫含香給札侍從之臣廣衆矜羨咸推所因誰爲之父乃生斯人謂翁積學謂翁隱仁翁之平素於茲一新昔翁不遇翁亦自嗔至於今日世爲翁珍乃知天道屈若常伸但屈與

伸莊乎無垠每每奇士終身沉淪間獲早發旋
卽遭屯孰若晚節吉祥紛綸駢臍　紫誥列鼎
重茵夫婦偕老膝遶諸孫年垂七十筋力未逡
時一跳笑武夷之濱意翁君壽上古大椿忽焉
仙逝寧勝酸辛然翁令子猷念淵醇　主知漸
渥進秉台鈞翁于冥漠應自慰神吾儕薄奠誼
展同寅

同門祭李儀部母蘇夫人

太夫人生三子長宰名邑次待公車季儀部君
儀部君于余輩爲同年且同門同門二十餘人
獨儀部君齒最少而視躬涖官悉稟矩矱一片
至心又膾然域外余輩漸靡良多竊意家修庭
訓必有異焉而未習也一旦太夫人訃至予輩
倉皇走弔儀部君哀號不能起强仗而起曰痛
哉吾母生長名門歸于吾家大父母已棄世而
曾父母尚在堂生養死哀必誠必敬已遭兵燹

與吾父履濵于危而卒脫然家落甚矣拮据萬
方寛吾父于詩書吾父竟不顯幸三子稍成兩
以薄宦羈身于數千里之外而臨沒時筑筑一
子在側豈不悲哉乎輩聞之不覺失聲雪涕雖
然賢人君子濂洛至德抵乎巖穴往往沒世不
聞而何有于一閨媛夫一閨媛而予輩東西南
北之人皆習其賢則以儀部君之顯也人子之
愛慕能以百行萬善暴揚其親而不能使人之

必信茲儀部君遡之而予輩信之則以儀部君
之賢也有子旣顯且賢又齒幾八表躬被花封
孫曾遶膝於人世豈易遘哉況于門方大而未
艾也太夫人亦可以無憾矣予輩誼屬猶子故
哀詞質而不文椒漿一奠冀其享之

同門祭林漁城文

吾儕筮仕歲在壬辰同出師門二十三人相規
相框臭味殊親兄乎其間邁往難垠已掄中秘

旋爲諫臣樹立伊始功名正新曾未踰歲無端蒙屯遠謫萬里荒荒塞塵因圖家食閉戶逡巡猶謂暫爾終當大伸柰何一疾綿延沒身身沒之日無廬無畂兼無族黨一子號旻斂殯之具賴朋與姻人誰不死傷心莫倫兄竟罹此意天不仁天豈不仁令子必振吾儕分誼欲殫何因亦惟令子相之成珍茲陳觴奠聊寫酸辛

同年祭林漁城文

富貴與壽天之所嗇雖古賢人君子亦罕能全然天之嗇似嗇于愚不肖而非嗇于賢人君子雖三者之罕全寧無一焉吾兄性行敦潔才諝敏裕丰宇弘整望之魁然意必膺世之多祉而天眷其獨騂令雖成進士讀秘書居諫職曾不能以一歲而遠斥于窮邉自斥而歸沉淪荏苒年甫踰乎五十竟一疾而不痊家于　都門之東雖一廬亦非已有幾不饜于粥饘孀妻弱子

日夕號慟將生計其何蔣茲蓋衆奇之所萃何止完福之或偏一常人遭之巳爲酷而況于吾兄之賢豈天于賢不肖漫不別擇而禍福率然以相纏豈其賢者卽爲所取之多而于世路或反迍邅豈其身之窮進修短不足較而要之子孫以徵前雖云天道之茫昧而吾輩不勝乎哽咽觴酒一奠拊膺哭兄因以問天

同門祭劉喜聞文

吾儕之仕也同出于師門者二十有三人而兄其首當時一見吾儕卽相謂云如劉兄者寧直文章無偶丰神德操似皆有異誰爲之右自是朝夕以先以後益知兄儲蓄之深定異日之大受已各營職聚散靡常而兄蓋家食亦久去歲兄之來京也感吾儕之寥寥譙晤彌數而情彌厚柰何十日不見而兄竟死嗚呼悲哉曩時李子茂材死去歲林子原一死今兄又死吾二十

三人之中死者殆三矣去歲林子之死適兄甫
至相與哭于其室而經紀其家者幾何時耳而
乃哭兄天道難掺遽至于此嗚呼悲哉

同年祭劉喜聞文

人生壽夭雖難前知逮其夭也可逆而推有才
欲嫺熳可以橫世然或華竭而易萎兄則胸羅
萬有闇然莫窺有操持峻整足稱獨善然或刻
核而數奇兄則凜凜自將與人猶夷有神澤風

王而促于奉享之腴滋兄雖貴矣素心不移有
年齒固盛而疲于塵務之差池兄自登仕大半
家居又有豸侵形眇縱德厚而福虧兄乃懟然
七尺秀目豐頤殆衆美之悉完祇大任之是期
忽焉一疾而逝矣至今恍惚而猶疑嗚呼以兄
之偉奮身形埒官竟止于七品壽不登于五十
臨歿之日蕭然囊私天道福善柰何如斯雖然
旦暮之間死者何涯雖富貴而誰惜即夭折而

寧悲惟兄之死知者爲之驚慟不知者爲之嗟
咨是豈尋常之所有一奠兄其歆之

祭潘澹游文

公世著姓父爲名臣少小敦敏文藻日新翩翩
麟鳳遠到無垠竟困場屋有志莫申勉就蔭職
奉常逡巡恥自振暴誰識其珍橫遷郡倅彌冗
彌屯浩然家食苕水之濱親朋迫之姑赴京宸
中途溘逝稚子五人天之報善茫昧難論追惟

曩歲邂逅賓茵數語莫逆遂締婚姻離索良久
簡牘屢陳聞巳發棹計晤夕晨忽焉訃至五內
悲辛三千里外聊薦一蘋

祭顧封翁文

維公少小發聲黌較與余先人皆終身場屋而
不獲一第己卯之秋公有令子登于鄉書而余
名亦贊自是兩家相感相慰而情好殊契已而
令子暨余屢試南宮屢道擯落又各淹滯時事

激觸公多感檠對余先人吁嗟年逝先人語公安有令子而久困蹭如吾見者文太奇獨恐終淪翳公或見余輒以先人之語用相磨礪佩公知愛深于此際無何余叨仕籍而令于隨繼朝夕侍從宛同兄弟顧予先人齒尚少公僅幸余之一遂而旋即奄棄由今遡之巳八閱歲公年七十有餘甫聞令子榮名亟走京師親覲夫玉堂之藻麗而令子去歲又皇華錦還拜公子堂

以進并脆較之先人孰嗇孰豐茲焉仙翔可無隕涕獨人子之情褒崇在邇而曾不少需猶恨天道之閉然論道秉鈞勳猷方茂令子所以顯公于九原者正爾未替椒漿敬奠述公之細

祝文

焚黃祝文

吾父生平志操毫不染于滋垢而一意詩書乃吾母維孝維恭以相之皆非今世之人也自大父棄世門戶衰落而吾父又屢試屢蹶朝夕與母共茹艱辛膝下煢煢止某一子雖甚憐愛而訓誨頗嚴冀得追就冬夜一燈黯然課某讀書夏月乘凉露坐亦必口授以密義嘗慨然嘆曰吾所以悠悠閭里者只為汝耳不然東西南北吾何不可而與俗流為伍耶某每聞之感憤百倍抽思屬草一字不工殊不欲生年方弱冠叨薦于鄉意茲以後漸履亨途而吾母旋干禍患

更劇間關萬狀上貽父憂蹉跎十有餘年始獲一第不三踰月吾父逝矣當此之時五內寸裂巳服闋還　朝奉職三載勉幸無過得蒙　休命追崇所自贈父一如某官而吾母為孺人一命之榮似可少償夙願而音容日邈寧勝悲哽謹告

引

大學質疑引

大學一書備言天下國家本于修身而其要只在致知格物格物所以致知也學者誠如大學之所謂格物則爲正學于此有誤則爲異端然其誤者非卒然誤也蓋亦積力以求而後有誤勢必以誤爲是而見不誤者之爲非安得不辨其不誤者豈忍其學之誤也安得不辨誤與不誤者之辨皆必然者故自宋諸儒以及近世先生長者論各不同而迄今莫識其是與非識其

是與非者非眞格物者孰能之予同年友吴晋明丈自登第以來家居二十餘載潛心理學凡大學古本與諸舊說一一體究出其獨得名曰質疑近又自云予格物尤覺恍然復更定章句殆俟夫眞格物者覽焉

題跋

題羣仙畫

庫部韓子一日訪余持一畫曰此少司馬李公所託欲索予數語弁其上余思李公當今第一偉人曠焉大觀敢遽以蕪詞溷乎顧向往一念或可藉而達也于是三肅以諾而展視所繪蓋諸仙列焉夫仙人吸沆瀣飱朝霞而遊乎閬閬之墟百千春秋似旦暮之近世人莫不豔心矣然其事甚渺至如秦始皇漢武帝以人主之力索之萬方徘徊海上庶幾一遇竟影響之不可即則仙可得而覩乎非也仙以無欲爲本以博

濟爲用合則彼將即人無庸人即也秦皇漢武欲大無窮煎靡九垓不足以滿方寸之侈心而析楊銜鋸之慘日新百姓重足一迹凡其所挾持而施設者已與仙之說大謬矣乃徒仗方士浮語冀以人主之力得之彼蓬萊殊庭豈不邈哉李公起家進士歷繡衣中丞躋少司馬至貴矣而于紛華靡麗屏之如穢朝夕自將有寒士所不堪者而恬然安焉其淸靜如此至于匡拂

人主薦寵異能一切裨益世道事銳精赴之其仁濟又如此則雖無事乎仙而于其道固合也今茲太夫人齒踰八十朱顏善飯公黃金橫帶承歡左右佳氣藹然其效睹矣惡知安期羨門不往來其間而笑語之相親乎矧以世人之情論之畢竟安期羨門之事渺而公與太夫人之福長即使安期羨門誠在當亦共舍之而爭親公與太夫人以幸肖其萬一也

墨書

聞君房之名久矣每執筆和墨未嘗不想見其人不意今日乃真見君房得佳墨種種備聞造製之奇正擬促膝深叩而公遽逐去矣豈勝邑邑然公共善自寬韓昌黎送高閑上人序云堯舜禹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倫之于酒夫以伯倫輩與堯舜禹並稱豈謬也哉其道器大小不同而其一片獨至之神奇決足以不朽于萬世則一也今公之于墨猶是矣即坎壈寧恤哉況有所獨至者大抵自負有異不可一世張目白眼發言無倫以橫洩其自得意味而與之接者能堪乎必深怒而甘心焉故華佗殺于曹瞞郭璞殺于王敦然惟殺身而佗璞獨至之神奇愈不朽公雖屢中危機乃竟得脫不至殺身而不朽與古人同則公幸甚矣尚何悔恨之有

厚公臨去猶貽佳咏索不佞詩文贈公詩文似難草草容專搆上先以此書寬公不識此書可當詩文否

跋大父手筆後

先祖强年掛冠未六十而棄世先君又屢試屢蹶門戶衰落朝夕課某甚嚴閒喟嘆曰爾祖非今世人也是宜有後吾已矣其在爾乎爾祖仕宦二十年家無長物寧遜懸魚瘞鹿而不立廉

名生平靜愼不妄交人而所至輒與賢豪長者
遊卽　宗室之英如中州西亭公卓爾大雅爾
祖爲督學時亦相親善異日倘爾成就其牢識
之是時某方童稚而西亭公之名已熟于兩耳
矣逮某甫成進士厠居侍從之列而先君旋逝
每念夙昔訓語未嘗不盡然傷咽今歲　天子
展親　疏餠　周藩而某適將　命來茲中土
遍詢　宗室賢英咸首稚竹居公及一見晤語

卽西亭公之子也因道往事歷歷如昨旋出一
卷皆先祖手筆墨氣猶鮮讀之悲喜交集迄今
蓋六十年矣六十年來竹居公仍紹前美而某
亦竊冒至此逢逢舊好一朝更新良是盛事謹
跋數語冀彼此子孫相續世雅于無窮云

顧太史文集卷之六終

顧太史文集卷之七

崑山顧天埈升伯甫著　男　循星源　舒中穎　甫輯

尺牘

寄周滸西門生

秋月佳時計兄應已抵家骨肉聚首正歡也流光荏苒忽爾冬盡歲律又新矣望兄及早努力兄于舉子業已造佳境稍加烹煉便成名家一

第甚易所期于兄者不止此須將舊人書史鎔出自家一段新精神眞可陶古鑄今他年樹立方有不同或兄自有所苦弗獲畢力于學不妨直示苟(不佞)可爲兄區畫者自應殫竭也(不佞)與兄相知至此語語皆是肝膈想兄亦不漫視之李麟初南還過　都下與(不佞)盤桓兩日頗各談劇麟初云當今只喜贋而忌眞(不佞)聞之頓發深慨且如操筆綴文眞贋猶可混居常守職眞贋猶可混至于事變倉卒之時有功無功相萬矣而眞贋猶混者何哉卽如貴鄉劉將軍諱鋌者勇畧無敵東西累奏奇績近晤蜀士得平播之功尤詳乃屢爲當柄者所摧折夫有急則用之功成則棄之公論何在則四方默默受屈而不得一吐氣者蓋無算矣寧勝扼腕然世道尚贋而吾輩須眞平居必務眞學遇人必識眞才卽如劉將軍雖文武異途兄亦宜一識之

或試以鄙懷語之以觀其人畢竟若何也大抵知人之學在乎豫圖候　國家有所委任而後求人才則晚矣率意㗖㗖惟統炤之

荅樊棠軒父母

春初台旌入　都(不肖)私誠未展毫末自分開罪于臺下乃辱詔以束言見顧愈渥令人五內發愧不可涯也近大司農督逋之疏祇爲新進索差者衆漫舉故事不謂遽動　聖怒初時竟

欲遣中使催督不肖輩聞之拉敝鄉痛懇執政曾具密揭得以中止因與大司農力言敝鄉連歲水旱于茲特甚豈有一年督廿年之逋一官代數官之累至如崑山邑令德政欠洽已經三番推擢復無端住俸其能堪此司農意沮然業自疏之無如之何也已　大輿肇舉　恩詔甫新不肖輩復求大司農乘此另疏開俸渠亦唯唯竟不見從茲二十年以後逋欠悉完渠自是

無辭而不肖輩可更堅懇也今不必多人當只與石閭丈往謁之耳周父母還聊此附聞

寄袁六休同年

秋初接手教語語刺心不覺泣下弟自少小即遭艱辛凡世間種種苦境無不遍嘗只取一第是生平極得意事也十年來冷淡滋味眞同嚼蠟邇來狼狽更甚據胸中光景已見世上了無可貪戀每欲剃髮入山專精學道而畢竟不能仍跟隨長班上馬拜客混是一凡俗人此其根器之鈍習氣之深已顯然矣而今兄在時輒以上智相期言下便了繇今觀之豈不愧死然眞病痛處亦頗自知只是一點雄心未歇耳已知雄心之爲害而終未即歇者其故何也乞吾兄憐憫時時賜教稍得方便法兄之功德弘矣令兄襄事當在何日聊具薄儀肆兩乞轉致于令嫂弟雖沉溺世途而向學之心萌芽者全是令

兄之教生雖朋友沒當執門生之禮事之

荅鄒泗山座師

前歲紫氣臨吳細承一夕密誨五內藏之寧敢忘也某自庚子夏入京據資敘應典浙試事浙與敝鄉密邇因堅辭之謂辭浙可得他省耳豈有意北闈哉北闈之役如入穽中衙門前輩悉已巧避執政無可柰何潸予臨時題差陞某修撰作陪竟蒙　點用一應文字倉卒漫構誤罽

權奸令虜犬肆毒幸虜犬以他事摧折其輩始
完然榜中所錄多寒門盛名之士公論久明今
姑安之正擬專遣一价詳陳本末不意又有朝
鮮之行自 冊儲禮成積念頓熱豈俟老師見
命耶但執政頗暗雖 慶典覃布而 青宮之
臣絕無異數故在今日尚不敢輕動以悮老師
然 儲位已定便是老師虎變根基直候機耳
顧濟事在機乘機在力機之來也無常而力之
蓄也貴早蓄力以候機正老師今日事也外具
非儀附貢聊展悵私統祈炤鑒不宜

答尤繼先

從來待屬夷之法只以羈縻爲主羈縻既熟覘
我甚悉彼所邀求無不滿志而當事者畏首事
之名因循已久將來釀禍寧可涯測茲雄畧先
人一朝大剏自此內附始堅比于素非馴制之
虜偶戰偶勝功蓋百之矣雖門下不伐而 國

家所以相酬者豈宜淺哉目今時事須早計預
圖而不可安常襲故者另止一二顧如門下之
見如門下之斷者有幾惟含糊相仍便了職業
國家其何賴焉細讀翰揭益服壯猷兼發深
慼伏惟台炤不宜

答叔父 號泰山

姪自前歲橫遭口語杜門半年有餘已復就職
日圖南歸去冬忽有朝鮮之 命整辦裝具簡
尋故實至二月始行自京師至山海關雖云塞
垣城邑墟落相屬風景猶不甚異纔出關便別
是一乾坤矣南十里則海北十里則虜中只一
線路東行他邊各有長城獨遼左茫無藩籬之
隔虜又從來未嘗款好朝發朝至夕發夕至居
民散落堡屯畢惡四望荒荒咫尺須兵相護早
晚戒心兼多風沙天易陰昏一日行五六十里
輒止總歷一千三百餘里始盡遼地渡鴨綠江

入朝鮮之境朝鮮固向來恭順終是蠻夷凡百
非細心點檢籌應便生悔釁相隨人衆有兵有
將吏人雜易擾且一時偶聚使之悉就吾約束
而毫無譁犯此則將率之任也沿途往返與在
彼國都供應陳設并人衆口糧須自查驗此則
郡邑之任也至于遇勝值事揮咏詩文禮數苛
謬裁之中節兵火之後兼談戰守悉合機宜彼
從吾言果是百世之利一一有以深服彼國之

心彼中能文而識道理者頗多咸曰此千古異
才非唯小邦不敢望萬一郎　天朝亦未易有
也如是者四閱月而回姪十餘年來凡經史于
集諸書無所不覽雖居官而學問日進非直詩
文有得實于古人骨髓精微處將心穿過自已
時時點驗覺時時增益今歲與去歲不同今秋
與今夏不同此等臭味誠非世人所能解承諭
明歲二弟欲就北監此大非計近來四方名士

凡試北場者將試時輒多嫉忌徧投匿名謗書
一中後即據以指摘北場盡陷穽矣識者皆去
而之本省之南畿尚欲蝎蹷趨赴耶此爲弟效
忠別無他意幸不見猜

答禮初弟

鄙人擬去秋南歸適有　冊立大慶欲覓一差
因差請告不意乃得朝鮮之差從來差朝鮮者
事畢即復　命不得歸東是以留滯在此殊非

吾意也自朝鮮回即晤錢浩川丈已知吾弟數
攻梗槩旋覩薦剡喜甚然皆雄才大畧語意必
有豪傑破格之舉壓倒流輩矣近晤張明初丈
備聞吾弟親捕劇盜作用異常茲接手東果爾
乃知今世自有古人實事實效的的難及雖流
輩亦不敢嫉即嫉亦柰之何哉唯願無倦而已
此則區區之所效于吾弟者也門生周于客歲
歸時漫與一東承弟推愛見待特厚又稱許太

高抑似過矣餘不及

與趙無聲門生

與丈別又一年餘矣別後不佞復有朝鮮之役出入虜地千餘里始渡鴨綠江抵彼國境屋宇飲食絕異中事又備嘗辛苦一番獨其國中知文而識道理者頗多不佞閒咏詩作文并與談戰守機宜竊亦諳解深見崇重而不佞亦即于勤瘁中細心磨練良覺進益乃知陽明先生教

人事上用工非虛語也吾丈心識才情世不常有區區致望殊深只一第在丈何難即一會元在丈亦何難須博覽精詣于古人微渺處湊合無漏學則真儒用則名世方是吾丈究竟千萬努力

與王孟夙

去冬正優游歲暮忽又有朝鮮之差忙忙束裝行李點簡故實孟二月始行五月初畢事而回

回則體中病甚而僮僕亦疲極矣弗遑即遣人南歸故念兄之苦并胸中所欲告語者姑且停歇乃忽聞有太夫人嫡母之變不勝驚絕想兄之痛何如兄之苦又何如也恨不縮地與兄一話吾兄相知之深者只弟一人身勢至此望兄作速一一直示吾力可能者則為兄圖之吾兄可到者則為兄決之竚俟竚俟茲聊具奠金十兩外又令家中將米四十石奉用惟鑒存焉一

歲之中堆積許多迂兄無次第話頭本欲吐于兄者當此際吾兄哀苦之時似不宜漫吐以相溷然吐之或可解兄哀苦之萬一也弟生平險阻艱難已備嘗之然未能有大進益獨此番朝鮮之行辛苦之狀日換而胸中所得日進刻刻操持事事磨鍊逼出精神無一處偷歇向來虛見今實用之而見益新陽明教人專于應事上用工真正大學問也弟自京至山海關猶是內

地一出山海關荒荒黃沙白草咫尺虜地而所接皆猾將頑卒自渡鴨綠江即入朝鮮境界在異域矣出入往返一百二十日之間凡一蔬飯一廝輿莫不分布停妥是身行守令之事也出使舊規應帶夫役將領相隨與朝鮮迎迓人衆錯雜而行弟不許一人譁亂竟無一人譁亂者是身行將帥之事也朝鮮雖弱頗懷小詐有詐輒立破之一應禮節自兵火後多誤多漏自我

定之朝鮮甚知文理頗勝中國詩文一出渠無不讀咏稱善至于談戰守事宜悉照情勢朝鮮人相謂曰如天使者非直吾國無有即　天朝亦未易有也其跟隨將領莫不曰安得有此總督耶其邊道相顧云吾輩談邊事反不如翰林之熟真天人也大抵此行如此可以知弟心之苦矣間有暇即想究古人精微或于輪中或于榻上恍然有解試舉一二質之于兄謝安與姪

玄攜妓登山無日不然乃獨於玄好佩紫羅香囊謝安深患之借事相賭便令燒却此處微甚攜妓登山都不礙而紫羅香囊則礙非謝安不能燒謝玄紫羅香囊非謝玄不能即燒紫羅香囊謝安是太禪師點化手段謝玄是顏子不貳過血脈也紫羅香囊一燒必非將堅百萬之衆所能敵矣此豈俗士之所能知哉宋儒謂三代以下無聖人吾不信也今世無論凡人即有志

之士人人有個紫羅香囊誰人燒得誰人肯自燒此是真正學脈吾輩須共勉之即不能盡燒亦且燒去吾兄衰麻哭泣之日正宜亟去紫羅香囊也弟之狂言甚多筆不能盡大都偶有所見輒思吾兄兄以久不得弟書而疑弟坐視則悞矣兄欲索弟古文一看近來亦有作此際似非緊要不錄上然李昌海墓誌想兄於李長蘅處見之此等文字漸逼古人非自譽也兄何不

一看耶或今冬或明歲兄速了葬事可能翩然北來否意長信筆直寫十不能罄四五奈何姑止此

與管東溟

相别兩歲竟乏數行一候非敢疎也不肖自庚子秋典北闈試事偶觸權奸忽生妄議是時已決歸志而輿論咸直不肖且姑安之今春又有朝鮮之役夏仲畢事而回自秋來始得優游敢

於門下一罄深衷不肖竊觀古今治亂之分只係當其時人才知微與不知微而已五胡之亂雖是夷狄實大英雄乃竟不能吞江左一綫之晉者江左之士多知微也如謝安與玄每日攜妓登山獨玄好佩紫羅香囊謝安深患之必令燒却玄隨燒去直是大禪師大聖賢點化授受之妙苻堅百萬性命已了于香囊煨燼之中矣豈待肥水之戰哉宋時南渡以後固是奸臣黨

國而開號爲賢者亦粗是以畢竟滅亡國家目今開採之使四出天下紛紛多故舉　朝患之而不肖以爲不足患所患者獨人才之麤也人才之麤非直當事者爲然將百僚盡然矣此固宜隱而不宜仕之時也然其中間有一二知微之士又大奇特意天必不虛生此又宜仕而不宜卽隱之時也故不肖姑俟焉夙承門下之知直抒肝膈并以試録呈上其二道四道兩策是

拙筆也統祈門下深炤而細教之幸甚幸甚

與耿楚侗

不肖生平麤有志於正學又曩時竊聞至教一二雖數載相隔向往實深邇來自覺立志頗堅苦乏良友豈無才識高明之士而於學問則了無涉每計當今斯文之主惟臺下一人而已目擊　國是紛淆世變滋長嘗細尋其本大抵皆用一切之竒全不根於學術時與同志商確此

際須速令臺下北來秉憲持衡以道經世方可挽回則當今斯世之主亦惟臺下一人而已敢求臺下俯賜緊要誨言俾開迷蒙知所用力蓋侍見知素深故爾唐突幸勿訝其狂率焉餘不周

與焦漪園

某向往之私積之數年自廝寅末親承至誨益用醉心而門下亦似有意于不肖者丁酉歲門

下南歸某每與朋儕晤語謂奈何以科場盛典排陷天下第一有道之士數數發憤豈意其躬遭之也然理勢屈伸邪正消長會自迭變門下寧久困者耶屢欲敝致數行恐率然相溷門下或反訝之茲因敝同年陳丈行謹附候大抵某與陳丈最厚深言頗多此又筆舌所不能盡者也伏惟台炤不宜

與王孟夙

兄之身勢弟之行藏與夫彼已所得所見處欲言于兄者甚衆然須面乃盡非手筆所能艸艸也今姑不論次第信手寫出兄亦關不次第眼看之弟去年書中語及謝玄燒紫羅香囊一節兄云吾已燒却久矣只此一語知兄全未燒也大抵宋儒謂三代以上有聖人三代以下無聖人此段議論久橫于學者之胸臆將秦漢至今許多人物都輕看了豈知何代無聖人宋儒既

不識三代以下之聖人又安識三代以上之聖人乎謝安蓋幾于聖謝玄蓋大賢也其叔姪共隱于會稽非待世之能用而後出待吾心之可用而後出也日夕攜妓飲酒登臨閒適專以洗刮塵垢使吾心無一物之戓戀而天下無一境之不破然後旋乾轉坤何所不可此謝安所以必欲燒却謝玄香囊謝玄所以當下卽燒也直是顔于不貳過學脈堯舜惟精惟一工夫甚難

甚難而吾兄儼然承當何也若弟亦有一箇紫羅香囊正完好未燒知其未燒而日思所以燒之者是弟近來念頭也然此香囊又不可强燒昔謝玄自幼好佩香囊謝安夙患之豈不欲即令他燒却必俟謝玄滯礙將盡然後一燒便了正如曾子唯一貫氣候不然又太早矣早即宋人之揠苗矣說至此全是一段公案微細之極李兄細心理會切勿漫然看去弟之於道未窺

毫末乃見處時有庸人腐儒所不到者雖見得庸人腐儒所不到處終是暗中測度非明了也然每以暗中測度之見諄諄告語同志實冀同志中或因吾暗中測度之見觸發真正光明是弟亦一操舟濟人之篙工也此等志願實非小小數語竟弟自傳神矣無一譽字亦無一謙字不識兄以爲然否吾兄今日所遭極困極苦困苦極矣凡百宜決或出家或不出家安可不早

決也所謂決者非僅僅有些意念遂云已決也須先自審自審心之究竟力之究竟外來感觸涉歷之究竟周至牢固然後毅然爲之是之謂決今弟只勸兄決非勸兄出家亦非勸兄不出家也兄固高明之士然細觀兄四十年來全無一件着實即論舉業兄何嘗着實用一番舉業工夫即論詩兄何嘗着實用一番做詩工夫若論學道兄何嘗着實深參寧直不深參只淺淺

見地稍與尋常異者兄曾有之乎如此則吾兄從來好處俱屬虛浮光景絕無自得也乃吾人安可不自得哉自得二字恐兄尚未分曉今先解此二字世人見放散快樂者便目之自得非此之謂也自得者其胸次有一獨至獨徹處千古來無一人與同者是自得也古佛古聖人尚矣韓非荀卿衛鞅蘇秦張儀等雖偏雜不純而學術各擅其極絕無一人與同者皆是自得雖

一技一藝造微入妙亦絶無一人與同下至於張五雲之歌柳玉臺之扇皆是自得自得者只有純駁高卑之不齊皆好過日子好過日子雖悲哀忿怒之時有而其眞則放散快樂若無自得而徒放散快樂者甚難過日子兄并放散快樂亦不能乎當今之世自得者極少既少自得者安能識自得者非但學術中之自得者卽技藝中之自得者世亦惜然莫辨也一技之細至

于精絶定是技癢癢者眞精眞神忽然而動過之不能强之不得觀人自得者觀其癢也巳曾無所癢孰知人之癢乎世有識技藝中之自得者卽非凡人矣近來有一算命者姓羅其技絶非張瞎子王海齋之流凡算命蹊徑一切掃盡獨窺消息眞機是亦算命中之自得者也其意味手舞足蹈常常發癢與尋常便不同矣其說兄八字亦與諸人議論大殊乃知世間種種各

有與人也吾兄來書云弟懷抱不開夫易怒多忿誠莫過于弟然弟實有一段無宇宙無古今自得胸次大是放散快樂此則兄之所未知也弟功名富貴之念豈敢云無要之非功名富貴人也兩年來留滯在此看　朝政甚熟若此際非有不凡之士遭時當事將世道整頓一番狂瀾安所底止環視　朝中之人堪此者絶罕庶幾弟與李湘洲乎是以留滯而不忍去也若至

必不可爲吾則浩然長往決無一毫顧戀而國家事決無有撑持得定者天下亦自茲多故矣此都非浪言也兄能信之乎近袁小脩來京渠云當今眞心喫齋修行者莫如王性海然其迹甚美世人唯迹之知將爭趨之恐陽明眞學脉從茲絶矣且學道原是最密的兩人得知決非密學王性海喫齋修行舉世知之亦似可羞小修此等話頭兄能信之乎大抵爲學只是進

而不止其止者即凡人也其不止者即聖賢也吾兄有志于學道須進而不止不然雖剃去長髯穿了衲衣仍是一王孟夙亦何益哉兄學誠進口中筆下欲掩而不得弟自知之幸兄勉焉弟之所欲言者甚衆畢竟寫不盡非面不可也外有三國志一部奉覽

答王孟夙

細讀來教語雖徐宛意極齟齬乃知弟之前柬

誤矣弟前日作此柬嘔竭心腸酷暑中竟日方完一字一句不敢鹵莽鄙衷實有二意一則弟近來時有微見莫可告語可語者惟兄故爾傾倒尚覺紙短意長十未盡六七一則思自古聖賢豪傑多從艱難辛苦中得之即陽明之根器猶藉龍場驛一番吾兄今日所遭可謂大困正猛烹極煉之時決不厭逆耳故說兄病痛處太切太激然弟自攜病痛甚多安足以規兄望兄不以人廢言耳而於兄意已大拂矣今就兄來教數段顧終言之來教云謝玄香囊一段話頭未有胷中有滯礙而遽承當不知慚媿者直是一段真正光景總屬虛浮而無自得自得者有深淺不同無滯礙者絕無淺深之分此上達非下學也大難大難來教云弟之志願實不安于近小吾兄無宇宙無古今胷次弟能信之弟亦竊附一二至于放散快樂兄豈無之恐亦是真

正光景尚屬虛浮今日吾兄與弟非爭田奪地何必較勝負多寡也大抵胷中不着今人雷同之見亦不襲古人現成之見純獨純真了不依形傍跡所謂無宇宙無古今者如此韓昌黎送高閑上人序中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樂之終身不厭所謂放散快樂者如此又陽明弟子問遇悲傷事則樂安在陽明云須大哭一場便樂了所云

放散快樂者如此來教云兄之學問進長不小卽紫羅香囊未燒弟信兄已燒矣弟之紫羅香囊全然未燒決不敢輕自許也來教云兄雖割我四十年來全無一件着實舉業做詩學道絕無自得心服心服非兄孰能爲此言哉非兄知我愛我孰肯爲此言哉弟自幼多病氣質亦浮舉業工夫十未得二三做詩直是率意不計工拙弟誠知兄愛兄之極恐兄意不爾也舉業做

詩弟姑借言之但欲兄凡百着實耳卽論詩豈在工拙來教云夫求聖道非通小可減得一分習氣方增得一分道心若五欲不離斷不能超三界數語極是但願兄力體之耳然恐未有先明不發而能掃習氣斷五欲者也來教云弟方從事于下學見地安得不尋常兄以上達望弟安得不以自得二字相提撕自得者不止于放散快樂而放散快樂在其中下學上達決不可分弟前柬中所云自得兼道與技言之技且自得安得分屬之上達而不理會乎兄謂下學見地尋常弟謂學則必有見矣兄亦只論自己與蹈襲豈論尋常與奇特哉弟前柬中云自得者不止于放散快樂非但明自得正以明放散快樂也自得者放散快樂不自得者斷不能放散快樂弟常思今人技癢二字全不分曉非眞有得決無癢處故自得者卽愛愁苦楚而其癢者

在也安得不謂之放散快樂無自得者雖放散快樂而其癢者安在卽不得謂之放散快樂近日星士羅一元推算極精談到妙處縱滿座公卿了不顧忌其人甚周謹豈有意傲公卿哉癢也自得也放散快樂也來教云兄云胷次有一獨至獨徹處千古無一人與同者是自得也弟謂無一人與同之中而平平常常不作奇特日用妥妥貼貼有無限快樂如是便可以眞喜作

佛事信手拈來無不是道望之若易地位實難
弟所云千古無一人與同者為自得終是兼道
與技猶非詣極之語即極言之千古大聖大賢
所悟必同而悟入處必微有不同非不同也自
也如人之面絕無相類者非奇特也不然千萬
人當同一面何必如此奇特乎且就兄之語商
之頗自矛盾既云妥妥貼貼是鄉愿之蹊徑也
又云信手拈來無不是道是大聖大佛之地位

也信手拈來無不是道非直弟輩不敢望之若
易雖聖賢豪傑不敢望之若易恐孔子未至七
十不踰矩之時亦不敢望之若易也兄更試思
焉來教云兄大根器大識見大力量當今第一
人也出世用世無所不宜而無始以來習氣似
未全除願兄勿認虛浮光景為真也兄豈功名
富貴中人哉但習氣一毫未去則他日任國家
事必有差錯此在今日磨琢當今第一人弟豈

敢當要兄亦漫興之耳但弟之習氣不知何指
若云多怒弟誠多怒人也苟未至于致中和之
境界姑匿其怒而云吾不怒者則不敢也若云
功名富貴弟誠功名富貴人也恐從來聖賢豪
傑凡有祿位者皆功名富貴人也目今前途甚
艱安能大用兄勿過憂設見用豈無樹立豈無
差錯斷不敢自任萬舉萬當也故前柬中云庶
幾弟與李湘洲乎庶幾二字亦非輕下兄看之

太忽耳兩年來外觀世機內觀心境世非必能
用之世心非必可用之心用舍兩念相持未判
日日簡點功夫正苦言及此欲淚下故前柬中
論謝安輩有許多微密處皆切實語兄看之太
忽耳來教龐居士云嗔時不合嗔喜時不合喜
喜則淫欲生嗔則毒蛇起毒蛇起猛火淫欲生
貪鬼猛火和貪鬼癡狠咬心底妄想如恒沙煩
惱無遮止無明黑漆漆渴來飲鹹水終日緣事

走不肯入空理又云學人恒落空得空亦不惡
弟從來不敢輕用一禪語只說杜撰話頭若以
一部大藏相質弟之病痛可勝數乎今姑據龐
居士入空得空語意味極深恐亦要人上達非
下學也來教云知兄生子喜躍欲狂願兄不須
太珍重定是兄子走到何處去幸記弟言生子
是常事兄喜躍欲狂喜不中節矣弟生平頗無
兒女之戀兄云太珍重似非知弟者前兒未死

時兄書來輒云阿舍思王叔叔否弟頗厭之豈
知兄乃俯體弟珍重之意也然勿珍重語兄蓋
有本着意種花花不活無心栽柳柳成陰來教
云舊唐書多能不吝否將來廿一史在兄身上
舊唐書二部以其一遺李湘洲矣廿一史當自
陸續寄上弟決非慳吝人也弟一一條具鄙見
瀏兄幸兄細覽焉弟之所以望兄者甚遠故舉
筆必懇切無遺不憚數數至于胷中之見即荒

唐亦必陳于吾兄舍吾兄則無後抒吾之鬱積
矣兄若又拒弟不言是弟負獨知之契也弟前
柬兄謂答之極詳弟謂看之極忽乞再一寓目
自後弟語兄只作山歌俚謠任其長短唱出未
必非助發道心之一端也切勿怪我兄身世事
亦望細示聞有吾兄見示而弟不能即赴者非
忘兄也非吝財也實力不逮暫歇耳乃此心曷
嘗一日不念兄哉茲聊具銀十兩寧能濟兄百

費後之毫末姑以見意明後年弟只看手中爲
兄料理兄亦須一示之弟之所欲言者無限兄
何時可發興一來乎不面即寄書千萬恐終隔
耳今日正是重九弟作此來似不辜負佳節用
博千里一笑

與李湘洲同年

閩門別後魂神孤凄若累日每有所見欲一吐
之吾鄉絕無可告語者若此時想念足下尤難爲

情昨得兄在京口寄來教言尊兄亦爾從來相
知之深如吾兩人者鮑管以後未之有也承示
聖賢當利害處了然決就利不就害而吾人未
免狐疑牽制自今後遇此只一刀割斷此數語
非兄用心極苦用力極猛安得有此乃知吾兄
精進正未可涯敬服敬服但據吾兩人地位不
患不明不患不斷猶患下手時未全湊合也下
手之時乎生學問用不着乎生聞見用不着乎

生剛斷用不着一段天然湊合機軸甚細甚活
非筆下可寫即使筆下明明白白寫得如此下
手則是如彼下手則非者亦未可遽謂能下手
者也即使心下明明白白曉得如此下手則是
如彼下手則非者亦未可遽謂能下手者也即
使臨事做去明明白白斷然從此不從彼而大
都已無差誤者亦未可遽謂能下手者也心下
明白臨事又不差而到頭毫末未全湊合則心

下明白悉是虛見臨事不差悉是虛工下手處
難哉難哉昨偶思孫臏龐涓事姑就此事論之
孫臏不救韓而直走大梁龐涓當還自救減竈
示弱龐涓兼程來追計算亦大精矣設使所樹
寫龐涓死此樹下料涓必舉火一看而涓不舉
火者字則直走大梁與減竈等計筭悉虛也此
非謂能直走大梁能減竈者未必能彼涓舉火
孫臏此機原是一片絕無先後絕無精粗獨謂

就事而論直至使涓舉火一者方了結耳從今
吾兩人工夫只于下手處着精神下手一節非
謂弟能之而兄不能蓋以勸兄實以自勉也兩
日讀二蘇文章亦有所感兼質之于兄老蘇最
愛孟子而東坡穎濱之學皆父開之故穎濱嘗
云士生于世治氣養心無惡于志以施之人不
爲苟生而東坡亦云士以氣爲主大抵二公自
語皆謂受用孟子鄙意則以東坡之敏秀超卓

古今罕絕卽穎濱亦差亞之未遠易得以彼二公出世用世何所不可乃終身學道竅見十分之九畢竟一分未化至於涉世横罹排陷觸處坑穽備嘗人生之苦只孟子一點浩然氣爲之毒也吾兄以爲然否吾兄有便千萬不靳頻誨至懇

與周海門

不佞自束髮至今不過於語言文字着力豈敢

自附學道然在語言文字中久矣竊謂人之最不可欺者言也從古聖賢豪傑眞自得者卽一二緒論精神自別其所得高下淺深亦分毫難混設使果無所得而儼然立言依附强合愈欲周匝而無所得之實愈顯今世學者尚有疑於陽明先生何其陋也陽明先生之語字字句句無非惟精惟一其學直接顏子尚在孟子之上斷非宋儒可及嗣後眞脈相續如羅近溪王龍溪兩先生讀其語錄非大透徹安能强措一詞而世人徒以迹之不潔瑕疵兩先生不知兩先生之所以不潔豈世人所能識也不佞自恨生晚不得親炙先輩然思當今豈遂乏人遍詢海內有道因聞門下論議之餘并聞露于筆楮者稍窺門下心源不勝向往又以蹤跡難并摳侍無繇時晤章璇陽丈以悉門下行藏不意門下遂以程門微旨暨九解見示再三細讀知門下

深矣微矣開迷决滯者弘矣彼敬菴陋甚豈足發藥也謹此布勒希一賜教敬以服膺伏惟炤鑒幸甚

與沈湛源掌教

不佞聞門下弘識卓操高誼雄畧私心傾注殆二十年每欲一接誨範而無從幸門下儼然主教于敝邑謂夙昔嚮往之願定遂矣而不佞留滯薊門不得一歸及門下計偕來京彼此造門

而不值又竊惟天生賢豪端爲世道寧靳一第吾儕相知相聚不在今日之晤不晤也適者忽有南雍之擢五内慌憒者久之一日遇當事者曾質之曰吾邑掌政沈公世間人豪也内居禁闥雄職外歷紫塞揚功名于萬里之遠無所不可何不少需以一第究其用而擢之亟乎當事者亦深悔焉然在門下素位而行自有無限偉樹與日遠到詎能量乎獨吾兩人合并之期尚牿耳要之眞相知者不謀而見見必同不謀而言言必合雖古人千載之上其精神自親而況門下與不佞顧論聯跡之睽并也乎哉謹勒數行一抒悰素兼以博教伏惟台炤不周

與越無聲門生

不佞自入今春即思緉日月逐抵冬候與兄聚首不意忽接手教尊堂仙逝鄙悰凄愴難堪況兄乎然大丈夫處世早發與晚遠蓋各有數豈必一槩且自今至己酉之秋遙遙三載儘可猛烹極煉兄須善攝尊體多讀古書如經史并大儒語録文人全集熟玩深省務期自得然後一鳴驚人是時豈論淹速乎如此可以報母恩如此可以慰不佞不然只以蹉跎起念邑邑虛費光陰此乃一庸人耳非所望于兄也外具薄奠敬致于尊堂靈几之前惟炤。不一

答尤繼先

不佞昨聞虜耗即語手人遼東誠可慮薊鎭自有頗牧决不遺　朝廷之憂未幾漸聞猾卩妆降夷一節竊深訝之此乃門下若心長算胡反以爲過也頃接教翰并諸疏果爾而　廟議竟以門下調延綏矣方今虜患勢必日滋門下密邇　京師全恃門下萬里長城門下去而將來之釁殆不可涯豈勝扼捥三嘆不佞生平頗抱迂潤雅慕賢豪常患不得其人壬寅之夏一晤

門下五內喜極此真古名將也數年所願見而不得者一朝得之矣然猶以文網齷齪未盡門下之奇又恨官冷力綿雖知門下而竟亦何益兹台旌將西久鬱未罄之衷實欲向門下一傾倒特勒數行敬訊榮發之期當于　京城二三十里外候晤此非尋常交好已也伏惟深炤不盡

與韓求仲門生

一見雄文遂成至好辛辛別去登勝馳想承惠教知丈良苦然歲月甚駛須凡百置之一意烹煉不佞從來喜談舉業兹番入闈益習文字曲折大抵或宛逸或朗暢操其一至卽可命中不必字字工也在高明一努力焉明春欲覓差南歸總惟面不一

荅馬康莊門生

不佞於文字中頗知堂奧兹番入闈務得精深高雅之士挽回近時陋習一見佳卷喜而不寐原擬本房第三今稍後矣遠承惠書并示窻作日來細覽篇篇純整警絕心醉尤深硃卷鄭重初意且留之想丈亟欲一觀謹附上三年讀禮之暇更祈厚養以需大受諸不盡

與鄒泗山座師

某去歲春夏病甚秋暮喪兩幼兒情悰大惡竟闕上候慚仄寧勝冬仲曹門生自貴省來備道

四兄一場二場文字已擬首錄以不得三場卷遂至落第五兄亦在取列又以稍後而遺何一時數奇乃爾然讀四兄朝聞道文廿首厚養長才定是九萬老師不必邑邑也適蘇門生有書見及因聞老師近況且慰且悵彼此同之某在衙門十六載矣今春始得入闈厠分校之列凡取一士大是苦心某等蒙高厚之恩不知何以仰酬萬一當今時局日新情態日變端人正士

似難得志將來　社稷之憂矣外具芹私一展
澗忱伏惟俯賜炤鑒不盡

答苗石鍾

兄丈讀禮之中重辱見念遠賜手札勤渠滿紙又復貺以佳品不敢不承感愧之深曷可以涯聊附十八魁墨卷一部敝門生同門稿一部奉覽敝門生稿中十之六七不佞所改削頗亦費心其太長者大抵原稿也丈試憑几評之凡文

字豈不斷新新然理不精則不新機不圓則不新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難者正難于理之精機之圓也二者未至而徒于操筆時求新豈可得哉然二者之至又非易言也功深力到則自知矣率意漫談惟深炤不周

與孫喬齋廼弟　諱致

不佞春仲闈中得令兄之文大異之出闈後聞丈復異及讀丈文果異也高識深詣每篇輒抒

自得不蹈時人一語豈意此際而有此文耶不佞生平于時文古文用心頗苦竊有微見謂文字安分古今總是一理總是一機然不佞古文終未滿志深悲年漸老大亟思聽名奇特之士與之細商曲折俾一究竟之今世而有真正古文又何必予能也然欲工古文須先了時文一段而時文誠工古文亦近矣海內有丈寧論見與不見不發狂言大抵文字非深非遠何所原

本然深且遠矣又抑揚反正以達之語斷肯意字斷肯語意出而有一語之滯則意晦矣語出而有一字之滯則語病矣丈試留神焉敝門生稿一部不佞就中有全改者有半改者有稍改者悉明別之謹以呈覽非自是也聊布區區耳令兄之才不得會元又不得館選殊以爲恨幷望于丈不覺呶呶幸勿按劍

與湯霍林

門下與弟俱生江南同官十餘年而疎疎非世人之所有也春仲同事棘闈一朝而合合非世人之所有也門下弘遠開至灑然塵垢之外而論心論文靡不快極方幸相知而恨其晚忽焉又別五內悵然樂天詩云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似謂兄丈矣敝門生絕無館選者貴門生中江右李子得錄差慰人意然豈可使華容孫子失之乃陳于則儼然開州守矣如此取士世

輕翰林曷足怪乎貴房同門稿精甚敝門生稿大抵弟所改易者居多謹以呈覽兄丈茲遊所得應更無涯匡廬之勝果如袁中郎之云乎將有中郎之所未歷者乎此際丈定南入楚矣孫子計彼此途次詣必得遇丈于襄陽太和之間草附數行寧勝翹首餘容專布不盡

與李長蘅

高賢蹉跎已久去秋鄉薦謂即翱翔九萬矣不意復爾垂翅豈嫌邑邑行時不佞正冗未追細晤當今文字大謬而取者又陋惟其取者之陋是以文字之謬日甚而不可返然所以得之未嘗無路也蓋文字之謬非獨雅醇者少并奇怪者少惟有粗鄙而已若養深力到而精光爛然獨異如大賓雖于叢棘雖樵牧野失亦將駭而採之願一意烹煉焉敝門生稿一部墨卷一部奉覽其門生稿大半不佞所改削實欲藉以感

發士子非童心技癢也兄其評之

荅梅長公

門下至心遠識亭亭物表而乃有意于不佞不佞狂言不敢向人輕發者而門下開之輒莫逆也古人相知見于今日別久豈勝企念而翰教又先之尤感且慚不佞在閒中讀陳子文知爲栩栩快士竟與門下石交臭味既同必令聚合天意寧偶然哉我輩相成之遠自茲可決陳子

歸瞻門下抵掌談劇其歎何如鄙悰種種竚俟
紫氣之北傾倒不旣

荅祁夷度門生

父母自下車以來凡事皆古循良士庶一口稱誦不佞誠喜而不寐設有秋毫不妥當即上聞生平寸衷素熱不敢以諛詞欺人而乃欺父母耶承示徵比條規清查糧產與夫役法議定而中止純是良法美意而又虛懷以合羣宜如此

萬舉萬當不佞安所用其規勸也報滿事已詢之銓部凡旁薦者三作一正薦　恩典應得無疑矣舍弟姪輩蒙各造就但不佞與父母相期者弘殊不欲以私上累千萬俯炤乃爲深愛

荅喬聚所

邇者明公措治要荒雖與　廟謨不合實與公論相同凡正人君子無不服明公之先見者不佞孱然一豎儒然頗亦有繫于中大抵古人垂名至今者不憚先天下以犯其難而及夫事勢之流所收者弘焉明公蓋其人也夙恃深知輙發狂言惟明公熟思之幸甚

荅金昆源同年

近聞吾鄉水災深懷杞憂台教具見忠　國之心所以爲東南計者至矣同鄉曾與當事者力言之不識廟計果何若也方今　國家之勢如人一身自腹心以及四肢無不受病者而又加

以巨浸竊恐將來之害有不獨在江南者弟輩冷官何所短長惟司公論者早計焉聊此附布莫罄願言

荅祁夷度門生

敝鄉水災異甚上累父母憂惶殊歎仄也然父母爲民憂惶如此又幸　廟計似有德意調停撫郵蠲賑徧被使歲凶而不凶民之福實厚矣復承示漕臺總河薦疏不與夫父母之政至矣

父母之心苦矣而乃若此者何也草復不盡

答諸景陽同年

承手教遠頒示以至心捧讀之下殊感殊佩弟一片向往深衷欲陳于年丈久矣而年丈先之敢不傾竭弟嘗思古人聞世有賢豪長者雖千里之外猶趨而就之況年丈與弟同里閈同薦于鄉者乎年丈魁然節義君子而弟亦粗有志者吾鄉中相知相愛宜無如吾兩人而乃疎隔至此故去歲與姜年丈相對談之豈忍疑年丈慎忌芥蔕也原無嫌隙弟安所不忘乎不然非惟薄于年丈而弟之自待亦小矣當今之世敢壞已極果以世道人心爲憂未有不與海內直節仗義正人君子相結相引者其間即有私嫌小隙一切氷釋而況原無之乎且兩年來暗中忠于年丈者良亦苦心友朋間頗知之非弟飾說也今承教之後自應益敦至誼務稱石交弟丈夫也萬不食言如有食言決不能秘年丈當必聞之謹布肝膈仰祈深炤便間更望時惠德音奉以周旋不盡

答孫曾齋廼弟

去歲辱交令兄復知兄丈海內高賢大雅臭殊自同不必晤面先以尺牘乃辱荅教累累予言羅証今古得窺武庫之藏良爲厚幸但稱引太過不敢當也然云有至人乃有至文則論文之的矣承示近作純是先輩風骨而高深過之豈非無雙之士哉雖欲一效其規而不可得無已其惟無得失乎世人許古昔大家文字輒云每篇則佳每篇則否此殆世人之見大抵以丈名家者必無得失有得失者非其至也是在兄自驗而已賤體自冬至今時抱微痾草率布復不盡

答陳石湖門生

自父毋下車敷布一二新政士庶莫不心服不
佞卽已聞之及劉于至備道循治種種輿情孚
浹尤得其詳接手教細繹之殆將迎刃有餘五
內不勝喜慰前丘長孺字不知作何語不佞素
不善沽名豈教人沽名者哉正欲脚踏實地耳
非實地何以發名譽非名譽無以護吾實地也
兄其思之上官處于賢能守令茍倒可薦豈有
靳焉茲周撫公已擢其復　命疏自應褎然薦

剡中矣不佞于父毋殫力無所不竭寧待見囑
也惟深炤至禱

答麒日弟

區區在此無歲不思南歸謂骨肉聚首有日故
一切淵于寒暄乃承見念遠惠佳儀感戢感戢
恭喜大姪入泮深慰遠懷吾族漸繁區區豈能
每人悅之至于事有可圖機有可乘無論大小
卽爲殫力不必人知且生平頗極迂濶非特于
宗人爲然雖深譬夙憾往往一旦氷釋施以厚
德又并不居釋怨之名大抵心最熱者區區也
迹最冷者區區也弟云塗人借木而蔭不知所
感區區但恐蔭之不廣耳豈望感耶長吳二令
日下書來卽爲吾弟致意獨于文字殊不喜他
人代作況區區不在家而用其名是顯假之也
向年曾以此意陳之諸尊長矣幸見亮

與晉伯弟

聞叔父仙逝五內痛裂日夕慟哭相隔數年滿
擬今歲一歸聚首又復阻滯竟不得一訣前歲
聞叔父病甚幸卽痊愈近聞叔父體中漸衰已
深憂之今竟逝矣無復一覩形容矣悲慟何窮
哉欲搆一祭章操筆輒心結哽咽不能成文耶
具薄奠陳于靈几之前冀來歆之叔父官列大
夫年踰七十有子有孫差可無憾但少壯困苦
晚景正佳優游頤養之日殆亦無幾爲子姪者

其情曷有極也然在吾弟負荷良重立身持家須更謹勵大抵聰明者勝于愚暗而真正大聰明者又絕無聰明之迹有聰明之迹者即暗矣幸吾弟其思之骨肉情深筆不能盡

與鄭明初門生

聞兄院試居首喜甚承示近作頗與前稿大異此際而見先輩典刑尤慰遠懷不佞生平于友明有一善不啻己出至學問文章中莫逆者惟

恐其不大就兄造詣至此所蹟寧有涯畔只潛心探索神理應更躍然便成一家之言倘虞肉眼不識稍加腴贍可也大抵真正精簡者自是腴贍不腴不贍之精簡詎得云精簡于觀書之法須以心入于其中又能出于其外久之無書不有金針無書不是芻狗如此立蹟賢聖何有于舉業哉相契之極不覺縱談萬祈深炤不盡

荅陳石湖門生

夏間聞新政卓然喜甚秋來所聞頗雜深以爲念手教累幅雖語多微顯細繹之大都已悉地方盤錯處處有之可以臥治者絕罕至于同官忌擠正所以堅吾志而老吾才他山之石能攻玉者是玉良也否則石固有罪玉亦拙焉獲上誠爲喫緊見知亦自有道何畏讒口未審尊見以爲何如

與蕭大茹門生

不佞橫罹口語掛冠去　國通灣數十里之遠承兄僕僕見臨者再此之高誼雖沒齒不忘也不佞今抵清源從此以南漸遠知已矣日夕惟冀偉樹爲山林光寵耳有一上舍韓敬求力學嫺文曠度遠識定是大器一時無與爲偶乞兄一晤之渠未必肯遽叩門闌得兄畧顯晦之迹不憚枉車騎而先施具佩好賢之雅而見信之深矣役旋草布惟炤悉不一

與姜養冲同年

弟之不肖横罹口語承年丈見念之切凡所指示悉是㬰緊高誼真同丘山惟有感泣而已去歲弟見輿情漸知邪正之辨遂謂太平有期而年丈獨以爲不然是時猶未敢信至于今日然後深服遠識而自愧淺闇以蹈纍辱也弟與湘洲掛冠而出 國門並舟以南計旦夕可得奉教不復作書巳而相知多移書勸二弟亦宜稍

停以俟 命兼湘洲尚未有子中途得子因而逗遛久之且水甚澁難行玆幸抵淮矣相晤在卽草布不盡萬祈深炤

荅姜養冲同年

承年丈見念之深遠遣使者渡江而賜手教感刻曷有巳極弟與湘洲久逗維揚亦似不便但情分既深此别俱作天涯廢棄之人不得不少盤桓要在日下過江歸矣傾倒不遙諸不一及

荅陳如崗同年

弟横罹口語卽與湘洲丈掛冠去 國方舟而南至天津湘洲生子因共逗留久之前月始得抵家湘洲尚在維揚也弟數年不歸敝廬俱巳傾倒日夕修葺殊苦稍稍寧居當卽扁舟造訪正擬日下遣价先抒數行而台翰須矣高誼至誨令人感泣同年之中惟吾三人莫逆年丈旣巳家居而二弟又復不容于世豈勝慨然弟輩

之禍有源有委曲折甚多非筆舌可吐總之弟輩見幾不早失于明哲所致也今用世巳矣避世良亦不易更望仁兄有以教我草附鳴謝并懇容專嗣布不盡

與李湘洲同年

吾兩人自前歲掛冠出 都門巳知今日必爾以故恬然處之年兄應同此懷也不謂表表出羣者掃除一空世道如此人心如此只恨當時

見幾不明抽身不早以遭此異常迍艱至于今日得一丘自老足矣尚有他想耶但此番輿情大駭人人扼腕無不思鬪鬪機已動豈能卽歇吾輩姓名止猶掛人齒吻可恨可恨要亦莫可柰何直聽之而已矣年兄暨令似想各安好吾輩今日惟有强飯自愛一着弟一門俱病長兒時時可危去歲將葬又喪一幼兒命數應然復何怨尤相聚無期臨書怏悵

與鄭泗山座師

某自荷老師知遇以來凡百兢兢祇勵可幸無罪一旦橫罹口語誣詬異常大懼爲師門之羞然兩年覩岐路太多羊腸滿目恒情之猜忍銜門之艱阻百倍于老師在 朝之日士君子處此只有一隱但恨見幾不早耳今某已掛冠而歸韓子云一室之內有以自樂竊可庶幾則所以不負老師之恩造者或更有在不係一官之有無也外附不腆統祈台慈炤鑒不盡

與熊芝岡學臺

相別四年乍奉台顏百感俱集言殊未盡不勝哽咽臺下臨海敝邑考試兩郡生童稱公稱明者固衆然憚怖威嚴而竊議者亦不少頗云與士爲讐此言不敢不以上聞臺下業已嚴矣豈能遽寬但得法嚴而意寬使輿情曉然憚其法而服其意卽孔明治蜀不過是矣幸深思之其

常熟吳江嘉定四等生員鼓譟者聞臺下密訪就中爲首四人具疏請 旨定奪不知果否若果有疏疏中明言處分則已矣倘俟 旨下更加鞫審萬望姑從末減鼓譟之罪書生豈能堪此若無疏而外間妄生猜度須亟發案驗稍示懲創似難遽置六等卽暫置六等亦必預開以生路想臺下籌之熟矣其不得科舉願援例入太學者望卽批允設或不允彼必以爲絕其進

取之途并遺才不敢就試一時惶駭安有已極又聞各縣開送行劣生員往往有未當者臺下更加鞫審情眞定罪雖死何辭若直據縣中開具惡跡驟加鞭箠設有寃誤將如之何幸留神焉

答周濟西門生

三月初覩會試題名錄丈已儼然高列矣五內不勝喜極竊憶庚子歲闈中頗竭力較閱及遺一番唇舌被抑者五人而丈與趙無聲尤屈年來又屢屢推翻抱恨良深今日得丈一捷幽人不勝生色承見念惠以手教尤感至誼之勤渠及讀首篇殊以不首薦爲悵也以丈生平之厚養數年之沉抑何幾不融朗何事不諳練偉樹大受豈異人任不肖日跂望之

答金蟠飛孝廉

承門下沖懷俯示佳篇卽欲塞命因家中無不抱痾者情悰忽忽是以久稽殊用歉仄茲細讀諸作信意率筆極知僭妄不敢虛至雅也大抵門下搆思最深遣文最密定是一朝九萬然文字淺則易而深則難欲深之前尚有工夫至于疎密亦似相須以疎成密密尤精絕仰恃高誼謹遽抒布尚俟面晤方能傾倒不肖近改門生文字二首并擬題呈上惟鑒炤不一

答馬康莊門生

自庚戌之春大對 聖衷簡在知已置身日月之際五內喜極兼紫氣卽駐敝邸又幸屋廬有主深欲一致勤渠自揣不肖之迹惟恐仰累知交自應於最親者疎之故落落至今乃此心無日不依切也茲令弟建牙尙墅謂可竊聞近況稍慰懸旌忽接瑤翰重以大貺歲寒高誼豈同尋常澌沐沒齒感刻曷有窮已不肖生平讀書慕古原非諧世之具自廢棄以來適愜素願杜

門習靜一切俗務俱絕然所居係先世舊廬尚在城市猶苦之去冬覓一山居令且往來兩地行將山棲以老而欲往山中必從滸墅雖不敢造涸令弟庶幾飫領猷政之美數年向往從茲遂矣外具不腆聊以將候非云報也謹附布謝不盡

荅黃羣玉門生

去冬陳令威父母一見郎道丈新締姻好惓惓垂情不肖藹然德意溢于言表不肖自顧散人未敢數數佩丈高誼周渥曷有已極茲又承遣使遠頒手教益增感戢陳父母新政神明愷悌真兩漢循良敝邑蒙造無窮此又非不肖一人之私慶也不肖遭世非常詬誣久矣不掛胸臆只杜門讀書以求靜適猶恐未能仰仗二三知己良切然不願暴白于　朝而願善全于野葢白于　朝決不能然已冷之灰而徒貽高賢之累如沐愛之深惟是敝地官長凡在交好者每爲先容使知不肖生平本末足矣不肖從來絕無干請但欲却累全身亦淪落者所不易得望深炤而畱神焉不肖常棲迹郡之西山圖晤正不必入敝里榮行時幸先見示耳餘情總俟面罄不一

荅支寧瑕門生

昨承特過草草慢去抱歉良深蒙遠惠尊舫俯體幽人林泉深意尤爲感刻但鄙性素疎一切便適之事惟恐反因生累每輿念而輒止前漫談買船事卽其一也今竟承見賜豈不甚便但置舟之所與行舟之人無一有之與其有舟反不若無舟之適知己之前故敢率布迂直隨藉使者完返不肖雖違雅命實領至愛重于百朋矣春色漸深綺思日興雄丈當盈案頭秋間倘乘暇顧我把酒劇談殊快也麹無聲丈深望其

一來不識曾致鄙衷否倶惟深炤不盡

荅公周庭門生

相別以來倏焉六載六載之內人世變態無所不有追思疇昔晤對時時漫及學問夷險得喪然非身試一番終屬虛語不肖所遭不特尋常廢逐者無此誣垢卽　國家二百餘年無此風習雖不敢自謂于此有得而烹煉我者深矣年來買地山中結廬數椽一歲大半棲焉行將絕迹城市與樵牧共老一切緣念屏忘閒一注想惟是二三知已而丈其尤也岑寂中忽承遣使遠臨手教累幅勤渠可掬重以腆貺歲寒高誼五內銘刻曷有窮已細繹來教知尚未推擢固

今理亂轉移消長關頭必有人任之環視宇內舍丈其誰豈宜高卧家食已耶此非套語實懐深望丈須爲世熱籌不得冷却熱腸也外附不

廟堂闕事而乞休一疏吾丈得無太忍乎當

腆聊將鄙忱臨緘馳企會晤無期豈勝耿耿

與周游西門生

客歲夏季曾附數行于舍親比部張宗曉托之轉達少抒喜慰之私是時猶未聞館選佳音也吾丈生平學識素深才品素卓今居玆地儲練更精將來大受樹立寧涯以疇昔共嘗艱阻之知已儼然他年之名碩鄙衷其何如耶不肖曩厠仕籍雖數載有餘殊悶悶不自得而雅志微尚實在讀書學道以故毀謗廢棄處之恬然近更結廬山中益可遠俗却累優游沒齒顧欲以遠俗而俗重綢繆欲以却累而累生意外將柰之何非籍知已誰爲我深計而圖之夙恃厚誼

草野之衷率筆抒布惟留神深炤不盡

與張宗曉親家

不肖客歲自夏至冬竟未遑致片牘于左右每從太翁詢知迪吉爲慰親家獻謝平反甚多而

假官一節尤快公論招揭俱極妥當僉壬妥所
施其伎倆哉大抵事緣不必造亦不靡因知交
不必招亦不必峻親家以虛圓靈識加以擔當
眞兄何所不可不肖跂望曷有已極時千太翁
晤對及之想必邃悉也

答王孟凤

吾兄宰邑邑化攝郡郡理彷彿兩漢循良名聲
正赫忽爾掛冠被斷家事結廬名山兄于世間

美極矣自今以往惟有眞出世一件耳然兄今
日何難哉聊附銀五兩少助兄尋山之資兄之
廬果在天目徑山間或更選勝處望再示我

答陳石湖門生

不肖閒居伏枕漫憶曩昔知交如丈誼好無兩
相隔二千餘里把握何期忽接手翰傾示兼晤
令親不啻覿面不肖年來比丈在敝地時更復
不同是時初歸雖即杜門謝絕一切然間有酬

應不可廢者至于今日竟盡掃却經年無叩扉
之跡深藏山塢靜坐讀書此豈故托高蹈哉大
抵人生須從有益處著精神以不肖而商及世
紛有纖毫之益耶山中薄業漸或二三幼兒漸
長稍假歲月課農教子晚暮儘堪娛適況生乎
微有一得小小著述亦足自見何等受用此不
肖之完局也在疏逖俗陋者或猶未信諒高明
知契聞之有爽然慰者矣令親遠來匆遽慢去

良爲歉仄惟深炤不盡

答劉玉受門生

數日前接手翰茲復承使翰之及不肖岑寂幽
人倍費知己心力感佩感佩但年來山庄粗或
唯虞城市之累天上故人有二三念我足以藉
庇高枕矣至諭井愚聶丈所云闢之殊爲駭愕
大抵吾人身世須論有益無益不肖此際尚萌
他覬可謂至癡至愚相知中亦有在言路者已

洞不肖肺肝況莫逆如聶丈者乎晤間幸從容
及之

答聶井愚門生

客歲數訊台蹤至冬始聞紫氣臨北未幾得柏
臺佳音殊慰懸切門下積養素深閱世已定從
茲建明自是偉卓時局無常久不掛乎幽人之
衷漫以粗見言之每一番必有一番蹊徑着于
一番即落蹊徑已落蹊徑番換遞生達人君子

定有彙前後而為大觀者矣不肖年來山庄漸
成將圖絕跡城市得知已在日月之際遂分餘
爛蘿遷蓬扉足以傲然高臥此至願也忽承瑤
翰深荷注存幸勤附布不盡

與王平仲門生

尊作六首細覽評上中間一圈一點不敢漫加
丈持此以往茲番定大伸矣大抵文字出一新
局造一新語並舍易而趨難乃化難以為易也
題有從來難融之機得局新而融題有從來難
顯之理得語新而顯惟易如此所以貴新耳丈
已了此鄙衷不勝惓惓故復布之

答王平仲門生

別來殊深企念而手翰至矣捧讀新作凡命意
造局遣句色色警絕鵰騫九萬何足道耶但細
索之微有手心不相湊處古今名家文字沸湧
噴激如八月海潮而一收即為安流聳峻層疊

如萬點蜀山而一轉即成平地丈更試思焉鴻
迫草復不盡

答莊遜之 宮詹沖虛公子

不肖曩承令先公知愛之雅倍踰常格是時已
聞門下賢而能文心醉久矣然竟無從一抒欵
欵誼謂今日廢棄之餘而門下有意于不肖也
相去數千里特枉華緘傾所中藏儼然尸祝不
肖而謙抑太過其何敢當大懼仰違高誼細讀

雄篇謹借一評每篇搆思精深措語新警而逸度宛緻又復色色絕人自是遠到大受以成令先公未竟之業詎勝欣忭討此札未至門下已巍然冠三楚之英矣至于不肖所欲言想皆門下所素了者茲浸腐之天下之至文必有得于文章之外者也姑置禪玄二家只論吾儒在宋惟陸象山楊慈湖　本朝惟王陽明陳白沙俱直透心體得孔子真脉發而為文雖不以文名當天下之至文在焉然四先生又各各自得未嘗相襲所以大異所以大同世稱象山本于孟子象山自云因讀孟子而自得之則象山自有象山之學非孟子之學也得此而于文何有矣次之文人如韓柳歐蘇諸大家亦各有獨至至今讀韓子之文不知有柳子之文也讀歐陽永叔之文不知有蘇氏之文也亦大異而大同焉非同則為立異非異何以能同即如近時舉業名家亦非苟然者須于聖賢微旨稍窺一二而闡發抑揚自成一局每題面繁者約之雜者貫之促者舒之散者整之非故反題面也正以照題旨也吾文為題面束縛則吾之自得不顯吾之自得不顯則聖賢之旨隱矣鄙見如此不識高賢亦有當乎臨楮依企

荅祁夷度門生

握別以來世緣掃盡維是二三知已每每馳神門下術食留京閱歷彌熟識養彌定從茲樹立遠到何涯邇于敝邑王淑士文處時訊道履竊幸私悰茲寵數將膺新猷可俟吉郡名賢彙集于丈臭味正自相投客歲劉文玉受從彼中歸知鄒座師甚徤飯自維陋劣為世訕誚不能仰報師恩萬一今紫氣西臨可幸徵明德不啻躬沐矣不肖衰病侵尋一歲强半山樓不惟俗務一切謝絕即舊簡殘編皆已遺廢適承虛懷愧

無以副佳刻二種粗涉之已窺一班閒中正容咀味岑寂伏枕特使遠頒手翰勤渠感佩高誼矣附謝不盡

與項仲昭門生

承遠過卒卒優去歉甚日來多病今漸平復細讀新作色色精絕自是壓倒時流亦自是時流所難識更祈構思愈深愈顯措語愈奇愈典令時流駭之而不敢不釋釋之而不敢不服則尤

妙也仰望之切率草布上并附擬題一紙萬惟深炤不盡

與沈去疑

承虛懷沖度見寵太重草草疏飯隨即解維而西感傀奚極賤體多病日來稍愈細讀諸作無一意曾經人想無一語曾經人道抽一層又有一層勢將盡又復無限文之奇變極矣極則更進吾預言進之之方每篇覺文深題淺可因題而深淺之乎每篇粘定題字可勿粘字而反肖之乎舒促聯斷虛實豐約洋然天成若師曠之忘于音烏獲之忘于力何如倘不鄙棄晤時當竭其愚外擬題一紙惟深炤不盡

與顧宏之門生

細讀諸作文勢極朗徹而稍長造語多精詣而徹雜長則約之雜則純之是所望也容面時更一傾倒擬題呈上不盡

顧太史文集卷之七終

顧太史文集卷之八

崑山顧天埈升伯甫著男 循星源 舒中頴 甫輯

五言古詩

春江阻雨

小艇泛春江朝來風雨發舟子凍不前向火語
刺刺漫泊小溪頭呼盧共相謔

乙巳除夕

余仕十四年金門九除夕雖曰在金門素志了
不適每歲當此夕把酒萬感劇感槩亦何爲行
將遲暮迫詩吟良未竟翹首東方白

有弟

有弟在城南市囂獨靜遺修竹遶墻隅屋古徑
不剪淡然以日夕焚香書萬卷時有野雀來飲
啄意究轉出門對親賓面冷舌無辯天眞豈傲
俗俗子心自淺吾接四方士如弟良亦鮮

幽居

春暖殊常序正月雷電馳雨驟輒復細綿綿簷
滴絲陰昏逮春半一朝風霽之風厲釀深寒夜
月如冬時寒暖之王變幽居而閱茲

春日郊行卽事

晴午偕朋好扁舟涉江紆新畦逕未夷擇步到
田廬庭前數竿竹淸陰落地虛殷勤向耕僕農
事須拮据去歲水敗滕豈可復爾疎相將計度

畢返棹夕陽初江畔有古寺逗憇聊晏如忽逢
一村叟自言八十餘容顏似五十獰獰發長獻
瞪目渺城邑往迹抵掌攄歷數邑先達齒行與
丘閭余不問渠姓渠亦不識余自從棄官隱今
日乃信與

七言古詩

詠七夕牛女懷友

一載悲相離今宵會良喜會時只須臾又是離

方始大都離合固不常離多會少無如是然幸
天地久與長總計會時千萬矣人生世間過隙
駒那可汗漫游無已

送蕭太史南歸

管鮑友誼高千秋祗以知巳相綢繆顧此一片
綢繆意人趣綿結何時休豈如期我形骸外直
千無始沓紛求憶昨中秋談奇特月因我輩添
容色今年此際送君歸各憑明月傳消息救世

應須出世人無滯滄洲久家食

送同年陳如岡太史南歸

兄方聲藉冠鄉書余亦是歲詣公車雖非同榜
吳越邇彼此相慕十年餘十年相慕俄相覯開
襟論文如轂轅文章有得競姸新元白詩筒來
去頻未幾南宮並登薦幸復共侍金鑾殿一時
儕輩二十人獨兄舊交情倍親且造傾倒輒抵
夕大嫂時時出酒炙世態險巇余問嘗兄顏慘
怛捲深晝茲別魂消詎漫然自傷疎率誰藥石
當今吾儕零落多依然仕宦者幾何攝生善世
丈夫事兄其自强勿蹉跎茫茫行藏天未定天
不可問聊長歌

咏史

漢季管幼安晉末陶徵君世亂獨高蹈千載仰
餘芬假使幾先毫髮柰徘徊不覺樊籠近與之
爲同則華歆與之爲異則靈運又使書生習未

除辛勤中道自趑趄安能躬耕且乞食安能鑿
坏而結廬乃知高隱非容易野人筋力聖人智
吾儕二者無一焉雖有微尚亦徒然自慚資鈍
終難强姑向林皋學種田

有友

有友讀書江之滸聞予罷官來相煦一見顏色
先愀然縱横發論不千吐上議　朝議下剌時
從此功名不欲取君意雖厚言太奇千不自悲

君何苦于誠齒券與世違以予為鑒郎門戶當
今要路可立躋依然名流道術古

五言律詩

送馬侍御按粵兼歸省親

天南春色裏偏與繡袍宜海外龍蛇聾堂前稚
孺嬉白雲五載意黑髮兩親時佳氣澄清遠無
庸攬轡爲

夜半感懷

中宵不成寐忽聽風蕭蕭葉落疑人步颸噓似
客敲牀前燈影暗天際雁聲遙歲序云將暮那
堪意轉切

登靈岩山過韓蘄王墓有感

湖口青山峙輕衣漫踏雲逢僧話今古指壠是
將軍百戰餘殘碣斜陽認篆紋東陲五多壘無
限意縯紛

登太湖諸山

風細知春好登臨寫我衷谷空時自響徑盡忽
仍通女浣桃花裏鶯啼遠翠中湖光淨無際天
末數漁翁

穀雨喜晴

久陰忽開霽況復是良晨野老論農務游人弄
晚春水蛙吟又定梁燕舊生新陌上羣芳盡楊
花滿地茵

寄李太史昌海

相聚不爲樂樂從別後知別時正秋色對景又
春觴千里燕雲迥三更吳夢遲逆親戲綵暇念
我蓼莪悲

夜抵雲間訪郁孟野

黯黯滄洲夜孤帆訪故人相思方不極得見似
翻新兩急鐘聲小梅香燭影春細評窮達理君
豈久沉淪

感懷

天北高秋夜堦蛩帶雨吟相知惟短髮無賴幾
寒砧大道無非是何緣分昨今鍾期應孟浪只
有伯牙琴

深秋有感兼送友人南歸

忽數游燕日重陽已二尋黃花天下色搖落客
中心雨氣寒餘夢鴻聲落故衾連宵域外語仗
寄舊知音

馮太史母節婦

廿年亦忽爾孤黠似偏長寂寂素心老沉沉白
日涼顯名令子意褒節 聖朝章自視尋常事
翻嫌被錦裳

贈陸彥先

了無世人染漫與世人馳一事數番語三杯半
日移醉濃發醒見歡極忽深悲時到佳山水隨
心得好詩

秋夜不寐

涼逼濃夢破雞聲枕半欹暗連廿載事漫衍五
更時臆白疑天曙庭看是月移如茲岑寂味官
客豈皆知

邸舍新成

旅宦方牢落無端構宇新世應嫌計拙自喜任
吾真淨掃宜晴雨疎深便夕晨從茲一切遣不
復論亨屯

冬夜

夜未睡初足悠然高枕時雞聲相次遠燈影漸
微欹身世終何了吾心自有疑曉來思共語良
久殆難之

新正五日

新歲風多惡無風覺歲新餘寒未減臘初日自
呈春憑檻看天宇出門見友人相逢意欣豁把
酒語言頻

榴花

燕北名花少丹榴差喜看向寒深覆護漸暖競
數繁如此十餘載依然六品官行藏吾已定聊
復與盤桓

夏日邸中偶作

宦情余素薄世路復迴遑見客常無語出門忽
又還一庭白日懶數朶石榴鮮任手開書讀新
茶童試煎

咏垂絲海棠

春花競爛熳茲獨故非然淡淡呈殊媚垂垂恍
自憐雨餘延霽旭月白點輕烟此際姿無限多
情誤少年

春山野步

春溪猶淺澀停舫逐花行一塢村名別雜栽圃
舍成農人評土俗石骨露山情數過欹橋去稀
微暮靄生

七言律詩

送周唐珪之歸德

少隨阿父倅睢陽今雜朱幡向此方小史頭顱
猶可憶官衙結搆尚能詳行看到日新猷渥爭
說當年舊事長蔽芾甘棠寧勿剪更添柯葉藹
餘芳

春江阻雪

爲愛春光漾春水忽驚慘淡寒雲同行人雪逗
危橋下歸鳥風翻冥色中石出潮聲咽岸起烟

遲樹影隔村籠孤舟寥落江天晚一片閒情寄
遠空

送楊太史　冊封　周藩

三年侍從共金鑾乍捧天書別思懸新綠四垂
藏驛道漲濤一派引帆光嵩山屏翰繇來重梁
苑風流若箇偏屈指王程漸鄉國清秋搖漾錦
衣鮮

送顧太史奉　使南歸

憶昔同君少壯時青雲意氣兩心期神依瓊樹
名俱起筆吐珠璣價獨推秋色秦淮攀桂早春
光燕市看花遲無論世事偏多迕祇是文章亦
自疑鴈塔題詩欣步武鰲峰視草喜追隨青藜
賓杖宵輝映玉笋僊班晝影移使節皇皇向南
國征帆冉冉過東淄錦衣璀璨鄉人羨負弩旌
勤候吏卑須信黃金臺未築當年國士已稱奇

中牟早發

曙光一線月闌珊溽暑微收發去鞍簫鼓迎風
破野閭村童帶睡啟扉看山迷不了疑團霧沙
捲成痕似淺瀾忽爾溪橋蛙沸耳恍然鄉國意
漫漫

寄李長卿

一自與君投契後頻看舉世盡凡人文章同調
猶爲迹沒齒相期詎足根忽憶昔談嘗獨笑時
將新意夢中陳縱君不動京華想應爲余情早

問津

將奉 使命圖歸

生長東吴宦薊京朝朝羸馬陌塵縈春來漸劇
鄉園思夢裏時聞櫓枻聲久別青山嘗見好舊
交白首乍逢驚到家料理須明哲竊恐金門誤
此生

遼左道中

捧詔迢遥向東國出關極目已魂驚雲駛不解

作春雨島黠偏能避鼓鉦千里荒荒無一樹萬
山曲曲到孤城書生感槩亦何益安得邊臣願
請纓

陳小賓祠堂詩

在昔江南海寇頻書生奇畫莫能申一朝不惜
嬰鋒死廿載巍然享祀新鄉焰俄驚幾薄棟天
颷忽反凜何神忠貞之後宜昌熾偉樹于今正
有人

送朱蘭嵎丈擢南院長

須使朝鮮詩滿囊歸膺新擢即家鄉親朋趨訪將迎遠吏皂開衙掃拭忙寧羨會稽爲太守豈傾雞買覓文章金陵自古稱佳麗盛事于今倍有光

閑吟

年華忽忽將衰迫新歲無何又暮春有客便佳誰雅俗兀居亦好試欣嗔荒畦老樹仍舒綠小

沼初荷漫雜蘋且趂清和覓幽勝青山亂插太湖濱

五言絶句

題樹鴉

樹密鴉爭棲鴉棲樹更密仰看兩不辨葉底片雲出

中秋

良夜無客來獨坐窺往冊忽有會心處擧頭月正白

齒落

邑邑幽居夜殘燈聽雨聲忽驚牙齒落勝吽二孩嬰

秋夜漫吟

賓朋三四人語笑任胸腹酌酒向夜闌涼月照庭菊

七言絶句

咏懷

十載京華忝近臣曾無精彩出風塵何如早向五湖去于樹梅花一散人

孤舟

秋暮孤舟風雨夜棄官牢落漫游人一燈共客閑言話隔岸吹笙送土神

閑吟

當年執簡侍龍樓午夜倉皇倒着裘何似綸竿

樓海曲雲殯雲臥任優游

顧太史文集卷之八 終

先君爲諸生時已旁摟諸子百家簣燈呫嗶
達旦不休壬辰成進士讀中秘書益得肆力
研討於古人一言一行務求推見隱微發其
精神至人品短長得失百世未能明者一經
搜剔便覺躍然已酉之春爲時貴所嫉棄官
南歸杜門謝客日取諸儒語録探索旨趣乎
生發爲文章非根極理要則包孕經綸雖微
吟短帙皆有見而作非漫然者故所著亦不
能多先是鄭太史刻六翰林稿先君居其一
業已膾炙人口茲葉父母懋敦緗好甫下車
即詢及先君笥秘啓橐鶩寒捐俸佐梓循兄
弟欣夙期得遂悉發所藏公之梨棗俾嘗鼎
者弟以一臠止也痛念先君雅負奇才有志
當世而中遺淪躓迨公論既定舉朝方屬意
東山而天復奪之功業不顯於時庶歷世之
後有同心者讀先君遺文採其緒言施諸實
用則所藉以不朽者於是乎在

不肖男循舒百拜謹跋

陶文簡公集十三卷

〔明〕陶望齡撰

明天啓七年陶履中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陶文簡公集序

夫人具天地之心虛而已虛躍而為靈、通而為道、演而為經、散而為文而詩賦傳記序述之篇溢矣故文者道之器而虛靈者才之翕也文不明道不發乎虛靈之源即鏤金石擱雲霞垂不朽之業聲施後世尔才子之文耳已然而風氣所懺檀才斯霸波流所靡而而王故

才矜其道者秦漢也理檢其才者宋文也我明之有北地信陽歷下瑯琊華也負秦漢之鼎而霸焉者也其有金華天台毘陵晉江華也握宋之符而王焉者也夫雅哉約奇濫而根靡菑其觚能軼之雖然虛靈之妙至道之有其合離離合吾不得而定也三代而後其人實乎于於漢

得董子焉唐得韓子焉宋得歐
陽子蘇子焉吾
明得陽明王子焉之數子者吾
不謂其吐即經詠即雅然而
董之醇韓之劉歐陽之逸蘇子
之通而陽明子之悟于道皆殆
庶而出入於虛與靈無滯也自
陽明子殁文士輩出近名者
壇壝秦漢人而俎豆宋人者然
才爲才矜理爲理捲捲爲皆謨

乃今得諸周諠陶子矣陶子於
文有史漢有騷雅而長於序記
其譚道詮性略物綜事惆如
也於詩爲陶爲柳間爲長吉
而品置泉石嘯唫烟雲超然
也其才不敢謂出秦漢諸文人
上而取理出新不爲宋人之捲
學陽明子而不爲釋說得禪
之深而一秉鐸於孔氏無跡踐
形摹而虛靈之所契造琢成文

游戲成解結撰成法篤古而耦時卓乎為陶子之文行千載無疑也陶子淨弃如處女清瘦如山澤癯而靈活之機流露眉宇棲巖十七箸第十三模楷

人倫而不為標經緯當世而銜其緒臨殁無散亂亦無奇特啟手而倫然已矣嗟乎此所以為陶子也所以為陶子之文也陶子號石簣學者稱石簣先生

晚而號歇庵居士

寓庸居士武林黃汝亨譔

陶文簡公集引

海內二十年來遠近識不識靡不稱有陶會稽先生其士子則曰今王唐也執至是其作者則曰再見坡仙矣里社婦孺緇流者宿交口讚曰是能乾古先生而縉紳之理性命者又曰是慈湖陽明再出也噫我師大矣愚安能測之愚幼以帖括帖誦法師既而為

闈中所舉士一見而使人心醉意消卿然喪所懷也乃師再乞歸而愚遠乘匱館緩山陰於歇菴里相從時海內方屬目公輔之業以陶壖為東

山而師於奉親之暇退憩歇菴蔔中花凝法來於天衣曹宿與開士信人共證性命愚間以夜月扁舟順風造請未能以尺莛發洪鐘

乃師渾身是瀵隨機顯示
求一剩語不可得蓋師不欲
立文字而愚不敢以文字窺
師久矣已酉春月學使者
瞻文成祠欲揭宗旨屬剡
師纂次而師惠然刪定方及
龍谿一卷適以讀禮閣筆
哀毀大過數月而遽識冊印
書成未及序也噫豈天之無
意於斯文哉師之學若天

海不可摹繪然愚竊窺其惟
日不足之心一則曰四十無聞
一則曰學如上肆了無進處
至其刪宗旨也三致意於緒
山微之蓋脩悟交深權定至
用而還詮於圓異於所謂儱
侗禪者頃都中一老衲謂師
功有著落愚竊以為知之乃
師與其不傳者恆矣遺篇
勝幅間存歆舊學者爭購以

傳即斷簡單詞珍若㯲旃愚方遍吏事不暇手錄從君爽乞得屬王生應遴傳寫奉入春明莫與師門高足訂其譌謬用詒來茲而王生亟付剞劂頃令長安紙貴且謂愚不可無一言愚僭記其緣起若此至闡發淵源爲予瞻之序六一則有嘉賓諸公在

萬曆辛亥上巳日門人新安

余懋孳敬題

陶老師文集序

蓋韓退之有言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而泰千勑稱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性有自然非關餙畫明乎立言之紀于三不朽也所從來矣會稽陶老

師質茂冲和學窺中秘生平絶無聲色伎樂之嗜而獨深湛好書嘗其屏人獨對香一縷茗一甌意有玄晤嗒焉喪我蓋寸心之神往與千古之靈秘悉發之文詞耳食者評文詞之淵懿而

不知老師固有負于中而未究厥用以書之紙也蓋古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汙隆故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翔鳳峙桂郁蘭芳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摛景光吐文質風

雲相照日月增明撫八翼而登泰階提七星而酌元氣蓋喻張途變潛見道殊其分執而立也類如此惟老師當休明之期崇肥尚之致滄洲窗邇未徵嘉遁之文閶闔洞開不列亭衢之步

禹門卽爲陋巷簞瓢可以粒饑
其所筆之書而用自見者固宜
在此不在彼也蓋嘗俯仰近代
之季朝鮮完璧之人有如浮沈
金馬必突梯致誚卽或抗脩邁
軸亦鈞詭蒙訕而老師身旣躋

於清華名不挂於軒輊如日之
升用特兼乎冬夏有情之衆各
不得而親疎蓋品爲一代之完
人宜文作千秋之鉅寶也所可
惜者家食累年調梅未展溪毛
輟饌嗟二豎之躔妖麟種尚虛

恨弓裘之未衍而老師已仡然
先霜露逝矣無論勳名未表于
時卽所垂襈者其文詞亦僅僅
止此造物者何以老師爲拘拘
也耶時敍昔在癸卯秋闈雅蒙
特達之賞山陽未貧宿艸先青

仰景行以興思睇遺篇而增慨
蓋老師雅無意于立功功成而
朝爲羽儀不得已而立言言出
而世稱威鳳爰捐俸餘授之梓
人玆集也出老師雖未得以身
傳而猶以書傳也則老師于九

京或莞爾爾
賜進士同出身知仁和縣事門
生上海喬時敏謹譔

喬序　　　　重

石簣先生文集序

文至秦漢後亦屢變矣詩與文二古文辭與經義文又二自唐專以詩羅士而聲律盛我明專以經義羅士而帖括盛蓋功令懸其的士皆殫精力以趨之經生之不能詩文猶唐人之不能秦漢文也夫豈風會能制才士哉展追風逐電之足而拙於捕鼠淬劃蛟截兕之鋒而鈍於割雞故或才富而寡于學識

湖序　　一

精而怯於力胆放而謬於理即眾美備而或束於格此今日經義尚不敢與唐人爭席又安望秦漢人哉惟夫根極性命籠罩天人本之六經以求其理參之左史以擷其華廣搜乎屈

宋莊列韓蘓以擴其識反憂于道德楞嚴法華性理諸書以求其悟然後思與而不詭言大而有本縱橫于古今宇宙而擅一家是故詩文經義左右逢原始能合弘正秦漢唐宋而集

其成會稽先生以經義冠南宮余見雞林片紙珍若拱璧常私評曰前無瞿唐後無湯許洗浮靡而崇典雅今之韓昌黎歐陽文忠也頃承乏瑞陽于郡伯公處獲讀先生遺稿其蒼勁

似左國雄放似子長憑虛凌空似漆園吏短詠長篇似王摩詰孟襄陽經濟才猷似董江都賈長沙剴切痛快似蘇眉山李溫陵悟足而識老才富而神完落筆為詠矢口成吟無不游

于神訬如善画者有色無色筆〻化工如善兵者奇〻正〻靡不操勝肰則一經義烏足盡先生之大哉當其大雅海内一時共推為天下士矣抑知其肆力著述上下千古為百世士

乎或曰先生大用未竟世共惜之雖肰不折腰五斗者豈遜于都督八州者哉况先生乃栖先生裔也吾知冲澹蕭散之襟曠世相符斯集出而博物嗜古之儒咸百朋珍之後有讀其集而想其人者以會稽配栗里可也於戲麟閣鳳池一時驚艷轉瞬消索而才人單詞片語反有以彪天壤而炳日星則士亦何必置詩文而專經義以博此浮榮為哉吾序先生而重

有感也夫

麻陽後學胡承謨頓首拜

譔

刻水天閣集凡例

一是集初刻係
余給諫令山陰時從茇毀中索去詮次未稱盡
善嗣後
喬直指重鋟于武林删繁正謬遂稱定本無幾
被祖龍之火不勝扼腕今梓于瑞陽以廣其傳

一集初名歇庵今更文簡公集以
國朝特重易名稱著方冊如歐蘇集命名云

一先文簡片紙隻字並膾炙人口惟尺幅寒溫多

不屬稿所藏特少海內
名公厚交往者幸勿吝擲示以便補入

一初刻以館課程式錯列無緒今一照諸名家集
排次之而以館課功臣傳艸别分卷第尚有
制艸未刻便于續入

一初刻類分二十卷今分定十二卷館課二卷功
臣傳一卷共計一十六卷行略祭文原非手筆
今悉删去以俟另梓

一余給諫
喬直指各有敘言爲斯集緣起
陸大參督學粵西選刻以訓多士
周海門
黃貞父兩先生傾心贊嘆
張按臺
楊司尊二大人極力闡揚皆借光以垂不朽者
至于較閱編摩詳訂訛舛合力共襄例當並志

一編較名公姓字
余瑶圃諱懋孳婺源人

喬古園諱時敏上海人
楊培菴諱公翰溧水人
張芝亭諱汝懋山陰人
周海門諱汝登嵊縣人
商等軒諱周祚會稽人
黃貞父諱汝亨錢塘人
陸景鄴諱夢龍會稽人
謝宛委諱伯美上虞人
王雲萊諱應遴山陰人

弟安齡字霞止
夷齡字君夷
榮齡字季生
舜齡字君培
祖齡字孩祖
甥范繼瓮字損之
姪崇道字路叔
履卓字巨標
履庠字遂初

男履平字無陂
姪孫景麟字伯陵
景鳳字仲威
天啓丙寅孟冬姪履中刻于筠陽道院

陶文簡公集目錄

第一卷

詩

西施山房
悲哉行為丁亥秋七月大風作
猛虎行有序
雪蕉三首
除夕
偶過先兄庚仲遺跡悲不自勝因憶別後寄
詩有青山病色之句漫賦八絕

六陵懷古三首
招開美
戲為贈內詩二首
開美以山房四絕投贈作此報之
悼菊
送南叔淩宋叔懋應試之秣陵
山房走筆招開美
揚州懷開美

淮陰侯祠二首
夜泊桃源
呂梁
燕子樓
過沛縣高帝廟
大沙河
新城曉發 有序
旅次憶越中舊居二首 有序
途中四詠

途中雜詩四首
又途中雜詩五首
道上微雪二首
遇雪憶越中舊遊二首
古柳詩
到京懷開美
危遊岡 有序
送范檢討冊封使道歸蜀
輓田鍾台先生四首 有序

酬陳玉叔廷尉見寄之作二首
送蔣吉士侍養二首
送潘教授之明州二首
送祝心吾之官汴京
送潛山尉
送單監正之遼東
題川嶽生神冊 有序
讀白樂天詩
耳鳴

贈劉布衣
戲題
題寫四首
送雪浪和尚遊雁蕩
酣中閣八首
題集慶寺僧卷 有序
雲巖四首 有序
題許少師冊四首 有序
病士擬陶七章

襍言
懷黄昭素年兄近體四章
懷袁伯修先生近體四章
憶同遊二首
初返越
歸田
袁伯修見寄效梵志詩八章倣作
戯題扇
題水亭圖有序

題黄珪淵明行樂圖
擬陶二首
贈聶鍊師
贈天目僧
雨中答臨安道中作
遊五洩六首各有序
過釣臺用嚴子陵灘韻同袁中郎賦四首得
二
集潘庚生館得錢字
又用韻贈庚生
題落石臺上人別業
贈天目僧和中郎韻
別袁六休七章
又戯效來篇九言二言

第二卷

詩

覽鏡十首
小園

春閨
寄懷袁伯修
湖上新屋成向有山居之志故云然
得袁石浦書併杜新什志喜十四韻
讀華嚴合論
陳侍御西湖庄
送熊生
孟節婦
題李髯雲峰圖

西湖圖
迎雨謠
端午日無念師二虞生吳生同集齋中五首
復用廿字韻送幼美兄之金陵
題湛師像
登羅巖山庵
蘭芎山
過日鑄嶺十一首
日鑄嶺澗畫眉
東山
夢中得首二句醒足成之
再至日鑄嶺用前韻時卜地往
寒號蟲
信天翁
鵓鳩
懶婦
鵙
流離

一日復一日
久麥
嘗新酒
詠曉鴉
題畫竹
戊戌除夜四首
幼美兄失七賢過關卷長江圖
春雪二首
雪消
哀鬚
百衲美
贈錢塘王生參軍淮陽
白鬚二首
放生詩十首昔王荊文慈無量集
與梅季豹遊雲門
贈季豹行
陪黃雨石大行遊西湖贈行
題高解元冊二首

幼美兄七賢過關卷失而復歸
送僧圓知還毘陵二首
贈僧支幼二首
白塔寺晤吳景文 有序
與景文夜送歸舍
觀景文書壁二首
贈燼隱僧二首
勝公煎茶歌兼寄嘲中郎
石佛庵

白衲庵
金銀沙池
丈人石
過河泰華園分韻四首
贈地師周心水
送恒齋叔之官吉州 有序
送相者金生二首
贈某簿
贈王廣微

泛若耶至雲門十首
贈澄公舅
送王君之官淮安二首
送智甫劉將倘二孝廉都試
三賢詩 有序
夏日過章園三首
題郭生畫 有序
題李寧遠卷三首
贈黃昭素年兄請告二十絕 有序

贈洞庭僧學西八首
贈梅谷上人住山三首 有序
送鳴臯兄北上
贈杜居士二首 有序
讀貞婦傳三首 有序
題王氏繡大士
題尹中丞桐栢圖二十二韻
題錢慕蘭卷 有序
第三卷

序

聖學宗傳序
程門微旨序
鄒文潔佚稿序 代太僕史
海門文集序
盱江要語序
明德詩集序
潛學編序
又潛學編序 代

新釋楞伽經序
法華經普門品偈解序
淨業要編序
永明道蹟序
癸卯應天鄉試錄序
上虞縣志序
西平縣志序
東山謝氏重修族譜序
管氏續修家譜序

山門林氏重修族譜序
書聶氏譜序
稗海序
馬曹稿序
徐文長三集序
金罍子序
漱六齋集序
方布衣集序
鑾坡制艸序

大中丞常公奏議後序
天目游紀序
翁氏遺稿序
無垢先生論語頌引序
膠陽子四書詮義合刻序
章侯仲學庸解序

第四卷

序

陽平會稿序

上官進士夷門稿序
張世調制義序
門人稿序
金孟章制義序
籥笙稿序
湯君制義序
王淡我制義序
馬遠之秦淮艸序
戴玄趾制義序

王慕蓼制義序
及幼艸序
甚業序
季生弟制義序
賀大冢宰立亭孫公奏績序
心翁常老師開府兩浙序
霞城吳公榮擢大廉訪序
霞城吳公奏最序
賀卓師英麓林先生榮滿序

賀郡侯石公榮簡序
太守鶴峰劉公奏最序
太守右吾劉公榮覲序
太守錦波朱公奏最序
別駕文臺吳公榮轉序
郡丞寅所張公奏最序
別駕新篁王公守晉序
易州守陳侯榮滿序
邑侯羅公奏最序

邑侯翁公入覲序
郡丞林公歸福唐序
邑侯趙公擢司馬序
送鶴田夏諫議使琉球序
中丞濟寰楊公恩命序
眞定守張公覃恩序
贈章泰宇丈游吳序
贈劉斗墟先生序
賀檀令王公擢地官序

贈大覺禪師郁班麻序

羅澄溪制義序

第五卷

序

壽少師許潁翁尊師序

賀心翁常老師奏捷榮壽序

壽鄭崑巖中丞序

壽常老師五十序

壽莊封翁年伯序

壽令宇張方伯序

賀周見源先生偕壽序

壽尊師南洲章先生序

壽叔祖貞齋序

送劉進士還遼陽壽其尊公序

壽于翁序

贈劉太翁榮壽序

壽永寧公序

壽大鴻臚方巍王公序

賀周太夫人序

壽錢太母九十序

壽趙年伯母尹太夫人序

壽陳年伯母序

壽常太師母王老夫人序

壽外母金老夫人序

壽令母丁太夫人序

王母壽序

劉年伯母序

周母壽序

壽牛母王太夫人序

壽席母江恭人序

壽外嫂鈕孺人序

壽商母劉太孺人序

賀劉母李太夫人序

貞壽編序

壽施母詩序

第六卷

碑記
重修會稽縣儒學碑記
重修長洲縣儒學碑記
成安縣新修儒學記
重修勤賢祠碑記
重修陽明先生祠碑記
勅賜普陀洛伽山鎮海禪寺碑記
杭州雲棲禪院法堂記
崇圓寺碑記代平倩作

慈慧寺碑記
鶴林寺祖師畫像記
修長春觀碑記
平播州碑記
新造渡東橋碑記
新建金州海防廳公署記
會稽縣常平倉碑記
蕭山西陵鎮疏河碑記
昌平州義莊公記
修漢太守劉公祠碑記
前天台令方公生祠碑記
葉公生祠碑記
前邑侯翁公生祠碑記
前會稽羅侯生祠碑記
南關榷使潘公治政碑記
前諸暨令劉公生祠碑記
也足亭記
酣中閣記

歇庵記
芥子庵記
白華堂記
游洞庭山記八首
台宕路程
第七卷
行狀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端肅趙公行狀
兵部尚書環洲吳公行狀

兵部右侍郎古林王公行狀
江西參政黍寧何公行狀
銅仁府知府凝初趙公行狀
廣西梧州府知府丁公行狀
寇岩來公行狀
先考行略
節婦王氏行略

傳

高給事傳
高內翰傳
徐文長傳
馮封君傳
亡兄德望傳
亡兄虞仲傳
節婦李氏嫂傳
秦節婦傳
樊節婦傳
余茂傳
鄭節婦傳
黃孺人傳
齊節婦傳
吳孺人傳

第八卷

墓志銘

大理寺少卿燕陽商公墓志銘
廣西都御史雲谷陶公暨配諸夫人墓志銘

山東右參議陽谷商公暨配裴恭人墓志銘
貴州參議繩山宋公暨配周宜人墓志銘
湖廣參政警庵林公墓志銘
福建按察使青崖高公墓志銘
山東道御史允賢徐公墓志銘
四川道御史耐庵陳公墓志銘
晉府左長史重齋郭公墓志銘
行人王道安先生墓志銘
淮安府知府范養吾先生墓志銘

合州知州悆山余公墓志銘
贈員外郎誠山徐公暨配墓銘

第九卷

墓志銘

贈主事芹泉馮公暨配封太安人墓志銘
贈知縣静君張公暨配墓志銘
龍灘汪君暨配墓志銘
秦臺劉君暨配墓志銘
曲靖府同知一川王公暨配墓志銘

鴻臚寺序班桐溪王公墓志銘
光禄寺署丞雅石徐公墓志銘
太倉判鄭公墓志銘
顧汝美孝廉墓志銘
程子力墓志銘
隱士金南湖墓志銘
韓仲子墓志銘
江陰馮公生志
内兄商仲文墓碣
德望先暨配陳李二孺人墓志銘
趙母一品夫人尹氏墓志銘
周母黄太安人墓志銘
黄母范太夫人墓志銘
陳母韓淑人墓志銘

神道碑

陝西布政使拙齋萬公神道碑

墓表

封司業肖巖傅公墓表

四川慶符知縣少南楊公墓表
孝義來公伯墓表
瀋陽衛經歷樹甫余公墓表

祭文

祭許少傅座師
祭李卓吾先生
祭劉荊湖先生
祭董允吶先生
祭寧國友人文

祭商仲文

祭外父

祭侄卧亭生

祭從父中丞雲谷公 代恭忠公作

第十卷

贊

達摩尊者面壁像贊

紫柏和尚像贊 有跋

大冢宰吳公像贊

趙端肅公像贊

馮尚齋先師像贊 有跋

從父雲谷先生像贊 有跋

南洲先生像贊

題杏山人像

顧朗哉像贊

商中埜像贊

劉理齋像贊

錢慕蘭像贊

某翁像

錢生自寫像贊

僧湛然像贊二首

自贊

箴

效唐尚寶山房箴二首 有序

銘

荔石銘 有序

琴銘 爲幼美兄作

題跋

題周雙溪先生遺訓

題李利部祖德冊

題李大將軍贈言卷

題彭智甫劉特倩卷

題西僧

題稷公鼻緣冊

題日者董生冊

董潤松先生夕可卷跋

證修社會語跋
書周子九解後
書普度庵放生池卷
書王世韜卷
引
李將軍贈言引
辨
放生辨惑
募疏
修戒珠寺募疏
天衣寺募萬人緣疏
毘壚寺重塑佛募疏
聯峯上人剏庵募疏
華嚴寺飯僧募疏
募修天台山天封寺緣
募刻小本華嚴緣起
戒珠寺西方殿修葺疏
說

蚶子舍利說
墨雜說七章
養蘭說
雜著
招隱篇
偶書 二則
文昌祠約
書常山兩詹生扇頭
紀聞
第十一卷
族譜傳略
第十二卷
呈子
請告呈子
再請告呈子
疏
請告疏
請告第二疏

赴國子監祭酒蔚光疏

啓

上林宗師

同門上孫枏潭老師

上沈相公

再上沈相公

上朱相公

代大人答請通家

答李湘州

祀鄉賢請郡邑諸公

答謝撰述

答張景江

回賀正啓

答某令君

答某學憲

答劉鄰滄介州

答程蕭山

答林蕭山

答劉諸暨

與李總戎爲侄孫景麟納聘

答何大李

答施嵊縣

答劉乾陽聘啓

復顧冲庵總督

復趙用吾開府

答某方伯

送試錄上婁江相公

書

奉常心翁老師

上政府

上朱相公

奉座師李閣學

與周海門先生

與袁石甫

與袁六休

與焦弱侯

復許敬庵
與何進士
與謝開美表兄
奉晉川先生
與某歙縣
與朱平涵年兄

第十二卷

書

上缶父商公

答馮清宇學憲
與友人
與徐魯原先生
與余少原直指
與湯霍林
與余山陰舜仲
答李大蘭
與何秦寧親家
與何越觀

與蔡虛臺
與我明弟
與幼美兄
與姜養冲大叅
奉吳本如憲長
答皖城門生
答倪雨田太守
答閩中某學憲
答李夢白公祖

答門生
答陶不退
答袁儀部
答耿常熟
答何士抑公祖
與董玄宰年兄
謝劉叅戎
答諸暨令
與蕭若拙廣文

與夏鶴田都諫
答程君房
答求纂錦友人
答張滌源
與朱石門親家
與潘庚生
奉劉右吾公祖
答錢仰山居士
答江西貢生

答葛雲岳丈
復侄浩生
登第後寄君奭弟
甲午入京寄君奭弟
辛丑入都寄君奭弟

陶文簡公集目錄終

詩

西施山房 有序

予讀書西施山房有年矣今秋落第復來［印］
境逾邃為長歌以述之

西施乍入吳宮裏承恩日月飄羅綺忽見飛塵入舞
樓空悲霸業隨流水吳王宮中秋草生姑蘇臺上秋
風起臺上朝看麋鹿游五湖暮逐鴟夷舟溪閣那識
風濤險長波淼淼徒含愁一去年年不復春君耶盍

殺采蓮人嬌歌妙舞知何處玉貌花顏已作塵可憐
東城一片石猶存西子千秋蹟幽谷陰森滿薜蘿哀
風蕭颯搖松栢山中落花人跡少山頭落日聞啼鳥
眼前不見越臺高誰人漫說吳宮沼碧波千頃春溶
溶嶔崎石磴蒼苔封東鄰野人不解事草間指點尋
芳蹤風流太守擅丘壑分金宴客恣歡樂孤亭結搆
山之阿翠竹參差護虛閣揭來[illegible]林[illegible]坐久春
陰散城郭壁上題詩雲滿堂花前[illegible]月將落五月
六月全無[illegible]滿池荷花嬌欲語[illegible]斜陽何

似當年浣沙女涼夜香[illegible]樹秋洞門深鎖青松幽
主人已往賓客散浮雲流水長悠悠漢庭廷尉休官
早拂衣自愛林泉好壽邀新從綠野開謝公未許東
山老青山十里帶澄湖縱飲我亦高陽徒今年上書
不得意黃埃赤日悲長途歸來山中但高枕秋風況
復饒蓴鱸四野一望俱平蕪竹間鳴鳥遙相呼謂我
不飲歲月徂夕陽渺渺長烟孤廚中酒熟何勞沽且
復花前傾百壺昔年歌舞安歸乎何須更論越與吳
但得山中十日飲絕勝東帶趨皇都

悲哉行為丁亥秋七月大風作

天公馮怒海若驚颶風飄海天為傾豐隆奔馳雨師
走蛟龍疾鬬紛縱橫稽山泰嶺欲搖蕩萬竅狂呼一
何壯崩騰耳底聽驚雷怳忽城頭舞飛浪勢壓千林
盡仆偃倒捲大木青天上已拔我木已發我屋無害
我稼我稼且熟去年百錢米一斛今年不收食無粥
君不見關中赤地幾千里黃埃蔽天無尺水草木已
盡將奈何白晝殺人烹其子入口未嚥摧心肝不然
俱餓徒為爾亦知食盡終相隨且復須臾少無死對

吳吞聲那可問長史[illegible]北人[illegible]
近聞燕趙多如此南人今見少日[illegible]九湖水漫二尺
平林下蛙鳴食懸釜田疇水底無人耕秋風高原絕
禾黍扣門已是求輸徵堂上官人猛如虎健卒大呼
面目獰答言饑餓已數日租稅欲辦將安營皇天降
災虐吏助四方何所堪聊生悲哉秋風無太惡孤館
懷憂坐蕭索

猛虎行 有序

歲戊子大饑復多虎患余之山中人有談虎者為

賦猛虎行志刺也

問爾何事山中行採薇斸蕨以作食道有猛虎相逢
迎人立向人銛爲鑿料虎之頭與虎留骨肉枯槁饑
欲死爾復搏我啖其髓青林月黑子規叫陰壑風生
山鬼嘯猛虎撼地吼若雷山中之人胡為采皮髮委
地腸掛樹上帝閽之帝應怒九閽迢迢不可度我欲
往訴虎當路安得九石之弧萬鈞弩為君射殺南山
虎

雪蕉為旬叔護賦

綠陰窗外漸看匀葉底題詩綠筆新情行秋來未搖
落知君句裏總陽春

其二

風迴長袖自郎當斜倚幽齋怨夕陽莫道柔枝能帶
雪羅衣偏稱玉爲妝

其三

自將春色上窗紗一樹亭亭戀歲華忽報齋前飛雪
後朝來添得滿枝花

除夕

風塵雙鬢滯天涯遠客傷心度歲華歸到故園春色
裏猶憐作客傍他家

偶述先兄虞仲遺跡悲不自勝因憶別後寄詩

有青山病色之句漫賦八絕

新詩裁罷寄燕關馬上開緘慘客顏悵望中原餘涕
淚忍將病色問青山

其二

離顏病色總堪憐一去尊前路幾千當日已愁京洛
遠詎知頓隔九重泉

其三

曾擬凌雲賦遠遊泉臺寂寞過千秋幼輿不是風塵
客早向松間占一丘

其四

生平五嶽向禽期爐內金丹信息遲何事一遊蝴蝶
夢翻令人廢鷓鴣詩

其五

謫帝乘雲何日回逍遙子晉白仙才緱山白鶴時時
度應是吹笙月下來

其六

白門衰柳別離初傳道平安却又虛此際不堪腸欲
斷篝燈寒夜檢遺書

其七

陸家兄弟舊齊名二十登壇說士衡誰道華亭今夜
鶴獨聽清唳下三更

其八

強思往事猶堪記欲爲還休恨轉增忽憶當初官舍
冷半窗斜月共殘燈

六陵懷古

宋陵風露入新秋松柏蕭蕭萬壑愁憶昔天悲鑄
禹只今何地問藏舟百年戎馬驅南國落日狐狸哭
古丘二帝寢園尤寂寞黃沙白草不堪求

其二

前朝遺恨荒村裏今古傷心越嶠青亂後乾坤銷王
氣夜深風雨泣山靈三泉白日衣冠冷八月寒蟬草
木零當代有誰憐國士布衣林下老傳經

其三

傳經閉戶沈冥久忽漫悲時意氣深廢隴愁誰收白
骨傾家結客散黃金松楸盡濕孤臣淚日月長懸異
代心節俠似君能有幾冬青花老沾襟

招開美

孤亭高倚越王臺木落山空萬籟哀歸鳥自隨殘照
隱寒花猶借小春開碧漾水波供把釣翠搖竹影入
銜杯知君不淺吞蕭意來興倘宜鼓棹今

戲爲贈內詩二首中多隱語不足為人解也

杜德閨中秀於陵仲子妻相[illegible]隱人愚溪

妝鏡窺心靜疏眉映月低别離吾有淚兩豈歎窮栖

其二

眞性良可見同心慰好逑何年憐別雉終日對浮鷗
渾沌中央帝無懷上古游還堪共蕭史明月鳳凰樓

開美以山房四絕投贈作此報之

隱迹山中好幽情物外看江湖拚縱酒烟雨一憑闌
已欲盟鷗鳥猶堪老鶡冠誰人傳白雪五夜客齋寒

插菊

寒香郊外滿插向竹邊斜看罷能無酒移來尚有花

餐應憐楚客貧合傍陶家采采東籬繞猶堪把露華

送商叔蕿朱叔懋應試之秣陵

仗劒他鄉意彈別故友情秋風待行客落日事孤征
尊酒遠相命寸心言未傾思君似流水寄向石頭城

山房走筆招開美

獨立高齋數鴟聲杖藜無處不斜曛君能乘興頻來
往同向峯頭掃白雲

揚州懷開美

秣陵東上又扁舟兩地茫茫烟水愁此夜雪深江樹
瞑可能無夢到揚州

淮陰侯祠

惆悵臨祠宇空悲千載寃登壇酬國士進食感王孫
契合心堪委功多罪不原平生蕭相國成敗可重論

其二

社稷歸長劒君王問篋書那堪百戰後得罪片言餘
楚甸淸淮遠靈祠落月虛悠悠今古恨瞻拜意踟躕

夜泊桃源

迢遞憐行役其如客思何孤雲將短棹十月渡黄河

水泊兼鷗宿霜淸聽鴈過更堪寒夜盡欵枕曙鐘多

呂梁

長河千古在絕險此猶傳迭勢連飛沫懸流嚇大川
魚龍應避地舟楫詎從天今昔安危異揚帆漫進船

燕子樓

高樓古城畔望斷長安道樓前偶行跡何事生荒草
節使朝天不復回舞衣歌管掩塵灰多情恐見樓中
燕依舊年年社日來

過沛縣高帝廟

路經舊沛山川古龍起中原戰鬬多一代雄圖開赤
帝千秋遺廟傍黃河雲歸尚識負人氣風起猶傳猛
士歌魂魄來游長此地漢宮秋色近如何

次沙河

望望日將夕行行路轉賒亂流寒渡馬淺樹靜棲鴉
隔岸催漁艇尋村趂酒家客身何所寄愁思正無涯

新城曉發有序

戊子仲冬望前一日自新城發時東方動色矣忽
大晦以為月初落耳俄而遠近皎然頭鬢衣帶草

馬無不變白者夾道古柳萬株垂垂映發若玉樹
林枝上厚者至盈寸迺知是霧氣所結七人云時
有之余初見奇甚馬上大呼遂爲長歌以志歲月
仲冬望前日將出照見行客光熹微忽有重陰接長
夜俄驚積素分朝暉草間沙際看漸厚拔而銘頭無
不有吾家兄弟皆白眉三十少年成皓首道傍一帶
猶絕奇亂綴明珠白玉枝寒林倏然翩翩蝶飛是江
南二月時欲墮不墮縈樹底滿路楊花風不起龍蛇
鎖霧濛濛發滿院梨花帶微月向人[illegible]不覺寒仰

[illegible]時相馬鞍縱然霧盡青山出猶作長途雪裏看

旅次憶越中舊居

妾生雲歸後開窗月上初春衫裁越布曉食飽淡魚
白鶴傭人箭玄夷使者書故鄉真可樂不是愛吾廬

其二

落日君耶路晴波映遠空經過獨漁父來往信樵風
避世蓀蕭衷忘機魚鳥中何因競微祿蹤跡困途窮

途中雜詠

曉星

五夜色何爍東方如有期獨臨殘月上每傍曙鐘遲
送曉催寒日流光只暫時旅途含早發策馬一相隨

朝雲

一賦高唐後猶看似夢間含霞添曉色出海見青山
與跡俱無定同心長自閑思親雙眼在南望阻鄉關

征鴈

幾陣見還沒一聲堪斷腸迢迢思遠塞渺渺下斜陽
北地風霜苦南征道路長傳書到何日鄉國正茫茫

棲鳥

倚郭依林樹迷洲集戍侯群樓堞自長暝色向人愁
月落驚雞定夜多啼未休南枝殊可戀飄泊欲誰投

途中雜詩

逆旅解逢迎傳餐事遠征三年懷璧在萬里負書行
柳憶經時別花傷異國情辛勤作遊子淚倒見儒生

其二

驅馬遊京國思家動越吟短篆時有夢孤劍自知心
驛樹寒烟晚宮橋流水深羈棲有朋好聊足慰離襟

其三

一騎風塵裏千山縣郭東畏途逢落日別思對飛鴻
仗策心逾遠談詩氣稍雄驅馳丈夫事不必恨飄蓬

其四

籍籍多才俊招延聖主心獻書非十上賦已重千金
謀國杞人意感時梁父吟開尊雖所好豈敢滯中林

又途中雜詩

風塵忽換客鬢寒色偏凌紫貂上馬踏一村月迎霜
度獨板橋

其二

遠客客顏千里歸書淚淚一緘莫問離家久近請看
來日征衫

其三

取次殘星盡落遼迴寒日初昇欲識曉來霜露短鬢
忽墮清冰

其四

忽憶家鄉舊隱竹窗日午高眠看山暫移飄展乘月
一上漁船

其五

風急暮天殘雪鳥啼遠戍平原濁酒先投草市嚴寒
不到清尊

道上微雪

馬首弄霏微寒多只暫飛疎花遙綴樹落絮未霑衣
月下色猶淺風前吹更稀唯應湖水上粧點釣魚磯

其二

客子逐車輪相憐一水濱凍雲圍野色細雪雜征塵
歷亂看愁思飄搖似此身前村聊息馬寒入酒杯頻

遇雪憶越中舊遊

惆悵山陰道經久有雪留霽看千嶂曉寒帶一江流
野客眠深巷漁人聚遠洲每當清興發中夜問扁舟

其二

故國諸同好長逢雪裡來爲憐朝霽後兼有早梅開
小出攜茶鼎旋烹試瓦杯只今懷舊侶遼道思悠哉

古柳詩

古道兩傍夾官柳萬樹千行種來久風披雨溜皮節
脫漬蘚封苔鱗甲厚奇姿翻訝出摧剝生意偏能發
枯朽豐腰擁腫足疣贅竅穴玲瓏呈鼻口昂藏外榦

老更雄歷落中空奚不受幽龕一竅有結構虛室四
通多戶牖蜉陽半死未足奇櫟社全生亦何有百年
古物只神祐元氣雕鏤豈云偶霹靂繞空電光掣鬼
斧運鞭共馳走蛟龍躍去蛻皮掛爪角鬖髿互先後
至今狐兎不敢傍窟宅似有精靈守野火飛燐倏往
來驚飆怒礫長嗟吼結根自憐已得地斤斧未脫樵
人手不將輪囷美容飾只藉支離保年壽蒼松老檜
早期約歲寒肯爲冰霜負

到京懷開美

遂仙闕五雲新宮柳垂垂萬樹春今日便攜燕帝
醉不知誰是和歌人

扈遊圖題辭有序

十五年戊子秋九月工部臣謹上言伏惟　陛下
膺萬年曆以典章令臣等督作壽宮役且竣惟
陛下幸親臨閱之敢頓首請十三日　上偕中宮
駕如大峪山羣臣扈蹕如制既至　詔止諸司不
得盡從入凡以職事貴近從而入者少師大學士
以下十二人於是換玄宮循明樓登寶城時天日

晶明晴色與山紅紫氣相薄映發蔥鬱甚　上騁
覽指畫左右間色愉愉然既降至幕從官再拜賀
有　詔勞苦賜尚膳監所進酒食於時太僕常公
乃爲工科都給事中實與焉嘗謂其門人陶望齡
曰自吾以章縫事　上得稱近臣六七年然而密
邇　天子光寵被恩數異甚在茲日不可無紀而
適有爲公圖之者望齡爲記其端系以詩焉
皇之出遵陵邑紛總總萬靈集鏗華鐘精雲旂道修
直皇人馳皇之馬崇巖下戒屬車止從者於六聖藻

軒游今倍之雖厥伺歷玄宮晉明樓紫闕躍光沉浮
曉天行循地脉既化物皇情懌嘆齊侯誚秦後皇之
車降自慕奉臣辟康以樂頌無疆揚景鑠皇之壽天
同久公皤皤在王右歌此圖傳無朽

送范檢討冊封便道歸蜀

聞說秦城百二關提封鶉首舊河山親栽帝子青桐
葉暫解仙曹玉筍班隴首看雲邊月近江干負琴使
星還知君定有淮王術綠酒筵頭舞袖斑

輓田鍾台先生

鍾台先生既卧病乞身去行有日矣望齡等問疾
至榻前先生命各製詩贈行日及吾眼在與徊諧
之詩未成而逝焉慨痛悲惻何可復逮因成命故
綴之後方附古嵩里薤露之義情見乎詞
碩德中朝今已矣高風前古似仍聞懸旌[illegible]松千
尺碧海秋空鶴不群盡日門庭清似水蚕年詞賦欲
凌雲尚餘總帳空棠冷獨何齊鄉檢[illegible]文

其一

[illegible]

笑賓客到門看已稀雨後片帆天際黑江門[illegible]
中詩靈均弟子誰堪賦纔讀招魂淚滿衣

其三

惆悵難忘舊日知素車丹旐去遲遲從前只謂先生
别榻畔猶聞覓贈詩薤露幾人空製曲春風一榻附
淚期酬恩不負延陵劍欲掛寒峯何處枝

其四

雲樹千重薊北天鄉心誰為二親傳那堪垂老迎歸
櫬轉向遺孤慰暮年舊德自應存太史　皇恩今已

到新阡徘徊却羨雙飛鶴得弔先生宿草邊

酬陳玉叔廷尉見寄之作 代

青雲幾載共飛鱗綠酒寒燦可重論南國舊憐詩草
秀漢廷今見法星尊自緣談笑知驚座未向交游歎
署門知爾尚高湖海氣畫熊問俗向中原

其二

意氣如君信慨慷棲遲吾自媿班行但循白髮心堪
短爲問滄江計已長五嶽襟期應未改三山風雨正
相望秋卿署裏多秋興莫歎飄零滯一方

送蔣吉士作卷
薊門逢雨雪相送轉依然客思[illegible]何以[illegible]
偏錦衣看獨舞白首散華筵傳過西陵口[illegible]曉
傳

其二
薄祿猶堪養應憐萬里情歸程及春草壽酒薦金莖

送潘教授之明州
閉戶書嘗滿閒居賦𡚁成縱然三徑裏不是學元卿
傳經來越地捧檄去都門手祿功名薄諸生禮數尊

潮生江色動日落海雲屯會見南溟集扶搖起化鯤

其二
若到山陰道憑君問故鄉秋帆移石影曉鏡散湖光
蜃氣浮行館龍宮接講堂溪山多古蹟一 探石函藏

送祝心吾之官汴京祝有禁方許以藥酒見惠

送宥下句
仙吏風流革檄才征韶遙指洛城隈青[illegible]時參佐高戎
幕暇日賓朋上吹臺高嶺雲浮閣[illegible]河月上好
啣杯應憐病客僉門裏乞得還丹[illegible]

送潛山尉
黃綬青驪吳楚間官程垂柳鳥關關溪流似帶九江
水塔影猶傳三祖山麥隴涼深逢雉乳花臺春靜對
琴閒明時莫歎功名薄仙尉風流豈易攀

送單監正之遼東
馬曹寧散地夫君負名流都門四月雜花滿春色隨
君到營州漢武皇帝重龍種貳師將軍新貴寵大宛
城屠驥子竭天閑萬匹烟雲擁材官拋韃掣電馳徒
兒快馬真相宜陰山草長絕胡虜一騎不敢東南窺

自是承平少邊事儒生慣說和戎利黃花鎮頭市吏
來大窗賜錦闕氏醉胡馬絡繹胡兒牽毛織筋布四
足穿豈無輕紈與繡段棄如束草寧論錢聞道遼陽
戰勝歸青驪白兎其騑騑桃花照夜連營色苜蓿高
秋萬騎肥莫歎天涯薄宦難銜齋寂歷走冥官城頭
臕有醫閭色任爾朝朝拄笏看

題川嶽生神冊 并序
川嶽生神冊者皇齡同館生焦竑等壽其師潁陽
先生原本所生發評於山川繪而歌之者也發餘

敬書其端曰昔歙之大儒元晦氏既徙於閩晚懷故里致意於紫陽之堂蓋新安山水名勝處也古之賢者思歸而未能猶寄諸詠爲先生且老於是邦大柄歸撫其嚴壑覩元晦所得何如哉領獨延公所自稱遠附於箕穎豈新安山川猶屬清刻者猶未足當公意耶何意尚之遊乎夫洪名盛業大蔽乎天壤山水於天壤間直微塵弱縷耳其細與巨知其不相及也而庸知天壤之不為塵縷與銖銖焉較名譽之多寡爭功業之弘纖於一塵一縷之

間不為塵縷之乏者乎穎水之陽庶悟爽贖而唐虞不與易斯固先生所為自託以遊世者耳或者以由隱士先生身元宰之隆寄而託漢上之餘稱謂為非類而是烏知大道哉得其道則承明者作之庭中書政事之府練之水新安之江大都之都雲巖之巔無非穎者亮由之同與未嘗辨也大物皆有既也崇者必夷淵者必陵獨有道者未嘗成未嘗毀二三子歸尸以川阜視公無適守而知之域以言無窮之原乎雖然企出者託於相交後世

有企先生者猶將於新安焉而況其門人乎兼得伊人生躬空谷思其人猶及其物況江山之奇勝哉是間也繪事五幀詩二十五章作者十有九人而望齡分賦得齊雲山其詞曰

齊雲高高齊雲香鑪藹天天炯煴鑪煙作雲紅如縷中有雷霆挾風雨須臾倒翻滄海濤九土盡沃三農驕連陰忽捲晴堆絮天宇虛寥片雲任功成用斂意更閒翩然乘風還歸山茲山自古多靈既貝闕琳宮儼相向兩色長飛玉洞泉日華正掛天門榜門外石

楠千歲樹疑有仙人煉丹處至今碧礀菖蒲根猶見紅泉雜花注先生拂衣雲與還茶鬢素領青松間金丹駐年色炯炯鐵杖入手聲珊珊松醪釀兮松花飽聖代寧容乞身早把釣難忘渭水占停驂欲訪空同道雲去雲來豈有心山靈應許住山深請看五老峰頭石膚寸仍含四海霖

讀白樂天詩

嘗聞樂天言依依姓陶人況我姓氏同流風殊未湮譜系雖茫昧遺冊[illegible]齡良孤介知足常少營

朝暮無餘資祿公猶未貧一命詎爲貴此公誠吾榮
身既無羈束腰亦忘屈伸胡爲罷官來兩見田園春
雖無達士懷心亦寡緇磷栖遲楊柳宅來往蓮花僧
湖水繞屋流南山亦當檻何必若耶溪有興斜川遊
我非公後裔公定我前身篇咏性多拙杯杓力不任
唯應詩與酒兩者媿先生

耳鳴

我身久危脆生與疾病并三十方少壯一耳常年鳴
吞藥謁醫師已之而未能靜聽忽自哂宜愛何緣憎

寒谿月泉瀉古磵松風聲秋蟬既縷縷玉磬時泠泠
近聞江濤喧幽得廣樂清蕭遠天有籟虛無谷誠神
昔聞鼎夫子中歲求長生冥然發奇響自謂通仙靈
著書良已誇一一爲強名彼以靜境遇我從多病侵
是身如空虛浮幻之所成外塵尚云妄此響寧是眞
或誇或以嘆妄計起迷情病久心境閒庵居漸如僧
一悟聞思理良哉觀世音

贈劉布衣

聞君少年愛禪寂身著袈裟手持錫聞君中歲返鄉
里束髮戴冠畜妻子如君形迹那得痴俗眼相看浪
喚奇世人莫喜且莫嗔奈時是俗今是僧蹉跎尚有
迷方士乞與光明無盡燈

戲題

太常妻黃門妾我欲向君君不愜傅大士龐行婆令
君從我君如何道人亦有閒儔侶智度慈悲同法喜
却笑多情是老逋梅鶴相邀作妻子

題窗

眼倦埀簾非習定頭慵着枕便成眠一念未停殘夢

醒休將懶惰喚安禪

其二

病中妝佛君休笑佛是人天大藥王欲覓方書傳像
教却如卜肆挂羲皇

其三

杜預勳名班掾文勒石磨崖意何已道人得句信手
題一任南風打窗紙

其四

兀兀騰騰半室閒[illegible][illegible]只對隔湖山從今[illegible]覺無心

好總有思逋也是崩
送雪浪和尚遊□爲
雅志在林壑餘□□花養家歸湖水邊□□花雲由上
非雖志終華將期氾蓬闔芙蓉乃籬落余□□雜蹊
病骨殲遠懷高篠綳塵鞅山鳥與村花□□九回登
吾師究玄要說法今祀衆曾中若丘壑不與山河安
居從淚公眞意與支郎暢獨携瘦樹瓢一條榔栗杖
錫穿吳會雲杯度錢塘浪聊過灌園人村齋飽蔬餉
西風吹毳衲烟霞氣彌王言訪眞僧盧漠漠經行蕩

霜前林葉紫秋半寒流壯揭水渉奔崖穿雲踏空巔
洞穴轉幽邃時時語鳧盆茶鼠如狐狸饑嘯拱相向
聽前領其會坐覺千山長臥遊伸兩脚紙上每神遊
從師欲請問此語得無涯白雲與雲外靈蹤尚無意
春與桃花期曩留屐幾兩若間數遺墨微言嗣高唱

醉中閣八首

有口向人都好好無心到處只公休越溪鷗鷺亦如
渫汝擬銷除若個愁

其二

廚頭冷落盧三雅服底紛綸笑二豪世味漸疎□味
熟不勞人勸學餔糟

其三

已拚病身成野逸最憐酒德近疎狂百家湖上休閒
棗擬築祠堂祀杜康

其四

張公喫酒李公醉此事人間信者稀客但厭厭莫辭
去相將携手醉鄉歸

其五

汲泉敲火燒松葉日注新煎椀十分細酌慢吟仍飽
啜茶酣未必不如君

其六

一旬痛飲歎猶淺千日曾傳醒却愁若論□中無感
月似移身世住糟丘

其七

步兵廚裏千甕酒蟻甕頻澆尚未平若問□中眞意
味太平無事已銷兵

其八

沾唇便號飲中仙洗腹仍誇醉裏禪信脚逍遥出門
去杖頭不挂一文錢

題集慶寺僧卷有序

冬日同謝開美董揆仲李文學王周二上舍宿集
慶寺僧舍座上二僧供善飲而揆仲方持齋寫法
華經余戲之曰有飲酒沙門則有持齋居士因大
笑次日寺僧持卷强索余詩因次其語爲解嘲云
爾

名飲推闍黎持齋復誰氏手寫蓮華經兀兀者居士

身住蓮花社攢眉者釋子梵書挂孔壁翻將貝葉紙
淨土與醉鄉相去不盈咫應多混俗禪亦遇逃禪友
有士處其間無是無非是終年念經論半字不到爲
終日在塵囂中懷了無事夜同無礙參身是空虛爾
鷄豬逢著喫蔬食飽而已闍黎悟得否是即無生理
非則借債去我墮泥犂罪

雲巖有序

萬曆癸巳十月十一日夜坐雲巖天稱上雲色滃
鬱四顧蒼然悵不見月偶述四絕時同遊者謝開
美汪見岑泊道士吳雲從

中夜披衣聊出戶無數山雲擁庭樹忽然一片飛不
還已作峰前一溪雨

其二

雲巖道士巢居者露坐巖頭念都捨雲端歷歷千萬
重疑有星河在階下

其三

丹壑蒼崕處處鐘夜深天畔有孤節寒燈一點松龕
裏照見雲間五老峰

其四

一入天門路更幽每從林杪見溪流白雲坐斷人間
世猶有溪聲到上頭

題許老師冊有序

吾師少傅公之歸也望齡已得告返越故致之
言無與爲癸巳冬十月自越詣新都叢中聞師即於
高陽里出是冊示之且曰子不可無一言以命啟
述四方賢諸紱遠行懷頌德見于詞矣
昔聞採芝叟乃是商山皓姓名既隱淪形迹且一晧

一朝振衣起渼前亦以保有美伊昔侍紫闥黃扉老
抗疏帶甲冑排不豈云早耕鑿黃山巔雲棲之古
語默若異塗成功則同道千年鴻鵠歌嗚咽傷人抱

其二

煌煌日方晨冠蓋傾西都祖帳連雲浮尊公餞肉疏
觀者嘖嘖歎歎息賢大夫令辭紛紜投錯落皆明珠
朝解丞相章辭服還其初角巾曳烏藤躡蹻遂長徂
歸來臥雲烟門庭亦荒蕪揮金會用今寧復知其餘
遺世道彌尊憂時意難舒有時杯酒間淚下紛漣如

迺知社稷臣出處何嘗殊

其三

前庭樹松栢後圃羅桃李蘿葛生其間苔蘚雜爲理
伊余信蒙昧窮齡遭災悔一遇偶粃先于余愧媿始
黽勉遂將彥審力知所止把未東淵因學耕耔江濱
上感昭明代中念酬知已竟夕寢廢遷介攬衣起
虛頑竟成累貞直聊可恃朱絲白玉圭持以報君子

其四

天道常已違物情良可知究心觀元化萬狀居然齊

我公夙明哲大方經綸寄寞寥廓中亦任鴻鵠飛
寵辱一以忘譏讒詎足疑況公進退間所得誠不啻
進嘗班皐夔退則傲由夷莊生亦有言憂樂固有時
壯年勞經營逸老庶在茲大賢懷永圖小人愛其私
願公多愷樂保此黃髮期

病士擬陶七章

是身如浮雲此病復何似誰能達其解毗耶老居士
一牀卧寥寂牀外所餘幾蓮花三萬座嵯峨室中起
病翁已疲茶神通竟如此誰云不二談而嘗涉唇齒

其二

有物強名身孰持仍日手拳指既異理遲拳號爲肘
謂此異草木云胡左生柳萬物隨化遷吾化亦何有
一杯苟可持聊以煩吾右

其三

神龜欠刳灼千歲猶嗟夭犬馬齒幾何亦復名爲老
天老既無定吾衰詎云早園槿與朝花榮萃豈不好
苟其盡天年自足稱壽考

其四

古人言與善天道悠悠者悲哉顏氏子髮白[illegible]門焉
東陵跖何人老死窗牖下壽夭儻云齊同路[illegible]亦假

其五

靖節昔貧窶療疾忽見嬰衣食已難周藥餌安能營
貧病士所難況復二者并超超濁酒尊汎汎秋籬英
有時抱孤歎所歎者長醒道勝既常足性拙亦常寧
翻憂壯者勞而謂富者貧形神發苦言言懼[illegible]難平

其六

白公老病風悲歌強為歡駱嘶已辛酸柳枝辭獨難

樹倒藤豈縈蝶去花當殘四緣會有歸外物奚足嘆
笑口圖古先生於何亦無憂

其七

衡紀互淹泊荏苒及三紀會聞幾人疾曾弔幾人死
問弔行相及往復乃恒理疾或苦沉迷死即悠然矣
苦短樂更多無憂且懽喜

禳言

貧兒夢得金歡言未曾有不知是虛假安[illegible]成富厚
經營費籌計[illegible][illegible]亦復分其餘酤酒聊為壽
醺酣暢平昔歌笑一開口中觴念所[illegible]營慮紛前後
覺來擁絮眠敗氣映窗牖忽悟夢中非悔不多酤酒

懷昭素年兄近體四章

良會不可值我行何所之疾如臨老別愁問隔年期
露落開帆重天寒去鴈遲殷勤驛樓月得似漢京時

其二

秋月色偏苦黃花影亦寒一尊花月底相對別離難
酒罷月剛墮客行花已殘年年花發處不忍月中看

其三

為別竟草草出門千里途懷人冬月末失侶衆中孤
草合楊雄宅雲凌賀監湖從來幽隱地知有鳳書無

其四

嚴霜淨輕籜寂寞但空林杯酒天涯夢孤舟歲暮心
情多愉道淺別苦恨交深何處思酒試幽亭山水音

懷伯修先生近體四章

王署論交地黃金講法臺空中花[illegible]雨何外[illegible]如雷
赤水撥珠罷春池拾礫回端居[illegible]去[illegible]慾絕比窗梅

其二

楚越應非異無何其一鄉逢迎童僕慣生趣未宿忘
劇語驚河漢悲歌託鳳凰知音君故閑木訥接輿狂

其三

清晨孤磬發獨自禮迎文日靜開關帙候雲轉憶君
難忘御街月無定越山雲泯默知何寄津頭坐夕曛

其四

客行常念返車馬亦生光此去懷京國翻如別故鄉
狂誰憐浪士病已失醫王烟水西湖曲扁舟意莫忘

憶同遊

憶君同遊時怜我多歡興不飲常酕醄無愁但歌詠
看山並騎出坐月逐朝病傷閣屢延賜風泉每傾聽
渼談既舍筏餘勇猶超乘恃予如蛩蛩顧余同命命
歡多苦離促別酒澆難鐙雲跡本來浮烟波渺難定
羈懷成緬邈氷雪嚴冬令敘歷語誰宣幽憂日長瞪
有如嗜飲客久值瓶罍罄霜侵孤栖們日落長河暝
沙禽對愁坐哀鴻叫相應畢居事多違獨往心難競
浩蕩平生愁俱來此時併

其二

日出何紛紛車馬長安道伊余獨遇懶與俗成違拙
閉門每終日欲出愁無事虛房掛巾拂寂寂如僧寺
所欽塵外友共此閒中意坐久移昏旦茶餘散人吏
清賞襟詠謔溪禪共遊戲娟娟涼月華耿耿春燈穗
寘言興方洽淋酌何辭醉主人云已疲去矣吾當睡
豈惟肝膽徹手足都自恣至樂難名言眞談無意義
鷹飈脫絆紲馬逸解銜轡佢傻變昂藏衰遲返童稚
當歡已念別嗟彼日月駛鷁首渡清淮雲帆指吳會
良遊風雨散既往何時值恍如鈞天樂夢想徒能記

襟期未乖隔一水非迢遞殷勤咫尺書好倩雙魚寄

初返越

靜與山僧住歸逢道士迎枕樓花底飯布襪樹邊行
隱矣文何用蕭然病亦輕自知閒未慣擬出課春耕

歸田

支離病骨久無堪退院歸來亦住菴過歲農田逢九
九在家道侶恰三三藤蘿雜美貧應慣蒲褐春聊憂
自耳多少鵷鸞滿天北只應鵬翮附圖南

袁伯修見寄效禿志詩八章擬作

腐爛光明螢火細酸習自氣磕雞奸醜移兒覓窄是非
帽子高低
其二
水上踏車微雨屋底推磨生盲終日腳忙腳亂那得
半里塗程
其三
夢中捏緊拳頭捉得生獐一兒狂呼大叫傍人拌着
自家雙耳
其四

老鼠相語穴口笑殺飛空蝙蝠饒爾徒翅揩雲不及
倉中有穀
其五
無一文儒典道經混說是非非是都將付與村丁還他
黑字白紙
其六
泥幔頭裹肉餡四板湯中摻頭奸赳庖人未到權時
抹粉搽油
其七

莫笑蜉蝣暮死就中定有彭殤幾代幾消一局神仙
未是年長
其八
負心莫話他人孤恩最是吾身日奉千金供養償伊
一掬灰塵
戲題扇
落紙已成費何堪破練裙自逢修禊帖秪誦永和文
腕似欲無骨字都論有筋片毛應不值敢望白鵝羣
題水亭圖 有序

南京春官尚書宅在柳樹灣池館清迥余與繼源
讀書其中時嘗見此圖別後二十年始會於北都
繼源復出此求題追記舊游宛宛在目人事變從
悵然而悲會予復告歸又二年丁酉始書此寄呈
繼源於南京崔灝趨詩在上頭莫訝秀濫難出手
也
昔年夢墮鍾山下古卯成衙歷官舍水檻臨池竹逕
牆其君杯酒燒燈夜看持此圖臨檻前水亭水檻都
依然眞景如畫畫景如圖折箑欲遊一色天生絹尺五

卷成東燈罷燈花落不足妙畫有神神恍忽吹燈走
入圖中宿一別廿載逢燕都一頂紗巾尚未除垂爲
披圖向燈下可惜圖在風景殊昔我兄弟皆少小君
纔有髭似寒草人言絹力苦不長墨色翻如昔年好
却憶孤雲鎮東事妙手相遭偏得意亭館涼潑墨瀋
濃略寫清幽記殘醉我無手筆比孤雲難把煙光寄
贈君柳樹灣頭君憶取秋風好爲悵離羣

題黃珪淵明行樂圖

物色都易工高情苦難繪雲心與水趣豈在影象內

又如墨此君不受葭茭態淵明曠世姿飄若鸞鶴翩
貌者徒如山斯意焉能會一塵入點綴寫鶴作雞類
黃珪好筆仗畫史舊名輩二尺紫桑圖居然上皇代
墟柳互疎謝村煙逺明昧竹策送緩步山童候歸来
潑衷一何遥桂眼孤雲外宗氏有聞孫伊予亦知退
安得黃生手寫眞茆堂背高詠貧士篇焚香與之對

擬陶二首

一身未易營衣食寧相關詎知志士懷可以忘饑寒
猿腹爲仇讐安能兩無患行當直躬歸而暇𣪘朝餐
饑來時見驅叩門擬容顏應也憐王侯行乞良勝官
一飽意更舒况復酒可歡

其二

淵明十數傳後有水仙子吳越居𨺗遥吾姓償因是
不然千載餘那得心情似世俗貴纓冕先貧後所耻
何意姓陶人爭附柴桑里陶峴居崑山栗里之後人號水仙

贈聶鍊師

月滿藥苗肥花開梅子實中有天地春靈詮傳秘密
珊瑚寶色綻黍米珠光溢入口如醉酣熏然醉毛髮

仙翁道自勝緒乃挾茲術辟彼方瞳公本草聊濟物
燕都有幡髯弱手嘗繞膝始知蔓草年豈測陵松日
嗟予抱空聚衆病爭宅窟滅骨劇剸刃貧宦徙把筆
尺縑百丈泉吻渴無由縕感君敦道素至寶非所惜
傾囊十顆珠不待予詞畢嫩色真𧹞紅生香想蘭茁
至陽一照曜陰沴忽如失何以喻太和微微汗花發
別來枯槁腸尚憶羊乳滑飄拂[illegible]味或常出

贈天目僧少年嘗選爲兵與[illegible]傷僧

少林有橫枝幾得到天目[illegible]二十[illegible]揭虎徙新猶

等身一白棒岱嶽天吳肉至今八十七枯根苗霜禿
示我刀痕瘢禪心久降伏忽逢說虎人猛氣不可縮
脫帽走中庭旋風撼空木

雨問答臨安道中作

遠山饒稚容近覩反成老蛾眉遁烟霧所得徒悴槁
譬彼淇濮遊紫手聚羣媼山行不見山對食嗟不飽
借問行雨兒咄哉底相惱雨言予何愚予勢豈云小
賭子松江綾百疋挂樹杪先以泰珠圓偹之吳帶綃
享子以廣樂鐃鼓互撞考自餘琴筑奏一一音繚繞

覩子水犀軍組練鬬輕矯騰裝百萬騎各各勢縈攪
眺遠諒微礙臨流得新巧合魚食熊蹯異味子須飽
慎勿惱雨行雨行亦自好

遊五泄六首 各有序

青口

從諸暨縣行五十里皆山中然勢散緩行者頗疲怠將至青口前有巖嶄然出雲開容立見皆喜心踊欲起比至山忽轉僅截去路純若無蹊並雁行半里許溪澎然鳴兩溪迴宛有門崖峭而入如行委巷中矣兩山離立不數丈壁絕梯磴翕翕如欲鬬行數十武輒一轉溪隨而縈之十數武輒一涉山是純石峰巒皆傾欹聳特各各取態或如屏圍或窪如堂或如案上果皿也疑初是一山將有神人斬其脊而中開耶石壁上躑躅盛開紅紫如繡不可采掇五泄山上有劉龍子墓龍子人而龍故詩云然

龍子為龍時湯精洞丘谷神行物無礙摧山如剖竹
青口當其塗長巒勢奔蹙君若萬羽林分行避黃屋

秪今苔蘚壁即是羣山腹天空墮石鏬雷與斷雲足
鬼斧一以劉神鞭驅不續躑躅花其巔聊舒遊者目

第五泄

五泄之名以瀑水勝然山徑固已奇絕矣入青口十里至五泄寺寺右緣溪崗施而上復折遂至瀑布所水懸可千尺石壁如削左右環擁映水益壯不知視匡廬鴈蕩何如也然聲勢震蕩口噤目旋神鬼失守亦旅徐奇特之觀題名於壁曰萬曆丁酉三月廿日公安袁宏道歙方文僎山陰王靜化

會稽陶望齡奭齡同遊

白蜺飲晴壑一飲萬人鼓腥風歕涎沐下有神龍府傾崖與廻薄獵石佐尪怒十里骨立山洗濯無撮土遙源杳何處落地名第五客來泉亦喜舞作千谿雨赤脚雨中立衣沾翳崖樹廿年成始至重游在何許憑君鐵錐書一破蒼苔古

白龍井

五泄有二龍井黑龍井即第五泄下石潭白龍井在寺南五六里許穿谷中而入大氐如青口道也

而兩壁加隘岩巒加巧溪加駛石門石囷石果置皆具而加巨轉揖變換不可名狀稍進云已是寺前案山背似非人世之行客相顧恍然而已時日漸曛幽悄可畏不至龍井而還

招提萬山裏門與君[illegible]對當開白龍井窈出清溪外沿洄未覺遠忽[illegible]半壁仙屋淺廻峰洞門礙奇巒互傾欹飛泉[illegible]松老將化石筍石來大磐谷藏土耕[illegible]懈生晚畏逕轉[illegible]新愛已謂人境[illegible]支短策洗足[illegible]

但見玄髮垂安能[illegible]黃[illegible]雲霧間神仙宛[illegible]

第一泄

宋景濂記云諸泄惟第四級不可至或以絢圍腰縈巨杙俯而瞰其取道蓋從嶺上下耳僧言山下有細路緣崖可上則四泄皆可至也時方雨險滑不可置足褰裳從之從者多諫罷歸寺詰朝步上響鐵嶺從山腰得斜徑攀挽而行臨其顛望之四瀑皆宛宛可見夫臣廬鴈宕一級水耳猶得名況五泄耶

山雨無崇朝青苔助巖險四泄安可求山僧只指點與來身命微危磴幾欲犯童僕進苦規同遊亦譏貶應褒膽易懾計阻心竟歉勝事忽若吞清眠夢如魘晨餐動歸策臨瞰勢已儼蘿葛疲攀緣荊榛背誅斬距石愁足跌蹲泥任衣染下望五白龍遙遙競騰閃

紫閬

泄之水百仞五之意是天上落也從響鐵嶺而登至絕頂謂便當下乃忽見平疇長林桑竹蓊蔚滿膝組織水皆安流齊之即墮而為泄者地名紫閬

民居頗稠或至巨富四望綿然平遠亦更有奇峰
環之上山即富陽縣界予與客皆言兩縣地勢高
下遠如此役不謂是山頂行十里忽復下走如一
二里始至地由此言之安知今所謂大地若非處
於孤峰絕頂乎

一瀑懸百仞五瀑方到地每緣嵐霧開略想峰頭翠
即此料泉源應從白雲墜攀藤漸躋陟巖旬亦能詣
誰謂孤峭中忽有桃源事雞犬散村落竹木成位置
連曦溪女桑卓午樵人市向來五瀑布平流若溝隧

十里方下山人家在天際

玉京洞

從五泄至洞巖寺凡三十里洞在寺右始入如水
巷巷窮廼開闊如七間大廳堂過開處即名一洞
如是者不測爲幾也未入時寺僧攜席以從云穴
隘者至不得手行須首引其尻如蛇蚓狀以爲稽
耳洞中然十數炬猶暗炬火小如棗核不見光燄
隘處又苦烟塞觸眼鼻皆酸既至穴口數刺頭試
之畏烟竟不果嚮寺僧與王生及僮輩二三人更
進數洞出爲言所以開昔有行腳僧曾攜糠滚入
者見大溪石橋而返頂上聞櫓聲當是錢塘江也

靈洞積陰晦火烈不得揚一炬纔照身有似秋螢光
神憂意多危羣容悄不狂相牽隧道窮呀尔開堂皇
石髓結還滴蝙蝠鳴且翔布席通穴口投身引其吭
要當蛇蚓行恐逼蛟龍藏勇夫三四人老僧啓前行
還言所歷殊一一仙人房其下流清泉其上安橋梁
蹊巖突高下尻背時低昂火燭黯欲盡窔奧安可量
嘗聞長老說有衲來何方折松爲明燈腰包裹餱糧

持咒禁妖怪表途留秕糠猛志忽地險滚接遍靈鄉
頂上搖櫓聲依稀是錢塘與君凡境居安知仙路長

過釣臺用嚴子陵灘韻同袁中郎賦四首得二

富春一竿竹成都一張簾少微西南星兩應先生嚴
鱸天鑄戈鋌區區佐餘炎桐江鐵釣鉤敲出鍼鉾銛
朝釣細鱗鱸暮釣闊口鮎鮎鱸自有儔豈與蛟龍兼
狂奴一何狂故人亦何嫌莫以龍之飛而笑魚之潛

其二

新安三日雨昨夜生新水欲上嚴公臺今此舟行駛

兩度復公升堂[illegible]人問答[illegible]何形似
三過不能言左[illegible]向當無御舟[illegible]其題爲我非爲[illegible]

集瀟庚生齋得錢字

高僧其張䇹清禪劇[illegible]錢法[illegible]逢[illegible]象倡詩[illegible]野[illegible]鮮
葉響千溪栗櫟蒸五月前酒腸雖較淺杯到也欣然

又用韻贈庚生

相見乍知識聞名二十年看君好[illegible]字合有古詩篇
坐滿重迎客[illegible]不空且[illegible]鮮時開醉傲劍去抵酒家錢

題落石臺主人別業

溪堂多夢雨山檻易生𤸃佞佛學禪寺栽松與作門
清齋響魚鼓高咏對禽言借得桃枝簟聊聽寂[illegible]

贈天目僧和中郎韻

萬仞空王塔三千衲子儀鳥窠新定室鹿苑古松枝
香鉢傳來是宗風習者誰懸厓青瀑裡好爲[illegible]無師

別袁六休七章

學道六七年心[illegible]見見人[illegible]同[illegible]遊無人[illegible]欲常
高郵紙炮竹外有[illegible]施若鼓石中火令我[illegible]具機
箇事心所[illegible]劣[illegible]愛[illegible]何[illegible]子何[illegible]

其二

從遊三月餘豈無一時劇端居競鮮懽含錫開茆集
圓空作霖塊酒海澆不得欲寘腹輪鳩欲吐口門窄
退有萬丈坑進則千重壁乞子羡朱公安能緩裘脉

其三

朝停富春郭夕泊釣臺下邂逅漸以窮離懷不可舍
來潮接去水白浪白如馬君行住建業爲復下江陵
良友更誰共名山還幾登前行路初逕秋風夜作濤
錢塘與楊子兩處隔風潮金陵猶自可江陵正愁我
將心比暗潮不送潯陽柁誰爲今日酸即是昨日懽
江魚行逆水勿使尺書難

其四

我心實敬君君心亦予愛桃根傷以僵李樹豈能代
傾盤撒珠璣褚小自爲礙施食療饑鬼針喉反成害
乃知貧薄人趙孟不能賚

其五

學道六七年學得蔦蘿草豈免一絲緣終成兩頭倒
忽遇枯樹椿謂是青松老纔緣暫時托霜雪豈相保

秋風吹草絲草弱梧無枝枯椿不生春樹倒絲當臨

其六

儒生慕升米朝餔太倉塵袁生曠世士食龐不食陳手聲旃檀香忽能煮麒麟豈獨機用殊詩文亦失新不重彝鼎古所貴瓶槃貞谷風振林莽樹竅因之鳴莊生大鵬鳥惠子蚤與虻

其七

少年學應舉偷出事冶遊徵名授爲縲紲脉脉如見抽三十沾寸祿斯意略已酬中遭疾病侵萬事都能休況有良友朋兼之好林丘謂如鳥排空翻若魚中鈎沉憂來何方復抱最者愁貧佛與貪名等爲貪所囚吾生朝露耳何當伸眉頭

又戲效來篇九言三言

作吏於館娃脂粉之城爲客於浣紗蛾眉之里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走三回濃抹淡粧之水色非色界酒肆與淫坊情無情間蒐惺而心䶢鴛鴦寺傳法秉教禪師歌姬院乘鑵爻槌乞子西施山是歌舞處在郡城東二里

三言

有好友無名山妖冶姬閩中間有名山無好友盛饌餐不離酒二者併竿闕功花酒市囊金空闕功具少題目籠中禽鍛羽肉君之來四綠合葉乘風水歸開吳山濃越山淡雲爲升風爲纜山山花日日春花時霧梅時晴二三月好天氣五七言有佳致臨地來無此懽懽無多別日難

陶文簡公集卷之一終

陶文簡公集卷之二

詩

覺鏡

髡髮木長髮先騰覺鏡公然是一婆風柳容顏只易滅秋蟬氣力苦無多細撫世界鍁鉻葉大辰勳名夢裹柯豈有心情向朱紫便將金鑄擬如何

其二

三十七年聊把玩峻坂馳馬隻輪飛陶潛官罷知今是梵志人歸歎昔非白骨觀成看世妄青山招隱與心遊拈花一雨平湖滿且乞長竿守釣磯

其三

說法從人前馬留似猴良亦勝貞猴牽絲刻木渾是戲斷水殘山足夢遊溪漈旋添菱女柵霜痕欲上橋奴湖北中綸笠前吾事爲寫漁裝者釣舟

其四

食百生奇事有微吾生物化貴無馬荷鄉谐久枯同竹光交繙多瘦亦僧壯血斷來除崇參衣祇撒盡只未蘇荒蕪田業關何事已有南湖一畝菱

其五

平生勳業竟何如終老須成食字魚千石官階楊子賦百城家貴李公書墨池筆飽朋耕後茗椀談酣晚戰餘更有狂言客休訝一毛端處貯空虛

其六

鏡裏容顏頗自知須知元賴即吾師詩籌詎免揶揄笑顧影行遭罔兩疑薄相苦無蠶室婦貧身半屬債家兒生來百醜醜明面可獨窮人盡是詩

其七

莫怪年時愛道裝姓名久已隸空王六時自禮蓮花漏每日親拈印字香詩景天和邀客和衡門草長與人長夜燈點罷仍朝梵靜業山中也覺忙

其八

春風濠上始覩儵秋雨窗前又醉漏萬事總如僧剃髮一生偏愛黍垂頭嵚崎歷落貞堪笑寵辱升沉定不憂試向唐生問身事驅牛躍馬竟誰優

其九

季主誠賢術未奇子卿巧中亦吾欺豈如明月盤龍

鏡解照清霜病頓瘳蘿蔦攀援秋欲斷爲龍蟄伏冷
枏宜可憐憔悴東陽守老病臨頭帶孔移

其十

頻年頗怪卜公欺隱几空堂我更痴槁木自合大籟
遠然灰應覺地文殊兎毫錯落時扎鼎麈尾從容坐
撒珠一束芭蕉莫輕覷巍巍丈六紫金軀

小園

滿窗煙翠鏡湖南隱士圖書海岳菴艇故教藏五
柳啼鶯頻與喚雙柑泥人出似當春睡中酒花仍白

書耐已神疎離護芳草更添微徑擬三三

春悶

一春情緒似玄冬門掩芳菲眼欲封西子湖邊遊勝
遍賀公池負酒杯濃行隨蛛網縱橫織再對蠶箔一
下春紫芥白鹽隨事有滿簷聊得比周顒

寄懷袁伯修

見來蕭灑似龐公十載交游伯仲中尺素恨人分萍
飯一瓶餉遠笑擎空絕無兒女求才易示何處信與
爾同苦憶西郊共攜手江南今已楝花風

湖上新居成向有山居之意故云然

東西坊本依城市大小山今有弟兄擬卜幽棲分箭
翠好憑竹閣聽泉聲傍同飛鳥投林急慵愛瓜牛成
屋行湖上一椽聊爾爾扶犁攜與老農耕

得袁石浦書併柬新什志喜十四韻

失喜驚妻問江州遠信傳入懷珠滿把開紙舌生蓮
閒處偷頻看幽時靜憶眠逢人隨口誦逐句費心箋
獨露當陽劍勤加最後鞭句新詩有眼琴古韻無絃
與者官聯署同時客寓燕效顰徒豎指失利在空拳

射虎雄隨廣飛九富逐嫣鶖蹄虛翦拂朽質漸雕鐫
離索竟誰訴蹉跎秪自憐法仍懸白白講已罷玄玄
金鑄司倉佛丹懷郭泰仙願因風力厚鐵翮合飛騫

讀華嚴合論

禪心端合一生休偶價真堪萬死酬虛有身形似股
鼓愧無手指發箜篌謾緣小本華嚴論爲送新涼禁
落秋頂髮欲斑除木得秖應枯瘦擬比丘

陳侍御西湖庄

名場羨爾一身收畢詔新銜拜醉侯艇子種莊裝蓮

樣吳兒殊有串珠喉嗓與畝遲花間取曉翠刱焯水
上樓我亦清狂公記取十旬三度淨慈游

送詹生

了無經術只甘眠且免門人笑腹便隔歲豈堪論甚
曆廢琴端為發新絃低頭我已推東野高足誰能似
鄭玄莫惜湖亭艱時語夜潮偏送上灘船

孟節婦 蘆鄉廿

晦月失陽光死魄終不盡不如作雙星化石同時貞
青衫霜雪髮倏改如雲鬟劌辟春臨和辛勤為兒忍

書燈照機杼心苦聲韻窘金風悲蟋蟀艸露弔蚯蚓
樹枯生意盡會看發芝菌何以況古人輒書宗也旬

題李髯雲峰圖

但寫雲峰意自閒不須重畫幼輿顏君便是雲君信
否不然何苦愛游山

西湖圖 李丹家西湖側

從來對景不挂畫此地未宜張此圖不若贈余山館
去好尋煙柳憶西湖

迎雨謠

江龍背穿井苔死旱蓮開花仍結子 俗云旱蓮草生水旁輒旱及結子始雨
水車啞啞龍脫骨夜半蹋翻老鴉尾山農叉手
眼出血心死向神土泥活廟祝村巫語喃喃兩瓣筊
坯顛倒跌西村太尉東相公靈輿交戛鑼鼓雄走佃
雛老顛倪童布攏拖竹旂颭風神言天怒山鎖龍力
縣位下闕難通零雲剩雨空虛中殿脚子孫異所翁
各為乃子身相攻秋雨薄薄分牛脊擲雷劃電相寇
賊神支鬼使雲間格畫馬騄驛汗流壁截分片雲如
裂帛屠牛烹豕謝神力釀酒沃田田亦濕

端午日無念師二詹生吳生同集齋中偶看坡
公汁字韻詩戲效顰五章末章呈似念公

吾聞嵇阮儔頹然嗜米汁呼酒如救焚五斗未曾濕
清言多妙理往往酣中得不知三閭公沉湘有底急
有如雲間鵠而視池中鴨覆載豈不宏愁人眼空窄
圍芳延令節安石榴花赤林米煮菰菁菖蒲兼酒行
酒為潤吾脣花以華吾幘行從漁父歌一弔孤纍泣
醒魂老更苦澆酒箴其缺今日良宴會坐有千里客
願客醉勿醒醒後憂來集

其二
當暑思峨眉千年藏雪汁積冷冰齒牙一想枯喉濕
欲往隔雲獄玄漿寧可得譬彼越人游不救溺者急
況我困喧隘有似失水鴨氣濕地更潮雲介天欲雨
賓去稍自便襪解脚暫赤既滌越窯青還尋雪芽白
手煎不辭倦未用籠頭幘水火已應候快聽茶蠅泣
悠然起遐望青山到牆缺顧我有好顏真成主與客
疏篁復解事簌簌清風集

其三
榴嬌午頳頳柳暗初流汁湖南去飯牛飯飽牛耳濕
炎景困騰騰嘉賓來得得同歟節物換再歎流光急
艾葉巧成虎沉香微吐鴨開軒去屏障獨許庭花闖
越酒苦醲醽落茂珊瑚赤家傳蘇氏方煩類吳中白
豈徒側君弁歡賞行隨情連榭瀉春溜幾夜瀝沐泣
錦罍幸未恥杯勺豈愁缺主人不自謀醖美真爲客
莫厭園蔬貧明朝肯來集予家造夏一酒色味俱上白

其四
生平食字飽渴飲松煤汁共爲強韻詩思苦爭未濕

紛如舟競渡紅錦志先得勝事出危險好語生迫急
每愛孟東野銅斗誇射鴨雖無壯士懷幽韻寫蒙絲
飛情高鳥墮洗恨遊魴赤不獨吟者勞聞歌已頭白
伊余亦何事肩聳髮去幘胡不山中眠强效寒蟲泣
靈均去我久風雅道漸缺我縱拜低頭誰是詞壇客
何當喚韓孟去作城南集

其五
學道如凝狗銜枯苦求汁悟道如涸魚吞陸徒呴濕
空虛無片段豈要論失得跡往電猶遲鋒馳箭非急
多言祗自困喧啾亂鵝鴨奔足走踆踆勞睛花纍纍
吾師無寸鐵應敵雙拳赤摩壘大鼓幢權邪老韓白
而予本窮士枯木冐寇幘蚓有無腸歌鴿有無情泣
雖然共居諸且不受盈缺從師恭浪游非予亦非客
眼看曠刦事一會靈山集

復用汁字韻送幼美兄之金陵
牛車喘斜月白汗如灑汁憐君遠行邁犯此梅山濕
吳船木屐様腰脚轉難得且況滿湖風解柯急
荷涼淨窺鷺蒲短嬌獸鴨青空淺色畫綠綃深正黑

請看堤柳外別有飛丸赤黔爾無須更改爾韶顏白
況當禮法地趨蹌困巾幘而咏聲栽詩熱眼枯行泣
行矣愼風露淸惟願勿缺寧從彥道游勿作田蚡客
東林傑可依好共宗劉集

題湛然禪師像

一曲琵琶天下奇朱簾繡幕捧蛾眉直教笑破崑崙
口幕裏紅粧是段師

登羅巖山菴有淸隱額是劉文成公所題主人
指畫下方甚辨

淸隱誰將記往年壯遊我欲抱雲眠矜頭直下橫吞
海鵬背蒼然倒看天石頂芋肥饒佛供古淵龍老護
僧禪酒間指畫煩鄒衍爲道齊州那點煙

觀芎山 山有葛洪丹井汲之有藥氣

飛欄跨閣蹟俱陳嶺翠江光興亦新丹井汲雲香帶
藥斷碑嵌壁蘚生鱗僧閒自打鐘迎客路穩耽嬉伏
累人怪底雙眸淸不寐幾番湖海浣灰塵

過日鑄嶺 見歐冶鑄劍地歸田錄稱日注井茶第一汪郎鑄也予嘗有卜居之志然

始至島山寺久廢僧徒一人

十年閒勝地及見過於閒雜葉遮泉眼松身上石筋
狖分朝暮果洞老古今雲舊寺千盤裏僧田薄可耘

其二

小任寧論歲幽居勝事牽春雲裝紙碓 山人多造紙者 截月
買猱給崖石開留記圃池晴引泉前坡驟損晚竹篠
可充糧

其三

寺廢餘僧病基荒記佛埋題趺蹲澗草虎嘯撼門柴
無地淵朝講租田給午齋布金貧未得爾我願何乖

訪奇賀山後爲復寺

其四

臨水不惡瀑淸言憶子荊 指處仲也詳見傳中 揀松開墓道菴
草傷新挙調苦憑琴愁詩新托夢賡此生差不愧亂
弟點爲兄

其五

黑林雞一足陰嶺虎偏蹄寄戶尋程語 山原處皆造窯燒炭 巢
民伴鵲棲岩回全隱路石墮未妨溪愛僻眞吾病攜
鋤築晚西

其六

近浦逗花舫沿山傍草廬前谿應漲水後嶺判梢盧

林愛一枝烏盆游子里魚蓋頭茅幾把可照野人居

其七

嬾許黃生並狂催袁子見可憐虛白意猶傍軟紅塵

溪澗栽羅淺筍當種紙春山人以竹爲紙欲將雲寄遠雲亦

戀吾貧

其八

飛遯高賢事藏脩拙者能未應違俗好聊以遠人憎

古溜泉穿石枯松葉換藤只愁深谷底直欲改高陵

其九

冶氏去已久山山如劍鋩過雲愁破碎飛鳥敢翺翔

吾欲拔之舞收將囊底藏星文躍衣袂却似有身光

其十

朱門不肯顧目望高天霞宣料常思倚蠹房只深花

糞時收豆稭闢地種瓠[illegible]桑埋[illegible]于光家

王氏農書

其十一

醉翁遺錄在佳茗舊來稱摘露先朝日茶須日未出時采以收露氣

烝煙人曉嵐竹爐煎活火藜杖掛都籃儻許吳僧

任寧將顧渚慚

日鑄嶺鬪畫眉有序

過嶺稀見餘鳥惟鬪畫眉而已山人言此鳥各占

一山頭其侶過之必苦鬪自來無共棲者予異其

質似嫵媚而志甚貞果爲咏此篇

也雲飛不去百羽何豁任畫眉豈凡禽獨叫山頭樹

一山占一鳥餘鳥不得覷賈勇日求敵似恐奪其處

煙霞剖同域疆土成異據違蕪媚纖妍嚶鳴寫深愫

留侯氣雌特皎好疑婦女美爾嫵媚姿猛志紛難禦

豈同尹與邢專房巧忌妬將如巢共許牽犢遠辭汁

田仲離母兄避地甘堅瓠謝謙絕儔黨風月幾到户

考槃獨寐笑孤竹鄉人惡有目視霄漢肯爲俗物顧

有耳貯清虛每怕人聲遇此鳥是其侶孤貞亦逝趣

爾爲高遯物予少人間務逝將從爾居畫眉慎勿怒

東山

竹梢藤蔓冷僧扉門外蒼松忽滿圍舊多老松爽迫近爲人伐存者

皆稱斸藥更誰悲遠志摘花猶得訪薔薇落湖漁艇應
初閣上浦風帆徙欲飛絲管恭年陶寫盡謝公何日
復東歸

夢中得首二句醒後足成之

行藏自笑只如蝸局曲形骸角兩叉屋舍隨身聊爾
爾文書篆壁强斜斜呼牛謾逐傷人應殺敵廓開二
國藻莫學升高便枯死且留涎沫一些些

再至月鑄用前韻時上地往

緣岡遥轉曲如蝸童子猶能記路叉紙籠猫煙溪雨

閣猿枝裊地竹風斜青鳥白鶴原知茇細徑丹梯不
受諍我亦埋憂仙長統鑁頭邊事更無此

寒號蟲惰鳥冬毛脫凍號達旦夜續□□鳴曰

得過且過鳳凰不如我

富勤不如戡情徙趨不如病坐十牛乘□六月下人
萬人貿不如寒江夜雨一簑睡足漁翁卧不願釣頗
微稅飽食勞藉狀但願慢吞細漱漏底安□餓寒號
蟲毛羽褫褫風雪大喘吞聲澌古號破□□冬□風
肯任安能一枝兩枝啄門和風作□□□□□□□

如誰得那勸君可過權時過

信天翁水鳥不能捕魚每拾魚鷹殘餘食之

淘河嗉寬似栲栳淘得河乾吻先槁鸕鶿繫頸青絲
纒脚取魚鮮爲他奴鷺絲兩脚竟日捕□□不飛愁
欲倒鵜鶘鵜鶘恣啄魚網鳥羅□□□□□翁信天
莫嘲咲拾得餘腥意規飽

鵓鴣拙鳥而鳴無驗俗云晴鳩叫晴雨鳩叫雨

橫枝不橫豎不豎結搆不成巢隳樹寄言喜鵲休笑
儂早晚去時儂得住憐伊喈喈太饒舌他喜何關相

報語不如老燕養子出窠逐婦鳴晴時叫晴雨叫雨

嬾婦魚也一名饞燈灯其骨照歌舞則照紡
績則暗

嬾婦愛嬾水底居肉充脂盛脩且腴烹銀液□水□
濡流膏十斛柔如酥化爲紅燈嬾不除偏宜綢閣紗
籠俱鳴瓊覆白錦氍毹纖腰利屧飛長裾花光波鑑
月照除此時紅燈百夫餘朋花吐蕊如芙蕖惟嫌鳴
機併辮繡女紅刀尺文史儲地爐火灰冰咽空寒宵
半凝意不舒短檠燒焰一寸無□□陰處狀□□□

牢紙閣餐褁枯腹無半字名嗜書開函見人羞欲遁
我生人間百事疎對卷似智掩卷愚號曰懶夫何乃
迂雙瞳不識粉共朱試揩魚油點眼珠願雙瞳于僥
燈如

鳴性愛單棲

獨宿廣爐寒多情愧紫鴛鴦單飛春月照宿命欠紅鸞
遶樹非連理啼花謝合歡前身清淨侶縛律護僧棧

流離鳥也幼好長醜

流離之子毛羽佳出鄉姣好音哇哇父憐母惜口哺

食丹山九鶬安足儕誰言長大妍醜換昔何惜燒今
何乖柔莫嫩柯不自保一朝砍砟成枯柴流離之子
鳴聲哀哀哀匪莪莪作萊

一日復一日

一日復一日一時復一時形容日巳枯氣力日巳衰
惟有心脾存頑劣如童兒得餐亦復喜失歡亦復啼
猶能聚沙戲而逐塗羹嬉嘗聞佰里言生如牛沒泥
三十行及膝四十腰脊齊更過五六十滅鼻徒悲悕
及耳耳爲聾及眼眼爲眛雖然露兩角戢戢何所爲

奚煩到北郎此理良易推君看淖中行豈有却出期

久麥

久麥化蝴蝶蝶化寧自識翅粉漸淩亂鬚嘴好粧飾
無端夢爲周誇言大鵬翼著書一何困矢口談道德
當其夢覺時栩栩亦暫適莫信夢中言前身一腐麥

嘗新酒

寒雲漏日遠山光甕酒新沉與客嘗山解青青如屋
裏酒雖薄薄勝茶湯穿波何處鵝才噪啄雪初來烏
嘴僵魅火幾星灰尚暖憐君無事且深藏

咏曉鴉時新安程生在坐

寒鴉作團飛鶻轟口喑不噪以羽鳴聲如猛風吹屋
傾來無約期令我驚仰面乃見滿天黑暝色駸駸飛
意急幾雪糝頭毛尚濕寒雲壓背高纔尺欲數繇愁
過眼疾猶有追飛餘幾翼聽之無響數可隻筆柬手
閒天閒寂曉景句奇稀賞識新安壯士好腰脊爲君
繡此寒鴉集

題畫竹

草非草木非木畫復非畫葉沈足筆如秋風落輕鶴

蒼莨百六鵝溪絹覷之墨耳意乃綠四竿五竿如
玉可老坡仙森在目我不識畫頗識竹題詩上方添
真贋

戊戌除夜

淚燭黯將滅啼烏耿未眠僧風吹濕夢夜雨怨連年

其二

長年年夜意儉歲歲朝人惜曉雞能懶添更鼎解頻

其三

悲涼已恨魚銜索荏苒偏驚鼠齧藤總使春風自回

度寒崖紙會老層冰

其四

秒歲一句都入夜越俗自二十至除夕通稱爲夜行年四十豈闌春
惟應舊日香燈社換水添花稍較新

幼美兄以所藏唐伯虎七賢過關卷蘋文進長
江圖見示而唐畫特精妙將今爲歐詩系之翌
日唐卷亡去不勝悵恨作此解之

虎頭妙繪具靈變僧繇點龍破壁飛唐生近代亦作
手神物到化能似之藍關一幅寒色淡牛軸生綃[illegible]

百韓吾兄實惜廿載餘愁疾時時試披展霍然疾已
愁爲驅去若霧埃凄風捲紫檀作匣錦作表好把注
重貯妖變生平秘惜肯輕示惟有香鱗見開卷洞泉
愛予好詩句甕出齋頭欣賞屢觀者各神味主人妒
矜願至寶貝宣揚絲來鬼神妒誦珠竟奚往吳劍俄
飛去主人燃悅靖晝眠叩門七士來儼爲續君瀟灑
宛舊識冠服古制非今賢是耶王摩詰非歟孟浩然
魂驚夢醒月墮屋雲散風流雨絕天故交訣兮逐寒
美人隔兮重淵瞻泉石兮如在懷清賞兮長捐君願

憶昌黎之記不吾術之詭能使亡在而去留窮毫端
之餘澹關絹素之飄飄景邈逈而似嚮趣崖略而可
求山經寒而添爽溪含凍而微流牛掉逸而端鞚馬
開適而神遒乎頭下走皆儒雅何況連翩乘騎者標
格雖同意態殊仙子羣遊鶴飛野矯首似望低似吟
興在溪橋風雪下或如吟苦韻未續形貌摧藏意難
寫或如句得神氣盈想見揚鞭快捶馬樹古崖深石
路細故作迴巖增遠勢一馬蹴足險欲逾一馬縮身
進仍避雲開已見山際關樹杪應藏關外寺由刈關

頭皴法換稜骨屏顏勢奇悍臺閣高寒雪意濃馬蹄
犖确入心悍前騎回頭後轡遲來者如追去如嘆當
時七士雅能詩維也虔乎兩蕭師鄭公洛筆王公嘗
妙蹟淋漓今豈知唐子丹青亦補亡虎貟聊得似中
郎君不見宣和萬軸都如燬世事盈虛豈有常

春雪

眼看春事入溟濛篝火煎茶草閣中水色寫天如淡
墨雲陰鬧雪帶輕紅疎花點袖初凋瓣春雪少老竹六出者
撐寒故出叢記得漁簑詩句好棹將殘酒去湯風

其二

犯寒先報數聲雷符約還停逗屋梅非時雷後時山梅花皆陰放
靄漸沉鶯窓密雨絲初送轉皚皚戲量曉砌攜筇步
欲試春粘著屐回春雪粘屐行多蹟 湖水如粧景如畫可堪
癡坐畫鑪灰

雪消

柔姿能耐幾時消況是春來臘後飄曉落薄寒飛旋
濕夜窗多恨滴無憀風前趙女愁堪訴老去顏即變
易凋惟有山梅解相惜深崖鐵幹鎖冰條

予年三十餘無鬚近方十餘莖而長不滿寸遂
有一莖半白者哀其生老同域戲爲十一韻
中年惟天官鬚長但如眉鬢兼略可數十莖稍有奇
秋草生非時秋霜行被之嗟爾出土芽廼有如銀絲
鳥白雖將頭聃老胎中兒始閩煩驚怖細撚及自怡
請觀少年死何妨黑鬚髭貌生欲其壯貌死欲其衰
他年影堂內好稱枯羸姿芭蕉不及雪寫雪良已奇
吾意不及老聊吟白髭詩

百衲羹杭僧碧暉集蔬果爲湖蔬其美以其多物而成於濟手故曰百衲

水洗麥塵凝其然豆珠腐瓠首帶菌青芋魁環子處
栗肥新去皺菱老方辭渚麥州玉葉蕈越嶺龍兒腑
瓮雞鮮勝肉土酥嫩如乳豆飽未經霜瓜垂初過雨
樹妖僧耳白菜異猴頭聚珍分海若髮菜出山公股
胡餅團月璧雪粉素絲縷椒以持紀律油以合儔伍
初如在懸樂金石各異部終焉入音宮笙鏞集歌鼓
杭僧碧暉叟心開面皮古爲齋齋碧暉齋還爲碧暉煑
水短只數掬火活聊一炷伎妙手欲飛香開涎命吐
須臾大事畢衆目屬登俎風雨捲盤筵千才亂雙箸

久竦何氏肉腸枯旱時圃睥予如可留否將溉其釜

醢六號醢粲為燒羹雞

贈錢塘王生參軍淮陽

王家子弟舊衣冠自智鬅鬙王一圍厭右西湖三月

錦黃流是雨聽風湍櫓蘆揭鱠河魚賤蒜酪沾槃比

麵寒莫歎官微戎幕冷淮安端不異杭安

白鬚

自撚冰霜一寸髭衆前誇道老容儀少年側室今瓶

媼欲染銅巻媚阿誰

其二

西國上人言類鳥也能笑我向如閣試搖頷下笑伊

石老臨應無重株命偶過自塔上有[illegible]見予自[illegible]見予人

耶

放生詩十首昔王葦文慈無非集以凡有畏刀

杖無不愛壽命爲韻

人生中腸腹及與口舌二寸何取吮欶一乃司吾饞

爲錢飾盤筵殉此徑寸甘下咽了無知理與木札兼

脫食矣祭祀吾甚饑學聲隨徑寸況易熊胡當信其焚

牛償債一身債主眞不廉人羊須臾理兩君觀其大凡

其二

毒薑烹肉肥利刃藏魚窄魚肉豈不美智者走弗食

吾有萬世患驚以取一適匕箸成戈矛操之還自賊

君看俎几上怨敵常繞百食肉作董觀斯言心可刺

其三

介盧聽牛鳴名長諳雀噪吾願天耳通達此音聲類

羣魚泣妻妾雞鶩呼弟妹不獨死可哀生離亦多嘅

閩語既嚶咿吳聽了難會寧聞閩人肉忍作吳人膾

可憐登陸魚噞喁向人誶人曰魚口噞魚口人耳背

何當破網羅施之以無畏

其四

挾弩隱衣袂入林羣鳥號狗屠一鳴鞭衆吠[illegible]

殺機緊胷中粲然若懸杓吾聞螳螂蟬能變其音操

至人秉慈尚虎象焉足謂因果苟無徵視斯亦已昭

與其嗷羣生寧我吞千刀

其五

從事愁見拘波臣若遭湯鑊氏祭宴款悲鳴曳相枝

寄書已成悔見夢徒增妄數錢贖爾至縛解鷄內放
困極勢未遒蘇餘氣仍壯銜恩未忍去故作三回望
何方絶網釣何去保無恙感激見深衷蓮燚袍還悵
贈爾金口言努力此廻向稱水具功德迴向好安養
微施豈懷報往矣慎波浪羣蛙猶有情鼓吹西隄傍

古今詩話蟹名河泊從事

其六

昔有二勇者操刀相與酤曰子我肉也奚更求肉乎
互割還互啖彼盡我亦枯食彼同自食舉世嗤其愚

還語血食人有以異此無

其七

吾聞豐坊生赤年咒蚤虱蚤虱食幾何討捕況已酷
借問坊食者還當咒坊不弘恕聖所稱斯言非佞佛

其八

生物不可食熟已過時敗生旣嫌腥臊敗時仍臭穢
腥穢君所知胡爲强吞嚥水火翊味香口臭成災怪
如蠅穢中育還以臭爲愛及其生子孫居然臭穢內
坑圊雖久居蛆乎可爲戒

其九

豎首橫目人豎目橫身獸從獸者智櫻甘人者勇斷
悲哉肉世界奚物獲長壽一虎嘗邑居萬人怖而走
萬人俱虎心物命誰當救莫言他肉肥可療吾身瘦
彼此電露命但當相閔宥共修三堅法人獸兩無負

其十

食肉或有罪食糠反肥盛薇蕨雖苦饑甘脂亦生病
我痛思彼痛彼命如我命勿憎質直語質語應易聽

與季豹遊雲門

藪竹生鞭晩稍齊石橋重訪古時題谷雲未出俄成
雨蒼厓尾初鳴已漲溪日氣忽穿殘蜺斷亂山飛在夕

陽西秦碑解讀隨君讀苔磴從高不濕泥

梅季豹見訪同爲雲門禹穴之遊詩紀其行

白葦黃茅都一槩蒼松何意入雲栽練江秀句令如
謝橄欖餘甘舊屬梅溪閣熟眠秋到寺石亭北觀雨
兼雷憐君醉彼談能勝倩取湖光爲洗杯

秋日陪黃雨石大行游西湖賦贈

勝蹟阻深幽奇探每重繭惟有西子湖波光近於眼

城頭粘翠浪堤尾銜青巘浮居酒舫寬臥進入輿軟
曾靡高深懼而備登臨善如君表曠士一遇盡誠欵
高談露齒齶往往掛肝膽豈不重深衷作句正在淺
三陪煒艇月屢趁招提飯山姿幾明晦溪態巧縈轉
郎遇謂巳盈淹留興逾緬如君美無度冲抱出平遠
幽憂渝宿好三歲跡如鍵相從把芳醑疲疾獲所遣

題高解元冊

匪蘭永懷

自我廢篇咏四百八十日霜鳥翅折口欲瘖豈暇騁

嬰呀春物有鳥曰精衛悲鳴東海旁酸風吹聲到耳
畔令鳥口血未滴心氣傷一啼復一滴點點聯成字
一叫復一吟聲聲似人語孤兒夜半心啼鳥庭前樹
字字譯之語語傳傳爲海上高君篇高君悲匪蘭伊
我亦罹蓼莪昨歲曾作流離詩其詩非詩過於哭今聽
高君言君心我能睹富兒嬌他媼貧兒縈父母好兒
作父弃病兒費將護兒眠父不臥父樂兒更咄但啼
苦兒口不道命心苦齒指命不噴所痛兒未乳讀君
如許言悲我淚如雨念我幼瘦劣多病少安愈及長

見窮愁長令父懷抱　詩成[illegible]多恭爾恨[illegible]
數往昔恨恨失今补以較施報難于繼於一縷立身
良缺漏作事慙仰俯常恐隕先聲辱光化爲土君其
國香種予也維稺穉因之寫哀數短韻寄長懷

織哺恩斯

兒欲乳母方織三日五匹兒不遑食母方織兒欲哺
寧斷我絲忍斷兒乳兒長及機母力劬待持夜織爲
兒糜兒隨母旁織且讀旁有釜鳴糜就熟長跽向母
母無苦看兒織文巧於組文成五采飛上天嗟母不

見眠下泉

幼美唐寅七賢過關圖偶失去乃作詩解之十
何復歸遂書前詩於卷併有後篇

吾兒寶斯畫令我韻其尾畫在有餘恨遊詩爲照酒
當時詩詩意頗與畫趣同去畫不可見見我詩篇中
兼亦寶我詩二寶相雌雄一游一在即毋有補光道
新篇爲召呼果與舊物逢一笑獲其偶畫及詩無功
詩長更疎缺畫短窮纖濃乃知有形者不及無形宝
移珠已復還往昔猶未碎[illegible]八[illegible]即損而賊

將無煩七翁顏面亦微頳四馬蹄不停前生猶大稅
乍至恰如歸方膠頻顧喚挑燈話無了時半聊問
雪深關路迷翁其安鑑笥

送僧圓知還晃陵覲本師 當自天台有師中移何啻如…作

古洞見今隱新文生舊藏鈔成送寺施律苦到詩嚴
愛客每分座論山時捲簾頻行帶攜手湖月正如鐮

其二 圓知見笑岩禪師法孫

能行笑巖令不愧笑巖孫破衲曾藏鳥巾餐更養猿
心空隨世法願滿答師恩莫以文相掛名言久欲吞

贈僧支羽二首 羽嘗結茆天目山攬松下遇大雪瑠璃火滅餓幾死山中苦寒五更前尤不可忍其言云然

天目最高峰雲開見定僧閉門千丈雪高八…夜燈
半夜每枯坐雙趺如抱冰吾儕辛苦…能

其二

祖師雖幾城有口元無舌僧問佗…法
門外黑風颯茅菴緊上關吹殘峰頂月…山

白塔寺贈葛景文 有序

葛景文夫宿白塔寺遣信約予兄弟往會詰朝答
舟往而景文已行後二十日天目僧支羽過齋中
相與泛湖憩寺方飯而童子報景文適至相見甚
甚因邀與歸舍以其會合之奇也遂有此作

昔愴良會乖今逢非望始聊攜清淨僧去弄潺湲水
魚鳴野寺飯鷗過高人起誠頗忽以諧將無闇神理
機緣禪子歎奔迸童奴喜迎拜互攪袪歸舟已焉止
蒼顏七尺瘦杖策高過耳平生無妄諾所諾必名士
伊予年華微而君風韻美荒院稀人過青苔見君迹

是時朱夏半稱竹數竿紫掛幘影屢翻移前蔭逾委
晝漏無短晷清言有延晷脩封與小年斯言信非後

與景文夜泛之歸舍

坐深真永日交晚是忘年意慨涼侵策人歸月滿船
伊蒲貧士供薝蔔道人禪幽處苦難坊郁情竹影妍

觀友人書壁二首時大雷雨

擾亮與吵冥風雨颯然驚龍欲排牆去雷疑破柱出
竹簷相對潤茆宇遂留名野客頻停棹焚香字字新

其二

心手忽相諧閒中飲興作爲辭有所陳一字可名詮
客情道說偈僧可詩折叙從今眾中處不解辯紋階

贈雲隱僧

積留山下寺客到每稽留僧定年年見蛩吟何何秋
泉新雲護覓峯午月生樓不獨貪名賞兼憐茗事幽

其一

快晴煎爲月驟雨更宜泉吹蛉來客鳴蜩急晚天
清詩難抵供高論未妨禪一榻茶煙底聊假熟睡緣

其二

司倉吟裏佛桑苧茗中神詩律憐君滅茶勳到爾新
著經今日異鬭品幾山春儘問西來事拈甌果似人

勝公煎茶歌乘寄嘲中郎（中郎嘗品茶云龍井未免草氣虎丘豆花氣羅岕金石氣）

銅鑪宿火灰初暖扇檀半銖芬氣滿須臾斷續一縷
青縷有香煙意全知勝公煎茶契斯法兎褐甌中雪
花白火文湯嫩茗乍投已具味香無有色濃花色淺
趣巳殊況堪老作鵝兒雛佳處無多在俄頃趣飲致
復留嬴餘幽安哀生與今尹未解烹煎強趣中

不饒然公茶如皆龍井如草芽詩言虎丘居第二彷
彿如聞豆花氣羅岕第一品絕精茶復非茶金石味
我思生吉問生口煮花作飲能佳否茶於花氣已非
倫淪石烹金味何有歌菴道者山澤癯發光泉水煙
火腴飲罷身輕意沖泉夢爲白鶴雲間徂嶽中大儕
如彼樹生乎哎之齒牙嚴何時一碗沃爾腸勿作從
前易言辭

石佛菴

松間二石佛傳是千年像日月苔蘚滋看看佛身長

白衲菴

何年白衲頭住此一菴古山中鐵綫無惟將白雲補

金銀沙池

兩池如兩目雨後轉澄澈可憐清淨眼底川金銀屑

丈人石

石羊已可呼石田當可稼吾從石丈人操重復扶耙

過何泰華閣分韻四首

化事殊鼎鼎然恭似可名涼風吹曼影急雨打荷聲
涼簟便欹臥朱欄傍晚行賞新花泉冷市茗煮沙瓶

其二

今日何園何能無憶少陵迷人寄生酒匝地月支藤蓮褪魚吹粉苔深石減稜軒窗隨面向寒竹影佝僂

其三

碧綱雲颸裏能藏古佛尊金容開紫磨爐氣裊清溫玄度當年宅祇林再世園憐君鄰並地蕭許可重論蕭山祇園寺是許公宅再世論存事

其四

池合繁垂柳林深長栢圍夏蟬終日聚侍鳥異方歸竹效新施粉魚多借陽緋葉開吾計足釣艇晚堪依

贈地師周心水

自愛名山入剡中多君風尚古人同南條氣聚于空往代悲京六帝宮路入斷雲經举佛將臨野水妝崩洪畫龍一倍堪將好莫把真形惱葉公

送恒齋叔之官吉州 有序

恒齋叔弱冠辭家客上谷以戍籍試補弟子廩食三十載不得志就幕職吉州詩以祖之吾宗派於濟陽歸丹經過試尋所謂栗里者弔之而嘉州中

族父新岑公故吉守也到郡後訪之父老必有能言其惠績者無隳素業無沫先猷是在今日

卅年抱策負磨鐵半紉榮身喜佩銅江上遺民談召守柳間墟里問家風無詩遂壯志行遊日趨府英名坐嘯中閒說青原餘社在擬將心地叩思公

送相者金生詩 首生嘗謁先公於江州見予孩抱中今四十年矣

黃羅翠褓繡垂膺此是東林定裏僧君到江西勞問訊只今誰炷塔前燈

其二

相從石畔記前生四十江州夢裏[illegible]又聞蟬抱枯蛻逢君重問舊啼聲

贈其蒲

名賢多吏隱爲眺越王臺棲棘嗟[illegible]芻鈎稽得勝才薦疏楓陛去轉倫舊京來戀別渾無計新詩滿篋裁

贈王廣微

一種青山色如君識者希鳥經隨眺覽鶴骨易[illegible]肥秋圃宜藜紫閩田晚稻肥男兒多遠興只只戀[illegible]

四月晦日泛若耶至雲門寺以起字爲韻題壁

搖山水影爲韻

兩崖十里蒼筤根中藏一溪雲月滿收吟千竿竹出林老枝壓地花成米溪上老翁撑竹船酒甕浸花清況月下何人見往來惟有山猿同坐起

其二

結葉垂花老借臥四山無風午刪蹉拔花陰葉橋畔涼葛縷生衣安穩坐四家初飽麥上場溪雨新過水推磨林間閒步餘睡清青梅滿樹雀卵大

其三

五雲山前盤古樹曾見前朝老湖散六寺鐘聲何處盡僧幾惟有粥呼魚筍天已過麥花瘦一飯山廚鮮菜無青鞋布襪客何意橋水樹間交流疏

其四

夏首新熟葉氣蒸細路危橋衖斷樹成林巳快人況有鳴泉覆深篠松影石髮雅能淨竹稀鳥雛憐最小何時一牀臥僧閣飽聽凌辰醒來鳥

其五

凌辰理策來山間落日尚繫溪上還上灘下灘魚鳥椎應道山神嗔我來忝是昔留一片石何人爲摩挲蘚班山頭咫尺隔雲霧況聞鵝鼻高屏顏

其六

雙溪港口泊幽夢石帆山下朝炊動荒村客到松鼠奔小市人喧竹排重我生百事松上針雖有寸長何所用石田千畝雲外閒去採靈芝之爲君種

其七

片雲隨脚僧打包片月隨肩人負襆若耶雲月天下

少扁舟擬未逢山搖人生兩足奉一口一餐易飽吾將遨禪扉無人白日睡山雞告午鳴喔喔

其八

張公竹樓風與關錢公廢居生茅菅麗句亭亡眞帖去誰將好事開吾顏四壇生衣憐佛舊一貧到骨哀僧屏雲光晃然忽變現天意似與閒人山

其九

山無雲氣水不鳴是山非山水非水生平愛水惟愛聲每聽鳴泉心即真雲門一溪遶襟背面面僧坊流

聲裏山空月出長松前洗盡卅年非暑耳

其十

赤川漸傾氣漸令斤竹林疎隨峰影前村虎跡枕朱
大正甍斷人生境歸旧家決渠溪為濁野夜隨流勢
何猛泰山向人足回換仄看成峰橫看嶺

贈澄公男

口中無齒語音訛猶倚村童一曲歌桔槔掛壁機全
少拄杖看雲興每多亥字我因知絳老者年君莫皺
恒河白髮黃鶴須史事試向澄公問若何

送王君之官淮安

河水萬里渾淮水千尺清兩水同到海清濁還分明
好向蓮花幕無忘桂葉榮

其二

君住東山陲月把東江釣身是謝公鄉門前子猷棹
忽作府中趨懸知坐中嘯

送智父特備二孝廉鄉試

何物趨人承相史男子張君附之耳諸人自啟前共
郎正復非濶何氏子淡泉舊宜三四字鄉里小兒之

失氣金鞭一尾踏花行春風吹動長安市歌舞排場
君自兄場上疲勞場下羨愁君修組纏開身耀光付
與鄉兒看龍尾街頭我亦曾低今癡鈍似寒蠅天台
道士時相識也羨垂天賦大鵬

三賢詩 有序

滇右吾劉公知紹興誠懇慈愛郡人士安而懷之
而山陰尹蜀郡楊公會稽尹吳郡翁公一德同心
實均廉美論者謂吏治之盛先後罕及也庚子冬
將上計京師望齡於其行采民間歌謠為三賢詩

五百字以獻

東揚海嶠國翰濤汨春搶錢塘為長雄帶以東西江
蔽寵有三山種山居中央左蕺而右龜煙雲所起藏
三江何參差山何低卬山腰擊大鼓阜蓋朱旛雙
朱旛者伊誰貌瘦眼有芒共云劉龍孫重佩太守章
太守坐廳事羣吏爭蹌蹌中有二尹賢二尹翁與楊
清心秉無瑕恩德俱存金石同鏗鳴椒蘭並吐芳
兩肢而一首一首復一腹兩驂而一綴共作千里行
煦人似三春暎物如三光久者踰三年近乃一歲強

父老謂曰邇老脊言已長老脊視蒼天官何意之涼
官如高樹蟬吸風理則當令我地下蚓不飲濁水漿
官卿而復公爲當顧朝常吾儕日何嘗飯薄衣無褻
願官歲遷秩勿復留此方父老祝蒼天脊言何不祥
少年事官府髮白而齒黄常言府縣尊上或無庚王
老椽如老鴟伍伍如饑狼官府總慈愛狼鴟列兩旁
何圖公堂中今更坐蒼嫉不聞官叱詈不見官吻張
有時遭决罰罰薄無痍瘡仰頭覷官面官面飄見傷
豈無誅與脊植立餓且僵鴟狼勿多嗥今乃爲綿羊

襄者捕妖人僉細乘時[illegible]燒[illegible]訛火[illegible]焚闖
官能靜其紛制使無[illegible]陽[illegible]役腸
吾民闇無知乃爾動[illegible]惟庚欲致兹乃[illegible]無窮
薫風長萬物靡草委如霜農人務滋苗莠反謂之妨
黄[illegible]萬人排擎小乃[illegible]長其[illegible]郡縣小不足淹[illegible]公
[illegible]所願　天子聖哲以授[illegible]綏和輯寧爾脊
逆來明年大述職聖人度[illegible]見去翩翩[illegible]何
煌煌黄金鑄褒嚬錫以酬[illegible]功[illegible]太師不勝[illegible]我
三賢堂

夏日過葦園

赤日來郊垌每與勞人期清風避城市常爲靜者私
瘦馬出郭門草春旋生蹄幽尋無廣途薄此田間蹊
閱闠十里陰中藏古招提前林在何許已覺林蟬嘶
顧影私自言息爾良在兹禪居亦已雄萬木如登陴
積時耿晨蹬餘青吐朱扉深柯藏靜風露葉留晚滋
芳條欣可攀豈必來花時

其二

中林衆鳥國喝唽靡不聞亦如適都市頗盡殊方言

交鳴復交翔勢合理亦尊高談喬樹顛意已無人羣
客來鳥何知去亦匪所訢孤遊時見欺故復相嘵喧
平生寂默意欲與禽鳥論人生各棲宿此義聊可敦

其三

清池不濡軌千里在一曲蒲葦散輕颸時見幽鷺浴
垂楊髮如葆遶寺紛可束數樹影文漪欣然若新沐
伊予江海客偶化鷗鳧族臨流無盥漱端坐意已足

題郭生壽 有序

郭生嘗從予遊少年美文嗜書學畫亦善詩代惜

無祿早世其從師陳先生示以遺繪爲慨然成句
題於上方
中郎去後傳書訣摩詰身前是畫師可惜丹青無限
意無人更見解示時
題李寧遠卷
紅錦帕首振白裘轅門罷酒烹肥牛吹笳夜醉婆娑
府校獵秋開自在州
其二
開道龍庭夜合圍府校隊隊鐵驄飛平沙萬里六龍

去縛取閼氏騾馬歸
其三
諸郎少年肝膽奇鳴鞭揮箭射且馳馬上曾擒自題
將陣前當避黃鬚兒
贈黃昭素年兄請告還嘉陵 有序
流不成聲則哦歌不成聲呼奈何而已雜詩數章
泣乎歌乎錯然而書之書罷而讀不知爲何語也
巴山萬重高巴水千重深誰令東西人而與子同心
其二

月到三十日素魄如清盲與子遠別離倚誰作光明
其三
日月相望時清輝意逾若望前與望後那得一十五
其四
殷勤遠離意寂寞前夢境今朝看昨夢昨夢亦已永
其五
涓流入洪川遂與江湖同亦知潢潦微大川自多容
其六
近海無細流涓滴化爲海小夫逢大人令我懷抱改

其七
稽叔性疎嬾毎兄常見饒念我褊心人亦爲子所驕
其八
每當西日下便作樂邦想明朝望西月含情一悲愴
其九
落日仍落日明朝還復東含情重含情照我桑麻中
其十
我行車馬間不識乘車人豈無馬上郎非是意所親
十一

長安結交地共作糊膠粘與君相識來清水投青鹽

十二

精鳥有鶼鶼殊身而比翼命命爾何情同生法王國

十三

物情重所見驟處乃非祥車子胡爲人而令尼丈傷

十四

白月忽嚮晦角枕薦清夜一夫中夜呼安能不驚吒

十五

蟻視不過寸生死尋丈地與子亦何心而營天外事

十六

浮萍語浮木爾我特相遺委身滄波中誰能願風潮

十七

古井如古鏡團團一奩水衝風莫作瀾不到深井底

十八

念子獨我憐衆意亦何有禪病長才疎詩愁增向隅

十九

七年不相見俱有冰霜髭攬髭共丁寧訴是離別時

二十

形影爲三人起舞秋月冷須臾月落山回身不見影

贈洞庭僧望西 有序

余以丙申歲游包山寺僧望西房其徒號青蓮者從予游後歸夢寐未嘗不在消夏石公間也望西兩至予舍問其徒則已遷化人生若此未知有復至之期否慨然爲作雜詩七章書於冊後

碧藕紅菱渚青油白版舟同君綠波裏銷夏與銷愁

其二

煙水方方窄生池若處覓賜湖封震澤從此擲微官

其三

漁艇紫沙梳雲帆七道開鳥程帶殘酒半醉叫風來

其四

望西沙彌子顏色美如玉誰人黃土中認得黃金骨

其五

樂哉包山僧種橘當田作橘中白髮翁對說包山樂

其六

煙冷明月灣雲流石公樹試問石婆婆識取西施女

其七

靈洞何須入僧房靜可居佛燈當夜炷好讀左神書

贈梅谷上人住山 有序

萬曆癸卯予會梅谷上人於馮開之先生座中先生稱之為押窟後四歲予入法華山上人荷杖來訪時山中秋雨泉聲如筑為留數日語予鈍愚不能深領妙契其敎而當機無隱一副熱腸意甚感之上人雲水三十年徧遊名嶽所遇耆宿如辨融月心諸老猶未嘗其意尙覩闊步門如布穀氣拂雲漢予不能測也自言年老倦遊將縛茆天目庶幾老且死於死關活埋之間焉而乞貲於士大夫之信道而樂施者予貧無以助也為賦數絶以贅其行

十萬八千煙水路一千七百葛藤窠眉毛落盡芒鞋破埋向西巖老土坡

其二

雪花一片語當機生鐵稜稜鑄向皮莫將和雅迎庞舌去伴當年師子兒

其三

孤峰獨臥老抛書片衲單丁手劇畬冬雪斷煙冰斷澗看君一口嚼空虛

送鳴皐兄北上古體一章

悠悠送行舟望望臨河湄中腸意慷慨歌罷還長吁泰庭列九賓趙璧懷中歸有時賤如瓦抵鵲荆山陲十年調素琴山水合清徽一朝抱竽管甘向傷人吹吾兄說春秋經疇啓新畬言泉奮如流理解銛如觿杜癖砭愈堅墨守攻難移折角亦已雄折腰慚復為一身遠隨牒此意何人知五鼎豈不貴意失糠與秕

千秋時復榮義得為京坻恨恨季子懷惻惻曾參詞薄領殊擁書束紳還自隳彭澤豈為米高堂有垂絲公田不釀酒秫稻聊供飴詞林類馬曹手板曾支頤棄置歸南山時作嬰兒嬉贈君同心言語默何足疑

贈杜居士 有序

杜居士生於　帝鄉日瞻望佳氣如食天廚人間百味不復適口看山會稽不旬浹輒去無足訝也蚤歲事紫栢老人持律精嚴午時一食過午山中數日未嘗談形家言予亦未嘗請也寀法師同心

有高下丘陵是生且道秦望山從何處生起居士
其諦觀之
一鉢杜陵翁家山指舊豐萬峰看欲小身任鬱葱中
其二
著經老作青山主執拂曾親紫栢師捲盡亂雲溪日
午看君臨水嚼楊枝
讀貞姒傳 有序
貞姒傳者大方伯楓川陳公爲其弟婦童作也童
之先出宋李忠襄顯忠避國難改童姓姓望於會

稽貞姒年十六歸方伯公介弟國子君以孝謹稱
庭中逾二歲生子于京而陳君前婦有二女子貞
姒視之如京也庚辰國子君病卒臨訣以子女屬
貞姒以故貞姒哀甚矣猶爲强粥飪無狎目無游
容無剟者三十年背有方池晉植蓮自喻曰吾悲
其腹子以生而成子以瘁其苦心哉甲辰蓮三莖
六華並蒂人謂之義感子聞而爲賦雙蓮之詩三
章
太華峰頭玉女井井中蓮花千尺冷花開花落誰得
知黃鵠孤飛來照影
其二
黃鵠歌殘調轉悲鴛鴦塚畔泪猶垂只向一下雙蓮
影得似當年鏡裏時
其三
雙窺雙語鏡中妝蓮葉蓮花總斷腸幾箇西風洗紅
粉斷香零露老秋房
題王氏繡大士
吳生繪有神筆端現大士佛子巧勝畫鍼鋒如道子

千絲成一抹萬縷幾六揮種種具筆法想像纖毫飛
菩薩如化身衆生如刃力隨類而應現如淨水中月
題尹中丞栩栩園二十二韻
江漢媲諸國名園水一方中興今吉甫大隱楚蒙莊
新賜逍遙號重辭郤曲章午橋方構墅兩舍正歸裝
簡朴眞規在疏通遠境藏小亭穿窈窕危榭眺微茫
天迴連雲夢江清帶武昌皐憐神女佩洲憶禰生狂
煙渡眞乘葦苔磯坐釣璜晴雲南浦色珍簟北窗涼
橘刺迷花砌松陰覆蘚牆桔橰開屋壁䆗窅掛舟航

隱士遥通徑高人獨拜牀僧依蒲褐語客至綺筵張
勝賞時中聖幽襟到上皇理齊堯亦許道隱殺偕臧
周蝶原同夢鵬鳩只與翔翳消𢘍自隕腰適帶兼忘
肥遯應無悶雄材尚未量將軍便用楚謝府共思羊
莫以棲遲樂而忘蔽芾棠願言鈴閣下一爲咏憇棠

題錢慕蘭卷 有跋

光風泛婉節幽蘭被秋畹楚人思方結越客腸偏斷
陟岵感芳初循陔驚豔晚殷勤羅戶徧惆悵生階晚
猗猗玉池畔浥浥露華滿思同屈氏芰與異陳王阪

之子乃國香金書洵縣遠藤根長者居杏樹[illegible]
毫抽亭稧餘琴引尼丘撰至性已攣如神襟亦蕭散
忻有同心言芳佩從君搴

錢氏之蘭正如屈氏之芳曾氏之羊棗昔賢至不
敢薦不忍食而伯升於蘭獨愛而植之其爲慕同
耳伯升雅士精醫工草隸少年好聚古器稱稗竹
木盆盎中望若喬天曉藏卷持贈客不恡獨滋蘭
彌善又庶幾所謂慕以終身者此卷多先輩名賢
手跡予詩何足副姑爲言其曉慕不衰而已萬曆

戊申冬仲望齡書

陶文簡公集卷之二終

序

聖學宗傳序

宗也者對敎之稱也敎濫而訛緒分而閏宗也者防其敎之訛且閏而名焉故天位尊於統正學定於宗統不一則大寶混於餘分宗不明則聖眞奸於曲學然宗無外敎之宗而宗所以敎猶人非異跡之人而人所以跡耳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途徑錯糅至心而一智故百變𣊬體則齊萬塗宗於一心萬慮宗於何處以微妙而揭道心之目以未發斯有大中之名爲生生之體則曰仁爲化化之基則曰義無爲故命曰至誠粹精而稱爲性善道州狀之以太極河南標之以一體在子靜乃立其大在敬仲則號精神在姚江爲不學不慮之良在安豐爲常知常行之物斯皆宗之異名也至於利用出入則物物皆宗百姓與能則人人本聖然聖非學而不傳宗非聖而何系如懸的之射失扶寸而已至尋常如泛海之舟眛鍼芒而遂迷南北悖凶倍吉克聖罔狂忠清

且屬未知仁智猶云滯見坦夷誠實尚繫天資篤學力行未爲聞道譬諸天王正派非崔盧王謝之可倫濟瀆孤流雖洑地經川而難混遠尋脈絡若滲枯漉血祖禰必通妙協樞機如握節挾繻遠近斯契此豈有異術哉以心傳心而已然難啓榛途易投錦穽大道荒於好徑庸德孤於鮮能則有踏跡疑心迷宗滯敎於是駭大觀以爲私已訾同德以爲異端心行藏密而反興疎略之議日用現前而更啓幽玄之議原其所惑公私同異密疎幽顯凡有四端不知道資發育性極範圍痿痺療而一氣畢通癰疥除而八荒我闥會之爲己而何不至離之爲物亦何不睽而反疑盡性非及物之功求志爲自私之務其蔽一也先民有言同乎凡民日用者謂之同德異乎凡民日用者謂之異端故自私用智即干非聖之刑順性契眞方號守經之士自非適道奚免叛常而繇令循常平蕩之途蒙隱恠詭奇之目其蔽二也作者必倦行者必休至爲本乎無爲不習乃能時習進德若歷天之兩曜不舍旦昏改過如無翳之雙眸難容塵屑必窺正

體方有眞功而猥以爝炬笑貞明桔槔誇洪潤其蔽三也心無體而靡事不心事何依而無心不事樹頹運臂輒造精微加帚扱箕直通神化縱心皆活潑潑之地舉目即斯昭昭之天而言理者或妄索于杳冥涉事者遂致疑於虛寂其蔽四也甚者畏溺而併堤江河逃影而兼逃日月不知王者有道守在四夷儒術既明義羅百氏準諸五教則事理不礙頓符圓極之詮例以重玄則無有俱超遂握妙門之鍵若家督之先介庶若大將之總偏裨而甘滯言筌自封名畛跡

類擭而實讓權彌攬而愈移遂令高明之士操戈名敎之場夸毗之徒運椎詩禮之域夫都郭氏之穴者豈資三品於隣家飽郇公之厨者不羨八珍於異域華風未競斯走胡走越以橫趨正敎宏開乃逃墨逃楊而善反今以功利之俗學駕訓詁之膚詞而欲闡繹聖眞彌綸大道不亦遠乎是以四藏未祛一尊奚定此海門周子聖學宗傳所由作也斷自羲軒迄於晚近將聖希賢之異轍垂旒帶索以同塗或紀事傳心或附言明理予奪存而互見深淺得諸並觀例不

敲髓出於骨皮鑽臏成其羽翼東海西海廓爾同心先聖後聖居然一揆覽族志而不迷雲耳按水經而盡得源流嘉惠之功於斯為大於戲古人有言仲尼没而微言絕七十子没而大義乖夫義大則何古何今言微則有明有晦大者類涇渭分而易辨微者若淄澠合而難分故醫師匠石猶有正傳畫墁履豨且資心悟況夫精義入神之絕學皇王膚聖之眞宗而熒見聞多岐之塗徇口耳數寸之內比輗適郢曷喩其愚然則事資轉影茲策具存道契斵輪其人宥待

矣是編成於萬曆乙巳冬十月殺青壽梓王子世韜昂弟實肩其費功亦偉云

程門微旨序

心之精神謂之聖孔子之言也慈湖氏數稱之而詆曰禪良知孟子之言也陽明氏數稱之而詆曰禪慈湖師陸陽明之學似陸師陸似陸則不為尊朱者其夫尊朱而排楊王似也以及孔孟可謂尊朱哉敎之興也有排有實楊王之語有程朱循程朱之語有楊王也譏者未之察耳燈王照劍王劉衞以慕與室焉

亦㓑照割設也然燈明而幕暗劍利而室鈍不知燈劍之用者則暗明利鈍之論分敵而相㓑物有二乎孔孟程朱之宗也尊程朱耶不宜疑孔孟尊孔孟耶又不宜以出於楊王而非之甚矣學者之蔽所聞而拘所習也非聞而習若楊王氏者雖孔孟格言經其口且排之矣楊王不能駕孔孟以說行今欲告人以楊王之說誰能信耶故當今世欲明孔子之學莫如就其聞與習者聞與習莫如程朱而明道先生之於道也尤與其微詞直指尤隱隱焉若燈劍之光在帷

室中而時透於帷室之外直未有披褰拔擢舉以示人者海門周子親契道要患諸而不負知信也乃錄程氏語彙爲帙命曰微旨告人引是孫鄒曾而祖考亭非釋非老非楊非王其言適如是不是信誰當可信信是一言而足矣諸子復奚用乎然勿作皆解也書則先聖大訓朱子定論楊王不能假孔朱以啓人信而海門子獨能乞靈於二程乎然講學闡道若二子之爲人心甚苦矣讀者其尚念之

鄧文潔集序

吾觀凡人之情皆信於所有而不疑於所信伯夷曰離萬物廉也聞者曰然然禽曰同萬物大也聞者曰然今二人者更其詞而曰同萬物而廉離萬物而大聞者又曰然所謂信於所有而不疑於所信者也吾繇是以論學昔孟子嘗言性善矣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是無善惡也周子言主靜矣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是無動靜也然與世而下未有置疑者以其說之未始異而論出於程子也故道有待而明言有藉而信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免

於疑非其詞不足其爲之藉者未盡也有明吏部侍郎謚文潔鄧定宇先生以殆庶之質深窺道域剖精鏟華孤往獨復輝光篤實厥德日新斯世之七辭頭之所未接莫不望風遐影積焉行德遠[illegible]然而人服其有言終身寂寞之濱而世占其足以大用慨泱天下望其斷簡賸墨尽爲著龜而不可得望齡於先生蓋嘗聞其風而悅之而不及見焉癸卯見其伯氏敬齋君京師詢咨風槩每爲語一事輒內愧汗出繼又得遺集於友人左京兆所讀之蓋平日所獨得

先生者妄意以爲如是而今固不啻是也迺嘆曰先
生海也海可測乎夫先生之孝友誠篤粹白淵冲如
語蘭以芬語璧以潤天下既因其所有而信之矣至
其微詞密旨卓然足以繼絕學統聖眞顓顓而獨言
者人且積其所信而不敢後疑於戲豈非有爲之藉
者而然與自正嘉以還其賢者往往以琴張曾晳之
見談顏氏之學而人亦窺見行之不揜以求所謂不
貳者而未盡合於是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
免於疑諸君子者宜亦有責焉易曰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夫行載其德而言出焉於是乎言尊
聖人之道益尊先生之有功於聖道亦鉅矣遺文裁
若干卷皆徵齋君手定不誣而可傳者景賢遂爲諸
昌平守萬君刻而公之於戲後將有信先生之言深
求而自信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鄧文潔佚稿序 代左御史景賢

萬曆壬午文潔先生以冊使至圻謁明德羅先生於
里中時宗邸以小生與講下明德之講人如裴文舞
劍過空使斫歘忽晃朗令人意失而文潔歛顏終日

問答俱喪若養叔之善息貊弓服矢而巧力躍如肺
蒙稚不能測知先生爲何若人及年長志學間嘗求
之言語識知之內而罔得也稍稍悔悟還思求日所
覩於先生者庶幾有會焉而不可復見慨然於懷所
子聞先生之學於友人劉元丙癸卯得考其遺文於
先生伯兄澈齋公已而嘆曰先生之志言也久矣而
吾徒竊竊焉求諸吐棄之餘豈先生之心哉雖然有
道者之言皆言其志言者也至言去言如大毒之已
毒遇者且恍然喪其所存而何言語之足患乎鄧之

卒業於是也如魔而獲寤也啓世賢者之士什伯於
鄧烏知無覩鞭影而遥騖者哉先生嘗謂吾輩所修
須與人同與人同即與天下萬世同異於言不磨血
氣之倫偕之聖域斯固先生大同之雅志矣將廣而
傳之以誠諸明自劉子鏡源今[illegible]然昌平守
萬君大雅士也遂令庀工鋟板以示同好焉

海門文集序

望齡嘗聞諸達人明文學最盛修古業爲詞章者多
矣而卓然可垂無窮者[illegible]無以加諸宋唐而

鮮有及焉自陽明先生盛言理學當聲出占雨密
旋以岩爲文詞之用龍溪紹厥統沛乎江河之既滙
於是天下聞二先生遺風讀其書者若渡河飽然得
習病得汗解蓋不獨道術至是大明而言語文字足
以妙乎一世明興二百年其較然可耀前代傳來茲
者惟是而已會稽東海僻處也天下言文者以二先
生故歸之若曰明文在焉達者曰二先生之文也非
文人之文而文王孔子之文孔子既沒文不在茲乎
蓋以當代而得二人焉以系乎聖跡作者郁郁乎明

文於斯爲盛越之爲越其亦幸矣海門子少聞道龍
溪之門晚而有訪焉自信力故尊其師說也益堅其
契也親故詞不儲而甚辨四方從之游者皆曰先生
今龍溪也其門人某輩哀其答贈之詞刻之讀者又
曰龍溪子之文曷以異諸望谿蒙竊獲以鄉曲事先
生受教最久含而比來先生憂其言躡於銀鍇莫知
反也投之以藥言意甚苦且在切中每展讀未嘗不
慚愧汗下頃復自念古今之學術非一古人重言悟
而今猶易之滑故哉沒人之教其子泅始必有患之
者也浮甖也沉木也既跡之不測之淵縣掣其稽而
去之俾自力以出而子於是善游矣先生殆誘人而
投諸淵乎見予而未見其奪故咸以爲易今學者枕
成說滯故塗先生且轉而脊之吾烏知是編之不爲
甖木也哉

盱江要語序

新建之道傳之者爲心齋龍溪心齋之徒最顯盛而
龍溪晚出壽考益闡其說學者稱爲二王先生心齋
數傳至近溪近溪與龍溪一時並主講席於江左右

學者又稱二溪余友人有獲侍二溪者常言龍溪筆
勝舌近溪舌勝筆余生既晚而愚未嘗見二先生獨
嗜其書耳而嗜近溪語尤甚口誦手鈔彙成一帙間
居鮮朋友時快讀一過則神朗氣恬手足棹舞不從
有過予菴中或呼與偕誦之雖素不識性學者皆釋
然心開喜色浮面上可攬掬夫其筆也而妙若是矣
又況其舌哉予聞心齋父子盛時升堂談道則萬眾
咸集既退雖皂隸臧獲人人意滿若懷實而去者至
先生時號爲尤盛由今觀之眞不妄也雷霆破睡開

左藏以貸貧其過而不取寐而不聞者宜亦鮮矣有之豈藏與蹇之過哉吾友何顯臣志道者也嗜愛之有過於人故刻而傳之

明德詩集序

泰州王先生嘗言學樂之旨學者多誦之然此非泰州之言也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所稱詩與樂者奚物哉夫其油油焉融融焉天地與舒日月與明百物與昌若欵浴因繫而游之莊旭抶重翳而昭白晝者此之謂不韻之眞詩無聲之大樂乎眞樂難

名而寄名於詩樂詩即樂也樂即詩也趣有深淺機有生熟終始條貫一言而蔽之學樂而已白沙子曰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予謂子美詩即聖矣譬之猶以甜說蜜者也堯夫蜜說甜者也梧桐月照楊柳風吹人耶詩耶此難以景物會而言語解也盱江明德羅先生聞道於泰州之徒盡超物僞獨遊乎天與人偕顧盼呿欠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因而與起者甚衆予未嘗見先生之詩而平日持論竊謂先生全體即三百篇其顧盼呿欠微談劇論即其章句耳萬曆丙午友人左景賢氏來按兩浙示以一帙蓋先生孫懷智所編次予於是又眞見先生之詩也論者或謂伊川擊壤率取足胸次不拘於法而先生律調兼具直類詩人之詩若異乎所謂別傳者予曰先生生平言庸言行庸行若深覺乎實惜翫弄之爲病而力造於平實當其爲詩也宜亦詩人而已矣堯夫之趣於詩詩之外也其意遠其詩傳先生之趣於詩詩之內也詩不必盡傳而意爲尤遠若其以詩爲人以人爲詩以已爲天地萬物以天地萬物爲已好而

樂之安而成之則二先生所同也詩之工拙傳勿傳置不論已

潛學編序

黎州徵君鄧潛谷先生篤學嗜古隱德弗曜著爲詩尚書三禮禮記繹春秋通函史皇明書各數十百卷咸鋟版傳於世餘文尚若干萬言編曰潛學藏副未行其高第弟子盱江左公景賢以侍御史持節按兩浙至會稽從帳中以授郡理何君三畏敎諭項君元瀨校而刻之而華齡受命爲序序曰古之學者其術

簡其該統撮其所就精求之有本會之有跡如場師
種樹根莖尺寸而枝榦專實具焉夫學以爲道而已
道散爲事事裁爲文六經古人之事也其始特若後
世詔敕牋疏之章樂語塗歌之響方輿職官之志掌
故儀注之文編年大政之記太筮稽疑之書朝家所
藏俚俗所傳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以爲其精實
微眇寓是也所言卽所用所用卽所明施之成務而
卽謂之道語之成文而卽命之經道德政事文章之
塗常出於一取之有要故不煩爲之有方故一成而

後世無以尚焉三代而降道喪術乖而漢諸儒猶授
受一經依以斷言持議斷獄決疑於時政治醇固文
章爾雅尤名近古如故國舊家之餘守其宗器襲其
衣冠其典刑氣象有足術也道又下衰於是樸學專
解詁詞家工藻翰儒林文苑畫爲二轍況暇語道德
政事之同異乎明興一以經術設科而帖括俳偶所
請彌下弘正間修詞家蔚起吁棄故爛更命古學於
是古文經義之文又判然爲二矣然唐宋巨家取法
尨材皆元本六籍金陵肩山輩雖名爲文章士而粹

討剏搆其勤過於光宿以故其所著醞涵浩博往往
可誦近之君子其爲經義業雖而已爲古業判擯而
已其專不及漢儒以博又達遜唐宋當治經既不暇
古業爲古業又不暇求本於六經開示集潦積薄流
淺佻侻而鄙倹蓋經術藝文之道至此而交受其敝
潛谷先生據道也實矣然後繹之乎經離經也通矣
然後函之手史肄經史也洽矣然後摛之爲文其文
意行理遣而命於法疑立萬行而餘於態莊言雅奏
而極於情若繭絲有緒布帛有幅纊有溫珠玉有澤

蓋明興以來爲六經之文自先生始而景賢氏丞歲
貢墻發五業之扃筦聆三長之雅論躬稟度律妙指
畢荃師資所契暢於事業所謂求之有本會之有歸
於斯乎徵焉夫先王敎民詔之尊師以示厚也景賢
按治吳越身先美化振幽抉隱旌淑治奸所以風厲
鐫曉其道具至厥有章設動稱先師如臨之敬嚴於
手澤一出一入每奉以俱而又鋟梓布傳嘉惠來學
俾海內讀先生書者覩其大全所以反俗況薄歸之
於厚旨甚盛也予高先生之風而悅景賢之義敬爲

之序云

潛學編序 代左景賢侍御

吾師潛谷先生早聞道要卒歸於平實以行爲地經爲表用爲大雖契心達本而務謹纖曲燕居雅語斤斤如也既罷公車閉戶著書三十年絶意榮進然所論皆經世大典與近溪先生比隣同好共紹正學而敎人圖方異唱行解迭資亦猶程邵儕居於伊洛朱陸早聚于鵝湖矣今羅先生之道昌明於世先生經史述作並播士林垂諸無窮而集業若干卷猶文鬱

未宣使當世無繇見先生之全予竊恥之既奉命使兩浙謀鋟梓以傳已復念曰越州姚江文成故里吾師嚮往繫焉夫文成之後爲其說以行浙之東西者多矣而吾師爲明書傳王氏弟子獨取季[illegible]德氏蓋其莊敬宥密究欲杜微眞合於季氏能惕之說其編摩羽翼與於六籍生平行業又復類之亦自愉也予行部於越出陽明書院下尋禹陵賦於稽提方見明德之祠睠焉徘徊懷先師淵道於戲其見味源流於斯在矣然則傳吾師道者不必在越也傳而理何

君餘姚諭項君有好之士俾校讐訛脫釐爲帙十二梓而行焉

新釋楞伽經序

楞伽經舊惟正受宗泐二注行於世譯義既艱與二師所詮科節未備讀者頗難之笑巖老人法孫圓知上人者蚤歲講授於荆山阿公杏即虔懇顯通濟略既有究宗趣疑義逾泮遂屏處於赤城古釋鐵巖中鈴鞞之勤經於三白標新旨發滯義功倍乎前人予族兄蘭風居士謂是經古佛了義如香林珠浦後富

鉅萬直以施人而困於文句若限山海此釋庶幾工導矣於是出所齋活字板印施若干部布於叢林而圓公今望齡稍序其緣起望齡因戲謂之曰禪家相詆甚水火公嗣決笑巖者也而身據講席後於泥淖棘林中爲口語業乎圓公曰吾祖菩提達摩尚先之矣夫楞伽迥出大海勢絶扳援而不妨四衆咸集菩薩圍繞佛共外道同處其中而亦不妨爲孤絶寂寥人跡不履之地法門獨也故初祖以教外直指之宗刻削文字至謂二祖曰此土惟楞伽四卷可以

印心是經說法熾然乃曰如來不說墮文字法由此言之文字解脫豈有二哉諸佛言教喻嬰兒索物意則正矣而語音未了譯復有工拙其拙者類吃人然今以口吃之語傳未了之音非深求之意可得耶而予以吃解吃者也言多逾違予懼矣蓋圓公之言如此併記之而系日月以昭其勤焉

法華經普門品備解序

菩薩慈閔羣生若醫師急病有瘴鄉焉則荷囊而馳之若父慈衆子有尫劣貧悴弱喪久逝者則亟拊而

來之故世界穢濁菩薩必入水火險厄鬼賊王難菩薩必赴三毒方熾五慾方酒菩薩必援臨安爲東南都會三吳百粵所湊其物力謐尚易以從嗜導淫增長鬭諍迷所暫娛速蹈險地是故上天竺寺建觀世音菩薩道場深願弘慈赫有靈蹟緇白崇仰旛蓋香燈之奉唄讚稱誦之響殷山塡谷奔走百郡寺故爲天台講院慈雲辦才皆嘗鳴椎其地敎衆時敞比丘數千指月旦祝釐宣誦普門品一過而已無有能暢其名義契其微旨者而他比丘持白籠升講肆又輒

以新意務爲巧便併智者玄義東閣不開習學者無所聽授義且日晦天竺寺敎本法明系從台嶠而菩薩反聞之要道大師玄與之深譚邈不繹耳名實爲何又胡望其誘發聾俗奪彼樂著拯厥甚苦施之無畏導以圓通哉慧覺海上人者本東越儒紳染衣壯歲該習三學究志祖庭近從鷲嶺遷居於竺寺深憂比丘無聞佛日將夕迺執則智師旁採衆義感應則徵信於靈記文身則析配於佛頂爲普門品備解一卷夫菩薩敎人俾之旋返則聞復音銷導以思脩又

先於聞慧然則上人所詮抑亦開慧之津筏歟由多聞而聞聞至於覺亡空滅寂滅現前菩薩妙智力父母所生耳無二無別也德圓居士與予謀將鋟梓藏於本寺令童行傳習之以無忘其始而予爲序其緣起云萬曆丁未首夏望日會稽歇菴居士陶望齡書於法華山天衣精舍

淨業要編序

予廣頃時有客過其舍談論有辭排淨土之妄予曰今子歸爲物森羅照列乎作謂有半日然日記有言

人者天地之心則今所謂世界者豈非吾心爲之耶
曰然曰心土一也心淨土淨心穢土穢如形俯仰影
有曲直予信現境之有撥來報之無說穢界之實指
樂邦之虛靡冥癡僞知影曲而不知其直也又有客疑
持名爲未足者予曰古佛所垂一一方便皆如神丹
虛實寒熱之病靡不療攻治補瀉之法靡不備隨信
一門皆可直入夫淨業者又丹中九轉也予如導之
以信願加之以純固則六度萬行叅求觀練悉具是
矣二客皆以爲然而予情窳志弗精行弗篤深愧於

言吾友青蓮子志精行篤者也再別再相遇於燕越
造丹淵與其淨業亦日專以勤又緝帙曰要編以勸
其同願同行者屬予以一言而予因述曩所以告人
者如此餓夫遇王饍弗餐也語人以美其弗餐則愚
言美則眞美矣然則謂予言即同如來不妄不誑奚
不可

永明道蹟序

衆生之情處處執著菩薩教化處處破除觧之要見
疾病爲乳所傷[illegible]證止乳與藥疾則旋已又病
久困爲藥所傷智人知之遣醫罷藥患亦隨愈然不
妨乳有哺養之益藥有療治之功止乳是權而棄
則餒死者必相藉矣遣醫是暫而例道則沈痾者必
無幸矣三乘對治者療煩惱之妙藥也衆善齊修者
養法身之乳湩也滯之則礙正知見故菩提達摩而
降皆絕言思以止遣之廢之則乘圓融門故永明大
師嗣興渾理事而以身範焉大師法眼之嫡孫韶師
之眞子妙契單傳親蒙記莂然禪宗不立文字而師
纔說無礙百卷河懸禪宗呵斥坐禪而師跏趺九旬

鷄巢衣裓禪宗指決唯心無他淨土而師經行持念
角虎示人禪宗但貴眼正不貴行履而師萬善同歸
勸行百八所以抑虛濫示之隄防遣肉心趣於極果
眞金出冶感作莊嚴大海吞流不辭涓滴眞祖位大
成之聖法王金輪之尊者也大師示寂後塔於大慈
山院曰壽寧圯廢湮滅址歸俗土淨慈僧銓公名[illegible]
懷遺蹟號慕詢求於荼莽中竟得故剎細目[illegible]
重鏤餘慧日再見僉謀於法堂之背建窣堵波用嚴
供養併彙緝遺事附以題讚目曰永明道蹟傳布四

衆於戲洪波白浪靈骨具存還把湘西塔幾無腹分
王七寶古佛一雖欲識元明者於末添香前其著眼
看

癸卯應天鄉試錄序

今上之三十有一年應天府臣以大比士請臣李齡
偕右中允臣如琇奉　命馳往董試事既入闈撫江
右僉都御史臣耿定力提學御史臣趙之翰取時分
校推官臣景暐等知縣臣鍾芳等教授臣民範等咸
受事簾內御史徵察於外維謹蓋臣不敏大懼無以

奉上任使庶幾藉衆力以免於戾焉於是進諸生六
館泊學臣所選郡縣生六千有奇三試之登士錄文
如舊額籍成臣李齡宜叙首簡臣自待罪以來至濫
官矣每比歲所聞廣厲條令甚飭然仍納挽汲無損
其故而知後焉法之所禁下之所趨常者往往應
信令與林林不能兩遂而士庶終信以為上可之奸
果出於令也夫謂林也而曲收之謂林也而曲廢之
以為號也衆不足以服天下而濯其心若臣所謂
林則能奉詔令者也守繩墨者也今日月一所謂林
也夫好高嗜勝士之志然也表為之塗而不必入寬
為之格而不必趨性寧之以至一而守之以至嚴若
懸的以射取決徑寸而萬鏃赴焉然後樂盡其心而
務展其力善程士者不能抳其好高嗜勝之心而能
軌之於正一而精之故上無失濫而下無失人古選
士之科嘗衆而士亦多方矣至百家黜而六籍尊詩
賦停而明經重箋疏廢而傳註尊其岐愈窒軌愈端
而塗亦加約聚四方秀異積數百年文治之盛醞釀
成就者並騖於其中一道同風於斯為盛而巧拙之

數能不能之故亦畢呈而無遁矣臣嘗竊觀我　明
制舉之業莫盛於奠儒士所誦說若所謂王唐瞿薛
者皆異人也其文若奏書之傳法律而不可出入若
歌者節拍不可舒促四方師之號為正始蓋尺幅之
中一題之義求之而彌有潛之而彌新因歎聖賢之
言無窮若是而其法之精微曲折亦有卒世不能究
者夫豈無缺材斤斤焉尺寸趨步罔敢踰越蓋巧生
於持格而奇徵於程也鵠的之難於人也以無餘
地中則巧多中則奇臣所謂奇巧者如是而已舍是

則妄發也拙射也直謂之無能可令抗神聖之道以爲之招重之以天子之詔令而無能從焉氾濫靡濫托餘地以自蓋烏在其爲材 臣 不敏竊以爲衞士莫善於格上必懸格而始辨材下必赴格而始呈材衆耦之勝負必並就於格而後可以角材踰格而菊游者易而拙操格而中入者難而巧如此則 臣 等尊令守法之指與翹材之術合而非岐而是非巧拙難易之路可以曉然告於天下而不惑庶其有悛志乎然 臣 匪獨以訓藝也易有之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子產之言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夫位也者域思者也畔也者正位者也位在將不勝思焉亦不勝難焉而暇於越乎爾多士退而求諸道進而效諸職精思而謹守之至易而難至奇而平於是乎在毋庸有越志越焉者學則僞官則邪不然則不能而托餘地以自蓋者也夫射非鵠用也然無失毫末於此而後意指日屬矢張鏑注四方萬物靡匪鵠者靡匪毫末者鵠士於文有所以用之爾適道則奏和節致用則應幾宜其精也靡不有毫末焉夫則千里夫得於正鵠與於獲會不然之數也士失之於異日則 臣 不明之罰在今矣射有鵠耕有畔文有格道有域而官有方 臣 所願與士交勉者如此

上虞縣志序

上虞舜苗裔之封地也或曰其地蓋有姚丘舜生焉其支壤名餘姚或曰姚丘者濮之姚墟也自唐人箋史記疑而並存之大氐言濮者昉司馬氏言上虞者昉孟氏孟氏居恒稱堯舜去古較邇其說爲可據而子長云舜生冀州夫冀帝都而豈東夷之謂哉禹會

諸侯計功於苗山沒塟其地後乃爲無餘之封夫生焉沒焉而子孫支庶遂食其國邑若湯沐陵園然然則舜後之封上虞與無餘君越義適等耳虞夏之事若存若亡然以二聖人光采瀰燭山川丘里乞靈徼寵被其餘聲眞似難不可意決而要爲其過化之墟世守之地郡邑區區而二聖人封壤托焉雖不必其生沒於斯而厖是擢方寓傳無竆其川嶽之靈淑風謠之敦美遺圖牒海內方聞嗜古之士咸願稽討而紬繹之比於壁書竹記而不可得是故郡國志乘

在吾越爲亞而虞其爲勝國時虞有張林志明永樂
間有郭志郭志出而張林之志隨毀蕩駁無以徵信
至嘉萬間其邑賢者問爲華診收軼緝錄近事厥緒
未竟而罷故吾郡諸邑往往有志而虞獨爲闕典琴
川徐侯自樂成量移乃考政問俗求往躅吉敗而因
改之農畈所便苦而劑調之槪覽其川麓而物其土
宜曰是在往志矣邑舊志未修修未善善未成如國何
藏史家去帳籍不可爲邑令當執其咎而又謂虞地
高仰蓋漏國也陂湖之利隄閘之政若嬰兒之仰乳

湩侵敗屑越歲是以屢惡民是以饑昔者召信臣王
景之爲治也皆勤勞溝洫著爲水令鐫於碑版民利
賴之然數世而降堅者泐植者仆要誓約束委於草
莽固不若信史之難誣殺青簡之家傳而戶喻也繼
自今勢人之請坯塍者諸稗民之盜決竇者俾咸徵
於書志成而水政寓是夫神明冑系家世所藏以資
生則砧基或先之然則垂虹之亙重華之石侯之遠
冑而陂湖隄閘邑人之砧基也以水政故志尤不得
緩蓋侯之指若此於時當湖馬君其款敘[illegible]

苑討用襄其成徵士葛君曉卓君任達實專編貫侯
復裒之以裁鑒加之以芳潤故其書贍不傷體文不
失實稱爲一時良史云

西平縣志序

浦江張子令西平三年考最法應旌屬其友某以宮
寮當 制受狀於司功氏繕草以進張子緘書走使
告之曰化無似無以辱 王命吾子惠顧西平則有
新衆在請一言以章之予曰張子之治其邑既有蹟
矣又不亟一時之譽而圖諸百世其摹遠其用暇顯

有進律也宜哉夫汝南天地之中負山襟淮厥途四
鶩天下有事則勝廣吳李之亂攘臂而先發而西平
其下邑也然古柏氏受之歷帝王之代至於戰國凡
幾千百歲而始析於韓以韓氏之彊猶資其劒戟以
爭勝天下豈其山川之固兵甲之利有足恃者不然
何受命保世之久也封建廢而郡邑建迨東漢之季
黃憲陳蕃許劭之徒風聲氣義動天下汝陽平輿之
間號爲士藪而西平顧不少見意竊疑之及覽其圖
記柏氏之始亮父師顓頊帝嚳景在周而太僕茲非

道德其啓之驗乎及東都再造鄧氏父子用廉直顯名後屬之風權輿於是蓋遠稽邃古近考之建武之際而衛伯人皆濟則汝南多賢西平實開之矣榮豁龍淵鋒穎光怪不發於物則醞釀於人倫紀載湮顯名實附之或垂名姓千古之上或失之當世或小而托聲於一劍或銘而淪沒罔聞甚矣載籍之爲繫重也西平舊志成於邑人王君喆自嘉靖中祀至於今日更五十六禩而張子始續成之張子爲西平歲比歉傾囷庾徃來茇舍無寧日而殺青方竟故曰舉遠

而用暇也望齡史官也嘗妄謂史不患無才患無籍一家一邑之載上遵郡國至太史氏所掌金匱石室之藏皆異日所稱爲史者朝以廣成漏家以私害公郡邑詳於朝而公於家有良史而臚舉之籍莫善焉夫邑而皆西平也史氏尚有賴乎

東山謝氏重修族譜序

今天下之言氏族者必本郡望稱郡望必擇夫古之賢者而宗之姓之有譜猶水之有圖經也如汶泗江漢之别焉而必不可合而可擇乎哉人未有擇父祖者也郡望即吾父父祖祖之故先者也吾故以爲今之姓者不必望望必名其居與所自遷之始而無庸遠附焉夫譜也者所以致同也致同必本於辨異古者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諸侯公族凡公孫之子各字其祖而姓之蓋古之爲姓也繁言姓而源流統别甚矣後之姓簡標之以望别之以房若是者皆爲辨異而設然則今之望即古之姓也吾未聞古之擇於姓而附之者也謝稱東山猶吾陶之稱潯陽問其系皆不可復知曰先世之言然吾同姓莫不然仍之

而已東山在予郡始寧縣縣廢合於上虞去予居五十餘里晉太傅安隱地也郡之諸謝稱家山焉又封樹而墓之擊牲而享之投牒而爭之有是哉賢者之昌後與吾友覺甫氏之爲譜也不然其言始爾斷自玉誠公其遷自廣信其歲始宋德祐丙子其人太平鄉杉口村之人其族寧都謝氏而已曰此吾宗先賢闕夫公之譜也其言以採摭遠闕稱故旅托於不可知者爲可嗤笑吾踵其緒竊附其義云爾然則覺言乎東山覺甫曰此固所爲不可 吾道夫不可知而

姑缺之而姑存之皆反始敬先之道也予因而有感焉夫世之趨利走權聲沈跡墮而弗顧者非爲後裔計無窮者耶身没未久而子孫已不識爲何人緜緜繩繩且盡去而爲一二賢者之後賢者不必有後而蓋有大他人子孫賢愚之得失直徑庭而已哉而又有大於此者昔夫子之道反諸身心性情而足天下之精於爲己未有過之者也其究也以萬世爲家無窮爲胤祚天下之聲名福澤未有能望其一毛者功有反而成豈不信哉杉卩之族多賢者而覺甫與其

兄省吾君循子東華皆好學受業於廬陵王塘南先生覺甫於夫子之道可謂信而有立者其將以是編爲盡性之要先生既言之覺甫殆釋然於茲矣予鄙人也其奚知焉

管氏續修家譜序

浙東諸山郡多大姓故家枉礎硎碣往往有唐宋閥物其人重本難徙貴族望講姻連家廟鮮飭系牒明備其長老率能抗舉宗法以訓定其子弟有先王遺風而時復有賢者生其間爲講求廢墜彌綸不逮以爲之倡故其俗久而不壞至渡江而迺通都澤國宦紳之里或不能名其禰祖以上父子兄弟僨介而後見族屬棄遠轉徙如脱蓋聲利之相薄風會之相靡每敝於奢麗之鄉而猶幸存於甌閩儉樸之地其勢然也黄巖管氏自宋時直閣公其從括蒼來居世稱通貴尤用理學藝文著名郡邑中入明族指滋聚鬱者相望故有譜系書弘治中吉安推官其公踵而葺之至今幾百歲冗不觴討懼且湮渙於是予同年孝廉君其復總率先緒加以條貫柯本眩暢經緯有章

書既成萬曆乙巳秋君沿剡至越以譜序來屬予嘗於隱顯之際追慕古昔有二君子焉皆管之先也既沐既薰脱拘作輔因變耦勢策無先主神劒殺光斂人關戸一匡之勳尊爲仲父者夷吾之盛業也卓幗絮巾詩書俎豆居成邑聚跡避圭組遠康隱魏哲裳無咎龍德正中潛而無首者幼安之高蹈也自古功名棲逸之士多矣若功顯而用藏節高而機杜未有如二君子者蜀人思諸葛梁歸其子白居易懷粟里之蹟依依於其同姓予於管氏亦云爾矣記衛管氏

既顯於齊及田氏盜國而去之或適魯或適楚而洪時管少卿者家朱虛其後有寧然則管氏之忠於故君無辱身隳節自先世家法已然不獨幼安也春秋越入於楚安知括蒼黃巖之管非避田氏而來者世家之舊所繇亦遠矣哉予既慕二君子之烈嘉東浙風俗之美樂其世有賢哲若孝廉君者以收其族也爲作管氏譜序

山門林氏族譜序

姓也者所以別生也姓久屬繁而無以爲別故古受之氏後繁之望徐秦也韓何也劉之爲金也沈之爲尤也姓異而系同李之屬十有一張之屬十有四王之屬二十有一劉之屬二十有五姓同而其系反異三代而降姓氏業淆而爲一異與同不可勝辨故爲譜於今其繫望不可以不謹大江而南多諸林至於閩半林氏也而源派各異以其地望相擢在甲乙之列者不可勝數姓之繁視王劉異甚而予同年志宸氏之族獨以義行與號爲山門林氏山門之先惟浩公爲宋故臣不義鐵木眞氏而逃之海海中孤山曰

海壇居當其閩故命族曰山門焉洪武丁卯有　詔徙島民內地林氏在徙中遂居福清龍江棄海壇地不耕而有司猶用故賦徵責遷人遷人苦之莫敢言布衣楊持疏走伏闕理之繫獄中待勘勘不時上宣德改元乃用楊言除浙廣福遷民虛稅赦楊出繫十八年矣布衣功德被賴三方人祠祀之而龍江之林遂大貴顯累葉以至志宸氏世以爲陰德之報也當海外始徙時倉遽棄産布衣徒手挾舊譜登船踰險以故播遷之餘而宗緒昭然可攷覽而見其後桃洋三宜公踵就之又集成於志宸氏而譜乃大備於是林氏居龍江二百餘歲列非樹戟蔚爲巨家每燠消日出登高而遠望想其故墟若三神山之湯滴蔽虧於溟漲之外而不可復仰至修世本書地望命日山江而稱山門若是者以志往也所以志往者惟浩公避地之義布衣公始遷之勤忠繫故君義隆時雖不可泯也當勝國奸統沉淵破艦之臣惟海是殉宋之遺民蹈滄波保空谷若曰九土腥濁吾君託於海海外猶吾邦焉夷叔逃周於首陽横客存齊於島嶼斯

浩公之貞獨哉至於　聖主興羣豪逐中原靖而息
帽未還暴秦亡而武陵猶遯及乎被　詔內遷義命
兼遂矣布衣復傷閔倫類復計無竊被禍持往自沉
岸獄名施乎三隅澤暨乎雲耳由茲以觀林氏之先
蓋未嘗不始乎屯否而終乎豐豫也志宸氏冉仕吾
越方於事上而敏於字民短於取名而優於集事蠶
所科指屹爲永賴繼以疾還閩越人懷而慕之不能
舍夫志宸有浩公之忠貞與布衣之義愚吾知其必
以屯亨也山門之苗裔其大昌乎其去也屬以譜序

爲著其遷徙之槩名節之大者而歸之以明閩諸林
雖多閥閱未有以義行與宗若山門者也

書聶氏譜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殷譜也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後
帝武敏歆周譜也惟矣而詩後言之若曰吾聞神明
之胄然則神明之言儒者所非先聖所取也吾觀聶
氏受世於周至漢潁川太守艮仕居新塗玉笥山爲
養生之學吳丹陽太守友生有蠱異既沒爲神號尊
王子若孫十餘人皆稱王王太子爲玉笥聶氏又九
世而尚書令道茂徙清江爲經樓聶氏又八世分徙
歙州則有問政先生道遜大師師道無名子紹元道
遜無名皆尸解去真爲神仙矣爲蜀源聶氏是後或
散居洪都齊東大梁巴蜀恒山荆襄往往者姓而皆
祖清江明嘉靖間中書舍人天衢者始由經樓徙居
滁烏衣鎮則又有烏衣聶氏聶之先世者者數人而
沒而稱王王太子者及十餘人又最顯名有道術者
二練師也或爲神或爲仙皆較然可數其古所稱神
明之胄者非與中書君年長矣所游與談大氏予大

父父行少得真仙訣於異人以其精自爲而餘爲服
食療人數以施于神與仙吾不知其何居也然戰國
時有鬻深井里人政者刺韓相以劒解仙者也君譜
漢吳而置政者何也

稗海序

稗官之設自昔有之先王用以廣咨諏通諷諭而後
之韻人勝士不得志於蘭臺石室者類托以纂紀異
聞羅網軼事其爲用頗猶而其流實繁匪徒虫子之
書五車蓋亦虞初之志九百卌可㣲廢也頓其一事

之奇見者色飛一語之艷聆者絕倒致令閣正史於不覩對莊語而恐臥斯又紫色鼃聲奪朱亂雅者已景晢氏之刻稗海也得毋推波而助之瀾乎余以爲常怪之相倚也小大之相傾也如反覆手然嘗學者必歷人世之奇而後可以反吾常猥瑣脊條皆絲緯而櫛比之而後不躓於鉅者要者惟剸之以理裁之以識則雜組文綦同爲悅目之玩胡笙羯鼓都成入耳之娛可以窮百家而不爲百家者窮可以攟恢詭而不爲恢詭者攟斯吾景晢氏刻稗海意也景晢

遜謝曰之刻也是吾所爲賓日月而破窮愁佐譚鋒而供懽笑者也方慮其秕纇於六經騈枝於信史爲憂世者所必斥而子以爲窮百家攟恢詭過矣余曰吾遂序而傳之

馬曹稿序

劉邵志人物嘗言具體而微謂之大雅一至而偏謂之小雅蓋以詩喻人耳予嘗覆引其論以槪古今之所謂詩辭求具體者不可多見因妄謂自屈宋以降至於唐宋其閎文人韻士大氐皆小雅之流而偏至之器惟人就其偏而後詩之大全出焉夫人之性有所蔽材有所短短而蔽者若窮於此而後修而通者始極於彼此恒數也古之人緣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達意法以達材務自致於所通而不求全於所短如火炎則熾揚之水下則瀰瀁之體盈其甘醲究其酸不獨無以揉之也而且爲之極焉故其勢充其量滿其神理所至自足以軼往古垂將來吾觀唐之詩至開元盛矣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飛沉舒促濃淡悲愉判已若蒼素之殊色而其流也抑又甚

焉元白之淺也患其入也而郊島則惟患其不入也韋柳之冲也患其盡也而籍建則惟患其不盡也溫許之冶也患其稚也而盧劉則惟患其不稚也韓退之氏抗之以爲詰崛李長吉氏探之以爲幽險予於是歎曰詩之大至是乎偏師必捷偏嗜必奇諸君子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傳者與衆偏之所湊夫是之謂富有獨至之所造夫是之謂日新向令諸君子皆舍獨以羣衆易已以摹古療偏以造完將困躓之不暇而暇成其能哉而說者遂謂唐以後無詩於戲詩

也者富有日新之業也無詐焉是無才與情也斯人之生久矣其狀貌有同而莫辨者耶童而老辰而暮醻對論說有窮而莫繼者耶此不求異而異無意爲新而時出焉人之材如其面而情如其言詩也者附材與情而有者也欲不新與異得耶鳥之慧者其效人至數十語而止善繪人者其肥瘠動靜各異態焉然至百人而止矣此人言者也非自言也人貌者也非自貌也欲新與異得耶然則所云宋以後無詩者非詩之果窮爲者窮之耳夫杜韓之詩信大矣羣宗

人之稱詩者而畢效焉不亦至小而可笑乎蓋望齡之持論夙如此間與友人沈伯含氏言之而合譬之兵然予談兵而伯含用兵者也伯含之詩情務已出而格由古造其材富故詞博而工其神完故氣和而王其用力久故鍛鍊組織之跡盡泯其言曰予不見學書者乎其始按古帖而師之點摹畫擬若有律令繩墨焉而不敢踰越至其合而忘也而妙解出焉以成其爲一家之書夫語關蛇爭擔之悟於未始捻筆之先不亦遠乎然則予之論固未盡矣予曰然吾之言偏辭也待子而完雖然使予捻故說求完理以序子詩懼其爲子辱也子言予之譜吾言吾見是足以序已

徐文長三集序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闕篇十卷藏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既弗善而渭沒後藏者又處亡軼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爲彙刻之及是歎曰吾業雖不言然不可心負亡者遂購寫而合之屬望齡詮次授諸梓序曰明興經義盛而藝文

之學寢衰其好古博物之士出於餘力習曉醞薄或未暇究於精微其視古文辭如書者於篆籀蟲鳥然略取形似儌然謂能而衒目淺短眩所希見者高相唱引遷以爲凌鍾跨王羅斥虞柳而不知草隸之變蓋久矣夫物相雜曰文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爲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其窪隆可手模而青黃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屢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敝然微跡其緒系新如草隸變矣而篆籀之法具存其間非深於書

者莫能辨也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尚同去情而挽貌詘見事裁已衆以荷附古辭夫迫而吐者不擇言觸而書者不擇事擇言則吐不誠擇事則書不備不備不誠則詞成而情事已隱黯然若象人之無情而土鼓之不韵故弘正嘉隆之間作者林立古學爛焉脩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蓋有其人焉而亦鮮矣夫文有常新之用有必敝之術接而不勝遷者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也饒而不勝取者學也叩虛給饒以抒至遷紀至易故一日

之間而儀萬文者萬新而不可勝用夫安得而窮之吾見有文左國而詩初唐者矣已則人厭之而愚者之矣方其自喜爲新奇之時而識者已笑其陋此沒敝之術也文長老於庠阨於獄一著名於幕府其爲詩若文往往深於法而略於貌文類宋唐詩雜於唐中晩自負甚高於世所稱主文柄者不能俯出遊其間而騎方高談秦漢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又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然其文實有矩尺詩尤深與古之窮士如盧仝孟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爲或未

能遠過也其書旣後刻者文取五詩取八如文長者於當代不知何如而謂之文長一家之文信矣故仍其始名曰文長三集

金罍子序

劉歆序七略三曰諸子而臚爲十家稗官小說家與焉自漢以降諸子之名蓋罕存者多不足觀而說曰繁盛不知說固子之別名耳然班固之論謂諸子十家可觀者九說家者閭里小知街談巷語之陋絀不足道則說與子又似有間矣夫古之工於立言者言

所明也莊周之於道德韓非之於刑名其瞭然於中者迫於吐而必不可茹如水盛堰敗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囷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有而已潛夫論衡之屬吾無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固鮮所明也而強言之故膚而不裏曼而不根讀之如啖木然久矣夫諸子之庬而難擇也又況虞初者流誕而非雅者乎金罍子者其書類所謂說家其博而精辨而正雅經翼史聯絡曲折而出之粹然過潛夫論衡也遠矣其命名曰山堂隨鈔予懼名之近於說而不知者[illegible]

街談巷語之書繁而少之故更之曰金罍子者其號也或曰子之子金罍子也以爲韓莊乎曰金罍子儒者也儒者流非乎與以術則莊韓不類以文而曰金罍子今韓莊也予又敢哉然而有難有易今夫老農之計囷廩而大將之料軍實此順而易者也有善數者焉膈囷而筭倉合不爽也有善兵者焉望敵而揣虛實不爽也此逆而難者莊與韓道其欲言而止義數家儲然耳後之儒者是非定乎載籍善敗決乎史今弘之也至繁而要之至當此與膈囷望敵而筭者

奚以異乎此金罍子之所爲難然均以言其所明則一也金罍子上虞人嘉靖甲辰進士仕至應天府尹所居近金罍山故稱焉

漱六齋集序

予爲小生時即知有雲間何士抑先生讀其制舉文文旨冲然方少時未知好之後稍稍見先輩所作頗窺其條貫還觀先生義知其善其理至脉淸一一弘正間法後十餘歲而復得其鳳山藁歎曰不圖龍紫後見漢儀也是時先生已謁選人爲予郡李官雖宰人而遂相惋惜古人有云正索解人亦不易得於遇不遇何有焉予既田居久彌得請業乃復盡見先生詩賦記序諸體之文醲厚流麗典發而無所底堋匑通百應而浩然有餘法不隱才質無吝采絢目動耳若五絲組而金石宣予於是歎曰先生所造詣至是耶先生故有芝園居廬二集詠物詩拜石堂稾別行於世郡弟子陳生華彙緝之併其篋中文鏤版以傳卷四十有八而命予爲序序曰文章之道奢儉命乎才淹速通乎思愉敏動乎性簡巨關乎時

簡之必終乎巨也猶古之必今也莊周述老而廣於老韓非祖申不害而肆於申子長繼左而暢於左京宋師屈原而繁於原數子相去武距隨之間耳又況其遠者哉西京以還文士之集曰盛至六朝王儉盈六十卷王融沈約皆至百卷而李唐韓氏之徒樊宗師者多至二百九十卷此所謂詞從字順膽創無前之文也其博也如是不亦奇詭軼絕之觀哉而近世王元美氏所著復四百五十卷滋甚盛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文字之在人壞其出彌新

而有彌富予觀古今之際知情生無窮生材之果無有盡也百物句甲於春華募於夏禮飲者其始吾非而一啐酒觴不再舉及其燕也乃無算爵算樂文盛至今日此飲而燕句甲而華募之日也情摶事倍元氣畢張而不可厭塞通材敏手於是焉生若江河之無細流考鐘鼓之無藏響俾之喑吃軋茁以儀渾噩此與玄尊土鉶何以異士抑先生當昌明之時天授奇穎觸事抒翰高下在心所居通都多名士雅遊故其文博大無湫隘之態性急人敦尚氣義坦然直心

從衣裸肘望見腸腑故其文夷易開張無隱閑踉深之習神識通敏臏而愈理多而愈辨政務轇轕而五官之用彌暇故其文走九決溜縱橫無端曲備諸體而不專一家於戲斯所謂盛世之文乎先生業以端師大儒獲劫心脾貫穿經緯一時望爲馬鄭剩材餘勇以從事古業而軒軼浩繁並於作者此與昔人幼成夙習辨丁甲通四聲及今士大夫登朝早貴舍故而圖新者難易工拙之數又未可並論也元微之觀察會稽行村塾見所誦皆其詩章今先生制舉之文越士少長類能誦之第蒙淺未必能知其古詩文耳然異日者是集與微之並傳於越豈非郡中盛事耶

方布衣集序

古之人於道蓋有所至矣其爲言歷乎百年不知幾何人而合之出乎一辭虞夏殷周之盛是也然古非襲古聖不師聖趨同的歸並涂如川瀆縱橫要乎海耳周季道岐而立言者各直遂其見不能相師襲以自著其紕繆舛錯故其人之精意亦至今有可闚焉漢唐以來其文足名後者無不尊六經而稱說堯舜

孔子道或不足自信而攙托古聖以依據其語聽之純雅過諸子而其暢宣蘊奧抑稍遜焉然獲於古而時有發均也噫古人之爲文其取夫稱心而畢相襲也皆然已無執乎獨知而古是摹雖程意襲矩猶謂之盜況剽竊文句之末哉韓退之曰古之爲詞必己出降而不能迺剽賊嗚呼何其陋也且贈遺題目之文非古也自唐宋作者尚或縱奢自持降此其不附人而發者蓋鮮至今日靡靡矣而轢宋駕唐秦漢自命者何多耶夫舍情與詞則無文剽古而依今詞則

歸諸古人情則傳諸流俗已不一與焉而謂之文者
且得信之乎予與桐城方君靜同舉己丑春榜相當
嘗出其尊公先生所謂連理樹賦示之因知先生能
善道其情者也迨今辛卯而君靜再入都下遂得盡
讀先生藏集所謂贈遺題目之文多矣而不出其鄉
里與其郡邑大夫皆得之眞而不妄譏譽者其詞雖
不愧於古而務自已出其於當世秦漢自命者殆有
異也至於短章小咏幽尋獨詣逍遥乎道術之圃先
生其有契乎哉蘇明允布衣文章之冠其文儵蕩有奇

恣而識者目之曰予荀卿之文也今比二書觀之其
合焉者寡矣然則古人之相擬與擬人蓋不在文句
間似可知矣先生亦以布衣稱文世必有能目之如
明允者顧余非其人而先生好學嗜道又明允所未
有君靜自視子瞻兄弟何如哉二子晩皆名理子瞻
尤至精以君靜所聞於先生而謂方氏獨以文者必
不然矣是集也文若干卷賦詩若干首予就其尊者
論之故有不及焉

鑾坡制草序

有明翰林學士檇李黃公裒其演綸之言爲四卷題
曰鑾坡制草其門士陶學齡序而刻之序曰國家廢
中書省而殿閣用事於是執政與代言之任混爲一
轍而兩制始合論者蓋疑之矣夫執政重臣代言親
臣也不能時合則分分則親者勝故尚書章奏之吏
薇省文書之司而政歸之者非以其親哉親勝而重
附焉唐所謂宰相者即三省之長耳當其時詔令機
務總於中書執政代言蓋未嘗分也而不能時合是
以學士院建而兩制抗行冊命德音國書密命併屬

北門西掖文告止於常除重常在彼親常在此中書
之不得不廢爲殿閣者自唐而漸已然矣故中書之
變殿閣與宰相之名中書其類一也烏有疑乎先朝
綸綍之寄鄰於爰立最後始以詞垣久次者分掌之
鴻冊大號屬在政府類古所謂內制者而院中所司
顧近於外制然其任可謂宏且鉅矣哲匠蔚起制作
炳然而黃公以莊雅典裕潤色大業映蓋前後具在
茲簡夫文有知其人不知其文而傳者有知其文不
知其人而傳者有知其人知其文而不能以不傳者

盖典冊之文非一家一士之業如五緯麗於霄漢五色絢於雲霞故或人以文垂而藝苑不名文以人顯而姓氏無別皐謨伊訓旦奭之誥播諸經傳而不以文稱所謂知其人不知其文而傳者也燕公述作衛公手筆編列國史而不以人繫所謂知其文不知其人而傳者也至若元文之近於典謨白樸之重於六典可謂後進型模詞林膾炙知其人知其文矣烏能以無傳哉先生曰吾無以望徽之庶幾白氏樸耳是可以傳故刻而序之

大中丞常公奏議後序

都御史江夏常公掖垣奏疏三卷治河奏疏八卷刻既成其門人陶望齡謹序於簡末其辭曰望齡嘗覽觀於古昔成敗得失之故而竊歎息以爲其成也常得之寬平碩大優厚之君子而敗也每失之卞急褊躁之人維言也亦然故世之休明其君子皆奉職而忠所事事及之弗讓言及之弗隱其有餘似可損而其不盡似可加迨且加之損之則隨以敗不知有餘不盡正君子所以處言與事之術也且夫言之所由

愛則謀兩盡則諍諫有九以致吾愛爲愛其德者開其改愛其事者贊其成愛其用者珍其器以敬諍諫者個翔委蛇而不敢快於一決若夫攻訐之詞撥發之語如市兒之相詈喙弊膽空而後止世所謂忠愛有出於此者望齡甚惑焉公初釋褐衣推南昌郎用平恕名既給事省近當國家解網弛弓之會闢門懸鐸以招致言者而公獨以明練詳愼動蹈機竅然人所難言相避忌不敢發者公獨倡言犯之或至被詰責而詞旨委至發於篤誠嚴而有條直而不怒以是

往往得採納效諸實用而公遂無切直強諫之名公既爲諫官職清地逸而一奉使校士再行河往來於梁宋齊衛徐淮間舍其出入風議之樂而跋履荒度勞瘁塡集及建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京號樂國公甫至即繕完徼備內虞海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策遺食不暇飽寢不暇甘者再歲而去豈公之忠誠勇於任勞而勞及之耶抑天欲展公之猷而旨其業見其奇耶當今天下之事可專論之者維諫官可專行之者惟督撫而公遞處之可無憾矣論事者惟恐其議論之不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者底滯其說不得盡究當事者又苦論事者陳說之多引肘絆足不可動轉公前後皆身試之爲何如哉夫不爲詭激異衆之論以強人之行不爲澶漫殺切之事以聖人之言以所言者任事以所任者言事言與事一符而中與外兩適公之所自信與天下所以信公者也有得與不得則責不在我焉然古今推善論事者曰賈陸賈生有時無命敬輿有位而無時公位顯於賈而時亨於陸其遇實過之矣權載之序敬輿奏議欲俾後之君子覧其制作效之爲文學齡亦

欲世之事君者由公文而識其心有以知諍臣愛君之道蓋不在彼而在此故不辭而爲序

天目游記序

錢塘山水㪉美夷易草木之妍車舟之安造物者襃而聚之以供游人至西湖而極矣若刻削幽邃冰梯造天龕室蜂房梢檻無地雲寒松短崖險泉溜物纖之士往往居之又若以雙徑二目爲羽人衲子所偏私游者不得而爭也貞父長湖上殫姿物色業恣取而獨會又以其餘披蒙密陟巉岨爭羽人衲子之所

極不已奈耶夫遊之爲道仁者暇智者暢勇者洪三德備焉缺則無以爲遊志五岳者吾懷其廣保一丘者吾病其隘必也環吾居千里而近崇椒廣浸材易必通有同吾好者褰裳從之斯于志焉而若推若挽又類有物主之予嘗泥胥曰岔約庭二猶天目天目洞庭皆峙爲東西予嫉其兩負而俱遺其東貞父所謂三緣合則得之于凡離則失之尋尺信不偶也猶記曩宿列住辰起見白雲如海海中洴澼數葉叢下方峰首云翌朝徙獅子巖乃幾得一角無復昨之奇

列矣貞父所見雲似猶遜獅巖而雙清庄櫛煙臺所未有此二事予爲差勝也東目瀑布大滌洞大妙見庵杲老塔時在夢中會當續往躡有客先予來杲開石上數撫掌絶倒者其貞父也夫

翁氏遺稿序

會稽山陰之蘭亭以禊事顯篇咏翰墨映照千古不獨爲江左殊勝之事即逸少文若詩多矣未有及此者蓋山川之助也元微之觀察浙東其參佐賓從皆以聲韻相尚簡養流布目之曰蘭亭絶唱意其時相

與俯深眺崇羽觴上下歌咏相屬永和故事倘與於
兹山乎不然何稱名之旨也從蘭亭而深入紆迴數
十里有巨石□彩色正紫名曰紫雲溪流環迴林壑
幽美先尚書翁榮靖公之廬在焉公偉博詳雅爲時
儁老而公之冢子東白少年負軼氣仕宦連蹇退居
紫巖者凡幾十年若松檜蟠屈無以遂其千尋直上
之勢而偃枝横出更有異態壯心鋭志不能發舒於
事業而自娛於詩宜其詩之工也崇山激湍茂林修
竹與朋遊賞其下斯須之歎適出爲詞翰猶若有助

況居此而老於其地者哉東白君甫沒其長子際昆
能哀其遺愛之詩諸梓而請序於予予嘉其孝能不忘
親也故受而序之

無錫先生論語頌唱和引序

論語之有頌□韶范何猗雜家之有頌也諸老宿依
樣葫蘆落窠臼紙獨予韶諸詩少有繼者吾友張懋
之與其友何子熙朝爾光始從而和焉余嘆謂懋之
曰此有沒絃琴一張傳之二千年矣何予韶始爲作
譜予韶譜後復二三百年而三子□始爲之足曲與其

門一段奇特但恐世上少能彈者耳夫諸禪老提唱
大似雪上加霜予韶頌論語似蜜中著蔗雖總是□
根下事在知味者入口自殊耳韶不喜忠國師以爲
老婆禪決定可刪而肯自以死語繫縛人乎故知箕
筆所云偶然作者眞偶然也其爲眞無垢無疑矣無
垢骨朽後箕筆未蓮前懋之試爲和取一曲予將絃
之歌之

肇陽子四書證義合刻序

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程子曰

雄之言非也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賢人言道如
秉燭以照執如意以指物也可謂明矣聖人目照而
手指者也賢人之言近聖人之言尤近賢人本聖聖
人本人子觀言說之途多矣然有大要三有未見而
言者創見而言者習見而言者宴人子驟得百金誇
於市也猗頓氏聞而笑之此以創語習者也昔者莊
周細天地齊萬物其說甚辨含淳氏聞而笑之曰周
殆夢而乍覺者乎見天壞而驚呼焉不知其爲家儲
也周之視宴人子則富視猗頓氏則貧矣此所謂創

見而言者也吾聖人之語道未嘗有粗故未嘗有精未嘗有下故未嘗有高辟之枯草而靡非藥也礫而靡非金也故手之所攜意之所投藥如草金如礫無惑詞無誇語富哉言乎吾觀語孟而後知道德家之批詞焉幾於夸毗矣伯淳曰莊周氣象大故淺近予亦曰聖人氣象平故深偉謂遠如天亦奚不可之有竊怪今之疏孔孟者之陋也語必傳之以玄虛焉此何異美富人之多金也而謂屑金以食縷金以衣者乎肇陽子爲證義也不然其致實其旨暢炳乎其

詞而無蔓也淵乎其有所發明而無失也淺深詳略各適其可可謂善觀聖人而得其大者已前續凡二集共若干條省言凡七十條茲合刻諸京師用示同好予非知言者也以嗣君孝廉之請志歲月云

董揆仲學庸解序

予弱冠時即與揆仲及其兄信伯弟建叔共學相嗜慕揆仲少予性英敏獨絕過予甚遠即其兄若弟亦自謂不如也予將尤寡陋而揆仲該贍往往以古文詞及窮典道予此時初不曉聖賢之學爲何等物也既釋舉子業益嗜讀所謂窮典者顧稍稍心動遂以質幼所習學庸諸書向所絕不解者反謬謂能粗通之以爲大學首明明德中庸首天命吾聖人第一義在是矣不勝自喜還以語揆仲而揆仲乃不謂然予是時亦不謂揆仲語然也然予所見實粗淺於知止明善之旨特影附響襲耳而初不自疑年既長此念較切驗諸日用踐履中行解多迕始大悔恨日思所以遷善補過者乃知揆仲眞不我欺也揆仲兄弟以孝友著於鄉里予深慕之不敢不勉效揆仲近出所

著學庸解妙解深契迥出前人而以予之淺暗顧乃往往有冥符者乃知吾二人同異殊未可形迹論也予既以糠粃獲先進伯與叔亦相繼拔擢而揆仲反偃蹇成均然予三人者終不敢不心愧自屈所謂雍齒且侯矣君何患哉大司成馮公試君於國子以爲軼倫於是編也賞愛尤篤命刻而序之而重以予言者欲以明予與揆仲自少而長所相期者有在文藝之外而馮公之能知人得士也

尚文簡公集卷之三終

序

陽[illegible]會[illegible]序

陶氏自[illegible]之家[illegible]中其人[illegible]樸無工巧伎能之[illegible]貧賤寡獲貲轉[illegible]途而干祿者多困蹄少就故其人皆生而事鉛槧白首無徙業豈古之所謂士鄉士之子皆為士者耶業專習久於技固宜愈善自課效茲日乃有孫於前者農不服先疇工失高曾矩矱斯足恥矣田居多暇閒與宗人善

文者講業社中未久會予有大故罷去故其文鮮少而一二姻友偶與茲會者輒就所見錄之然其獲益希矣得百餘義付諸坊賈序曰文如[illegible]然非得其神理弗善也然能者猶可匠心率意而為遂心滿意極而至矣惟畫而貌人文而繹義則心意皆不得自用而受成於人之面與[illegible]之題不滿不極則弗能善滿[illegible]極矣而為滿易溢也[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不可以得彼緣[illegible]而[illegible]令[illegible]者見[illegible]曰是何美丈夫也與[illegible]與[illegible]者過以[illegible]之拙而見[illegible]可今之為經義者有三病有善繪眉目口鼻而不知位置者有善[illegible]知位置而未肖者又有繪眉口鼻修短美惡一如所貌而形合神離色符意稿者此三者皆工文者之通患也求之於今加月於眉進口於鼻者多矣況其他乎如茲錄者非敢謂善也而所謂斧位置弗肖人者庶幾免乎

上官進士夷門稿序

文之得氣在動得意在虛動以機虛以神善畫者鳥獸飛伏花木翩舞人之舉止指顧必於其動取焉至

驌羽奔蹄若驚若喜風藕露藍若笑若泣逸士之逸靜女之靜武夫之武令見者或肅或台或畏或慕其取態有無之間而見巧於不可容思之域所謂虛也惟虛故能善動文不動而苶然槁矣望谿里居時有以形家見者曰予視山非山也其膚肉脈理靡不翕翕焉動者難者曰由靜而予見謂動其誕耶予解之曰不然聚庖之視牛非族則觚也以丁過之泮冰也壞墻也惟行刃之地而已豈非拙者見礙而巧者見虛乎上官南宮之[illegible]文勢無不極而意無不盡解妙

於廷外機迎於事始入明闈□□已行超遡其得所謂勤與慮而用之者與夫天下之事亦何嘗易之有在見其機理而已予有以知南宮之游力於政也以茲文先之

張世調制義序

文至今日若罷舷栗享太牢又置太牢饕海錯其甚也至無以嗛腹名後而定約也予記舞象時東南文士善持格認廸淡然寬博而無華者號松江體一時多慕尚之後趨日醲麗更詭為迂緩而雲閣之文亦稍變其精定遁於前冲夷澹泞之旨時有存者以視其先輩已若酎飲之於玄尊矣予校文南畿所錄松士最盛世調牘最晚收得之甚喜輒以經冠明年復雋禮部選為庶常其文膚理膩客銳入而夷出之其正始之遺風乎文之成也如果時無花壯時無補色古之善為文者其始未嘗無華盛之觀豪□不可馴之氣也然必退就平定而後謂之至世調茉□書中秘所謂文章有進於制義者博學而深思之以追其所謂至焉其可也

門人稿序

予生平喜人讀古書而稍蘗其語每謂之曰女食生物不化耶然學者安其陋更相訣以為新奇而文體日下今歲春予謬役禮闈與一二同事者慨然思相與刻洗之而其流既盛所□大略一塗其卑者亦能撫取殘餕語藏飾固陋而材者力足以獨運顧猶不敢自信其心手必寄徑焉主司相顧無如何則疏節目以徇之而予平日稍喜之性與所豐質遂亦不能無少遷徙要以取其神骨略瑕累不失為知名士而已既竣役見所取者名字與其入稍稍自惜已乃取舊業質之閎深典博有加焉其詭於絕界者始亦鮮矣夫士習不可挽文體不可正者何哉下不明而上不信也上所謂勦襲庸熟而下反謂奇禁之則曰難奇有所取而不能無所略則曰上固好奇也而謬我不知彼所指者主司固嘗□之而特不可棄耳吾願從事斯文者開胸□腸一一己出毋徒寄人廡下食其唾其為平與奇且勿論焉可也是刻也凡十七人文四百有三篇而余稍陶汰□題其首焉

金孟章制義序

孝爲金君孟章以爲屑辛丑走會稽贄文於予其文洗滌去華務出簡淡意津津自喜予謂之曰有情事於此一人顧若濡舌若電縱橫捭闔吐詞千百而其事白其情殫一人卷舌樹頬片言居要而其事亦白情亦殫二人者孰辨孟章曰莫辨於簡言者予曰爲文猶是矣辨甚則簡吾子姑患弗辨勿遽爲簡也簡而弗辨去啗幾何是時孟章之技骨不腴神不揚故予砭之云然甲辰復見其文於都下其骨愈立然腴

矣其神愈闔然揚矣予謂曰是役也子戰必勝既而罷還來辭予曰子技自工不勝者命也丁未舉於南宮以書及所裒義來山中若謂予言有少助予笑曰子不聞張長史之草聖於爭擔劒舞乎傭夫之鬬伎兒之弄何與於毫素然而物有相觸者志專而功苦也昔吾子之問業於予也心靜一而無他色伊鬱而如不能自解此專苦之至也予言闔夫舞伎而已何功之有予以是物爲政治必辦以是物求道德業必精爾將告子直摭于業已耶丁未嘉平月廿日石簣山樵陶望齡書

篇範稿引

注水盆池緣石髮被瘟藻其爲觀適取清泚而已高山大谷中洪水渤汛所決發木走石汨泥土憚駭耳目此豈與尺寸之波爭清濁哉世固有以盆水誚洪流者然或慕浩瀰之奇而忘盆盎之是投沙漏泥自失清泚二者皆謬也韓子言文浮物氣猶水水盛則物之巨細畢浮吾好其論而數稱之今之爲文若碩然若漏滓胥井而以多浮爲奇不亦誠過哉吾友爲

叔元之於經義蓋氣之盛者其言皆濟瀹浩汗務自已達流盛而不必於濁清浮多而不擇於巨細渾乎獨行越出於二者之表可謂閎於內而肆於外者矣夫氣之用微戰朝鋭暮歸鼓之輒竭雖盛易衰其變若此惟善戰者能持之常盛而無衰叔元五比於春官而文逾工氣逾厲其養之善乎曹沫孟明視所以得志於齊晉償三敗之耻者氣也吾將於叔元賀戰勝矣

湯君制義引

文有意到有語到古之人蓋亦有意至而語未至者矣夫暸然於心胸之間而詞不能宣故繁而不約偏而不圓繁似博偏似奇凡博與奇者亦古人之病也而其善不在焉今之效爲古詞者烏能詞哉詞者意之極而淡者詞之極也其入深者其出必淺其造端也甚難其成章也似易不知者率然而讀之未能知其工也蘇子瞻云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夫文固有似艱深而眞淺易者楊子雲是也則豈無似淺易而眞艱深者乎

蘇子瞻是也今之爲古詞者已未能病而易古人病病焉轉相易以爲舉業而陋益甚累之連牘而已未嘗責一語焉吾何由而窺其意哉而又以爲奇博爲艱深噫其亦過矣宛陵湯君之於舉業甚　致徵其入苦洗濯刻磨無粉澤脂膏之態約而能圓其意與語可謂近之矣觀者將以爲淺易與以爲艱深與世有蘇子當自能辨

王淡我制義序

遊南池觀少陵舊題回望城頭傑然而詩者太白酒樓在焉自有此州以來王侯之尊綬冕之盛非一人矣而羈愁流浪薄遊而漫飲者亦得以一篇一什有此州於千古之下甚矣文章之爲用久遠也自唐始設進士科以詩賦取之故其詩獨盛然當時孰有善於李杜者而弗及收顧又以其所收也而資後世談者之口由此言之其人誠偉文誠工則一時得喪之淺淺者舉不足較科目何足以定人而彼固無藉是以自永也吾友王晉伯爲文精深刻苦譬諸詩蓋少陵之儔乎雖辱交君寔心師而手摹之旣而以大夫

秩知任城任城大州據上游人不榮晉伯顧爲拊心而士之底滯者輒藉君自解曰王君尚爾知者又曰有賢如君而豈以甲乙重輕耶李杜不舉詩賦科詩賦常在天地君雖淹一第文具在也於是任之子弟請鏤版而行之予聞之曰諸君將以茲編與南池酒樓之咏並垂而爲三乎昔蘇子瞻爲文詞盛於二子其治更七州皆著異績所至人愛而傳之又甚於任城之於李杜也以李杜況君誠非倫而君能力於政若蘇子者又有文以載之則是編於是州雖並垂爲

三可也

序馬遠之秦淮草

法書家之妙在運腕狀之如漏痕沙畫歌之妙在轉喉狀之如串珠皆言其圓也昔人稱好詩如彈丸又言廿字詩如二十賢人夫句櫛而字比之靡不圓美者而後摹難狀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旨於詞外詩而不圓如書偏鋒歌曲而直縏者耳余嘗引以論詩古文若時義其徃處類然而世之爲偏鋒直縏者多矣惟三吳名士有先輩遺法然儇捷刻露傷於寒儉

於雅道亦均病焉余觀馬遠之所寄秦淮草皆韶秀瑩潔淺而不滯清而不礉庶幾能圓而無病於雅者歟夫和於手斯筆圓和於聲斯調圓夫其文詞若彈丸珠串者心和之應也吾不敢徒以才士目遠之也

戴玄趾制義序

秋水時至汨土石漂槎梗奔激澒洞潢潦被野當斯時每思得澄潭靜渚臨汎閒濯容與於其上及夫宿潦既遷霜清石白淪漪耿空寒泉似眼心是其趣而又且有消縮瞑涸之憂于自逼籍來經生制舉之文曩已再變壬辰戊戌間文士務極才力勞撫廣騖庶幾乎洪濫無涯涘之觀而偭法毀方浮濫不洮往往有之至辛丑後其能者率刊華晅腴相高以理相矜以態其流又纖儉寒弱不復振聳人第見夫潦收水清爲可[illegible]翫不知纖以消縮且趨於竭也今之經義猶古之詩歌也其盛衰皆足以觀世季札聞歌鄭曰其細已甚民將不堪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大聲大兆王細微替由此言之纖儉寒弱者細之類大之反也是故言文體今日宜振其弱態以強其

神幹有是人焉世運將賴之比吾獲卒業於邑父母玄趾戴公之文而劃然心開如登朝堂聽鐘鼓入武庫觀戈鋌矛戟之富其才靡所不赴氣靡所不達而皆極於理依於法程源泉涌發沛乎東之而不失其瀦渟鑒徹之妙殆所謂廣不宜施不費節有度守有序者吾邑士誦法於斯文雖瞠乎若後猶有負聲起頹靡還壯觀越其有興乎予樂諸弟子之得師也序而傳之

王慕蓼制義序

今時經生之文莫尚於吳閩閩以奇麗吳以風裁四方文卷之行於市者雖錯糅其簡抹摋其姓氏而爲閩與吳要可懸辨如暗中引手而知窊隆也然閩文尤用其鉟談趨天下十數年間文體爲一變其盛也如是故世之謬憂慮者謂今文漸衰坐格力格力之不足由於華勝而不善做者又以其浮華自混閩體歸責於所趨且以爲閩皆病矣夫閩曷過哉唐開成而後爲詩文者學老於韓學僻於孟郊濫於樊宗師溫李之流號爲西崑而文體日陋此非數子之罪也

及歐陽子振之而歸於韓夫西崑濫觴長吉長吉與樊孟固韓徒與也善振之則爲中興之歐不善做之爲寂奭之西崑亦何常之有乎當周之文盛魯宗於諸侯而孔子魯人也顧置魯而欲取徵杞宋杞宋之衰去魯遠甚然孔子以爲救魯弊莫宜二代也愚以爲今吳之盛不及閩誠欲少抹其弊莫吳若而王先生以文學冠冕於八閩其爲文辭獨有吳先輩瞿唐之矩夫先生固閩人也而文吳如夫子魯人而亟稱杞宋也其言與實尤信於天下自今有劃東華談而譏格力者當自茲集始越其振鐸地又當有起而從風爲四方始者愚將拭目觀之矣

及幼草序

予嘗以文士之才譬諸拳勇蘇子瞻詩貫穴萬卷妙有鑪冶用之盈牘而韻致愈饒此祿兒作胡旋運千斤之軀同於肉飛氣勝其幹者也元白長律動至千言猶有餘伎此宋萬絷華中手足盡出力浮其格者也王比部季重弱冠登第博古長詩文近代詩家尚同工剽不敢已出一新語用一新事而予所見季重

贈客詩獨廣大富有略類長公至其餘勇賸技溢爲經生言亦殫理究情恣出無方如是刻所載者夫物之在天壤古今以供文士擷取不可勝紀旋轉而用之三寸之管耳力羸用羸生見困跲非有軼倫之材不能舉也泰豆氏執轡轉轂千里一息其見奇乃在容足之途舉業家多拘而善縛與立木爲塗何以異至季重爲之若騁銜筴於九軌斯亦穴牛革出手足之類歟若季重於材可謂特達尤異者矣

慧業序

先輩學詣醇至其識精闢其鑒文雖廢尹拂龜筴姑
亦相體骨不能過也鄉前所傳黃文簡公父子元吾
倫士所言有中識詰誠有過人者亦其時文事簡質
其韻易見耶予鈍昏所占決多失得遠媿前達所知
工拙而已久病廢業茲往習遷而猶守其故格程量
新體然則予所謂工拙者寧足據乎憶爲小生時聞
老先生論文內不能服心誹曰此往法耳今予爲少
年語安知無貌從心誹者古人詩云昔聞長者言掩
耳每不喜荏苒二十年忽已親此事真爲予發也叉

月偶游狹徐湖於友人案間見新義一帙視其人皆
吾里之傑其文淵渫奧特眾美咸備將繼之諸君子
嗜古守法度雖當文體屢變之後而先民典刑猶有
存耶何其契於予心莫逆於予如此少司馬王公二
孫文在帙中時文在坐遂予以一言冠之予雖衰偷
篤論不過時而訛所品騭則斯文也亦可謂之工矣

季生弟制義序

予嘗爲諸弟姪論行文正如人親事非敏且有能言
其甚敏者能省言以繼其文乃於無詞費而工可裁
製之妙靡不備矣孔子稱辭達左氏乃云文以足言
足言之文非至文也意盡辭止而待於足言乎哉自
人言一事而或一人蔘之百言悉一事而或數言累
之其工拙豈待度而後見耶予於人守是說以爲文
皆務斷理簡詞無當今繁富華縟之態而季生弟尤
甚予自宦秩歸見所構義泊然其言闇然其不樸予
曰子之文信善矣然世方持鵾鷄紋頗調促節靡靡
相悅而子挾有虞氏古琴欲一倡三歎以勝之乎及
試則稍就濃贍竟中彀矣然意不以爲善而珍其舊

義藏斂篋中甚秘人亦爭傳之其雅尚篤摯確乎堅
而不渝吾知季生能以其行文者適於世也爲書數
言以券之

冢宰立亭孫公奏績序 代

古之所謂大臣以其宏術遠猷大其道以異乎小臣
也小臣矜義飾節方不可抗直不可詘無溺職竣名
可耳大臣則道在利社稷忘身名綏大直若詘大方無
失其圓與方之實而不矯避乎圓與圓之名此所謂
大道非夫真大臣勿能與也古之大臣其撫威名行非

一日之積也積小臣以爲大臣積小臣之道而後可以行大臣之道宋范希文司馬君實可謂大臣矣當其據軸秉樞不言而信未動而人孚之何應之捷哉然其正大果毅之素小言無敢媟小行無致頗一毛之利當其前若虺螫隄潰力窒遠避恐不給自其布草以迨臺諫方州之時而孺子隸夫仰之如二曜五嶽人徒知其後之易而不知其積之如是其艱也夫當世之耳目至淺矣大臣者言遠慮深或當於理利於君國而未能顯爲凡耳目之所闚闞而不得則疑

是必其積累之素曉然信于天下如二曜五嶽雖有阬谷晦蝕而人積其昭明崇高之信以不敢疑然後能伸其志安其身而庇社稷故曰積小臣之道而後可以行大臣之道也然或者都大臣之位而踽踽焉守小臣之節廉於位貪於名勇於自完怯於爲主則豈國家建置孤卿大臣任天下之至意哉周以大冢宰統百官權重無二至明革中書省去令僕之號分六尚書統之吏部歷數千年而大冢宰始得其職然旁掣下漏銓叙黜陟非盡出於一也至今日而尚書

始得其職於乎豈非盛際矣乎比者天子益明習吏事威福自持吏部所進退百千之一未能盡中上旨而大臣不勝其守官守道養高易退之志無以答上恩眷力引而去者相接其陳義甚高立節甚剛然余蒙鄙竊以爲與古大臣爲國之道有合而有未盡合無乃重自完而未暇深念爲社稷計耶宮平孫公昔以名御史犯權要濱於危者數矣再起持中丞節不合而退志芳絜名顯聞天下之人莫不曰孫公今斋文君實也既掌邦刑總風憲晉於天官朝士望之以

爲千極一二大與除皆著語金石爭之永永蓋公所積累者久取信也深故行有基而施易達耳夫大臣之道不易知也知矣而無所積猶不可行可行矣而或重自惜無顧國事又不能行然則履大直蹈大方乘大權行大道非我公烏乎屬哉夫官者以君之人事君以天下之位官天下者也奚必其不順奚必其不和吾爲迂爲爭以自高少不合悄悄焉不終日而退此群臣庶僚苟塞責者爾若順不比和不同無絜去就之迹安其身以安善類安朝廷此與大臣事也爲

彼則術甚易名甚榮爲此甚難而猶未免爲凡耳目
所疑苟非精白不二之臣忘其身併忘其名一意奉
職無顧巳便而又其生平足以信於人而道足以自
信未易當此也今者公以二品秩滿聞　天子爲加
爵錫命榮施祖禰之廟所以寵禮大臣者甚隆備矣
夫身備大臣之寵而顧持小臣之節兌肩薦泰時鳥
羽酬千金平交施報猶非之況君臣之間乎余有以
知公必不出此余鄙人也幸得佐公屛公知故敢以
古大臣之道望公不須而規以自附古誼

心翁常老師開府兩浙序

自丙丁以來東南連儉於歲浙所被尤甚天子至遣
使發帑金賑救之不足則穆然咨曰其維在人夫釐
百吏計興除植羸瘵是在督撫都御史矣推擇之必
愼必周於是廷臣僉議惟太僕常公宜先是乙酉公
嘗以給事中校浙鄉貢士故詔命下而其所取士若
望齡輩相告語必曰我常先生其民之聚於此者咸
喜相語亦曰我常公蓋曩者公自鎖院出而見浙吏
民未能浹月耳然吏民竊窺見則巳仁其色而聲傳
之遂若有私於公者而浙區區海壖浮土以其士民
故重煩我公亦若上之以我公私浙也夫君子之用
於上若栖然惟身所急循必先禦往取士者廉內外
畸重改令則公持文柄往河決梗運道發使者行河
則公又往今所急無甚東南而浙指瘠獨多縣官左
右公以濟所急浙徼上德而成所私奚恠焉浙雖區
區而其貢士與所貢財賦往往覘諸省而贏雖數以
士民煩公上意殆有在固不得謂私浙也明矣某聞
古之君子有懷其具憂其人而不獲處其任者往歲

浙一二豪猾伍伯市魁叫囂爲變而公爲怵然長計
思欲大懲其前而永杜絕之於巳定故發策試士問
所以治兵若民當用何術亦旣懷其具而憂之也凡
吏於浙者職不能兼治兵若民兼治之惟都御史而
公適處是任浙人亦幸也哉某聞之成事易鑒成形
易防惟横作於所恃與其所狃而君子憂之浙之得
專有鎭撫大臣始於嘉靖某年欲以訓師旅備島寇
而巳其時上下之耳目一於海而海水之無沸者遂
三十餘年然壬午之事反出於所訓練豢養恃以禦

亂之卒於是朝議都御史得便宜往治師上下之莊
日又一於兵而不逞少年乘之又所謂奇敵而不足
備者由此言之其發事斷可識也我公中寬而甚嚴
有度而敢決當也以百年之安貽浙僅好究消釋所
創距落之後宜無足為而某新自田間來見下邑單
戶轉徙早潦罔其苦而似不獨在歲也豈我公以懷
來之久矣我公亦將折始芽杜未萌徒無事云乎哉
某公門士也敢以斯言為浙人券

霞城吳公擢大廉訪序

莆田吳公以臺省重職分浙以東積秩六七歲大和
其民其民相與計曰浙於天下方隅耳於浙有三州
於三州有越浙偏得我吳公三州私焉而越尤雁吾
聞仁賢者天下之公資也吾州僻緬而久賢者惧將
奪我然公之勞不可不圖也非有顯陟無以慰吾小
人陟而去吾小人又憂將奈何已而公以按察使都
水事於浙位高秩晉矣而異越未以震之中公知祖綸
曾高雖名輩日崇而尊親無改公觀越亦若家長老
時行畝甽隴理生植於數里之內若有罄往而靡非
其家謀於是會稽之人大懼壓志而舍然忘其發焉
夫浙澤國也天下之肥确在吳越吳越人肥确繫水
利害違害就利視所司所司視監非重畀之與久服
習其地究知源委未易稱也吳越浸巨者三曰海江
湖江之巨曰淛湖之巨曰具區曰鑑瀕海之州六瀕
淛之州三受湖之州二此三浸者皆能為大利大害
者也諸州於水未有兼三者惟越負海挾江而襟湖
三者獨兼兼則受利害也獨大其所需於上之人為
就所利而違所害宜獨亟得其人受賜也獨多吾州

人之私我公久矣逮今始與二方十一郡之人共之
而以公所領職校諸水經謀厥緩急無論公惠顧嫳
邑而欲恩之勢固不得不歸重於越矣公雖去越越
猶以地形偏受公重是公公之位於兩浙而獨私其
政也且夫河渠陂澤田畯之司也畝澮溝塍細民之
職也公爵愈高而於民事愈親去民遡更邇公其位
而私其政達其爵而邇其事則公在越不為近居杭
不為遐越人安用以公去為慮乎然予聞當今所患
海波方蕩而河弱流二者尤水之大利大害也固圍

於京北而通漕於中宜有忠智明練如公者嘗守者將使公謀其大必捐所經而小爲之端是舉也基之浙且捐矣浙者海之門庭而漕輓所根本也公奮謀底功樹大勳於二水浙又先受其利安論越哉

霞城吳公奏最序

昔者三代之盛建之君公卿士分疆列采各治其地子其民長永而無變其賢者或策名而起爵於三事終身未嘗踰厥竟土故上與下相比人與地相安器與用相習而化理隆備叔敖子産列國之相也其名

載於循吏邵伯天子之公輔也分陝而理自成暨康蓋當其時不獨一邑之采一邦之政各有專寄雖以連帥方伯之職其尊若周邵而猶久於事任靡所遷改如此至漢時爲吏或至長子孫然觀其守相多遞徙易無恒惟黄次公於潁川再至而已豈其久任意成之意詳於下條而猶忽於大吏何其遠哉霞城吳公閩材也而生於臨海長於剡筮仕於越入爲天官大夫無何復簡刈臺治兵於赤城由臺換省從治越所領郡皆如故分省三品秩少遠滿者而公居越復三年滿自登第幾念載暨少時所遊歷不踰數郡風土飲嗜諳俗方言耳狎目化其遊於官也如遊於里之閭其理吏事詰兵戎山澤與渫賢不肖主名寘目而熟計之如拾級登堂而閾中冓如從雲耳而譜高曾摘枝攬葉而究其根帝也夫古今之不能相襲久矣習者不可使治而治者必不習其未習也凌競披拔而相疑方習又從而他習久而無從也則數疑與數皆非所以爲治也故無出置之仕與長子孫之官咸不可使於今其最類古者無如次公潁川耳在郡

輒賜侯爵徵而入即位丞相可以無數與疑而郡卒大理然少非更嘗之遊官仍一守之任賜爵無連帥之重還郡之三至之勞較諸我公已爲非倫況其他哉固陵以東章安而北狎習教化如公分茅賜履以有民社而急其偶然公亦不鄙夷其民樂而安之且若世家舊邑楚闘鄭僑之儔用其邦人參其國論而急超擢以去也漢人有言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此郡縣之弊也夫當郡縣屢遷之時而無失五等建侯之意此天子之私恩越人所偏得豈易遇哉公之

書績考功八邑令羅君某等謁望齡言以獻望齡竊願以此言徵之

會師英麓林先生榮滿序

於越美山水而剡其面晉宋間名雅君子歌嘯頌歎盤游之地在焉其民巖畊溪飲業專嗜少無商賈四遠之慕一耳目視聽以媚君長於諸旁邑又最名為顓樸蓋吾郡海壖之僻壤也遊者不能時至或企以憂其有仕而居於斯居而久宜不為有道者所厭薄也適邑令金谿政嚚下雖有名覽奇觀而不闚於日

樂於志者有之若剡者殆幸而免矣則上焉者之安其下下焉者之安其上莫如剡宜而剡於諸邑顓獨以難治著號何哉自望齡始有記聞以來令於剡而善遷去已去見思於民一人而已不復覩也上既疾視其民而被下以垢惡名昏詬獷狠嚚於諍訟日月重襲不可剗剔下亦弗克狎比於政而嘖有煩言以謗譏其君子斯所謂兩失也豈異民易地後先淳薄抑何謬忤哉不特其民然也其[illegible]而流湍涸前世所嘗勝咏奇者亦若有沉涅封蔽湮縮而廻郤抱擻來若入其疆若氾旋渦陟危棧心懾目眩蓋不覺溪山之入眼矣安在其居而樂乎非特不樂而已也未幾而思去既久邑邑若隆諸谷不得出於是剡之山川果為四方仕宦者所厭薄嗟乎山川則何罪乎吾師英麓先生人望之以為樸茂淳篤君子也而令於剡愛先生者始無不以剡為先生憂而難剡者又或以非樸茂淳篤君子所宜處即望齡亦私慮之居無幾何聲翔問流期日而浹及考而成萬口所喧列於薦牘考功受之㕑有 恩綸推所自始剡人舞手告

語如譽於身如榮於家望齡詫而問焉先生何道而得此於剡也先生曰吾邑之父兄子弟實易與吾惟拙而已夫向所謂悍戾不可論教之民而先生獨以為易與向之譸張險側善謗讟其上者而親譽先生至問其道而先生曰吾以拙而已然後知悃愊循常之果足為治而剡之人民易馴於仁易遜於德不至如曩昔所鄙傳亦見於是矣夫民樸而治巧如以造父之術調野鹿故下駭而上惡其難今剡之民枝而先生亦退而托於拙拙以馭樸是故上不煩而下不

駭也民保其樸先生成其大巧其相親譽不亦宜哉
且先生之德於剡非一時賜其集數十種訴懟之恥
一朝而雪之剡山之高水之清洗滌芟夷悉復其故
訟稀吏散仰而眺高嶺而臨淺腰墨佩銅傲然有隱
處之樂非獨剡之父兄子弟恐先生旦夕遷擢以去
先生亦安能不眷然於剡之溪山與所哺抱之民哉
又孰與疲怠厭薄欲亟去之者也望齡先生之門人
喜其政成幸其近而得於親見又高先生之政得於
剡者爲尤難而著於此儻不遂擯序尚隸史官當有

所述矣

郡侯楚陽石公榮簡序

常人之所譽俗士之所驚果足以知君子乎世俗貴
聲而望景見皎皎隆隆者而喜以爲君子之事盡是
矣君子則求諸心與道其道至平甚易無宂隆緇白
可容爲殊異也然君子未嘗傲然爲高潔之行而其
跡亦必不出於下與汙而世容有汙下者下推之則
成高汙並之則明潔故世亦未有君子不高且潔者
也於是名譽隨焉是果爲知君子者耶吾郡侯楚陽

石公名行聞於天下天下望之有巉絕瑰奇之聲自
吳郡移守會稽無幾何而科臣上言今國家經用甚
詘諸轉運司權輕宜擇人以重之如某等潔廉有異
績誠往一洗濯剪剔之用宜益饒　報可遂擢我公
兩淮所以寵異隆顯之甚至於是中外臣庶皆頌
天子經制之善用人之周華我公以顯名膺特異之
任其愛公者則謂公行如氷雪而顧濡足入泥水且
是猥雜地詎宜處公而越人又以越雖鄙遠夫亦有民
與社比者偷瘠興發方恃公食息何奪我遽以爲大

憾望齡謂二者之說皆私也夫金處鑪遑處於何傷
於貞白哉公之澤如旱月之水農者欲引之以溉舟
者欲滿之以浮顧從其疎者耳越人烏得以私惜公
公亦烏可自愛孤負希闊之遇然望齡知公亦有不能
舍然者蓋公以名見推亦嘗以名見軋軋公者欲涅
之至汙而不能推公者又欲處之至汙而令可見二
者要謂公至潔故常欲反之以成敗公夫公有道君
子也有道者方欲處晦守黑韜光曜收聲響而世之
耳目短淺無繇得其精要採獵近似動相指目使公

以中庸平易之學而蒙峻絕瑰奇之稱若揭竿而旌之欲逃匿奔藏而不得豈公之所樂乎堅齡至懵劣又病退耕田間公不謂其愚而數教誨之久乃得公之所為學其從事於聖人之道者蓋久游乎二氏之門而審其所以同故有以內自足而不繫於世泥應於世而不以已然後知公之廉與其涖事之善有本也夫享體為者不羨一脟馳大道者不涉支徑公之淵閎粹密者既不可易知而發景之餘收之而不盡者乃不免於人之喙與耳其不能含然不亦宜哉公之行也其屬其等皆飫公教重公之行而思有以識其感也屬堅齡而使之言公平日所以勉堅齡者甚大不欲其以文字為學堅齡亦非敢學文字而已者也故所以贈公者其言之不文如此

太守鶴峯劉公奏最序

堅齡初隸史官與其曹追頌署中先輩名公輔之休美咸言壽光太保文和公賢太保處眉州悖野間質倭糅錯也挺挺自致有殊特之譽雅操自意抗而不悖天下稱之曰介而曰太保之介也和其為文和哉堅齡既退耕田間而鶴峯劉公來守越實惟太保聞孫劉公為進士廿餘歲始獲一郡其不為苟同俗自媚於世疑有介然難犯之容比得謁見而賓客誠有禮其顧金錢以吏事相交關者噤不敢發庭館幾虛胥徒伍伯頫首重足唱呼之外聲氣寂然又類莊者公自處谿刻其於越嗽谿之毛飲其水然未嘗有廉者之色與詞治務詳密而人顧樂其簡持法無所阿而常多縱舍僚佐燕集舉崇跳蹊有登高能賦之雅而不肯一詣人飲舉寬與嚴介與和人各以意迭名之卒無所定而公於兩者實靡有適也夫狀玉温栗譽酒清醇雙稱則美斯備單舉而德亦章自嚴而惠名柳下介而和著如玉温酒醇未為偏辭也此言之謂公為和者詎云謬哉公治越三年上其績御史御史中丞皆最騰章於朝於是有褒崇之典其僚郡丞劉公僉判吳公黃公司理李公樂公之成也而屬言堅齡昔詩人美召虎之功歸於祖德召公是似堅齡不敏敢裁拜稱太保之烈以對而曰曩者太保雖處政府其同官或有異意者公雖領郡海隅而僚友雝雝

然顧足樂也和衷之美其邁祖德矣哉

太守右吾劉公榮覲序

會稽故山水之區元微之爲觀察也竇鞏之徒實叅僚從登詩唱和播諸文苑斯已盛矣而王逸少爲內史至與支許輩遊談山澤蓋昔之仕斯地者安其土風樂其閒曠不獨僚友叅佐有以共娛即在林藪枯寂之士咸得備遊從奉餘論當其時科條簡而謠俗厚會稽爲仕宦者樂國今茲山水之佳美非異也而俗刓習弊仕者望而畏之至於斯者僚采相戒勉畢

數君子之力以夙夜而恒患不給所謂展歌流詠能之而未暇者多矣夫同官者且然而況其伏在林莽者哉雖然遊談吟咏之事固非爲政者所亟也而事亦有異於是者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夫道術性理上以求下而下亦以求上故古之嗜道者冀得賢大夫而事之也甚於儕友有其人則致於上矣而無嬿望齡退而耕於野者十年於茲矣意常求得可事者聞所謂道以安其易使之分而右吾劉公適來爲守劉

公今之有道者也靜而和詳而有體不任裘帶而儼然有容宇宙萬物之氣洸羣籍而不雜窺異敎而總其同予蓋聞其風而悅之而以時脤故於禮固不得見亦會郡多事公與諸君子勞苦僅給故其緇絣若弟子員之志斯道者亟欲得公片言以開發蒙翳而亦未暇也夫昔之爲會稽者詠歌遊覽寂不亟之務而得爲之方外緇素之侶而優與從事今以公之賢上下相求之殷而明道闡學事又至鉅而亟然猶有未遑者予因歎古今事殊科條日煩而民俗之日

陋雖以賢者爲之而力猶未易也雖然古之人固有目擊而相得者矣而況著諸行事敎化之閒乎予比嘗語人苟得郡縣自效者政理之善若某某皆可企所不逮惟公公之廉與仁可勉也至紛而愈靜罷而愈安猝而愈詳終恐不及耳夫紛而靜罷而安猝而詳固深於道者徵也然則公所以敎予所開於公固不俟言語相接而得已厚矣庚子冬孟公以上計詣京師其僚郡丞馬公僉判周公舒公節推孫公龍其行也而徵予言予惟諸君子行能之高相與之盛既

什伯元寶而樂其朝夕於劉公所以究明斯道闕若未聞者必修也又喜公致政而將暇甚公適歸使劉而昧如望齡者庶幾得比於支許之遊以袪所惑而飫所不足故緣託占事以致其私意今茲年穀復比閭多盈民曰劉公寔留我公行實其無忘終教斯民也哉

太守錦波朱公奏最序

予同年友蜀富順朱公守會稽靜一明允民戴其惠士飲其和三年以計最越人相率頌述謳吟之業洋

洋盛矣已而郡丞濟陽蔣公別駕新會李公郡理南康夏公皆新被　朝簡先後來參郡事相與言曰吾儕寔咸戴寧於朱公惠甚厚公方拜膺賚冊榮施於親疏可謂無詞以賀遂謀於前別駕郃陽葉公共介濮陽王公謁予曰吾越有二賢守皆蜀產也當漢世越嘗饑饉盜賊竝起時則以成都張公霸守移書開購賜爵帶首歌曰弱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矣寔慕隱力以仁勇衛人是張公之我造也越故有水患之利既鋤之政而莫我宜也可受一□□□旁潰深數為害明嘉靖間蜀安岳湯公紹恩來守建石醴流截坤維應去宿歲以順成人以永賴越人之言曰天生湯公以恩紹也名寔命之矣夫流惡殺涎扞蓄殖利則湯公之以也茲者時平年和郡中無萑苻之警七聲其利水歸其壑解繩之勞乘橇之績無所施用而朱公獨用廉平屬恬鎮浮簡馭事吏易近民然士民稱之比於二公由漢至明數千百祺吏守千百而蜀三公前後相望若興峙於越予嘗徵其說於三老子弟父老曰老人兒時識湯公公為人儻蕩

寬大衷褐表敗繡無廉者之色與下坦然人人得自盡然無敢罔者遇其鄉大夫有禮延接庶士周其私恤亦未嘗骫法也為政簡要不煩當大事霆決山立不可搖沮聲施至於今惟朱公寔然故曰朱公今之湯也其子弟曰史稱霸為郡表用名儒崇尚經術郡吏孝秀誦聲渢渢然滿於交衢朱公之染我以德也士之囂者靜矣豪者正矣府中鳴鳴始為公謠與予曰政譬諸醫鍼艾所以去壅參苓所以補羸過亂鋤暴鍼艾也勞人興利參苓也夫無疾而療則參苓之

偏或害於鉞艾不若投石屏藥之爲愈也名與利
而定投之此政與時不相適之患也曩予詢朱公於
京師公詢所以治越者予對曰越有切久之政無百
年之事願公靜以爲之而已公肯首以爲然其治越
逾三年矣而靜如一日遏亂不及剗興利不及湯而
士民愛而頌之甚於二公曰蜀有賢守二豈不信哉
夫大勇者氣沉甚辨者詞簡善事者常無事備用寬
弭冦湯以順導川然則公所用以治郡者固卽弭冦
導川之術也特卷而未試耳公秩久且擢以去而時

所急才莫大於治戎行河他日以公肩之知必辦予
固以治郡決之矣越地陿小民合力而用智奸宄百
出不示以而盜風俗侈汰若浸稽天賴公以靜政範
之稍稍革止其有功於越又豈直與弭冦導川等哉
予以田里習丘民鄉校弟子之說聊舉以復於諸公
益嘉蜀多君子而越人偏受其成也

別駕文臺吳公榮轉序

當萬厯初家大人以禮部郎覘事冬官曹時用吳公
方居郎署每入論事槪務刻覈齡時猶童子敢從壁
罅中窺客雖不辨何語然心知爲大人重客也自是
每聞客坐連呼供茶不問心知爲吳公更十餘年公
左官順天府望齡亦幸通籍京師始以通家子謁公
乍見依依不自知爲初交矣又數歲而公來守越越
人疑焉曰古之君子畸踶不得志於時者吾皆知其
繇然其人多高亢以异俗慄能而耀衆招妒訶讒自
爲鵠的少失意憤惋叫嘑廢職曠工以逃於高閒若
是者其累顚躓宜也而吳公無一於此然辱臨吾郡
者二年矣久之方量移於杭吾無以知其然敢問予

曰子亦嘗聞白居易蘇軾之人乎讀其書考厥遺事
其曠朗夷粹千載可見思一遇之意必如凉風之解
暍春氣之蘇體也然其於當世何如哉憎惡斥逐惟
恐不力淹緩淫滯而不召此豈嘗立崖塹爭能負氣
故爲偏奇如向所云乎然而若此者受獨而所操異
也受獨者其材若氣固已蓋夫衆矣而所操又異君
子未嘗爲異也常願舉其職職嵗必有不吾欲者夫
居官守職分耳吾謂爲常不欲者且指目爲詭惟以
蓋衆之忌而涉詭世之譏勢所必不免也吳公出部

曹再領劇郡常房廩奉職材識瓌異精敏絕倫雖湮務倉卒而其顔不可曲遊此固所爲困阨之道耳雖然匡廬赤壁詩賦爛日月江黃至今藉爲光價而二公亦放浪其山水以爲娛其視屈伸得喪竟何物哉今天以公幸越以越山水娛公不獨中朝之人忘公於遠公亦樂而兼忘其久矣昔者樂天守杭微之在越各美其風壞以相誇詡未有定焉子瞻兩至虎林自言熟其魚鳥今杭亦公舊遊也試以餘日尋蘇公堤上西湖魚鳥亦能識公而公新自越往山水甲乙

元白所爭者亦願於公決之然公雖遭蹇所至專以奉職爲事終日搰搰功德在民而豈眞留連山水者哉籌領會計之間即超然空曠之趣非深於道者不至是也公名在天下惠澤徧大江以南堅齡皆可無言言若此聊以應邑侯之命

郡丞寅所張公奏最序 代

予少時嘗聞長老爲言成弘之際醇醲質茂其仕者多恥而自重奉職約己谿刻巖峭固然而已而無絕然自喜之志當是時其廉者如積水雪於大冬千里一色無以著見其深清不肖者側匿縮恧雖力足以紛華而猶恐不敢出其士節之美如此自予謬入仕版四十餘年於茲處而事其邦君出而行游友其四方之賢者多矣而所趨背亦少少傾易賢者居其間已若峩嶺之巔雪高寒之氣逼心脾立毛髮人所驚豎而已或亦不勝其翹然之心蓋周之盛時在位者皆有羔羊之節退食委蛇愉愉衎衎而其後世若比門大夫侘傺追亥寄慧於室人之交讁此皆潔白修飭之士也其憂愉廣狹抑何異哉吾郡侯寅所張公

廉吏也比又以廉旌於朝以故郡之士民與四方之搢紳大夫一時無不知廉公而予不敏顧嘗有疑於公者數端廉者之處於衆嘗獨出獨出則易爲名而公舉進士十六七年矣僅乃貳郡不爲易得名也廉者卞急自持亦每以持下故多毛髮瑣碎之患而公循易有體其爲政獨多所縱舍廉者恒介特狷狹於人崎岖每每寡合而吾郡之上下公所僚屬與其鄉士大夫無不親公者廉者守其意邑常若伊鬱不平而公神和氣雄飄乎超然邁絕一世凡廉者之所易

有背公所絕無而廉豈足以稱公哉夫難名者廣也簡易縱舍者平也與人親者其量夷也神和氣雄者其節安也天下方望公若懸崖立壁而公且未嘗有畛畦訾而堅則玉犯而劌則劍而況其外徒敝褐𧝐緐耳蓋儉而能儕嚴而能平高而能夷約而能安此所以為公而廉又烏足以稱乎余聞為治者非直靡然之患而翹然之患靡然者或覆人以所短而翹然者多絓人以所長故廉之於墨若白黑而治效不甚遠其翹然者害之也公既以三載奏最謹受新寵名

績所暨必有趨風而則效者是今天子建公為標的而厲天下也夫倡天下之吏而廉非公獨能也倡天下之廉者而令為羔羊無令為北門非我公而誰任乎公其益楙明德以寬乎碩大者為之標成弘之俗今日其必有望矣公屬邑令長林君等喜公之政成而圖以頌也則委辭於余余所樂有言無如我公者故不敢遜避而次其辭如此

別駕新篁王公守晉序

古之賢而仕者所至必有與游有巖僻忽荒而無其人者猶躋駁而致之韓愈於陽山柳宗元於永則區冊吳武陵之徒皆從游咸士之淺者也當其偕而求之珪組之榮風壤川巖之奇麗舍此若無與以處既而獲之賦咏相屬言論相和寫煩悒懷怡然有以遺世而忘遠朋友交遊之樂以長人之高偕其不能忘情至於此矣況夫隱身自翳塊處而無侶獨行而寡悰者其得君子事之偃息其蔭頡頏其羽樂宜何如哉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然則上之求於上殆甚也夫仕者不惟其川巖風壤之為樂而

眷焉於賓游處者不惟以過教率令為嚴重猶必與于游從事君子以為幸古者上下之際其相求尚有以樂多然也余退居在野倜然無徒塊處獨行乏侶無余過尤思得君子事之而會稽僻在山海間是非政事民社之司長佐之尊貴則君子之至於斯益鮮幸而辱以來來而請見以疏賤仰尊貴待刺頫首視門隸良息退就館其脰悄悄然僅獲通謁則棖閑闔相慶而舞故其狂猾者或引匿自遠不敢望公府況所謂游而樂者乎堅齡歸之明年而新篁王公寔來倅

慈與余同禮部舉者也公沖穆不矜貌外似不足而內守堅強施於政簡靜詳練一視郡符一行餘姚令事不旬浹下之囂口難化者謳頌公而又以其餘治古文務自胸吻已出之非直如今所稱秦漢者也以公之賢與文而余素習不介不摯而合焉豈獨無閡於上下臨事之分若今所苦而於古人相求之艱且不侔矣子游子羽之交得於武城益在同門之先望齒比肩於公也特蚤由同年而後厠毗庚幸且過之二子之相知也以不造室爲賢而余與公顧用游

水天閣　卷四　卅九

從爲喜何哉將余之愚不敢以附子羽而私自比於區冊吳武陵之屬耶抑公知我形骸之外而余亦不宜屑屑形迹自好耶無幾何公竟遷晉州瀕行過余欵欵公音雖以薄譴至然無訾於躬食其舊德非有牢騷之感而若此殆不忍於迂鄙睠懷今日之好耳公行游中原燕之南晉之北多奇士其游必有過區吳者顧余屏廢孤寂舍公獨處如何爲懷因念去日不能盡釋其硜硜之守朝夕於公倒出所抱由此言之猶以不時造室爲悵悵也陸生某某輩皆從公游而與爲樂於公之别徵言以抒之嗟乎衞諸子之請余且得無言乎余且得無言乎

易州守陳侯榮蒲序

燕薊民習卓鷙負氣矜節善悲喜其俗然也昔者荆軻擊筑易水之上而壯士更傳慕倣之故燕薊之俗易爲最焉夫燕周所以封召康公者也當公賛政王室按行甸服諸侯之薰被者尚能醇釀其化而詩人推本之皆歸而系諸召公今詩什具在其於擊筑引徵髮植背決之詞不亦遠耶奚公之德施式是南

水天閣　卷四　卌

國而不能淑厥章之遺毗也哉說者乃謂畿甸狎近王者聲光在焉隨流乘風厥化遄起而燕是時列在侯衞介爲邊隅去京師甚遠難易濊淺遂遼邈不相及耳明興燕爲京師而易水環王城外二百年來文武成康之休澤浸覃克塞而易密邇內地被化最先觀風而求所謂二南者將於是乎採之曩時凌厲激讙之餘氣日以磯礪而一宅於粹和焉絃誦興而筑歌廢舍其劍術而錢鎛是求即欲問荆高遺蹤於悲風寒水之際而童子猶恥談之當斯時而爲治於易

者其亦易矣然易水昔號天險在戰國時僅藉以扞圉隣敵而今六合一軌控護縈帶淵然爲天子金湯之重寔難其守所以宣惠布和塡撫其民社意必有召伯其人者而閩麟崧陳君始以進士舉試於是州據近畿當要扼覽古今之謠俗美王風之首被其政主於化導而所興除蠲贏急病如家事務推其肺腸不爲華采表襮觀也然而名譽彌茂甚夫以陳君之賢與易之近雖雖乎鳴琴於堂而聲馳朝宁將日未暇旰況紊而徐之以迨夫三年哉陳君之鄉人祁州

君孃接德比飫於觀聽嘉君之以考功最也而請言以章之昔者黃丞相與嚴次卿皆一時賢能吏列郡以治而至相媢娸所操異耳夫茲請也適成績明同心二善具焉若兩君者其賢已乎陳君業已奏功且誕膺金爵之賞由是州而致通顯異日若過易水上而聞有聲若歌吟者其在甘棠之三章乎

邑侯羅公奏最序

豫章羅侯治會稽三年上其考稱最大夫士之以文頌若大率以邑人慶快其一邑之政而歸美於邑侯其言至備然未有明侯係於天下之重者望齡以外父大理少卿商公命次當有辭敢明徵其說商公曰子烏乎徵哉曰侯貌克其輿人言也盡商公曰淺哉子之說對曰此望齡所爲頌侯之淺而侯所爲絕倫超世千萬而不可及者也比者望齡偶讀宋史至寇萊公張益州而心喜之二公者皆由縣令重衡軸都方州其動若飈行語如霆發獨立而不懼敢決而不疑此豈如世俗卑陬墟雀覘狸聽將吐一辭半出中住舉手蹇足而負重枳者哉何者其磊落倜儻之

氣浡發而不可止而回互窺藏之術有不屑也此古所謂眞豪傑也方我侯初涖事余得望見於儔人間瞻其色詞灑焉有槪於衷雖弁服紳帶之表而肝腎洞然可望而數此非恢奇閎遠眞豪傑之識度而有是哉古稱爲上易知易知則有親令與民最親也令不知民與不知於民而令何親焉明不足以臨情僞覩善敗又懼爲下所關於是矜容設詞故爲不可知以示之重凡爲上而難知者蔽在乎不知民耳豪傑之士鏡覽亦剖於上而物固已莫能遁安事擬擬者

爲乎以侯之才治會稽如責騏驥於數舍雖周百里之用而常有千里之氣何者其神裕而材不足爲也材不足爲故貌克神裕故其言也盡凡侯所謂易簡夷曠者固密察精緊之極也夫天下長無事可耳有則語伊優而貌淖約者奚足語於應變之略其必有命世豪傑若張寇者以銷萌定傾赫然爲社稷輕重以予觀之含公而誰其儔也侯天下才也簿領期會一官一邑之事以稱我侯所謂涔蹄狀溟渤亨雞磬九鼎而烏足以言侯之大哉

邑侯翁公入覲序

會稽比苦無歲庚子大穰於是吳郡翁侯爲政玆邑始期矣民穫者咸曰此非歲功實我侯之賜先是邑多虎暴正晝攫人是歲皆遁去民又曰虎去吾侯實驅之有徵其說者對曰侯弱於嫗衆而強於禦奸蓋上賦則丹地訟相反覆則破產侯至而弛之逋而請紓期訟而請罷者必聽後償者不笞鉗而愧也輸平者榮于勝敵曩者胥卒舞奸以食吾小人吾小人之髓日椓以潤厥吻弗厭也胥未代主書者未煖席也而橐皆飽卒持符者甲躓乙蹤其骸至叱咤觸大夫囚縛孝秀小失意裂符走憋下者盡賄而止玆已則矣呼訴之聲趾藉之狀不接耳目吾雞得止鳴而得眠竈下誰力也吾上戴天而有秋冬中歲予親而嚴予父於吾侯如天際春如親恃毋其嫗衆也和矣禦奸也武矣惟和與武歲是以穰虎是以去難者曰今玆方數千里無弗稔者奚邑而無介猷之去來山林偶也貪一槩之符而拾偶爾之蹟以諛其上未可也陶子曰而不見夫月耶其盈也能愉愉而能悲悲

悲愉者人情之變而月有二哉故均歲也而和戾殊均上也而謗譽異矣人惡夫蘇季之謟也而好夫諸葛之忠也故有非寔之謗歸其身而無從之譽流其嗣夫愛之深者猶及於子而況當身乎故一槩之符偶爾之蹟吾非不謂然也然惟至恩者始能收槩以爲功而至愛者始樂因偶以爲頌功槩者譽賢於特竪而頌偶者愛深乎紀寔此豈飾名蹟苜貌言者所能及哉望齡方斂於郊往來山澤所聞農畯言與所往復適如此而是時翁侯且以上計行矣予宗人衆

族爲帳詞望齡以季父命戴循大來諸俗之論遠稱
人情以陂明賞功　天子之事也抒中和之雅頌閭
里校之褒議以發揮美政揚諸　王庭士君子之職
也然則郊野山澤之論正今日所宜載也遂稍次擇
書之示無溢焉

郡丞林公歸福唐序

太史公傳汲長孺稱其伉直不容廷中以淮陽守病
免而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其後潘安仁
推言之曰夫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蓋以拙自驗也陶

子曰吾聞巧於君子矣中事會解時勢靜而理煩而
斷赴機而捷持筭而微不聞以宦巧者君子不
道也夫君子義以處分道以忘悶靜需自定之是非
默反必復之氣機遂然而有餘適適然而無不可入
斯所謂大巧也大巧智小巧黠大巧拙誠小巧拙僞
詘信命乎天勞逸命乎心數得則無失拙拙者逸耳
數失則無得巧巧者勞耳巧非必得之路而徒失逸
拙非必失之門而姑舍勞然後知拙誠之智巧與黠
巧之拙僞也福清瑞堂林公筮官宰吾會稽三年以

讓去民懷思之去之十餘歲復來丞郡無幾時又稱
疾解職於是異邦人之疵吾民者曰越非仕國哉再
得賢者而失之其賢重公歎其連蹇者曰惜哉其不
講於巧宦之術也於乎巧宦何事足爲公願獨公見
信愛於越越所以事公久而彌篤斯民也三代所以
直道而行越之人亦猶行古之道者也而有不安賢
者之號於天下乎竊聽之夫當今之治上下取相媚
而已上妹妹悅民于譽違道下亦不務以道事上而
甘觸其文貌寬若野火山燎欻然而集無幾而衰止

去則涸且熄公敎民以信臨下以莊與其鄉先生居
以禮涖群胥以法事郡守若監司以正一切魚濡狙
喜之政象恭柔而之文將迎窺瞯之術詭法容奸之
惠無有也聞公爲令日老吏宿猾奉法儀困至詛公
求速遷去而牧守大吏故有虛名號爲君子者亦憚
其執守內不能甘入群胥蝎譖公遂得罪去而其邑
士大夫徵逮山澤娩老則無不憤懑於邑若身蒙詬
恥父兄見侮願一朝解雪逆之在位去既久猶相率
訟言之蓋公之誠信孚於民相與攣結久而益章其

始悶悶醇醇或不能若流俗驩然相媚而終大異於
摧劈糜解山潦竭而野火滅也予於是知民生之厚
雖以越之僻陋鹿幾未泯獨所謂直道者未必存於
老史宿猾與曩之擁虛名在高位者耳然用老史宿
猾桀黠之士君子父老子弟今通國受其恥予所懼
也此既往事矣雲陰解駁白日始見用信民遵熟軌
馳亨塗於茲爲易而公竟以病免公去邑時大中丞
王公直指彭公知其賢將爲抗疏伸理而二公皆罷
歸事遂中止今秉銓持節力能操去留者當公道昭

明之時皆敬異公尤甚需以大用而公又偶疾作孟
子有言臧氏之子惡能使予弗遇昔賢亦云斯事豈
章惇所爲命也復何言哉公吏事明練纖細畢察治
縣所著科條至今尊用無改父老胥官府者云他令
雖號精敏然錯處皆可讀數十年內其不可欺公一
人而已然則公固甚巧獨巧治民拙逢上耳公既久
嶺外有重腿疾所苦獨拜跽趨丞之末未害政也而
謬自退讓杜門如水行無以楽而爽然安之其處屯
困之際抑又巧矣夫義命者君子藏身之善物也正

難枉直難曲義也利鈍在時不在枉正通阨在數不
在曲直命也公業已揣於義恬於命予復何言第公
與越人上下相與之道甚厚而觀者不察滋用大懼
家弟安齡受知於公者也瀕行邀予言爲祖遂以告
公之鄉人與四方之譽通毀塞不知而妄爲訾者公
疾行寥起施用有日亦願勿以越爲陋而棄之也

邑侯趙公擢司馬序

初趙侯爲會稽期年邑人頌之半問之咸民之單平
者與髦士之修謹者高門大宗之嗜禮法者二歲而

咸乃大服三歲而大懷其士曰侯無我暱近者禮我
也其大姓曰侯寔完我愛我也蓋侯杖法守禮而力
行之不侮矜寡不畏强禦其道久而益光七歲乃召
而民謂侯去我速君子曰趙侯其知政矣政也者臬
度循理以內協乎志者也稟度則壹循理則簡協志
則安故神暇而不勞氣專而不回無求乎人而人咸
宜焉夫人之心其異不可同其同不可異兩劑之訟
莫可並德一閧之市莫可偏愉而有致一若蘇子所
謂不言而同然之公也政適民而已適於異則擾適

於[illegible][illegible]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
從己之欲為政而干與拂求適乎中者也動而見咎
猶與者違道斯言之咈民者誠恐不省之事而違道
譽得猶不免也今守令折節下士盛事也而俗以滋
疑其婞蹟乎違道而究至咈民何者與之所集在此
不在彼耳予嘗誦侯之言一邑雖小然政有體要為
得其人而說之偉哉斯論足以宰世矣吾見有以政
說人者究未必說也侯止乎度中乎理內信其志未
嘗違己以逢世措法以徇物究也邑人懷之未發乎

軫而民心切切然已不任其思者益不言而同然之
契也尚書郎劇選無其中矣中自無要於職方自茲
所柄且日重公孫僑曰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
侯度在會稽矣侯之行其鄉也大人既令詞以贈乎
宗人僉謀曰侯庇我厚不可以從衆遂屬予言而予
言其大者

送夏鶴田使琉球序

萬曆辛丑中山世子尚寧上書言[illegible][illegible]世荷恩於朝其
僻匪幽遐靡告於有司日久外[illegible][illegible]者流徙國所居
處側聽不敢見先臣之廟者十有餘禩伏惟鱗介陋
族世世被冠冕幸 天子哀憐使使者封植之禮官
議宜如故事於是大諫議鶴田夏公以其副將命往
其同年友四十四人醵而觴之有執爵而言者曰昔
者先王之於荒服其君世而一覲象胥傳王言諭說
而已未聞有行李之勤至漢五葉鶩於遠略使者四
出通道博望之倫鑿空釣奇而所適多大國壤地接
比又善馬奇物足以泰人主豐大之好然聖世猶細
而不談今琉球島嶼孤陋道路絕險地不當中國有

市之鄉物產境薄無齒角之貢國家幸奬誠順存掌
故昭示無外第如曩者所畫因乃遣舶授命於海濱
以無廢舊章足矣迺煩侍從涉海波勤於蕞爾之國
而無服強大受珙獻琛之名與寔焉雖累朝所常行
殆其可已夏公曰如子所云是功利之規而豈王者
覆載之宏略哉夫王者之於遠人固不當循名寔尚
險夷差擇於巨細强弱之數也蓋受之也如海臨之
也如神故一蹄之流有潏然而東者海必仰而納之
滍瀠錡釜而薦於明神夫非以誠信耶明與威足於

海內外靡不臣服然日本倔強中山封則世被役焉
夫琉球之為國也歷世朔賓隋元之威敵於海上而
弗能服至於聖人作玄化翔於是稟朔效物越世彌
謹其明信著矣是故列聖寵而懷之英蕩之使主弁
之賚相踵弗絕所以褒賞誠節採掇細微而無所利
焉且王者固非獨兼容並納而已也且將錄善而討
奸撫順而鋤逆故西伯至仁也遏密存阮詩人歌之
天子方興六師援三韓驅掃蛟鱷復貧封之舊域強
藩既誅宜宣布大公明至信令輯譯所隸較然知順

逆循鄉之效夫中山者順等於穢貊而義同於共阮
且故府之命在焉固不可一日廢也於是望齡再拜
而言曰大哉鶴田子之言揚盛明之洪業振當代之
遠策仁以綏遠信以守官是行也四善具焉昔者匈
奴嘗為漢患矣於是不憚重使計通西域名斷其右
臂終漢世成屯弗輟誠謂其通胡也今中國盛大北
狄解辮受號遠邁漢氏日本小夷且踵思附敢闌伏
闕請命者首尾數歲終見殄絕而中山累域通倭積
其信順迺天威輝震無所務此焉顧用以氣動海外

令無旅嘗翦目而相尤曰易榮於共易瘠於宛中
山豈天哉而吾烏用自絕於海往罪效新悔豚
魚諸君其申寧虺虺歛其餘螫蒼將淮賢賜華志應停
直誓敵右臂而已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仲山
甫所以將明德音光昭於使命也惟鶴田子明先而
誠篤外朗而中勁理於會稽百吏得職奉黎大和揔
強淳澆靡者植幽者宣所謂不侮矜寡不畏強禦鶴
田子有焉既入為諫議則竭忠而不阿獨立而靡懼
艱難犯之鋒鍔扶宵小之邪謀所謂袞職有缺仲山

甫補之鶴田子有焉率是義也將之明之以懷弱國
讋強寇建安攘之上略稽銷萌釁於永永直須端拜
節修故事云爾哉鶴田子之行矣式遄其歸以上佐天
子升於大猷憲萬邦也哉

中丞濟寰楊公恩命序

濟寰楊公節塡桂林之三年會天子方建樹東朝覃
敷大慶於寓內若曰旌節大臣朕所託專制一方禁
與同之曰五嶺百粵幽遐阻深大臣鎮撫其地有大
勞勩功者司封其奮予是時望齡新從田間來乏官

嘗制遂獲以職事爲楊公役其友人黄管旗照□□
鄉人且爲道所以且言其討皮林也以三方之□□
小醜身獨生得盜兇尚獲功益然吾不□□□罰公不
忍殺人之仁與不得已而殺人之義以置由絡□之
會而陰行其縱歷宥蝡之恩則公心藏之神明聽之
僕因微知之耳吾子奉宣　天子之命其勿忘斯言
堅齡受而颺言曰於休哉予觀大易重離之義其君
臣上下遞名爲烈孚應而嚮合未嘗不然其時位之
盛夫火孕於木其卦震其德仁其位長子至離而盛
焉故曰明兩作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蓋震□凝與
之隆際乎離南方也聖作而物覩厥照所先宜在南
服光遠而聽宜有大臣昭明德以應者故其上爻曰
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有嘉者文明之極功也武而不
覿文也爾道□達明也火生於□□□在□故曰折
首獲匪其醜而已蓋師貞丈人之吉□□□坎極於
三離上坎判於四三四大臣之位也□□□□□□
未濟之間君子有渡□矣故其爻□□□□□方
南方小醜也□□克之三年□人□□□□□□

而非亟也□□□□醜故懲而非緩也□是而賞從之
故曰有賞於大國由斯以言長子□□元臣應期厥
道靡二時命均焉今楊公都外閫□□□仗鉞爲聖
布昭天威無忘高宗三年之憊而有采薇一月之捷凶
兇未縛則馳十道以蹈之罪人斯得則開三面以㨿
之所謂折首有嘉公其有焉天子方務柔華崇墾山
朱曦朗其重輪少海增其洪波飲至獻俘期會冥契
夫五嶺百粵離照之位也弓矢專征正邦之爻也播
川皮林鬼方之族也三驅解網匪醜之義也以丁兩
作之昌符揚日中之景鑠大國之賞將焉避之離之
時義大矣哉非盛德孰當此者乎於是贊冊既敷世
賞遍及大都督維城李君獲以鞭弭事公南服受律
稟算其揚勳武貽書抵予曰願以□言章公之伐予
素昔病才又寡拙益遜辭不可久而始戢筆焉不足
以奉宣洪德昭示遠裔苟用寀李君意而已晉馬援
破斬徵側戡定嶠南啓土分大邑然意殊嘅嘆自謂
功薄恩一奮匈奴烏桓以端北寀忠臣烈士之志固
如此公文武爲憲功高□□□頓□□之地雖無少

介然而國家嚋庸勸忠函材授任之道詎宜爾哉李君業既徙而比公守久安其在黃離元吉之占乎黃中之色也元德之長也居中長人以奠綏社稷吉孰大焉然則公其俶裝使者行當召公矣

眞定守張公覃思序

古九州之宇曰冀恒山滹沱之閒專曰冀解者曰猶之乎郢之爲荆也邗之爲楊也其都會也恒曷會焉解者曰禹之敷土也至於恒衞從大陸作而冀方乃寧矣冀之爲言冀也亂冀安弱冀强荒冀復恒山者

所繇以治亂强弱安危之本也斯所謂冀者與陶子曰於戲盛矣哉自商周以降更二千餘年而冀乃復稱帝都焉明之爲唐虞豈不信乎夫恒四爭之地也簡襄之戚張陳之雄悉倚阻兵馳騖其域至鎮於唐微於宋析爲藩國淪爲邊鄙牙兵燧火震蕩莽決不知幾何歲迨聖曆昌而辰極正燕南趙北屹爲神畿人始釋其荷戈守障之勞而晏然還於堯舜之世其亦幸矣而　天子猶憫然憂勞之若曰此吾邇人其擇良牧守往宣予惠於是予同年和節張子由戶部

郎出知眞定張子之治粟於戶部也虞在公在出芇治民虞在私在斂公私出納之蔽交爲病吾見定之難爲也夫冀古賦而不貢之民也古者王畿之地輸其總銍秸其蒲葦供其芻牧備其師旅求之也煩而使之也數故無貢焉以寬之夫定非畿下之民聊而權焉而鑄焉三品之金篚包之物朝輦而夕發此無與於出納之恒數而公私俱憊矣張子坐中而爽外密理而宏目上奉軍府下拊矜氓居無幾而挈者解構者平寺人白徒收吻戢翼民忘其擾五州二十七

縣之吏相與蒙休襲成稟受指畫以致諸民又思歛其閭井之歡忻童黎之頌歎以致諸其長而無塗也於是追辛丑詔書公所榮施於親者而稱之曰非獨我公之慶也惟五州二十七邑實祉焉烏可無說以賀而望齡爲之詞曰記稱北岳天之貴神溫仁正直主布恩德而管子言恒山之野五穀蕃熟四種五穫蓋北方勞卦也天地所以養萬物聖人所以養民故其奠岳也主仁而建侯也樹德夫神之所稱溫仁布德者吾不可知知於穀蕃穫多而已堯舜德之上也

禹功之盛也當時所以治冀者吾不可知知於恒衛
從大陸作而已張子甫爲郡而下樂其寬平人和歲
登廡幾作而多穫者斯功之所以配岳而嗣禹者乎
田作者古后稷之任而今司農之官也諸君揚厲休
烈而追美於地官之命殆所謂知本而善頌者也望
齡猥鄙嘗以官次爲張子役矣於淡守之請也奚辭

贈童泰宇丈游吳序

予多病性遠人事出入稀簡至游山水或逶行數百
里蹈危險無所憚身力羸劣不任奔趨及其躋層磴

躡絕頂攀援蒙密升降巖竇嶠崖勝人而已亦不測
其力之所從來此予之二反也予之嗜山水至矣獨
不甚解形家言每思習效之以求其行止來去之情
與枝幹源流之自以爲得此道以輔吾游趣當益勝
常從其姑壻童泰宇丈學之其說精微不能究也然
予家自先世嘗擅名於此子孫好之不衰多自喜無
所讓而獨推丈其術宜有以服人若先君子無女兄
弟從姊者數人皆特親善而丈猶用術藝見重每坐
聽其論炙輠無窮終日不倦每過從非旬浹留不聽

去也天資警敏暢曉世務少年學方馳馬讀兵法欲
舉虜塞外取封爵壯圖不就塞不高山之巔部署川
阜如帥料士伍擬賾索隱如對敵決機遨遊四方周
以耗其雄逸之氣三吳士大夫往往過爲上客其淺
識者知其中有所挾不專一技也夫丈於陰陽方術
聊以寄其雄心而予始學之乃欲以濟其嬾散盤遊
之興雖所托不同與世之專專責福澤於枯骸委蛻
者異矣然孝子慈孫苟欲安其先人蛻骸以庶幾福
澤者非丈又誰任之也

贈劉斗墟先生序

吉於當代爲君子之國望齡父友王塘南先生其爲
人見曉而藏密予請其書心嚴事之未嘗得見焉而
友今鴻臚卿明自子數數與語其衷侗乎無事其貌
汎乎若不擇妍醜其交不妄所許與人多得當嘗爲
予言其友人斗墟劉子之賢斗墟子者王先生高第
弟子也志修潔行方果材必辦氣必往不[illegible]以
利物危已而[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吉州諸君子[illegible]至[illegible]
行政事其[illegible]斗墟十歲[illegible]及然以十[illegible]于[illegible]志烈

行金鷁翔而天駸馳而醉心折節以師友若人若人
者退藏耜揖拄雍光曜而見服於斗墟子是豈直矯
矯一行一能爲誇尚自表鵠於世者耶予姻人沈其
丞黄平州逮事斗墟子又具言其治平越事是時郡
初建置兵後歲儉苗率挺險新民流瘠公經綸草昧
如湮洪馭駻亟病若慈母之養瘵子有所擘斷建疾
而隼快計利便自圭猗頓之鶩居還也每出入山箐
箐民咸搏顙呼劉佛國賊叛者要曰公親且來吾慕下
於是雙驂引馬詣國于賊壁拜請服而公廉直自遂

僚屬不如指或面詬讓撫巡大府即議論稍忤山立
廷下對質砰然蓋某所言云爾所謂操行政事率如
此矣予以爲今天下方數之材有若者數公植節建
麓棋置四國任墾民獎吏之職寧憂治耶而斗墟子
顧屢被口語退而閒居僉歎賢人擯困不見知於時
以爲恨然而斗墟子之賢天下固知之當合守逮繫
訟之者萬口聲聞徹天終見原洒清術之名傳於中
外纔更劇邑遷水曹郎所隷洲渾地數千里強禦斂
手雚苻無譁既擢綜曹篆猶攝治之中堂咸稱曰異

數撟人爲亂貴陽孤危亟守以爲守撟平平越新造
又以憲副行守事鏃來爲干雨澍爲蓋夫斗墟子惟
爲人知故如此其急也人知耶不宜得謗即謗不宜
見舍而斗墟子卒用多口以舍予甚惑之夫人誠不
易知然知人尚亦易事古語有之未有功而知其聖
堯之知舜也待有功而知其聖市人之知舜也以堯
知人則難以市人之道知人固易今以市人知人以
國人用人雖微堯舜人不乏賢我不乏鑒也患在顯
知而明嫉之未究施而驟置耳斗墟子之賢而有功

市人莫不聞而言者與爲怨敵當事者又姑徇之勢
曰人材不易知人難予不得解也斗墟子居貴竹時
使沈君來徵予言其朝京師而予業移病裹足不獲
望見既還里愈自弛廢言久不讐於是四改歲矣沈
君來討宿諾予謂斗墟子賢者非使其文言諛說苟
道盛德將必使有贈焉而予非其人然聞諸仲尼與
三子者之言仁智矣子路曰仁者愛人智者知人子
貢曰仁者人愛之智者人知之子淵曰仁者自愛智
者自知夫知人人知愛人人愛斗墟子其身有之予

復何詞若古之君子緝熙厥德昭融而高朗自知固
未易明而自愛誠無已也吾願斗墟子以聞於師者質
之明自子與古之諸先生而精求其道併以說詔我
將請事焉

檀令王公擢地官序

今京師僑寄浮食多越人夭轂下諸郡邑率徧漁陽
通京濱塞軍府所寓尤大邑也故越之商賈工伎備
書賃作皆集焉衆繁而營多率爲公私患薄新城王
公爲漁陽則惠收其人爲之獎善而教過平諍而解

瘞立祠以婁之成著諸話言以董其不率於是越人
咸若於訓誨而忘其羈旅其仕於京者相與言曰王
公令檀也而宜越人殆長我哉夫檀於京師古總畿
之地也古者甸而侯綏蓋千又五百里又三百里而
後奮武衛焉然後暨於夷蔡今侁邊爲設府五大之
重百里之內並有甸要內藩神京而外捍亭障致民
領條有京兆府之期會焉單戎調食有御史臺之籌
策焉畢叢職劇百倍於支邑令擇精幹强力廩食假
森取辦綱領猶懼弗給瑣瑣賓旅之人於檀所職百

千之一二公瞻而恩之若是之詳矣有以知其餘於
用而暇於務矣其安上而治民也必輯矣授文而畜
武也必舉矣迨參諸師論而參詢諸吾鄉人之旅檀
者益信夫任屐卸帥觀奕決勝吾殆以越人爲屐
博奕而知王公乎已用材譽拔爲地官郎其同官通
守高公以予嘗有家世問言以舉其行余曰國之有
六職猶人五官也望伺先目聽斷先耳惟時所亟而
君焉自十數年以來國家有軍旅嘉會之事左藏告
詘版曹之選益難之矣方公爲漁陽外撫邊卒而內

字吾民請而患應者之緩供而患求者之急若早田
之待灌而智井漏澤之不可汲也及爲度支而後智
井漏澤者不在民而在公家又苦於應之不給而追
於求之不得不嚴益京與邊兵與民度支與縣令道
相濟而勢交相爲瘉邊事不治則度支之術立蕩故
求計郎今日宜得文武材具久塞下練習時宜者以
發名寔而去浮汰塞横流之波衡經常之制然後中
邊可灌注而無乏也周之小司徒會民之卒伍而用
之以起軍旅以比追胥益古戎賦統於地官兵食之

源出於一而易豪令主錢穀者不與軍旅對為給賜
以養不籍之人無用之士而不敢問自邊徼承平以
來三十年於茲矣支租餘賜宜在在贏積而上下仰
口專需食太倉庾中粟以給邊而邊不得足此其故
豈可專求之内哉公世有簪紱倜儻而詳密沉斷而
博聞明於政理習於邊務弢鈐馳射靡不精貫稽民
據之以爲異日且節鉞吾土而今所處會計之任當
時之艱以所懷效諸籌策於緩急出納之閒行有聞
矣夫腰臘而遺汲閭鄉而東緼此道敝也有教之曰

子闢地而水擊石而火奚往而無地與石哉公所治
漁陽故突騎處也營田募粟以實塞下占當用之有
地與民而兵食具焉夫令諸邊稍稍自爲兵食而大
司農之策其少紓乎予書生焉說謬以諗公公無笑
也

贈大覺禪師郁班麻序

三玄巷主郁公自萬曆初以選奉詔虜庭宣中國威
德佛法大指不失職以勞受秩號所使自俺答而黃
台吉至今酋十一往返號曰都綱覺義而大覺禪師

凡三變其言云始出塞官爲製大紅袈裟門人輿張
蓋香爐前引將至虜帳數十步皆紅氈承地上施白
氊綾使者奉所賜經像踏以進既入施設西方虜王
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
禮竟敬問皇帝萬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旦佛
法有無隆替使者具對且爲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
說護生甚善斬刈剽竊罪最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
不產邊地夷落罪墮泥犁受報無央酋聞輒彈指咋
舌胡騎數萬環以聽大酋梵唄屬而和者如秋潮之

撼出羅拜顙擊地若萬杵登登也酋故所奉西國像
數軀皆金銀隨所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
綵細絹巾帨糺結紛糅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一
琖供佛飯僧皆設大齋辭而行舉戀浹旬不聽發告
以王程輒曰師輩佛子而制國法乎曰中華國法大
於佛法也使者四人人飼馬數十蹄爲禮其數往大
氐然夫北虜之殘賊桀驁行益伎驕久矣嘉靖間俺
酋尤暴邊震擾都邑虎臣熊旅爲鉞殺騎北望而不
能發一旦稱臣僕保塞下三數緇衣師以傍行四句

之空文拳踞僂傴如狎猴犬如教童稚何其馴哉傳言惟天下至聖聲施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夫猩哉照臨之間血氣之屬迨於肖翹鞁諸辮髮反踵稱人類者尤不倖矣云胡尊親若爲使之斯所謂不可知之神聖而至者與予聞麻公之說喜聖化達被釋子之有裨於邊計也遂次其語以壽之

羅澄溪制義序 補

韓退之教人爲文必自己爲而歸本於養氣其言曰氣猶水也文浮物也水盛而物之巨細畢浮文猶是

也夫滃焉而溢汜焉而浮者是豈有爲之者哉莫爲而爲之此文之至妙而退之所謂必己爲者與我明制義自弘正以前其文士名價甲乙若肆中之鼎尺幅有度皆先定格不越其文要皆自爲而可觀嘉隆之季聲承響接更相詭謬混然一途敝風窮而變化起遂莫盛於萬曆之世至丙戌而大肆壬辰而奇麗假詭之觀極矣然其能者刻露舒泄劖削之痕組綴之迹亦間雜互見此能自爲矣而不能出之莫爲其蓄亦淺而氣遏故也蔡章澄溪羅公弱冠領鄉薦名在諸學士儕耦之中十餘年壬辰以上第來長會稽予乃得從編戶再拜望見恬夷廓達而挺挺自持瞻其眉宇知公蓋善養者也既迺得悉誦公所爲四書義其言理徹而不鑿稱詞愽而不飾其意出於人人所不逮而皆所欲言排陳就新而無剗削滋縮之病于是益知公眞能養氣而退之之論不虛夫直之無前按之無旁虛之而愈有爽之而愈厲者氣之用也退之開雲驅鱷抗萬乘柰悍帥文特其淺者公初釋褐薄試海陬然已發其穎而見其緒矣獨文乎

哉予學術短淺公謬知其文而獨取之數爲諸弟子道所以蓋堊帚陋工鄙器薄戲也善書者數資焉夫亦公之取物弘而資用廣以致於是不然而予何有焉諸弟子既刻公文而來屬予言謂公予知不得辭也遂不辭而序之

水天閣集卷之四終

陶文簡公集卷之五

壽少師賴翁尊師序

萬曆丙申夏六月六日維我少師許公七十降辰先一歲門人竑等守官輦下聚而謀所獻萬年祝者焮塗靡從會望齡以省侍請行有日於是竑等相率醵金布幣南嚮拜授辭於望齡曰竑等疏逺茲以爾寶往爾占頌爾手足抃舞惟三百五十人併于子身爾行勉之望齡於是稽首颺言曰於休哉盛時君臣之間何其隆乎望齡讀詩至天保蓼蕭其所稱引岡陵日月與其龍光壽考之歌上飭錫燕交相譽頌因遐想其君若臣綏福受祚眞有若是其盛者及覩殷陟甘盤咸有耆德書稱之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則二公者信亦難老矣夫國家醇釀之運積而後盈若殷周盛際庥熙纔平醞釀宣朗其主若相不獨志通德咸相協以道而交亦蔵盈運年壽福祉若相景附天所賛也然則詩人所云豈虛也哉我肅皇帝多歷年所久道成化暨集統於今天子衍萬年曆崇裝

於殷二宗其閒宜有黃髮之佐保眞孕和備齒德名位之極致應期運以生者非我公其誰當此者乎方公入筦機務五六年閒言聽計合糾繩調劑莫測其用意小不自得遂投劾請去論者爭以是高之而或以爲公托契既久上下之間可謂甚厚一日謝事遂置疑於終始之難而不知公惟獲上故一去足以徵重身退而言遂見庸　上惟重公故休假之以成公之退曲遂其請以明公高庸其言以行公志凡公之退益足以明恩禮之盛而慶其遭耳杜祁公既歸閒閻中朝事輒色憂喜鄭公雖去而上恩眷無改每新法行輒日弼手疏行至夫去留而隆殺其禮進退而盛衰其忠此上所以待庸臣庸臣所以自待至夫明主藎臣相成之道殆難以形迹論也公初歷侍從洎升鼎樞終始於嘉萬實惟大明中天之會舊學而臣遠同殷佐惟平與格實躬備之其壽豈康寧乎有遐祉運會固然烏得而量之哉蓋嶽降申甫星應留鄴徵神引瑞以言公壽公所吐也侈丞弼之盛美揚名烈之顯融亦公所不樂聽也惟歷祚惟進臣上自侍推

原於天而本之君上其說大而有據近遲而非闊或
與我公尊主愛君之指合公其樂受無吐哉

賀心翁常老師奏捷榮壽序

今皇帝之二十載德化暨乎華夏荒忽幺麼咸若訓
典合德之厚或驕以玩養豎牢豕酢狂奔嚙時則島
夷戍卒之儆並起於東西蓋猶成周之業盛於宣王
而玁狁蠻荆同紀詩歌芟除蕩滌以播中興之美有
光烈無害方宣王時有虎臣曰方叔實者定之詩人
所爲賦采芑也望齡嘗諷其篇章攷覽厥旨新田菑

畝則農官田畯之職試干戈鼓叉訓齊敎練之事初
若不及於征討而其卒章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荆來威夫玁狁西北之寇蠻荆東南之役也事固有
樹勞於彼而收績於此安處堂皇之間而決勝萬里
之外者孰知夫耕穫之禦侮朱芾之折衝伐玁狁之
爲威蠻荆也哉維我明邪隆則亦有虎臣秉忠纂戎
爲時方叔若我師大中丞江夏常公其人先是朔賈
來告倭謀也浙列郡震一夫曰弱共可馮決多以
承平久賊必不敢越滄渤有所窺今八郡有吾可恃
其不來哉練卒補乘築塹塞險若敵已至數月有銳
師萬人而寧夏事適起賊所憑阻堅諸帥頓兵城下
且老公不勝嘖噫曰夫彊竟有達與邇誅叛逆洗國
恥衕義不得以遠邇爲解遂上疏願爲國家效力起
參將文於家使將千人赴之觸犯毒熱重繭百舍靈
旂甫指賊壘遽壞曠月之績成於一旅若或待焉斯
亦偉矣夫偷一日以爲安而苟一隅以爲暇禍福校
於眉睫興同判於肝膽此世所托於老成無事以笑
忠計者也邲之戰惟范武子謂宜備蘇峻之亂忠若

陶侃猶以越局辭故備早則豪自擾之疑而勤遠又
若代人受禍豈獨葸懦者以臆疑我公公亦逆覩議
者之及已而甘受之也逮於緒竟功斷而姤咋服推
揚公之忠勤與其卓烈之勛詎爲知公者哉衆人之
獰噬不若一狼之易制我悉力以事西夏而倭闖我
屬國倭猶賊而張我於禦倭必暇矣倭得氣必轉而
旁掠閩浙公計以欲禦倭於東必先殲賊於西西賊
滅而我士氣生長百倍倭未入而魄奮不殄絕必走
亡屬勢必不敢以寸鏃嚮閩浙是我修已叛以絕未

來收功西垂而圖圉於東土也公之勞浙人以備浙其爲浙也顯而見功緩勞浙人以討西寇其爲浙也隱而收效徑蓋公之策最深心最苦而嘗者亦最多□人□而稱浙師之功於關陜者有之其知是役之功於浙者蓋亦鮮矣方奏捷策勲之日我公壽降適與期會於是門下士某等引觴爲賀而望齡佐之辭日者乃謁公公引髯示望齡曰別來無幾此盡白矣□齡□黑而白常也凡白者以年至我公以忠與勤不亦善乎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言其齒則老而謀壯也公春秋方在強仕齒與謀皆壯誰若我公者望齡不敏猶將著之歌誦以附采芑之義公其許之否

壽鄭昆巖中丞序

三代而下其豪傑之士幸而濟事者率藉其資具材力而不知有學賢聖大淪隱處卑位抱遺跡世不察其所以□而苟徇膚華遂以道爲虛寂無用之號而學道者爲孤贅可以有無之人道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夫其道道而事事也事與則道妨事道道則事妨道□于未嘗有妨道之事而天下乃謂有妨事之道孔孟道之宗也嘗時猶以爲廣大濶迂而難用道則聖以濟事則妨豈爲久矣夫事道之判也道之不行命也同人巳一體用之道不明於後世聖人恫之故曰使吾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而著明行之者斯明之而已自漢而唐柄道者其人與言可知也而又誰能信之乎甚矣道之盛衰視所柄也其將衰也柄每自顯而之隱至將盛而顯亦然唐虞而君商周而相鄒魯而匹夫後世矜譚者不言道而言若或非其人柄之隱至是極矣宋程氏還孔孟者也明王氏還伊周者也意者天其遂昌斯道耶繇功自寧豐擧偉節當世之所信居之闇然而通造化由之夷然而合神聖其名甚高其說甚下人之所共疑將以明疑必先信之故柄欲其顯陽明子之柄吾道也以奇偉廣博燿赫無前之名而淡易簡中夾之旨天下疑之而不得不信其人信其人而遂不敢疑其說陽明子之所爲藉顯也於戲古功名什□之一千衆矣吾猶以爲功幸而材偶□致其功者□

者符也功信其所秉材聽其所受謂之曰幸而偶非過也自陽明子出而功名材藝之士之所就猶矣非獨此也其巨者足以雪千古聖賢闊迂難用之謗明吾道同人已一體用之實而釋其事理岐立之疑陽明子之功於是爲烈吾故曰王氏還伊周者也予始從焦弱侯游知崑嶽先生萬曆壬寅復來京師先生以賀東朝至數相語郊寺知先生之學先生自起曹郎掌大儀踐銓路中擁旌節數頻數起天下之亮士高其節修士誇其修材士推其材名士榮其名而先

生不處也其中泊乎虛矣而猶介乎其若未釋也其用疑乎無得矣而猶歆乎其似波也其宗旨微其傫若未足嘗謂其友曰予所更得失稱譏安危榮辱之境備矣以吾學徵之有得有弗得焉老今將至懼無以竟吾學公年少壯當力勉之望齡蓋瞿而愯如也自陽明子沒爲其道者高目疎趾滋世以謗先生精心窮理深造而篤行既足以直塞末流荒唬疎闊之弊材名修節藏而明之又有以闢世俗之宗尊斯吾道先生之功抑又大矣先生鎮延綏之時于春秋六十

李將軍如椽寓書望齡稱公所以信行夷狄勳著邊陲者俾誦言以壽而予獨舉先生柄道之功凡以信夷狄而著邊陲者皆其淺切著明之效耳道之於事如薪火然薪聚則火愈盛業廣則道益崇望齡雖退猶得竊聞其廣大者以卜先生無疆日進之學抑之詩丹書之戒與日者亦願先生之終敎之也

壽常老師五十序

當歲壬辰壽我公於虎林也時公所遣援寧夏卒新以捷于其郡國長卿大夫稱美功伐觴斝祼還當是

時公功名甚都庭列戟門設鼓吹走十一郡七十邑之將吏上尻下首目睛左右轉東西趨走不給而公顏勞苦甚貌不自怡決者望鬢者素嘗攬其鬚不望齡曰此遽爾矣既解兵柄歸休武昌迨今始稱五十蓋古所謂服官之年而公之歸亦以再歲論者咸謂公之膚敏碩寬勤勁著於南北未老而退爲天下惜公而且疑公未免牢落不平之感然望齡同門生已給事務從漢川來言公貌復少好時時引兩童子步出里衙雨則著屐行泥潦中遇者或搶臂摩肩[illegible]

道而過不知其爲公卿也蓋公於進退得失譏譽之間等觀齊視迺如此斯不亦難矣哉古人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甚焉援南征視飛鳶跕跕慨然懷少游下澤之論當公開府兩浙心勞筋苦日營四方仲仲焉如處破屋漏舟中方是時豈嘗一日忘武昌江山之樂哉顯功榮名掉顧而就其愛樂固不侔矣功以招妒名以媒毀物隨而壞之公於是始得掉頭而歸如擔弛枷脫犬使公得有是樂者誰力也飄乎悠乎遊不競之塗處無何之野而功愈顯名

愈榮當塗者將不能置必且取所已弛已脫者加公肩縶公手足公用是大懼不免而如其毀者又隨而沮之不爾者公且僕僕如曩武林時沃者復槁潔者復素欲如今者頃刻之間得耶夫使公得保有其樂者又誰力也公不幸有榮名顯功以苦形疲精者日中之影不能自匿幸而假諸已者爲之雲霧處吾陰而息吾影公其少安矣是謗書譏以公之平此桃刻也用以禳祓其不祥之功名而逃其傾陷消滅之禍由此言之莫勞於得莫暇於失莫殃於進莫祥於退莫功於我毀而莫損於我舉者也公且於暇考叫其損獲益矣直等觀齊視於得失之間已哉望憐若笑也無尺寸長督功名以酬公知於　明時從公林野命當發諸同年生猶以祝詞屬之吾公之得全於毀壽考樂康無窮也又自吾得以樂公之樂故其詞云然然公雖幸有毀者而不勝怨將無後慶乎公其善保之矣

壽莊封翁序

赤岸如霞素沙如雪澄川見底石子如樗蒲瀏瀏瑯

繹汲江然竹而歌之其聲欸乃每咏斯言若浮湘江游洞庭之野以聆軒轅氏之廣樂意其間多有道君子隱身不耀者居焉及考其圖牒雲母星沙餌之難老而其嶽衡也爲朱陵太虛之府石囷方藥好奇者往往而遇蓋仙靈之窟宅也夫長沙在楚之南南方明盛之位也天地之氣明協於丙大盛於丁天官書老人一星在弧南曰南極南極之地其人多壽壽或以仙舉理固宜然而古山澤之老雖至爲神仙名泯滅不聞者多矣漢陰丈人鹿門隱士謝機事而宿紫

名聲光煜然百世而下望其里居想見其人然則若
子所以壽考永固者又有道焉少屏先生湘州隱君
子也先生之行以範俗爲高以濟物爲博嗜仁渴義
若水趨壑若賈趍虛時訪其鄉子弟而訓誨之急所
疾苦而嫗憐之善貸而不匱有莊言藻色而人不尤
嘗曰爲儒不成爲處士無益於世吾以醫隱乎凡所
投靡弗起身所摩拊寠見闒戶靡弗應蓋余從其嗣
君今宮諭得全游聞其風而慕之茲歲季秋二日爲
先生六十壽辰而得全執經青宮方居中柄用無以

奏觴於庭其鄉人夙爲先生所療治者振施者望塵
而歸德者則人人觴之祝之也得全之友關先生之
風如望齡輩亦靡不效觴以遙致其祝曰先生其殆
巳發囷得書穫所謂星沙雲母者而飧食之與其餘
瀋脫液且托於刀圭焉以濟　　人而何有於
一身哉顧或能而弗爲聞有　　大儒之道恬
以養身而智以惠物儉以明志仁以致用恬而智
故息機於心而未嘗無事也儉而後故內安子孫而
外康庶物漢陰之抱甕龐氏之貽安其智與用先生

猶無取焉而況枯瘠服食之小道哉杖策意往賓履
時過花樹森疎文酒歡適眺嶺翠而頫潭光鳥語魚
行烟歌榛笑喈然忘章服在躬鐘鼎之列庭內也人
痒而痒人痌而痌痒解痌獨借其娛快用之身以壽
鄉里屬諸其子以壽國壽民斯先生所爲大年者乎
予與得全生同庚予先君子春秋不早矣而予之生
也蓋晚今先生方及耆也昔人有言願爲人兄人兄
則事親之日長信哉信哉

壽張含宇方伯序

古之仕者不出於國退而老則以道德教於鄉稱鄉
先生單父下邑令所師與所父兄事者至十餘人然
則其時所謂鄉先生者冠帶杖屨之盛聚而有以相
樂槩可見也中世而降率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
酬祿糜爵之習勝而恬退道微閒而去位者亦徊徊
三輔五陵瀕洛閒而巳擇便而居望國門而不忍遠
適輕去鄉里棄父母之邦雖賢者不免也賀知章年
八十楊巨源年七十老而求歸若其人者亦鮮矣由
今視之且未免遲暮之誚而當時人主至灑宸翰送

爲高尚某水某丘少游菝釣人咸奇而穪慕之大湖歸里遠親故少壯而出至老不返斯有得樂乎洛之九老十三耆英賞詠賦詩傳諸圖繪可謂盛事而此數公者東西南北之人也方是時山川風俗之美聚爲人物若單父者有矣轉從流寓既無鄉邦過從之跡其聚而相樂若洛社者復非其鄉里親故之雅也又烏足樂乎明與其君子崇節著本仕者不待年而退退而居未有輕去其鄉者而會稽其林藪也先於玆者進則纓組相胥於朝休而歸居冠蓋摩於里社

相與滿道德修飭學以游泳其山川而其人又多儷國朝誥吾顔素領時若列仙之翔集余不敏謝事而還朝夕獲從華公後慨自歎幸當明時得長於玆地而偕玆人豈易遘耶居數年而大力伯學公京自豫章歸歸而安之迨之起弗應閩閩之容門若安能令吾鄉里諸老舊而與年少年驅馳與上為大張氏自參議公迨大中丞浮峯先生以至公之身繩繩繼繼顯榮者四世世家閥閱冠於一時可謂盛矣而廉素之風久而彌固爾居卑服飭以諭於中人公又洗智

而壯謀望高而實茂旦一日且秉樞筦膺節鉞戡定救寧中外歸仰以恒情言之二者皆宜出而公毅然高蹈堅臥而不肯起豈非樂其土風之美者猶之多眷懷而不能去耶古有以一人之身出究乎朝居盈其里者吾鄉雖多賢要以公歸而始盛曾無君子斯焉取斯徵諸賢公又誰與樂此乎諸大夫之開九麥者自少司馬王公下四人望八者十數人數踰古人而又皆其婚姻之好童丱之游是歲也公亦登七十矣往例非七十者不列於社會然亦有年未至而獲與

者狄兼暮司馬君實是也余雖少恐願得附於狄馬之義惟公許之儻異日亦有圖繪而傳之者乎

賀周見原先生偕壽序

古今人世之大凡晚近之世自有遂古如養生家言千歲無恒但以意至時為率耳武陵桃源不識漢晉一方之古也五柳先生自名為無懷葛天之民一人之古也夫當今世有以天下為古者吾其從之游乎吾鄉周見原先生內直外和貌温檢峻居于里閈油油然不知有謫謫覆蒙之俗仕佐二郡叙僚長祗隷

如鄉人不知有諭訛淩誇之態徙爲王國右史事王
與王左右如郡人不知有牢怪不平之感所更明晦
炎冷百易倏而如平時也其行于斯世雖巇險拒轍
而如平路其所與處攻取愛憎化於前而略如平交
人異而問焉曰先生何道之從耶曰余奚道哉以吾
所見世塗常亨人心常厚如是而已於是聞者歎息
曰周先生其古之人乎生陂俗而由夷軌侶橫民而
表和節余曰子之稱先生善矣未盡也夫心世之本
也世心之象也抱道未夷故外有陂俗居衷不粹故

俗有橫民陂而夷之有未夷者也橫而平之有未平
者也臨溪而爲高明汙而爲絜者此晚世之奇行非
先民之雅尚也見原先生殆以其世爲胥庭之世而
其人爲胥庭之人凡情僞智故譸張變幻萌生而龐
出者不獨無嬰於心而且不存於目平平蕩蕩履常
亨而處常厚不復知吾道之爲是斯人之爲非殆吾
所謂以天下古者耶難者曰先生之仕未有權藉以
易天下也世世今矣奈何胥而古之予曰子不見夫憂
愉之發於情乎其愉也天地日月山水卉木靡非欣

榮廣衍遇而可喜者其不然靡非憎者此以一念
爲宇宙之變古今之在我亦猶之一念也夫人性一
也由孟子觀之無不善由荀子觀之無不惡人善人
惡世今世古豈二子生異時哉所見固然故鯤鵬天
飛下無坑谷鴟鴞晝瞑上無白日世固多君子而小
人信謂絕無世亦未乏小人而君子忘其或有先生
非有術以易今天下也亦其忘也則幾矣身與世不
相判之物也以今世行古道不如身世之兩忘古今
之一轍先生息機指械與天下同游於胥庭吾故曰

先生能以天下古者也茲歲丙午某月某日先生八
帙覽揆之辰元配夫人春秋亦七十高矣比德偕老
里中人僉謂盛事仲子聚之旣舉於鄉將偕計行先
期其同年友醵金以祝予弟君爽與焉而來屬予爲
辭予惟上古之世人壽以萬計而後乃百年行業漓
醇竿亦因之先生古之人也壽考寧固未必遂比於
昔而獨超於今此亦徵應之恒理矣先生又棲神淡
泊有宗當之雅好人或譏焉予曰世界之說豎而爲
三橫而爲四界有東西猶世有今古胥庭以來不知

幾千萬歲而令其風壤人物邈置目前斯先生濟閔之力也夫無難千歲之脩庭而獨礙於千萬億之滴泰哉孔子曰仁者壽老氏曰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所謂無量者也吾願先生之勿疑也

壽尊師南洲先生序

古之爲師者多碩大昌茂有難老之慶周僖時齊子呂望皆爲師齊子九十望八十始顯融於上迨其末季有李氏伯陽者隱於柱下以言道德師於其徒而伯陽年尤永後之神仙家皆膠傳焉降是而有傳經

之師漢時申培公伏生皆經義老師也迨其業傳而申公八十伏生九十餘矣後漢又有伏恭桓榮亦咸以耆耋之歲人主北面問道尊爲老更何其盛哉豈道積而著教久而光非壽考茂以見與抑其道德之所韜蘊理義之所膏灌有以澤其身心而導其天和有壽道與不然何古之師者之多老壽也夫道之不可以不明而教之不可以無傳也從矣古已謝而後未至中縮之繼師其人其人者非有強固康豫之質與黃髮兒齒之壽則道固不可以易明而學固不可以易傳也天而愛道則其人者豈非所擁護保右偏厚而私隲者哉於今則有吾師章南洲先生先生蚤歲與其二兄俱以才氣著名號爲章氏三傑二兄者皆前後舉進士去而先生獨十一試不偶身益困名益顯教亦日益傳餘效遺唾門下生拾一二以發其身者八九人一時言師門之盛無與比而先生風格嚴整剛毅振發當華亭長洲二相君總揆時咸慕交先生先生與抗談平禮賓主之間甚莊然終不以一語爲請寄其方嚴修潔大抵然也以故先生之爲教

不言而肅師道之尊亦無如先生者不肖之事先生也最後自執彗來十四五年而先生年且大耋然備克而貌澤趾輕而語健視聽飲食又加壯焉世之言壽考寧固又未有如我先生者也不肖蓋深惟造物之意常不愛一日之遇一身之名輕以畀諸人人獨均是人也而人師其言行足術而道德載焉者輒使人不得而輕有之彼均人而人師者其所就非一身一日之烈而已也造物之於是也必有以摧剔困抑之於始必有以擁植栽培之於後不困其始彼且恐

其一身一日之幸而無以廣業於衆也不培其後則緒不竟敍不遠以先生之初與今運數之有適塞名壽之有虧盈與矣而造物之意則有所虧塞於彼而過盈於此要欲以成先生之爲師顧不厚其也哉先生壯時嘗以周易筮之得蹇之謙其繇曰大蹇朋來先生曰吾其不及進乎然吾門必有興者已而果驗然則造物之以師道歸先生也信矣是月之十一日先生壽期也先生子永寧君方剖符於洛其門人娗等載酒於觴敬代永寧君獻萬年壽而爲辭者陶望齡也

壽叔祖貞齋翁序

陶氏之族多壽吾近屬同堂中開秀八九者同時多至十人其尤盛者也而皆康強步翁特劇聚語未嘗近几榻終日植立挺挺少年者始夯然待而聽久之覺腰膝欲脫不可耐皆以次引退去散去時惟翁年數翁耳竟未嘗坐明月後然亦終天亡他也然猶解之曰老而逸而貞齋翁又以□撮刎其康強倍焉翁術既奇而尤急人之病早起追視病家倘未闢也循門而入既徧始歸食每至歲中未嘗一云朝饑口論心惟手煩足痛從朝消曛從弱冠至老未嘗少閑吾門壯者或恃翁以老老恃以壯而翁無所恃又勞其形以急人損其神以益人而神愈完形愈固此其所受固有特異者矣宗人凡爲壽者果酒雞豕再拜稱慶雖期頤之尊金紫之貴未有加焉於翁則醵金合詞具采帳頌美功德如是者至於再其施德於人而服其志不有尤異者邪夫翁之與宗人其忘也久矣勞忘疲功忘報市藥而忘貧負已而忘憾其至也忘

人而人我忘焉吾宗人之相忘於翁也亦久矣是舉也摯摯然聚族之人效觴恐後又聚其辭以章之叙有大不能忘於翁者何哉翁之療人六十年矣其始也有療而不能酬者其酬也尙翁輒歸之是未忘報也居數年有療而不酬者矣見翁逡巡而謝曰若瘥耶未瘥胡不取藥吾豈索直於汝乎雖然未忘媿也居數年貧者之就醫於翁也若飲水於河而受施於坊局儼然以爲當然而無愧焉然猶居其半也久之其半者曰翁固不責人吾姑待焉待而不償則忘於

是翁日貧矣數日一入城多借貸以給藥人受藥而不知所從則忘夫忘人難矣而又能使人忘斯不尤難乎哉翁性剛直遇人有過或面詆讓其操術既精治病先根本而人或急其標末不能需以翁弗爲依阿時或正色疾言生平未嘗怒人怒人者顧在此耳其大意歸於欲人之善而祈其生全人亦終諒翁愛已未嘗敢怨也人之常情德則酬怨則怨於翁獨有不酬之德無怨之怒不酬者近忘無怨者近德德非至則不見忘忘非真則不見德然則真忘者固大不

忘者之所出也聚貲而竟之不亦宜乎聖斷於屬最親近視翁之詞不宜過於文綺惟願翁心目明利手不廢診足無綴行陶氏子孫日侍翁炮製二三十年足矣若稱引孫思邈陶隱居故事以侈其言爲文爲綺所不敢也

送劉進士還遼陽壽其尊公序

諸邊惟遼左數被虜毎歲農功畢虜輒至所至囷廩畜牧一空係虜千萬計大略我爲樹穀桑牛馬乳兒哺女虜獲之内之奴婢販鬻之以爲恒其長吏又率武士獷悍蝬鷙刑斂無度取虜孑遺以掊其毒其民俗願厚謹畏視上如虓虎目不敢眴蓋遼左於京師斗絕地最遠而虜情實吏罪狀民疾苦不以時聞小民流離單孤勢難自列於闕庭之下將吏善爲蒙大帥與同項領爲交關游士客子武錯於闕内外率甘餉饋故下而小民上而帥府外而游士客子俱無有言遼民疾苦者言者瘖默則將吏愈恣將吏恣而虜愈得便故將吏之意憚則驕虜之氣折矣此其機在有賢豪士大夫矯然出於其鄉與下同害而不與上同

利道德足以懾服武夫悍將之心而勢足以宣達畢逖小入鬱伏無聊之態其疏民隱若寫繪之羅光明禁制暴亂若飲者監史其悉虜情形與殘破大小首功多寡若山言樵蘇水討魚鼈於是上功簿者無敢詐謾列鎮者務收爪吻以和其民執戈乘鄣者無虛伍以媒寇寇所闌入無敢寢匿不以上聞而所謂賢士大夫者特恂恂於鄉委委於朝非有攻訐伉厲之跡也言不出於口而隱然爲全遼金城之重其所繫豈不大哉今歲春余濫役禮闈事既竣書其名氏邑

里而旌之至廣寧劉君則相與舉手賀曰遼有人矣夫以九州之大有一人焉於三百人之中而獨以爲劉君賀哉誠以其人與地有足重而勤勤於淵騂之遼陽也予叔廣學以諸生隸籍廣寧劉君其友也其爲人端重明達自膠庠名行已尊於鄉人又况榮爵膴位載而行之乎劉君爲予言其親老矣將歸以一爵爲壽而請術以詞夫士君子所以顯親者患無具耳有具矣患進之難進矣患施於政之難劉君方挺疏褐未及於政也而已榮施其鄉邦令其悍者懾弊

者起疾苦有告扞圉有賴則所以顯厥親者至矣余烏乎言雖然余聞劉君之鄉人其先有賀黄門者其人也樂其道終身焉傑然能有立者也繼是有嘗駕部者余未見其人以所聞與黄門甚合劉君有意黄門乎請就駕部而學之夫所以榮其家邦顯其親者必有術矣

壽王翁序

生而居越長於斷漪之間如魚處淵蜂膳廿日與狎習而忘其大美及遠遊四方原隰風壤之觀既備然後知山川都會未有相耦相得夷易幽遠如吾越者蓋非老於遊不足與語予三仕三免歸歸而煩仰高深趣新景隨輒改其舊於是歎曰善乎子獻氏之言予非困苶而後返烏能知吾土之洵美與斯人之善狀哉惟予於交道也亦然少年意銳思盡友一世賢者相與劘切再游京師而鈍昏寡與其淵深敏捷之士掉臂而不我顧退而睠思鄉國長者寬中理外魚魚雅雅相宥以過相敎以言俗之近厚而無嚱咀排擊之態亦未有如越之君子也予既年長倦游

迺始能深樂其山川而安事其父老以爲幸甚而悔其知之晚顧復自惟仲尼大聖也轂靡踵敝以求友天下而不可得乃致嘆於吾黨其稱宓子則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然則魯之多賢聖人亦久而後信也況其汶汶者哉會稽著姓裁六七惟儞江之族方大與歲丁酉鄉進士某舉南畿而其季某復用材爲名於成均二君皆交予因有以知其太公雩都君之賢雩都君少孤奉其母以節孝聞其仕也有仁政居有義稱鄉人交賢之以告其郡大夫大夫賓而禮之於

僎介君油然不矜也其生平自置與所以敎家大指
率以厚自而不見其器耶薄者先壞故其子弟率原
愿退謙言動淳雅望之有敦龢之色予不佞引而歸
休寧其族之近古而思事其長老以所趨嚮宜與先
於雩都君雩都君以茲歲冬孟廿五日爲七袠壽辰
先是其二子皆試都下過予僑舍以文請余予得告
歸來徵宿諾予謝曰有之且雩都君又予趨慕之尤
者也其曷敢辭夫文士之持論遠取而近遺者多矣
胥庭之世與夫壺嶠之山求之於數千歲之前與幾
萬里之外而必不可得予與君偕生於此泛清漣而
眺巖樾豈復知有所謂方壺員嶠者哉君之父子斑
雕釋械忠敬而雖和斯亦家之胥庭也海上多神仙
遂古之人多壽考君方日游壺嶠而求胥庭其爲壽
不亦侈哉予既閒退從君游之日方永願君無少而
舍我詔以無伐生之道予將以效史請焉

贈劉太翁榮壽序

初貞一劉侯來長越之暨時望齡方田居有材譽藹
然予詢其治狀心異之曰材者寧辨是後以治京師
居二三年而暨之政日來至耳其俗囂者波帖喘者
膠解條刑茭長化以洽風其習最陋號難變有凡四
事侯刪以教令導以誠悃無幾時皆大華其故其水
田下下防澳滅歲歲鮮入侯爲大治隄圩其隄壞可
旋亘也水暴至侯臨視決處手先擲土塞之隸卒係
進民踴赴卒乃靡害隄成歲豐汗萊爲上田其爲治
强力而每有餘地明恕忠信誠心藹藹焉若春雲合
膏冬日送暖望而可愛邑子乃言侯蓋時與士言學
學以不自欺爲本予乃嘆曰吾固言材者不辨是也
敎衰道茀用世者肖枝其偶合之資與一至之氣雖
間以集事而往往僨決不可勝數譬之山耕船泛取
給風潦非有灌溉源泉檮槔便利常行不敗之術也
逢年適國事出幾幸而甚者輒有覆溺衝盪之害三
代以降泯泯棼棼不復知學道何事入官何方宋明
一二大儒始昌言而致行之小者一邑大至定危難
匡四方試輒奏效而流俗指笑以爲妖祥鵠的無尤
萬矢集之於是父子相戒爭以言學爲忌諱士生後
世非其朋友講習之功家世師承之雅夫誰信之行

之而復言之乎予嘗聞侯有名父　先生者沖之
宿儒也弱冠學於其鄉吳先生聞陽明心齋之說精
思力詣更寒暄併昏曙夕而有契其燕處凝如也與
鄉人處溫溫如也範俗以禮報怨以德居九華山西
人稱之曰山西夫子始來視暨政訟牒紛如爲不樂
者數日謂侯曰平爾志靜爾氣勿與享饗勿與民爭
吾去爾歸矣明年再來政大清簡先生乃色開神愉
舍然而反又數書訓告之然後知侯所言道德大指
與敷政蒞民之術大抵皆聞諸先生者也予讀先生

訓詞所淺概於中者一所願正者一先生曰凡人把
著是非遂稱率性而行此謂異哉但難又曰大抵事
宜率性然性有純處亦有偏處一涉做作即與率性
者異嗟乎今之學者其縱意任情而號於人曰率性
者亦多矣先生之言燈炬也鍼砭也此予所淺概於中
者也而謂性有純有偏夫偏者意耳情耳而豈性之
謂哉先生亦有爲言之耶予所願有請於先生者此
也莊周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先生今茲六十
學且日化望除他日問道於九華之山先生幸有以

詔我也

壽永寧公序

陶氏世牒二曰丹陽潯陽潯陽者長沙桓公系也其
後爲淵明先生後世與稱之故多本焉丹陽在吳代
多顯者而人乃罕述越其適郡系所出宜近取爲似
而顧亦稱潯陽意嘗疑之及覩唐人峴者以高逸名
於時居崑山自云彭澤之後是山於越尤邇烏知栗
里之苗裔無散居江南者乎雖然吾宗之爲丹陽潯
陽皆不可知也知其近者吾其台人乎台之譜曰唐

世某公台守也家焉迨今七百餘禩矣而緒如杼絲
之可引其居曰長潭長潭之陶當宋時甚廣衍後稍
散析然今聚處尚數千家其丘隴故宅往往有唐宋
遺跡凡台諸邑與並台而郡者其諸陶大氐皆長潭
派也自譜學廢擾氏族同異皆不可攷或者近遺其
功之義違傳於不可知之何人予甚恥之行遊四方
遇同姓未嘗妄言譜系辛丑冬見鄉貢進士不退於
黃平倩坐上自言家本黃巖先世以武功爵官山東
後徙滇之姚安黃巖台下邑其爲長潭陶無疑矣不

退之尊公贊庭先生以經學崛起雨中會試乙榜司教和含理貫陽守於永寧其為理若守率清直自遂政有聲若飛下而不上也竟歸奉其太公以老兹年太公春秋既孝先生與配董孺人亦皆六十壽而且康不退富材藻游京師能盡交其賢者族姓蕃茂父子顯名於時於是姚之陶氏大著於南服而不知姚安章安始固一本也於戲愍侯桓公之德洵遠乎何其久而滋昌幽遠而彌耀哉夫陶之在漢晉以微侯丞相大司馬之貴光啓門閥可謂盛矣而後世若淡

泓景沔峴顧多以隱德著聞高風逸焉如翔鵠潛虬千載而下聲趨景附而彭澤令其最著所謂美盛而傳者不在此而在彼贊庭先生偃强於一州退而歸居放意六合之外此與彭澤令何異耶滇士淸淑四時皆春林田花徑足以供旦夕奉觴上壽稱詩講易足以娛俯仰趣合於昔賢而所遭過之陶氏之多隱君子信矣夫古之賢者未嘗不欲有為也進或難於苟同而退有以樂其獨故跡偏於隱隱矣意嘗在其後之人恢而張之吾讀靖節責子詩觀其志焉夫竟永寧之業以大慰厥懷是在不退悠悠洪源百川載道在滇猶在越也予於不退有餘稱已

壽大鴻臚方麓王公序　代

敷澤淵海之間有人焉遺榮處約高躍于物表任誕絕崖蕩之行足以趨賢者而驚衆人屏而淡居無所寫其傲睨偪仄之氣而思托文辭以自耀無慕當世之澤而規末磯之譽世所謂高曠宏雅君子者乎有人於此榮之不逃去之無所慽處物至潔而亦不為渝濯自界于物道與古聖賢合轍而不知者以為鄉

之人雖慕者終莫能測焉亦嘗若其心費其時歲有以立言傳後矣而非出於立言傳後誠以自怡而已也嘻此何人哉此何人哉眞儒之風或隱矣而緣飾刻峭負氣近名者譽於世故世之觀君子者淺而謂迹之多不能中其實其有心矣夫道而迹偶類焉者僅或與負氣近名者同稱何其陋歟予友方麓子眞儒也予能知之能名之而世未有能者然知之名之者偏海內方麓子通籍四十餘歲仕不滿再考人以為不樂官也無所干請于人束脩之問不輕受布衣

而穪食人譽其廉握槧抱牘秉燭而起至老不解而人曰先生勤于學疏釋六經紬繹汪洋而人曰先生之業不朽凡所以煩吾方麓子者皆當世碩彥近名之士所能有而方麓子偶似之其以此獲稱奚惜也嘗試使聞其風讀其書而高慕之者進而見先生於田父鄉老中不詔不卬而辨其誰先生者必不能卬之而鍾發詔之而溜決夫然後知先生之有異也源停響收而方麓子者真田父鄉老人矣蓋其緣飾剝落而獨以其真遊乎世凡前所稱者特迹有止而樂

有寄其所以冥會乎道而能不殊於古之聖賢乃其無以殊乎田父鄉老人者也以予志道之久而少與先生同進侵尋以至于今而年僭已七十自惜牽役於世老而未暇止有愧於先生而先生顧有以相信者然先生方髮鬒須丹神色甚茂而余已就衰豈勞逸之效殆異耶予視先生又非苟自逸者也將亦有他道而可以告予者歟先生之子某方以選為庶吉士年家子某等同仕於朝者皆造予求一言為先生壽而歸諸吉士君子自謂知先生而能名之者也故為具言世俗所稱迹者猶未至而并以質於先生亦以明吾二人之相信殆有契會而非出於之謂矣

周太夫人壽序

昔海門子游於柯山諸生從者二十人酒酣海門子左右顧而言幸哉諸君子之事於道也盍言所以事者諸生起對畢則請先生所為海門子曰孝弟時海門子以賀萬壽節歸念母夫人年高將拜章乞養廬下生退而言曰如先生所謂行有其言者乎既得請周旋子舍又五六歲弟子日進先生口所談論身所

發揮滋益較著然大指不過孝弟兩言而已而太夫人齒亦愈高以萬曆乙巳稱九十先是堅辭謝宮秩歸謁海門子於剡剡諸生大會講堂以壽言為屬既返越士之遊先生者若而人又以為言舉觴白諸君亦知先生所以尊親之大乎有人於此襏襫而農也圭冕而公也其親則農之公之矣有人於此鄉人自謂也人謂之鄉人謂其親鄉人之親聖人自謂也人謂之聖人謂其親聖人之親鄉人聖人其親若其榮辱親直襏襫圭冕而已哉夫大榮大辱之介人情所

明也然而不爲者未得其爲之方也有五穀於此饑饉而御之號曰農夫之養主兒而御之號曰王公之養所御有異哉所以御之者殊耳江羅先生之言曰人不知道孝弟徒鄉士之次人能知道孝弟即聖人之大孝弟五穀也或爲鄉人或爲聖人則御之者異也吾觀東京以降至於五代史冊所傳獨行孝義其奇節至性相望先後世不乏人而聖賢不少槩見及記言文王聖人之孝又特問寢視饍小文庸行而已以爲孝弟異耶聖凡同耶吾不知也斯民之生久矣

皆以聖賢之人行聖賢之行而獨無聖賢之覺汶汶惛惛賢者安於鄉黨自好之節而不肖者爲戾爲逆爲妖爲沴使孩提不慮之良扃鐍蒙幕無踪以自見夫身爲鄉人而戮其親爲鄉人之父母斯不亦悖德不仁之甚與當世之士皆知美仁義尊堯舜高推其名而不居其實故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世皆精言神化窮極性命而不知神化性命之實故程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孝弟盡性命非有二也知此者所謂覺也

覺此者所謂聖也海門子其先覺者乎故燂湯調飯抑搔扶持恂恂唯唯安以其身行堯舜文王之道而不疑視其親爲堯舜文王之親而無所讓又質以當世共臻斯道油油然樂其我從也詩所稱孝思錫類其海門子之謂與太夫人設帨日在某月判俗上觴常以歲首諸君期以上元日集於先生之堂稱萬年壽夫正良月也望盈數也太夫人之年其如春方來月方恒乎夫尊先生以及其親諸君子之事師者厚矣若厚其身以其尊其親海門子之教也吾願與諸

君子交勉之也

錢太母九十序

歲丙午仲冬吾友錢伯濟太母胡夫人九十降辰其稱未亡人者六十歲矣如蒼松老檜飽霜雪戰風雨以養其干霄劃漢之勢與節俱長與寒俱老日其拱把而十圍百尺皆拄撐凌厲閱百罹衆悴之日也夫人少卿塗山先生從孫女也三十而寡撫孤持戶仁足以柔強禦眾知足以理棼難禮足以修綱紀足以行慈愛義聞於諸姑敎行於家衖始于[illegible]持

危產則滋殖既老視聽聰明子孫曾玄嬉舞植立雖
然肅然愛著乎外儀結乎內姻族州黨望爲女宗斯
已盛矣制婦節年五六十得旌閭而夫人九十其家
人貧力無足以聞於有司采風者略焉是歲伯濟罷
試京師跨衛數千里歸爲母壽而謁言於予豈予不
文足以揚母之義於無窮時耶然伯濟嘗學求師友
半天下家有石師舍之而他求乎夫學始乎止成乎
貞卒於昭明光顯而已易之咸言止說其德爲女女
而婦故繼以恒恒者婦之吉德也故曰恒其德貞婦

人吉婦而母故又繼以晉晉下體坤坤者母也明出
地上德成而光照乎外故晉之六二曰貞吉受茲介
福於其王母王母者又母之成也今夫人婉聽之美
存於衿縭可謂止矣恒道以中義從乎一可謂貞矣
眉壽無疆施於孫子可謂介福矣夫人自女而婦而
母而王母躬所履蹈皆易也今吾與子信道不篤若
醒若眯趨雖篤矢動有羊岐情似剸而吏屬理如繫
而常馳而圖以自昭明德庸可冀哉其病在不恒始
於不止夫遠乎止止之吉而卽乎不恒之羞然則貞

之說吾與伯濟所宜亟講而伯濟之大母抑亦吾之
師也而予又有感焉嘗令人謠士行其遜宋唐者多
矣然閨門之節匹婦之所黽勉里有闇嬰之歌俗勵
再庭之恥美逾二南風高三代積化相染幼成相稔
由斯以言謂世漸漓僞黃虞不可還真詎說也哉

壽趙年伯母尹太夫人序

古之交者莫重乎世父之友或拜於車左於牀下友
其子者或拜母於堂甚者始定交焚香告於家廟其
重蓋若斯也陳太丘荀朗陵之相過從兩家之子將

車行酒趨若僕隸雖幼在提抱罔不車攜膝擁環廻
賓主之側怡怡然同於一氣讀其遺事未嘗不想其
風而慕之望齡之大人自少時偕少保端肅公舉於
鄉以趨操嗜好相友好併肝一腸但異耳目隆慶末
大人爲太僕獨挈齡洎伴兄從詣京師時端肅公方
副司空過邸中未嘗不侍左右因具酒食召令入內
屬夫人主之夫人撫其頭曰郎君年小去母獨從父
游良苦夜寒誰爲覆被者不致凍乎是時望齡年十
一光年十三公雅齒其間夫人弟最稱皆兩傍侍坐

時去鄉歲餘視夫人如見母依依不忍舍去後夫人
遷南大理端肅公復來長御史臺兩廨相隔一墻耳
夫人與予母旨聲相聞又數年竝爲南尚書於是公
雅與予兄弟皆長勝衣冠矣遂相與同讀書春官衙
舍中夫人弟亦在焉然未嘗得拜謁夫人如曩時而
既稍有知識於公雅日聞夫人所爲母於夫人弟閒
所爲女絲毫胥悉端肅公每過學舍予兄弟洎公雅
尹生供趨而侍語必移晷大人至亦然兩家情若左
右手忘其異姓今每追憶其事竊較古人即荀陳詎

有異耶望齡與公雅既同朝仕復同養親家居歲丁
酉十月爲太夫人八十壽旦兩家大人亦以是歲正
月觴於鄉人兩家先後各持羊酒相慶吾鄉之先生
若干人僉謂曰若兩君者宜交祝而可獨曰望齡奚
敢比於公雅公雅富材藻蔚然以驟發名於時望齡
不文一也伯母夫人老而康起居如平時望齡之父
耄矣其不敢比有二者諸先生曰子不聞乾坤之義
乎乾至於老必亢故用九曰不可爲首坤則不然於
用六則曰以大終也夫人坤之德也其相端肅也靜

而一字公雅也慈而恒所謂地道無成也以竟端肅
之緒代之成終大孰加焉享有耇壽紓國難老終孰
大焉若予之大人用其神勞矣其壯衰之與不亡且
予且予詞官也又不得辭於是敍其世交以復於諸
先生而佐觴焉

陳母壽序

萬曆乙酉予從禹門子舉於鄉是時越士同舉者參
斛類之一號爲甚盛後升禮部纔十人若食肉於朝
歸有母遺又纔數人而已禹門子最新貴持丹識斷

譽於西曹中又奉使指乘傳過家顧予於鏡湖之上
再拜而言曰是秋也吾母歲大耋吾馳四千里及於
一觴賓客之辱於吾者詞且曰使而母有無疆之年
雖然吾有旨乎詩人之善祝也其言曰樂只君子遐
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先之以介眉壽矣又重
之以昭德音人之親有美弗章不可謂茂德不茂不
可以謂無疆內言不外吾懼吾母之德弗昭也敢謁
子言以昭之吾陳右族也吾父幼業書過目輒誦通
經史嫺文章邑中稱爲奇材惟吾父吾母亦竊相謂

青紫不足拾也已而廢業有二子蒙稚敏不及父母傷吾父負奇不就而發二子之弗荷也曰業其在勤膧時鷄鳴母張燈而紡二子傍誦必懸果餌以勸誦母每夕紡有程恐二子逆畏其久而媮也故度其程十二三約曰竟之而寢及竟又私出其度者曰勉誦此易竟耳每食塾師雖鮭菜必嘗旨否手滌盂必潔吾父年衰出爲後所後姑晚脊病不知人溲便皆抱持洞除之如是三年無倦色也與娣姒盡讓臧獲盡慈子既薦人曰夫人曷能無鮮衣對曰非習也老織

作不能人曰夫人休矣對曰少習之且以銷日也吾觀詩所稱絲枲織績之美及世傳光系晝荻事皆閨門佰務里巷所時有具節也至垂諸經緯著於傳記有以載之則傳不則泯泯吾故願子言之昭之也子曰予鄙人言奚能爲昭夫人令德在吾子禹門子刑官也古有良於獄患於民若於母訓人賢其母而稱之者雋母是也有能於官健於斷拂於母訓人亦知其母而稱之者嚴嫗是也二母者後世皆有聞所以聞則具矣夫載之以尊位加之以顯功以揚其親若美錦而旌之何患於聞在愼其所以聞者禹門子敦厚而明決廣中而恕施吾知其爲雋必無爲嚴也然禹門子長於春秋傳春秋母子並稱惟芊舌氏而已叔向之賢而智不逮母然則禹門子將奚師哉夲若母訓以光昭其令德步趨焉可也享之有樂也伶致語予詞其比于優伶乎

壽常太師母王老夫人序

萬曆庚寅吾師心吾先生卿太僕奉其太夫人京邸時春秋六十有七矣設帨之辰其門下士羅應斗等

若而人咸得造梱内再拜望見上卮酒爲壽而望齡稱引諸人松栢之義爲詞以獻明所以成節而昌其子者其難有若此退而交語所見相賀曰斯眞詩所稱壽母者與旣而先生用府兩浙謝事歸養又十餘年而夫人壽以大耋門人武部郎沈朝煥比部尹三聘嚴正邦起部陳美暨望齡官都下者五人爾幣走江夏而申之以言曰古之君子所以養親者甚棘矣伺其背癢而抑搔之後先其出入而謹扶持之滑甘旨和以忠養之微至於奉席斂簟紉箴燂湯而梢至

於無形無聲童而老寒而燠昧爽而日入罄其志力悉其誠情以效諸親焉猶思弗給也而暇其他哉然出告反面無易方過時以致愛也而事君不可以不忠無登高無臨深無游無謹以致愼也而戰陳不可以無勇尊之以名而後大博之以施而後廣攬爲蓋節織備道宏遠莫甚乎孝當歠菽飲水怡色膝下能其織者備者而未免三釜之願事君顯名之恩既致於宏遠矣又與僕行役陟岵而瞻望歎鶴雞而不得返又未嘗不惄焉自失也然則二者之道蓋交還而

不能兩得也明矣先生始以數歲孤兒母子依恃志盡力竭以樂其單畸而意豈嘗一日安於是哉慮欲成先人之雅志昭母氏之纖烈樹功底業傳諸無窮以無曩尊親不匱者及翱翔禁近出擁丹城祿豐養備介名顯閭以奉太夫人於官亦既有得志矣然心煩於簿領而力敝於籌畫即朝夕燠寒之間未有廢焉而所謂至精而微者猶患乎志岐而未盡力判而未併也迨釋兵柄歸田廬致仕而予舍憮形而操术色謝綬組而佩紛帨於是先生始得專其一神精厥

視聽管枕而御輿完裳而請纓而靡有分焉蓋驅馳執掌行年五十而始獲還其爲童孺之身夫童孺之愛誠愛而樂眞樂也且十禩於茲矣其効諸太夫人者不亦侈哉方先生守游太夫人時以似續爲慮及歸連舉二孫含飴之歡倍於祿養夫孝子弗敢有厥身曰維親枝弗敢子厥子曰親之後受爵祿曰致諸親也功成與顯則曰親之命名先生徼時五福以事親靡不具矣乃不敢有而歸諸太夫人其古所稱爲人子無以有已者乎望齡於先生樂其孝德之備兼

乎弘纖而知太夫人之受祉未有艾也故喜而爲之詞若其熾節隆義則曩因言之矣

壽外母金老夫人序

萬曆丙午春正月三日爲予外母金夫人八十壽辰望齡偕陳君某王君某朱君某相與載爵爲祝望齡嘗觀家之將興其積美之本必有一人鍾之鍾之必於其女德女者地象也萬物於是乎生女德之盛在濡柔在專靜在廣博濡柔專靜廣博者生道也地之德也執生之道食地之德於女爲正位故曰女正位

平內商之興也詩人本於玄鳥玄鳥者莊周所謂翂翂翐翐而似無能進不為前退不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其易稱無遂詩稱無儀之義乎玄鳥之喻敬戒也鳩之喻拙也鳲鳩之喻均愛也一也簡狄有玄鳥之德焉是以降而生商會稽之商自外大父外父至邵武君簪紱四世顯融富貴於越無偶望齡逮見外大父母嘗謂太僕與大理二公高朗弘毅君子也陳淑人聰明嚴肅人也子孫多材慧富文采拓基續緒繼繼繩繩如柯葉之扶疎英蕤之灼爍可謂甚

盛而竊意有潛於膏滋行於根撥居不可見之地以為積美之本固往緒昌來祚者實在吾外母一人外母所事剛以柔遇之所配敏以拙承之所字多賢以朴先之夫剛毅材敏賢智毗於陽者也其道開張發舒非得至柔至拙至朴者凝而翕之將有發而易散之患外母明足綜務而貌和識足宜家而外晦生平所見惟煦然慈愛人與退然不敢為先不敢為後之意而已與人處惟恐無損於己與人語若恐傷之豈約無二致壯老無二容所謂無儀無遂深得有之夫水弱故巨於萬物其任萬石之舟如浮芥也海下故王百谷其吞衆派如涓勺也母有柔道福祉所委將焉辭之其壽考寧固固其餘耳望齡年十九從外父母於京邸母憐其孱弱將護特至飲食視其嗜者本擇其鮮好者嘗食牽筍偶言牽筍旨在於杪及適館啓橐得筍皆杪也餘事率類此為諸生時貧母與銖則銖與兩則兩絲毫皆母賜予及入仕窮升斗亦靡不煩外家今且二毛矣母猶憐我無異孺子而予亦時依依母前且忘母之既耋也夫陸居者無以語大

地之廣傅濕處者無以測江湖之浩渺而予烏能言吾外母之德哉然母所繇集祉於躬垂裕於孫子者惟是若拙若朴可望不可知可知不可言則予之無能名乃溺於名者耳三君其共述玄鳥之章以侑爵焉可也

全母壽序

大儒之起詞曹如求天馬大宛之野多厥種焉自望齡隸是役也而遘其盛其焯然以道德文采踵躡跡仍暎曜於先後者於未戊間有二公曰盧陵鄒四山

先生明州全玄洲先生咸祖孫相繼領史職著聲樂
爲詞林一時盛事其世有嘉祉壽考胥被之顯茂大
江以右浙河以東無爲兩家叅立者維茲歲二月鄒
先生拜疏歸壽其二尊人特予休沐其四月全先生
持使者節封趙亦以闓歸明州奏一觴於堂而先生
猶上有祖母丁太夫人春秋七十六而康其壼德相
學士公顯者也於是詞曹諸先生洎縉紳能言之士
兩榮其行爲歌什文辭投贈者相埒而又以太夫人
福德最隆異故益推明先學士休烈太史之孝養而

歸美焉其言尤嫺麗過於廬陵而先生意猶弗慊曰
誰爲我具悉詞事太夫人其無遺美者以爲祝乎謂
望齡里閈後進其可遂牘而授之不得辭也其詞曰
明州大海所環匯其氣寵淑必鍾之人人之必具德
類也夫海之爲德善受善同善下衆所怒盛并羅漲
渢迫其道嘉門而經落伽把然而已不爲升勺加者
混淪漠莫歸於大同長百谷蓄萬族而無私與讓焉
自太夫人歸於全而學士公由公車升歷金華白虎
之列躋於卿貳太夫人亦膺綸誥日貴重無幾何而
有孫代與人愈張太夫人顧愈降縞衣綦巾不知貴
貴人也者可謂善受矣撫諸子融融穆穆無幾微先
後同異之感可謂善同矣自宗黨外姻下迨臧獲待
之皆有恩意諸臧獲皆白首依事太夫人無肯舍去
者可謂善下矣斯所稱德類者與海擅三德江湖藪
澤輸焉斯亦百祿繁祉之所委輸也齡聞之家之昌
明其必有人於先後之際光啓厥祚而孕相之壽考
寧固植其本而食其實美之所鍾也在易坤爲婦道
故曰有美含之無成而代有終夫實鍾美於是太夫

人又含之其有終孰加焉夫學士公之未究於用天
下所同歎也將大償之於先生太夫人其愈難老以
身享介福觀其成乎先生之克受厥成是學士公之
成也先生能終烈祖之休業以及太夫人而日太夫
人以坤道代終其誰謂不可先生逡巡謝曰若子之
言僕烏敢任也昔吾祖游於官太夫人常留事余曾
大母曾大母嘉其孝而視之曰吾無願於爾也使爾
子孫年壽似我而已蓋曾大母壽幾百歲而今太夫
人七十餘神色益王庶其過之且吾昆弟以降指甚

繄吾又鶴祿於此得望前人踵武視其驗耶太夫人之孝德章矣雖然吾未嘗見其喜於色故願假靈於子言望齡曰今者車馬歸甬東里先生衣綵繡持觴莚大官酒脯太夫人被翟翠坐堂上受觴念學士晏事宛宛如目前即太夫人善爲受生平無喜色將必爲先生一解顏哉儻卒爵而以齡代終之說進亦當許其不謬矣

王母壽序

戊子歲望齡偕同年王晉伯待試京師講業罷相攜

步游東城隅呂公堂中因共谷歎言家有老親即微寸祿幸甚非然者吾不忍老人之慹也望齡曰子之二親視吾父十年以少且伯父壯甚可勿憂晉伯曰不然吾父雖幸健而老母室於牀自少時固已然矣明年同試禮部晉伯獨罷歸望齡送之曰勉矣以子之材無愁祿養也而晉伯今更再上猶弗偶伯父又棄養惟母夫人向所謂善病者今更少壯耳望齡曰否是哉夫病固不廢壽慶讀勞慮吉凶修短化如轉轂孰能揣之哉吾子獨不憶異者之言耶子之親其衰若壯孰審於子者而於今且何如矣又況其外若子當吾子聲譽籍起越人數其士之雋於鄉者指屈僂也稍稍淫滯以至於訕今譽與訕且再變此不獨鄉人爲然即子之二親且疑之矣夫據一成之跡者難與稽屢遷之化此在父母與子且不能相知而況其疎者乎君子之嚴其親也如天其事天也如親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其義一也吾子其順天以順其親夫天之不可犯也而算得謀失醜窮羨通曰吾非身是圖實吾親是爲吾未聞未能事天而能事親者也

孔子曰歠菽飲水盡其歡可以謂養矣吾視晉伯雖屢擯窮困而色恒愉愉然未嘗以貧故廢其親甘苾之奉夫持于愉愉者以養母夫人將旨於五鼎而況薦之甘苾哉且吾子不測壯衰安測窮通人情喜壯而病者多壽人情慕通而詘者多信斯亦天也然則太夫人固宜難老晉伯固宜大信其一徵矣又奚疑乎太夫人七十之辰在某年某月後期而賀以俟太公之禫望齡所爲類舉其詞勗晉伯者懼晉伯未釋於呂堂之谷也然晉伯學日新而豈猶然嚮者已乎

同觴者年家子幾人名如左

劉母壽序

幼安初舉南省也與望齡居比牆數見相與語悴然若思者詢之故曰母老無男兄弟糵者我母出無幾月也而念我目腫矣今如何頃之當遂士入中秘而幼安就望齡謀欲上疏求一小郡博士曰以近吾老母足矣堅弗肯應强之試中選非其志也於是走役夫數千里以安輿迎太夫人來時同舍生二十餘人得奉其老母于茲者幼安一人而已望齡過之而再

拜從容言曰幼安士方其未遇心怦怦亟欲得三釜粟曰匪君也而親烏乎養矣迨身已受祿見委任經營四方將且日寧處而不可其暇顧父母養耶昔先王之盛也其仕者宣力在公而忘其家恤於是君錫之詩以勤之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蓋勞慰焉耳已及政衰而多役羣臣不勝其憊而至動於怨誹曰有母之尸饔蓋憂思焉耳已為君者若不能假其臣一日之便而臣君者不能致其親以一日之養如此則是身貿祿而仕易親其又何賴焉幼安幸值遭盛際

當海内登晏以文學顯用不與于四方之事余見諸先生居茲職無故稱數十歲足無踰都門外也而子之太夫人復康以壽怡怡于于日享大官廪食歸公朝而子舍爾其與執掌盡弄勞歌而靡及者不亦遥庭也哉夫士所以自盡于上者其神情而力次之情所不得禁聖人因而遂焉故善畜下者務養其情而不善者盡厥力夫母子之間至矣彼其子焉聰懷彤拘而神往有岐心焉所揖揖而效於君者終外也士之仕於今無不得遂于上者而顧或奪於私家之勢

其以斗祿而去其親不事者亦多矣此于事君也且脊亂而不獲盡非有愛於力神情使然也國家設文史之職特優閒之蓋寘其力而専于心其神情尤要焉幼安外事主而内奉老母視寢膳樂甚神無撓焉其益以休暇討有邦之故實而稽驗之求古今之善敗而參伍之儲之脩之乃大施之興目所能竭其情于上者必幼安也以光顯太夫人太夫人其亦情愉而神王算未量矣幼安其勗哉於月之七日為太夫人六十誕彌之辰同年友人偕讀秘書者若干人

爲曾以壽屬詞焦弱侯以春秋偕舉者若干人爲曾以壽而望齡申其言如此

周母壽序

吾同仲兄弟之及養者皆有一言以爲其父母壽也仰思周季平不及於親養矣而吾諸兄弟猶相率壽其伯母孫太夫人季平獨得以伯母壽者夫人雖名季平伯母而實母而又有難爲於母惟季平所以事夫人不敢二惟吾黨所以事夫人不敢二於季平之母此吾兄弟今日所稱壽義也季平之言曰砥年九

歲二親見背有兄弟妹各一人皆幼穉恃伯母活母又有弟二人姊二人紉衣棠紅履襪取辦手指煩碎勤瘁未嘗有幾微倦苦分甘賦少有先不後砥家村聚就經學郭內每時月歸省母母未嘗不持之涕泣哀其孤露不欲令暫離已恐有失宜蓋季平言至此而不知淚之交於面詞之不能竟於口矣昔魯義姑棄已子而全兄子其名齊于鄰國著爲列傳大義姑事誠難然特行其一日之決耳若夫至細易忘至久易渝至痛難假而夫人所處非且日一決之力也其爲義尤難於魯義姑世亡有更生則夫人事固宜錄而兄隸在史職有記載之責者乎此又吾黨所以樂爲夫人言者也吾聞均天道也均者得天天表之應應亦以均今季平與弟襄陽君升華陟巍踵襲跡仍其嗣興者猶未艾也母所以愛其子與其猶子一衡而授之無爽焉天所以隱其子與其猶子一量而受之無爽焉母契天耶天契母乎此世俗所共羨于母而吾黨得以後言者也季平又言吾伯母幸以弟最與　上封典而砥亦以母教有今日即吾伯母貴而

不自砥即砥幸邀恩數而終不能逮吾伯母所以庶幾詶萬分一惟吾子片言吾謂夫人所以視季平兄弟直忘其孰爲已子與非已子而季平兄弟亦忘其非同生也久矣則夫人之以襄陽顯何必非季平季平顯其二親何必非夫人哉且望齡之言奚爲雖然齡與季平又俱溫陵李先生所舉士也咸謂爲夫人親莫宜望齡此又望齡所以申其詞而不得讓者也

牛母壽序

毋生之言曰非君土無以處親非君祿無以養親非

君爵無以尊顯親受之于君致之于親凡事君者以爲親也夫投質而委四體受命而忘家室古之人蓋有勤勞於行役咨嗟瞻望不可顧其親養者而末世爵祿之士縻不可去輒引義勉自裁決曰吾業已倍親而事君矣可若何夫事君以爲親與倍親而事君其說相去詎千里巳哉如此則君與親其不能交重而並得也久矣仕而獲以均重于君與親無如我本朝吾聞有爲養仕者未聞有仕而難于養者也有之惟今御史爲然御史迭出遞代久者八九歲罷車

詣部坐郵舍中左右盼介焉無僮僕與語老親家居歲時安否問訊不輕得達蓋使者之隆重無甚乎是而其辛苦羈歎心悁乎悔頓形瘁于馳驅率鄉土而睠庭幃與古所謂靡盬不遑將母懷歸者有異也蓋王者之馭臣下禮隨其輕重而心亦與低昂豈以御史任最隆重而數困頓之不計以慰勞其意殆必有道矣比者有上言憲臣即受命宜馳赴所部義不宜反顧家有所濡滯而廷議以爲人情所難解聖王不禁者以體下也宜而還其務久遊而親省其父母於人情宜於是爲御史著令在驛程內例得歸省無幾時而春宇牛公奉詔視兩浙旋車面各衣繡持節拜母夫人于堂下稱觥之禮適與期會斯又難矣惟天子仁孝旁錫式崇耳目之任肇有　休命惟公祗敦淵洪克和有家克協有邦實首承之公其可不厚崇飾以顯揚無前寵施致諸太夫人太夫人其懋對天子之休嘉以受公觴即亟勉王事靡或寧居太夫人且有餘懌而公亦大慰于厥心居者康而無念行者行者安而無爲居者思豈獨慮展支體以造我海

邦亦幸矣哉公之將歸也不知予蒙鄙而屬之言予浙民也幸以史職隸輦下新有聞聽故爲推明朝廷德惠闡我公致親之光寵有異擬者亦以安公之思慮而望其亟于行以慰我浙人也

壽詹母江恭人序

萬曆乙未予從史職居京師詹生光仲以其尊人觀察公命來就予授經義戊戌光仲復偕其弟休倩來學會稽辛丑再來其小弱弟沆從乙巳二詹生又與余弟君爽同學山中前後凡三至會稽以母恭人命

來者再恭人亦㩁用剌繡紛帨果餌牖脯遺于太夫人通好若姻婣然丨未予居天衣山中休倩從武林來言淇老母春秋六十夏六月爲生朝惟先生一言佐觴政予時新有綺語戒將屏絕筆研而與休倩兄弟遊久不可以辭則令臚其事而受詞焉休倩之言曰恭人事姑三十年無忤色和于妯娌慈于娣媵其歸不娠者數歲耳遽置沇母後生沇視沇若涑淇也課三子嚴淇兄弟無敢居內內三日恭人輒見辭色其老也歸沇母以政然不以老委政故自媮躬視紡

織夜分而寢先君子少好學悅姚江先生之言手抄書雖燕不廢偶出外未返橫書几上恭人必盥而藏之其嚴敬知所崇尚類然也曳布服縞老無所改年四十時昆弟羣從僉賀先君子爲謀曰孺人何服而俠拜客乎爲縫新衣纔得紅布一端恭人戒客無以具貸數百錢以饗賓儉若此今先君子捐館人淇等無似莫慰母心先生幸惠以言是吾母被繡衣褒以見於賓客也予曰語有之趍雞不能伏鵠豈不信然將子兄弟之器大僕之能溝乎不然何三蘇乎而爵

無以竟子之志耶雖然予亦聞古之三母乎有湛母者解髮爲髢剉薦爲秣以燕于朋友是敎子立名譽顯功樹業於當世者也有孟母者操刀裁織而警子學是敎子儕偶賢聖成章而達者也尹母之言曰令滴滴養無寧善養是敎其子遜志學古無以爵祿內攖其心者也子之兄弟亦嘗聞先儒之訓矣緒呈而未續水漸而未盈皓于道德遠于聖賢恭人所爲受爵而未甚怡正坐此耳若名譽之章榮祿之厚湛母所深鄙尹母所深恥豈恭人之賢而介然于區區者

哉僕年往學荒方入山求友畢所懷願啜菽飲水事我太夫人以庶幾古人善養之義而未能也子之先君子有素尚恭人聞其說尊其書諸君安得舍此更求悅親之方乎休倩曰唯唯遂錄其說歸爲恭人壽

壽外嫂鈕孺人序

仕宦於朝分曹列署以處羣四海九域之人以爲之朋其交驩之塗寬然而可以無阨然一官之嗛一枝之用往往啓鬭而召妒又況牀笫暱邇新故盛衰之際昏稽耳屬日媾于前者哉語曰士人朝見嫉女人

宮見姊平居號爲賢人君子相誨以公相講以容介然細故至僚友動色甚而相圖者多矣而厚以望於婦人女子曰而無恤我後嗣夫立子君之廷閫論所繫其安危之故豈直家祀而已哉居寬地行廣塗無以相容相讓至于傾軋況兒女恩怨縈縈于尋丈其容與讓不尤難能歟然有優爲之者其賢固倍於當世號爲賢人君子者也鈕孺人吾外兄半埜商君元配而前給事中石溪先生孫女也其歸半埜君生子既長大孺人曰吾子好弄君家世有福德君又心善

也宜有佳子子如是當不終君亟求宜子者輔我幸而生男昌爾之世半埜君曰而子業勝冠子勿言傍人聞之皆怪笑未四十人有子齊項且夕爲娶婦反出不祥語令婿買妾手把刺著眼中它日痛惱可拔耶孺人益爲半埜言旦夕不休促裝令渡杭投金槖中以娣歸孺人曰此女貌羸不羸於禍也居數年娣舉一子孺人置巳子不愛愛娣子甚于巳生人益笑其悖無何長婦舉孫人又曰孰有癡若是者孫兒方踏肩來而憂之嗣乎然孺人子竟夭復兩歲孫殤半

埜乃歎詫曰吾非從婦計以有孺子也吾辛苦纍積誰屬哉於是商之姻婭執友及郡人之有聞者皆曰仁哉孺人能割情捐愛以延其後也智哉孺人存而知亡始吾外父廷尉公爲諸生久困中歲產落娶其冢婦於青衿時後貴家亦驟起惟半埜及鈕孺人如鵰夷子長男更嘗艱難其介子婦未盡知也公仕於四方所得奉半埜君爲銖息而縷緝之孺人勤於鬻績指腫目眵未止晚至刈穫皆往監視不以吾子亡所子娣子故稍自逸吾觀二典二南詩所以造端

二典言公卿大夫之相推讓二南言后夫人之逮下樛木小星房闈近褻至與禹皐夔夷竝美難矣召南卿大夫之化也石溪先生廷尉公其有盛德歟吾於孺人徵之也孺人今歲六十有三子二孫而上奉其老姑麟趾關雎之應吾又於孺人驗之矣壽日親連交賀而乎爲言孺人之德有難爲于賢士大夫以媲夫人之立朝而相娼者

壽商母劉太孺人序

乎館於廷尉公之七年越之大夫先生走幣飛毕萃

止於庭揖廷尉公歆之曰吾子有壽母敢賀望齡與執爵焉蓋吾外大母封淑人陳年九十高矣居廿歲而吾外母金夫人復稱八十大夫先生萃於庭者走幣飛斝如初酌其諸子曰吾子有壽母敢上萬年觥而望齡侑之以詞居一歲賓客斝幣復集如觴二母時曰敢賀邵武君之有貞母是時劉太孺人春秋既艾而上有老姑艾觀耋耋爲方壯强耳又姑在禮不得言老觴者宜何詞哉客曰太孺人蓋新受贊書於朝邵武君奏課高等計車之還與觴日會拜上冠帔

鄉老人莫不榮之是一宜壽令甲貤爵於親者父在則母徒稱人從夫也母貴於子而從夫者猶之乎爲婦也獨母在則號爲太尊之也夫沒故從子從子故特尊贊策固尊稱之矣二宜壽邵武君有民社宜於庶士邵武人歌誦而推崇之宜亦若閟宮之言燕喜焉其士庶固云壽母矣三宜壽以是三者詞於觴可也予曰可矣未盡也徂徠之松新甫之栢生巉巖凌高寒此所謂貞木也夫杞柳桐梓直上百尺旁陰數畝過而望之而無蒼然之色誠其爲松栢也絜之數圍而其勢固偃蹇枝撑有氷霜風霰之態矣令甲婦貞年艾以上者予旌予其成也爲貞母壽壽以艾胡不可也雖然太孺人介然獨居子姓之多纓組之盛後言繁稱而無以得其一粲觴者宜何詞哉望齡商之贅壻仲文之密友其生平雅言隱隱在耳計仲文在今日可伸眉一笑轟然釋其煩慮解其沈憂而既不可作仲文雖不可作而其慰以樂樂以忘悶可意而決也仲文之讀書圭城山也廷尉公教之力程之疾每與予課文亭子上望見公扁舟鳴觴指山而來

則色動神竦嘗謂予曰世無不悅親之子然爲具易耳予所爲具進賢冠腰章手板非三物者莫足悅也故其進取甚厲而屢不售意常忽忽仲文多男子又謂多子非儒生所宜予解曰君兒自佳多愈善耳然猶念之不置今諸子又各多子而邵武君爲循令矣君名於諸生少者皆成立愈善之言驗於茲日仲文雖不遇而以子貴衣朱腰銀裒然其容此向所謂悅親具也故曰慰以樂樂以忘悶可意而決也太孺人業稱寡餘無足歡而以仲文之樂爲樂以仲文之忘

問爲解憂諸宿客用是說進諸子用客之說蹶上二觴其可矣如其善祝則請以二母爲稱

劉母壽序

予與健甫同升於鄉又同禮部舉辛卯予得告歸健甫先予南發居三歲始詣闕自補而健甫亦先還職校士嶺表後一月曾邸中及予再歸田聞健甫復以使事還覲其太夫人于是太夫人年七十矣吾二人者其行止相逐如形景而臭味聲氣歡好投合無弗同者至其有老親也又同然予最孱病健甫差強勝

予最懶健甫頗能耐事予部劣駑緩無可用於世而健甫則精敏密察材足以集務數者爲異耳健甫既寓除于京師單車疾馳歸以觴太夫人冠蓋甚都簪履咸集可謂榮施於親矣而依然睠懷有不能去其親之色健甫亦聞古者爲君使之義乎驅馳靡及思一歸而勢不可故其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蓋古者出身事主則勢不得念私親而使爲甚今海宇寧謐上之恩其下也周人臣有私恤則假使事以優之仕者及以使爲懷歸將母之塗健甫自入燕直兩易歲而再以使南皆拜母於堂其被國恩也尤異夫受祿以養之載爵以榮之又能周其私恤由君以致之親者多矣健甫宜何如報乎且健甫又不得與予等予文史散吏無事寄而健甫新遷司馬屬于時爲棘健甫家有家學而予無兄其强病勤懶材不材三者又異予自宜廢健甫自宜出回轅叱馭固各有當烏在其盡同哉太夫人賢母也愛其子也大視聽强神色茂其受祉於朝未有艾也健甫其亟行無緩以寧親志夫志寧則體愉體愉則百

祥集是固壽之之道也邑搢紳之游于健甫者與其年家子十三人合詞載爵爲夫人壽授簡於望齡易不云乎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吾二人者抑可謂同心矣健甫而無寘異同於出處則予之蕪言庶其尚哉

貞壽編序

國風之義敝於女貞貞者不必發發而貞鄘栢舟直處一焉以先王之盛二南十三國篇什之繁若斯難也黃鵠之不二庭[illegible]之悲雜津鄉亭之夢告其[illegible]

節獨行皆傳其詩與人之能詩以顯然則古之人蓋有幽節獨行而靡托焉以泯泯者矣詩之爲道本乎情止乎禮義情通於閨門義覲於貞固悽惋之致激昂之氣倏陰倏陽似歌而似泣令千載而下壯士伏懦夫起是詩不盡傳詩而節乃傳耳人載夫文文載夫人閨秀不必節貞女不必文二者將奚托焉齊姜嬰婦之倫我特故雄之什其自鳴耶抑世之學士大夫亦有聞其風而悲其志摹幽情於欲絕寫孤臆之難磨貸口藉神闡微章隱以垂諸無窮者耶其人之

必能詩與詩之必出其人俱不可知要爲有托而後傳則詞之不可已也信矣思齊闕宮之言壽斯則明以通國之人頌而歌之姜母道焉以其子言者也以子言者其有子者也夫委巷單門煢愁靡子之婦有一焉猶足以永世況昭明顯融順風而鼓者哉貞詩編者言吾友馮正子母劉太孺人之節也蓋章牘所陳聲歌所播里胥校士之所推覈名公卿大夫之所頌述其言備焉方母提五歲孤兒羈棲逆旅寢冰飯茶閔侮交至靡他之義章矣逮夫喆嗣違廷日膳大官宗戚華盛觴斝絛至純嘏讌喜化屯而亨故言貞則節苦於髮髦言壽則義附於有伷風頌之旨體具於茲吾知人與文交相載以有永也　國家故事推恩表節不俱遂也宅里之旌冠帔之貴惟正子能兼致之惟母能兩膺之夫學士文人詞翰之技以方於王言其猶一吷乎正子其益祗　君命以愈致諸親無已也是太孺人之名與壽無已時也

壽施母詩序

萬曆甲辰施子試春官罷還新城是歲母夫人婁壽

八袠施子徧謁其游從爲詩歌以稱之凡若而人詩篇什若干屬望齡序諸首是月也施子所偕試士幸而舉者其家人靡不擊牲釃酒槌鼓鏗琴賓履雜進轟觴襄白歡樂其尊人其尊人亦麇不鮮衣靚飾治獘修膳竟日拜肅客衆忘其劬也施子既戰失利羸童負書垂策跨驢蹶躃出宣武門既抵家登堂拜母問空橐中何有啓鑰踞進有卷若干展視數韻落落而已此孰與斜行淡墨金泥錦縫之書而慮以易母愠顏爲粲然受觴而笑其非情哉雖然吾聞古賢母

之敎其子弗以善養易腆祿也子之奉親弗以異官結駟萬鍾易今茲三釜故所養者慈必無事祿也養者孝必亟祿也亟祿故挫名詘技而弗辭也無事祿故享康食菲而肯也施子孝友忠信善足以養親又遽收其邁往必勝之氣頫首一官日以吾具卽萬鍾芥耳以養則三釜丘山矣夫物無巨細無盈虛托巨而巨細而細志盈而盈虛而虛夫托斗秩以養不可謂之細怡怡而羞之洩洩而御之載充志以娛之持盈色以居之不可謂之虛是故施子有丘山之奉而太夫人安萬鍾之饗也吾觀斯人有日進膏和而焦然者有位高多金而親弗歡者其始狃酒絲竹闖然而交賀固若今之初舉者也太夫人亦奚慕焉言語文字工者若金石之不可敝衣淪槃闕儵然而還又不倖已諸君子之言具是施子其時取而衣言之以進觴夫人可也

陶文簡公集卷之五終

記

修會稽縣儒學碑記

州縣復得置學自宋慶曆然其時或舉或罷廢興尤視守若令能否明興膠庠徧郡國秩祀嚴備文教蔚然而建置久土木敗蠹廟貌或弗飭籩豆簠簋礴闕春秋賓享至取給市肆無以稱尊事先師之典學徒挑達散處舍宇皆圮敗無資於公以聚之滋用剡弊又非所以隆教化也其舉隆救敗飭與弗飭亦恒視

守若令能否豫章羅侯治會稽三年綱目畢張尤先於造士月朔旦拜謁文廟肅瞻棟宇歎其故敗謀新焉數月訖工階戺圭屬丹堊既煥曰器弗庀不可恭也遂謀更壞者補所未具既具矣曰無公田以養於是籍皋者產於學凡為田若干畝蕩若干畝初侯之至也屬當賓興士謀曰會稽與山陰俱郡輔邑士之材美無讓焉而試者額顧縮不可於是白王者增二人著為例凡鉅至廟堂纖至什物遠者廩士之田升士之額前二百年所未備後無窮皆自侯振修之

嘉惠邑人士甚盛胡可無紀於是學教諭某訓導某某偕弟子數十輩以文屬學齡而記之系以言曰孔子之道遠而彌尊久而彌章歷漢唐消宋而追崇之禮紹明之功備矣其爵自公而王享自像設而鎮圭衮冕祀自闕里辟雍而荒服下縣不亦遠而彌尊哉漢時諸老先生傳言解說而已自王通韓愈迄于濂洛關閩而大儒輩興神領步接遂胤其統不亦久而彌章哉雖然吾猶將援禮方道而言今代之尤盛也夫像設以肖之王祀以尊之吾未知肖與尊之何如也

像者土木而豈其人哉爵以王貴矣而議者猶嘵嘵於帝號何者稱王於今而貴可加也我　肅皇帝之尊孔子也不然更像而位之去王而師之更像而位則其虛也而後祀者洋洋乎如有觀焉夫子者曾一夫也而道則師也還夫子以一夫而師之則其質也故其尊出乎帝王之上而不可加焉無肖之而與過無肖之而尊全矣徵古之事孔子未有善於是者也嗟乎後之學者孔子者將亦有像設而王祀者與孔子所知者知之可者可之而夫子憫曰吾無知吾無

可不可然則彼所學者夫亦其像耶孔子之道常道也辟之位猶魯一夫也後之推尊者無以喻其大而秖畀焉此王祀之類也當正嘉間越有鄉先生者起而一刻其陋撤膠固之像設而洗虛謬之王稱於是學者稍稍有瞯見而夫子之道昭融則燿易簡而彌高在古之學孔子亦未有善於是者也先生之教始於鄉而盛於大江以西西士之服膺先生也甚於其鄉比者先生業俎豆孔子之庭矣說當易行孔子之道當日顯羅侯又其封邑人英敏特達尤西士之賢

者而適仕於此知必有以明其道也夫學校者將使人聞道而至於命者也予不敏將與邑子共承之

重修長洲縣儒學碑記

長洲學宮舊當城北陬齊門內湫阸庳隘厥制大弗稱嘉靖間御史舒公汀始改築之得福寧寺址為新學據向高增位置以艮邑人士咸謂吉遷焉然翻葺之始取大規或闕疎有弗遑矣歲既久墮廡滿舍漸陁靡不治補罅飭新實維有待洎萬曆戊子而歷城周公以都御史齊寧李公以御史來治吳長育其材彥而本之覽序念前績未竟以虞肅揖弦流觀之而即功焉乃糾役徒料木甓丹艧舍菜之廟鼓篋之堂有閈有舸無易其舊而煥若更始乃審形面勢繚所未隊締樓於尊經閣之左方曰聚奎亭於右為敬一閣於東南者曰文星梁其東畔曰升龍乃樹其棹楔曰興賢曰達材乃治外河紆其流如半璧舟行者如縈向拱揖焉乃廣內池闢地九折注外流委於內凡役若干日而竣用贖金七百兩有奇用能大續舒公之烈而詳備其制度邑弟子來告曰自吾學宮之遷

而士之登於是者實綦盛是役也文事其愈興乎夫二公之嘉惠也胡可以無誌視諸永久則委文於余余受而次其事重以辭曰昔者周道之盛黨庠遂序鱗次中國而吳逖遠弗與蓋延陵季子聘使於魯始得觀四代列侯之樂而仲尼設教洙泗子游氏竭歷數千里從學其道士生其時而欲與聞於文物道術之盛其難也如此然仲尼之門章甫之士彬彬甚盛子游氏纚冠秫縫而名處文學之科抑其土風清淑易媚於文則從古然也今建學立師等於齊魯士生

而謫孔子之書講其業非復古昔僻陋鮮陋之患所
長洲吳都會地其文事不後於旁邑意者斯道弟廢
流習失眞以爲二三子懼若文采之末升進之數其
何有焉夫先王之教期於使天下自得乎性而還其
質不憂人之去乎道而憂其不能知詩曰民之質矣
日用飲食蓋用之而能知者先王特以望於其民之
秀而又非可傳告而旋曉則多爲方以養之其纖者
至於操縵雜服之習六書九數之事賓客車馬之容
枝繁葉蔓文飾備具而其旨乃欲令之蹈習優裕悅

然有以自得乎質性而止其多騈藻飾者非以爲文
而所以適於純樸白素之路故古之教者文有餘而
士顧多質迫教陵遲士皆迂其煩細憚其勤苦黠慧
趫捷而謂之能蕩佚游觀而謂之達挑撻城闕青衿
刺焉蓋先王之文澌盡矣而後世之文興無以自還
於質而至於滅質又非特亡質焉已也禮壞樂頹投
手而戾其節擺頬而悖其倫噫鄙甚已而猶或謂後
世質遜於古文或勝焉不滋謬乎古者士幼而入學
學成而仕歸老而師以士風民而仕者範士故士貴

而仕者尊敬既衰其爲士者非直無大裨於日用飲
食之民而知溺其質甚或先王所棘寄而不獲與民
齒者也仕者道德不足以師其後學而翹尚倡率抑
又圯族焉庠校幾無以重士仕者幾無以重庠校而
尊貴之實蓋微其從來遠矣吳之先既僻遠無以與
被于先王之文而後世之文不幸又最盛于天下泥
其流而日決決焉而又奚所歸泊失性也者終古而
未始有渝自反之自得之今猶古也出則效其實處
則植其表爲號也貴爲道也尊烏可不自勉余不佞

與日歸老里塾非敢謂其脉劣有足師也庶幾道術
謡俗之盛美與二三子共覩之其無負二公於今日
矣

成安縣新修儒學記

成安踵勝國舊爲學宮堂宇宏壯稱畿內而尊卑密
疎之制或弗中倫成化訖隆慶繕除之役間舉仍訛
因陋未嘗曠然大易其故積歲弗治塗墍漶滅榱題
殺撓敗垣半立帷幕筵几罍洗登豆之屬敝壞逋亡
咸弗中度肖芹劉君令玆邑修謁庭廡下循覽歎息

恩刻華簡謬用嚴秩祀崇政教之原本爰謀博士生
徒暨鄉先生僉曰幸甚雖然公財殫竭無以贍事明
府仁恕織舍金矢靡輸因改大役義不以獨煩公家
請分植具貲於是蔡參知某任東廡蔡明府某任啓
聖祠鄉進士吳君維東國子生吳君維寧任鄉賢祠
餘乃屬令令捐金穀鳩工力以先之畔士響應萬曆
三十年春二月告役於廟明年孟冬乃落成先是啓
聖祠在廟門東南隅不稱尊親推報之義而名宦鄉
賢二祠夷於門屏猥褻尤甚僉議更徙文廟後故有

訓導宅於是改祠啓聖遷名宦鄉賢祠於廟門左右
序而以故啓聖祠祠文昌名義順成灌獻以序齋纂
新靚什器完好諸生安從善又以私財市銅鑄酒罍
簠簋籩屬四百十有六於是衿佩之士瞻厥廟貌樂
其成功之易也謁文以記之予惟成安古者晉乾侯
地夫子作春秋詳其事於齊晉齊晉者諸侯之長聖
人所欲托以行道者也竊惟當時車轍所適衛齊鄭
宋陳蔡荊楚之郊屢矣晉大而邇曾未嘗一至蓋臨
河而返洋洋乎有餘思焉豈其國大俗尨上權譎師

武臣未可告語耶然仲尼既沒子夏居西河其人尊
事之疑於夫子而子貢之徒段干木田子方皆以其
道爲諸侯師流風藹甚道術光顯未有盛於茲者則
嚴師重道彬彬顧化之美宜莫三晉若然後知聖人
之教蓋久而彌信也乾侯竟邑魯寓公居焉意其時
習魯人聞魯事聖人神化之道稔於耳目宜必有聞
而興起尤異於他邑者而今特不可考耳去聖人之
居若斯之近徒以伯國餘俗習尚譎謬間嘗竊聞餘
風而無以一辱其車轍雖或得之於沒世而失之於

當身土壤之所役屬疆域之所附麗宜亦有幸不幸
焉明興而成安列於畿輔地官卿敬敷之典大司樂
咸韶之教朝布夕施蓋孔子之道大明於　昭代而
成安與於首善士生於茲其亦甚幸也哉當嘉靖初
前令桂文襄公以言禮親幸驟都顯要方是時正封
號定禮樂嚴所以崇事先師之制悉洗前陋歸於至
當文襄宜有助焉然區區一鄉之校顧有未遑而以
需諸來者將時各有在與遠者於四方寔於百世近
之一邑而皆足以明因革之數崇殺之等有功於學

宦成安之多賢令信矣哉

重修勳賢祠碑記

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事事則道妨事道道則事妨道於是有去有就有伸有絀賓實擯[illegible]交揄而迭勝不知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之外必無事事之外必無道譬諸鏡然照即其物物即其照萬機並應照者故虛希微澹泊所照故實不可二也是道也堯謂之中孔謂之仁至陽明王先生揭之曰良知皆心而已中也仁也心之徽稱乎詔之以中

而不識何謂中詔之以仁而不識何謂仁故先生不得已標之曰良知良知者心之圖繪也猶不識火而曰炎也不識水而曰濕也體用內外理事道器精粗微顯皆舉之矣堯舜之所以君伊傅旦奭之所以臣宰相與講明之授時敕治陳訓矢謨其義也明廷位著其講肆也基宰長貳其人也關蒙啟失而道事始裂夫子傷之故曰與吾托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以言道之卽事也後世豪傑之士騖於功利不復聞道而一二[illegible]

道者率剖同析異不能疏觀於會通蓋世運[illegible]不眞儒與於是先生躬挺上智窮微極深豁然頓[illegible][illegible]心於憂患艱貞之際其道以不學不慮爲宗故千變萬寀而常虛以格物爲用故寥焉無一事而常實則此之謂道德抒此之謂詞章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之謂事業其施於用也逢比讓節左史讓文帶爲讓政積貫讓算而其原至簡也至易也排難匡朝定至楚濟甚險而皆日用飲食之常也文告雜遝發矜呼吸而皆著明深切之教也所明卽所行所言卽所用於

是儒者闊疎無用之誚與理學家虛靜閒寂不可成務定業之疑先生以身示之足以破羣說闢衆喙而道德事功之途至是昭然合爲一轍愚嘗論古今道統唐虞而君殷周而相春秋而韋布漢解陵遲更數千歲而天乃以濂洛還孔顏姚江還伊周非妄說也先生之教旣大行海內其聚徒築舍以講明其學者徧於江之西南武林天眞精舍則其生平游而樂之旣沒門弟子相與追祀者也萬曆己卯當事者不悅學倒毀天下書院天眞在毀中後六載甲申[illegible]

所在書院宜復者浙撫臣萬安蕭公廩以天眞請制論蹕之吏精舍曰祠　賜今額於是廢垣復葺撤栫復棟庶田悉還俎豆如禮而先生之道彌用光耀當柄臣用事其初指欲以紲游談崇實事而其弊至師用中爾遂棄道德蓋學之不講教之不明道道而事事惑其兩岐而迷其本一也　天子曠然改轍宣需德音錫號勳賢兼總德業炳然明示萬世以事理無二之學於是先生卓偉之烈精微之旨昭揭兩言而朝廷報功崇德彰教淑人之典亦並行而不悖於戲

盛矣祠復亡何墉瓦穿敗丹堊剝蝕積且頹圮侍御史盱江左公先生私淑弟子也丙午來視鹺兩浙顧瞻廟貌如痌在躬會清江聶君令錢塘亦夙聞微言竝肩繇緒同德協力相與謀飭新之以丁未某月鳩匠事某月竣工遹浸陵夷咸就完朗凡用鹺院羨鍰若干兩視事董成皆聶君之以精舍中故有先生集版多散軼君悉購諸民間補其殘缺遂爲今書先是祠前八卦田之中有亭曰太極燬於火至是復建凡侍御公經畫所未逮聶君咸用贊力究成厥功以逕舊物蓋王薛歐鄒厥蹟始肇繼而興復葺新其人皆江右之產也先生功業教化於斯獨盛抑何緣啻之多君子乎書曰若作室底法乃弗肯構事艱於創逆於因率類是也先生出百死倡絕學而學者弗尊崇行日踏意涉俾師說茀廢學舍足處土足瞻而鼓篋之堂鞠爲茂艸以忘肇造中興者之勞田穀充羨數蔵所積足以飾榱桷除宮庭而有司置不問坐待頹壞數者皆吾儕後來者之恥也詩曰吁嗟乎不承權輿尚念權輿哉

重修陽明先生祠碑記

物必有職得職而後物舉農職耕工職器賈職簿領商職貿遷耕器簿領貿遷者所以爲農工賈商者也性者人之所以爲人故人之職在乎知性農不知耕工不知器賈不知簿領商不知貿遷是謂失職失職則無以爲農工賈商魁然命爲人而不知性何狀此亦失人職矣羣職墮一則一事曠人職失則人曠古先賢哲皆畢世以研之羣居以辨之遑遑亟亟若甚饑祁寒之不可解凡以脩人職而無其曠耳吾無逐

引維我陽明先生天授超穎平生所建立尺節寸[illegible]
分銖數輩皆足憑脫而介立榮名而潤身而定[illegible]啟
若秋雲絢空不足有也自登朝蒞官至竄愁窟逐之
鄉鋒馳刃接之地嚴居林臥之時靡不集信侶正衣
冠徵詰講明於此學雖處羣媚涉至險而不變不疑
蓋明此之謂人悖則禽迷則鬼矣人曠而入於鬼與
禽此至痛也至哀也先生憂之故拳拳思與天下共
舉其人職無使曠佚而標指二字以立判乎人禽鬼
之關所謂良知者是也夫自私用智生民之通蔽也

自私者存乎形累用智者紛乎心害此未達於良知
之妙也混同萬有昭察天地靈然而獨運之謂知離
闇泯覩超絕思慮寂然而萬應之謂良明乎知而形
累捐矣明乎良而心害遣矣良知者所以為人而遠
禽與鬼之路也誠舉人職則先生之學不可一日而
不明其功亦不容一日而泯道蓁荻湮良知為鈴說
末俗侮聖耳數心皆反指為浮浪之談迂緩不切之
務詞章聲利汩汩滔滔終身於雰霧醉暝之境而猶
自居為實修庸履嘻其亦惑矣先生祠堂肇建於嘉

靖十六年[illegible]御史周公汝員實成之有司以歲時[illegible]
俎豆門人[illegible]汝中先生以降嘗萃其鄉人講會於中
歲既久像設榱桷丹青弗嚴階城陵夷垣圯庭穢御
史皖魯岳方公以鹺使者省方會稽祗謁祠下爰檄
山陰令余君以贖金若干兩鳩工飭新之再閱旬朞
者圭敗者堅黯者煥登先生堂為之改觀易慮若懦
起仆植而瞶破也方公尊人談道江淮之間蔚為儒
宗人稱本菴先生公紹明庭問超然自得於良知之
傳獨揭徵與嘉與越人士脩舉絕學作新之旨寓諸

廟貌工甫竣會巡撫都御史贛紫亭甘公視師海上
道越乃用牲於祠大鳩其郡縉紳文學之士登壇講
道為言良知在日用非闊迂虛遠之謂聞者灑然蓋
祠之興七十餘禩而二公始以憲節之重式臨之褒
崇闡繹相責於一時甚盛事也山陰令過予請鑱文
牲石以紀其盛予維古者仕而歸則教於其里沒以
配社謂之瞽宗是學校之始也孔子孟氏之道足以
師天下萬世故秩祀徧於郡國然鄒魯之鄉彬彬如
也學士大夫咸宗之先生於越所謂鄉先生其祠蓋

古者資宗之義而趨于天下所謂總系也地近勢[illegible]
守其道為其易其上之賢不肖學之明晦足以繫國
方觀視其責甚重且艱夫不圖其所艱而務趨于所
易誕嫚無信浮談不衷以負其上之人所以章敎厲
俗之意此易所謂匪人溺其職而弗舉者也意者于
亦未免與憾可懼也哉可懼也哉

勅賜補陀洛伽山鎮海禪師碑記

覺皇之教垂跡以昭本懸象以闡法示身現剎妙旨
斯炳故圖功臻極則雜華超居于他化至理絕詣則

楞伽寄談于靈嶠出斯言之混萬流齊衆味至博而
不得其涯者莫踰于海故毘盧遮那普周之理倫焉
奔風霆滿日月行險而不失其信者莫踰于潮故圓
通大士返聞之機寓焉然則白華淨域見居梅岑之
岑海岸琳宮對峙寶陀之剎可謂義脩名適理與象
融者已　勅賜護國鎮海禪寺者觀世音菩薩道場
故所構海潮庵也天門石闕寶峰後埠系尚[illegible]東
際婆鵲之嘴窟金沙千步前為[illegible]之[illegible]道萬所幸
已有楚真融法師者字大智[illegible]

卓錫[illegible]光寶峰下把茅蓋營海月[illegible]一[illegible]綫僧由
是喟然法師嚴淨尸羅精勤禪誦吞氣挹其孤志冰
霜深其雅操結跏而斥鶉巢樑待名而化佛迎[illegible]
聲谷中錚徹宮表昂及恭乃發謝四方伐薪汲水羅
點白之英秀航金帶粟衛東南之輪济遂以明年仲
春始新圓通寶殿像設莊靚千花競步規摹宏遠有
繼嗣作難法目就傾而道風彌肩名聞　內廷從出
中貴萬曆乙巳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
太后賜銅千佛浮屠一座白金四百兩建殿安置是

以有千佛之閣　皇帝賜經一大藏尊以寶膳是以
有華藏之樓明年復　遣御用監太監張貴齎送滲
金佛像一軀錫之寺額而先是普陀寺燬　天子使
中官護建之至是落成　宸[illegible]飾額　大榜交煥于
是茲山內外二院之稱仰同丁兆亭亦猶東西兩林
之寺角立于匡阜也望齡嘗緣身疾飲體名山瞻化
樂之宮庭詢智師之躅跡喟然嘆曰自予行游京都
徧歷梵宇莊哉觀乎觀茲鮮矣師嘗請碑於尚欽記
之顧以心思遂忘默而已而[illegible]名峰賜　學澤中

重虞廷卿雲光華於域內軒帝廣樂震動於海表秋蟲微微嫲衣被聲光亦有述云偈詞曰

性海澄深智津廣莫萬派來同羣漚出沒滔滔大寤何異漚空粘天倒瀉全海漚中至道無私小機自物保此一微擯攘溟渤憑生罔疾善逝興悲並哀衆藥競走羣師積藥隨宜諸方異說選擇圓根如鐵踏穴色香匪偏觸味合知意根沄沄五用不齊千鼓遥闐千垣寘度匃泡消空海天得路塵消聞復六根反源爍迦羅眼橫開頂門眼聽還親耳觀元徹現法界身

見聞解脫生盲長夜鼠壤蟻封菩薩在處驚死蛟宮衆生嵓嵓有耳如聵菩薩演法潮音澎湃朽宅嬉遨酖杯懷宴黑風鬼國履險生善鐵蓮離淤縞衣去涅金剛白淨對治黑業我觀雜華五位齊彰須彌他化蹟現殊方又觀如來與大菩薩於楞伽說離攀援法良哉大士慈悲自在眇劣衆中盪之雲海颷馳山擊銀濤浩然竹林栴樹邈矣無言法付人上事貪戒德海岸洪濤禪棲兀律英英智師厥產淵潭雁門峨嶺踰海南參爲善風薰羣緣自會如如意珠出生無礙瓢笠始屆蓁茆旋刪屠蘇等制蝸室同慳帝館毀娑天宮忉利渠渠廣庭告成殫揹道風遠暨聲聞于天金經寶塔來自幽燕鴻名肇興天榜有赫二甘露門齊開海國佛化何垠　皇仁靡間血氣之倫施以無畏　皇仁等佛有慈有威凡此貔貅敢不來歸菩薩成道爰先供養我及衆生翹誠皈仰

杭州雲棲禪院法堂記

昔世尊以五時彰教隱顯權實順布而不忒若溫綿涼篁隨候異設凡以逗機宜適根莖而已正法東漸

師賁角立曰講曰律曰禪並而爲三然轍轍同歸若臣遞用斯亦一代時教之遺也天目中峰師有言密部如春慈恩如夏南山律宗如秋教外別傳之旨如冬自祖燈輝三家替法久生濫藥療權施雖離言絕跡之塗而言跡具焉大智捌規則律該圭峰詮經則教設至永明天衣而降多寄揹遮邦默標心土持名淨念殆庶幾所謂密者然則少林一宗四序備矣由是以觀一氣燠寒而歲成一音開遮而化闡莫不因宜而建之過變而通之離之以提宗合之以成務其

致一也像季陵夷學者文言依通未嘗有古先生研幾極深之用存有以率情資空以證道而欲圓契法界密還心源此與兒嬉藝語何異嗟乎禪學盛而教律薄禪學衰而教律亡矣破器焦種道所不載猶灌於衆曰吾宗固然儀範弛解觀行滅裂而菩提達磨單傳之教亦掃地盡瀆漫流湎無甚茲弊者昏衢積晦慧日乃升於是雲棲大師應期運秉慈願挺生於冠族飛藻於儒苑然後辭榮捐愛離染登具荷包洛印百城忘疲隆慶辛未歲始返錫武林五雲山之西

塢宋伏虎遺剎在焉礎石就泐餘堵纔存而師蒙露戴星晏坐其下久之方刊灌莽成茇舍繩床瓦鉢獨寤弗諼而已然薰之以戒德扇之以玄化慈戢猛獸誠感霖雨於是遠近所庶順風爭趨輸材赴工如水投壑無何而役竣仍其始號曰雲棲禪院門殿不設庖湢具體惟禪室法堂制稍崇敞以奉經像集徒侶蓋大師夙志也大師之教革僞亞訛貫綜儒黜戲論一歸於真履底於妙悟謂綱紀道俗者莫大於行是故有緇門崇行之錄覆護羣動者莫尚乎慈是故有

戒殺放生之文嚴淨尸羅兼資物我者莫廣於梵網是故有戒疏發隱之義頓超直指剋證靡濫者莫要於禪是故有禪關策進之篇於後後世爲大津梁於諸方便中出勝方便普被羣機橫絕三界者莫徑於淨土是故有彌陀經疏鈔之作嘗稱曰阿伽巳疾如意雨寶總羣塗而一貫者其惟持名一心乎其進爲行淨爲律契爲法究爲禪以故師之唱演靡所不備而宗趣有在緇素之徒咸望大師爲善導雲塢爲極樂交廣庸蜀幽并冀朔之遠莫不繭足皈禮延頸嚮

化與於籌室者不可勝數而師尤隱解顯行撝謙不居痛抑狂濫躬爲之隄岸終身退然處於學地雖凡衲單士通謁而至者咸與之均禮於戲非盛德何以臻此乎而昧者謂院以禪名宜杜塞岐徑獨蹈大方紹明從上以來單傳直截之指若以是爲師少者夫治水者撤堰而瀉之築防而居之乳兒者塗苦而禁之洗滌而養之惟其宜適也世降習偷邪師謬解如波如馳苟務泯相毀教等持犯均淨穢決竇於旱秋絕哺於飢子豈大士匡時應會起極弊振將絕之道

哉倸善畫龍見龍而驚塗衷雜陳而笑耕稼者不亦姘乎是山形勝洎剏建緣起詳載大師所撰記及董太史其昌碑中故不具具言師所以應化拯時有功宗乘者勒石講堂詔於無窮

崇圓寺碑記 代平倩作

希有世尊醫王療世哀憫衆生沒在病惱猶如小兒病患所起因傷孔生食消病除方藥匪異諸迷妄人緣愛生病於身命財三虛妄中生堅固取佛慈憫故念欲救療當令生捨捨諸資財財之衞身如賊徒衆

衞其王主徒卒散遣賊主自孤於非又時旋受夷滅財執滅巳身見自祛又如病人標痜雖輕要當先解而諸愚痴溺沒財利蹈險走危不顧身命以是愚維貪貲營身貪劇本忘身愛俄失顛倒迷謬互爲重輕二貪相成有何先後故諸施法財施最先有大賈人善巧籌計多出貲寶散滿聚落而此賈人非爲唐棄愈散愈饒智者亦然自念身命終當隕謝其未謝間衣飾飲啜所需至少縱愈豪富珠璧寶衣金玉圍繞然於血肉堅軟與俑寧有非類而相媚悅諦思情妄在兩眼睜而此睜子細如黍豆妄從何生如是審觀貲寶何益身命殂謝慳業自縈如人守錢不善營貸子亡母耗本折餓死智者思念是諸貲寶深有功德是爲舟航濟度險難是爲刀劍護諸國土而愚無識操弄失度以自層溺名可哀憫當及饒足身強健時造諸福利三世諸佛恩德甚深塔廟所在則爲佛在恭敬嚴飾第一敬田及諸貧窮亦作佛想持此功德廻向菩提不希人天有漏果報淸苑下邑安肅之墟有石如來神通說法不可思議其名崇圓顯達之寺

歲久湮漫風雨所摧有六檀越姓某名某現富貴身脩淸淨業常以貲財廣作佛事化其圯敗爲帝釋宮亦具神通不思議用爲作頌曰稽首不動尊無去來任法恒沙十萬界佛身常充滿大慈憫衆生故示往來相衆生識迷倒以動爲身心於有情無情故作法分別有情非木石木石非有情以是妄思惟心境相乖角我聞維衞佛與迦葉尊佛示現於東吳石非浮樓倫水不任浮石泛海而自至其事乃希有崇圓寺石像來自雄武鄉飛空若棗葉希有亦復然地礙風

性空水冷火炎熱四緣無自性亦無和合性云胡一
身中風水二輪轉鼓動地堅礙而有行動相四大亦
無覺木石何以異動相從何生希有亦復然佛紫磨
金色八十種好身衆生聞說法令顛倒心目石如來
善說動不動平等如是妙法音聞者生淨信甚於金
口宣大力大慈悲神妙絕思議願加被來世共聞常
任法

慈慧寺碑記

京師道法所在凡釋子荷包求道者必至焉精藍鉅
剎徧都城內外四事之奉甲天下以至四方來遊者
宜有餘地而客僧至至靡所弛擔衣食長子孫以
爲固然其從來久矣當佛法盛時鳴槌聲鼓龍象角
立爲叢林者所在而是學者飽於參叩韮虀粒米大
作佛事片語揚播聞者皆曰某家子孫固在雲耳嘗
曾血胤相屬皆可圖譜迨其衰也以京都繁庶塔廟
崇廣檀施供養之饒而衲子至無居食以謀道况其
他乎古嗣法今世貲夫非均之謂子孫與何公私盛
衰之愈絕也吾聞京師棲衆飯僧之所惟千佛寺千

佛者徧融大師所居也於茲有慈慧衕而成之者曰
愚菴法師法師蜀之某縣人幼從父出家剃染受法
於其山某師慧業該洽尸羅精整始弘法大乘也卻
金幣如干不受曰吾以奉塵剎衆生上報十方佛其
何敢私已衆爲菴於某處有屋數楹師慨然曰令吾
有片瓦覆頂者當以奉塵剎衆生上供十方僧不侍
囊鉢不畜徒子終靡私焉於是道價翔義聲邑自
至尊上洎　慈聖皇太后下迨貴璫外戚於朝士賜
賚供獻不表景來不呼響集金地既拓寶構俄涌終
始八年而殿宇門廡寮舍庖湢椒林所宜有者靡不
具備像設經藏嚴飾精麗加焉堂之名六時皈禮清
衆棲集誦習以華嚴法華止游錫以日過瞻病送亡
以延壽感摹古制補今闕失凡寺屋與下院之在黃
村者楹八十有奇蔬粟之地畦三千有二百畝五百
於是雲來之衆遊京都者始有所投足安居靜慮聞
法思脩以滋長其道業而無饑劬疾患孤露旅泊之
憂法師介然一軀飲水戢蕉其中顧若客寄然於戲
斯可謂爲法忘已者已大雄氏之道吾無能名蓋所

云至人無已而已萬物與儒者大公之旨庶幾近似而世迺言釋氏道私夫與物爲已者命之曰公且無當而私云乎哉常住之律體局用徧其宏則十方四衆爲一室而其纖也鍼芥之犯如丘山然推公而禁私即世教宜不逮是也諸寺于檀者皆有專專故僧長子孫於是而施者家若族姓子弟常起而毀之報私也以爭物理固爾茲寺也 聖母洪慈 天子神道之敎集衆信羣力而成焉以法爲界以道爲世以世主妙嚴爲金湯守以十方四衆堅以大行之山大

願之海沙界有壞是固歸然而存矣捐資經始者中貴人王君劾李君朝王君秩張君忠李君棟張君惠張君安莫君朝凡如干人買田圃之需出黃都督某許兵備某黃侍郎某楊儒士某與余友前宮庶公安袁伯修某今南充黃平倩某而平倩與愚菴法師爲鄉人特善所施貲力爲多寺故有碑前禮部尚書李公某撰其記黃村下院永慶菴者余友左侍御某塔往生蜘蛛紀厥事與紀新井者平倩也

鶴林寺祖師畫像記

電至疾雷至變也而人能狀之水之窪凸火之光燄善繪者至以擅名皆相也天下之必不可畫者惟天惟風然林樹之梢偃波濤之飛立特寫其摧靡澎湃之態而風狀得矣星躔日道羅絡經緯明之以雲霞晦之以雰霧而天象具矣然則天與風亦未嘗不可繪也如來三十二相即爲非相志公一面而現觀音十二面見者如狀風擬者如圖天況紙墨所能摹邈哉然非相一相而三十二而八十種好萬毛孔光明非面正面而十有二面于手千眼而八萬四千爍迦

羅首母陀羅臂清淨寶目如草樹之一葉一縷如是之一塵一次非天非風而天風宛然范金刻木土塑紙描一一相好一一莊嚴皆非相皆正面皆眞佛眞祖也嗚呼像敎陵夷古宿道場草深一丈經遊者欲瞻仰遺像而不可得僧徒惰窳恬不知怪久矣鶴林寺僧平霞者乃能具此一大因緣精繪善裝歷世前後歷土東西諸聖比肩如語如笑又懼其久而莫守也謁予言以永之豈非奇特最勝事乎像本出嘉興楞嚴寺裒而聚之者爲達觀禪師今繪者某施貲者

其爲軸若干諸佛無相諸祖無相給者無相施者無
相作是因緣者無相記者亦無相

修長春觀碑記

大都會名山川梵宮道宇鱗次絡繹如人之有眉首
之有冠所以標靈境壯觀仰也非是則有濶處闕而
不飾吾越之山川都會非讓於天下而梵宮道宇最
亦嘗盛矣陵夷至今日佛寺完者裁二三道士之館
稍宏壯者獨一長春觀而已古者二氏之教熾行其
師弟子皆務以道術易天下勤苦其身林壕巖實以

自蔽翳而處者如聲奔谷千櫨百堵應響而辨其盛
也至比於帝都帝宮於是大儒者求殄夷其教而不
勝憤也著爲言曰吾將盡廬而居蓋古之所辨者猶
道之同異耳向令儒術耶揭混異致同杜摩竭之門
絕希夷之學而其所謂廬者適足以供標靈壯觀之
用又烏足患哉今所謂二氏可知矣燎熄流涸二三
瑜伽離師符籙道士無壁壘以鼓衆受敵像設頹
晴香大不甚闢吾儒扶正闢邪之力幸可寘弗用而
韓子之論抑亦有亟於當日不甚亟於今者夫樂成

惡毀好予憎奪此人恒情而儒者公訓也不務所以
審術講道正已利人之方而徒假托不亟之說以自
濟令名都鉅邑無以觀焉儒亦廬居之言有以誤之
而然與長春觀初施諸陳至宋自太平興國而降名
號屢易州僚專爲祝釐之地至政和別刱景福殿奉
道君皇帝生命南渡後因而崇之若寢園原廟黃冠
師至賜金玉方符其址四拓廣袤甚侈以故雖劉劇
之後尚甲於諸觀國朝郡置道紀司即觀爲署每十
歲有司大爲戶口土田之盈縮而籍之又置局焉迨

嘉靖末有豪帥者謀斥別業於越以形家言將撤觀
據之有司莫可禦會帥死敗獲免而簷楹寢剝殿廡
多毀積久不飾殆與撤等豫章羅侯尹會稽百墜畢
興祠祀咸秩顧而咨嗟命道士募貲而新之捐常祿
以倡於是易敗繕朽拓除壅塞中闢堂宇高明有赩
前臨莊馗萬目瞻仰蓬海龍山之間若助之勝施者
勸游者謠於是知樂成好與之情人人具有也夫有
而捐之無而攘之廢而興之完而敗之其仁與否豈
待論哉繼今日其尚師侯意謹禦其侵侮而治其頹

圯諸黃冠師亦愼守厥宮之壞勿妄以芻餘爲人苟有挾韓子之説以請者尚辭闢斯非老氏之宫有司所以備位署役民數而都所爲冠冕眉目者也姑更求眞爲老釋者而廬焉可矣

平播州碑記

皇明奄宅方夏象寄所隷極於西南睒僰濮落烏蠻白夷荒忽幺麽前世所弗役莫不箠使纓馭咸在職貢惟播州古之郡縣楊氏以唐之季蒙亂因險世長厥地顯襲朝號内相君民區裂版章以淪夷裔歷宋

暨元羈縻弗絶雖聖人繼起洗濯腥穢包併荒遠猶取其親恭因而建置蓋仍往宜今苟便氏俗而已至今　皇帝御寓神武英斷威德醲鬯仁風既宣義役時舉遂廼誅夏戢倭撓強獮植單弱參伐順建旬始隕銷維播孽應龍怙其昏嚚湮滅彝紀禍芽惟牆以條以蔓夭椓姻黨遂延吡黎七姓五司逢其蠧螫咸仰天搶地而呼曰吾君乎匪覆匪載胡遠獨遺　天子曰嗟播人予子予可弗問令吏召應龍置對逋佚抵嫚未竟厥理用反戈於白石疆吏來言狀是當誅

討　天子曰豈不或悛命大臣遍往宥辟之迨至應龍詭服請受罰贖首領自效使者宣　上指襃爵赦死春夏聘養父教母嫗惡枏驕息憑倚慈惠長傲滋慝究厥兇狡遂廼放兵擾境逆犯顏行戕我將士於飛練事聞廷臣僉曰播徒蠛蠓　上不忍爪甲數置之覆用曓噬此自棄天天所廢絶不可宥　天子曰然遂以前巡撫遼東兵部侍郎李公往總師事建督府成都總統黔楚賜劍一得擢誅大將以下而以都御史郭公撫黔置幕偏沅以江公往治楚師咸聽於

李公己亥五月公至蜀受事當三方積平士恇戈刓糒儴弗屬公請以天兵無所小醜當竿萬全取一決而定於是徵師輓粟内修攻戰具陽示無動以紓之賊遂入綦江燒王廨㮰偏隆煽引九股侗猺瀾蝶圖以怵將吏就懷撟公因命之文告賊志果岐用緩深入明年春所徵秦魏燕齊滇浙之師暨土司兵畢集衆二十萬正月望日公登壇誓師分五監六帥八道並進以伐之推官折枝先以南川兵擣官埧降其州進據桑木蜀帥縱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兵子遇力

戮大殲其軍帥廣別擊妳賊 大將郭通緒英崖門渡
入冉提水牛塘樓賊囤上楚帥璘盡芟四牌七牌之
苗蹤青蛇巔戮數千人進略大小三渡而黔帥亦再
涉烏江殲剿以水西兵抵於白田壩五月諸將士大
會海龍囤下亟命按察使佛來視師無何封侍郎計
至公飲血茹涕責戰逾厲六月五日縱應祥兵破其
郛二翼日廣璘攻之城圮衆繼以入應龍自縊收其
屍係虜妻孥盡檻其屬獻闕下皆論如法斬磔於市
夫播人竄伏蔡莽沉於雰霾不覩天地之大日月之

朗者八百年於玆矣刖劓舂斫束身淫威霆鬼其曾
不敢遐睨其視王人天吏若與穹壤一旦更建城邑
祔守令飭新膠庠稞梯虺穴虎豹憑阻者皆剗削嶮
嶮廓爲道周茫施羅句谿峒君長震疊懲艾益祇罔
怠 明天子刑德我公功烈於是乎遠宜標諸金石
昭示萬禩永殿南紀用都司某所相白田之南山下
銳頂夷樹銅柱其上就厥址桃源建公生祠銘功德
麗牲之石望齡舊史官於職宜有紀述遂系之詞曰
播古州縣端淪於夷封以瀕完地以鄙遺明之肇與

伊[illegible]先綏土虜前後穹階仍珥璵組秝舍象齒屢獻於王
羅禍于禾敷豚戕行天命不洎妖興德衰有孽於房
有訓於社女戎勝晉鴟水滅炎大猶弗勝小醜詎堪
繆虎冠蛇搖牙噴毒笑刃櫛鋒刑人以族尚高昊天
聽民則通命執罪人歸諸尉氏奉梏就訊爲我繫囚
既縱而西鵩集去鑄白石弄兵射天嗥主大吏執言
鑄張其語糾聚姦慝公相詩嚚糜肉播人用以豢苗
獷提其梯兎狡其窟再抗黔師兇竊罪訖邊人告詘
帝用懵懵簡命虎臣亂是大戡伊誰虎臣曰維李公

佐佑厥庸維郭暨江方師未集某城宵壞公狃以詞
俾疑罔害良兵觀殺機沉色閒鍵知如陰不動如山
矻矻王師有來自東盧濮髮微並以兵從師既會止
神謀電發八道進攻濤掀岱壓公曰有命爰取其魁
播聞鼓聲若旱始雷拜跽扶攜百千其伍有不用命
乃斮以斧重關嵯嵯若騖若墜恃險與兵以即顛隕
殷伐鬼方憊乃克之三月告旋 天子之旟維播在
昔陂池漴涔今始會同乃江乃湖昔爲蕪墟以飽威
淫今有四肢乃丈乃兄告爾播人勤爾征役穡穫耆

矜以償　帝力告爾播人維千百祀我公之功以名
爾子赫赫天威銅標在南逖矣西人我公是瞻

新造渡東橋碑記

越郡湟水而城直東郭門而水者曰划船港厥凌尤
廣其受水之塗南鎮平水上竄諸山之溪流皆委焉
三道注射渦漩澎湃湍悍難渡其渡者銜棼諸全及
吾邑山都之人皆湊焉渡廣而流悍重以霖潦風雨
舟每每覆溺或以死其南哳故有英濟侯廟涉者畏
而病焉必禱以其嶮阻呰危轂緫津要工鉅費繁梁

之爲厲而力最艱故謀舉輒輟豫章羅公來令茲邑
頫瀾陞異色指事集神行物靡臨流惻嗟從者扑赴
以萬曆二十三年二月僝工于河淩再歲工畢跨水
數百丈釃水十有八道樹石爲兩棹楔表諸塗北滸
望水神廟爲觀音庵庵之背復跨小橋五水道而属
諸城焉凡市石傭力之貲爲白金八百五十一兩埇
月俸二十兩餘出諸施者左右厥謀維鄉大夫大理
寺少卿商公某董厥事優婆塞王明浮圖能信耆民
鈕茂倍瀚庵地施諸生員傳良材食守者田四畝餘
施諸浮圖景鑛既成命曰渡東出其塗者謳頌形於歌
相屬太史氏望齡聞而采之爲銘銘曰
越國千澤厥阻在山言言崇墉崎其兩間澤流浩瀚
山流蕩撼傾高助深是曰坎坎涉者維何車弁馬桴
如提千金載一棗葉瘍疾甘人酒血滲牙肓風怒波
汨齊紛挐旋入重淵不可蹈些行惻道謀仁人是嗟
仁人伊何曰我羅父頭氷足春歷有年所靡枯不濡
靡墜不舉如雨膏萌如颸颺羽乃飭泮宮乃營京坻
秩祀是嚴茀塗是治匹夫頌寃曰巳溺之圖厥萬安

易此一危表立蚪移鞭驅石走蝉蜺半舒青龍欲吼
扶楯天行盤根地厚牖過輿徒宵趨稺耇在昔州使
椎賈造盧梁水于門橋名與俱邦人稱焉東郭大夫
厥壞維均惠濟則姝宜系公官比郎官湖宜姓于公
如鄭白渠又如迷人善逝所吁誰爲津梁西來老胡
我公之功異理同符嘉名渡東豈其然乎

新建金州海防廳公署記

國家緣海列屯戍以制夷寇軍府甚設其兵郡率蒞
以文吏特峻其職故二千石以下莫貴於丞而往往

司海防其權得以滅否方枚欲張戎機議姦調食乏
然若臨司然遼左亦海國也守之孔藏貊為扞蔽故
倭備稍緩當永樂時倭掠望海堝都督江某禦之殲
焉相戒不復犯遼而遼故亟虞虜盜緩倭萬曆間倭入
朝鮮使來告急於是　王師出援再渡鴨綠江盡殲
而還所以鋤逆獎順興滅存亡威德甚盛而士馬物
力憊焉遼始患倭矣倭既焚巢遠遁　天威震疊喙
息不暇而鮮人怵餘燄數數來言賊狀當事者慮賊
狙狡其來去為飄風未可弛備且古者天子有道守

在四夷未聞為夷裔戍也遠戍非計玩之則啟寇召
釁此在疆吏謹守境據要害而已賊舟入朝鮮浮江
揚颿而出我四鎮靡不兵者譬毒入口則潰腸蝕蠹
手足則攻心故治蠱者急繫其肢而御毒者先防於
口登萊金復之峙於海若闔者衍兩脅以扞身也島
嶼絡繹若陳臬以限出入也今勢比力交鈹夾戟而
承之賊即至宜不能入歲丁酉以大吏議設游擊將
軍將千五百人屯旅順口癸卯鎮臣復言諸島海部
守有海防文吏用以廉察姦慝制馭武弁今旅順口

置戍將無海防官無以肅軍伍佐營等下宜如他府例
建設同知　員治金州係衛濟南　詔可於是兩臺
王公以材望受　命以來創樹伊始擘畫備及出
公帑銀四百兩市民宅據衛道之衝因故飭新廳事
門廡職房賓館寢庖之屬總六十有奇甸月告竣王
公以使來請紀其事余惟遼於京師肩髀也遼強則
髀厚自山海而外屬諸廣寧驛道僅綫綫虜出沒抄
掠烽堠時聚有饋饟賓旅之虞而適卒十八不能敵
闢者輒由海道跳之青齊夜發晝至是遼無負海之

利而有其害也　國初時轉粟泛海歲七十萬石由
登萊以達於遼士飽馬騰事逸而利倍豈礙沙門牢
洋諸山浮濱渤而渡以接旅順舟行其間若傍涯岸
蓋遼疏於燕而昵邇齊遼之不能遠齊為強此必然
之勢也遼齊為輔車飭屯戍治艅艎合艅會哨聲生
勢長徼察精嚴姦人裹足資糧流灌若內地取海
之利而去其害於平時猶賴之況震鄰之日乎哉
予又聞遼地凋耗單貧甚矣今復虛遼虜士沃人饑
不幸遐僻無孔邇之怙民望守令如孺子之於慈親

朝廷將俾公振邮而生全之為斯民保障也式於政不式於武張弛緩急之道登堂而致行之退食而精思之固關於無形銷難於未兆吾竊於居者望焉區區島寇㳽癬也厚植其本而圖之可也

會稽縣常平倉碑記

常平倉議發於浙江大參政張公旣奉　僉旨檄所部諸州縣作無後是歲丙申五月會稽尹羅公以新倉報成倉處五雲舖右故河泊所地西望郭前瀕大河舸馳擔趨人力所湊官易監察而民便於出納厥

地最宜土木備力之值銀二百八十四兩零備者食穀百有六石成屋大小十九間衺石墻六十六丈費最省倉之製正廳三間前擴之為捲蓬延稱焉後引一室為更衣所兩耳曰社學間稱焉學旁兩小房衙之東西翼為廒房皆連七楹受粟度可八千餘石廳左方三楹曰土地祠右方者間稱焉前為大門踞達度達瞰水楹者五特修廣壯麗為官廳門之兩隅各旁引入室列肆者僦於官而居焉夫會稽浙東首郡而五雲會稽東門大道也最者歲首立春日郡太守率僚屬延勾芒東郊導從無所止常止舖中舖雍隱履舄相踏並淮民居喧穢省憲大官弭楫無地吏民迎送參謁威儀弗肅二者皆大郡之辱洽不可改倉建而三利併焉闢其內可以萃冠蓋㦛其外可以憩使舟跽拜有度將迎有體肅官常儆民事倉云乎哉以故厥規制最鉅備仲春始僝工踰兩月而考若地涌天營欻然就績民美輪奐不聞役作厥成最速公猶曰後之人其或廢吾緒而忘作者之艱為買田若干畝取田之入與居肆者僦錢為修葺費是倉也庶

幾可以常新厥謀又若斯之永也陶子曰官帑之詘甚矣倉者以為藏也官未受所藏而先巳憚於為藏者為藏者詘矣而何有於藏者哉雖然贏與詘非常數能者常有餘拙者常不足公是舉也　餘其力以獲有二善又餘其謀以貽後之人可謂眞有餘矣眞餘者詘不能詘非大過人之才力烏能辦乎夫常平之法自漢訖於唐宋往往官出緡錢為糴本至明改為預備凡納粟賜爵與掾史免試罪人贖罪皆委輸於倉雖不罷糴本而所積固巳充羨取羨焉則一預

備而可矣厥後四方之積斂而內輸荒政所需徒取給紙贖比量分數嚴罰隨之長吏罷勉及程猶患不逮即一預備猶難焉然預備之法放而無所息出多不返積難豈而易匱常平者反之息之苟有善者可以漸豈為法較善獨今日事勢稍艱耳官不能具糴本一難也未下勸率之令而先遠抑勒之嫌二難也力殫於預備而緒為常平三難也故非有大過人之才力無以善其事今新倉所儲既漸以贏矣民皆知我侯用心之苦而莫測其妙○繼者復如侯日滋月

息是倉其庶幾哉昔朱元晦之議社倉也說者多持異論郡邑皆空文相枝梧獨會稽山陰力行之而民受賜甚渥由此言之法無難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信矣哉

蕭山西陵鎮疏河碑記

由越北走者從西陵渡江如嚚之有戶由四方來越者自鎮入郡郭如人之有咽喉鎮去邑十里驪而為渠蓄要害地也民獨道單其瘀累積壅不時疏河易而沮洳歲稍亢旱舟楫底壅不復通率止於邑東門外藏易而負雖十里而居然有千里之勞東門隍池不數十武千艘鳥集舟爭步夫爭擔挾豕之肆乘急重微胠篋之姦伺便而發甚或攘臂爭毆殺傷相踵居者行者俱受其敝而無所告歲丁未大旱予友山陰王生應遴者越之義士也偶至蕭見而心悲之謀諸鎮人戴生日新曰吾欲捐貲倡濬顧孰任其和者戴生曰諾王生歸而白之郡守朱公郡下之邑邑下之諸父老議有謂即議濬當循故事責兩涯居人業其土者然濬利鎮即不濬實槩而難負擔之利皆歸

東門人故其業土田者畏勞而人利塞莫勸為濬者鄉先生王公景星慨然曰渠利郡利四方商旅之出於是者夫王君何利焉今奮身倡義以先吾邑人吾黨其烏得辭迺募諸本鎮之從義而樂輸者旬日得可三百金會大方伯王公來牧兩浙舊尚令也聞是舉悅之為捐俸二十金仍下檄邑人勸率之辭旨諄懇蕭民故愛公檄下益用感悅故役者不挨而勉濬以十月望始月終告成堤堅瀦深行者便之陶子曰利有小而大寡而多者此舉是也西陵渠十里耳然

里之十人計之萬億日計之而無窮是以三四百金當無窮之用也謂王生且礱石記之王生唯唯謝則謂王生非直爲一人記也夫方伯公之德與郡邑諸大夫之勞鄉先生之義不可泯也方伯公統轄十有一郡之民而惓惓於舊所撫字蕞爾之地至捐橐而惠之可謂仁矣渠數厥淤歲數驥人數勞上無爲計者是役也微郡邑大夫縉紳先生與二生倡和之力不及此可謂勤於民勇於義矣書方伯公以告後之方今蕭者書郡邑大夫鄉先生以告後之嗣功者書

立生以告世之君子有民社而忽其事者

昌平州義莊記

始吾鄉人白君受采率錢爲山會義莊於京師齊化門之外以葬其客死而無歸者而屋其歸而有待者既成前宮諭張公元忭爲記其事來越之土壤境壓無以食其生人而俾之客客而不免於旅死若追慕乎古者死徙無出鄉之制而不可得然　帝京四方賓旅所萃而邇人以貧隘輕去其土以來固亦宜然若昌平　陵邑既去　國門而邇於塞其城郭公府而鄽廬井可以取衣食者視京師不過百一而吾鄉人之聚居者復非少也夫鄉壤弗受人而委於京都京都復不能盡受客而今旅泊於邊郡以死死而無歸而至委骨艸野無以葬天沉雲慕風悲日曛遊魂滯魄嘯呼於昏煙枯草之際夫其父母兄弟妻子之不顧而間關數千里以死死無抔土以掩其骼將亦有追焉以來而弗能已者耶其家之人引頸遐盼恍惚於道路之訛謬夢想之顛躓嗚呼傷哉斯人者當其旅泊邊鄙疾疢呻嘆還望京師已蕭然有并州故鄉

之恨沒而有知且視齊化之藏爲丘首而不可卽此亦生者之深惻已滕君驥客昌平最久慕義履仁慨然發議營塚地於某處地若干畝規畫大抵如京都捐金若干兩所釀鄉人某某等金若干兩役成索余文以記之余嘉滕君之義同於白君而有感於張公之言竊欲越人重徙而速還以懲於斯丘也操山漁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何必燕之鄙能富貴人哉

修漢太守劉公祠碑記

漢太守劉公寵廟故在山陰禹會鄉其徙祠錢清始於元至正錢清者公所投錢處也明興載在祠官或圮或飭嘉靖甲寅蕭山令魏公復大治之更四十餘歲垣夷棟摧樵牧弗戒祀之日犧牽學帛委在榛莽秣陵沈公始令茲邑以歲事攖然而嗟曰此令之恥也謀新之而難其費曰吾不敢以公故煩其遺民居之三年宗鏹若干會計之與經費相直請之道府皆報可於是以丁酉五月鳩工於祠暨七月而考祠故重門搆堂翼兩廡堂既卑隘無以將事祭則旋設席

廠於外廠遇雨輒漏下弗肅而兩廡之舊所謂景行樂育者往往飲博者歸之廟祝弗能呵止復爲祠害於是省二廡之材闢堂外爲軒以奠牲帛餘皆規其舊撤而新焉舊有石坊偏在西隅去祠遠有石亭覆井皆泐甚者祝史靡所棲托浮寄外舍祭器殫失什用多闕至是皆更張補葺之損益具宜秩祀嚴毖塈齡嘗過錢清稽首祠下歎曰道有曠世而符交有異時而締者其斯之謂哉夫越固山郡也在漢時其民老巖窟不覩官府見吏恐而啼闢犬吠則意悽愕然

太守至貴矣八百錢祖餽若偷曹黨其樸野款啓是其上而親之當其時上惟無治治之而攖矣今者巧四鶩丞數千里若適市闠囂於諍訟狎於符徒弗畏弗親矣慢其上此非越之民耶不治則不嚴忌之滋攖勝之以靜爲力尤難沈公之持其躬也約矣爲政也簡矣以廉靜發聲同於龔黃而力倍焉語曰百世而一人猶接踵也其是謂哉昔者任延爲會稽都尉先理延陵之祠蕭允爲丞過祠修謁申蘋蘩之祭結異世之交故政有所獨至神有所潛通非雅尚軼俗

之士不足與道也祠既成予以公命爲記綴之樂章以迎送神焉詞曰

公昔去兮民思愁睠茲土兮重來游靈旂渡兮無兩旂錢江曉兮潮聲收江水清兮清以泚銅花碧兮錢在底歃澄瀾兮芬若芷公之名兮兆人識錢江釀兮酎飲清醑椒蘭兮薦芳馨公不御兮予心酲公不御兮當奈何錢之水兮腥其波酌甘露兮天漿神神具醉兮福祉多神具醉兮巫語新宮飭兮予處鋭鋭飈兮迴風神之歸兮如雨

前天台縣知縣方公祠碑記

生役治其人既沒食於其地更百祀而民不衰其有
顯庸殊勞攘患招利以賴於後世者與其化成澤久
水漬而膠傅沾濡糾結而不可弭忘者與稷勤農冥
勤水人恃其庸也以祀蜀於文翁桐鄉於邑思其成
也以祀非二物也不在祀典自吾廬以東溪江浙剡
走十舍爲赤城之山予行遊過其邑考覽任事人爲
言前令桐城方公公令弘治閒事遠蹟替而名在人
私心固高異之遊既反而其邑父老子弟若而人相

與諸子告曰曩所語方令君德存祠祀而民弗忍也
業相率更新之公其爲紀於牲石按乘志公諱印字
與信弘治癸丑以鄉進士來知天台明年暴卒篋僅
八百錢耳民兒啼爭致賻襚以斂畢斂共謀繪像悔
弗可逮而鄉民固多生繪像奉於家以傾來十數擇
尤肖者而歸之於是其鄉先生夏公年百歲矣拊棺
而號曰老夫不識郭門二十年今來哭公公聞之乎
歷車行民爲巷哭罷市而歸而臨諸廟踰年躋祀於名
宦又共爲歌詩以哀之公自涖官以至於歿纔九月

其政恬默自喜無畫然之智與籍甚之聲其施設若
繅繭之發於緒經緯之道未甚具也其招利攘患卓
然可紀於後世者既引而未竟闕而未宣而從政近
民之日所謂期月而可亦既儉矣惟庸與成二者俱
無居焉而民始喪之若孝子之喪考妣歿既百年而
所以飭廟貌虔饋祀以奉之者若奉其先公何道以
致之哉先儒嘗論易咸義咸主感感去心而咸是故
虛其位於四而著其義於五五曰咸脢脢者當心而
非心非心則貞有心則憧憧思與志皆心屬也故四

謂思爲悔五命志爲末藉使方公楷楷焉厝德而矜
智違道以要物勤思役志以與台民從事雖旬布一
政日賞一人九月之所得其與幾何公惟循循然猶
循然得內而忘其外盡去其鏗鏘刻畫之跡而退宅
於平淡故滲入於人而不知既沒而後懷之既久而
不可斁耳磁石運鐵鳴鐘應山豈心營智索之所及
哉亦其類也虛而受誠而感無心而爲萬心敵又誰
能外之夫世遠則澤竭事改則業亡惟至誠至虛之
體更萬禩而未嘗渝民以類應公尸之祝之雖與山

川浙可也於時台州守劉君夢松天台令謝君利
仁消其僚佐皆景行昔德嘉斯俗之靡偷樂觀厥成
各出公羡以佐之祠既新公玄孫今巡按御史其適
行部赤城拜瞻几筵之下父老咸興歎賢者果昌其
後也照往美示來者勸勸石具宜系之辭賀送以樂
神焉詞曰
公淹留兮何者華之巔兮石梁之下溪鳴潺潺兮松
栢娜娜公將皖還兮不我忘恰蘭肴設兮巫舞蹮神
我降兮雲旂翩　右迎神

杭修梁兮肅廣除佩長劍兮曳華裾神具宥兮寧厥
居既醉飽兮顏塗朱曾孫來兮一馬驄公無皖還兮
樂我新宮　右送神

葉公生祠碑記

萬曆丙申　兩宮災明年　三殿復災時　天子御
極久威德四暨拯弱鋤叛兵旅數駕犧師伐年月不
暇給公帑告詘而土木之役適興　上閔然爰勞農
吐念所以足用輕賦之道而舉無賴聚輦下者窺見
德意於是礦稅之議興而使者四出巨猾小夫乘爲
姦利倚類傾恭上言者日衆而言愈新忤公爲調設
於是有言福浙閩茹海多鹽坻滯弗籌者行行成征
山長林木官鬻之歲可得金三十萬而浙閩鹽少商
貧牢盆不繼官販者支守費日即陰潮溯溺竈煙稀
絕閭令下商竈皆驚怖竄匿居無何姦人來倚爲全
者無慮數十人虎冠狼食日夜謀所以汩亂成法魚
肉大賈復建議請稅私鹽行廢引間者益皇恐時監
察御史葉公實奉　命董鹺茲土忠誠仁勇齊貌而
壯心遠思而沉略不勝忠上奉國守職愛民之意具

疏言浙課額止九萬而羨反三倍校諸事理乃所必
無又稅私鹽出廢引是使官商裹足遠去而新引停
訊斷損邊餉爲禍非細且夫九山林木望而可知乞
勑在事內外諸臣同諳者驗席罔在臣甘伏斧鉞既
得報姦人始縮慴懼失奪復辟謹則愈欲贏額自益
公堅持强諍與上下語至三月厥額自十五萬至三
萬而始定括海塘漲地租節費省儲以充之疏聞有
詔切責倡議者罷還之而嚴諭使者毋侵官於是
四方官吏父老咨歎踴躍咸曰　天子明聖果愛勞

五日民巾六八天生物者也故馥之以雲而滃㬇淫爲[illegible]驟大雨者非雲也耶故又鼓之以風而亦或激射衝簸揚㵹發石無益於散而重爲騷此風雲之失職而豈天哉居者行者搶攘而不寧數年於此矣市井從冗肥己罔利使者猶不得闊而況於朝廷然當事者誠不足以上逮才不足以制姦動而得辜使士林短氣閭閻感憤無乃不善爲散而重爲騷者與小者當於身大者無以顯所事之明德風雲爭其所而使上天蒙黯黮之疑余甚痛之茲役也公疏請會勘則得

會勘言原奏官爲罷原奏官織及使者則爲戒諭從者如織響叩山而必答洪流輸海而必歸豈非所謂誠與才者遠逾於人而然哉浙之商若民僉曰微公疇生予四方士君子聞者又曰微葉公疇與衆吾黨而予謂斯但細者耳惟　天子明聖重農保恤商旅之意由公而發明之若曉然褰雲闢霧開示高明是純臣極思而社稷奇樹也當事起時公集[illegible]和名庭諍之曰吾固多病[illegible]死又親老方求免[illegible]免官與死職事吾分也然吾以[illegible]一事買爾等命[illegible]及喧良人者必殺爾爾即亡匿吾能破爾產殺爾孥以是諸姦人皆毛豎膽落稍避戢方議廢引也引故貯轉運司議時公覺有目動者遽取以自隨詗之果有謀篡取者矣其機敏膽決如此公既報命去商民某等醵金爲祠俎豆公西湖上徵余文鑱諸麗牲之石昔夫子爲春秋有隱有彰予於斯文蓋欲昭示來禩以今日從諫之美格上之誠故直陳其詞無忌諱焉

前邑侯翁公去思碑記

萬曆己亥琴川翁侯以鄒平令改知會稽弱於字人

强於馭吏其仁愛著於心油然達乎顏色人望而懷焉號之曰母先是民間輸逋者苦隸卒暴之侯至更爲寬條而事益集民用弗擾時妖獄興其祟黨延遠去監司謂越大姓保持之責捕甚峻民間小小嫌構輒相訟言告密紛起賴侯居以詳重靡害也爲治朞月無矯矯吏蹟而邑人爭相譽愛歲適大稔曰吾仁令致然邑先有虎患至是適去又僉曰虎去皆侯實驅之其得民類是也是時太守滇南劉公山陰令西川楊公皆寬和靜泊同德比義越人稱爲一時其朝

京師乎爲三賢詩數百言祖之明年計還侯用所後喪留居廬中越人始傳侯所後業産子侯不當復爲持服行當來還父老聞咸喜舞相屬吾史臺隷人人邑沮意惝有聞又傳告曰侯真不來矣父老感愴然有涕下者吾史臺隷聞之喜舞相屬也今去且久邑人猶相與懷思感慨謀鑱石以頌之而來受詞於予予惟太公伯禽皆古之賢聖其爲齊魯三歲而後報政焉若斯之久也侯治稽纔踰歲功德在民者於金石又何其速哉嘗辨之以咸恒之義恒主政事其道必久咸主人心其感必速侯所用蓋咸道也大雅歌君子勤以墜民也先之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夫慈愛積於心而播之於威儀宣之於話言民是以則而象之歌而思之若春風之披蟄冬曦之薰炙怨焉中於膚理融於心脾形與之釋神與之醉豈積日而後致哉昔宋廣平德於廣及爲相廣人頌焉言於上曰臣當軸懼有濫美請禁之楊瑒在官清介人吏請爲立碑瑒謝曰吾懼後之人以爲何也夫在官涉干譽之嫌當軸滋謗上之議碑版相望誠亦有之侯去越已六七載纍綬銅墨執掌一邑而豈有嫌二者之蹟哉予病免方謝文筆猶奮毫以從邑人者庶斯言之無諛也

前會稽羅侯生祠碑記

會稽邑其郡之東南其郊遂之民東道五雲南道東郭以入而受事於縣會火神廟下趾錯日交政令之所宣布謳誦之所喧轃於是焉在而皆有公生祠焉父老曰是三祠也以示岡夫望郭門而思縣廨而思者雖是莫展也且公有遺績焉其爲甘棠乎既而告曰邑祠近而宏民所宗仰詞屬子雖然子方持服請虛牲石待焉於是公去會稽既二三歲矣而衆請愈迫予曰夫卜諸三歲焉而十世奚有如是可謂思矣會稽屬邑也俗縣薄民緩散不屬治之如運掉手足心至而形不隨與圖其敝如療人之不受砭其弱似可使而難附其輕似可動而無辭焉趨赴之情故上下之間幾寘旅焉而求所謂父母尊親者未有也惟公朔中而暴外宏摹而密理廉而不劌明而不苛自田穀浮詭盜賊主名根挈穴窮陰鬼莫形纖乎鄉曲

一夫之獨鰥寡婦里兒屑稍目爭者靡不爛枚舍神壇層廡津梁若絛若疏若涌若翔溝洫道塗緇黃之宮係於政經者靡不飭目覽耳聽口訊意論手成爰書粲然成文倏而空庭如風盪雲爰至外邑來質厥成者靡不滿意挹氣而去也自縉紳大夫以至衿佩之良觸髹之俊三老弟子畸人寠畯蒙被詞色靡不曰公實愛我而公方直心而言直道而動若春霆隆然非有嚅嚅呢呢悅可人之嚮而幽芟發蟄戶作又若嘉條欣榮孳動和噯而春未嘗私焉稽山舊邑其形

色氣象艴然若改而新痿肢爲蹻破棟爲華百廢具興而民罔知其故至收綴散不虞之人情俾之踴躍歌舞一旦知其上之可親可尊動乎腎腸徵乎眉睫而不知其所以其詩所謂父母孔邇易所謂使民不倦者與公既久於外思母夫人移書求歸養出居僧舍扃而卧民數十百輩環跪請還不得毀垣入掖公於牀擁以歸既內召少留武林士民相率涉江尾行者日數百人凡此皆前政所未聞也蓋公於稽不獨易其膚革而併化其神情此果貌仁淺愛旦夕而取者哉夫子過蒲甫至而稱善者三黃霸治潁川其所求甚亭猪子米鹽碎務罔不周識如人身然神幹強攝理密雖毛孔爪甲間氣拂拂常欲浮躍者其清揚睟澤映射於百步之外人固望而識之矣會稽雖小入其壥者指顧而名蹟斯炳采其風者順塗而謠詠斯聞然則在在薇芾之區而人人樂職之頌也豈三祠之足云

南關榷使潘公德政碑記

國家榷木之司領於尚書者江陵蕪湖暨浙之錢塘

爲三木之美而多莫如川蜀其利宇棟什器遍天下估者率鉅商富賚具連桴浮江而下地行山涌首尾縣亘江陵與蕪湖兩綰其吞輸者既饒課易充羨獨錢塘居海澨所取材徒婺衢睦三州之地水塗三四百里賈販所及環浙東西不過數郡以故商者多窶又潮勢壯善摶筏直之齧礮或斷木皆萍解梗漂入於海商者尤易困商窶而困則患商與給課交爲病而爲政者難非其弘恕精敏洗手職事爵然乎於上下殆難以致譽而見思也萬曆乙未望齡與鵰江子

同役禮闈既竣鵬江子遂奉　命來司關事其冬受
齡亦得請歸會稽再會之湖上相與乘筍輿入靈隱
登高峰之巔與酣弁歙網上脫幾至髮白吾與鵬江
子居而覩其言色雖已貴任事然質吶蕭遠無異其
青衿帶韋山澤塾黨之態也而政理超軼商賈懷附
譽者之詞如波趨釋如濤作雷於去也又請文以碑
之其言曰公廉者之仁簡者之任去之日還帑於閩
幾無以贅其行可謂廉矣然拔拭小過務與下爲簡
易有仁者之質與名及當興除利害志慮奮拔不震

不眩新河既刊木無汜逸疇昔肩輓今爲通津蔵省
工力費以巨千計其任也如是夫廉者之近名而簡
者之避事也久矣近名故礉爲廉避事故偸爲簡凡
礉與偸者巧術也巧術之生出於仕宦當其處山澤
塾黨之日豈識之哉惟居通而質刓質刓而巧滋鵬
江子貴任事矣而無失其山澤塾黨之態故廉爲眞
廉任爲眞任稱性縱心而美舉附焉鵬江子烏知其
然乎鵬江子初舉進士當選外官上書自引避言臣
不材懼失職願爲學者師授經自效徊翔師儒間五
六歲始遷尚書郎專使事於茲鵬江子殆自疑質吶
非吏幹吏事當有他奇術未易稱舉者然一試輒以
奏功然後知敭歷之道勛勤之效舉無以加於山澤
塾黨之心卽有術類巧宦畢不足用鵬江子於是可
自信矣

前諸暨令劉公生祠碑記

會稽負海受上游諸郡水釃爲東西兩江西江烏傷
浦陽水所出也道於諸全維浣浮於麻溪入於餘暨
達於三江同於海其受巨其趨海遠寄徑迂什倍於

東方常爲山蕭蕭患勝國末築壩臨浦閉麻溪以遏
浣水更疏磧礉納諸錢塘江然磧礉東兩涯流不得
駛久潮汐持水去來大江漲怒時不可卒泄間逆浣以
入而故所捐寬閑地瀦水曰泌湖者民積益田其中
官遂鬻之殆盡水盛時靡所休憩則橫決敗圩於是
西江之患獨中於諸暨矣暨之原田率高仰而竝江
沮洳曰湖田各治圩捍水大小七十有二所食民中
分其邑歲潦每每害稼是暨人恒半餓也夫水害如
剽賊然莫禦其來而利其速去故嚴壁繕完以待之

無保姦無賞敵以驅之今寇來失使毋爲巨猾而已
暨土斥逐其人婾富家率廢脫湖田治弗肯亟貧者
力少弱廣植𥟖耔藝不謀斂幾幸旱暵則擊鼓封豕
而賀逢年隄防敝惡日隳月削而江壖行水地顧聽
民私防隔爲小湖或樹桑柳築廬舍堋塞要害與水
爭尺寸篾梁罾步截江如櫛往往而是辟之瑕璧壘
以延敵來迨其去也又百方撓之此所謂保姦賞賊
者也前諸暨令青陽劉公明恕而忠信沉謀而善斷
攘蓄招利正俗格姦七年之中靡事不舉暨富人役

族姓夷於傭奴買婢至老死不壻父母喪停葬不薶
或至數䄵產女多不舉積習相怙莫可剗改公慨然
懸榜訓誡若曰四弊弗更令即失職不得復對士民
矣暨人感其誠俗爲大變爲政識體要計慮久遠事
既斷即堅守而力行之謂暨疾苦無甚於水治水之
法三曰屏曰懷曰捍捍如守陴懷如受降屏如逐賊
湖田畝之多者無甚大侶白塔於是大鳩其人以隄
之度其廣皆可旋車也圩成建長以董之畫地以守
之偫材以備不虞信罰以繩不率足以捍矣所盜田

之據江濱者廬舍蔬圃蔣葦竹樹之直水道者漁之
截流罾笱者必伐必撤若帿刺扶若屋根拔水之至
者漾演淫裔而得所趨於是足以懷矣去邑七十里
曰黃沙滙江折行迂十里許其徑五十丈去黃沙滙
三十里曰蔣村滙江又折行迂五　里許其徑三十
丈公按視喜曰水直委視折旋倍速又以八十丈易
十五里遥不啻千百矣蔣村鄰壞也遂以便宜夜發
丁夫三千疏土三日徑穿河成而鄰未及聞水益奔
注若歸師之得縱蓋湖之工於是乎訖焉方是時湖

田連稔數歲稇載溢塗稟庾充滿民歌舞之公既擢
去乃醵金即蔣村之湄奠楝礎爲公生祠有石麗牲
諸生翁孫謀等以父老意屬予紀其績予聞之法家
之言民心嬰兒也修禿治瘍先號而後笑夫孫叔史
起西門豹召信臣名爲能吏咸用河渠陂堰之利垂
稱後世然計其慮始省成驅倦民嬰橫議殆靡乎其
甚難已國以渠毁秦終亦利之毁道而利遂宜亦有
嗌口舌以遑者是役也民不告勞田穫滋富朝築社
而暮端冕無秋毫之毁而有旦月之利功驗較白便

若曠然而隙公者亦稍有後言予甚惑焉以諗暨之父老曰君不聞北鄙之障虜者牆塹設矣而虜時闌入然不以一入虜故廢障不事其所保者大也故謹烽堠警屯戍因勢為守不聞樹空壁而委之行堤者亦然嚴窒微細伺望以時暇則埤之急則趨之而後隄防可長固也暨人之言曰一尺堤一夜雨以言防之難恃夫救旱非一溉之力止潦非尺寸之功然當其要會固有一溉而興苗尺寸而湮水者況歸然墉崇岡峙之基哉恒情多睹大較重纖末苟衆之利林

壞之殖伐之則憯心撤之則動色若彈癰痤而啼號者耳公善政不勝載斯特其大者抑吾儕小人庶幾甘棠勿茇之思乎予聞而韙之為稍錄水功梗槩鐫曉後世俾繼來者無忘嗣公之烈併著父老之說於後以明予與翁生輩非以言私公者也

也足亭記

吾越多崇山環溪植多美竹每與山為峭衍上下蒙密延袤恣目未已大溪潢然時鋪蘺而出予恒時常樂觀焉其他羅生門巷藩圃間者雖嗟既連絡以為窄迫不足遊也然樵客牧叟嬉翫於山溪者日飽其陸亦猶以為門巷間物或聞賞譽輒更詫笑而予北來涉淮問其人遂絕不知有竹又二千里而抵京師則諸名園爭珍植之數榦靡靡而已朱晉甫齋後有兩叢特盛予數飲其下輒裴回不能去因自嗟物以希見貴竹不賓於越而賓於燕固然而予與晉甫皆越產夫亦好其為燕之竹耶將越之人悩亦有知好竹如吾二人者乎然予向之所欲意必之乎深篁廣林縱觀其芭山懷溪之勝而後厭今晉甫有數百竿

而已據其最勝吾從之快然焉然則物之豐約與情之修嗇其何常之有居無何晉甫卽隙地亭之取宋人語顏之曰也足語予曰吾日左右於此君也履膝袒坐身足其蔭閒而聽之簌簌然風足於吾耳良夕月流疏影交砌及著壁上層層如畫足於吾目耳清目開脫然忘身趣足於心口不得喻客能來者觥籌時設喀然相對與我皆足予嘗登芧山窮天姥而觀於竹者信侈矣當其所得亦奚以加於我且吾子之有好於是也必為我記之予曰子之言甚近於道知

道者有所適而無所繫足乎已也殆將焉往不足哉今夫川巖之奇林薄之幽是逸者所適以傲夫朝市者也耽耽焉奇是崇而惟慮川巖之弗深幽是嗜而惟憂林薄之弗邃斯未免乎繫矣凡繫此者不能適彼必此之逃而彼是傲是繫於適也以適為繫者其不能適也迺等晋甫釋夫世俗醲麗之好而放情乎詩書處朝市之囂雜而有林臯之趣其於竹宜有契者至夫軌尚超絕而又解其膠固寄於物而不繫焉視彼數竿富若渭川之千畝而有以自足此吾所謂

近于道者也某之有意於斯道久矣把臂入林晋甫其尚教之

酣中閣記

東坡自言飲酒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出其下者然試以飲予則已成十醉則所謂下之者又豈有量耶病歸借栖於范氏姊之構有樓三楹瞰湖而出往往枕席之上臥眺山水居久之興味逾適遂取靖節語題之曰酣中閣有酒客過而誚焉曰若予者亦足語於酣乎予曰不然吾聞酒之德可以細天地齊萬物解拘釋膠混同溟涬而其病乃至放鼓禮法簡勸而疎翁喜志而善詼于筋肉駕馭性復迂散遺落紕繆滿於世事者多矣交游察其無意謬獲見宥鑑是愈不能改以適意為是以稱口為快不知者亦以為狂惑人也其身閑意適之頃放眼而望收几而瞑不知宇宙之巨細萬物之異同嗒然兀然而已蓋吾不幸適與醉者同病而於所樂亦無讓焉夫涉其藩者為淺寘其趣者為深故善兵者止戈善詭者杜口數爵之後悲而嗥怒而詈者斯豈酒之歡哉其有樂

於是而托者亦必有苦於彼而逃是未能無間也若予之愚蓋終身不砭之疾而樂亦豈有窮哉世之善酒者宜莫予若遂酣而歌之

歇庵記

酣中閣之前隙地從丈許繚垣為門庭之東西各覆土壇焉謀以蒔花草久之始得木芍藥薇木列植之溉之失節復槁遂為空境矣閣下左偏一室曰歇庵休說之暇退輒憩息故稱庵曰歇也噫嘻士君子所為於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哉若余之疏

懶迂愚即有志甚強而才與力交繫之每自惟不足於物無益世用以爲嗟悼然蹇蹄頹息弱翰介棲栖息之後俯視駿馳騰徙攫以爲勞矣蓋人情窮則反本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予幸也無聲音之若無飢寒之慮食息視聽無不如人而又過焉而營營不知止非惑也與菴中一榻一几蕉團一儒釋書數卷讀書宴坐視其勤懶寢處于于然甚樂也嗟乎向使予不幸力豐而氣盛材贍而智長亦且追逐其嗜好竭蹷奔奏於物役之不暇何暇去而從事於寂寥枯

淡之道哉雖然有營一也安知余今所從事非惑之尤乎去彼之營營以適此之營營然且以爲有是非焉得失焉惑不滋厚也與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者故勤之所以息也作之所以止也若予眞所謂惑者使予於斯道勤之不息作之不止其必有廢然而止息者矣名庵所以志也

芥子菴記

敬亭宣城佳處也西出郡城五里山勢下屬坡陀蔚嵸高四十尋者爲芥子而北三里許有寺曰廣教爲某嶽公遺禪師道場廣教之蹟陳矣而芥子侍席與何[illegible]芥子菴附[illegible]廣義從焉下人若序而取濟才信而寄冲義廣而道約盛其兩方之忘而託身希微寓意於菴故曰芥子也主人徐氏諱某字文伯稱衲雲居士父陵陽先生名德清醇濟位九列居士以敏才娉行早肩家政常斥贏餘拯危乏掩骼字孤而義之聲徧於里閈既倦遊選勝茲地而菴之寶坊前臨傑閣後聳像設精麗香燈粲然右置院曰雲龍傍繚周垣花藥森列幽窗靜檻顏以素居則居士棲息之

館在焉至供佛飯僧之貲墟田鄰舍可僦可耔咸有奇羨乃謁戒德僧廣明主之六時皈禮黑白相蹈離宗宙之在廬嶽無以過也或曰居士儒者也蹤華巔仕脩能居業致身之事宜無窮焉顧自足一室之內以游虛無非計也居士曰喏月處空山河大地以至岔盎蹄涔之中靡弗入者有二月哉地所受月全月也一盎一蹄之月亦全月也且月獨此也山河大地影於月月影於水故一盎一蹄而皆有山河大地之大全君子之爲道也亦然槩六合而不爲大卷之寸

今而不爲小唐虞杯酒杯酒唐虞湯武枰棋枰棋湯
武吾筆筆取百錢斗糧以付吾里之貧者入而杯若
舉酒跪進之吾父退而據梧戢焦瀹心神明無介然
之物當於吾前而未嘗不足也君子患不明乎道道
明不患無以用之今吾宰方寓育羣動無以加是時
也吾復何慕焉於是廣明上人曰甚矣子之說有似
吾法界之旨也宜書之以爲芥子菴記

白華堂記

新都許太初與寄儁遠雅善遊於琴尤自喜以爲獨

解絕詣余與相從都下旣久每涼月佳夕相對焚名
香拂絃奏之爲之忘返太初又善醫手指所遇必奇
中嘗謂余曰凡吾所爲醫與琴皆有寓也久之人有
爲余言許君行純孝親病嘗刲左股作糜而進悲其
親之不能瘳而欲以技仁天人之親技成而悲其已
晚幽憂悒鬱不可告語輒抑而寫之于琴其所謂寓
焉者其然乎太初請予記其白華堂曰此可爲南陔
先生所日也余蓋嘗誦詩而歎其惓情宜志之善當
夫境今忘符古今人情與出一轍及睹笙詩六篇佚

之既而歎曰詩之妙至是乎夫有詩之聲有聲之
情之所至戶不得揜也意有必極者不得問也
矣而猶可言者文載之歌揚之而聲附焉南雅之
是也言所必不能追文所必不能傳而聊托之於物
則聲焉而已彼嗚嘆夷靡嘽嘽喈喈之間而詩在焉
六篇是也故太師諳辭外之情而國史標一成之目
蓋韻接聲稽而詩不能適所謂白華者豈亦當時孝
子所寓而太師採取之如歌辭之錄於民間者與鍾
子期聞擊磬者而悲問之曰臣不覩臣之親三年矣

鍾子期曰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木石也悲存乎心而
木石應之悲夫然則笙耶磬耶琴耶其誰爲白華也
耶其誰非白華也耶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於
懸中奏南陔白華二詩皆孝子之什先王之以孝教
天下蓋如此第令今之世有明樂者而採孝詩以章
孝治則許氏之琴儀亦有譜而傳之者與白華何異
焉余鄙陋素昧音奏屬新有家戚念老親在夜過太
初爲援琴如奏特悲凡聽之惝然而憂激然泣欲下
幾不能卒其亂也曰異哉琴昔之琴今也何其悲哉將

子有恩于其余心之恩乎噫余殆得之余心而未能
得太初之心也向使余能知音若鍾子當不待今日
之定而知其爲許氏白華矣寧至今日哉余終焉南
棹幸而得諸家傍鏡湖波平月華中流巖一新安得
邀太初爲操一再弄易其悲而爲樂也然太初好游
豈無意越山水乎庶幾暹之書以質許君因爲斯堂
記焉

遊洞庭山記

歲乙未予再以告歸道金閶友人袁中郎爲吳令飲

中語及後會時方食橘曰予歲此熟當來遊洞庭明
年夏秋中中郎書再至申前約而小園中橙橘亦漸
黃綠矣遂以九月之望發山陰弟君奭好爾質曹生
伯通武林僧眞鑑皆從丁巳抵蘇止開元寺中郎方
臥疾新愈談於榻之右者二日壬戌始渡胥口絕湖
八十里登西山宿包山寺癸亥步遊毛公壇林屋山
界至天王寺宿甲子取徑西小湖登縹緲峰下宿于
眞宮乙丑遊大小龍山以小舟橫兩湖而渡遂詣石
公回宿包山謀以次日往遊東山以歸丙寅泳北風

大作明日雨又明日大霧欲去不可霧稍霽與而行
湖濱去湖咫尺不能辨湖水循大明灣始見日遂至
消夏灣忻州守蔡公使人餉之包山餉者道遇遂入
謁飲焉宿其弟上舍齋中明日登飛仙汜舟憩衆安
洲上相與至寺攜具酌之詰旦始涉湖而返距其往
七日矣而竟不及東方雨霧時端居無事雜書所見
聞凡七則至開元復續其一大一山之景目有異觀
一日之觀入有異趣當獨趣所會雖所偕遊不可告
語況後先於茲者哉而又何足以宣之聊志歲月爾

萬曆丙申孟冬一日記

其一

林屋洞有三門曰雨洞丙洞暘谷洞丙洞甚庳其深
不能隱兕徒名耳暘谷可數十步輒塞惟雨洞爲大
當洞口有如夏屋者潦水據焉刺頭窒之陰嚇莫可
測湖中東西山皆名洞庭未知更有洞山庭山也其
名蓋以兩山宜最尊大而反若培塿焉從山腹直過
不遠半矢入是洞淺者猶數里迺出眞行湖底入山
上怪石錯崎不可名狀大抵類虎林飛來山夫昔所

謂羅封毯裹萬斛之艘千牛之挽輿致一二帝都禁苑後然偉觀者今若樹林牛羊充斥糅雜略不恡惜遽爲鄙夫一月之有箕坐而歠遂有傲色賜谷洞上有李彌大磨崖無礙庵記就而讀之欲尋易老室遺址而不可得彼築室以處者而不能竟有之復悵然而去

其二

洞庭山之觀春梅花仲春梨花夏櫻桃楊梅秋橘橙其族之所聚連林廣圃彌望無極而各以地盛游梅於涵村櫻桃於後堡梨花角菴橘橙東村天王寺天王僧守菴者善藝植其所種稠直蔚茂踰於東村人東村人師之予始自後堡登岸步踰包山明月宿天王寺寺如在橙圃中也數百畮間殆無雜樹今歲特穰初熟而未翦其觀蓋可知君奭曰人之咏是者金子火珠丹房翠苞若是皆流之耳宜更求雅稱者而竟亦不能得然世惟比人不識橙橘苟識者而讀吾記其富麗晃耀之狀寧須一語亦誰敢下一語邪寺後即桃花塢而絕不見桃僧云舊嘗有十萬樹守菴

爲雜僧時寺賣其實尚七八千餘斛然桃易蛀不能老亦伐而薪焉今橙所處其地也守菴年七十餘折一足兩木扶之行貌甚古直談種樹甚詳爾質遂受其術而書之

其三

山水以相遇而勝相敵而奇長湛大溪介於甌閩之山細若紳帶矣江湖大谿中雖有孤嶼絕島汎焉若漚此有以相遇而非有以相敵善乎蔡昇氏之言是山也以七十二峰之蒼翠亙立於三萬六千頃之波濤徧行天下惟是有之信哉遇矣敵矣雖然猶未也予兩月行山間所適各一二十餘里皆平衍空曠帶以叢薄林幽果香石細泉響徑路縈繞屐策恣進倏然放目逈覺在巨浸中人境四絕始爲之心悸蓋已忘其爲湖也及至消夏灣高閣相比家有程卓之貲塵市之間盛若通邑併忘其山斯又域內希絕之事矣

其四

自胥口望太湖頗憚其廣揚颿行少頃抵中流而諸

山四環之似入破壘中也目得憑杖意更安穩亭亭
謂之曰此樑面耳刻邪君山好平鋪湘水流豈欺予
哉登縹緲峰之日日色甚薄煙霧罩空峰首既高絕
諸山伏匿其下風花雲葉復覆護之於是四望迷謬
三洲遁藏浩瀚之勢得所附益渺然彷徨莫知天地
之在湖海湖海之在天地予於是歎曰夫造化者將
以是未足以雄予之觀而爲此耶仰而視白雲如冰
裂日光從罅處下漏湖水映之影若數畮大圓鏡百
十綦置水面僧澄源曰登山之徑不一從西小謝寺

上者夷故是日炊於寺而登罡風橫掣人每置足自
固迺敢移武攀石據地僅而得留至頂踏巖間引逗
窺望便縮避以其遊之艱不可輒去也更相勉少往
然以不可竟相引而下

其五

瞰湖而山宜以觀之親疏寬隘爲勝劣也縹緲峰於
諸山最尊受五湖三州之全觀宜最勝然其亢爽絕
風氣所旁礴遊者不可久輒披猖去其爲樂常不償
其勞吾未有樂焉瀕湖之山惟大小龍山爲公最親

以其稜骨剛猛能與衝波怒濤終日百戰而不北亦
賓嶔空投納濤瀨又類懷而柔之幽宮水府百怪潛
穴而遊者得嬉狎嬉笑暢適其上故足樂也孟冬之
朔自縹緲峰下宿上真宮晨起行二里爲大小龍山
兩龍之石如林屋而下竅於湖水齧其膝穿入之反
在石下石躍之若浮焉伏而聽之噌吰鏜鞳如縣作
於窟室之底其石坼處或數丈或涌如鼠穴水流其
下皆可俯而闚也而大龍之石更奇其橫出雄崎奰
鷩於水涯者予必爲之跨其脊躡其頂俯而伏者必

穴其旬而入焉每有獲輒盛誇壓題爲第一及至更
一處復謂勝之輒更其題所謂如積薪後者在上矣

其六

遊大小龍山之日渡消夏抵明月灣烙餅小庵中食
之相與言曰今日之遊樂矣雖然茲湖之雄而衣有
層閣傑觀如晴川黃鶴者數成之任由石瑣碎無以
稱焉予所憾也蓋菴中所望者石公之麓而以爲止
是耳少焉循山而東出石皆屏立高[illegible]繹鼓絕各
數十百丈偉特殊麗[illegible]長天[illegible]而來

兀焉而應飛舞澎湃有所彈壓氣沮意帖不敢躪逆於是湖山之偉始合如客得主如百萬甲騎得所將帥予遂再拜斂服懲前之失詞壁稍上有厓嶄然少空其中巖含人瀲爲疏土而榜之曰歸雲洞折而北有如拾級者曰雲梯其下石撻數十畝坐可千人曰千人磯巨石立波中類人者兩曰石公石姥千人磯平亘水瀲半入水遠望白頭浪如連山久之始抵岸爲石扼或不得上一二劫者趯而升徑來撲人予輩皆大叫共舁巨石撞之與爲敵蓋湖之觀於斯極矣

石公大小龍遇水落時小舟緣厓行其山足空洞處皆可坐大者可布數席羣飲其下今以湖漲故不可入

其七

諸山勢皆涉而登惟石公梭龍頭三山斗出於水復似欲涉者而石公山稍近梭龍頭從高處望如蝦鬚也就而視之又如人斂手將揖未合處有圜洲浮其中曰衆安有山平若几障其外者曰蔽蔽所不逮有引右股蔽之者曰驛此消夏灣也居是灣者類繚垣

設屏而重門之即如形家言世鮮有比灣南北左右各九里其後正直縹緲峰前若自爲小湖不與大湖相通闗登蔡氏會心樓眺之水之觀盡矣渡衆安洲回矚居者粉垣縣厓柳比於煙翠而岸之觀備兩岸山麓雜樹翳然霜後鴨脚楓柏爛焉作花青松翠檜參差繡縟小舟實緣葦間左右應之不知頸之既肩也始予從龍頭徑渡望知其美而亟於歸故未及遊然意結如瘕其後三日復飲於蔡忻州氏登其樓明日汜舟灣中而瘕遂釋矣

其八

余曩年讀蔡羽洞庭記知有是山又以兹山知羽也後四年始至山中忘齋其書以來然尚能誦之其朗峻高潔可與柳宗元永州李孝光雁宕諸文等伍意其奇士亟欲就鄉人問之天王寺僧澄源者好事知文墨爲余言羽即西山人也山有東西蔡村族最盛而羽怪誕有三間齋巳處其中綿蕞爲二大儒令腰膝皆可屈折繫兩旁室朝課易夕課四書自爲解而寘傳註几旁每開卷便大訴曰某甲謬甚叱童子牽

以來踞而杖之而寘大鏡南面道其著書得意輒正衣冠北面向鏡拜舉其影曰易洞先生爾言何妙吾今拜先生矣羽庇以善易自負故稱易洞也羽本號林屋年少未知書日與群兒嬉山巔放紙鳶爲戲其母數戒之必泣下遂折節誦讀以詩文名後貢爲翰林孔目祖昇亦有文名卽撰震澤編者也

遊台宕路程

九月廿七日癸巳發足甲午早過嶠嶴巳時揚帆行觀蔡山湖未至三界二里宿乙未過嵊浦謁清風廟

歌石屋詩凡再過申時步上竹山頭十月朔丙申早至嵊閒海門疾留飯飯後行晚至南明丁酉觀千佛巖坐上方僧房望月峽遂登絕頂棊枰石飲茗法輪石上午後入新昌飲呂道州家還宿寺中戊戌發南明入城飲俞春元家巳時行二十里過小石佛鋪觀呂尚書祖墓二三里過桃墅廟沿惆悵溪又行五六里至斑竹山有峰嶒如蓮花初開山景始佳土人言從斑竹小峰橫渡有洞名桃源又數里至三盤盤盡遂躋慧豎嶺暮宿太平菴門有竹栢甚幽戊戌從太平菴行二十里有小村落半里至牛姑嶺嶺高五倍慧豎數折遂上絕頂衆峰纍纍平處如案上覆盂又如佛頂上螺髻車馬行其上乍低乍昂如蟻虱從螺中躡蹶也始于游五洩上響鐵嶺嶺窮忽爲平野溪流峰峙聚落雞犬略如下方十里始下山意殊異之及登慧豎其上平衍略如五泄紫閬乃悟向所見亦恒事耳不謂復有牛姑也譬如層臺重閣梯磴累進爲觀益奇矣台山如百由旬大寶過花頂上行如在鬚鬣上二十里山忽微窪下望忽見平疇古木梵

剎隱見蓋萬年寺也寺前後皆巨杉大俱二十圍峰澗廻合形勢幽曠有南北二藏經皆貯以重屋後有立雪齋精潔可喜　飯後趨石橋五里經萬松庵微關爲嶮水竹可愛從此至石橋嶺下皆深澗美樾水行石上巖出溪表眞幽絕之境雨中寒帷望之逆稱大奇惜不與同行者賞之過小嶺下趨望見銀漭未至上方廣少折而下爲曇花亭亭下卽石梁巳亥再觀石梁遂下趨有廢亭址仰望飛梁巨溜其觀始佳是日遂登華頂下宿於大封華頂寺上登二里許

至頂有禮經臺降魔塔稍下半里有太白書堂右軍
墨池寺下有方塘數畝金鯽數百尾天封羅漢像甚
精庚子從天封還趨華頂後路踰高察嶺度寒風闕
行約三十里從支徑入大慈寺此定光所記銀地也
寺東南有佛隴二字還登大路由銀地嶺至塔頭眞
覺寺即智者塔全身處從嶺上望高明寺如井中也
少憩眞覺遂下趨寺新鑄鐵像甚精後有白華庵寺
左右巨石如扆亢立正方其下常蕺生蘭蕙故名香
谷巖稍東有靈響巖趨而右有圓通洞洞斜下有盤

石二重可坐觀瀑是日宿於寺寺僧多言遊意巷午
亭曾有丘磐眞無盡師弟子也辛丑偕高明數衲還
上金地嶺過塔頭折而踰從仄徑步下觀龍潭夏英
公竦有銘瀑水蜿蜒石上石常爲水所磨滋滑甚不
可置足水潤處令人負而涉下有石井不能究觀也
復上攀險行數里人皆喙息爲桐柏岡又乃得平地
約行十里下瞰川原有小山環繞中闢一境即桐柏
廢宮宮僅三楹祀三清右小屋有夷齊石像甚古旁
設大庾度冡即宮田官收之耳飯畢步往觀瓊臺雙

闕奇甚然從上望之其峭塹殊特之趣十不得一若
從澗入踰石門限且躋且涉乃盡得其幽奇耳恨前
途已謬所躋險絕不能下觀悵然而去初從眞覺來
至桐栢以爲迫邇人境在平地矣遂下趨石梯數十
轉不啻萬丈乃及山趾更相與歎玆山之高絕不知
其身之從天而來也下山七里過紫凝一名飛瀑山
即天台賦所云瀑布飛流以界道者也又數里望見
赤城其後拔起四五峰如筍最後一峰特嚴麗四面
壁立皆方色眞作紅霞色也若今敵臺奇峭不可狀

特日已晡蜿蜒而登至半山有巖甚巨如夏屋架楹
爲寺復上千級爲上巖亦依巖爲寺道家名爲玉京
洞天前蔭美竹從竹間見晚煙野色甚媚絕頂有古
浮圖追暮不及登下山已瞑秉炬行六七里始至國
清其規模宏壯當在淨慈靈隱之上大殿法堂皆新
成有新賜大藏藏閣經始未就也宿塔院晨起循覽
寒拾舊龕右方藏堂殿前二方幢門外左岡浮圖萬
工池已廢游池上有七佛小塔七座遂行數里經天
台縣七里鋪觀蟠松又四十餘里飯華嚴寺二鼓至

台州浮橋登舟明日午刻至黃巖縣泊薄暮步入郭謁同年蔡禮部甲辰發黃巖早渡盤山於嶺頭望見有奇峯如數朶花萼又有若大林者二其上黝黑而下似疏明石也而幼美兄眞以爲茂林詢之卽雁山之郭下嶺時隱時見將至嶺店驛其觀劇親諸客皆喜若適都見天寧寺圖也晚宿驛舍門內有豫章樹四人縈手絜之不盡十咫後庭羅生皆美人蕉蕗傍多茶梅盛花乙巳行五里至章義樓始入雁山山色如古敦彝所謂丹砂翡翠瓜皮大綠靡不畢具體骨旣異姿復嫵秀他山輔之若龍蚓鶴鷺絕類而上矣觀老僧巖至謝公嶺未度折而東半里至石梁洞始讀李孝光遊記云石梁如巨梯倚屋檐端不得其狀迫至其下始信蓋洞口石忽拆而其端斜綴於石閭不甚肖梁眞梯耳洞明敞可坐數百人黃巖令令人張飲其下久之始出踰嶺入內谷客皆驚咤張口不復闔始行谷外見玉璞遠謂之玉也從澗口度所見尤異亟欲下趨异者曰此靈峯路也遂异以並澗左右巨峯如置屏諸峯拔起亭亭旛幢如行武士總總在上

來禽閣集　卷十　十九

有潭澄綠復進有石類橋而中斷下有淵曰照膽潭如藍靛深澈可喜至靈峯寺寺右有羅漢洞李孝光云如合兩掌從合掌根直上千級者也闢爲數層中亭臺上設大士及十六羅漢像其言從罅處望青天如片冰亦善喻也洞前諸峯具名孝光取其雅語若偃芝駢筍俱酷似其異名他處往往有之然皆强名不若此之逼眞耳洞以矩那稱宋末邑人劉允升者始甃石路築臺置欄楯傾貲營搆事具石碣人或言其嘗二女以繼之今有居士像及二鬟者其女也出澗行六七里崖巘奇壯皆如崇墉飛堞至響巖忽屛壁錯峙如水忽濤浪木生樣節挺其中有異境甫方至遂急趨靈巖詢寺僧云從此入即淨明寺廢址孝峯記中所言蔣巖從屋隙中出寺有石階八九轉夾大石壁如行巷中仰頭見青天如畫池水者是也今亦謂之一線天旣宿靈巖謀以詰旦還覓之惜雨不果雁山四大景石梁龍湫及二靈石梁稍劣龍湫以水勝耳石林之奇無若二靈靈峯稍寬而宕靈巖簡而壯丙午過觀音巖踰馬鞍嶺視能仁湫寺刃峯微能仁

來禽閣集　卷十　二十

寺越四十九盤過窑嶺宿窑頭驛丁未過白沙嶺望大海至樂清入舟夜半至館頭易舟涉甌江早晴江行雲物甚佳辰刻至江中孤嶼止僧蓮泉房循覽江心寺文卓二祠登東西二浮圖晡時黄四如山人蔡孝廉來訪戊申偕黄山人步入州觀王暘谷園宅松竹甚美出南門買舟游陽湖觀王氏别墅飯墅傍小菴放步數里訪三應還江心移棠入舟宿明日乘潮行七十里旦至青田又明日經石門洞步上觀瀑癸丑辰刻至處州游南明寺觀石梁高陽洞天揭葛稚川米南宮大字明日登陸踰馮公嶺飯邵金館晚至縉雲宿丁氏祠乙卯發縉雲約十里過姑婦峯下從仄徑渡水觀仙人榜山峭壁里許石根或如蝕蝕處甚類人足跡者曰仙人跡巖本險絶上顛下削不可上趾有石拒人類戶鄭中丞爲剜其腹再折而升鑿細徑崖腹如引絙繞客兩屐其頫出處可庇風雨如行修廊也度板扉鑿益險迫約百武有精舍祀老子額曰超妙中丞田居時常奉葛鍊師者相與踵息於中今尚有道士守之循故跡而下有溪漲石礙下可汜舟而遊榜曰小赤壁宋人刻名姓凡數方由仙榜巖行五里即見石筍峰初車從嶺頭下視筍又從外遠望之類粘綴於山不甚姝特意謂小於靈巖之天柱及步入上清宮出筍背乃懸絶崭起至其下仰睇之杪不見其頂之所届乃知其峻拔高偉天柱不及也峰首有松十餘株相傳上有鼎湖湖有蓮花金色近誕宮前有宋人刻詩二碑詞翰皆美道士畏客聞人聲皆竄去有一老翁升座上令人大呼問宮後金龍天堂二洞所在適其耳以對乃返石筍根下筍腰有立石附生長數丈類人枝指曰童子峰其林立山麓若童子者不可算欲攀援上觀之從窮而止初暘谷有三洞中洞若青荷葉舒而斂下挺似剖爲兩牖者右方有穴規圜若日月者二其一差小從穴中可度西洞其東洞多宋人題名李陽冰有篆書初暘谷三字今不可見

陶文簡公集卷之六終

行狀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端肅趙公行狀

公卒之明年其孤比部君扶服拜疏而請於余曰嗟
先大夫之獲幸於我公也敢以狀累公幸哀憐而許
之嗟乎余不佞烏能狀公哉夫公國之耆老鄉之耆
碩文章節義烜烜照於當代余烏足以知公而能狀
之雖然竊自弱植交驩於公繼而陪講席聆緒論子
姓遂爲膩附親知公者宜莫余若也遂爲之狀曰公

諱錦字元朴號麟陽宋時有啓封於燕曰德昭者其
裔孫從南渡始家越郡後徙餘姚十數傳至公復徙
郡城居焉曾祖玫祖畧父塤中嘉靖乙丑進士歷仕
廣東叅議所至聲績甚美以廉直屢躓於時其居
斤斤有古道今所稱海濱先生者也以公貴　贈
父皆如其官母諸氏　贈夫人繼母曾氏　封太夫
人公少嚴整好讀書强骨自立其所是輒不可奪其
天性也越俗巨家子弟即庶人多爲諸生冠服公獨
不肯其娶尹夫人衣巾行禮若田舍兒觀者莫不詫

異十九補邑弟子二十一丁母諸夫人艱哀毀幾殆
服除督學使者蒙溪張公校越首拔公大賞異之且
詢所同學者何人而同學者皆儒童公歷舉以對言
其材張公即引綴諸生後其重公如此嘉靖癸卯舉
於鄉明年甲辰成進士授直隸常州府江陰令前令
以累故繫獄公爲委曲解釋之値歲儉殍骼相望公
令貧富得相假借所全活甚衆巨盜許貴者時出沒
剽掠村聚公以計擒之遂往焚其巢賊覘公空壁往
破械突出公預以設伏殲焉自是羣盜屏息凡郵傳

供億遞爲減省雖譏訶繼至竟弗惜也三年江陰大
治民至肖像祠事之　徵授南京江西道御史巡視
上江嘉靖初鹽盜流劫江中增設總兵官於眞潤間
已而罷之十九年盜小掠太倉而鎭江總兵復設議
者以爲江淮重鎭遂置爲定員公言國家設置重兵
以阻要害則必有嘯聚之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未
有無事而聚以自困者鎭江儀眞之間沿江阻海號
稱多盜然其居常之寇不過十五爲羣挾兵私販流
剽商船而已宜不足以煩大帥徵派召募公私煩擾

無益有害請罷總兵官散其軍疏上得請所省財費
不訾時軍輿不足部請分遣官屬追徵民間積逋又
令民間得納銀爲錦衣衛指揮等官公抗疏言山東
河南順天河間淮徐之間災役繁重宜酌量寬免錦
衣侍衛　王宫　詔獄之所在此例一開則不問其
人之回邪凶狡皆得入充禁　至尊之體忘肘腋之
憂大不便因劾尚書孫應奎庸鄙不職願賜罷黜又
疏言淮徐户口流竄積逋重役之害宜專選才力憲
臣往來招集山東河南宜選建撫臣久其事任皆稱

上意壬子奉　詔清雲南軍政元旦日有食之公因
變陳疏畧曰日食之變雖曆數可推未有無其應者
至於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在三朝災非常有應爲
尤重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皆以爲陰盛陽微
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或婦乘夫或臣
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
見章奏皆　陰盛之類臣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
驕横時肆侵陵閣臣怙寵擅作威福以爲有若影響
之不謬者敢昌死爲　陛下陳之大學士嵩以奸

佞之雄怙　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
事無大小咸欲票承於已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
於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
稱呼非類頌美功德比擬不倫　陛下天縱神聖
乾綱獨運自以爲予奪卷由於　宸斷題覆則在於
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過票擬取裁而已而不知
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票擬莫非兩
存其胸臆群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而知之
嵩柔佞奸深窺伺逢迎之巧似於忠勤諂諛側媚之

態似於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
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交結　陛下
左右親信之人凡　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
稱旨　陛下元其小有所諍以爲非盡從者而不知嵩
取　聖心所不經意之事稍爲執論以絶　陛下之
疑　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爲非招權者而不知嵩
意所欲則脇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俟　聖意
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
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

下指之則其事不出於內閣幸而洞察於　聖明則
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　陛下代
嵩任其咎凡萬餘言極詆其惡　肅皇帝英斷明察
臣下莫敢欺而嵩父子善偵伺籠絡諸司巧得　上
意所向故以醇謹見幸而言者多列其專肆不能有
所信入公疏獨發其隱語語皆中機竅明鬯婉切一
時鮮有及者時嚴氏父子恚甚以緹騎急逮公行萬
里途墜車者再車覆過身上適當坎中得不死至下
錦衣獄考鞫公直受無與辭竟除籍歸里方公被繫

也有巨賈某者亦坐薄譴在獄中來視公感憤下淚
且私語曰公即受拷訊宜爲雙足計誠得行六十金
者公足全矣公喑曰吾不能謀身而假謀足吾又安
得金賈歎息去明日榜掠俱下至足刑則幾寞去時
有青衣校數去來公傍若有囑者則賈既捐賄賄若
校矣竟賴其力辭既具賈人亦先得脫以蚺蛇膽一
具來別公謂公曰吾聞中指欲杖公自已擬票矣吾
爲公購得藥可以不死今贈公遂去終不肯言名氏
嵩既盛怒必殺公呂文安公在內閣知不可救則爲

公治後事擬票既上　上引筆抹廷杖一百數字以
故得免公嘗言吾得有喘息至今皆　先皇帝賜時
或感泣而是時公從兄世美隸太醫嵩疑公在逮必
有主授者併捕世美窮治之捶楚瀕死竟無所言後
亦同公釋歸云公初受逮叅議公方在西粵聞之遽
投劾去官父子一時罷歸家赤貧衣食不時給舂菽
酌水庭中甚驩適也公既閒居時從龍溪王先生錢
川徐先生緒明文成公良知之學尋究精猛或忘寢
食姚江之派衍流其深其後宦遊南北講論竟未嘗

繇雖探歷險夷而敬人嘗以躬行爲本其言易知易
行津津乎其有旨也八年居叅議公喪又七年　穆
宗皇帝即位奉世廟遺詔錄諸諫臣起公河南道監
察御史未幾轉太常少卿尋改光祿卿故事端午節
演龍舟西苑以待　觀幸是歲頗益以雜劇諸戲連
旬日不止公因划舟供給上疏諫以爲比者四方災
變頻仍正恐懼脩省之日乞　勑內侍毋作奇技淫
巧以蕩　上意見在業演戲劇宜一切禁罷又奏折
子鰣與蘇松常鎮等郡白　減　二事至今德之明

年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貴州貴州苗夷雜居
兼之川湖三省素難控制其會安氏握重兵少不馴
謹公宣示 德意安氏不敢不用命諸苗有反側者
安氏輒内剿之皆脇息重足三年轉大理寺卿四年
七月轉工部右侍郎十月轉左侍郎適起 園陵故
事尚書總督左侍郎督理事竣咸有 恩蔭公以驟
遷不欲更叨 優典遜督理於右侍人皆稱其難能
後 陵殿稍圮 恩典俱奪公亦不及焉萬曆二年
轉都察院右都御史三年轉刑部尚書五年轉禮部

尚書六年轉吏部尚書皆南京時江陵爲輔專恣公
譽望嘗欲倚公助已而公挺挺無所依阿在留都聞
朝政得失或對客時有所風議江陵聞而銜之公既
以考滿復任將乞歸江陵陽挽留而陰令所厚費志
伊劾公公遂致仕江陵敗臺省交薦復起南吏部七
月改都察院左都御史至則題御史出差條約著爲
絜令至今遵之當江陵之敗也攻之者不息 上[illegible]
怒籍其家公上言 肅皇帝時嚴嵩怙寵行私[illegible]
世蕃大爲奸利 聖祖放逐嵩收捕世蕃[illegible]

憤恨不已至謂世蕃有謀叛狀于是正世蕃之罪而
籍其家其時諸臣懼無以上應 明詔則虛上所當
籍數而籍之其寔不副則又爲株連影捕旁搜遠取
以足之 聖祖以爲此籍世蕃之物而不知其强半
出於無辜之民日久事明世蕃實未嘗有叛狀今居
正受 皇上特達之知際遇實倍嵩而復不能深圖
報稱自干罪戾臣等何能爲之諱臣等亦多爲居正
所擯棄退處有年今幸遭際 聖明復得拔擢至此
原其私心亦豈能盡無怨恨然爲 國家計義不得

復言其私初抄沒世蕃令下倉卒所得猶僅若此今
居正之罪遷延日久即有微藏亦多散滅況今人心
憤恨言常過當而 聖意所向鮮克自持萬一復有
如世蕃往日之事則其所得當不及世蕃十分之一
而其流毒三楚更有十倍於江西之民者臣等又嘗
見嚴嵩敗後閣臣多顧念後患不敢復出身爲國家
任事居正自以受 皇上深知不復顧念而毅然引
爲己任今又復過爲懲創則後之爲閣臣者懼矣故
臣等以爲欲無阻將來者任事之心則莫若少寬於

既往欲無流毒於全省無罪之民則莫若曲貸乎一
家方是時諸不快於故相或乎時附之者莫不引繩
投石為名聲鬨公議皆咋舌而　上怒方甚大臣亦
以申救得重譴者公於是可謂難矣其後張氏終以
上恩稍得解免公之力也八月考六年滿加太子少
保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九月　上幸山陵奉　勑
居守十月有崇祀王守仁陳憲章議公謂守仁良知
之學不容一日而泯於人心故良知之道不容一日
而不明於天下天實啓之以明我昭代文明之盛蓋

道繼孟軻之絕而追顏曾之班漢唐宋諸儒似未有
或之先者又言獻章學以靜觀默識為務以致虛立
本為宗其深造自得之趣堅貞明懿之履抑可謂醇
乎其醇者矣其顏閔之流歟疏上崇祀之議始定十
三年四月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
先是通政使倪公先薦積秩久進銜工部尚書入朝
班遂列公左公以非　祖宗制乖院司之體以請同
列而倪公遽上書言之下部議故有是　命公復言
臣初意欲為朝廷重憲職非以自為也并自劾求罷

上眷留班制遂定八月　駕復幸山陵再奉　勑居
守明年正月以曾大夫人喪歸公之再出也名價愈
高峻朝士皆占詞望色以為繼塞舉口杳杳公出片
語輒不敢搖端處凝默國事咸倚重焉六年起刑部
尚書加官如故公懇辭者再乃就道方草疏力陳老
病本上冊次蘇州疾作數日卒訃　聞　天子震悼
加　贈太子太保謚端肅與祭四壇葬如制公少時
蹈豪舉既仕而弇斂沈深中蔵有聞於先儒之學內
和而表樸望之歛如也油如也平居無事常掩室宴

坐對人不輕出一言言則詳緩或竟日未嘗倦尤諳
識故實達於世事皆悉其源委與久遠未然之萌故
雖至毛細者先定於慮皆不可移惑人有陳論必虛
意聽之令竟所欲言既乃徐折之皆歎服至其名節
奇樹足以嚴重於世而未嘗有幾微自喜形於色
時輩罕及也公蚤失怙以孝事繼母閨巨兄嫂距公
齒甚長公奉之若奉父母居家風範肅穆子弟有不
雅循者為端坐對案不食皆相率而化有文集若干
卷奏疏若干卷行於世識者謂公論事之文直而不

怒詳而有體和雅剴切善描畫情事讀之使人心開
意消其劉更生陸贄之流亞與公生於正德丙子二
月初十日戊時卒於萬曆辛卯十月二十四日亥時
子女云云將以臘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陽云云

兵部尚書環洲吳公行狀

公諱兌字君澤別號環洲少英朗不羣及長美髭修
幹沉毅好謀爲諸生試多不利益慷慨自喜持論宏
遠人不能測也以例入北雍嘉靖戊午已未連舉順
天用禮部試辛酉授兵部職方主事癸亥陞員外郎

以母服歸丙寅起補車駕明年爲武選郎中時　莊
皇帝新即位巨璫例乞門廕移牒紛籍至子姪文武
丐與他姓公持例多不予分別疏請司禮匿不上遣
人詣曹求易疏公怒收繫之欲以遣奏　閣司禮懼
謝是時公守法名喧廷中武爵訛濫吏率緣爲奸公
更置籍七百與內黃參質繇是銓序精允宿弊蕩然
性曉兵事又揶樞地久屢佐密算料敵奇中時虜入
塞並掠盧龍太原京師戒嚴議徵宣大兵入衛入寨
曰永平完實虜飽且速去必不渡灤水而西則兵入門

愚計之及茲已遁遁而銳師邀其惰可以大創今徵
兵內向坐失機會寇去而守徒自勞憊請弛備無召
邊兵後驛至虜巢以議前一日出塞而督臣以入援
故緩追賊賊頓於寧武無擊之者盜曾一本嘯海上
閩師討之以殲魁捷聞朝論且行賞公曰海中超忽
賊魁眞僞未可辨也請嚴覈乃賞後一本果未得凡
邊功覈而賞自公始也初公鄉薦出新鄭高公門夙
以材畧見重新鄭之柅於華亭也罷去無一人祖道
者公留馬送之於野執袂而別遂爲執政所慊謫逐

之賴吏部尚書蒲坂楊公營護以免已乃出爲湖廣
參議時嶺右有古田之師楚當後戶議調麻陽兵以
過苗潰供餉不訾公曰賊所從入楚者三道皆徑於
土司但檄諭其會委之禦寇此不過百金數吏之事
耳從之庚午移河南京糧道寓治鄴城當北虜款貢
議起而新鄭再相公居中爲畫邊事其納把漢那吉
購誅趙全與定封貢互市決策多倚公辛未陞山東
按察副使飭兵霸州立保甲塹塗布壘亘木斷道以
備盜盜焉不得騁咸屏伏他去是時北虜新就羈縻

畔服無定衆論洶洶宜大總督王公崇古上言臣熟
察虜情可保三貢無事此外非臣力所及願朝廷謀
帥選能以匡不逮於是廷中咸推公材可任擢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等處於是始營邊垣自西
海冶抵西陽河東西袤若干里明年復築外十三家
邊起滴水崖訖於黑漢嶺烽火相接故民堡單敝官
屯率土墉庳惡難保民棲無安宅耕無寧未公下令
併聚合守諸屯墉皆甓而崇之於是胡漢晝然人有
恃賴矣諸陵背胡無捍蔽每秋防時督撫皆從軍駐

山後名曰護陵而以雲晉委虜其境東北皆挺出塞
外若舒兩臂勢懸而多備公謂龍門所東達靖胡堡
橫絕虜地三百里建壘其間遷史車之落屯之史車
二夷者嘉靖間所降納錯居內地故徙而實焉凡續
垣百六十里墩臺百六十所而陵寢乃固諸帥皆罷
護虜故桀頡嫚漢吏而俺答弟把都兒子黃台吉尤
梟悍善戰薄市賞心非父兄所爲每貢俺答輒以私
馬代進得賜物抵地上不肯受公思有以震懾之市
日俺答與諸子弟去塞百里而獵其精銳屯寨下將

吏皆集張家口以填之公偕文武四五人騎而出二
藍旂導直趨虜營虜錯愕咸張弓挺刃公遣人馳告
軍門來觀若營寨且犒若可共下拜虜乃拜跪爭獻
酥酪遂按行其軍驌而返王公崇古聞之大駭遺書
規切公報書言已出有三利虜衆近邊強壯皆集可
以悉彼虛實一也彼方恫疑約難堅久今輕騎直往
推心置腹使無我虞二也虜常輕我謂中朝無人今
以二三將吏親蹈虎穴指撝數十萬之中彼將震駭
失魄奉約惟謹三也且俺答在遠營中皆小酋不虞

我來請命則無及擅謀妄動又非虜法此其智勇俱
失之時僕籌之審矣王公乃歎服初黃台吉娶婦生
扯力克無寵又妻大成台吉之母生五路台吉色衰
復棄之盡奪其所部萬騎與他庶孽又東掠史車就
室於朶顏公知諸子失兵怏怏而父遠出欲以奇計
疎析破弱之扯力克請賞公呵曰爾父爲歹不畏誅
更乞賞爲對曰父暴吾母吾無如何矣能止暴遊乎
公因爲密謀曰聞爾兄弟殊失職吾取爾父騎歸爾
爾能報我忠朝廷乎泣而對曰能用爾父腹心惟華

布耳吾助爾誅布布誅率爾衆依始多羅以牧五路
兄弟亦率故騎合於大成台吉二人素與爾父郄力
足抗也爾父歸必不敢問騎爾長有爾衆矣扯力艮
兄弟果殺華布如公策黃酋歸恚甚不復詰問於是
勢稍衰損公又使其將邀把都兒而酖之青把都怒
絶貢擁兵至塞要求十三事將吏請少從之以釋其
憾公曰不可此嘗我也從之祗示弱將生虜心乃召
之前爲開譬禍福曰汝能貢仍賚汝否則聽營中砲
聲耳言畢千砲並震虜馬皆辟易乃號泣乞貢而去

自黃酋歿衆把都兒死而虜王益惴懼欵益堅貢市
初起制度草略公始制虜王貢儀定書稟之式通使
之禮我使類用白衣充之至虜庭皆鮮腆隆重虜使
入過叅遊于塗避馬下立言事則跪置夷館以五銳
士夾一虜加扃鍵焉每市賞止酋長墻外驗票橋給
輕重有差所市馬良者千直七兩七軍共領之遞而
殺至三兩三軍而止其法最詳密後來皆謹守繩度
而已虜習侵盜雖欵服時竊於市或潛盜所鬻馬以
去公患之令守者持白梃伏而伺得盜皆痛棒而逸

之虜以爲言使對曰暮執賊安問胡漢執令爾爲市
而盜乎虜聞皆慚沮一日有旋風西來公下令曰賊
有賊從東方至速備之是夕盜馬者哈不慎部七十
人果入衆曉門砲舉賊遁禽三人詰朝哈酋獻馬請
釋俘斬不與掠我七人以去公命閉關停市告諸部
速稜營避我我發兵追不慎矣諸部震懼共追還所
掠以不慎馬九九謝死罪乃舍之打喇名安執我樵
人以要貨公聲罪於諸大酋乃共收其牧畜千獻之
表聞詔以賜諸部虜益懷服公居上谷久威信著聞

時用不測賞結諸夷心因而任之虜性貿得恩賜效
死力無愛以是公所遣諜雖窮漠皆能鉤得之廷中
常昆公雖他鎮督撫往往藉諜力以濟東貴者青把
都女也嫁東虜隨其父貢與邊吏言稱其貧公因諜
結貴以探知東部事謂貴昆弟每一馬取紬一畀貴
凡得紬二千東貴俄獲厚貲出願外感泣去乙亥遼
東以虜謀大舉聞廷中屬公偵之諜從東貴帳中具
知土蠻亥生人避歲不爲寇其弟莊兔兒病不能騎
大兵皆糜散徒附邊數小部謀掠分河以東衆數千

人耳始遼帥謬謂虜用衆又未知所向留廣寧以待
之及得公報亟以兵趨平虜堡他歸虜捲甲重載踏
氷而渡帥薄之斬數百級氷解虜溺死無算遼帥以
功封公賜金幣而已朶顏棟蠻以其姊妻黄台吉挾
賞寇邊攻毀鵶鶻砦殺二將軍薊帥皆奉詔切讓貽
書問計於公公報曰揀蠻罪在不赦今上策討之中
策懲之止策宜用而示之不用姑講解以驕之許之
加賞以誘之使其弛備而後兵之可以一創若明章
天討情形俱露虜扼險拒命難以得志非完計也中

策宜不用而示之用薊門大出師揚聲塞外以明必
討宜雲料軍若將合擊而微示意黄酋俾得禽縛罪
人許以自贖僕當爲公任之耳書聞政府謂宜從中
策卒以公力縛阿都赤等十七人獻於古北口詔戮
於鵶鶻砦先是宣府屯糧溢故額至二十一萬軍多
積逋公疏請赦逋汰滑人乃蘇息又令流人歸業者
原其負給以牛種由是耕者雲布粟價賤於中土矣
公嘗言火器之利可令貢獲失勇韓白失謀初至上
谷即盛講而修之造將軍砲百滅虜砲千三眼銃萬

故法以大砲城守其重不可徙也公創雙輪小車挽
以十人駕二馬隨皆遠涉砲發而車完又故法楔砲
以木人熾之立震死公易以乾土氣完而不震虜每
言中國用砲如忽雷災者當之能再擊耶器成公引
虜使至營觀之砲舉若連珠移時不絶乃嚙指去癸
酉陞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丙子遷左侍郎巡撫
如故戊寅以原官總督宣大俺酋既老頗佞佛至是
將西謁番僧寄帑於公留旂箭表信而去譯語甚卑
虜所道出秦凉塞諸邊皆震聳公與約俾繞賀蘭山

背以行而使使紀綱之禁毋近邊公又討虜西且以
兵力臣扯剌併有其衆勢益强盛難馭乃陰求得扯
剌亡臣醜努之與謀曰俺荅爾仇也比西行名爲迎
佛實將徼利於爾爾部小弱誠難與爭鋒若畢家陽
附以驕其志俟其惰而擊之可一戰殲也及虜王過
扯剌扯剌供具甚謹卒以精騎邀之如公策虜大挫
衂至番留不歸將與和親公聞大驚曰果爾且續媾
斷臂矣乃密遣人厚遺番部令與虜絶番得餌遂絶
婚時俺酋以契召諸部兵將復讐扯剌青把都等不

應公策曾且疑怒內顧少子以書撼之曰王久播越內變將起願爲爾小子謀使雲中以二萬人出塞四百里燕蘇達於陰山砲聲殷轟虜留衆皆驚擾騾騎以告俺答即日東還於是衆耗氣衰矣公督撫先後九年府庾充牣積羨金至十九萬兩貨物二萬屯穀二百萬石太倉太僕罷輸邊銀穀皆至百萬省南山移鎮客餉二十四萬兩以功增秩者三任子賜飛魚章服皆至再賚金幣十五庚辰以原官回部扈從上大閱進陣圖兵略　上嘉悅辛巳復以右都御史總

督薊遼漸行執政詢以邊事對曰速把亥狡黠爲遼左患戕四王帥矣此虜不滅禍未歇也請至薊而圖之公至益選兵教陣法作火器繕塞垣先是修邊者率嚴隘口而虜往往從山梁闌入公始塹深埤高皆爲堅壁復曹家砦以犄古北邊守益設薊師討朶顏程兎仔其畜馬盡還所掠百六十人壬午三月遼師禦速把亥於鎮夷堡爲覆待之虜陷伏中亥中矢隕焉斬首百級大酋八人獲馬百有八十公始謀也露布聞告廟宣捷　擢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蔭一子世襲

錦衣千戶建州夷還加奴仰加奴攻海西虎兒罕阿台應之蹂轢內地使遼師討之敗之於曹家谷斬首三千餘級鹵獲無算凡賚金幣者六賜飛魚蟒至再十一月入掌兵部事數月坐言者力請骸骨疏七上報可歸公負氣好施恥居積俸廩所入緣手而散罷官至潞河貲用乏絕碎公讌銀巵匜以資行營宅數畝累歲方就近代爲邊帥貲薄未有比者嘗言吾總六鎮錢流沒踝爲富翁易耳每思多財則多田業多田業則衆僮奴徵責訟愬歲且百出守之甚勞居之

甚苦今雖稍貧然老蒼頭數人已給使令省事少爭其樂差勝耳予爲小生嘗侍公坐公爲言讀書養神之道善養神者操筆臨文驅遣萬卷不然雖讀書連屋不能用也予居塞上時烽燧頻告檄書紛然將吏速集門外予方閉戶就睡意飽後起據案酬務應機曲當而心不煩慮吾神暇也然公才略勝決殆天授嘉靖間倭寇會稽鄉民卒走匿公時爲諸生獨聚族結柵以禦之時厤陽兵來戍攫市市人不敢迕視長戍如寇公私部勒宗黨數十人被刃無傷之鬪吾呼

弟共渫以應衆譁震死麻陽人皆伏執以告其戍將
鞭之矢貫耳以徇郡人始安後家居十餘歲未嘗入
郡郭就見長吏曰大臣體自貴重先正謙厚浸失其
故吾不能見重於人敢自薄耶時以爲有體公以丙
申四月廿三日卒年七十有二先數日送女於商氏
言論英英然也訃聞　賜祭塟如例庚子崇祀鄉賢
子女云云　予觀隋唐之盛皆嘗以兵力役服戎虜而
其邊臣若長孫晟郭元振張仁愿之徒綱紀約束威
德並舉蓋亦其得人之效焉方俺酋革面款事新起

若虎豹桊牢圈猨狙被衣冠鶩鶩杌杌不可以終日
然羈牧晏然兵刃不試若斯之久豈非公之力哉借
端易終之實難蒙成易始之實難繼公踵王方之宏
績創羈縻之始塗逵虎之怒準肉全毀之間致狙之
喜慍芧四三之數雖長孫者聲於雷霆郭公遺愛於
務面仁頗樹蹟于受降離以過焉公子有宇列公事
狀右稍加綴葺以俟銘公於幽者

兵部右侍郎古林王公行狀

公諱元敬字廷臣人稱古林先生以嘉靖己酉舉於
鄉成己未科進士釋褐知許州入爲刑部貴州司主
外郎遷工部都水司郎中出守荆州府以按察副使
治兵曹濮參福建省政遷總憲山東歷廣東右布政
使尋爲左入尹應天未至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
應天十郡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秩滿行赴京師至汶
上忽稱病道還至家疏請骸骨併以課上　上溫詔
許之而以閣與祖父母父母贈官任一子爲國子生
居十餘年年八十七乃卒公治許郎以清能有聲中
州江陵公棟國名能知人荆其父母郡郡守尤極時

選公爲曹郎或稱公所以治許者執政曰吾固知蒞
許守賢也願以吾郡煩王公是時先後荆守多負材
品有望實而語清直悃愊無如公執政父里居蒞守
及諸大吏謁見皆繆謹仄行侍坐如大父公至乃講
敵禮所請事有不可輒裁之顧用是反見敬憚郡當
校士吏置名籍呼唱次至執政子乃以僮應公曰公
子郎自貴而無來就試執勸爲駕者奈何以僮辱士
明日皇恐趨謝公乃聽試　上爲執政治第諸大吏
率輸金助役多至千餘公獨以數金往始遣王罪麼

議毀王宮公曰王以昏亂廢固宜而遽夷其宮室若
太妃何弗聽後竟爲宰相賜宅及江陵沒言者以爲
罪吏奪宅爲廨知者愈以是多公公性沉篤挺挺有
立而表甚夷晦其爲政心行物附穆如也沙市有羨
稅惟守所用公籍而歸諸公帑江潦潰隄漂田廬無
算公以公錢築治民不知役江有大盜曰楊羅所剽
賊上下常數千里莫敢呵禁公密問得其子弟稍馴
者數人召慰譬之許令湔濯羅果感悔自歸卒爲良
民及治曹叉以謀擒殺大奸朱學孔學孔者兄弟賊

積外飾車騎爲貴游而陰主盜挾弓矢四出剽劫積
數十年不能得至是伏誅先是他盜劫漕舟檻貫銀
實公鄰部奉詔司道守令皆奪俸尅日捕討時公攝
鄰部事以學孔狀聞撫臺撫臺喜欲薦以塞詔旨爲
官吏解免公曰不可異日者吏得前盜而誅欺罔罪
當誰任乎居無何果得劫漕盜他所撫臺以是益服
公謂正方是時政尚嚴肅諸省決大辟常至百十公
秉憲所論東省因止六人御史少之公持曰豈可徇
一時之意以戾天和耶至再三終不肯易時天下奉

詔度田率溢額爲功能公爲廣東右使獨檄屬縣以
籍爲主毋妄增損民間賴以無擾海有蛋賊至逐之
而遁將吏更執島人獻諸督府公時攝臬事攷驗知
其冤也下牒責覲屬保任多縱之餘尚數百人督府
令悉棄市公知不可復爭故多參覆以緩之及督府
被言去因皆得活其所守精審仁恕率是類也然坐
是頗不爲執政所悅終江陵在日公官不過藩臬而
荊前守皆一時新貴爲卿丞矣江陵敗公名益聞乃
由京尹驟領節鉞治吳會吳會新執政鄉郡也其爲

時賢所亟得若此公至吳即劾奏墨吏四人境內肅
然吳諸大家率善逋單戶爾困公仁聞藹然治不爲
毛鷙然徵責無敢格者終歲得宿逋五十萬餘民爲
之甦軍門爭兵千人符籍虛詭公汰之歲省餉數千
時盜起江上公治師聚糧兵罷積金十餘萬公分貯
四郡而令上下各爲籍相與參伍法甚具代者不知
也用之侈幾盡竟以獲罪於是公廉譽滋著然公既
謝政歸猶用吳中詿誤事奪職至萬曆壬寅公長孫
承芳爲通司知事當東朝覃恩乃上疏自理曰臣祖

父元徵向以廉謹自將仰蒙 皇上拔擢濫官貳卿生平祗礪幸無他過祗緣房副使與張給事許泰波連以致奪官閑住今張巳爲顯官臣祖父尚未洗刷乞如工部侍郎張岳例俾還舊秩癸卯有旨准復原職致仕先是房君寰以御史爲南京提學公偶寓書言吳中士大夫某某今長者且有佳子弟語稱給事及給事都吏垣房巳遷副使疏劾之房不勝恚指公書謂爲給事請託而巳不聽故見仇嫉併露公爲公是以獲罪公論惜之及還職之歲而公卒公生平跆

履繩墨動有尺寸終日淡默如不能語及遇事果毅人亦不能奪也楊忠愍之死交遊多引避公持杯酒至西市引滿爲訣即都水時三殿工起往時商木至率倚牙儈相與侵牟爲蝎蠹公以尚書指往受木於潞有鞾衫而揖者稱王公姪請以某商木居閒王公者時所號三王太監也幸於上權震中外公怒訶曰爾許也 天子當建法宮王公近臣而令若壞之乎與杖數十閹者皆却舌初爲許州有聖水傳可療疾遠近坌集公閉立命塞之遂使以子病求水於許公報曰瀆之矣再至曰業湮之不可啓也嗚呼若王公所謂仁勇者與始公爲布衣歲常授經生徒輒數十人居坐正容終歲未嘗戲笑年杪罷館相聚飲乃一爲解顏酣暢故所就多知名者其厚重精愨天性也公既耆耋而神明愈強或請養生之通公曰僕非能尊生者也然僕自居郢後宦遊四方隨行老蒼頭數人耳豈是故耶王氏世爲越人居狹猻湖者自元季惠一公始四傳至公曾祖章章生暐暐性寬然而行第三族人稱爲寬三公生碩尤以孝謹聞宅憂三年

未嘗入內室子病痘瀕危自脯中詢問而巳隱居教授饔飧饑屬而貌甚怡暢所著有湖南集沒祀鄉賢暐碩皆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配爲淑人公年十五學於從兄元春後爲陝西按察使兄弟一時俱融顯著名譽按察公爲人恢爽而公精約然越中稱長者必言二王公云公生卒云云從孫文學貫化撮錄大凡屬望齡梢刪潤爲狀以謁名世鉅公而銘之

江西布政司參政泰寰何公行狀

何氏自國初居山陰之峽山至宮保石湖公始與石
湖次子沅溪公鰲繼爲刑部尚書父子世卿貴盛於
是峽山之何聞天下峽峰公沅溪公伯兄也蹈禮慕
義不樂仕全子近峽公始以祖蔭爲佐軍府仕八月
而卒於官配沈淑人提四歲孤奉喪南還卽公也公
幼寵量慨然淑人摩其頭曰何氏世樹德不患無官
願兒名行如宋程伯淳先生足矣公對曰此兒志也
及長就傅畜一雞林下雞鳴輒起誦沅溪公心異之謂
曰兒異日當嗣興吾宗及應童子試欲爲之地公辭

弗欲母聞問故公對曰兒始進安敢不謹母善之爲
邑諸生數年去游成均嘉靖甲子舉順天鄉試試禮
部數不利公爲國子生時江陵張公爲司業賞異良
厚後爲相數問越人何生若何人以告然公竟未嘗
往見萬曆癸未始舉進士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
三歲就遷陜西司郎中廣東司所治獄隸都下公挺
挺自遂無所寄請有疑事終夜爲思或呼燈起書所
得每爰書成尚書讀之歎其精審歲大慮囚嘗令盡
閱獄書求可反者時有冤獄部中咸知之而囚故富

家子懼嫌不敢爲雪公曰吾可惜一已名位殺平人
耶爲白出之人無敢議者民盜孝陵鹿傷邏者兄弟
三人皆坐死公憐之故緩其獄比邏者傷愈引訊盜
纔一人耳其二人皆得脫盜殺監生潘某去勢鈇兩
趾埋屍林下旬浹逆旅主人啓戶入臭達於外吏入
檢索得屍以爲婦人遂號曰潘生殺其妾適宗法司
移牒所在捕生公獨持議曰生巨姓主殺婢妾不至
死其力足自蒙也不宜遁卽遁而盡室夜行主人比
墻牢待旬日後覺乎遂逮而訊之盡得盜狀乃生僕

妾爲奸逆旅主人覺而分其財匿弗告耳於是盡捕
得盜斬磔於市聞者快之公治獄明決然每私念法
司不覈檢相常耳目城司得無有文致弗察者故每
書獄常微郄之令有生路其同官歎曰吾曹固患其
郄也以爲罪何丈乃患弗郄眞仁人哉南都爲之謠
曰執法無阿海與何海南都御史瑞也公外遷後上
元有滯獄令聽之囚泣曰海公何公若在吾輩寧至
此問何公何人具對令乃歎服時潞王出封衛擇其
守故以公知衛輝既而前守餘姚周君思宸爲僞所

奏下撫按勘問以公同鄉嫌調歸德歸德又留其舊守再調江西臨江臨江方大饑公至即泛舟載粟與僚屬分出就聚落泊岈以半直糶之而使里胥傷立察所部受粟者無令譌濫又隨地爲粥廠森汲薪炊各有主者所役民咸受直令食於官無敢離局逾月而麥登乃已迨秋復大旱公乃步禱於蒙山之龍綠崖磴二十里以靈水歸告於城隍神與神約守失職神殛守守無罪而旱罪在神神當變置流像江水中不神貸左右聞皆失色俄黑雲中起雨一日夜歲大稔明年春公忽移檄下縣謂歲且潦可亟治圩備水工甫畢水至平圩田以無害又議藏樟樹永平二鎮權直商乃大至所入滋益盈及上計以最調福州府方是時倭入朝鮮閩緣海邇倭治兵料食偵諜往返內修守備外破賊株本皆倚公計畫福清城於山麓不可守公擇形便徙築之郡故無廩公以身所積鍰買米三千餘石益請餉金轉糴至四五萬官庾皆滿明年歲饑以倉穀平糶又請豫發軍糧三月米價遂損民陳梅等爲亂劫富家粟衆呼譟公先發卒守

軍器局而請分兵屯諸巷戶身撫諭之遂定福州地迫山海土田墝瘠稔時米石常直金八九錢公嘗上議曰南贛臨瑞諸府米貴石不過銀三四錢耳由贛水至瑞金踰山陸行六十餘里汎汀州溪順流至福唐石費復一二錢此塗一啓福民可長飽矣後金公學曾撫閩乃舉行其說歎曰此何君百世功也閩縣令王仰舁卒公心疑之家僮以計告公執而訊之曰爾非殺主賊賊爾黨也爾對不實併殺爾矣僮戰掉叩首泣曰殺主人者三奴也主人曩任廣東三奴以不法事被笞時方移閩臨發倉遽曰至閩而治爾三奴懼罪當食以斷腸草採豆芽進之主食之斃耳公受其詞乃縶僮而召令子廷試謂曰若知父死狀乎廷試曰不知也雖然過以公召至門門未闢伏而假寐先人若告之曰豆芽菜廷試弗解也公喟曰是矣命取所受僮詞視廷試捕三奴會官城隍廟中劾竟之三奴皆引伏廷試不勝哀憤手刃殺之事聞於朝有旨原廷試罪不問著爲令治福三年以奉法不爲權貴所喜遷長蘆運使廷中譁然公開命就道福軍

民扶擕而送者二十餘里不絕至滄設五綱冊核商主彩定餘鹽夾帶倒寬徒戍之罪故事諸商收買及行鹽之地率聽派撥官吏得持下便若爲奸利公下令令諸商私相推擇各就所便者官計引給水程而巳又爲請戶部諸邊倉勘必以三月至南京關引九月至收賣時而脚費省商大便之始至日商三百七十餘名引額二十二萬解課十七萬有奇三年商籍三倍所增鹽引十七萬課銀十五萬兩而又以羨餘滄州城刱天門書院處州雋士褒殘筆札僕從之費

皆具滄大侵則粥民且三萬逾四月乃巳然公強直部胥需求皆無所得會戶部以逋課劾三運司運公公以疏辨併以三事爲請部臣語塞皆覆奏施行然意常憾公未以困之時鋪宮用亟檄轉運司埽索進奉既發矣援朝鮮兵二萬五千人出天津將行後檄長蘆速具五萬金犒師期五日不至以軍興論公計無所出諸商聞之大慼曰使君方困吾輩忍坐視乎一日中輸銀三萬五日額具卒歎呼解船去聞者皆服平酋事始芽也海商陳申以其情來告福建撫臣

謂中詐罔繫治之及公爲福州數引申慰勞問訊而陰求習倭者伍應廉朱君旺等授以策密往薩摩通許儀後久之平秀吉死薩摩酋義久以密書抵儀後言秀吉死狀撫臣以聞公謂與巳襲謀符合而是時倭叛服無戒形上疏曰臣襲知福州時嘗得言倭事者陳申朱君旺而厚禮之盡知許儀後效忠中國之心與薩摩君義久報讐於秀吉之志君旺儀後密友儀後者薩摩謀主也日本六十六國薩摩最强秀吉役屬之調其將淸正驅兵數萬人頓之高麗以弱其

勢而羈其君其心豈能一日忘秀吉哉襲歲義久遣親信張五郎至閩投見原任巡撫許孚遠孚遠與臣謀欲藉久以挑引諸國共圖平酋令自救不暇則朝鮮不救自全中國不防自固亦一奇也遂遣把總劉可賢及伍應廉張五郎等渡海陽作檄書一道論平酋罷兵令之不疑而陰結儀後使勸義久圖酋自效計甚秘密二十三年可賢與義久軍師僧玄龍偕來時孚遠與臣相繼去閩玄龍無可告語中途被息使其時臣謀役遂寢有今日哉及秀吉死義久不忘本

圖密書告報臣謂仍宜以倭事屬諸二人今君瞻輩
往宣朝廷之威歆以爵賞俾招服諸國召還清正永
爲不侵不叛之臣機會難失願信臣言行其策天下
幸甚後播州叛公又上疏言臣自幼至壯凡象緯形
勢兵機陳法陰陽技巧靡不究心素有用世之志世
受國恩常願圖報播賊怙亂臣不勝憤懣願以原官
與家僮及吳越勇智士十餘人同赴四川總督軍門
少效智計幸而功成不敢受賞皆不報論者或請公
闊迂喜事嗟夫士隱處事括帖俳偶幸而富貴飲奕

謔笑糜月費日語公所學若夏蟲之曰夏蟲之冰苟
利無事就軟煖取膏潤天下有故縮足歛手惟懼其
及者往往噬口舌以弄豪傑之士豈不悲哉當權事
起海內披攘吏武徙者或觸罪罟公所處海王地月
交鬭於通灣天津二大關之間羣小猜然肉視商賈
公笑談而弭之置二關股掌之上頫首向我惟所教
令始羣小奏增鹽稅設巡鹽指揮幾盡奪轉運之柄
至是商竈鹽每直一兩稅銀三分行鹽官報額運司
官轉解指揮第邏私販而已繇此言之公材識辦大

事也始吏部以癸巳詔書簡郡守廉幹有聲譽者爲
運使隆其權任而仕宦者猶狃常故一遷鹽官輒荏
苒氣盡卑陬下交不敢當臨屬禮公獨引掌故坐堂
延見州縣歸然如監司所委秤掣驗放稍不應期會
輒參駁無所避憚其高倨者或不能堪然公廉平不
能有所中也公爲諸生時蒙籍世業家頗饒給及仕
稍稍斥賣以佐宦游至守二郡時無幾盡運司有給
商布價稅三千餘金往時取空務而已公居長蘆九
年錙銖無所染嘗語諸子曰人家自運不過百年吾

家再世爲正卿吾復繼有祿秩天道惡盈不忍以禍
貽汝輩吾仕益貧庶幾禳解災眚保安子孫耳其所
指蓋如此久之遷江西右參政兼按察僉事備兵湖
西湖西旱災以公力得從改折沿江多盜令籍船戶
記所受商貨盜以衰止政治肅然忽移牒請歸還楚
歸六月而病卒公慷慨有大略少與術士雲淵子及
爲星曆壬遁兵法形家之學後官南京講學定林明
心性之說旁至養生醫卜各獵其旨著聖授圖理數
解孫子解證瀛東雜著軒岐新意風水說治生經花

子傳其論事善持大綱多遠慮龐公尚鵬按浙江議更均徭爲條鞭哣奪羣曰未能決公適以鄉進士旅謁語次及之公獨對曰新法便民而不便官便於民戶不便官戶卽行宜先奏請然後移文臨以朝命勸以貞珉則與同之曰可齊更變之端可杜龐公大喜曰得君言令人豁然吾意決矣吳公兌鎮薊門公請之吳公謂曰三衛負國恩今議討之何如公爲言成祖樹置之由與三衛有無利害稷竊細罪不足誅討萬一輕動大虜交援勝負難必殆非完事吳公以爲

然事遂罷官長蘆日又陳禦倭之策於鹽臺曰夷猖獗備禦之計莫急於天津長蘆二十四場起青州至山海延袤千餘里海戶鹽徒皆輕鳳濤習爭鬭招而約束之不費斗餉而得勝兵十萬此便計也公儲畜宏富志意深廣頓挫冗散未及施用比沒識者悲之天性孝友輕施予敦故舊望齡生四十餘年至所聞見實褌千百金無所恡者公一人而已公名繼皐字某配封淑人章氏生卒子女云云以是歲臘月望日葬憶家嶺之陽望齡從姻婭末數承公教自謂能知公謹列狀如右以俟採擇

銅仁府知府擬列趙公行狀

嗚呼人之生都無足恃耶强力壯色倏而不居語曰見朋友死而已悲公雅長于一歲耳又素健少病單車出適長沙不覩悲可道哉予年十一見公雅於端肅公京邸中丁凡而共學建康三十同仕於朝後相與辭秩歸養出處常俱朝言怡怡夕言嘻嘻乃俾予泚筆伸紙傳寫事狀若古之遺耶悲哉公雅襟韻蕭遠富有才藻能詩工草隸性樂山水而嗜酒數事者

亦人人爲之至涉其趣得其解莫公雅若公雅少爲舉子業非其好也塾師且責課把卷强記輒能背誦師惟其捷敏之曰若如短晷能久居乎及與予同舍時益嗜學閉戶而呻閉排人視之紛披紫頭多古文詞賦三蒼稗史之屬予時方事帖括曉讀之多不解其語端肅揣知意尚不之奪也年二十九以廕補都督府都事時端肅方掌內臺爲開別邸出入用廉靖有家法稱端肅愛能公雅扶侍以歸居一歲遷其官遷刑部某司員外郎會端肅起拜刑部尚書行至吳

門與卒而公雅以是日鞭馬行都市忽忽欲墜見吏
卒如物剌者俄而訃聞人以爲孝感也公雅生母尉
宜人先卒而嫡母尹夫人年老既滿父服上疏侍養
不肯仕所以娛樂夫人者百方每佳風日與母出游
而已步從之所至羞膳隨具夫人小弱弟尹生長於
趙公雅事舅如事母也有園在北城莪山趾名曰蒹
葭帶郭面野方塘十畝爲飛樓水榭徑道紆縈雜蒔
花竹朱橋翠亭映綴煙雨公雅樂而居之日奉母歡
飲其上自稱曰北郭生方其爲圖也求善繪者經始

位寘而圖寫之成皆應圖每植一樹左右夷睇望伺
疏密適宜而後止公雅先有五言詠行於時後有蒹
葭小草與明州屠長卿隆吳人王百穀穉登上虞葛
公旦曉爲倡和之友讀其詩如秋潭獨照野鶴孤芳
清旨足尚也夫人没服滿起補刑部江西司郎中時
諸曹積壅補者率員外寘官閒無事求得使事歸過
每舟行望見羣峭歎曰小別乎逢何爲意態倍妍吾
非行四方不知故山之奇也倚舷而笑若有與語者
居二歲遷銅仁知府畏其遠也欲勿往及導者至言

其地山石刻露拔地百仞公雅聞囿色喜又言郡
久無守苗時草竊不足誅而官府欲大興衆斬薙之
此數萬人者延頸待公而爾也公雅拊心歎曰吾何
惜一行而活萬命乎遂決策往舟及京口登金山把
酒妙高臺汲中泠水百甕攜以行日飲此足浣吾腸
矣游之夕而疾作病既侵夜有大聲呼於江岍者若
云亟回首公雅聞之頗有省起坐西向拜而逝時萬
曆丙午某月某日距其生嘉靖辛酉四十有六耳端
肅公方整清約中歲始生公雅而訓厲甚嚴被服布

素出入必以命然公雅居庭中亦時有規益人未嘗
聞也江陵之一品再考也謬辭爲引避者九卿臺省
連章請留以諛之傳聞留京留京諸卿多曰宜然是
時端肅爲南冢卿固心持之未發也而公雅從廨中
來知其事以語子兄弟曰此殆不可夜爲書白其父
端肅手答稱歎曰不意汝乃懷此意能爲此言吾昔
夜不復寐事亦竟罷聃公雅力弱冠矣若人者無死
長帥一方其施於政必有可言者而不幸道殞悲夫
端肅爲都臺時任子皆從宦幕出刺郡謂公雅曰吾

幸健而家貧汝姑補外養老母饘粥乎對曰父在兒
何敢離左右遂止後出入幾廿年始得遠郡佩符橫
金而亡矣悲夫公雅諱淳卿號凝初道人今字謂之
端肅者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諱錦謚也自有志傳具
載世系故不詳述焉丁未三月十九日卜厝蕭葭園
之西偏及三子壯且葬父將文其墓石也庶藉手以
請曰先人有友某者質言無妄人也其質可加無妄
足以信必有名德君子銘以傳永者姑俟焉

廣西梧州府知府丁公暨配張安人行狀

梧州公歿之七年而其子日近成萬曆己丑進士先
是諸子卜葬公暨母張安人弗吉也卜壤得惠安之
石舩山而吉卜期得己丑之冬十月而吉於是日近
移疾趣歸會葬而屬友人陶某爲狀按公諱自中字
朋岳幼名雲階亦號槐江先世爲吳人其始祖節庵
公慎者自宋咸淳間徙家泉之文山里其從陳江則
自仁庵公善始三傳而至逸解公全爲郡諸生生子
三其季爲後吾公懌娶於張實生公公生有夙慧稍
長就塾受經生言穎心不好好讀他異書數從解篋

中捜嬴錢私購數帙夜帷燈竊讀之不敢使翁聞翁
後知之弗怪也而所爲經又工甚輒驚諸生遂以己
酉領鄉薦庚戌登進士第當是時公與兄雲際雲會
同學皆有聲譽而雲會亦領薦壬子于是溫陵學者
推丁氏矣公性仁惠愛下然有斷割與人析節好禮
讓而性伉直矜名義其於聲利泊如也初需選工部
嘗一奉使覲墻江右還授南京工部營繕主事以課
最封父懌如其官母張氏安人稍遷虞衡郎中時有
詔下所司鑄錢中人筦其權往往爲奸利公裁以法

不得侵事竣特予俸一等尋擢守順慶治尚寬平郡
民素喜訟逮捕相連坐獄繫盡滿公開釋疑滯獄乃
虛有一吏家遺田券僞刻印將以識券未果用所親
入見盜用之事發覺二人罪俱論死公曰造者不用
用者不造兩坐死非法也悉從末減郡大旱公步禱
山川爲文以讓城隍神三日迺雨時未及熟餓殍相
望公設法賑卹全活無算蓬村民若饑告糴其姻閉
弗予民怒夜劫取其粟姻子執至官當劫盜罪公曰
姻相盜宜輕律況又閉之糴乎吾貰若罪秋稔倍輸

棄其家民大感服上故有宣撫司長倅皆世爲其地
酋尹所部權事關監司檄公偕保寧守往鞫酋懼誅
飭兵警備同事者請以介往公曰不可單車馳至擘
門酋卒皆解散二酋具冠服出謁公不許曰吾奉命
按若若罪人也即宜以罪服見酋惶恐謝過事遂平
大竹盜起有司弗能禁公知簿李宗明能召按方略
不旬日悉擒羣盜上其事部使者進簿秩因留鎮撫
焉公居平恂恂然臨事沉毅有計畫人更服其勇略
在郡多所興舉郡前孔道阻江舟渡多覆溺公始爲

浮橋若干艘民賴以濟尤敦尚文教府大會諸弟子
講課學官一時遂多顯達屢造請其鄉大夫之賢者
郡人任先生有奇節屏居不通州郡有司罕得見其
面公獨時時能屈致之臨亭令受賕事頗露懼陰
屬公訊其狀令懷百金求解公大恚曰令不文贓耶
此金真左驗矣竟按致之法然終以廉直不阿逆監
司指爲所中調守梧州梧地僻遠異時官市於民率
倚辦牙儈儈半直牙儈藉上官賦取民恒一而徵百
公至勅有司平賈貿易不得與焉奪民賴以蘇梧交

兩粤督臣開府其地守常爲署輸內帑一日發匠入
爍金數十鋌久之乃覺吏以白公公佯叱去之他日
召諸匠領金自詣軍門諸匠悉至獨一人稱病不赴
公召至詰責之曰贋金者爾也即叩首服時猺寇不
靖會發兵大剿軍吏率掩取爲功公臨鞫止勿殺以
俘編示閭閻其遺妻子事佃種者悉歸之所活甚衆
居歲餘以親老屢求歸養會參政某來監蒼梧欲以
示威重令太守懷牘入謁不得從人吏公數曰吾備
位二千石終不能復效掾吏持文牘伏謁庭下也丐

歸甚力未果行俄而母夫人卒自傷宦游不及覩母
飯含遂絕意榮進時封公年九十高矣公亦須眉蒼
然每日問安進食嬉嬉如兒童公既夙嗜古務造官
金陵屬曹事簡得益恣心其間南成均多藏書公悉
購致之所入俸薄乃不能給書賈往往斥賣衣帶他
物償之不與易也其爲文傳情理而發新成其家言
不肯摹擬古人嘗與人書以謂一代之文各有至者
詆今文而效秦漢之作是越產而燕語也又自敘其
集謂其文在古今間文多不具載其存者雖簿領紛

逖緒繹未嘗輟篋書亦時有增進家居搆室藏之顏
曰希鄴爲卷者數萬日率耆頭理緗帙驅蠹魚嘗曰
吾出則連城歸則擁萬卷差足自雄矣所著有芝陵
藁行於世晚與鄉之諸先生爲逸老會性不能飲而
流連譚笑酣暢乃已配張以公貴封安人先公卒爲
文祭之曰自安人歸吾父母宜其孝姑娣以下宜其
順乃其性吾獨有不解者溢色柔顏煦煦可親而侍
立諸娣屏氣垂眉闇呼則惴慄恐後吾始疑其隘乎
居舒潔盂三洗而始盛衣不再澣不著牀几屏榻下
及磚堁自加澡滌室中無留塵吾始疑其癖歲時賓
祭率輟寐三夕婦女產期則月不能晏寢未明而呼
湯已息燭而視跋門就闔矣猶兖視三四戒廚下無
宿火病不能親饌必召至牀前手治而後予進徹則
復視餕餘饋月不視堂時巡至庖湢見突煙附薪漬
水遺餘粒必加譙讓日督童子瞷兒學舍有燕辟立
譙不少貸見祭堂皇之外慮周宗祊之遠吾始疑其
煩蓋安人歿而後知安人之非隘也癖也煩也又謂
安人事予二親喪葬盡哀祭盡誠自予爲士與官行

雞鳴夙興未嘗不先予起過晨還夜燈構艸輒屏跡
退不欲前視分予思在宦邸所服多嫁時衣爲命婦
不能具一冠若爲貧安人者噂斯足以知安人矣蓋
公性夷坦多恕而安人莊嚴勤力多所毗益以故公
稱爲良友云安人歿之三年而公亦卒公生卒云云
子女云云日近命予曰孤之言未足以述先君子雖
然不敢飾也恭又不佞且安能飾一語於公哉謹論
次之如右方以備大人先生採擇焉

寇岩來公行狀

吾嘗志副憲來公之藏以示友人胡仲玉學憲仲玉
言來公孝友人也其仲處士又賢者中歲其母太夫人
病而盲副憲公欲棄牒不仕處士曰母不幸失明然
更望其子衣朱垂金貴仕當世眼中熒熒然也而騰
官是孤母心弟諸生耳行罷業昏且相母去諸生無
所惜於母而母養備尤可安意事主內慰母母望此耳
遂也處士之事母也母噫欠必間搔足展臂靡不佐
恐母瞀悶不樂夜嘗陳說小史野人語可笑謔者至
於倦極乃退處士故翩博銳敏於所爲諸生業者也

竟坐是廢錮以至於罷而副憲仕多在邊郡侍仲無所還顧得精於職毋八十餘乃没處士髮垂須如縞紵矣侍疾不交睫月餘不懈兄弟柴毁孝感里邑季弟早世副憲公宦遊處士常總其昆弟之政有便利事恒先二家副憲公晚仕黔以賀　萬壽節行道病處士聞之日夜馳赴遇則其病病矣處士禱於神叢夜伏壇側請代死旦而卜之吉疾果稍愈送之渡淮而返然副憲公亦奇重其弟白首相愛愈篤副憲素強直挺挺自置而處士亦束脩田里無所顧請或笑

之曰君布衣也而效廉何求乎處士曰吾何效是當然耳蓋仲玉於來氏爲嫡家故能言處士之大者如此後處士有子舉進士選爲庶常迎父就養京師處士至踰月而卒庶常君以喪歸埜列其遺行屬予狀於是滋得所未聞事處士少年日諸來率富樂聚飲浙江滸常馳射爲戲而處士所挽弓石倍發多命中豪於其朋已而悔之讀書刻苦手所寫帙至滿一篋晚踆踆退讓邑有獄長吏或不能決訟者每言願退就來處士處士所左右皆無恨然處士絕足未嘗一

至邑庭長吏既時熟處士名又不識其面意彌異之歲延爲鄉飲賓請數歲乃造邑人咸聚觀稱盛事處士之佃或家燬謀鬻子以償佃處士聞而禁之曰完爾子原爾佃其明復燬又原之如初處士有山數頃里人樵蘇者腰斧歸之如委其燬也老習醫施成藥船診視雖厮隸瀆病未嘗辭避有羣盜聚謀所嚮或指處士家曰此貴介弟也其一人心非之曰此長者奈何欲侵之遂相與穿垣入而大譁以警曰盜來因迸散去處士晚歲産落而材庶常君知其必貴每戒

曰貧味妹育兒它日富貴勿忘此味也後乘驛至京謂其子曰爾入仕版無分寸於國也而父來費官郵幾數百金若胡以償每辰與促令入館曰無習偷惰以荒爾志處士四十時嘗病殆夢神人與期曰去後三三與會某所至是召庶常君告曰曩神所期其識在燕吾生七十有三距夢之夕三十三歲也吾將往矣疾七日而殁爲萬曆乙巳六月十二日公諱經邦字君熒家固陵西冠山之下故號曰冠岩予病廢業而再爲處士公兄弟有述者知其無愧詞也

先考行略

陶氏始居紹興府城實自台徙再徙陶家堰起幸五公再傳至菊庄公諱仲濂始大菊庄生樂淡公諱善樂淡生東皐公諱璇東皐生介庵公諱慷自樂淡至介庵公世儒隱素業甚薄然皆以易直方嚴見愛憚於宗人介庵生鎮江府訓導贈工部侍郎方塘公諱試方塘生武學訓導贈工部侍郎庸齋公諱廷奎生先考方塘公爲人曠襟高識能樂其貧窮平居廚突常冷而鼓拍呼唱之聲爾酣至庸齋公尤以聖學自

砥言動靡不引繩者當正嘉間文成之學盛其末流或刓脫縱恣公著書名正學演說於博約格致之辨皆峻辯而詳說之大意以紬虛解歸於力行一時言閩學者皆心推之没祀於學宮先考生而端凝兒時少言笑方塘公絶憐重之以故常從王妣馬淑人眠起淑人故儒家女也能暗誦經書旁通古語常臥先考股腹上口授章句每言吾孫必大貴恨老不見困誦日樹欲靜而風不休子欲養而親不在哀吟久之輒淚泫如是以爲常方塘公之訓鎮江也先考以愛

獨從無何而方塘公卒於官絺斂不給無以歸用徒令蔡時來爭先考出拜客年纔十歲儀度兀然詞對贍敏公大異之曰陶先生有孫如是寧死耶於是厚爲賻遂而歸之及稍長內朗外晦年十七而庸齋公猶不令搆文嘗潛與季父布政公私劇擬之及庸齋公見始知其能文一日間徧傳族屬莫不驚歎二十補縣生員二十六領嘉靖癸卯浙江鄉試丁未再上禮部乃舉賜同進士出身授中書科中書舍人秩既滿而庸齋公時亦起家學官不受封獨封母商淑人

爲孺人庚戌選爲南京湖廣道試御史尋實授奉命巡視下江差滿改巡鳳陽倉時大將軍咸寧侯鸞擅寵權兵而外挾虜與爲交關言者多得罪先考不勝憤具疏列其罪力詆之奏日上方承寵餌宜賜鸞家而疏閣不時下庸齋公時官武學聞之懼有不測爲買黑羊畜之以待杖蓋杖大創剝羊皮傅之每得愈也疏下報聞明年鸞竟敗人謂先疏有力焉在南臺六年甚著風裁差滿報命屬吏多循規例修舉主之禮先君一切屏絶不得通或志其間隙當受者皆令

於峴上發齒紛披方許入冊時張宮諭元忭方弱冠寄載而南後謂望齡曰尊公玉雪之稱誠溢萬耳若僕所知則爲眼見蓋指此也丙辰出知徽州府徽故善鬬諍訟牒滿篋或數十歲不休先考曰山民爭氣耳此可誘教而靡難以威斷制也每日庭質輒慰諭之曰此處殊不易入汝更思之欲罷猶可罷不汝竟也其稍纖細者輒曰此何足煩官府且歸令汝父老議之意解即不須來議而未當吾爲汝治未晚也訟殺人者多不以實先考尤患惡之每須檢驗必先與

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也非有沉冤巨痛而戕其腐骨即與子弟殺父兄者同律令責認狀不得實即坐遂法一二人後以大衰而尤敏決斷未嘗滯日宿辭下邑民裹米就獄者朝至夕去於是闔州號爲半升太守言食米半升即了官事也始至訟狀期多至數十百紙二年後不過數牒而已亦有放告遂無一人應者初時府前酒坊飯店甚盛人肩相騈久之皆罷肆去街衢如水冷民早無事多自訴求復業掾吏貧餒終先考在郡無一人以贓敗者始雖少望滿考後

多得爲小官吏用威嚴三殿災部使採木江南者以徽多木商將重其額先考力爭之曰木商販木於外耳郡未嘗產木也議數上得減十五六時幾輔寇警多事數有大徭先考皆陰爲調度民不知役有適旁郡者見其上下驚擾戶口皆不寧反訴之曰吾郡與若等何獨無此及歸更質問始覺所以於是皆歎息曰太爺苦心適竟不一言吾輩非諦問竟當不知耶入計部考爲卓異第二人當是時柄臣子亂政取貨覲吏爲黷賤先考入都單刺而已於是吏民悚懼乃

私共斂賄僞爲先考名帖賫投之既還後有爲言嚴氏黷貨狀者先考堅不肯信曰我是無一文者此妄也其得人心如此郡嘗大旱出禱即大樹府廨火具衣冠拜風反火止郡人益以是稱其誠信涖事凡四載郡中衣冠無敢私以尺牘白事苞苴宴會不相往來或謂宜少假借以通士大夫之情者先考曰彼自無求安用拒自無饋安用辭然風貌藹藹襟度汪然見者敬而愛焉嘗有新進士謁見當中門馳道而入左右侍者皆愕然失容先考肅客入座詞色無異茶

畢送至堂乃揖就東階徐曰昨汪老先生見過亦從
此出汪老先生前吏部尚書鋐也新安縉紳至今傳
之以爲佳話其德甚深遠類然也性本清約於外物
無所嗜慕然以處脂不染故特用爲郡名聞於天下
旣轉江西副使視兵九江府瀕行父老爭賫持擁門
頓首曰明公去篋箱中無徽州一枚錢設鄉中親故
從明公乞土宜扇墨何可不應願公納受先考再三
謝爲受墨一錠扇一握而去方在郡時下邑人往往
有板書爵里供奉於家者及去乃相率立祠於郡郭

置田供烝嘗會景藩出封泝江而上奉冊者數萬人
徵奉檄當以萬人助役逆於江先考時已遷九江矣
言於監司曰山民水役本非所宜又徵發於千里之
外曠日坐候殆不堪命莫若責直於徽而募人於瀕
江瀕江民樂得傭直而徽可大省此便事也監司以
爲然於是徽得罷役省公私費數萬民賴以全活無
道死者於是益感激思慕每過祠下必拜生日祝釐
於祠大會飲胙仲秋亦然如此者至今四十年未嘗
廢民或有冤抑不得直每自愬像前甚至設誓珓占

卜得失亦往往靈驗其賈四方者過越人必問陶太
爺安否望齡嘗以事至徽所過擁塞道路皆歎曰此
陶太爺兒故老多就尾有泣下者嘗有族人適楚地
暮行無所止適遇徽賈問爲何處人曰會稽人也會
稽豈識吾陶太爺乎曰是予伯父耳卽邀入宿盛具
酒肉情欵甚周其見慕愛遂至此方先考之至九江
也蘄賊流劫臨吉戕副使汪一中破玉山懸江右徽
擾先考大治兵湖口防其奔逸適議事安慶還至黃
石磯與賊帥袁三遇遂麾舟師鼓而薄之賊矢及所

坐舟繚斷柁解勢將逼我師射賊亦斷繚遂盡殲之
捷奏賚白金如千當患時先考陰令人懷關防匿船
尾以防不虞而已端坐督戰愈厲袁三於寇中最爲
劇諸將屢討不得至是始平焉癸亥陞湖廣布政司
參政分守澧州守巡道於常俸外制有廩給先考第
月取蔬肉而已九江發時所積贏至數百兩先考拒
不肯受請者曰此法應受也曰郡城惡矣易繕諸及
工竣郡人爲碑以紀其事踰年陞福建按察使無何
丁內艱歸丁卯服闋就家起以原官補雲南未行而

康齋公復卒比滿再補廣東半歲中連遷山東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時新鄭執政欲為其省擇良牧伯為諸廷故驟擢焉河南省錢穀大半以贍宗藩先考給散以時大得宗人歡凡納令與輸者出令與受者平手交衡如民間入而羨出而損者許即時面白之雖錙銖必罪以府官一人監視而已受成焉然猶羨金六百壬申擢太僕寺卿吏以請先考叱之去至都一日復遷應天府尹踰歲陞南京大理寺卿復歲餘改北尋轉工部右侍郎積三品秩滿得恩典贈蔭

如例刑部尚書王公崇古言於朝曰司寇清署請得清德如陶公者於是再改刑部尋轉為左署部篆數月以精允稱戊寅陞南京禮部尚書時刑書吳公百朋請老騰書政府舉先考自代或以告曰公第徐行旬浹可無南也先考聞之促裝遽發後廷論果屬而以三卿皆虛先考去漸遠遂不果禮曹故以俳色長供事先考至罷之有阜隷沈鉞暴於衆積貲數千敖坊僧道俱畏憚之號為虎先考廉得狀杖之至斃時江陵為政言利者爭為苛細諸部寺公費皆奉旨釐

華先考謂九列大臣不稱則宜去不宜過非薄上疏言臣禮曹也惜費失禮不敢顧請益意以諷切當事時以為得大臣體傅給事者楚人恃私寵勢傾一都先考時構工曹傅數受商人財為言事及為沈鉞言先考皆拒不聽積恚甚先考素孤介自始仕未嘗與要人通書於江陵為同年弔慶都絕始猶以時望見重後乃大懟辛巳京察遂屬言官論寘名拾遺疏中時餘姚邵公陛為河南道抗言陶宗伯清德素聞恐違物論江陵怒曰汝試言今九卿誰非清官耶又言

南中自陳疏且至願公自處且言之無辭復厲聲曰等不得因出袖中短帖曰第謄入足矣蓋傳所擬也時疏中所論多一時名賢既出皆歎曰今年拾遺疏反是薦賢書也先考歸數年撫按薦疏七上後　朝廷用都御史吳公言復修　先朝養老故事凡大臣以宿望與者皆得賜月米三石輿夫四名浙惟吏部尚書張公瀚及先考與焉先考為人內介而外和泛愛而寡與度量廓如喜怒希見儒居竟日或不過數語然未嘗憎人談論瑣瑣猥無味亦欣然聽之不覺

有忤其於聲色貨利如水本淡如雲本輕未嘗干懷平居自朝至昏端坐靜默而已雖書吏亦不時覽見其淵深簡淡人不能窺也筮仕後所入俸祿皆歸諸伯父每自外歸必傾倒橐篋手揺而出之雖把握之物皆無所留或言男女皆長大須少儲者笑曰吾兄弟所謂異頭而同身者也又何間焉官既二十年位至方岳及居喪皆仰假借以治喪斂每不繼至貸升斗食盡更借之蔬食六載亦鮮兼味望齡小時嘗見三翁同案飯惟供鮮菱一柈耳絕無他菜後至卿寺餘

祿皆付債家至挑煑野菜爲常饍家人皆安焉所居宅惟樓三楹始猶與季父布政公共之家口既衆乃於室中藩屏以處終其身無所益蓋天性固然未嘗自謂廉也所親嘗問於先考曰人皆欲富惡貧而公獨異者何也先考曰吾亦何能異於人情但生平所皮太薄手腕太軟門吏在傍吾愧之不能介可揣者傳服更以爲德言云詞貌悃愊幼時人咸指爲笨及名德既立猶以渾厚長者見稱然臨事應卒才斷筌集是藩之就封也官寺多拘執所過長吏因舩底以

貲取贖金意滿乃得出及過九江彭澤令亦見執先考書粉牌數令怠慢罪若將就考訊者索諸舟中遂獲脫後署刑曹會大審獄決精當事皆夙辦執政謂人曰吾始謂陶司寇清吏耳不知其才乃若是也既寡言論兼性無矜誇當官之事不及私室堂中疏艸亦焚棄略盡至暮年望齡陰使客乘間從容問之語至咸寧事曰公當時疏作何語先考漫應曰有是耶吾已忘之矣其不伐如此然竟以是不能詳也先考生卒子女云云謹具行略如右惟當世作者賜采錄焉

節婦王氏行略

節婦王氏者山陰民沈伯燮之妻也六歲聘于沈數年伯燮病癇手攣髮墮形色頗異女父母將渝好雖燮之尊人亦謂宜然也時女年甫笄聞之言於父曰沈病始何日乎父不解其指曰初許時佳兒耳也後始病作耳女曰諱病求婚負在彼既許而疾命也吾閩逆命不祥父義其言卒歸之入門燮病已憊至親皆醜之不能正視節婦所以奉事都如姑嫂也未嘗

少厭怠每曰即差當少延吾無憾矣居八年㷀竟病
死捧其首而哭甚哀觀者曰首危斷無捧也左右咸
爲感慟爰無與兄弟子其從應吉年五歲矣節婦聞
謂姑曰吾子終非血胤舅雖老尚猶可爲室中何不
置人乎姑感其意慨然許之節婦又出簪珥佐貲翁
遂以買妾生子曰光五月而光生母死踰年姑舅繼
殂惟一寡婦人二兒子處耳竊手而食有饔無飧二
兒長又爲資遣誦讀訓厲嚴切雖幼叔不姑貸也應
吉見爲邑弟子光亦成立節婦年踰六十矣嗚呼男

女之際貌相憐情相死死情非正也聖人猶貴其從
一而終焉雖情死猶之乎禮義也節婦一稚女子未
有矜禧之好抗誓移天以從薦夫其情與貌奚如邪
精意冥感枯楊生稊又能化其姑姑以延男嗣嗚呼
難矣哉

傳

高給事傳

有生則慕長年勞苦事役則思暇日此恒情也與憂
俱老老而無生之樂事去杖十消魄失氣無憀斜歔

與之閒嘅而不能一朝享然則所謂長年暇日適生
人之愁其而又何足慕哉人之心未有不樂者也嬰
孺之嬉嬉醉夫之陶然山林皐壤之蕭然萬營之未
作與其乍忘而樂即居之譬之日之必光也雲瘞未
興與其餓頃解駭而光見焉君子之學也所以解蔽
而返其樂也有不學而似之者恬曠豪爽之士其蔽
淺其營寡軼俗也遠去道也邇陶元亮王無功白樂
天之儔是也吾鄉山陰有高若齡先生諱鶴舉浙江
鄉試第一人成進士以蘇州府推官徵爲南京戶科

給事中謫丞光澤量移知定遠而罷田居壽考八十
有五長年多暇而能樂以享之詩酒自放閒出躋陟
泰岱衡湘武夷羅浮之間靡不至也予及事先生於
耄歲嘗聞其言曰浮世無幾失今不歡便爲蹉跌明
日雖樂豈償兹辰于百年中成空嫎去矣日從諸少
年飲酣嫭呼笑追遨趨招若賈之趣虛士急舉辟兵
赴期會而農勤蕪衰也予外兄商生嘗從飲會先生
有長子之疾因詢培損先生怒曰姑飲酒何暇兹事
又嘗疾病不食累旬人爲之憂懼先生彊坐引觴曰

吾知醉死之勝病生也久矣連舉數觴疾亦隨解人謂之達其長君如漢曰不然吾先生守足以貞介材足以濟事少爲貧士廚大數絶自比顏原人或憐館穀之其禮少衰委餘去不顧也爲理官數持平與御史諍御史故嚴鷙始不能甘卒更推譽之郡有倭警伍士以餉緩將爲變賴先生疾入言以解嘗行太倉望見城堞而寇至先生按車持重民畢入乃入寇不敢逼所收聚甚多爲給事中劾右都御史王學益姦狀罷去之學盖分宜婿故也遂用忤意左官定遠時

上好祠禱它邑皆有應奉定遠獨辭縣小無所進與諸生言先于孝悌行義顯白者旌賞之其去邑也父老伏闕請留數千餘人歸居四十年無所干請鋻孤尤親愛其弟雖析箸嘗與持案而食也夫先生依名行履繩墨直躬早廢用詘未彰而豈與佻疎傲誕者倫哉予曰子謂元亮無功樂天三君子者之于名行何如哉方其蹩躠笙與浮沉醉鄉對齊士以箕坐秦清商而自適此世所謂悠悠忽忽漫浪無短長之人也及去就語默之際投板遄邁撤障自引抗章累上

放斥而無所悔此豈卑陬齷齪者之所及哉何者其藏深而營寡也夫其居不憂者其出不同其神不撓者其用不滯達之謂也蒜雖其營蚊蚋其紛黃鵠白鳳翩然決雲高子又何病焉夫畫以肖人也今也人肖畫也苟以肥瘠爲賢而已故千貌一畫莫可辨也如以肖號先生曰達何不可也丁未閏月同郡陶望齡謹傳

高内翰傳

有明中書舍人錢塘高公疾既侵自力書爵里族系

子孫婣連爲銘墓文臨革召其孫嗣文授之曰吾醜夫世之誄死而誑生者毋他請也逮葬嗣文復請予爲爲公傳語且泣曰吾懼夫墜先命而哀夫數世而降爲子孫不聞其祖德者劇不以從治命微子之忠傳諸世本而已予聞而兩賢之爲作高内翰傳内翰諱其字原靜隆萬閒名臣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文端公子也母鍾夫人少而安雅在傅不勤讀書常端坐默識言動無妄十歲侍其大父母疾于武林皇恐誠惻夜輒露禱請代人俱知感嗟異之

及處喪號踊如巨人年二十四應爲國子生以温恭
挹損動有家法稱搢紳間譽聞藹然及文端公齊揆
席猶務引形跡過自韜隱家居閉門杜足諸監守大
吏慕交之弗肯也文端卒于官奔往奉喪以歸茹草
枕塊者三年滿服授中書舍人性恬夷不樂榮進又
念母夫人家居秩緩初考即移疾歸復從閣中上書
得終養既母喪猶稱病不起久之始還其職前後三
入署輒用久次縮其署符每頒賚文軸盡屏諸司贄
金弗受而汰還其故敗者斤斤如也積資三十餘歲

後進多横金轓朱而公以食俸少終老七品萬曆乙
巳　皇孫生奉使布　恩詔燕魏間疾動趣歸而卒
公素靜泊寡嗜慾一子自瀛早卒而嗣文始孩交游
僉以似續爲言鍾太夫人及公配馬孺人咸敦勉之
於是公始有姬侍及文壯生十召其妾謂之曰吾藥
者重違太夫人之意以置爾今太夫人捐養孫復有
子矣且吾又老病爾其行乎爲裝而遣之獨善飲酒
每良日孤往放舟西湖中舉奮獨笑人問之曰先生
誰爲賓主耶公曰主我則山水爲賓壹觴俎豆爲儐

侶賓我則山水爲主禽魚卉木爲供張顧不足耶客
或爲談内典對曰一心不亂他復何求其疾也謝遣
醫藥肯然委順而化焉年六十有四予惟古之志墓
者以示地下詔當來故延陵之題類旌靈公之記類
識而已至蔡襲所以愼終盧承慶所以誡後官閥姓
名之外無溢文焉後之作者若退之介甫諸公其撰
著多矣知交親暱之詞類可見也或志儉于十行銘
方于半偈詞約義竟實存跡示故足貴耳夫言當其
人一言而足也人當其言一言而足也稱顏之仁不

必兼孝于曾閔高陽之辨不必備文于游夏而今欲
總該衆瑜雷同一槩人無善惡以具美爲稱文無巧
拙以累牘爲富嗚呼陋矣哉此達士之恥也昔者陶
靖節陸天隨皆自傳王無功白樂天皆自誌墓語出
諸懷抱韻標千古今其意足稱焉江淹之自序也劉
炫之自贊也懼他文之未工忘已說之多醜臣於四
子者之撰矣然未有質言無餘若内翰之志之善者
也其可師也與其可師也與

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倣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黜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辭者招至幕府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邪試爲之退且草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卽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　上大嘉悅其文旬日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

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邪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于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于子矣茅公慙慍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羣少年

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剚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妒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

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旣而有慕于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于禪又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惰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于鄉者八而不一售慨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客于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交留者兩期贈金以數百計人爭

棨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于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北客于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

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噱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人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絶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耳無它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洮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

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幬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寢年七十三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値比歲公思爲渭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

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擿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于行艸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于運筆大槩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編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内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女鏓以能里衛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譁之鏓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

渭翁修偉肥白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擊鶴
應聲二子日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
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盡言
唐宋知務觀者鮮矣況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
飾節目然跡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
雖未免瑕纇咸以成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
而病廢名不出于鄉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
于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源泉見彼豚喧汜濫
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修短哉文長没數載有楚

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于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
稱爲奇絶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
之桓譚乎

馮封君傳

司馬遷言河華之閒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殖五
穀地重重爲邪迨漢都四方輻輳日以玩巧然班固
盛推西京紱冕冠蓋爲英俊之域雖去質漸遠其文
物都麗軼于往古矣明興關陝在西服去京師逖漢
唐往麗華巧之習百千年餘澌滅蕩盡彫琢復樸然
賢俊勃發博雅方聞君子接迹其地與諸郡國特盛
焉蓋有岐邠豐鎬淳固之舊而加以漢氏之文采故
關以西文質之美莫備于兹世長安馮封君者諱信
字汝實號誠庵以子友賞封爲保定府同知封君少
貧躬作務養父母于學弗暇也顧喜聞書語每遇人
言古今興亡大槩及忠孝節廉事聽之忘疲或竟廢
日失業有誚之者公謂曰吾不幸少賤未嘗得讀書
知義理今聞古人言吾耳新心孔爲開竊自幸所獲
厚矣諸君顧爲我虞邪然公閒已輒能試之踐履名

行日有稱人謂馮公耳讀勝人口誦也公有子三人
而保定公最少遂貴顯所至樹吏績至以孫從吾讀
中祕書起家名御史益張大之其好古嗜學之報與
夫先王之隆也其田野隱居有士君子之雅風其士
君子無失田野隱居之意迨其衰也稼穡化而玩巧
況紱冕冠蓋之儔乎馮封公隱田間顧心嗜傳籍可
謂士君子之行矣再傳益榮顯而質益茂觀吾友仲
好瞿然山澤士也豈非公之貽哉公春秋八十五乃
卒其配田夫人九十加一焉其生景泰天順歷成弘

正嘉之間雖周世太王王季文武之烈蔑以加矣其
壽考蘼固有由也跋

亡兄德望傳

君諱與齡字德望行四府君長子母王夫人府君之
爲中書舍人生德望京師長安街故小字長安少而
多病𥘉歲作故年長益羸體骨盡出脇間溝其深隱
指腹內坎帖背結喉連肩頎然巖峻子姊舅故淮安
太守苑公楫謂太母與四舅坐使我身冷言其清寒
映人也爲人通敏沉默身不勝衣而與人恭讓竟日
無惰色對人未嘗倡語酬答簡約或終席不覺發聲
弱冠能文章然以病故不能刻苦偶一出手雖習者
不及二十二補縣生員二十七用大人蔭入國子學
三十六而領應天鄉薦四十二而死矣德望以嘉靖
庚戌八月六日生歲支一周而生予予之事德望如
師事嫂陳如母也小時與仲兄虞望從大人于汴于
建業德望家居來省每去予與仲必數日啼泣後同
鄉舉兩詣春官己丑予偶與選而德望見黜然手足
舞竟日居數月去不見少慍于性疎情望前既後每
有適輒拔足行不能省問裝橐而德望特周綴雖行
數十里外必宿辦裝繳至錐刀鱗䃍鍼綫之屬畢具
予每每隨行益倚恃爲漫大人之起官汴以家屬焉
時有田四十畝見米數石資且罄然而道其衆德望
性既儉嗇益節縮自苦所出納寸縷一錢靡不籍者
歲夜鄰家咸得列酒饌嬉笑而德望獨爲債家所窘
既無以應之皆相守不肯去搶地呼冤雞既號猶不
暇就寢如此者六七歲于茲今日所以給衣食粗有
田廬者皆德望力而死矣德望九歲失母母于母董
夫人甚能子也而每哀思王夫人時與人言雖長大
未嘗不流涕被面見者感動陳孺人者上虞人故應
天府尹陳公絳女有賢行女時陳公簽其俸五百令
藏之後數歲出以與其兄銖兩無損其歸也予姊適
諸氏者方有行謀大人時甚貧無以飾女衣服什器
皆移給于嫂嫂未嘗有言嫂嫁時予始八歲時戲房
中及長猶時侍坐語無所避視其舉止言論殆儒生
也生二女一男子子殤女適國子生竟其庠生朱某
年三十九先德望三年卒繼李氏孺人者山陰庠生

李公尚謨女儒雅不及陳而柔婉過焉後德望三娶亦卒無子年二十二耳側室尚生一子曰履中娶于何繼娶于劉德望卒于辛卯四月初九而予以乙未再入都蜀人盛言德望仙事德望之舉南都蜀禮部尚書李公長春實主試事甲午其子李生自成都試還盛氣自得中路有道人迎馬笑語謂生勿妄念也解元某子甲耳生怒挃之道人曰爾不識會稽陶與齡而辱長者生茫然不能省然耳熟予名怪其似爲舍而去歸以告尚書公公歎曰噫是予門生而編修

君兄也死矣何爲見之及放榜言皆符於是兩川皆傳德望實仙去未嘗死而聞者曰陶君故骨仙矣是宜然　望齡曰予祖封工部侍郎康齋府君素以名敎自負齋坐矩行規繩甚峻嘗有客侍坐足小交府君正色曰小交則小不敬大交則大不敬客遽抽足起謝其於家庭子孫之訓可知矣德望自童時即侍府君其在小學雖頹而登廁時皆有課誦既勝冠常令傍立日敎移晷膝攣脛痛不令去其莊如此德望之謹慤靜默蓋遺敎也府君在日望齡以最小孫得憐棄世時纔七歲自幼及長誦課之若規繩之嚴皆不及德望百一故迂懶頑鈍欲强就檠架而性不可復改德望又逝後之人欲尋予祖父之烈者將何觀哉故爲掇其大凡令履中書而藏之以爲父爲法而以爾叔爲戒勿令人曰萬石氏孝謹衰矣自其始可也

亡兄虞仲傳

君諱舜齡字虞望又字虞仲行八嘉靖庚申大人以按察副使治兵九江府無幾生虞仲復二年攣生二

男子長曰望齡次曰高齡皆江産也而高齡蚤死惟望齡與虞仲爲差肩昆弟相愛好尤篤大人之官亦獨仲與予從二人共轎坐終日笑語停處人輒聚觀及稍長共燈而讀坐臥未嘗少離仲既娶猶以愛故不肯入內嘗共被宿幼有奇尚常言丈夫當超絕人外處深山密林自縱適爲樂凡世所嗜比如塵塗不屑也與予終日言指趣率如此時年十二耳後數年受經于山陰馮先生先生老儒至輒問二生何志仲對如曩語先生謬詘之而心許仲及冠與上虞謝

開美爲友監務自弛蕭然淡寄言論清遠時從德望
家居或以事使仲仲必避匿以命予予適終走自言
然兒癡久之復厭則懼曰當使八哥八哥乃當安坐
德望以好言慰予渠如洞裏籠打攔不出爾無效之
也及予既長大多病落拓始知畏事避勞亦復打攔
不出矣而仲已去我誰與共此懶者聞近處有山幽
曠名蹟更古時與君爽謀欲移家其中清泉白石庶
無愧往言而仲歿且廿載異日者倘斯謀獲果當徙
塋仲於閒或爲立祠剝桂酌水而奠之與神魂游第

不曉予能活幾時耳仲素寡欲從大人金陵一日忽
嘔血病遂日亟當少間時時有方士言能爲杏核丹
者衆頗信之仲聞大喜謂開美曰吾欲雲遊天下所
恨無資得此事辦矣其雅志堅確如此然竟以疾卒
時大人方罷禮部尚書歸舟次于杭之已三月廿三
日也配潘孺人故布政司參議潘公清寧女性柔婉
宜于舅姑及寡嘗自祈死乙酉九月卒年二十無子
孫子荆少言當枕石漱流此當時習氣語耳若處仲
乃爲眞語何者生于今時口音未了而乳媼撫之曰

官官執筆入學荷蓋竹馬呵唱而以官爲戲惟壯年
名成祿遂者假言隱老大意不得者對言隱皆古昔
古事者對言隱仲此時未嘗讀書識字予所悉也斯
言奚自哉仲既長一見古詩即能詩見古文即能爲
古文習靜即獲靜樂從方士言採藥養火數月即覺
藥生臍輪初如棗漸大如棋子了了可見志大而堅
言奇而獨非無自也將其生有異于人者乎予既迂
懶又妄意爲聖人之道可以坐致而力不精猛旁徹
寡助使仲在必能策足先路響予惰而進之乃棄予
死悲夫

節婦李氏嫂傳

節婦李氏者望齡族嫂也四歲失恃育于其祖母年
十六歸予族兄尊道甫廟見有家夫目數逆食大嘆
腹痛翌辰死娶纔五日節婦年少初嫁方氏自障
不敢仰視及壻病忽改飾易容意狀凌亂既絕哀慟
誠感左右皆嘆曰新婦遽能爾耶時送客酒肉罷辭
去訃及諸途還哭伏地悲甚節婦斂髮收涕披其父
與至室中語曰父無苦兒欲有言父所示飾兒非若

已物也宜以父歸雖然兒寡義無反顧而以絲縷還
李氏者是示有他志而傷姑舅意也以此累父父乃
去踰年節婦歸寧父父傷女幼無子欲令改適然意
嚴之不敢言而使其姑嫂女鼻弟時相引譬故及私
褻或提哺孩幼以動之爲言婦人有夫若子如鳥雙
翮蟬雙翼翮折翼解胡以自聊哉節婦聞而疑之詭
其父曰兒忽忽忘收其衣裳以來請歸取之父私喜
挐舟送女還節婦登岸大言謂挐舟者曰好語主人
翁吾他日嗣子及要乃當歸相見耳時長叔年纔十

三四餘五人皆絕稚小或乳或攜家有大牀屬節婦
臥護之夜常數起祖媼性嚴急聞兒啼喚輒詈曰好
孫兒爲爾刑殺尚懶惰耶諸母與比屋居夜夜從壁
間聞之時爲泣下家既貧縫紉浣濯析薪擇米瘁不
躬者又多病歲持三月齋齋罷翁憐婦羸弱爲市豚
肉烹之將食羣幼環繞人受數臠釜鳴轢然稍飲餘
瀋而已節婦既脫歸不復省父父時念有以奪之乃
令人來迎而紿言祖母病亟求與訣絕節婦少慈于
祖母既聞號泣命舟將行翁知其詐也微語之故節

婦乃大悔曰翁言是也謂使者阿婆空憐惜我我終
無以報我未亡人死等耳不能復見阿婆也性嚴峭
疾惡守閭婦稍聞不潔見之必瞋目齗齒入其寢必
手擯以出與人言然諾無改嘗謂人曰吾自知性狹
猥難近唯是故歷諸苦未嘗悔也居十九歲長姒始
生子鋒節婦于乳間抱養之鋒今爲諸生有子矣節
婦年六十二尚無恙年與節法皆應旌而以貧故不
可得望齡嘗以狀白太守雲南劉公請扁其門公許
之節婦微聞固謝曰吾母子貧賤僦人廬以居將旌

誰氏門乎事遂寢。望齡曰古之將聖大賢與忠孝
貞義垂名後禩者大抵多剛毅强忍之人世所謂良
性違俗者也予性綿耎自視無介然難犯之槩竊以
見譽于人而心甚恥之宗人皆言節婦平日耿耿娣
姒姑姊率畏之多敬而寡親竟全其所守有以也賢
于男子若望齡輩亦遠矣哉

節婦秦氏傳

節婦秦氏同邑秦君景和女年十六歸于族叔某繼
十日某暴疾死節婦哭泣屢絕哀感左右踰年而舅

亦病臨革呼節婦至前顧視甫泣不能出語節婦過
言翁翁衰亡上心處難持久即指其心曰此中如石願
翁翁弗慮翁慨然曰爾能然吾爲鬼亦當報爾言畢
遂卒家素貧又連遭二喪節婦獨與姑處日纔一炊
耳然以孝養聞族中自宇先宮保而下皆奇重之文
僖公家居每歲時爲其家必白節婦姑請揖節婦姑
謝曰年稱分卑不煩大人也文僖曰若人者壯節強
志可當予拜況揖乎時時餉饋之節婦間鍼紉裘帨
以答其惠蓋節婦特精女紅每操作至難號人勸之

少息節婦舉手曰吾數口賴此以養敢自息耶節婦
新寡時間歸覲父母母家人多諷使二庭節婦覺其
意與遽命舟來歸後弟來覲之陽被酒大言曰姊識
陶家郎面黃面白而爲苦守乎意謂其初婚早逝也
節婦亦大聲叱曰弟毋妄言久之又迎之還勸諭益
苦節婦恚甚閉戶欲自盡救之免是後母家人噤口
不復言矣以伯氏子本正爲後正亦誠愿力作晚乃
小康節婦同時有李氏者族兄尊道配也婚五日而
寡俱以苦節著後年俱六十餘法宜旌萬曆甲辰邑

庠上其事于有司有司謂旌禮詳重一姓二節宜先
後以聞移書問宗老宜先者宗老答曰以節以貧以
早寡二婦均也李五日婦泰至旬日其爲後先者乎
迺以李氏節上使者奏之　詔旌其門論者謂鸑鷟
芝菌希世之瑞也或共穴駢晦而獲之或曠千百里
不一見豈州推里舉按籍較多寡度地量有無若徭
賦長者哉予姑志其槩以需之遂爲泰節婦傳

樊節婦傳

樊節婦者會稽雞山村人同邑石浦村董君粟之婦

也既字而董君病癩狀色異常父母謀絕婚雖董君
翁媼亦謂宜爾也女聞之即引命自誓詞意懍慨父
母弗聽迺罷餐卻飲涕泣不輟雖百方譬喻之終無
異言弟曰我不可如是卒歸于董而董君疾久形壞
臭達于棞節婦與之處燕婉之愛略如恆人也斥賣
衣物醫餌備投入則扶侍出則露禱又爲滅醜護惡
時薰燎蕩滌令人可嚮邇雖膿穢浹流而牀褥甚潔
也董君所餕食嘗爲人嫌棄節婦每退而盡之茹淚
並噉居數年年二十五而董君逝哀感鄉里人謂之

曰孺人所以爲董君者至矣情立義殫可以無憾年
少家貧而又無子所宜自圖耳節婦輒嚙指誓指碎
血迸衆皆撟舌不敢復語服既除歸寧父家其女兄
奪貞也微與之言節婦戟手大罵遽呼舟去又數歲
其伯氏有姑生子立爲嗣而名之曰繼宗曰此吾所
以偷旦夕不即死者也其鄉里多憐苦之輒應曰吾
前顧老姑後顧穉子人之廢固有不幸于吾者吾何
苦焉久之姑死竭力營喪於是繦絮衾殮之屬質賣
靡不罄者食饘日甚乃歸養父家其弟婦不善也時

詈曰吾時胡不聽好人言而窮苦以累我乎節婦爲
其弟作勞視織穫之勤者其養視粗薄者每辰朝弟
婦牖臥而使姑爲作糜糜熟徐起而食之節婦無慍
意歲以翁媼及夫諱日歸石浦村哭奠至老不倦時
萬曆丙子季夏廿日卒于弟家年六十矣病革時呼
繼宗泣誡之曰汝立心爲善人吾死且瞑言畢而歿
于邑前禮部尚書羅公萬化嘉獎志行爲言于巡撫
都御史溫公純將上其節于　朝會羅公沒事遂寢
瞀齡董甥也外兄人鳳書契事俾爲之傳擢于家祀
人鳳言繼宗亦佳士取舍不苟是母之子也

余發傳

余發者婺源韓仲子應泰妻也發于韓爲繁之余曰
東京之漢有桓發焉桓氏五更後也發之言曰詩云
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故刑翦自誓明不辱其世也熙
其閭號之曰行義桓發余發者明合州守念山先生
女工部尚書中宇先生女弟而余友山陰令舜仲女
兄發年十六歸仲子明年而仲子水死時已舉子矣
發得訃哀絕堅不肯食合州公謂曰夫死植孤義也

殉死者情也君子不死情不毀義發再拜曰然迺復
飲食居九歲孤又暴亡發復絕粒求死合州公曰
徒死背其生姑而傷老父猶不義也爲事爾姑若父
乎發又感悟復餐於是彌勤苦治生業然然持笇人
怪問之曰夫人曩爲孺子讓產推餘財遠之若今
孺子死更自勞苦何也發喟然曰有人此有土者時
昔之事也有社稷乃有君今日之事也韓氏衰矣未
亡人敢自怠乎于是益買宅十區市田倍居材千章
築新宮爲韓氏宗祠擇當爲嗣者文昌立爲後而卜

壞以虀仲子韓祚幾替復振者撥以義聲持之也初
合州公年十六舉于鄉敏慧絶倫諸子謂弗及以女
類已尤愛重之每讀書談道與女織言女輒領解酬
對簡要公每爲之解頤少通女誡朱子小學長涉經
史容止嚴重論事引經質古侃侃如宿儒合州公晚
病滯下撥來視病晝夜甚謹其孝友殆天性也尚書
每言吾見女弟如對畏友合州公臨革謂舜仲曰汝
有兄如父有姊如母吾復何憂後舜仲爲諸生將出
游學造其姊言別撥謂曰弟材要當顯達昔狄梁公

姚少師勳業高世歸懸于姊帷留面好相見耳于恒
爲舜仲言詩詠女士者殆謂夫人與昔者班氏有昭
其文左馬也辛氏有憲英其明智僑肹也居賢父昆
弟之閒吾烏知其孰雄哉夫人儒雅多聞謀事識成
敗儕于班辛猶曰近之若桓氏所謂無忝則誠有之
矣吾故爲余撥傳以比于桓棼云

鄭節婦傳

鄭節婦方氏歙巖鎮里人于所游方文僎于僉之姊
也年十六適同里鄭君大憲憲世爲賈少從父于亳

以能見稱父爲賈使賈于豫章見族子某中詐之
曰豫章俗澆不如巴陵之易輯也遂改業與游楚蹤
年不歸節婦憂之泣謂其母曰婿所與其人難社豈
有他乎母以告鄭媼媼恚曰安得此不祥語節婦問
之愈憂日夜持母泣不寘母曰巴陵夭夘邪馳足取
鄭郎信還汝耳卜而遣之不吉比至鄭君果客死主
人言鄭君夜歸而饑啖餅于族子而暴卒蓋毒也訟
諸巴陵不得理以其櫬歸節婦迎于市不哭其母故
撥讓之曰吾孽也聞弦骨驚見人之夫死而哀不任

也汝婿冤死汝不出涕何也節婦曰兒涕逆流注于
脊潛于踵子在乳下夫讐未能報何以哭爲明年讐
以貲下彭蠡遇盜見殺于是節婦拊棺而呼天縞衣
糲食四十年不庭以終其身君子曰節婦鑿跣迎喪
之際茹淚慷慨至哀無聲此其志豈婦人女子所能
料哉吳孫翊妻徐夫人始以占事知來卒刃仇首報
故雄史冊稱之節婦早測禍機憂心惙惙可謂知來
之智矣天假盜手罪人用殲不然豈與戴天而處哉
公安袁儀部中郎亦于公友書節婦事稱其智過人

然未窺其志吾引孫丹陽妻事而中郎稱孔北海女喻各有當也節婦子明俊以父業起家人稱其孝俊後有二子一女云

黃孺人傳

戊戌銓曹之讞時以輕重讞第賢大小也削籍者四人而武林錢子國維與焉始錢子以都水主事持服家居自里中召爲吏部考功主事知國維者皆賀其配黃孺人獨憂之謂曰君性孤峭寡諧幾宜蚤決國維謝之既入署持法乜峻果見逐子是歎曰吾不蚤

去負吾妻錢子歸三年孺人卒錢子之與室居也道莊而義篤其歿也慟焉又屬至齡傳之嗚呼難矣傳曰孺人父汀州知府巽庵公母蔡恭人舅憲副卓庵公姑嚴恭人孺人少令慈子大母母卒傷之失明既字矣巽庵公曰吾女不幸廢儸不任婦卓庵公曰盟在吾子賢公勿多慮既歸閨閫穆如刀尺皆恒不去手性婉而恭事尊章其孝病必露禱冊羹股癢焉自娣姒逮于臧獲其事孺人無敢弗莊也憲副公姑謀析箸也意難家婦孺人微知之歸白父母取從女弟

自副而授筦鑰焉屏處禮誦絕葷血非歲時謁見舅姑未嘗出戶孺人無子生數女視娣所生子女猶已出也年四十七卒或謂錢子周恭叔之娶瞽女可能也其愛不可能也生宜之殁思之君子是過人遠矣錢子泫然曰古之人歎息于知我有求諸天下弗得者王章之忠也山濤之度也妻實知之房闥衽席幽昵密近而知巳在焉斯固是樂而忘貧賤矣吾得志不及濤禍不至章吾妻明智備乎譏策其將絀雖古人未有過焉乎烏得無慟嗚呼知人其難乎哉類

君與耳目與是爲傳

齊節婦傳

齊節婦者古越齊君瀏之妻也姓王氏同邑鉅族年十八歸于齊齊君入貲爲郎將謁選行節婦夢不吉心動請止無往齊君不聽請從行適偕至潤州齊君病且亟節婦禱于天刲股投藥血濡焚楮方是時節婦有姑老家居一子三歲娠在其腹齊君疾革執節婦手以老稚爲屬節婦囓指泣誓無負憑几之命俄而君卒于時節婦年二十一矣撫屍泣踊哀動鄰舟

及治棺殮經紀喪事還越咸中禮度齊君有祖墓在石帆峰下歲久莫辨昭穆節婦將治塋歎曰吾夫素好禮葬而無序是辱及九原也乃更買地營壙躬親畚築人以爲難節婦年既少子弱宗之豪者睨其遺產憾誘百端節婦引刀呼天斷左手指顏色無變徐拾墮指泣曰吾有他志者如此指豪謀遂寢事姑甚歡辰夕相依形影未嘗去左右閫政肅如也晚屏葷血持誦靡輟有請禮塔寺者輒云文姝只這是何庸他求疾亡豫飭家事曰吾以某日當歸矣已而果然殁年七十有五莊生有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古德言作有義事是惺悟心惺悟非情終能轉業夫禮義生之善物也而卒也可以善死吾所聞宋孫于嫂事與齊節婦同蓋所謂作有義而惺悟者與節婦孫三益爲衛幕官京師屬其姪其民列節婦狀乞予爲傳予忻然許之若三益者可謂不忘先美者也亦足賢也

奚孺人傳

錢塘諸生孟禮卿隙可從予受經十餘歲矣禮卿居江干有別業在涼馬池宋故宮也丁酉予與友人袁儀部中郎過其館饋食豐潔飲畢爲孟母節壽詩各一章禮卿因言母嫠居甚苦賴婦奚婉順晚歲頗惟適耳中郎笑指盤中食品曰君婦不獨賢孝又多能也禮卿才高志意果銳少年稍不偶輒憤激發心疾奚孺人護視之甚謹少間復營新居執斤者千指孺人上慰悅其姑氏內受脊病外給工匠心瘁力殫而禮卿于是有寧居神慮澄泊疾用瘳損孺人之力也後禮卿試彌困彌自力于書棄產遊學孺人亦彌自努治產養姑竢其夫歸于遊歲丙午秋七月禮卿方有試事孺人暴疾卒爲罷試哭甚哀使其三子赴于予曰可三子之母不幸夭死死而尚視不敢忘其嫡姑也願先生惠一言以榮窀穸庶其瞑乎蓋孺人歿年纔三十四而長子津已勝冠經使之年十有六矣與其季澤皆側室子也仲河則孺人自出也津之生也孺人未二十耳而能子其庶子禮卿曰可也孤無與兄弟也斯母之志也予曰夫踰其姑氏之志以撫先人之祧而忘其姊娣併忘其年可以傳矣予爲作

墓誌銘

大理寺左少卿燕陽商公墓誌銘代宋相君

隆萬間吾越有柱臣二人曰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環洲吳公大理寺左少卿燕陽商公二公者皆氣軒而幹挺膽謀而敢決授之權任皆能批煩決挐捍社稷制萬里其用足以見矣而人謂之屯施焉商公諱爲正字尚德少有雋聲然屢試不利舉隆慶辛未進士時年四十四矣由刑部主事簡爲江西道監察御史

居三月出按山東巳更福建督學畿內遷大理寺寺丞進右少卿攝卿事侍講經筵充廷試讀卷官尋改爲左從始仕至官九列纔十歲珥筆持斧佩[illegible]禁要人謂公材固足致之不謂驟也性[illegible]捷[illegible]多所可覽言之皆有條貫自爲諸生時固已然及解褐見官長時與論事慨爲言往代云何如今所制若改云何譬畫可允如宿吏老官聞皆[illegible][illegible]廢[illegible][illegible]所條公咸中窾要於是執政者稱曰商公[illegible]經綸材也然卒以少卿罷歸公按[illegible]習治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所紐

故事御史更[illegible]差滿始專按部而公以部郎新資爲之許溝梟大吏意不謂輒能或匿端試質疑[illegible]及見折斷咸相顧失色齊俗故多豪猾相連結[illegible]吏民號曰窩訪張仁者其魁也吏固稔知之畏其黨不敢發公捕得皆殺之一一部皆讋稱商公搏虎如膠萊河役起作者潰亂淖中蟲生於股人情騷然環噪首議者欲爲變公馳往慰定之會奉詔按驗公上言所穿處石盡水出且汲且挑工力甚費就令渠成而麻灣海倉淖河各數十里潮激爲溝深不盈尺朝濬夕淤

郎別開一道行且復然恐徒糜財力終無所就又言倡議大臣乃逆計未然心存國計願勿以爭成毀傷任事者心疏奏役罷論者稱其有體居山東吏民畏憚如威霆轟然各在其首及至閩則其劃鋒角爲簡易民得自入愬事往往衆問盡得吏姦民民間曲折狀然持重未嘗妄發也福寧衛將某于罪當繫之縣旂門門爲亂變聞公命亟持檄收逮衛將以來令不幸而見殺則亂成收之是紓衆忿而奪其禍柄也巳而果解戍卒以援俘百獻公公[illegible]數曰大過敵合

闆至移時卒無寸劄是爲生倭者邪訊因固海商其
一人解行縢則途券具在驗之而信悉縱遣之工斧
石得古像也而菴之衆頗集有司謂爲亂也當大辟
者數十人公以妖言律坐一人而已麗公尚鵬之按
浙江也更均徭爲條鞭法至是撫閩公謂此善法宜
通行閩中然閩中巨家率搖惑賴公力持乃決民歌
思並祠祀之稱爲麗父商母焉時海寇未靖公疏言
緣邊兵寡而民有戍籍遠方者常苦勾補貲送請自
今軍丁當解送者就補鄰並庶爲兩利疏上報可而

先是按山東時言縣佐楊果趙蛟雖胥吏有長民材
詔從之以蛟果爲知縣仕者三途並進與收成事皆
著爲令遍行天下初予從商公暨前禮部尚書羅公
一甫春坊諭德張公子藎同事俞商石先生講業臥
龍山中商公最長博識能古文皆兄事之至是同官
京師三人居詞曹而公以臺憲督學畿內爲儒者宗
師皆用經術任職人聞而榮之公老膠庠文事優裕
所擢士多至顯名者已從御史久次擢大理方授節
鉞而竟罷去當江陵都政地亟材見公明練善持議

論意重之以爲異日可大任數稱之於朝然知其雅
正未嘗以私屬也公亦自力於職事務遠形跡及江
陵敗諸任事者卒以黨附狀見指獨公無絲毫然公
與人言輒曰張公實知我人亦覆用是重焉公父明
洲先生諱廷試舉嘉靖辛丑進士仕至陝西行太僕
寺卿直亮善文章有官譽尤用守黄州著聞母陳淑
人公之罷歸先生年八十八淑人八十有六矣鄉人
稱之曰大理福人也廢官以厚親於終既罷喪頗治
花木有別業在土城山船理條蔓驅蠹蝟怡然樂之

時舉其腕歎曰此捕虜手而從事蝎蠹乎予罷禮部
歸從公修禊居會酌酒望山恍然臥龍之游予甫出
而公遽逝悲夫公嘗言其先世自汴從嵊宋學士荀
新兄弟四人至顯官名其鄉曰繼錦入明有勝三叙
授者從會稽樊江村數傳及彪彪生澄澄生公澤有
二子長任某府推官璉次郎太僕少後其姑謝故公
生于謝氏而璉有子舉鄉進士公孫開祚復以禮部
第三人知邵武所謂繼錦者又在茲乎公生于丁亥
卒於壬寅九月年七十六配金氏封孺人子某某孫

某某公訃來都邵武君方謁選以公屬余誌德陶望
齡所為狀乞銘於予予先公於明洲先生友也予兄
弟又辱交公子孫娶於公曾孫女字為友者四世婚
再世矣既予誼當銘公銘曰
純鉤銛無七闕犀用封牛羊等屠雞山子千里在四
蹄稅諸十舍劬憤嘶建章修梁為構櫨不若棄嶲寒
山蹊公材如雲用如霓長轡未縱中絆韈繡衣遄使
橫金歸聲馳燕闕暨脅齊豈不或偶於公奇金城兩
臂袖莫施藥欄苑捕從兒嬉登樓眺雲氣薄紆老桐

米瘁抽新枝穸墳如堂山馬馳胡不置冢祁連為星
辰行空光陸離示公不朽繫銘詩

廣西巡撫都御史雲谷陶公暨配諸夫人墓誌
銘 代

予初隸史官時同郡陶文僖公為詞林先甚文僖心
精禮密言動可準則介然為館閣表儀而其兄中丞
公相繼貴用事其謹廉相類裁句傳大過于弟人謂
二公者皆大臣也文僖方卜相而沒中丞壽考晚寄
節鉞纔數月又輒罷歸夫有大臣之器矣或無其位
有位矣無其年有年與位而用不竟施若中丞公者
尤足惋也公諱大順字景熙別號雲谷舉進士授工
部都水司主事以父老移疾歸養終服起補武選陞
職方員外郎執政以為材真任職方也一歲中更長
武司還為郎中時挑虜初款塞約束未堅奏臨下上
日不暇給公條畫詳練事荷以辦諸僨飭交闕中貴
人二切持不用始時交慼之後密刺公陰事竟無纖
毫復用稱歎干請遂絕而是時文僖公亦已為吏部
侍郎兄弟並當樞機獎拔文武材士進用之名為得

人門庭肅清外無餽問而性俱周密退食沖然雖賓
客群居莫能窺其際也公長子允淳與公同科進士
擢為尚寶司丞而文僖子允宜復舉禮部軒騎出入
京師中以為盛事為職方再以邊功 賜金進俸一
級久次當遷列卿屬文僖卒官尚寶丞以使還歿於
家遂力請外補遷大名道兵備副使以遠鄉里再改
湖廣乃歸經紀葬事請官久之遷山東糧儲道參政
會裁冗員官在裁中歸居四年復補湖廣治屯田鹽
法明年遷福建按察使轉右布政使遂為左秩滿之

明歲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無何坐言
致仕始公弱冠從其祖父莊敏公官京師以三河籍
中癸卯順天鄉試時南人附籍舉者凡九人比十謁
於朝公與八人者皆罷歸充本縣廩生又十六年戊
午再舉於鄉又八年偕其子尚寶丞成乙丑進士尚
寶丞沒且久而公門人吳公時來起山中為左都御
史廷中號耆年公知名既蚤徘徊藩司閒朝士不知
者謂已篤老故口語橫及之然公懸車年纔六十五
耳器識通敏氣深慮沉平居恂恂抑畏臨事裁斷洞

水天閣 卷八 七

然無滯所決獄平反甚多初亡人曾光何心隱皆圖
像名捕甚急武昌有游士與客比丘過從者或疑為
二人收以詣公曰光頷瘤應圖也公笑曰果光也頷
不復瘤矣釋而遣之楚之鄙邑與宣慰司鄰民相與
訟有司召其人來讞不至捕之扞捕者恚以撤閉發
兵討得二十七人奏報當死會官論決公心知其冤
至市平立不肯押字曰就所書獄此拒捕耳非叛也
御史動色曰公言是也然業已奏 詔當奈何乃殺
一人餘皆獲免闔藩司之帑大亡其金吏卒五十人

皆坐繫榜掠備至公時為右使請於長曰盜若有二一
輩止耳而繫五十人即盜在是亦四十七人冤矣況
為公治之則悉縱遣繫者令四出跡盜果得真盜以
報五十人者皆得解時楊君四知為巡按御史當論
因屬公差其必無赦者十人甲乙以報而復為筴內
筒中禱而探之所探筴視公所差前後無一人爽喜
而謝曰公之明允乃仰符天意乎所至皆有惠愛雖
去官久民常謠頌之居楚日遣吏江行遇盜剽其橐
視所持牒遽曰此陶公所使也虐仁人使不祥乃舍

水天閣 卷八 八

之其得人心類此宦游凡三十年從御隸入居楚日
至斥私奉金二千兩以繕治省城及長關涖筦錢穀
之任最久尤謹嫌疑每出納監以郡佐涉算畢封而
已嘗謂諸子曰吾意欲爾等貧以為吏勝於富故生
平田產無所增加時陶氏群從後先為方伯者三人
皆用清白顯名人亦以此多之公雅有藻鑒目所識
賞無弗驗者予友南充陳閣學與時從其[illegible]文 公
讀書京師僧寺中公偶過見之驚曰此郎公輔器也
明朝無父子相者有之自陳氏始矣少多病性好玄

理當靜篤時或內觀腑臟晝觀星緯宵綦自居易之爲人手寫其間適詩曰咏歌之後得末疾笑語人曰吾生平喜讀樂天詩今病與病之歲皆類之豈當與同壽乎及卒竟亦符合陶氏居會稽鏡湖傍在前漢時已姓其堰矣而譜稱其先宗陽公者自郡城陶家坊來居堰上後有陰德世遂昌衍七傳而爲莊敏公諧由庶吉士授給事中以言事忤奄瑾得罪起謫籍至總督兩廣都御史終兵部左侍郎贈尚書而其父鏜祖父壽皆封侍郎矣莊敏三子仲曰師賢有襟度

人稱長者仕爲鴻臚主簿公其長子次即文僖公大臨也文僖先貴贈父詹事兼侍讀學士而公後以二品秩滿復贈如其官母韓淑人配諸皆爲夫人云韓夫人明智勤肅諸夫人事之甚婉每饋食必令人伺色喜愠及著所向多寡而敬進之人稱其孝諸公演者嘉靖中名御史夫人父也世居餘姚之大湖門有知人鑒中丞稚時適外家諸公識之於賓坐嘆曰此陶氏駒也遂以二幣盟之曰吾有女願以相託歸語其家偶得快婿既爲吾女約婚矣咸怖其率易後貫

顯人皆稱服焉公生於嘉靖癸未卒萬曆丙申年七十四夫人先公三歲生後八年乃卒年八十四子三人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九人曾孫女七人萬曆某年某月葬公　　　之原甲辰某月以夫人祔系以銘曰

栢栢長沙載播其源嗣興於稽七葉始繁厥有莊敏廼纘戎軒鶡冠龍旂作鎮南藩於維中丞敦德儐元惟幾惟深既直孔溫廼穆樞機廼頒藩宣梧野桂林千騎番番徭黎來觀莊敏之孫賜湖旋歸雙戟樹門

沒而匪亡有畢其原維德之餘以裕爾昆

山東左參議陽谷南公元配裴太恭人墓志銘

今關以西冠冕望族稱渭南南氏作述之盛維山東參議陽谷公軒淳德上壽以褒厥美則有元配裴太恭人裴遠裔出唐晉國公度再徙爲渭上著姓大父山東參政慧父醫官承祀侍御鄭公某其外大父也南氏自紹興知府瑞泉公大吉山西按察司副使姜泉公逢吉兄弟修辭講德相友愛居平未嘗異財紹興公卒憲副悉推田產讓其孤孫企仲陽谷公之爲

讓於弟也亦然故南氏以敦睦聞於遠近名有家法
太恭人來歸所事與耦皆世賢者然每每亟稱於身
其夫子樂其有助也以處娣姒姑姊亦僉謂曰宜而
里中爲語曰田市南氏其世世雍睦以讓聞者以有
裴恭人相之也姜泉公之仕也恭人侍其姑李以行
陽谷公姑讀祕書郎於銓曹繼從宦留都再以憲使
入蜀恭人或從或留事舅姑李恭人與姜泉公之喪
皆以恭人留故湯藥斂含無所憾陽谷公奔歸謝曰
微爾吾幾無以爲子矣繼姑王性嚴時時譴呵太恭

人事之彌謹與陽谷公處莊而婉其媵妾皆曰夫人
實愛我甚於公公性伉直官屢躓太恭人常有寬言
其字也無喜色人以爲難企仲之少孤也太恭人護
而子之李氏姑蚤亡有女孩幼恭人女焉視其生四
子二女者不啻也四子者長辛酉舉人懷慶府通判
學仲次甲戌進士東强知縣憲仲次乙未進士今翰
林院檢討師仲獨仰仲爲諸生夭耳憲仲子居益復
以辛丑進士爲某官而所字孤企仲由掌銓再遷至
太僕爲胄名卿所女女子適楊君光訓稱名御史於

戲盛矣哉太恭人初以夫貴　封安人繼以萬曆辛
丑　詔書用子師仲恩進今號明年壬寅師仲奉
使還家拜上冠帔其十一月四日遘卒距其生正德
戊寅春秋八十有五南氏四世顯者八人而太恭人
以大耋之年上承下覆哺弄提攜莫不曳組紆帶至
鳲鳩之均愛蜾蠃之善祝恩勤靡閒苐祿借之詩云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以言德廣而澤長也某年月日
檢討君將啓陽谷公之藏而合葬焉以狀介侍御楊
君以請余於檢討友也瑞泉公又故嘗守吾郡不可

辭遂受而銘之子女婿婦具陽谷公志中者不復備
論惟師仲子居恒聘左知縣瑾女得續載焉銘曰
穀章蒯果不可以美西崙東棟不可以種彼常者華
或化而芋豈無同父不如我同宇渭陽之困後楹前
秄朝蓺其德暮而穫之渭陽之樹柯交實繁無傷其
心有濊其根嗟乎後人眎茲銘詩善貸者成善公者
私

貴州參議繼山來公暨配周宜人墓志銘

公來氏諱經濟字濟時別號繼山舉隆慶戊辰進士

性方直沈簡少言笑與人斤斤不阿遇事揣始見終卽謀植竿定不可撼而奪也遷徼遠惡地凡仕宦所憚不樂至者而公坐不偶時終身更踐其地意無所怫然亦用見其材計屢效動伐顯名於世終寡援引偃蹇而不復公初爲潮州推官也潮守以中助倨於僚佐公弗善事也守恚陰中以事謀敗錮秩去公亦從大同數年始進爲太僕寺丞時問牧之蕆羨吏積欺盜公討治之蝎蠹皆屏故事丞禮殺於卿少騎止不庭座卿不衡公曰卿丞偕僚也筴騎而庭之引座

而衡之卿少皆目攝不敢忤也再歲陞南京工部主事繕治　孝陵水竇工竣進都水郎中舊京諸監局供辦率仰都水寺人始共誘脅終更脅持之得欲而止畏公雅正不敢犯也出僉憲廣右治梧州猺獞山峒往往諜出于帷中公陰重寇莫得隙大峒共叛下片檄名捕六賊皆梟之賊慴遂定府江猺數寇略不靖公以鋭師出賊不意覆巢斬薙無算乃度地置營命三百人戍之有司以餉請公曰比流舊課鹽所入稅爲金如干兩誠復之此無病於民而餉足也又鑿

山開道四百里瞭覘明謹寇益希少居梧州五歲威望卓然遷四川布政司參議歲饑以法興賑全活甚衆就遷松藩兵備副使松藩控虜護番蜀西偏也是時火落赤擾洮河間虜王以其衆西徙相與聯絡
上命尚書鄭公洛經略關隴烽燧達於松州公奉檄以八千人守高乘塞益用茶馬招輯諸番部諸部懽附虜失耳目卒解而去公有助焉始緣邊以衛士戍疲弱不足用公簡汰更募土兵符伍甚飭黑虎番日阿呼攻剽二堡西土震動公討曰茂州去成都千餘

里請而濟師往返曠日所謂揖讓救火也遂以便宜發兵萬人使副將朱文達將之疾趨茂州番不測大兵至皆潰走生擒阿呼斬獲甚衆捷聞　上賜金增秩會公以母憂去又坐言者服滿起補乃落一秩爲貴州參議分守烏撒復坐隴氏事與撫臺持議不相得以羅隴氏者烏撒土官妻也夷法土官既嗣爲其部人醵金爲納婦而相與共尊事之生子奉以爲嗣及隴氏產子非種也土人以故法請立爲後巡撫都御史江公東之持不許而更求其種之宜立者將聞

於朝公爭之曰蠻夷恐隨守所故習不可以漢法治也苟從其俗猜人而已避之恐為遂邪竟江公不聽以忤去公嘆曰此士自茲多事矣後朧氏據地治兵拒宜立者攻殺連歲乃服其後議郡封宜人周氏同邑前進士憲之孫女公孝友兄弟慈於諸姪宜人偕之以婉公廉潔無染宜人成之以儉公性伉直宜人劑之以和稱齊德云汞氏蕭之冠族宋貞龍圖閣學士廷紹者為越守沒於其地子師安卜西陵居焉九傳為廉憲公諱天球又再傳為贈公諱闓凱實生公

公生三男子云云以某年月日合葬於陶嶺之陰而以其從子翰吉君狀來乞銘予曰公宜人法應銘也為銘曰

比鄙之邦西極之域東走蒼梧南征浮竹吹蠱隨車站鳶愁役吾道非邪以勞四國郎茴罷露綰以東瞰蝮蚖吐毒懷我至恩功永名垂風行俗教□□□之烈播於無垠玉無改貞鋼難繞指歸□斂□□□田里收身九宮括志一囊耕鹽先疇白首□□□□勞止享有齊年懋哉斯丘君子息焉

湖廣參政警庵林公墓志銘

先生諱偕春字孚元警庵其號少負□□歲博通群書補諸生有雋譽嘉靖辛酉舉鄉試乙丑舉進士科尋選翰林院庶吉士以材器為館閣師所重故事閩中館選二人唯一人留是科先生與莆田陳尚書經邦俱授史職先生為檢討戊辰分校禮闈明年以告還又明年還職萬曆癸酉同修　肅穆二朝實錄展書經筵管理誥敕甲戌錄成進編修先生性嗜書好古及官詞曹每請俸輒送書肆杜門息交游沫文秕

該習朝典意尚深遠人莫之測也為人直船曠宇腸如絃繩外甚宏肆而神守堅確其嘗制也以文草江陵誥詞先生據體演文無所誇飾江陵固已不怡屬令改定之又持曰王言適如是止也不增易一字遂大憾之乙亥用年例改湖廣按察司副使行至淮安上章請罷報可先是門人習公孔教以書勸先生之官至是報曰僕賦性迂戇誤塵華貫邇者外轉勢固宜然僕□敢擇官而後處哉士皆有志當能自適古人有□□熟練而不□豈直為□哉亦□有不當於心

者僕釋屩以來蓋非一日長短之効昭然可見今當塗者以此處僕以我爲能乎否乎僕雖音櫟土風行乎流俗至於是非成敗之故坦然明白輕重緩急亦當有槩人雖以僕爲不能僕不甘也然名不登於首列交不及於顯官終日窮年兀然自守平生所知契一二人耳而或以僕爲能僕不敢也夫以僕之能不能尚不敢自決而況於當塗者乎既不以不肖爲能而又不欲顯然斥之直以庸常畜我我又甫常自待甘縻寸祿是眞無意於天下事者也天下事豈循常

局促舍己從人者所能成哉窮巷屏居門無車馬高堂菽水良用快心祖母年已近邁恃人而行金石難期喜懼交併朝夕奉侍亦足報劉暇時與一二弟姪課文發其憤悱紓其紕繆驩然共適不待遠朋匪特此也家有青山戶對流水朝露方晞稻苗盈疇倚杖其間行人樹外牛羊自來農夫話年歲之登童稚遊衣冠之後知我者希則我貴矣能脫胸中之奇倔徇他人面目之歡乎今耳覩目擊之徒直謂我假耳不肖非其事不以萌諸心非其心不以宣諸口雖在

略可諠呶之將而其言舉皆此心也豈有假邪匹夫抱志萬人莫奪又何必降屈於今日求伸於他年哉顧僕實有所大好僕幼而嗜睡長而多病比入史館優游歲月無所發明意未嘗不欲賅增繙之顛探藝林之實也故得錢即以購書然燈即以開卷意之所怡它無以易雖未能周覽徧觀然已得其槩矣今必欲使之俛首以就簿書易轍而事戎馬世情日新狂態如故一無所成而㒨有所失矣逝將築室雲山之麓洗耳漳水之濱慕匡鼎之解頤希朱公之折角搜

壁藏之餘蘊發高閣之異同考經緯之彌文講太平之盡蹟敘其善畢挹其芳潤然後芟諸史之繁蕪粹百家之散佚續千古之道術成一代之文章身雖隱矣言亦不朽語云人各有能有不能此則不肖之所能也不識足下以爲何如及江陵敗籙素爲所廢斥者起淅江提學副使以親命强行先生裁書精妙請寄無所受奇而發試牘至所屬生輒口某公嘗爲若言然若文劣固宜居此其所拔擢始或疑駭後懸驗莫不稱服代先生者晉江蘇公濬至今淅言是督

學稱林蘇蘇公敏絕一世名爲知人至取神骨物色之表不能及也竣試時出命觴登覽生徒童冠皆聚觀之先生召至前賜之酒笑曰對游山客可試其飲宗師法不可干也先生既罷歸不能細謹而部使嚴重他藩牧事之皆謬恭視先生闊疎意不能容疏論之奉　旨調用詔下時方校越越士追送江上人人涕下不能仰視先是漳浦有泊日公溪官取稅以餉民苦之先生爲邑令言請蠲其稅令不從又言之撫臺語稍侵令令大憾之先生罷浙憲還未至家而令

因以事中其家禍酷殊甚先生歸隱操彌勵復不得已奉封公北行以避仇封公旅於邳孰而先生行詣闕候補鞭馬郭南意不自得同年顧公養謙開府遼東致書以酒德爲言先生戲報曰昔人喻酒於兵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此言可與論酒矣弟落落無成正可尋醉鄉耳而脾氣虛弱溏泄爲災欲效鄭公一飲三百杯竟不可得安得使酒哉乃知器自有限此祿亦不易也顧公飲中友故相往復如此無何以原官飭兵

贛州贛方與岑岡之師先生檄上撫臺力言用兵妄殺非是時已成師不及止然以先生言獲原縱者猶數百人丁亥遷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治承天時苦旱先生禱救甚勤居五月復坐言者罷歸歸爲小齋題曰讀書談道更號曰雲山居士掃軌謝客晉爲後生商略文課與同好痛飲而已晚歲頗好內典及丁父艱肆力形家之言或勸之著書輒對曰三蘇文章今人猶厭讀我復何有乎嘗爲人論爲文之法以氣爲主其言曰意至而藻生神來而旨暢行於所當行止

於所不可不止吾於斯言有當焉先生老無子後舉子數歲而殤不勝悲咤時時擊胸遂有血疾疾時令人奏管鳴絃倚而歌枕上聽之迨亟問以後事皆不言獨引聲歌劉長卿上陽宮詩聲若金石兩手交舞其達生知命如此先生至行貞白貲產不及中人里居有司例供輿皁皆謝卻之宅憂日寢興堊室中三年未嘗內也其先居漳浦之葭洲曾大父崇器公有隱德鄉人稱之曰朴叟朴叟生子琥而夭有遺腹子曰文貢即封檢討公先生父也封公母王以節聞葭

洲近海多盜節婦以其子徙居於涌塗及先生貲舜
疏言祖母貞節狀　詔旌其門又念䕺洲宗廟所在
也即故地建祠貲田供祀事焉先是雲霄民善剽掠
議將誅勦之賴先生昌言於朝而止後寇入閩增設
憲臣於詔安先生以官多徒擾民陳詔銓司尋罷設
以故鄉人僉德之先生歿於嗣咸爲禱弗葬封公雲
霄之山阻水爲雲霄人爭造舟爲梁以過靈車令先
生得志其德於人與人之歸德可勝道哉望齡爲諸
生時客游燕不及試事與其曹百人補試睢州先生

發牘首予以仁和令憲副張君鶚鳴大之冀日復懸
花紅環城而呼會予發去不可及補試生幸僅冗甚
主司意不復望花紅也檄來復以冠先所試諸士予
廩食於是庠士大讙爭言以父故私之先生初不知
望齡誰氏子也聞謗拊心而歎愈益誦言兩浙士有
先望齡舉者吾不復相文後名第偶符先兆爲一笑
而望齡絕凝鈍德業無所底每事後人此非先生所
及也先生病革屬其嗣子毓祿曰銘我必陶氏子故
毓祿走數千里以戶部侍郎盧公狀來乞銘告曰某

月日葬其地望齡辱先生知無以報烏敢辭弗銘銘
曰
神龍升雲九土被膏或擾豢龍龍舍而逝文明天下
豈與魚謀失勢而沉以侶鱣鱏性不可馴而寧可狃
大壑歸藏一瞑萬古

福建按察使青厓高公墓志銘

予所同乙酉舉仁和高君諱從禮字質甫號曰青厓
以明年丙戌連薦禮部射策高等除刑部某司主
事進廣西司員外郎雲南司郎中積秩出守臨江府

居五歲擢福建按察副使主屯鹽尋以藩參治閩粟
遂拜憲使治兵於漳南蓋予同年生九十人而望高
功多職事顯貴無踰高君者歲丙午奉表賀萬壽於
京師過里中方飯客中暴疾而歿當君新貴時人謂
其詳雅沉厚大臣也及歷試有蹟長外臺名與隆起
又愈謂當然而奄忽中隕悲夫君子居嘗銘其座曰
恕能養德儉能助廉赴事欲勇宅神欲恬物爲西曹
胥方遣使出讞選及君君深自陳讓至於再四西曹
郎劇使無甚出讞者也或怪謂之曰公何讓之固也

君曰昔歐陽永叔居夷陵行視架閣有積牘爲枉直
乖錯不可勝覆也退而以獄矢故終其身精法審斷
子書生方師吏耳敢專使命　上之以滇事怒李公
材也言者强諍　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憂不可測
君曰　聖主可用理奪乃操筆爲奏曰材用夷敗緬
不無闢國之功據揭帖文自抵罔上之罪又曰臣子
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效命　天
子視奏色爲霽竟獲原解君之于用可謂恬矣臨江
之岨有龍池羊腸者南鈎界也巨姓主盜盜晝殺人

燒廬舍操車馳往縛其帥焚巢以歸有羅氏者擅貲
養客將爲亂君復用奇計收之民賴以安龍池羊腸
之人至今祠祀焉権事之興君官閩省會爲臺司所
倚中使者運日動脘君輒持關鍵逆機牙以制之常
嚴憚不敢恣横閭閈罪庠校諸生徒聚譟于衙窘迫
莫可脫君譬令執罪人以自解而以兵護之歸衆乃
定姦人妄奏言福建鹽使司多滯引鬻之得十五萬
金乘傳麕來商竈皆憂擾君時主鹽法挺身疾辨牟
小皆挫服爲輸錢四千有奇而止閹貴人言於二臺

請以私票行鹺號曰抵引皆許之矣又賴君力爭而
罷紅番以船來求市中使以聞君盛言無厭夷心生
方來患閉關謝郤之番乃引去君於事任可謂勇矣
臨江據津塗常以富人主客役罷産率破壞更踐將
諸富人皆行貨營免吏用舍視貨厚薄郡民皆愁苦
之君至官悉罷遣役者以公錢供而使吏主之曰簡
客者守也先是傳傾而名爲節省官損郵直而民除
率私錢佐之無所告愬君上牒請悉還舊額清江鎮
百估之所會也故事官市民徒與半直與又後君在

郡五歲未嘗遣一卒適市僚屬咸師之鎮人安焉鎮
故有社倉裒八都之粟立司正副以領之監守稱病
君聽民出義廪分五庾令自爲守官無所煩民以恃
賴清江之祠遺愛者二前守戴公德孺以兵從新建
伯討逆濠者也一乃生祀君而俱漸產君之於政可
謂儉於用恕於施矣此四者皆大臣具也君家貧少
孤贈公歸華命曰必爲儒用成吾志後與母居分燈
誦績每至丙夜鄰嫗竊憐之爲賁膏火日中無烟塵
滿案席怡然不屑也後顯仕至藩牧常兼視數道佩

組紛若所治贖鍰未嘗私一鍰或以爲言君曰今覩吾窔冷時何如邪君體羸腰不任帶然生平少疾病至臨事所守挺然壯夫不能及器[illegible]宜公卿少疾宜壽而年不登艾位不究材悲乎竟坐一羸哉高氏遠系蓋宋宣仁后族扈蹕遷仁和七世人明名曰玖又五傳爲西隔公鷺生雲樓公科郎君祖禰皆贈如君官者也君娶於鍾再娶於馬通政孫女皆稱淑人子一人德基邑庠生卜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而俾予銘之予安忍辭銘曰

慶之祠楚之稷峴首兮淚羊桐鄉兮冢邑丹荔兮黄蕉清江兮白石羌載䰟兮丘中君何之兮廟食

山東道御史允賢徐公墓志銘

意此吾亡友徐允賢也允賢質直自任其與人如倒甕篋中無留者與語如撞鍾考鼓音鏜然畢發開口張齶腸如繩絃可望見凡所謂機緘藻飾周㦤鉤致之術非獨恥不爲蓋不知世之有是也萬曆己丑舉禮部名第四纔選爲庶吉士與望齡同讀書院中予性既汲拙常欲求得闊疎者與之處故與允賢相友愛異甚允賢居院中數月於諸同館生或不能舉其字號邑里有竊笑者然或語大事引大節侃然自持人亦不能奪也望齡嘗從容語之曰以子直諒莊雅當風議之任出入禁闥誠稱其選然少機事恐非煩劇之具耳允賢曰不然使吾獲銜命按治一方必有以効者子試觀之已而果出爲山東道監察御史視事西城威名驟張左都御史李公世達名能知人歎曰徐御史初置第子來何辦也無何奉命按治陝西茶法甫出關即上言關外邊備單弱宜增置壁堡蒐

簡卒乘報可哱承恩劉東陽之反寧夏也挾虜爲助當事者怵賊燄欲招納以紓之允賢不勝憤遺書言逆賊憑一城乘釁妄動所恃虜耳虜得利輒去非有從横之謀今一狂豎子机肉大吏投書悖嫚可叛可降權皆在賊何以懲後諸公宜滅此而食矣撫爲當是時賊虜既合勢允賢慮諸番或生心騷動百方慰勞之益發牧馬赴大軍軍爲之雄洎賊平敘功且及允賢固辭避而上書請　上勤政講學以爲外寧當有内憂其臨大事善持論引義慷慨如此然精彊於

職事無纖巨皆舉其立寺學志茶馬創義田皆起墜
振廢垂諸經久既報命當按吳中辭以地遠得廣西
將發矣會有以讒事劾奏巡撫四川都御史某者
語連允賢遂謝病歸歸數日暴疾發臥一日卒允賢
自詞曹出持風紀僅二歲然一時猶稱為名御史予
於是知允賢最者語不謬其自負必有以者而娓予
知允賢未能若允賢自知也允賢諱彥登齋曰景雍
今字謂之世為仁和人居陛里以姓著高大考諱某
曾大考諱某大考諱某國子生與其弟鄉進士某竝
長厚知名至考某號雅石翁用文行遊太學卓乎尤
有稱者也允賢生于某月日某月日卒甫年四十而
翁尚未老可悲也哉娶於沈有五子二女娶某女適
某孫二人尚幼以某日葬某處允賢素壯居常戲笑
自譽謂予孱弱令使孱者銘之可悲也哉銘曰
噫祕館筆札烏臺繡斧孰適其蹊也宦三歲而已病
一夕而斃誰折其翼也子有劒而吾未既厥鍔子有
璞而吾未究厥光人與人猶不能相知也而況夫修
短之數窮通之理蒼蒼者之報施也惟壯者逝而孱
者銘今吁其悲也

四川道御史耐菴陳公墓志銘

陳公諱燈字葆光號耐菴予同已丑舉進士友也器
量凝遠性愛人解褐知安平用滿循不擾得民譽歲
餘以力能理煩調寶應縣邑洿善潦帶引漕渠數起
大繇葆光為政務解煩息苛與民為無事背東濟河
神臺莊北閘張福海口發丁壯若干人赴之徵召繹
絡而民不知役會倭入朝解綠海郡縣皆築嚴增設
守備騷然不寧寶應故無外壕衆請檄民舍百家以

治壕葆光持之已而無它百家者竟罷檄凡搜粟料
兵大府檄日至而每用便宜應之民間賴以安堵居
數月署前滿肅如在墟落日召邑平弟為講課躬自
勸率文教大興自嘉隆來邑人無上公車者是後殷
殷多以薦起矣尤崇行義恤窮乏所推食貧士凡五
十餘家老生未崇學年七十餘有奇節待以賓禮歲
時造廬奉粟帛又歲貢生某嘗廢為治喪葬沒以官
錢葬之餘率類是前令耿君有治辦材嘗規畫六事
邑人稱善而胥吏多害其成共謀沮衆每言其不便

蓀光㵾知之遂鑱石臚載其法樹於𨛦門而下令曰
敢有議前法者罪之嘗稱曰法所從人由已因之可
也所不便已出人更之可也以高第召爲南京四川
道御史時淮水漲沒泗州　祖陵　天子震怒逐總
河大臣遣科臣馳詣河上求便計上下悚懼無所出
於是請大疏周家橋以洩淮水許之下流高寶泰鹽
之人咸洶洶莫必朝夕蓀光上疏諫曰臣寶應舊令
也習水事義難緘默請無言遠事頃者淮水從高堰
驟溢高寶邵伯至決隄五十餘處此溢出之水害已

如此矣若大闢周橋以鄰爲壑數邑之民求爲魚鱉
豈復可得哉夫治水之道必先其下流今議者徒欲
分導淮水從廣洋射陽以達於海不知廣洋去海百
里何途之從而能遠達又二湖皆無圍岸涂佔民田
水行至此寧復可瀦汎濫四出究爲民害耳爲今計
誠自興鹽迤東擇其便利如白塗河石𥑮口廖家港
等處條爲數渠分門入海然後遂循上宿濬深闊廣
受多去縣令水大第東行如是則[illegible]湖可令虛
腹周橋之水吞納有地不爲災矣然後可以衞　祖
陵臣猶以爲末也夫淮出清口會河入海而能拒强
河俾毋内灌者以全力勝也淮分力弱能禁河之蹋
其後乎淮退尺則河進尺濁流澱淤甚且逆行何者
河强淮弱水勢固然治法亦異治弱者合之治强者
分之宋濂有言夫以數千里湍悍之河一淮茹之欲
殺其怒理所必無誠釃爲别道衰其半力則河患可
平然則今日分殺之策宜用於河不宜復施之弱淮
也近者五港口分黄導淮之議誠宜亟行相度剋日
舉事使河分勢減不至扼淮淮合力全不爲河扼於

是大闢清口積沙俾淮徹底行直趨雲梯借淮之清
洗黄之濁則海口而上累年㢚淤衝刷必多二瀆將
爲安流矣誠計安　祖陵無便於此淮固不足深治
也疏上　廷議難之卒鑿渠分黄水如公策而周家
橋不果決全活甚衆礦稅起公率其僚累疏力爭語
多不具載時臺省空虛留臺御史纔二人騈佩八九
印戴星往來不勝其勞而蓀光閑靜耐事巨細皆舉
所覈京都浮費省戶部金至巨萬秩再滿會聞母馮
太孺人遘疾危甚遂投牒都臺解綬輒歸中道母訃

至奔視哀毀服闋赴京補陝西道未拜而被南察時葆光已病殮待　命逆旅久不得報上章乞骸復不報以沒悲夫賈子書朱叟有二白璧色與徑皆相若也而一者纔五百金一者千金其厚倍也今有卓朋之操孤絕之行攷其事則善校其名則美然其道若爲山然有受其虛者夫斷人自成與利人以自濟其厚薄直倍蓰而已哉葆光自爲諸生至臺憲其所與半面而上咸剸毛出腸必效其惠愛而後適至忘其身遺其名謷受詎罔處垢辱而不悔葆光年二十七

領鄉薦五應都試不利家亦貧旣連蹇而出游游道數困冠敝衣浣持一簦至數歲而旦夕爲家人具鮮通籍十餘歲家無美田宅而諸弟皆有所資交游姻黨挹江飲河人人意足而已未嘗有德色純緻性溫骨甫必潤雖葆光亦不自知也然當世所稱賢者咸善技惘有完名顯官而葆光至被口語位纔七品邑邑旅死縣有道者視之則完名顯官者抑莊生所謂人之君子耳以較吾葆光其價貴賤殆不獨千金五百金而已也陳氏若山陰宋忠肅公過庭之後至禮部侍郎忠道起家當明初造諸朝典九儀多所參定侍郎公曾孫頤爲潮陽儒學教諭教諭生郕郕生濟濟贈生封公栻葆光父也封公富有襟韻每與鄉里少年吹簫撾鼓飲酒爲樂老而彌篤葆光性凝重衣貂還里然不以貴重故簡斥父客每會絲肉並奏奉觴處客下恬無異色人服其孝生嘉靖丁未十月卒萬曆乙巳七月年五十九耳配王封孺人子四 云云 戊申仲冬廿有二日葬公山陰獨樂山之陽至言以公從弟繕部狀俾予銘之銘曰

人亦有言器薄咫毀酒薄咫酸嗛嗛韜德靡悱於趾適疾用剖維此价人溫恭有恪內碩且寬大河滔滔滲漉萬有而靡清濁初縮邑符繼升憲府義炙豸冠鷹鷙其羽擊彼秋旻厥德迺彎孝友兄弟以燕朋友以逮賤鰥譬如象馬洎此蚊蝻飲海周歉小夫周迊爪甲毛縷聯用自完公指不有上頂下踵中肚肺肝維民生厚公雖亡矣厥德靡諼樂丘如堂億萬斯禩公魄永安

晉府左長史重齋李公墓志銘

萬曆歲己丑望齡偕同館生金壇王肯堂宇泰南宮
郭士吉希叅謁重齋先生於其家皆父友也既升堂
亂帙塞座間時主人未出相與竊視皆手稾遽讀一
二語鋒辯嚴峻如從壁罅窺武庫既謁拜灑然意斂
耳目皆新登以爲邃古之人非世所嘗見也癸巳八
月十六日先生卒其治命以狀屬肯堂銘歸望齡士
吉介以往是時予與宇泰既歸矣而希叅方叅浙藩
故云然甲午予將詣京師希叅使者以宇泰所爲狀
及於西陵其冬予拜先生筵几見其孤錫韻諫而志之

愼也公弟豸宇子仁人稱重齋其先世濟南之齊東
人隸籍濟陽衛正統末有名山者與土木之役死焉
再傳至貴貴生全全生秀秀有子五人公最少務爲
弟子員時試輒售然其志已兀然嚮於道每至學齋
衆人相閧譁公輒危坐寂默舉嘉靖丁未進士領選
知臨晉縣擢戶部山西司主事秩滿轉員外郎以察
謫鄧州同知量移通判松江府同知延安丹憂歸復
補湖州以晉府左長史罷歸公質直倜儻其居官遇
繩自任遇事慷慨引義理無所紆回其所持議論與

施之行事皆吏職所固然未嘗詭激矯於人而世所
尚綿耎柔面柔曰相媮悅視公反以爲怪異以此屢
見擯仕輒邅蹇然公居之恬然無悔也居臨晉日均
徭嚴保甲課民種桑棗大爲饒利時久旱獄有冤公
爲直之即日大澍其爲治盡然豪有力家與單平細
戶無所高下卽司府意有屬不爲動多忌者以是擢
戶部郎清論猶究之其爲戶部也嘗奉命偕御史賑
御史寙甚嫉公勤事欲嫁其罪於倉攢劾奏之以牽
公公往白都御史爲陳義理利害竟不敢動客兵之

入衞也餽於通州至輒大擾緣郞管錢穀出入耳不
問民民甚患之公往涖事先期移牒軍門軍門爲下
令嚴其罰兵至有蹂民稼者公縛治之民賴以安故
事大通橋車腳巡倉御史與戶部東官廳兩轄之御
史欲專其事移文戶部令後毋與事尚書不敢抗依
違從之公時在廳駁之曰有如御史所謂事當獨任
假有違犯漕務侵盜官糧者不知監臨主守孰執其
咎御史言謬當仍舊爲便尚書領之而已既又理漕
通州所蒐除姦蠹甚力濬經涯者與御史書椽爲姦

利乾沒艙船銀七百兩公廉知將發之御史惑於愬者及訾公飛語膝布積以他事不爲衆所悅會考察遂用浮躁落職鄧州至州州民有以白蓮教被發覺者株連千餘人公謂鄧守毋激激且生變於是擒其渠一人杖殺之焚書通衢事迺解其判松江掌鹺政太僕丞某以私販傷捕者公捕之急或爲干說公曰鄉官之重賴朝廷朝廷所以重法也無法是無朝廷無朝廷有所謂鄉官乎方是時公同譎者多顯訕公以廉平無依媚久不調因作寤語設問答蓋客難解

嘲之流以見志焉久之始遷延安旹遊擊將軍牛秉忠者鎮將也以事與諸庠生鬨諸生語暴其私褻於臺臺下府鞫之秉忠故從虜中歸正至是不勝憤召家丁語曰吾與若本塞外客耳適我且復去鬥者錯愕謂不宜詰問公故令吏具牌勾其妻女而已躡坐佯罵其吏曰牛將軍何等官乃欲以秀才浮浪口語辱彼妻女邪硃塗其名叱去之秉忠聞謂公愛已翼日詣謝且要與講解公首肯之既出呼其中軍官語之曰吾問官非講和人也歸語若帥速以罪人來吾在回無他不爾者當無故棄萬金富貴自門犬羊乎秉忠惴惴械其家丁來獄以竟其治湖大略視二郡不爲豪勢者所安竟遷晉相而公猶斤斤其職不少懲貶至縛巡按御史承差吏寘之獄大爲所怒竟投劾去故愛公者多謂公負氣以至坎壈而公不謂然也嘗持議謂性氣與義氣似而非爲數百言辨之其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哉公之學以踐履爲實解悟爲虛故尤不喜聞新建之說著書辨之欲以排斥異學擁衛傳註力爲程朱禦侮過談致知者必痛詆之

雖以觸世忌諱不復顧蓋見其末流於本初或勿暇究也然迹公行事與所立言庶幾慥慥君子者矣既歸益力學不倦府尹禮以大賓公爲言必如古法無若時俗具文乃可往尹從之禮成一時咸改觀焉其所著有敬思錄讀書歷事劄記大學管闚井天肩論九邊論古今奇聞類紀經傳先儒格訓今言略節方正學先生雜著抄述經濟鴻猷試牘雜記雜集各若干卷一統志略二卷編[illegible]測一卷[illegible]壁長語一卷[illegible]一卷仕肯始末一[illegible]文隆慶初[illegible]疏[illegible]

一卷疏未上故其事不載焉公凡三娶初配程氏贈安人繼楊氏又娶曾氏封安人子一即錫祺府庠生側室梁氏出娶於祝有孫三人皆幼公之卒距生正德壬申八月十五日得年八十二歲其葬也祔於先塋啓程安人窆而合焉銘曰

衆昏夢眠日中而瞀孰與微言提之命覺惟此微言甘味毒藥毒或中人肝腎糜爍或懲厥毒吐咮不嚼有美李公禮法是服守其師言以捍新學著書自首勇與之角仗義扶仁履亦靡錯官不逢辰安我濩落

玉豈慕雕貞哉大璞猖者不爲將聖所託有所罣妒其人可作

行人王道安先生墓志銘

先生王氏諱爾康字道安號性海居士其先泰和冠族也曾祖窮民公以義師扞寇死之祖贈主事東臯公始遷廬陵父諱肖仁以進士爲涪州守先生生而淵默兒時常樂跏趺誦書纔十行人謂之癡十三居涪見圓覺經几上偶觀之父來問奚爲訖卷而對曰解否對曰解而道之文質未曉文義徒擬于帙中紛像耳父遂指經語詰曰試爲解之道安追無以應良久覺胸中忽開如刀斧劙於是夙慧頓明言論深奧父甚駭之退而討覽內學結修深觀若循里巷窺房赴闤沛乎其無滯也夕常夢異境偉人其丈夫皆身佩光明世界爲金銀色皆見異書咸世所未覩也晨起尚憶之日所誦儒典數千言一歲中經史都徧辛卯領江西省薦明年中會試乙榜時年二十六矣道安故王氏孽子涪州公以都水郎使時生道安傳舍中其母李也嫡曾宜人遇之厲收洗畢驅車輒行長讀

書常有餒容雖舉鄉書而李不免勞役乙榜例授教職士非年往連困躓者多不樂就道安少年以母故遂爲南城教諭奉李孺人以行人服其孝學傍招提有藏經道安官暇時往紬閱無遺者甲午應浙江聘分校禮經明年成進士告還子無僮僕寄鄉人試免者舟以歸明年選授行人先後奉　冊周唐淮府復奉　詔犒諭湖廣所至餽問一錢無所受好游名山過輒留止嘗結廬焦山中習靜半歲始去道安初禮雲栖爲毗尼師持淨業甚篤復棲心宗要參扣精猛

忽與行幹折觸而有悟其使唐又得旨於松谷老人嘗云吾至是始名舍兩臂矣見旣高明所守彌下其行履純密雖衲子中精苦者不逮亦間爲文詞伸紙輒就對客奕移時亦靡厭也夕嘗端坐至昧爽脅不沾席自言如彈指頃耳辛丑春李孺人北來居數月復以使行曰吾不返矣折所持手板而去畢使上疏謝病居招提中爲衆講起信論著起信疏記通梓行之無何瘍生左足病中講楞嚴不輟已持曾宜人服强起襄事於是道安始授產有田穀所分債券皆焚

之畢葬疾增劇右足復瘡瘡大如盂初病時道安於定中見脛骨盡黑曰此宿業也意不欲療然猶嚴戒吞藥酒進滋味以慰其母嘆曰生死命也酒肉奚能爲予死爲後來毉不愈於破戒生乎先沒數月豫趣期日旹將歸女子曾氏其家請以仲冬道安門至期予往矣爲更仲秋又捨田宅爲精廬卜月成券其友李子木請冬仲十日道安曰吾不待也易以朔亡何謂子木曰初九日吾行矣是日果逝斂夕地震動屋瓦盡鳴道安生郵舍時涪州公見六比丘入門登堂郭然而來俄失之是夕李夢一僧從井湯出覺而娩身故道安見時人號之僧及居涪州公喪毀甚病足幾殆夢與僧授藥飲之而平後分試浙閩出居邸中患滯下夕數十起從者一人亦病逆旅人皆棄去飲食都絕俄有長比丘映立戶外脛以上出於戶持一盂從簾外與之受而飲湯也霍然而愈嘗登五臺見金浮圖高出雲表間左右無覩者華時見羣緇繞案有頃曰天人至矣乃瞑鴻臚卿劉公言綵道安事知張安道蘇子瞻前身比丘之說皆不妄也當萬曆乙

未予從黃庶子輝潘吏部洙偕爲會試同考官潘君懷二牘聒予曰此一取一廢矣君以爲何若予曰君所廢其人佳士不可失也潘君曰然業旣裁定當奈何復以聒乎倩平倩益振袂言君可彈百及耶吾二人助君爲請竟廢取者取廢者其人卽道安也後相從社中三人笑語往事曰豈亦多生香火因緣乎予嘗問道安入道奚功而可道安曰道無功也予曰無功何以進道道安曰無功之爲功至矣旣辭去一旹從涿鹿來纔十數字曰直心易深心難有功之功易

無功之功難嗟乎道安蓋謂予塞淺拘滯而爲發藥與世之儒者多詆道安爲異學其睹浮屠言者又目爲偏乘小機非最上圓頓之道惟同郡王奉常先生時槐亟稱其好學嗟乎顏氏既沒後世之好學有聞躬允蹈之若道安或鮮矣儒釋之名偏圓大小之辨吾烏能定之哉配劉孺人寧國知縣劉公女始道安止小樓日誦華嚴孺人夢大日輪懸樓上光采晃煜不可正視寤而言之道安爲言佛法大指欣然信受屏葷血清淨自居先道安三歲沒沒時殊了了也子

一錫玄娶李氏子木女女子二適曾文饒道安世壽纔三十八耳葬某葬日日某錫玄自盧陵走二力奉書函幣以鴻臚公狀屬予銘墓予所識詳略稍異狀者皆道安當日對客語也銘曰

先生揭來乘願車金粟病士雙林漁優曇鉢花時一敷度生幾何還化初嗟世渾濁人苞愚談圓說頓聊自誣啞喫瘖識誇天廚夢游清都身奧術先生揭來斬蓁蕪澄觀密行躬範模如投清珠淳漩澇手挾二曜蹋昏衢羣生薄祜公何遽足如委土身空虛埋玉下土友所吁銘詩告哀慰厥孤

淮安府知府范養吾先生墓志銘

公諱檟字子美號養吾其先蓋宋參政文正公之裔文正公之曾孫曰直愚者爲永嘉令當南渡時徙居會稽四傳至遺泉令宗堯居九節坊宗堯玄孫完當國初時官光祿署正生溥溥生封川知縣鏞鏞生垣垣生鑰公父也仕爲江西新昌典史後以公貴封奉政大夫刑部雲南司郎中新昌公廉解歸十有九日而卒於是公年十五矣貧甚幾奪業已益自奮滿服

試縣中第一大爲令所賞補諸生十年受徒自給嘗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而配沈病卧講畢復步歸爲炊常奔走無課文暇時於塗間默搆之每往返輒就兩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因取懷之潛步月中運思成課課更多其伍其精苦如此嘉靖己酉舉於鄉連成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管節慎庫蒞事日噉餅數枚以廉謹稱職得時譽當事者因令人要致之公不肯往見以是差滿換職需一年餘始補刑部廣東司明年審決關內未報命就轉雲南司員外郎

尋爲郎中貲有昌平窯戶百許犯陵脈論讞罪悉死
公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人
死餘悉減再考出知淮安貲倭騾犯鹽城轉掠廟灣
實淮安地公行大徐得報疾馳詣郡未至泰州復告
急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公
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
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饟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希
少倉糧告匱公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
民屋覺墻築堡因鹽商積粟爲持久計公度賊勢未

解處饟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
難之而先是軍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公竊計即彼
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即從亦緩無及於是擅發銀
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就船中減價糴之頃得
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興給足卒以殲
賊自受事不解帶者半歲衣漬汗表裏粘合爲一肌
渠如漆兵事甫罷而是潦役與王舟之涉淮也從彭
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軸轤萬餘艘兵衞夾塗錦纜
而牽者五萬人兩淮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公

傍廬置敝船覆木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
水而濟公笑曰無庸王舟至上流聞水從水患淺邪
貲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公略不儲偫漕院大
憂之召爲語公謾曰明公在何慮邪怫然起曰府乃
欲委罪於我役我止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
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公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
敢入閘比大坐候且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船而用其
七人爲夫彼利得僦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
如不足何曰令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

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
具矣於是都御史大喜稱服公進曰無用也復愕然
起曰何爲曰方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
閘皆洩勢若建瓴將安用衆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
自去乎曰更計公勿憂都御史歎曰府君有心計吾
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
每頓直數千兩公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
過州縣止供雞鵞柴炭此明註也且光祿備萬方玉
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院然之爲咨請

禮部部更奏令第具膳直于頻二十兩妃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至公遣人持鋌金迎於途遺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祇千三百比至儀眞而一夕五萬矣昔王重載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園寓帑者曰有傳呼乎曰否命詗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公心疑爲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莊農曰若往覘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鬬相

捽縶以來而戒曰愼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輿謁客西門過衢肆搏者前訴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鬬乎叱令就縶入夜傳令儆備而令皁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獄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朝廷洪福奴輩當死彼辰捕賊首已逃其黨妓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散潰是事微公□不測禍吏皆悉誅死矣皆無何而王

營減之議復起淮安故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時□後漕院以多備也議合之公意弗同院怒逾年之身爲植工竣命曰玉帶繪聯城圖大享勞群吏介入邀公公固讓不往出行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矣院聞愈憾於是搜遂歲逋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公竟罷公爲治英敏善決斷不畏强禦摘姦雪滯通於神明鄉宦某者淫暴擅殺大爲鄉里患海夷之亂築郛絕衢道自固府判出經其郛閉勿令過判還以訴公公怒命墮焉無何

其徒殺邳州三郵以賊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縶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爲諸姦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不可解而恨公切骨陰謀刺公公偵知之不得發則賂於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爲臺糾奉詔逮問而歸獄詞於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囚七百鞫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家子徐栢及婚而失之父訴府公曰壻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邪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兩髮僂而趨公□□曰噫是栢魂也而縶髮水死耳明

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暫遊對曰某寺遂輿以往指池曰徐栢屍在是乎網之不得將遐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勁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巳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遐竟視一人反裸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濺耳解其裏血漬霑繡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裸殺徐栢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傳以爲神焉去郡日郡人扶攜悲戀婦女皆登埭

呼嘯或騎馬挐船尾之川途爲隘蹦數百里至江而後反或裹錢物投舟中公遣人追還皆莫得主者復爲生立祠祀之其惠愛如此公於學以力行爲尚每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不倦敝衣徒步過之者以爲老生其臨事明足丞知勇足以斷仁足以守刀斬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可调兼之矣所著洗心居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世少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學者死焉公與帆習無懼色其膽決蓋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者諸孫就問壽以詩呈公詩有半酹逢司馬句公笑曰吾今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卒數也酹者酉卒丁酉卒也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歿及葬諸子以李公槃狀來乞銘銘之曰

璧貴金良不可禦荒厥而食之不如稻粱積蘇千車困粟百俞以適市廛不敵寸珠誰殺於凶誰玉於豐兼者實難惟我范公淮方未夷公臥而治療其調機公也則粃公之來還隱者之顏式是邦家寶玉韞山烟爾者識枕爾者力斯言不磨視諸幽石

合州知州念山余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汝爲人稱念山先生幼而奇穎五歲日誦千言九歲能文十一試有司名動六邑諸邑令爭迎致之一日中再試瑞麥表下筆立就詞無複者占對如響鄉人覺山洪侍御歎曰吾郡中更見篁墩矣先生意弗屑也年十六遂領鄉薦都試罷還讀書念山中時緒出東廓二先生推明文成之學所至集生徒講説數往來宣歙間歙中或疑或謗先生喬然標尊往事之旨言於鄉黨曰昔彭惠安録明名臣楊文恪傳理學吾郡寥寥焉志士不恥爲論世者揶揄哉又

曰文章若立身之岐路詞翰者行已之外爲吾人安身立命當在何處人生百年如石火易滅中間惟二三十年與究大業前此者智不及之後此者力不及之時復幾何一念依違大事去矣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三復斯言潸焉出涕其意尚如此體解精密力行不怠嘗言性無內外理事不離本體澄然神明乎酬應之間其至矣凡八上春官不第其初肄業北雍徐文貞公爲國子祭酒相得甚懽曰子之文殆進於道時時引與談論既而曰凡吾所爲子言者非教

子直爲進士也相勉進士而往無窮之業耳及後謁選爲浙江瑞安知縣過辭文貞公謝不敏公投詩贈行致其惋惜時兩浙有倭警而邑踵稱攻先生內撫疲瘵外贍軍輿績狀甚著仁聞藹然居歲餘以父憂當去官屬寇大入縣境被檄扞城衰絰視事者再旬迺發邑民咸追慕之鐫石以識明年大計考功敘優考而戶部以輸不中程奪官一等然先生所辦歲課實羨適持服還前後政所負悉以錄之家內援莫爲白若與人書曰解于三難非曰能之陽城政拙竊自

媿爲其居之適如也服滿起判鄭州一視州符及行祥符儀封縣事清能有稱後用母喪罷還再起補商州被檄主商山書院教事未就擢知南康縣剗陋振窮憂勞具至父之疽出背民大感之相率祠禱者屬於路月餘乃瘳時江右初改役法州縣率具文相枝拄惟南康誠行之民以惠賴分校秋闈所舉士五人閱間考晒贈父母官號如制陞爲合州知州先生素恬榮進所至常移疾請休及績滿推　恩慨然曰奉檄爲親二親棄養徒望以一命寵泉下茲願畢矣

遂疏謝病不赴有　詔新秩致仕以優之談者多言仕宦不得職不者年至或底滯弗可振乃去耳先生於三者未嘗處一也何節之壯計畫之決哉初先生自鄭歸築精舍曰中心堂與同好講業其中及罷宦嘯咏艸閣上稀出庭戶先生冢嗣南京戶部侍郎贈工部尚書赫學時以給事中上書言時事詆切執政削秩還先生迎謂之曰吾兒所謂貽父母令名者也會歙中諸邑民相與鬬訟事聞於朝執政方怒給諫侵巳欲緣此遂禍之亟求主者時上下知指所在咸

危余氏先生怡然無所動事亦竟寢後一歲遘疾疾
既侵適母諱日強起具冠服拜奠泣華其友有寄和
破蟋蟀詩者受而歌咏之莞然而笑數日竟卒先生
早慧博文弱冠後人輒版行其古文曰幼學稾其成
於公車者曰未信藁既仕而左官浮沉揚豫之間目
所為詩若文曰破蟋蟀言其處憂患猶觝而忘之若
韓子所云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者也然
其意雅不欲自名於藝故其篇中率本理要信意遣
詞不工為刻鏤組紃序者稱其文如摶鴻憑風悠揚

膠葛無振蹶之勞云余之先自下邳徙浙自浙始遷
婺源之沱川者曰宋進士桐廬簿道潛遷川之張村
者曰上舍德恍又別遷川之理源者曰景陽蔣竹周
廬稱曰竹居公竹居而下世有竹好至處士保竹公
尤用行義顯嘗語諸孫吾少讀論語纔至公冶章耳
然用之終身不盡生廣昌公縈理邑多惠政生贈南
康公縣郎先生王考王妣汪孺人妣先生之夕夢大
學士費文憲公衣冠坐庭中彼先生領[illegible]其歲支
干與文憲同名位不逮其自任以天下人小輕重未
易辨也先生生正德戊寅卒於萬曆己卯至十年恭
臣死給事以讜言　召還進秩　皇嗣覃恩追贈先
生為奉直大夫配孫孺人繼配胡孺人皆進宜人孫
宜人生尚書公為名卿行業具其志傳中娶汪繼張
贈封皆宜人胡宜人生三子懋學舉甲辰進士知山
陰縣娶胡懋濟娶張懋厚殤女三人適某某孫男若
干人某某孫女若干人適某字某先生沒之數年南
康人思之祀於名宦婺源復祀先生學宮壬辰十一
月尚書兄弟奉先生柩葬里之古樓岡以方寧州流

所為狀乞銘某公會有他故弗得而尚書捐賓客墓
石久虛至丙午望齡罷官秩歸而山陰令為所舉南
畿士來言奉直之與尚書未竟之志曰予父予兄死
者無泯後死者無憾惟先生之圖之也予曰奉直以
羇丱之歲挾奇藻拾榮名此恒情所快而獨焦脣敝
心從事於聖賢之道若深憂重慼不可釋於懷者及
仕蹇躓人以為憂而其中夷然有以自適夫憂道遺
其樂樂道忘其憂若先生於學誠所謂期之而造之
者矣晳嗣競爽名節政事斕焉在人而皆嗜古味道

父子居平以陽明則言一帙為傳家要典云遂檃括
先生集中語為銘曰
有言不朽有子不死此人所以名念山子為儒則眞
為吏則循此念山子所以自名蹈紫陽之先躅為舜
江之後覺有超世之樂以為學有終身之憂以為樂
此念山子之言聞於緒山東廓者與

贈員外郎誠山徐公暨配章楊二宜人墓志銘

婺有大儒曰魯源徐先生先生考贈奉直大夫禮部
祠祭司員外郎誠山公妣嫡曰贈宜人章氏所生曰

封太宜人楊氏誠山公以嘉靖己未歿章宜人歿於
壬寅楊太宜人最後歿以萬曆辛巳久者四五十讓
邇亦念餘載矣先生文若行足以顯親其生平游從
海內文行之士至多而墓石久缺歲癸卯望齡校文
南畿還浙拜先生武林將辭而北以志銘見屬夫以
先生事親之周使人之愼必無他屬而以命望齡雖
非任也其敢以辭按狀徐氏自滕國季從蘭溪其先
居衢之柯山柯山而上逆推之丹陽以逵於偃王皆
可譜也蘭之始遷曰勝二公子曰福三公玄德當一

高皇帝為吳王時略地婺州福三公以智計見拔[illegible]
提舉土兵機事尉仁和麗水生原三公彥傑原三生
宗一公宗衡宗衡生仁九公文玫宗一仁九二公皆
以賢賓於鄉飲世用良謹著生守二十公芝守二十
公生榮三十公講別號菊逸至是子孫大顯貴矣菊
逸公生誠山公諱禘字伯誠以孝聞於鄉黨前進士
鄭公璀名德長者也嘗為奉活佛記贈之曰比鄰有
徐仁九甫者里之良也歿纔三十年後生中欲求其
似輒不可得方歎世衰俗壞生人道盡矣甫有曾孫

禘者醇懿肖甫其孝敬不可具言父嘗為賈禘割私
橐半奉父為賈本已以半殖又盡以贏歸父父偶以
居址事稍不怡於叔禘間請曰彼殆未審似宜忘之
且要在兒輩長進與否不在居址父為釋然市人率
錢穀祈禳要福利以謁禘輒應之曰吾自奉活佛問
活佛何在曰堂前父母即活佛也璀平生奉親有媿
於禘多矣其為名輩所賞識如此襟度閒遠嗜書好
游飲酒輒盡與人熙熙未嘗見其有過年既老時從
小亭中與群兒嬉戲為脫上衣爬搔捭蟣蝨袒露而

坐兒前後繞摩翁腹背良久慰遣之曰好袖手去毋
久鬨致爭也唐文襄公嘗謂公弟白谷公曰子之兄
可謂葛天之民錢緒山先生游蘭與之聚處謂門人
曰忘機如公所謂能自寬者也間嘗推擇爲鄉約長
鄉人安之久之不解時公猶子用光旣舉進士會源
先生私請之曰令亦知大人姪中甲科耶公欣然曰
鄉約何關甲科安得相及乎歲乙卯會源先生舉於
鄉公送之武林出涕先生試初場心動擲筆趨出歸
一歲公遂卒章宜人年十七歸於徐踰十年無子乃

置貳焉於是楊太宜人生會源先生方是時章宜人
產不育育楊所產兒乳之或曰乳兒害娠宜人曰審
爾不當以妨楊娠也初誠山公弗無子於齊雲山歸
圖高禖祀焉折梅爲供頃之梅成七實明年兒生人
皆謂瑞先生稍長受書每雞鳴宜人常擁兒被間誦
書數十過旦起爲櫛髮髻角髻戒而遣之故先生少
時無童子之弄同舍兒或戲先生而非母出也先生
怪以爲詈已歸愬宜人宜人笑曰固也指楊太宜人
曰是生汝母是時先生七歲矣猶枕章宜人臂以臥

年十一師其季父白谷公白谷嚴重生徒不敢時出
人先生念章母甚且誦且泣不敢請忽心掉不自禁
起請鳴咽疾趨歸而宜人固已候兒屏間復爲櫛髮
整衣履啖少果棗諭遣就館而已獨倚門立使僮覘
兒誦如平時乃返然其教甚莊所髻兒角髻少損詰
責之曰是髻吾畜之年久而汝壞之乎先生曰宜人
棄去時不孝年十五以所識生平無剩語無露齒之
笑事舅姑善揣意所向得其歡其居室術如也宜人
病篤子弟拜牀下問疾何狀因請曰人言病有鬼信

乎宜人聲纔屬答曰人言誕耳今從足痛至心痛止
覺濡就黑如是絕矣言訖遂逝楊太宜人章宜人所
置自副者也樸吶勤愼代總家政具有節度性慈愛
哀人之窮見之輒曰罪過可憐罪過可憐未嘗離口
平生甚禮敬人其稱謂之無背面也先生督儲蘇松
官宅在公堂後間聞撻人聲進問何事先生以是益
省刑在蘇州久思歸歸半載疾作明年春卒誠山公
生弘治甲寅享年六十有五章宜人生弘治壬子享
年五十有一楊太宜人生正德乙丑享年七十有七

三男子一女子皆太宜人出長即南京太常寺卿用
儉學者所稱魯源先生也次歲貢生用襄次禮部儒
士用登女一適郭堯乾孫男十二人曾孫十七人玄
孫五人嘉靖庚申春二月葬公暨章宜人於暘溪橋
之平原萬曆辛巳十月以楊太宜人祔焉予觀古豪
傑之士嘗有所閑其閑之也必有博厚微柔之德以
爲之始仲尼大聖論本於銘鼎所謂明德蓋傴僂退
走士耳夫卑下濡柔廣衍寬大地道也水道也蓄盡
聚實於是焉出刻露之匪焦殺之原未嘗有物焉觀

誠山公寬然長者吾槩其行事如世遂古如歲端月
如人稱蒙其發如也儉其來也方有餘二配以慈柔
濟之肇啓達人宜矣哉銘曰
魯源氏之學禰錢宗王周孔之裔也魯源氏之族太
末丹陽仁義之系也聞先生之風是以論其世也羌
父義而母慈兮惟其有之是以似也

陶文簡公集卷之八終

墓志銘

贈王事芹泉馮公暨配蔣太安人合葬志銘

芹泉馮公諱惟重字汝威本青州臨朐人洪武初徙民實遼東而其先思忠者在籍中遂戍居廣寧數傳至春春生贈布政使振振生貴州按察副使贈布政使裕始自廣寧再徙青居其郡郭所稱閭山公者也娶千伏有五子其仲爲公當閭山公之再徙也公以廣寧衛庠生改入青之郡庠有雋譽甚齊魯之士多從之學爲經術有顯者後隨其父官南京講業青谿上是時許太常穀邢一鳳居舊都知名士而皆與公游每語未嘗不心自歛詘其爲時輩所推事如此公豐頤長幹善談議不設爲崖谷亦不好曠達無畛之行每與客飲旣酣輒起飭衿帶潄盥更自整峻人曰馮君之修乃其醉也好爲詩詩雅麗善持風格書復遒美爲世珍祕焉甲午舉于鄉時胡騎歲入掠遼左行旅阻絶閭山公顧念先人丘墓當侵恣歎謂諸子誰能任行一任省視者公慨然受命策馬走出關伺望烽燧伏行間出逾月始達遼東斬蔓築周垣刻石識之而反閭山公以爲大快戊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明年　肅皇帝南狩奉使告諭湖湘觸甚暑行日夜不暇息行至廬疽出于背同年友人過視公疾而泣曰子疾至是姑東歸幸痾可已公謝曰使臣不任及于踣頓廢　天子成命受事在行而死于道途職也使臣其尚有餘息敢委而歸以重大戾竟卒于廬公之使也今按察使子履生巳百日報書未及閭而公歿而公元配蔣安人以節著竟成其子云

始公少居廣寧故清河令蔣公讀其文善之召之見矩步盤辟都甚蔣公益大喜曰是眞狀壻遂以安人歸歸逾月而閭山公適有行謀曰吾齊人還居齊固然而令新婦長去其土乎意殊不能決太安人聞而賛之遂盡室徙去及公之歿于行也安人慟絶者再不肯納勺水于口已而自念無若孤兒何乃復稍稍進食馮氏旣世潔素再世宦益貧安人攜其兒自京師歸田舍荒落母家遠在遼左無一人度關來視者太安人躬適野賞田作夜分身秉機杼子讀書其旁

一燈耳時時相對啼嘘泣下然子履竟以是就其業登隆慶戊辰進士上書言母守節辛苦狀下禮部彙之旌其閭又之子履自方城令遷兵部車駕主事以今　上登極恩詔進父行人惟重如其官封母將爲太安人而太安人處少豐益儉質自奉好施予彌甚其在方城數問令獄書出入多少得無不中情否及稱引祖父之烈以訓曰爾家再世仕而我與若身受其寵其所以遺若與若子孫甚厚若勿忘籌燈夜織時也明年從其子雲中病幾殆按察君解官以安太

歸是歲孫琦登第選翰林庶吉士又三年琦以使過其里按察君率之上壽拜于堂下無何寢疾遂卒始芹泉公以文字著稱教其諸弟與俱顯其後太安人擁遺胤鞠祗礪之及見按察與太史君之貴而臨朐之馮遂大顯人以爲吉還焉芹泉公以嘉靖某年生云

云　銘曰

馮之再徙肇厥迹仲氏代興年相襲大小之號並祭立誰其定遷維婦德嗚呼遘疾弗貳而踣于行公之死賢于生抱節弗疚以成厥子安人之生賢于死其以死成命而生成行猶有天道邪維來裔之慶

贈義烏縣知縣謹吾張公暨配陳孺人墓志銘

公諱守化字可化齋曰謹吾十歲而孤與兄伯奉母黄以居年十七授經養母母甘之無何母亡貧困稱弱兄弟自力于禮前後喪俱無憾有譽嘉靖辛壬間倭大掠與泉所劫鹵良人率質取貨贖貨不入入不中率者皆見殺時伯爲縣吏間行陷賊中公聞悲號謁貸得金如于將身詣賊其宗老憐之僉謂曰汝兄已糜虎口汝行復送死汝肉不足食不念先鬼餒乎

公慨然曰兄在死地望贖金如赦文未能坐視不往邪于是禱所事關神奉爐紛囊戴髻中繫金肘後結束藍縷微行出郭門時兵事方棱帥箱偏路行數遇他盜輒縶持檢索方窘急中忽異香掀空來公心念曰關神救我邪俄而盜解遂達于倭營及見賊欷歔號慟詞涕並出賊相顧憮然爲損贖價縱之行未三里王師破賊覆其前營質者俱殲公與伯獨相抱持歸里門里人皆驚异持酒爲賀已授業柯坑寺寺濒海辰以未起忽海賊百餘奄寺食搶攘牖夯久之

乃去鄉人叩戶呼曰張先生臥邪起行寺外仆屍尚煖後伯嬴病公徒步問醫古雷山雨潦暴至幾滅頂得浮木以濟蓋三殆三免人謂孝友之徵云生平質訥獨誦書稱說古今類辯士恂然儒弱至船治墓奮鬨相枅與諸傭唱和類壯夫嘗歲饑販糴多以糴賑饑者人曰君雖俸幾何其施予乃類豪富長者乎張氏始從先之固始徙胥江入明數傳爲鄉進士應天府教授寬投紱歸養人稱其孝表厥里曰柳胥因稱柳胥張氏教授生仗義公其仗義有三子長朋莊公

安郁仲南圃公良實良寶以子常州知府志選貴封至事而朋莊子蔡山公志立實生公蔡山公早夭嗣中落至孫刑部君以仁令發聲竟卧常州之緒公之敎也夫始公伯兄娶于楊事姑甚謹姑既廢多病楊晨昏侍疾未嘗暫舍常州公爲傳孝婦及公配陳孺人來歸婉而敬甚比于楊湯藥浣滌常更進退楊于是獲稍休息及姑歿並哭幃內哀動左右常州公遍語族人曰無論二孤也有如二婦孝者奚憂貧乎伯氏之難公謀行孺人謂宜亟往謀贖解糧佐贖人以爲難能公中歲始生刑部君再舉文學維機然不以愛故損嚴憚常整衣冠篝火夜坐而令二子侍立至脛痺不得去爲言程伯淳先生教人先靜坐司馬君實每念可令天知此學鵠也以故義烏之政仁而不飾靖而理人謂公之教實然公生嘉靖辛卯十一月卒萬曆乙未三月年六十五孺人生癸巳三月卒辛卯正月年五十九以子縣秩滿贈公如子官母爲孺人始公謂二子曰形家言爾大父阡十二年後當貴貴當在兒輩勉之既而果驗然公孝友純篤弱不踰

禮危不棄義又相之以內德法宜昌後微不獨在阡也生二男子三女子男子長即刑部君維樞萬曆戊戌進士以義烏知縣召爲刑部主事云云始卜葬公孺人弗吉沒十年餘哭乃得恩命以葬地曰某時曰某余獲交刑部君嘉封公之義也樂爲之銘銘曰

平之嬉兄果弟樂危之持兄瘦弟肥有爭于貞有讓于危厥義也嗚呼後之人覩于公亡無棄爾好而重爾允

龍溪汪君暨配卞孺人墓志銘

汪氏家浮光不詳所始至思政鑑始以隱德聞鑑生月光月光三子其季諱長金郎龍灘君也娶于卞有二子四孫萬曆戊子長子治治子若霖並舉其鄉治以巳丑若霖以壬辰又先後舉進士汪氏遂顯名中州龍灘公之嗜爲善如饑渴飲食顧心獨圖其鉅者有田瀕河公心計河水可溉爲繕隄鑿渠環引數十里被其潤者千餘家歲歲大穰河道關淮楚艱涉公親爲鳩工力梁之度水盛時氾濫不可橋則又具舟艤人往來渡凡所爲必計經久數百年千萬人之利

公之好行德皆類此也内行甚修飭尤以孝聞母劉病千里步禱茹蔬二年劉疾尋起里中稱爲孝感其訓課子若孫每厲以名行不伐伐錐藥閒治爲諸生時有聲旁邑令以幣賓之公曰爾處子身也毋爲人辱其辭焉已而令以墨敗人愈以是服公公于德每取大者于亨取纖者屢興船卒家人作至老不倦雖後貴顯無所改然歲時社飲楚王臺上班草引觴歌呼相與言用臘之樂甚歡晚尤好佛偕諸長者爲佛會膜拜唄誦每日讀太上感應篇數過以爲常平居

能忍辱無競有醉人從所造橋墜公亟援之醉者怒罵反謂公濡巳公怡然更自引責于是有造舟之役其貴也益恭蓋其天性實然治既成進士念公老移疾歸覲無何而公卒先是公夢一神人絳衣大冠止于庭要與俱往既寤謂治曰庭中有貴客至乎尋欷歔歎息曰吾今逝矣遂病時病時否竟不起于是公年七十三矣卞夫人少公三歲以勤孝佐家政嶄然婦子無敢嘻性喜予以故龍灘公愈能行其意公既卒夫人日夜撫棺私祝曰吾從翁吾從翁矣旬日無

病卒嗚呼亦奇矣哉系曰

上善若水以潤爲職需而成雨耶蘇萬物下豬陂池處卑則鬱疏惡致美利用逾一於戲汪公約巳倫德罔念我稼而民是恤輿梁虹偃決渠雨集手足之烈以施邦國下農播穀公乃播德厥報于天朝秫晚食贊贊令人壼德用匹史臣銘之以耀幽室

泰臺劉君暨配章孺人墓志銘

劉進士宗周喪其母歸也望餘平焉歎曰敎衰禮壞久矣吾未見有善喪如劉君者也始如痺繼如遺旣

如追劉君吾師章南洲先生外孫也先生博雅高爽正足以教明足以知人有二子一女女貞婦也貞婦生而令淑先生憐重之謂劉君材字焉劉君諱某字汝峻號爲泰臺少嗜學富文藝弱冠補山陰縣學生員三試弗利然從先生游于羅文懿公文懿甚稱譽之嘗試時其大母歿君悲號守喪次不肯就試宗黨歸孝與人溫恭人愛而敬焉年三十病卒時進士君在娠方五月貞婦哀毀絕飲食誓且從死先生勉之曰亡人不欲有後乎撫棺而呼曰劉生嘗請于帝帝

知吾女義烈當眷爾佳兒也貞婦乃稍稍啜粥晝夜哭禱竟生子劉氏固貧困及貞婦寡生計益蹙朝營夕炊米不續飲水而臥舅既鬻廬舍則依其姻韓氏以居踰年韓氏亦厭怠舅窘攜二幼子去倚山結屋家焉貞婦不獲從乃慟哭反于章顧念其舅時時悲泐已而二幼皆死貞婦曰舅孤子一身恐其居窮山乎飭窩繕室迎焉夏績冬紡織布以貿粟析薪荷汲手爨滌焦無何舅病貞婦治藥餌時損盥饑飽伺息瘁顏槁幾微而進之夫嘗惰者三年舅始能飲如常時聞思其舊處裹糧入山貞婦輒憂懼內自惟曰豈吾有失職于舅邪有一女亦早寡進士君又少孱瘦貞婦每每憂念遂致疾然以貧故恐弗療治進士君既舉于鄉鄉人有操金請爲居間者貞婦怒曰吾布被十年不更絮衣紉紉線縱橫小子始進乃嘗以不義污女母乎辛丑二月廿八日進士榜放而貞婦以是日卒于家聞者哀之昔程嬰忍死以存趙孤孤存事立可弗死而曰吾必死以報地下當其蒙難之日而嬰固與其友併日而死久矣特貸形以濟事耳

事濟而貸償雖不自殺猶死也貞婦始以軀腹子既以成之子成軀殞何憾焉夫死生巨變也常人聽諸形烈者聽諸志故能捐之弗生亦能持之令生捐者本懷而持者餘力也惟志成而持釋持釋而返于本矣欲少存斯須得乎汝峻生某卒某云云劉氏皆越望族故不詳其氏系而以先生命及進士君之請書其事銘之曰

懷哉五月之孫歸于以二十四年之壁偕往者堅求皎日之心後死者舜柝幽蘭之馥嗚呼劉君德徵于

符業廣于餘嗚呼劉君不亡矣夫

曲靖府同知一川王公暨配何宜人墓志銘

一川先生王氏諱某字延亨世居漳浦衡山村王父月珠父賓皆有隱德公年十四補龍溪縣學生二十六應南郊恩詔選入廷對授太湖縣學教諭又明年甲午中應天府鄉試第九人都試罷還故職同修南畿通志丁酉應聘分校湖廣召爲國子監學錄出知道州遷同知雲南曲靖府二年投牒歸春秋六十六以隆慶壬申夏五日卒萬曆甲戌合其配何宜人而

藏焉墓北望漳州城十里曰壕林于是壬寅葬二十有九年矣孫志遠仕于朝爲戸部廣東司郎中謀其友陶望齡墓石缺無以示來曷銘而屬諸望齡曰可遂受狀而讀之曰如公固應銘法也當公爲道州守徭人弗靖公撫而有之令田隙田咸投刃曰唯命及廣右盜起王師出于道兵備副使潘某駐兵焉忍而喜功邏者得八十一人曰盜使者曰是吾所急盜魁廖亞龍等也令州速具訊及訊則固梓人持斧鋸齎技山中間兵興罷歸途豫具在公爲言狀使者大恚

歸怒群狩繫而榜之公憮然固爭久之八十一人者始得釋既班師使者念已被檄捕討而功不稱嫉憾公思有以動之于是盛陳刑具出所繫脅于庭而急索通賊龔廷虎等即不言賊且死而陰授指曰匿賊者守所謂廷虎者曩降徭人鄭虎喬輩是也脅苦掠畏死具對如使者言適檄州令偕衛將亟捕廷虎弗得且以主遁坐公受檄驕而往入山解鞍而臥使者督賊益急公如弗聞乃召州倅密語之曰守眞擬人賊面目豈有圖識乎第斬虎喬等五人首來誰謂非

廷虎者則守坐吾坐矣爲劄書云云授倅倅以示公公謝曰吾不能殺降人爲盜有罪當去于是具牒以請曰職有罪不願于使者請解印綬歸牒過上亦上使者諸院司咸直公而使者亦內愧固請留公乃弗去自嘉靖以來廣東西常用兵所上功薄爲亞龍廷虎者蓋衆相蒙則其功不者獨受其罪將吏非惜王石皆樂誅而性㷀也趨迫在焉若王公可謂仁勇者矣居道六歲丞曲靖曲靖闕守竟公在常行守事府黔公薨無嗣爵及弟軔爾大人柔孤姪子而上書訟

之事下撫按公奉檄偕諸郡長往鞫相顧莫敢發言
公正色曰朝鮮事嫂無禮誠有罪而國爵天子所封
俾沐氏子孫世世守之夫人沐氏婦忍國有若鄙之
事乎夫人瞿然曰奴誤我于是案治諸細人論罪朝
鮮竟封王師討那鑑也公將重軍猝遇賊布政使徐
公樾隕焉師大奔潰然公所將獨完其當大事敢決
屏詳蓋如此爲政先以潔廉威惠竝著所莅人不敢
犯軼條敎既去輒懷思之始公貢舉時年甚富贍文
人或謂儒官不足就公忻然曰祿可養也既久宦遠

方而公大父父俱在及以攝守上計竣歎曰吾尊人
幸無恙久違庭闈吏萬里外何爲乎白銓部乞休不
得竟罷去拜祖父堂上里人榮之所著詩文有北雍
春陵滇中歸田集各四卷建文野史漫齋筆談若干
卷家居無公府之謁以賓僎請輒辭吏部尚書蔡公
國珍始以督學行部至見公名牘中驚曰王道州固
在乎趨閤致敬欵語而去前公所縱八十一人者或
爲蔡公里人具知之故心重焉配封宜人何氏者潭
著姓宜舅姑娣姒便淡素言動如儒生其稱舉義利

之辨斤斤如也先公十四年卒年五十耳宜人生三
子三女置側室陳氏亦二子一女孫十有六人孫女
五人曾孫男七人曾孫女九人吁盛矣天所以報春
陵者將在是乎銘曰

祿及之擇弗處既其處矣廉弗去沒利遺親吁哉于
祇之膏可潤身斷斷之言官長嗔人覷貿利恣爾臣
有釜如丘鍾若芥夙仕而已兮親不可待佩印萬兮
紆組弦請從歸休兮道不可捐嗚呼壕林之野王公
是居其斯爲父之子君之臣與

鴻臚寺序班桐溪王公墓志銘

忠信慈惠有善人長者之譽于其家邦人之所願得
也其言曰爲長者則害富姑爲富焉然脅稽譙詹街
王氏用本富數世世有令名吾烏知爲長者之果害
富哉越里人覗產者未有不户賓王十公者也其相
訓誘爲善又輒曰王十公爾爾十公之名聞外郡里
人多樂道其善事或相影響過其實十公有三丈夫
子仲早卒長錯通判南雄府其季諱欽字宗敬號桐
溪于所爲志墓者也志曰桐溪公十七補郡庠士進

補南京國子生譔選爲鴻臚寺序班以　今皇帝登
極恩贈父如其官喜曰吾事竟矣改南京差遷從里
中移疾不復仕居三十年四爲鄉大賓年八十有一
以萬曆甲辰七月十二日卒爲人厚重恭儉行依其
有方隅者謀從其遲徊深遠者居身取其猜者與人
語心所否雖貴勢弗和也聞人私褻終身未嘗言少
而柄家雖父兄在不敢稱勞父數譴訶之弗敢愠時
方有倭寇軍興多倚大姓緇甲煩重諸大姓完破視
漏刻公亦數瀕危困及濟父始知之勞苦曰何不白

我曰正恐驚家人耳仲兄病時公方娶即攜持入山
中相與臥起仲兄執手張目曰死不恨恨無以酬弟
及事其伯兄雖白首必莊也歲時會食伯所不食終
不加箸越大儒龍溪王先生長沙守季先生皆交于
公王先生爲蓬萊會公與焉晚年與諸子言吾昔從
長沙諸君子游聞所說古禮甚具其言識念是居要
語也汝輩少不見昔賢宜佩其語沈光祿鍊之獄名
以謀叛併補其子襄諸交游無敢視者公獨追送投
金與荆鄉里咸義之及公老病忽告其子吾夢季先

生見邀贈吾所聯句吾行矣遂卒王氏自其先有陰
德以忠厚起家子孫貸用其教久而不衰王之先巢
人也始祖勝從　高皇帝起兵爲太平興國翼元帥
世襲水軍千戶千保與靖難兵戰白溝河死焉子用
久之得襲降等爲百戶改隸紹興衞用年十九將海
運俗傳造海船視初釘者死故恒以老卒視釘用
曰吾官也請身當之及海行見揭竿于島舟人曰是
有敗舟揭竿者以望救也用曰救之曰是不祥人也
久餒且病病將易焉用炷香再拜即不祥願及用身

無他蔓竟往拯活之是夕風大號舟直于嶼繫石纜
有燈見于檣間達明嶼沒而舟飄急行纍大于直沽
夜所繫蓋魚背云有神降于舟大呼用名言帝隱爾
善大爾世也用長子佐嗣職而少子仁遂擢高貲仁
有子舜卿即十公申少師志十公墓載神人活幼女
與見盜者罪事既具而予所聞十公嘗衣新衣行逢
中薪者監公衣敗于棘刺薪者弛擔謝十公好語之
曰汝莫驚惱邪飲之酒歸而不怡婦怪之曰吾觸忤
王十公十公反厚遇我我殊慚愧耳夕而薪者死諸

少年有微知其事者更往慫慂誅爲訟薪者妻謝曰
吾夫懇入地而可訟乎十公諸傭奴常盗錢粟公過
之輒曰奸持往作家莫妄用既而笑曰若輩能盗吾
財不能盗吾命耳至桐溪公持戶尤詳密而與人無
競善容覆猶師用十公之道有微責逋金數千置弗
問也又負他貴人金有司逮訊之併得負公狀怪公
未嘗有言因來語公吾爲公責逋公言某實數奇折
閲非故也而陰爲行百金償他貴人償竟脫貫于縲
有道士云曉方術善致雨有司延禮之而其人實無

行與時嘗紿取公銀作器被數責逃去至是郡人僉
向公稱道之公默然終無所言其厚若此配虞孺人
永昌同知龍峰公女方儀事蘇王氏僮僕皆秉璞公
一夕十返踣而僵虞孺人嫗之冷透于骨久之始蘇
孺人泣曰君不幸即死逐子無祀乎時公年尚未壯
爲置貳于許生二子一女愛之尤甚聞孀家有弗無
子者每告之日多置人自宜子巫嫗何知乎享年六
十有七以萬曆丁亥十二月四日卒二子杰濟皆爲
郡邑廩生文彩彬彬焉而甚義從己有升應仕者王

氏之與神告之矣藝桐溪公與虞孺人阡曰舊埠山
日曰甲辰歲嘉平之望子樂爲之銘且備論其世者
以明爲長者之果無害富也銘曰
薄取多厭康五于貪善賈無纖得贏于纖宜曲善富
孔氏雍容裁銘王金敢告素封

光祿寺署丞雅石徐公墓石銘

徐翁諱行字見伯晚號雅石山人少超朗敦厚愍歲
失母育于祖嫗及兆依帷中未嘗平視婢女長嫁讀
書銳進取家居杭湖之境三郡名秀盡交之函國號

未成也東遊明越西走常潤詢求其魁士而進摯焉
是時明有王翰編應選武進有吳國博做並爲諸生
高價翁引與交友出入常分趣共席其爲舉業勤篤
而廣撫之若行聚糧而商居貨也然詣有司及升成
均試輒不利闘形家之言慨然曰吾未藝其根誅其
實乎是乃予所以敗也于是購四方之能言陰陽者
爲輕舠刻楫窄衣彩芒屩負杖與之陟原隰攀巉岨
冒寒暑顧頓重趼未嘗告怠久之遂精其說凡以導
門來謁者與言多屈之益喜自負謂吾術近槪諸歲

月遠暨數世其取富貴如以券責也無何翁仲子允賢舉于鄉又數年擢禮部詩經第一讀中祕書出爲名侍御而杭湖人皆言徐氏新墓實吉一時縉紳皆慕翁言堪輿矣其智者曰徐翁有吉德宜昌負才取友天畜其船又宜昌不以壠也及允賢中夭翁既老矣其嗜山水尤篤曰吾子死法固應爾又吾向術未精今所擇乃盡善也吾五子有十一孫以文儁者允人徐氏儒者業今方盛耳翁不樂仕以貲拜光祿寺署丞予嘗走唐棲哭允賢于家謁翁堂上其狀貌鉅麗威儀抑抑如鄉人稱其不好忮不先人此所謂吉德也歟徐先居語溪至東海公毅徙仁和陸氏四傳至友筠公鳳鳳生平川公州爲國子生碩大其業貢生翁翁之喪其父若祖也皆客游奔歸以毀瘠聞于里其配沈早沒終身不娶人稱其義享年七十有九卒萬曆乙巳嘉平月之十九日子彥升等奉遺命葬大遮之陽期曰某月某甲子翁所手築也先是葬沈孺人桐扣山翁曰古不合葬無遷其故子長即彥升云

云銘曰

允德之符譬如鼓桴懷實弗沽迺助于後人考其詳地鍾其美靈公之藏洵維久矣大遮[illegible]徐翁所宅匪宅是卜維德是吉

太倉判鄭公墓志銘

公諱炳字文輝以名法家言仕廣東某衞經歷騰八爲書遷太倉判四十一而老九十而卒武林虞長孺所爲傳太倉公者也概曰先是新鄭人徙錢塘鄭翁者舉二子閣左有光因命伯曰燁仲曰炳皆治易誦史學爲儒仲加敏焉鄭翁曰儒效迂吾老幾得捷效以一子爲儒一子治名法于是太倉公始去爲都掾矣繼十歲仕粵以儒行重于太府攝四邑符時方用兵師出于新寧新會故以公再攝之從討賊逐盜魁梁仕興　中獲之提劍護俘竟致之麾下以功最受賞師後歲侵守以下分道粥饑公出東道他道皆用故法籍平民呼唱紛然粥成民半殍東道錢粟獨行如流鞭馬荷囊所過相某邑深淺多寡隨給竟日無一萃者已而諸道亦師用公法所活甚衆南海之隄惡隄所障三水禾也故二邑讓工久不決因數無秋

公受檄集二邑人告曰隄所處其人𨽻所利其人貲給咸歡然聽服居每八歲大府以爲公才勝儒吏足辦多理任之嘗用軍幕荒民事視邑𨽻望者其倅太倉王蘇所治私販竊竟窟宅復用辟舉攝令于崑山時潛輸後期部使者令軍吏來督吏莫敢收丞以去公追謂曰若逮丞當有教也幸視我吏詣塞還丞公陰令父老疾具粟而上牒訟于使者使者爲榜軍吏而案視粟粟又大具無以罪也無幾何以養母歸公居官潔廉幕日其衛將有莒鄭之謀幕書署牘夜進

匝金公謝曰誠子何賄賄以佐設吾不爲也崑山有豪殺人奉金千公麾之加幕日其歸也列符視母跪進綸及啓束書敝裘而已母笑曰兒從如是何用許綸乎鄉里皆號太倉公今惇儒也然公嗜儒深到于新會謁白沙祠而蔦眞焉受教甘泉之門于鄉有旨乎龍溪先生之言道也晚龕坐踵息今八十有少客博通內外一歸之于儒爲之語曰世有儒猶人有心心爲主則耳目手足咸作使若百家衆流盡爲儒雖仲尼何以稱猶能乎始伯氏業儒者亦舉于鄉仕至

安慶府同知方安慶公併計日而公已謝太倉政歸老語曰禾讓麥秋鄭翁之言其徵矣夫公嘗夢遊帝所帝懸玉几而見之授之以圭出見垣書曰之惠故舉晚子而名焉之惠幼敏長淹通有稱諸生間湛乎有心于儒之精者也是歲秋七月三日公微疾卒八月之惠以長孺先生書來乞銘慈于是少增損傳文具生卒歲月子孫婚姻而歸之云云銘曰

公爲太倉朝守于吳覆舟淪淵滅頂及須鑿艎而升未燎厥濡四顧翏然卯首嗚呼我全其天靡怛而愉

疇昔南征抱虎縛貙風來艸鳴伏匿出塗登高臨深惜哉體膚掛冠吳門樂志里閭尺宅寸田以耨以鋤大言洋洋人所謂吁公也亶聰忿我道陝嗚呼命公世之惇儒

孝廉顧汝美先生墓志銘

孝廉先生顧氏諱某字汝美居嘉善清風涇涇上人稱曰顧孝子已而其邑其郡之人咸稱之多爲敘述歌詠其事緝爲巨袠鄉先生郡諫張公題曰曾閔遐踪而翰林沈公曰嶺先生之爲曾閔者以名則溢以

事則有難爲于昔者先生年十四喪妣氏父有侍史
者微也生二子益用憐愛念欲其長子母奉之難以
顯白也數困之以事尋怒見屏年十八耳先生既屏
外食于鄉塾教童子誠謹時時引罪痛惻待旨乞保
父未幾補邑諸生涇上去邑二十里學師伐鼓升堂
先生日晨起徒步往未嘗少輟學師哀其勤也數餔
給之其試有司輒雋于是有廩食升爲經師又以行
業爲學者所贄摯脡交委歲贏百金悉裒斂歸奉其
父而父故豪長者意殊不屑家適中圮逋債萬端所

愛者日夜媒說若子固多藏徙落一毛歸若獨二稚
兒嘗餓死耳父積聞之憂恚甚毋見常怒目切齒先
生愈偵金奉所乏卑視瓜聽揣望辭色偶得翁一粲
若一言之賜如獲彀璧而挾重縣也二弟既成童爲
資遣就學既壯爲之締婚故締其禮務以悅可翁意
既有室矣又盡籍私所置田畝百區合數十間三分
之名曰此先產惟弟所擇既析箸而弟猶時時給取
若主藏吏也翁既卒所母者求去養于弟先生曰吾
死吾父也歟哉忠養之至于沒齒沈公之言曰曾閔

二子事繼母母不慈子不失孝言之何其久抑事分矣
如事母古之人未嘗有也薛君處其母弟田產引其
瘠者婢僕取其老者曰吾固欲之今先生劑已產分
二弟又不居其名眞孝廉哉隆慶丁卯貢于學宮辛
未謁選爲寧國府涇縣儒學訓導先生爲人外方內
平與人久居人至不能釋去然或儔衆雜遝謔笑喧
然見先生來輒消縮斂避有嚴憚之稱及仕涇尤用
師道自重不爲同官者所容徙王府秩以歸歸既久
涇諸生爲勒石志遺愛焉其卒以萬曆戊寅秋七月

十八日年六十有六至歲己丑其仲子際明舉禮部
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擢監察御史而迎奉二母養邸
中陸母者涇上舊姓先生之元配也生二女無子周
母者侍御君兄弟所生母也有二子一女先生慈其
二弟弟生時乳少俾媵數代乳之後陸母侍事周母
代閫政尤善茹忍雖徵索百至繼以詬責無幾微慍
怠嘗曰與不足而求人毋寧應人之求乎又謂二子
人多喜布施難于獨貧夫施財之與焚券豈有二哉
叔既沒有遺孩貧嫠命侍御君奉以歸身偕之寢儲

疾病之虐死喪之威視之無所忌陸母卒萬曆丙申
閏八月廿二日年八十六周母卒乙巳七月廿日年
七十三二母仁厚畏謹故先生之德彌用章顯云先
生居乎有密行嘗還人遺金拒奔婦事祕未嘗語人
人亦稍稍聞之嘉善令史君雅知先生每以邑事咨
逮嘗曰邑有士賢如顧先生而貧甚此令之恥也然
終令在竟無私請其介特類如此然尤用大者著名
教獨以孝聞鄉里名書列傳垂光郡縣之史而里人
袁職方論之曰稱臣直所以明主之能聖也稱子孝

所以顯父母之能慈夫爲人父令子得以孝自立卒
宜其子此不特顧先生之賢也父誠亦賢矣銘曰
顧族江左以名顯稱涇上始遷廨于華亭沿宋涉元
七葉而明子俊洎琮文昱及生昱嗣曰謹世雄以
財謹子維疾其稱可悔或否于身後乃泰來於維先
生貞而弗曜子敬靡違父慈以教嗃嗃其悔烝烝其
孝神感至誠先兆後咲在涇之陽斧鬣既封廿有七
載二媛乃從維墓有櫝維阡有松有聲璆然先生之
風

處士程子方墓志銘

克敵之謂勇馭變之謂道力能制兕犢而不格猛獸
者有矣名摶象虎而劣于縛豕則名實相反生死之
爲變象虎也戔戔之利戔戔之害人値之而仆矣而
自謂知道通死生此當世誦說者之通患陶元亮臨
殁爲文自祭論者多其能出妙語纊息之餘此未及
于道也而若是況虛明洞澈大觀終始者哉休寧人
程君諱九皐字子方爲人嗜酒好詩耽閒靜遠聲利
平生慕元亮爲人宅邊有十松樹因稱十松少年游

太學問道湛甘泉呂涇野二先生之門及中歲棄産
隱居滻西與鄉人王仲房輩以詩課號曰七滻漁社
其詩至富旨沖而格東蓋陶之餘也間亦講禪習養
性寄諸宮寺或一歲一反視世所共羨欲傲然不屑
春秋七十八無疾而卒卒之日爲詩自挽又庶幾昔
人自祭者子闇而與焉其子循初曰先生孝于親友
二弟能以貲讓與人臨財自處惟恐無所損嘗買墓
地直高矣其人貧死弗塟歸使埋焉又代人償百金
其已貢焚券弗可數也讓與施與負終身以三者碑

家而不愜既貧不給施矣又精爲醫以續之一邑乞丐惡疾必手拊焉曉歲與循書曰寄來酒食巳爲貧交散去歲暮遂無以供麴糵蓋老而不倦也性坦直無競嘗構樓治材尺度巳具矣鄰有偶語者先生心計曰此爲吾屋高畏逼耳即日撤材易構嗟夫若是者其亦異乎平居談性理詡詡然自命知道逼死生遇得失若絲與毛動顏震魄物少忤奮臂而爭者巳天下亦固有性與道近恬居曠視若陶元亮之徒者至其臨生死往往不亂彼平日周巳異矣男子二人曰

元初循初皆慕學而元初嗜書尤甚常負一囊貯鎰釜爨米過有異書者輒孤詣之予勞之曰子獨客無侶不亦苦乎元初曰生死來往要是孤行聊習儀耳予爲一笑觀元初之言其有自耶二子以某月日葬君某處而予爲銘之銘曰

有生惑惑生貪不有不惑其與物也廉古之智者廉于死生洸然以居兮飄然以行而吝者動色于杯羹貪于羹與廉于生與僞與情與其叩若于玄冥之扃

隱士金南湖墓志銘

浙東南多舊姓義門其著于昔者今稱張氏浦江鄭氏金氏家義烏繡湖濱有南湖隱士者名[illegible]字[illegible]子章以孝友聞兄弟同居不異財者亦有由矣隱士少警悟占對絕倫父病喘久不愈遂罷儒業習醫及父亡持戶又以勤勤善樹藝爲農圃師業益以饒弟喜馳獵好行賈隱士弗禁也俟其怠徐曰弟勞苦休矣起堂曰荊樹堂以內衣指析栗指囷無言名者義烏令歲召富民爲賦長隱士貲在召中乃避去遊京師以故所習隸太醫院授吏目燕中貴人爭迎致之隱士

不勝疲困自笑曰人有言避濡得焦避役得徭醫之役人不亦甚乎遂謝而去然以通朝籍歸縣中不復召長賦矣性好遊陟負杖獨往終日無倦瑞山者相傳唐駱賓王隱處也去家里許隱士結屋山中種竹遶舍日嘯酌林下燒筍食之名其居曰筠[illegible]又製艇命曰天游嘗棹舟載酒避客于繡湖歌白公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之句傲然自足雖郡縣以歲時延爲賓介不屑赴也隱士有一子四孫長孫祖俊幼敏隱士器之授讀膝上夜誦深每出栗棗餌之曰以爲

若枚數數周而㬚之萬曆丁未隱士八十有二矣是
歲世俊舉進士其十月隱士病卒進士君嘗言少時
爲枚誦罷而不怠每念之不知涕之被頤也明年進
士君以急歸九月某日葬隱士于樓村祖塋之左方
配方孺人從進士嘗執經從予走會稽屬以銘墓銘
之曰

金家烏傷厥始爲劉赤符東興皇孫適侯罷侯而眡
南土是昏去卯蹔刀以避吳鎩系遠澤縣實多隆準
仁山青村以儒以隱青村六傳迺及于滄滄後五葉

同盧共粻於維隱君滄公之子輟耒東皋懸壺薊市
臨組靡紲投竿反初繡水稠山天遊雲居青忍齋張
醉吟傲白郡國稱賓林園命逸服仁縶義長發于孫
爰鏤貞珉以告幽原

韓仲子墓志銘

君諱應泰字虞仲韓氏自宋季來居婺源之崇化坊
七世徙郭西族滋大號其所居曰韓塢南昌王簿漢
光祿署丞崇父子皆著聲譽鄉曲間王簿用方直觸
忤官長拂衣去有强項名而光祿雍容都雅好施惠
交諸名公諸公多善之光祿生都經君繼宗三世皆
因山藪原隰之利種樹治畬稱爲素封王簿君故余
氏壻也以故韓余之交睦而都經中子虞仲復婚于
合州守余公虞仲少馴謹無子弟之過年十餘喪父
善事母兄居喪能哀處分能讓既就室時館余氏所
事宿儒名卿益漸濯挺挺自奮矣初合州公生女而
慧既長通經有內則㑹謂難壻至韓君來館人適曰
具宜踰年禱齊雲山渡學溪風雨晝晦韓君溺焉年
十有七耳韓氏自都經棄賓客弱子繼喪祚中替慭

以仲子有賢婦故戲纍沮氣崇牙縮爪不敢噬攫没
數十年而業用生長有子文與九歲夭兄子文昌當
嗣議甫定而亡遂以文昌子起龍主祧事文昌後生
子兆翊仲子後固昌也陶嬰曹世叔名傳萬世論者
曰固其婦賢其亦有正外之化焉由此言之仲子今
名方更永耳葬以甲辰嘉平月九日其原曰環村距
其没隆慶己巳正月凡若干禩以交與瀾君外弟山
陰邑侯余君予友也爲請銘壙銘曰
學溪有龍朝汨暮齋彭咸是遊君胡蹈之蕤孰作聊

朝華易殞恪采埋光氣蒸芝菌紫芝燁燁茁于松根
有枝凌寒以芘高原

江陰馮翁生志

江陰馮仲恬定判廣州始踰歲遽解職歸去家學道于錢塘五雲山中予聞仲恬有老親私詫其出處去任雲鳥超忽無拘縶之累將仲恬得世之大賢人爲之父邪已而仲恬書來言定之父七十有三色康神固而願當生年一志其藏惟吾子圖之予曰人有畏腊毒而甘之者甘之而諱潰腸之禍甘者宜匆畏諱

奚非甘然而兩處之此大惑也死生之爲腊毒未有能深逃痛屏之吐其實者也而尤諱其名馮翁將有道超然于其實乎予未敢知然幾無諱矣無諱幾于達乎乃知馮翁眞仲恬父也翁名志忠字元孝稱鈍居居士其先松江人元末遷江陰之青暘里數傳至暘逵公垚實生居士四歲失母養于母之乳媼者九年事繼母撫異母二弟以孝友稱始暘逵公有名三吳諸生間晚仕爲廣信府經歷時倭出没江海江陰築城治艦待寇大役數興而翁纔弱冠用長男持戶勞苦殫至二弟不聞也廣信罷歸翁復白父以餘祿讓弟後弟貧有公家逋翁又償之于是一鄉之產饘飱之食不自謀矣攜其室去依別墅以居授童子經以食時無聊慷慨歌嘯繼以泣下萬曆乙酉仲恬成鄉進士家稍稍振而仲恬故不樂進取去依雲棲大師究極性理稱精進憧人以告曰是將潮業矣曷禁之翁曰斯一大事寧可禁耶甲辰仲恬謁選得廣州而意又不樂仕翁就養數月先返鄉人迎謂曰翁踰嶺何獲而驟歸乎翁曰珊瑚州上月沉香浦口清風

餘無有也明年仲恬竟解綬還翁顧稱甚善翁爲人廉于取重于諾以拙朴爲大巧以知足無營爲至富累舉鄉飲賓不再赴以高年　賜冠服服之未嘗更服也配郁孺人偕有隱德子二人存者仲恬而已或謂壁齡曰儒者智周物道濟人爲之故家國兩賴而身名交通今仲恬嗜傷行之文而遺經世之業厭官遠親即于悴槁翁又嗜窮賤以阿之非適人之務也予曰智替于俗道乃開道封于形智乃決仲恬惟道智之求故遁世而不悔耳昔者路哲向參共學尼父

之門二子瓢空纓敝彈琴歌頌而不肯仕然二子無失孝兩父無失慈尼父之道無害其爲周物濟人之道何哉務有尤亟也今里人子之求仕宦其歸極于尊親娛妻孥而已然當其爲之則戢心藏形忍嗜損好遠父母離妻孥以專其揣摩帖括之務而後業精而求獲其尊顯娛樂之途必出于遠離而豈有異念哉誠周物濟人則求道智誠求道智則亟正修行若仲恬所爲特周物濟人之先務也今以瘝官不仕爲非儒術而儒無大于顏曾以遠親爲非孝而世之爲

揣摩帖括者未嘗不遠其親以爲彼則可爲窮理盡性則交病吾不知其解也子同父皆雖竄戢槁悴爲翁甘之于是藏之以太空實之以萬象而爲之銘焉

銘曰

眦耶病翁漆園傲叟形居一鄽志遊宇宙玄臾童烏
逸齊萊婦笑語闔闢神襟抖擻爰有樂邦其民壽耇
四色承趺于花在口不往而生非脛而走如雁影潭
如星在罶翁乎去來去來何有

內兄商仲文墓碣

仲文商氏初諱洛更名維河仲文字也陝西行太僕寺卿諱廷試孫大理寺左少卿諱爲正子其[illegible]其太僕公隧石中方大理公縣貴所爲籍盛物誘[illegible]而仲文性淡素嗜學安異同善自拔濯蹈循[illegible]寒士下者與處咸宜之然或游豪客酒人家[illegible]入亦宜仲文而皆稱之曰賢嘗偕予飲席有聲妓[illegible]譁讙竟日仲文莫然頞卯胝久之俄起舒臂曰適遂甘寢其靜默無滐類此往時爲舉子業者安其隱師戒弟子無得蓄先秦及唐宋古文仲文顧深嗜之無

如誚者何則扃室帷燈伺望隱匿讀之以爲樂及後古學大行多攘取其句字文飾膚謬而仲文所爲顧率務深雅行輩推之然竟不遇[illegible]齡婦君女弟同學王城山中數年視君起居俱無以致疾病與夭者貌皙美哉其賢行又宜貴而永然竟疾病以夭嗚呼天邪其人乎仲文病癥瘕久浸劇每晨起未嘗不褰幘正襟于履謁之曰吾徒幸健猶科跣爲適而況君尚未平善乎不應良久謂予曰吾自抱病二親恒視增損爲色愉戚吾忍自恣而傷吾親哉以是每起衣冠

如恒焉性嗜書焚香茗飲嘗戲語予门人各有好吾
好獨在三者似差勝之而其嗜茗更甚卒之日猶潄
椀手汪以飲予時萬曆癸巳四月十七日也于是年
三十有九然已有四子二女一孫二子長者君敘之
業有成矣始也殯君土城山隙地丙申八月朔日以
大理公命奉君柩芝塘湖之山葬焉而望齡亦受公
命爲志遂詳其姻屬而銘之銘曰
土城之隈兮苟曳竹適子死是殯兮生于此遊喧豗
監湫兮匪子之丘改舊卽新兮子無淹留兹山靚深

兮有巖與嶼其水玦環兮組繡厥土窾土作宮兮以
爲子所龜食著從兮日千萬古松栢無傷兮永安爾
處

德望兄暨配陳李二孺人墓志銘

明鄉進士會稽陶君諱與齡字曰德望稱石堂山人
望齡長兄也先宮保公爲中書舍人時生德望京師
長安街舍中故小字長安少凝默奇穎先公絶憐之
雖長猶枕股而臥九歲母王夫人亡哀慼如巨人吾
大父庯齋公之教諸孫也繩檢甚設雖飲食顚盥間
皆有課誦每端坐竟日而令諸孫侍立雖歷痒不敢
跛倚也德望于羣從中天資尤號端謹爲大父所奇
重其教幼成故生平居處沉沉然無譁詞無佻舉少
善病骨露如出衣表以故爲舉業不能勤苦而文特
雅秀超其輩雖宿學自謂不能及也二十二補邑諸
生二十七用先公廕入國子學名聞胄監中然數病
愈益羸萬曆乙酉病又大作困臥連月追起將行諸
試先公止之曰若休矣德望愈自力請往是秋望齡
既舉浙闈第二人而德望試牘自南都傳來衆覩牘

駭曰是文視周望固兄也其舉也猶將兄之已而南
捷至名稍後矣借計共謁蒲坂楊尚書于淮上楊公
靳曰誰有初得解而任子如陶長君者乎言其移廕
也入都詞林諸公見之咸曰陶長君骨清而堅必吾
署中人已丑再試禮部德望牘又佳勝予然予幸售
德望罷還而爲予喜舞留數月始歸忘其身之不遇
也德望生于嘉靖庚戌之八月又一周星而予生予
事之如師少時與仲兄虞望從先公宦遊德望自家
來省覲每去予與仲必連日涕泣事吾母董夫人甚

婉順終身無違言而哀思王夫人每語及淚被面下
其孝友如此性周審纖儉先公起官汴以家柄付之
田少負衆時爲債家所苦德望益務節嗇雖一錢寸
粟籍皆可覆也自非薄若素士之下者其材厚豈
而取薄宜貴以壽年四十二未及祿而殞悲夫配陳
孺人上虞應天府尹陳公絳女也女時陳公授之篋
奉五百藏數歲而還銖兩無損其歸也盡移其奩具
以嫁予長姊孺人無慍容其言動舉止眞儒生也先
德望四歲以戊子六月廿九日病卒年三十九繼室

李孺人父山陰庠生李公尚謨儒雅不及陳而柔婉
又過之壬辰六月一日又卒纔二十耳側室高氏生
一男子履中補廩爲官生娶蕭山鴻臚寺序班何公
汝成女繼娶青田誠意伯劉公尚忠女而陳孺人二
女長適北城兵馬副指揮章公于太學生立陞次適
石通政朱公敬循子太學生調元履中今有二子矣
德望卒于辛卯月日踰十餘歲爲嘉平月三日卜黃
山之原合二孺人葬焉其壙之銘曰

昔怡怡角方總少別辭兩胖腫令祖葬黃山隴淚穿
石題銘詩石靡轉山如鋼萬年淚漬泉路

趙母一品夫人尹氏墓志銘

一品夫人尹氏前太僕寺丞尹公諱實之女廣東布
政司參議贈尚書趙公諱塤之子婦太子太保刑部
尚書端肅公諱錦之元配而刑部江西司郎中涔卿
之嫡母也端肅公沒　賜葬山陰婁家塢既葬除服
刑部君疏言臣嫡母尹年老無異兄弟願得終養報
可歲戊戌四月廿二日而夫人卒刑部君援故事請
得合葬　上命之特予並祭十二月癸酉啓端肅之

窆而藏焉夫人身被五封沒數歲爲萬曆壬寅復用
東宮覃恩追贈一品甲辰刑部君以使還告　命于
墓手行實屬予俾補竈石之闕先君子于端肅友也
予兒童時嘗謁夫人京師與刑部君及夫人弟尹生
相與肩坐飲食後復數年共學秣陵官舍故所聞夫
人事爲詳嘗謂夫人于太僕公丈夫子也亡端肅甚
友也于刑部君屬毛離裏之母也太僕卒于官有乳
下子母弱莫克立也夫人以歸趙氏所至必偕衣食
出處儕于刑部君人望之如弟弟然以故尹寸竹賴

以成立旣婚有子女乃爲市大宅居之還其生產以
故籍羸矣故曰太僕公丈夫子也端肅爲南道御史
淸軍雲南上書詆切執政得譴緹騎從萬里外逮至
輦下繫獄搒掠家人聞之皆日夜號泣夫人內雖憂
傷詞色舉止自若曰天助忠義吾夫必生還公旣而
宥歸隱居平約出友其里之賢者講德論義滿心而
反入而夫人相與莊坐顏色愉愉交忘其窮也居十
五歲復從遊宦南北位高藉厚然處之略如寒素初
公之婚也冠平定巾著大布皁衣夫人亦笄著裙布

觀禮者皆歎異之後貴服御儉朴以無忘皁衣府故
曰夫人端肅公畏友也夫人始舉一子不育方春秋
盛卽以嗣續爲公言後公宥歸道廣陵以周孺人歸
刑部君生母也夫人所以遇視之倍于公居八年生
子所以提哺撫敎甚于周孺人後刑部君以侍養里
居城隅有池館花竹淸翳夫人時來游觀憑檻映樹
甚樂郡中爭傳其慈孝故曰于刑部君爲毛離裏之
母也尤以善事繼姑有聞叅議公官留都時夫人與
伯姒家居執禮如姑婦人尤難之晚歲恆齋食斂禮

金仙脩逝不亂卒之後肢體溫軟顏色如生壽八十
有一趙氏世系姻連具端肅志中尹之先靑州人也
宋南渡徙居慈谿後遷居上虞五大天里洪武間刑
部主事克順者以幹局通敏稱　高帝指呼爲尹御
伶五傳而至太僕公中嘉靖乙酉鄉試人稱寒峰先
生曉得孫應李聘彰德知府史公記勳女沒後復連
舉二孫應林應楷前志不載故續書云銘曰
維隱服而曜德禰衆之匹不醜窮而務通牛衣之忠
椎布之儺儺兮副珈之佗佗兮百年同歸斧鬣之峨

峨兮斯其爲鮑桓氏之室萬禩而後永弗訛兮

周母黃太安人墓志銘

萬曆戊戌海門子僉憲嶺南奉表賀萬壽事竣還里
拜疏言臣汝登有所生母黃氏年逾八十臣待罪嶺
表依隨祿養幸得生還老人憚遠勢難復出臣自少
失怙與母形影棄違獨宦私情復難又臣有狗馬病
請解職養母疏上大臣持之不得請擢爲雲南布政
司叅議疏再聞乃許之居七年太安人壽九十姻友
畢賀海門子爲予言太安人艮視聽莊坐竟日無倦

色紛作無舍貫鏹則撓中因相與慶慰而是年十月
太安人忽微疾遂卒于是海門于年在耆艾之間矣
猶孺子號十二月二十六日葬太安人長樂鄉寺前
山之陽海門子以毀故不能詞命其門人王三台爲
狀而函幣以墓石屬諸望齡越人之習于海門子無
望齡甚者也又烏敢辭按黃剡舊姓黃氏之墓負遠
于宋唐者十數所羊虎石皆可識驗也海門子之考
靜海訓導贈南京工部主事雙溪先生諱某先娶于
丁中歲無嗣請于母以太安人貳焉既來歸內持箕

箒外與賓祭婣孝之稱譪于鄉黨雙溪先生方嚴路
禮君子也多其儀法丁太安人以家柄讓者也宜其
婉先生爲諸生頗困乏安人操作勤勤家用小康及
訓靜海鼓篋講誦如難師佩鞸紛如以安人獨從善
視客宦譽用望舉三丈夫子季爲海門子海門子嘗
稱曰吾年十四而孤性頗跅弛吾母銜箠其名及長
淬志爲經生文有文友中歲嗜道有學友吾母獎就
而飲食之與與如也蓋父師兼焉又言吾學道三十
年然數事嘗愧母母食貧惟鹽蔬一盂非賓祀不過

市及予能具肉食以養母每食澤口而已輒以頌勖
性精勤周于小物絲縷把握不妄棄去然遇亡失雖
重貲未嘗失聲動色也買物率過直有言者則曰母
寧多予揹婢子童豎曰得無饑寒乎乞者至必曰速
資之無俾久立予蓋學焉而未能也海門子初爲南
工部主事以覃恩丁母先封太安人後十餘年官車
駕郎秩滿太安人乃及封二母相與歡平生無幾微
間也嗛人指爲家瑞太安人生日正德丙子五月十
七日卒曰萬曆乙巳十月十五日三子長曰汝強仲

曰汝思季即少參汝登萬曆丁丑進士學者稱海門
先生者也孫男六人孫女八人曾孫男五人云　云昔
濂溪奮蠲于鄭仙居之德無聞焉惟太安人躬有令
善卓爲女師有子好學契道淵源于道州母德之盛
卓乎遠篤于法應銘銘曰
坤元後得道所詮厥繇利永貞符繇於戲哥母德類
全曰慈曰儉無爲先來歸于周錫祚嗣如由出雲咮
孕川是生偉人象厥賢贊宮訓翅機絲侔覺兢思柔
壽百年白鶴下界蘭哉仙歸魄寧土神在天來從靈

修何聞然

黃母范太夫人墓志銘

萬曆辛丑黎齡復從其友黃平倩遊于京師甚歡無何平倩執予手太息而言予今來亦行去矣吾父春秋高吾當歸養吾母棄諸孤久方歲壬午葬吾邑西山之桂花坪北水嚙墓左法宜徙吾歸將改葬因泣曰吾母良苦卽葬吾欲子之銘之也因爲語曰吾母范氏父希正以嘉靖庚子舉四川鄉試第一人母龐太常少卿壎之裔孫也十五歸吾父春亭公黃故饒

給至吾祖西原公而業衰母歸于是姑羅宜人亡矣事繼姑徐姚聽無間家亦貧刀鍼紉自苦日昳炊冷目花繽然時酌杯水代糜也嘗歲暮脫簪易薪米嘗辦甘毳奉其舅舅臨食咨嘆曰顧吾可耳奈馮可時何可時西原公貧友也于是史割槃肉束薪裹米致諸馮君西原公乃爲饇食吾祖病革持吾父語曰而孝而婦賢後其將昌乎居數年繼姑歸于徐而驟卒俗謂喪入不祥請喪于徐母遽曰吾姑也焉可竟返而喪焉于是吾父母貧日甚故屋數間我居其西偏東偏以售人來感我日嫂詈不休乃去西徙是夕母夢伏而呑塊占者曰無憂是竟而土也吾父旣領鄉薦復不第諸從多食我兒女長成率倚辦于母勞苦時倍吾父知通渭澂浦母皆從俄而病脾未病前夢神人從雲中下相慰勞稱夫人大類而父覺而嘆曰先君子四十七卒吾今逮矣其將往乎竟病不起外大父通儒也兼精二氏言以是母少熟內則孝經後數稱引解說女中師之而精信因果約己利物其仁愛著于心通于神明焉通渭人有訓訟者黠甚吾父

收得念當斃之母夢髯叟箠而杖來言某罪本及死請置弗殺也覺以告公意弗改復夢婦人劬喪縞褓懷牒而前又以爲言公出望見婦人如言夢狀令人迎問某妻乎曰是也遂貸之其冥感如此外大父病母嘗爲羹股將之澂浦也以外大母老故不欲往旣至澂念母甚夜聞解釋聲問曰雨耶戶開釋入乃微吟曰思親悶坐銀燈下誤聽風聲是雨聲吾父聞而許之多其暗解也乎倩爲予言云然當語時數數涕下至飲水代糜事淚被面幾不能屬語至壬寅八月

平倩果歸又明年甲辰望齡亦得告去方入舟使者自蜀適至持平倩書幣來告改葬日曰某月某甲子告葬地曰譙賢村之西北岡且徵風諾及讀王都諫狀其言皆與曩所聞合符平倩之歸也言吾母氏貧日食不辦粥吾有饘有茹以給有魚肉以祭以養復何事平倩與其弟參政君居官俱用清廉自將賢能之譽滿天下業用未艾人皆曰春亭公之教夫人叅之也夫人生卒千女云云銘曰

靡而水厥德則旨以遺而子神與塊厥古靡害而宇將大而宇迺光矣而子迺昌矣藏廿歲而啓而窆乃陽矣譙賢之阡而居乃靡弗臧矣

陳母韓淑人墓志銘

昔先大夫按察江州所代爲大中丞武林陳公入其廨宇多陳公韓淑人故跡行其圃畦塍不刋竹樹不伐不刋者勤也不伐者仁也先大夫以是知陳公有內政也時予所乳媼經事前監司家每說淑人與物嫗嫗然甚有恩禮處事畫然有法蓋所聞于吾母如此予既獲交侍御君每遊武林武林之君子言諸冠族以家法稱父母昆弟相慈愛無過陳氏者中丞始與兄觀察公洪範同舉辛丑進士又同時仕京朝娣姒各乘官舟奉姑以入邸第通徽如家衖時人榮之後觀察卒中丞方開黔府痛悼病幾殆淑人哀之曰咄哉行歸乎公是以謝政事及侍御君持節貴盛數出入念無以養母而侍御固有異母弟二人可代養也君曰出腹惟我竟拜疏歸始中丞艱于嗣淑人爲進二子之母而已輒生侍御侍御子息益晚及歸養後淑人始抱孫時人爲言曰陳氏仁孝賢于高禖乎

淑人仁和顯忠里人也父羲開翁用高年予爵母朱習傳記生而端靜無妄言笑母授之誦輒解夜夕起居常依古禮人問之曰所習誦固然韓翁無子又心奇重其女而中丞少年衣青衿已有儁聲遂選爲韓氏贅壻吳俗子贅則常別居婦家至長子孫中丞內不懌也淑人微覺之語曰姑且老上有老姑曷從公歸事之遂辭父母歸于陳陳之二母咸稱曰非獨得佳婦也乃今有孫有子矣中丞自郎署出守彰德更仕江楚蜀晉之地遂撫貴竹淑人常從閫內外嶄嶄

也中丞是以益儲其官及歸老所居都會中山水清
麗每爲公飭樽豆燕樂賓友諸四方游客並歸之其
後侍御得請還子舍增治館墅花藥西湖北山有別
業兩堤亘前具山樹水檻之勝時奉淑人乘輿泛舟
出入錢塘門觀者指歎曰是母是子天人哉然淑人
時有莊言曰昔而父爲守上計置家陽平旅食時乏
吾脫衣續之今每食恒念曩事也中丞以萬曆辛巳
捐館　賜葬荆山之陽至乙巳六月三日于是三周
星淑人乃從壽八十有六矣淑人始歸其家來兩韓

翁竟無子爲擇宗人賢者後之中丞有女弟以嫠歸
養于陳者三十年淑人敬事之如始至凡此皆士行
之難爲者也初從中丞爵由安人進恭人後以子貴
加今號有三子七女所生丈夫子一人即御史禹謨
云　銘曰
嫣之昌碩人其臧鳲鳩在桑母儀無方嫣之成碩人
其字鳴鶴在陰子和其聲維儀之結兮維壽之濞兮
柩車繡帶彼湖之滏兮歸從故雄彼荆山之叢兮

神道碑

陝西布政使拙齋蕭公神道碑

署太倉州儒學教事蕭君思似以萬曆戊申夏緘書
加幣抵會稽致詞于望齡曰吾先子嘗攝官于越宅
月亟語其孤似等曰吾治越狀惟陶君予知今不幸
捐背樹檟合山之原拱矣而隧石尚虛先子有知且
需君辭以瞑予曰望齡生來郡歷十五守公廉知大
體任事果斷無如蕭公公少事緒山龍溪二先生聞
文成學而悅之契其指要生平以自信爲宗較然不
欺以爲飽滿欣適當二先生傳師說徧遊江西南所

在爲講社而宣州水西社最盛蓋公等相之後登書
郎出爲牧守其表樹殆有本也以隆慶辛未進士拜
戶部主事監崇文門榷故榷籌多僻例公白吏之衆
讙然尚書懼其口也遂欲已公爭曰顧事當否何如
耳衆口何足惜尚書爲之動容奏上報允槩爲令公
名遂起王其曹章奏與修萬曆會計錄丁繼母及父
艱再遷部郎監河西務榷用寬平登額羨二百緡籍
而儲之或曰此齋遺後人耳何益公曰夫多輸以爲
名俾從莫嗣吾不取也吾又敢諉來者爲無賢乎河

西人立祠生祀公公歸直于民吏曰齊賢館其遠名不伐如此遜守紹興也復稽山書院集生徒月一講會教曰文成闕里錢王先生相與闡道之地太守幸來今願以仕學矣因闢館曰仕學所尹和靖之墓湮久公求得表而墳之又哀龍溪遺書于其家鍥板以傳郡志自宋嘉泰後記籍曠佚四百歲公屬州于張宮諭及今兵部尚書孫公古成文獻乃備前守湯公建三江閘民賴其利歲久灰解水奔射鋒石慮刓敗公大募民甃治灰錫鋒中石牝牡相銜水不可撼勢

益固會江潮擊西與毀隄漂民廬數百直水衝道居者皆撤屋避之人情洶洶時謀修築蕭山令條上議言役舉有十難公數曰鎮民且漁吾可坐視耶請谿錢二萬治石隄其修三千餘尺高丈六尺累石二九方作時濤壯石輒仆公禱海神潮為衰止工乃訖公為治先教化旌善筆淫如不及越俗鬼好陳戲樂神梨園子弟聚常千人送女破產女生多不舉博徒羣居蠱惑浮浪公下令民有主博者毀其居勿赦禁民毋得溺女及張戲媚神民即犯令雖請屬皆謝不從

被法者多怨之與賓客接偶偶不能下色辭多不悅者直歲連潦異甚沒田廬歲云闕增損失度致然語沸傳上下公無以解時海隄有羨金乃別創三斗門欲以泄水寨衆議會來歲邑子郡試者皆罷歸又謗云水多道出于形家法凶士罷免者新師為之也予嘗為衆明其不然皆怪怒又數歲予與鄉人數君皆舉禮部科名號最盛而每歲水歸耿耿如往時予乃笑曰公董言師病田與形勢者今何如會稽貧人有竊銀鑛當抵法者公心哀憐官為鼓鑄試之石徒流

鉛曰鉛耳遂原之而越細人喧傳太守持庫中鑛鎔金以歸予後從府吏問知狀歎息曰可令仁人蒙詬至是耶及遷四川按察副使循計猶用戶語以新秩調貴州至貴州攝事並綰八印黔人服其材刻王文成集以教黔士本所謫宦地也擢河南參政分守大梁時中土饑人相食公往來拯濟法最具事寧又以鍰千緡市穀賞所部郡為備它道皆不辦也遷山西按察使一歲擢右布政居三月復轉陝西左布政使時鑛稅二使暴吏民公一裁以法秦中吏民仗公稍

稍得氣中人奴劉有源箠士至蹵公自其罪兩臺論
殺之羣小脅息俄以上計行公居山西時有所忤用
其章復坐平徙竟拂衣罷公兒時從父居郡廨中郡
宴新舉士鼓吹闐然合中羣兒爭出觀之及太守導
至皆悉匿公立觀自若守大賞異之曰是兒終坐吾
坐也撤酒饌餉之贈以藏書若干卷及謚傳于故記
中見范公義田事歎曰吾得志當效是書其事藏笥
中及罷陝藩歸建蕭氏義莊以贍黨族捐田畝計者
二百竟兒時志也方未第時家貧授書養父爲二弟

婚盡其力晚授産諸子與弟子均等人服其孝友賦
性直方既聞良知之學獨務平實無譁言飾動雖用
以違俗蒙毀而純質月章久見稱慕越人向訾謗者
後更思之躋于祀典公嘗夢登高山第宅嚴麗徘徊
良久榜曰元微之宅及守越入署怳然夢遊其地即
微之詩所誇州宅也卒爲良守微沒食其地公諱良
幹字以寧號拙齋先世自歙徙涇縣之渣湖八傳至
世貞公有五男子二十五孫御史瑞其一孫也御史
之從昆弟曰容容生[illegible]生雍雍生汝金號訥庵公

娶于畢氏實公考妣公貴贈祖若父皆爲參政號祖
母母繼母及元配朱皆淑人子四人長即思似舉順
天府鄉薦令署學正事娶焦氏繼趙氏次思修思倡
皆貢士修娶徐氏倡娶鄭氏季思作庠生娶趙氏孫
七人公卒以萬曆壬寅四月享年六十有九所著四
書臆併雜詩文藁藏于家系以詞曰
以爪抑搔適癢斯快以石療治中疾斯瘥癢止病去
樂難具名心所龢兮靡用告人倡優登場笑樂而歌
賓客笑譁勞已則罷作德之休如搔如療足已靡宅

君子所蹈作僞之拙如倡如伶屢舞僛僛媚茲示人
挺挺廟公既弘且毅視履何毗允升弗躓力仁赴義
中所渴饑亦既蹈之乃勝而肥左戶潛郎東揚作牧
泰晋梁黔羣閩孔淑稱心斯好詞莊色嚴羣喙雷鳴
蟲語魚喻猾寇輿謠終焉惠之哲人萎矣易其嗣之
穹碑巍巍在涇之陽公乎格思樂我桐鄉

墓表

封司業肖巖衛公墓表

萬曆辛丑　天子新建　東朝推恩羣臣于是例封

翰林檢討傅公諱某以子新德進封承德郎南京國子監司業　命書若曰父師司成父者師皆師道也具官某秉義履仁孝友姻睦其進秩如子官臣望齡屬當　制視艸藁以癸卯孟夏　詔書至太原方是時封公固得暴疾枕上稽首稱萬歲受　命居二日竟卒其孤新德從南京以聞來燕自反晉及于燕甫若干日歸而呼曰號哀于吾府君哉拜　恩之不日也及子歸之不月也解者曰號若而公之猶身于榮而子之身于大事也哉天也復奚恨乃手爲狀函書

二通屬其友周季平氏洎望齡曰維先人不朽在幾石也竊中蕞道惟命于是季平任銘而予表之惟傅氏世儒其太公諱汝楫爲邑生員以目眚弗竟公繼爲之精誦善記文譽甚高太公棣家而宜其弟弟不謂善求分異盡若太公不忍意怏怏公時尚年少開譬備至迨析產田取磽者廬舍牛畜取敝僿者久之盡困遂教授給二親養其所擕取果餌鮭菜謂其旨含弗嘗也必以獻二親甘之食忘其貧里中稱曰賢哉傅氏子始成親于義而終能安之乎母楊夫人莊

公事之彌婉沒久彌慕外弟多逋弗能償公以母夫人故裁口約腹悉代償之人盡謂其孝從弟奎家病疫所親懼易無敢門瞰者療治葬薶皆倚公再逾月乃能歸人爲語曰疫無傷視予昌子昌公字也方公少時宗人或論從亡去今積坐公以錢得贖還遇之邑亡者沮縮無所處公爲談笑道故卒無一語少亷師范先生歿孤弱多侮公百方植立之旣成每泣語人傅翁生我之數者殆所謂孝友姻睦秉履仁義者與予與傅子别六七歲其德業名行日崇月長心異

之蓋翁教實然傅子南徙或曰南土下濕不宜北人公曰行也爾不習誰謂習者遂與偕往居歲餘傅子病思請歸養翁曰未可三年曰可矣始翁就養京師月餘輒去曰不以易吾巖谷川原之樂也及至金陵其地多山水傅子請游公曰不可吾司業父固非游客自初受　封一再御冠服輒藏之邑鄉飲屢以賓禮請不肯再赴曰不可以孺子故多上人其爲教率若此始予同館生二十五人傅子年十八最少翁生嘉靖壬寅解褐稱封君食大官膳盖時春秋最富盛

同館生長者年或過之性冲泊惜禰法又宜壽六十有二而卒悲夫傳之先譜亡其詳無考翁配樊氏封安人生子四人新民冠帶贊畫娶張氏次即宮允君新德娶門氏　封安人新命庠生先卒新國庠生娶單氏新民子庭選國子生娶某氏新德子庭詩庭禮新國子庭訓俱幼葬之地曰高將日以萬曆甲辰九月十八日寻惟古葬布東修之士斂藏于家而名不出于里多矣公敦澤暨四國名聞天子有德嗣也夫孝友行義之槩　紛省志之贊冊書之所謂不朽者其在茲已

四川慶符縣知縣少南嵇公墓表

嘉隆間有廉直吏嵇公諱鎬字子佩人稱少南先生以乙丑歲釋褐知揚州府如皋縣其為治遂上而巽下博用而儉守嘗曰吏威威所事也監司部刺史持法詷刺以威我故威吾所威者五達之市三戶之校心許口訾其為監司部刺史多乎哉今謹事吾民不勝事也其曷敢不威其持論槩然初至官能所私奉金二千有奇釋死罪坐强盜誣者十有八人邑並海

百戶余顯嘯海上橫不可問公鉤得顯客致顯治之其黨皆伏法戍海軍嵗以汛至所舍嘗為民患苦公先期視空舍及諸釋老宫瘵者令居之而與戍將約毋犯吾民也後卒殺漁者公執之問戍將軍法若何戍將為立斬卒麾下歲饑民多負公為出羨金千餘償負事聞都臺都臺謂如皋故羨耶檄以如千兩佐泰興治孔子廟公報曰如皋學宫亦圮敗以歲儉弗治奚暇及鄰都御史固帑怜檄再至則名曰佐餫公又抗言饑公事邑饑民徙急在私不能及公也竟以是得罪被劾謫去先是如皋令以鹽使者牒掣鹽儀與故事掣者至燕飲月餘餍肥乃去則藉予報使者公往還纔六日徒手歸報御史面推畀之弗為也公既失驩又重獲罪徙官人尤之公謝曰吾少貧吾母手縫紉衣我袂笑諸鞾綫韈新敢屬也後婚當親迎念所著履故敝假他鮮履內之吾父見讓曰若恥履敝吾恥恥敝履者遽解去躡故履往吾失歡上官以歸故履尚在也去如皋之明年赴京師改知安鄉東發聞有語空中者若云母死公大驚悚不俟部牒馳

比至太夫人先數日死矣服除再補慶符行請京
卞舟幾覆有巨艘拯之其人曰如皋令君耶以其徒
拜諸下曰德公無以報天乃假手于此抵慶符忽忽
不樂遠宦投牒乞歸不可會都御史曾公治九絲蠻
故地爲縣公以材任經畫制度艸創畢歸縣請益力
時公年五十七詭云當引年律諸大吏皆訝曰嵇令
艾耳然不能奪竟歸居八年已卯乃卒卒年六十四
公以其年生十六補生員嘉靖庚子領鄉薦明年都
試文在選中世宗以事怒禮官剗去牘少半遂落第

後試時有並舍生病甚以公力濟公屢躓益窮而病
生來爲浙郡守至觀察數爲人言吾賴嵇君以有今
日不忍其困顧以廉牵事君堅不肯往人問其故謝
曰無之嘗歲侵學使者令郎中鄉進士得人舉一人
充弟子員或奉百金請于公不可以從子應其樂貧
賤介特不辱其性然也嵇之先以賈雄于揚州至伯
八公貫德清之燉溪樂而居之四傳生昊昊生雲鳳
娶于何而生公公少而嗜學始娶不庭者八年人謂
其媵比出寫書累帙其娶某也生子三人仲[illegible]同

卒友仕爲建寧府推官其廉如慶符令加以寬和上
下咸驗之公葬若干歲今吏部侍郎董公福州推官
阮公俱著爲傳文甚徵望齡歸里中而復以俾君命
書大凡揭諸墓道以觀後之爲政者俾知令有事民
之道詩云媺茲庶人嵇公之謂與

孝義來功伯墓表

來氏自鄞徙居蕭山之十二世有義行君子曰弘輝
號南莊雄貲能施喜賓客聲動一邑中其功德往往
銘于通梁大塗之石有五子仲曰奭入仕爲新興丞

新興人號之曰來姥邑猶爲剽端人撫定之其在邑
志娶于任功伯生彌月而任卒其繼母曰吳曰俞功
伯之爲義也逾甚自年少時固然于是新興公喜曰
兒大類吾父功伯亦曰吾不能肖吾祖不敢愧之志
所居曰紹南而鄉人曰功伯眞南莊公孫矣功伯之
于其族綏病夷　喝者井露者蔭號圖有匾講肄有
所出其塗無茀以圯曰是吾祖志也里富家之販佃
人租者一時率浮之功伯顧反損收程者率以新量
君曰吾祖之墓在萬曆戊子歲大侵[illegible]以米三百

碩賑又粥諸塗宗人來十六貧甚且鬻妻子君聞歎
曰吾可餘粟而令其夫婦父子不保耶令就吾廩十
六至今祀焉鄉有嬰兒啼于空屋者其長數人皆疫
死人莫敢近君爲葬死者收其孤乳之君于戕如嗜
慾不待牽率以赴故久而不怠其所爲人難爲者多
此類嘗放糴既定值矣價驟踊糴者請益君曰吾既
許若而棄之是棄信得金失信不忍爲也從叔某鰥
以橐金寄君垂死無知者君持金請曰是寄物叔將
誰與遂以遺命散焉鄉人有負官運者鬻山于君以

償既而聚族訟曰墓也君以半讓還之不與較其閎
雅有量又如此當新興公宦死以喪歸也俗謂客屍
入門不祥宗人皆扞勿令入君號躃欲絶祈請哀甚
遂升棲于堂繼母俞有疾君于是五十有二矣而憂
瘁甚不解衣者五晝夜至俞疾巳而君殆其古所謂
孝義者與君諱士建功伯其字配黄氏子三人葬冠
山君之殁也有弔者數十輩莫識爲誰哭多涕淌之
故曰吾儕饑夫賴君賜以活故感慟耳先是君有積
穫在野忽被焚羣兮乎相驚行謂君曰來某某房稻當
亟救俄而火滅嗟乎向令功伯而得位爲政者見德
于人當何如哉道乾娶于姪女與其弟某皆有文而
賢載君德而廣之得位行政將在斯乎系以辭曰
古言陰德譬若耳鳴巳知其然靡聞于人子之言德
義興于是貴如眘瞑眼不自視若自知者德則有心
有震于船厥修匪陰如鐘鼓考聲聞孔大巳無私焉
聞則何害孝義來君肇蹟乃祖播種于先孫服其畝
厥德有嘉厥聞有赫饑食渴漿烏黔鵠白君性實然
而心不有修之罔覺以詒其後冠山之陽片石不磨

雖千萬年視此頌歌

贈徵仕郎南京瀋陽衛經歷藺渚余君泊配何孺人墓表

余君年二十六卒卒四十三年而以子寀君承龍贈
徵仕郎配何氏贈孺人蓋余君殁時何孺人方身也
而竟以不可必得之子前知之而卒育之以享有名
號則孺人之節足嘉巳君父應峰公與南溪何公最
友善而何公者嘗游文成先生之門篤行君子也應
峰公遣子淵往受業焉即君也何公有女幼而端慧

敎以孝經烈女傳諸書輒成誦絶愛憐之爲擇快壻
竟以歸君即孺人也君性溫慤孝友篤行恂恂然自
讀書談藝外絶無他嗜好至禮師傳奉賓友購買典
書輒洗橐弗吝也何孺人脫簪珥并女紅佐之猶不
給則叅諸子錢家其急人之義甚于已有責負者恒
代爲償以故家益落三上有司復不售居常怏怏益
發憤下帷遂咯血死疾且革與何訣曰腹中遺者吾
知爲男爾以養吾父母亢吾宗吾目瞑矣遂卒孺人
號泣擗踊欲以身殉應峰公及姑陳孺人撫而泣曰

若殉如吾二老人何爾兒身而男吾兒不死矣奈何
行匹婦之諒孺人乃稍進粥糜未幾舉子承寵始有
意偁未亡人孝事舅姑惟謹既而遭叔仲相繼並世
一門五嫠婦相對泣孺人以冢婦獨持戶拮据朝夕
而索逋者麇至乃盡斥篋中裝猶不足則日夜針紉
鉄纍以償之血淋淋手指間不輟也承寵稍長即口
授書既就外傅恒泣諭使攻苦績學而寵亦警敏明
悟能順承其志爲桃文籍籍有聲嘗一再試有司不
利孺人令北上占籍以規進取值有厲禁遂以筆研

類取世資餘十一而息之漸至奇羨以貲入太學乃
謀迎養母與大父母大父母老不能北孺人則以二
老故堅不欲行舅姑曰而弗往者誰與授室于是孺
人始北爲娶于徐姑媳相歡也居恒爲論古今諸仁
孝節烈事諄諄提誨若保姆寵間以鮮衣美食進輒
泫然屏去曰爾大父母寧有此吾忍獨御乎時時令
寵寓書遺金絡繹于道大父母私念子婦有四獨藉
冢婦冢孫以養乃以居址一區并屋券寓寵曰姑少
償之耳孺人及寵捧誦泣下謂婦事舅姑孫養大父

母分也而責其償是重我不孝也亟以券歸且以祖
屋讓諸孫令寵勿與焉又諭寵以及大父在竊升斗
以養寵于是益入貲需次流銓孺人即戒裝曰吾嚮
者爲若未室故來玆幸奉孫矣吾其歸養而大父母
乎子婦莫能挽會夙疾作不果行而應峰公之訃至
孺人悲慟病轉劇寵百方醫禱弗效刲股以進亦弗
效迨屬纊乃呼寵囑以亟葬爾祖善事而祖母爾能
以祭田永修祀事吾與而父長享爾之養語畢而逝
嗟乎孺人十八而嬪二十六而寡立孤養老又三十

年以節孝終焉君子謂孺人不死于節而死于孝知
死所矣壬寅承寵誥選得南京瀋陽左衛經歷會以
覃恩貤文如其官贈母孺人時予方以職事濵 綸
命褒之而復爲表其墓以勸夫節以成其夫者余君
字靜夫號蘭渚生卒葬鄉詳具傳誌中

祭文

祭許少傅座師

嗚呼山溪嵴而雲藏水溪咽而塵揚睠茲遊之未遠
兮溪溪與山之非故常也目爣怳耶魂彷徨耶天無

光耶抑人亡耶昔歲在巳拜公于堂公撫予言念子
壯强且無公翰宜擇而延予拜觀公公襟楚楚辭容
孔甘閔世則苦慷慨中觴涕下如雨伊予小子前跪
致詞盛衰有塗憂樂有時壯勞經營逸老在茲公默
不言顧我而唏公來會稽黄衫葛屨不我肯留三餔
而去藏跡所經人傳其處閭里之榮播在童孺維公
壽考維小子愉作歌繪圖載脂其覃孰摧我櫥伉嫂
告徂慶與予與爲門爲廬存與逝與其實其虛公去
遠耶予來之徐初笄之髮方童之孤蕙帳初空門庭

巳無一日之淹千載之迹有山心盲有水目枯嗚呼
哀哉藏潤后土回春于天昭蘇萬荄舒洩句萌躁土
求潤刳天覓春雖有辨者不得而云德既昔矣而功
實泯此公大業所繇無垠泰山之陂跋牧其上河曲
千里浩然未征其曲其陂小人所鬧稽天薄雲君子
所仰公之大節乃高乃廣俗寔無知孰識其大日厚
日謙徒測公外進退雖巨于公則小社稷之功耳目
之表公實知予予豈公知拜公几筵以慟吾私嗚呼
悲哉

祭李卓吾先生

先生没且塔矣塋齡始求以使事出出且哭于塔院
既而不果月在午日在未于是屬其友人王贊化修
伊蒲之供爲辭以哭先生曰於戲先生獨處獨游獨
行獨語目如辰曦膽如懸瓠口如震霆筆如飛雨萬
蟄俄開羣萌畢怒或震而驚以忘其箸於戲先生人
謂奇敗奇亦何病蚩蚩者氓自投坑穽從穽笑山謂
山蓋峻山謂穽人予言非正等不平耳隆江訖勝於
戲先生是亦難言几席之間蚍蜉所[illegible]川或

出而巔或陞或舉不能寸分雁居之陂爾見爾聞於
戲先生是亦難亡氣桀必墳岡陵崎焉流盛必啞波
濤以夯誰云地夷而靡高原誰云川悁而捐浪糶於
戲先生大鵬九萬風在其下目無川陵夯然曠野乎
與非乎誰非乎者嗟我人斯其知蓋寡如彼玄駒而
談騶馬於戲先生荷澤妙門姚江正令法法全眞人
人證聖我說無奇爾思不競杜口忘言誰其善聽於
戲先生爾賢爾才尚或靳予心知其然色愉以舞有
大士言吾不輕汝汝當作佛在爾近取爾佛爾聖爾

則憑怒打撾詈罵以為笑侮於戲先生呼牛馬足謂
廣狠匙有蹤適五有角非岐命之曰麟胡為靑疑軒
圃虞田胡為弗來於戲先生民會厥間若尊其身保
厥是非如守詛盟矢鴿何譬羊蟻何親賀首之爭匪
地雁城於戲先生愛夢憎空吹光斫水塗割匪殊在
亡均理於戲先生已而已矣

祭劉荆湖先生

嗚呼號成不足以酬蚤譽小郡不足以酬宏才年踰
耆艾而不足以酬道仁施族屬而不足以酬恩此四
者人所爲先生憾也有稱名以慰遐棄有民社以慰
所與沒而不爲無年無子而不爲無後此四者又人
所爲先生解也嗚呼毛則有皮華則有枝名位年壽
似續之類此附身而有者耳名有早暮位有崇降年
壽有修短似續有親疎又從有身而計者耳若舉至
寶至惜之身謚焉而失之譬皮盡枝摧毛華焉傅而
又較其豐淺追其香色斯不亦甚謬不倫之論哉望
齡之事先生也始而敬我以文久之又敬以道而先
生之言曰吾于文猶夫人也惟致虛守靜默存而默

識之吾殆有獨至難以語人者夫知道者忘身忘身
則名位年壽似續舉無足言者當先生有身之日而
忘之也久矣及身沒而人乃相與憾之又相與解之
豈爲知先生者乎望齡以弱冠獲摳趨于先生雖爲
日短淺而其脩辭稍知法度遽及其沒衍而歸于尺
幅實先生裁之居數年會于都下未幾同試禮部未
幾又同官于朝時獲奉教及承于睦㬉與會稽壤相
比余時髮居未能往視而聲廣相聞蓋余獲事先生
以來會聚之數形聲之覿不爲不久矣一旦去我遊

于逵廓如電收雲滅不可尋覓徒登堂而哭竊虛位而彷徨苟未免情累何以自處邪先生已沒猶幸朱子繼元在得以相唁訊追敘疇曩而繼元又死郎欲執手問慰而四顧乃無一人嗚呼此行道所拊心欷歔而况師友之間邪嗚呼往者既如夢矣不可得矣惟在三之義係于心膂不可泯忘此則敝天壤堅金石但先生遺骸尚淹而後事搶攘人微地遠無能寘力則所謂天壤金石者又烏在乎惟束帛絜酒慟哭先生之堂而已先生其鑒知之尚饗

祭董文所先生

嗚呼先生之于其先也如渥洼之子嶧陽之孫蠻毛縮尾焦而識者能鑒其種先生之于其後也如河陋龍門江吞灩澦雖崄巇沸鬱而不趨岩邑其流其卓然揎經術于一家也如齊斛律氏之射唐竇氏之詩父子兄弟之間每相師友其歸然爲儒宗于斯世也如隴西之李汾陽之郭偏裨奔走之役或至王侯若夫茹納十經涵泳三史學海文江言泉筆綺養叔之射百發而有餘巧舍人之騎十反而無遺矢才與命仇志將時詭長轡局于短轅壯心悲于暮路松蟠鐵石剛直之氣未回薑老桂炎芳辛之性彌厲胡遠盡于一途毅良圖于千里齡于先生尊惟伯舅昏姻孔云栽世彌厚維公父子我師我友晉唱和于短篇亦淋漓于樽酒憶篇成而意得時酒酣而氣振覩雄襟之慷慨驚捷辯之如神每虛來而實反或小叩以大鳴老成逝矣誰爲典刑維先生之晚悟闖至道于真師究神理之無盡庶彭殤之可齊既生死之不二豈榮枯之足疑然則先生既已騎雲馭風徜徉于無窮之

宇不絓之鄉矣而吾徒乃嗷嗷然驂素旐而情懷攣靈輀而涕揮由先生觀之蓋如醒者視醉而離未之笑昧也惟昧與醉之不可猝悟兮又安能已于哀悲

祭寧國友人 代

嗚呼稼者必獲樹者必食其然也邪晚穫多粟晚食果腹其然也邪自君家行以有令于方胎之年英問遄起耆宿請交乃以牙齒君曰予祖父宜有茂耐余德不嗣庶其在此譬如箭括羽鏃則遠以我越雜化子鷇卵既歉我門既授我館于涇之陽前闕是篇亦

有良朋維六七公竝騫健翩俱撫長風之子也村而
辱泥中遭時不辰君實齎怒曰爾無良忝我祖父長
跽請謹情深辭苦匪情于命適孝適慈不酬于人遂
爲鬼欺積傷報壁庭悔焚芝迫君之仕佐雖大官既
倅廬陵薄遊寡歎蹇蹇中禍長嗣繼殁宦適益貧老
迺益單茹哀告終與人所歎嗚呼人亦有言本豐末
茂名舉孔章職惟其友君祚之微伊余之醜貽謀既
臧樹德滋厚不丁厥躬不馮厥後猶有天道其然其
否維故人故爵茲卮酒尚饗

祭商仲文

嗚呼哀哉予生寡諧執友有幾姻連之間申以交誼
臭味既投心膽相徹語默靜躁俱無間然生平之好
仲文而已不謂今者舍我遽去氣塡語咽情長舌短
抆血縮涕欲陳一詞緒若棼絲如何可吐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山居崇敞竹栢幽密花月之夕風露之辰
名香著茗舉既相對清芬拂我視子如蘭文酒歡歌
于何不有衆酬競起舞手如狂視子閒然逾見其默
如芙蕖花處濁無滓子居我處子步我趨靡事不隨
靡言不和脛股指臂不足爲喻我實不類視子如兄
挾筴耦語含毫對揮奇則採珠密而抽繭披剝條蔓
以獲本荄精雅之章使我屢愧當此之時視子如敵
嗚呼哀哉予壯而賢我羸而鈍維位與名俾賢者後
維年與壽俾壯者先舛戾如斯孰知恒理嗚呼哀哉
自予徂燕別子再歲寤想宵夢實相往來維我之故
今子嚴辦誰梲子輪而傷于懐心腹之災實孕于此
益其疾者非我而誰辛卯之秋子既戢比我亦南轅
痛嬰我心病纏其骨頻舟于杭子來視我我僵未起

執手歔欷忽然仰視驚而問予我則困矣子何居邪
子始告我吾有奇疾潛在左脅巳若覆盂方試專巫
未暇攻耳然予嘗有聞癥瘕不治乃與身老設應子
曰予得老病巳何苦攻之豈謂未老而竟死是邪嗚
呼哀哉會合實艱爲歡匪易我之迂嬾日就閒曠子
亦脫身鄉校去弟子籍年未四十婚嫁之累粗了其
半正欲與子伸剏繙首等會向之雅尚究釋老之玄
義故山在目臺池花藥新飭絢麗詠歌舂釣期子爲
儔仲文仲文子今何在去是而奚往邪含予而誰侶

邪使予之來入室而若無所向出門而若無與適莊館竹隱荷香花發剌眼為淚逆鼻成酸嗚呼仲文此痛何極予二親雖老然本強固兄弟子姓足以養侍嫂雖早發既抱孫矣家政斬斬有昌無替惟子結學未遂幽冥之間當負永恨而二胤朗潤必成予心若弊袚規正敢同吾侄有侮則禦亦同我家區區之言必無隕墜予年雖短其德則長雖嗇于施用而屬纊之辰遠近同口謂天無知聞者必歎弔者必哀德施之豐于斯已驗凡此數者予可無憾嗚呼哀哉予端居善懷幽憂之思我常覔譬人生所憂孰劇于死予今死矣其知之矣憂邪樂邪擾擾萬事何者關身平生志意之雄遺情愛之纏綿得失苦樂都成昨夢靈爽不昧必聞此言回頭之間眞足一笑尚其樂愷歆我此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父

萬曆壬寅冬十月廿七日外父大理寺少卿燕陽先生訃來京其子塨闕望櫬方備宮端齋閣信驚隕既甦亟走邵武令所為位哭拜十二月朔日戊子邵武君歸迺為以牲牷酒饌之贊為詞以告于先生之靈曰嗚呼亡生之幸也內怙吾父外公倚也曆宇逵林用庇蔭也裼襲重裘服迺盛也入保出師順以繼也嗟哉泛矣棄予路矣靡室靡衣裸而露矣靡訓靡誨莫予護矣嗟公之廷又靡父矣方公珥毫用表三輔予以童昏來從公處原黍山苗爱先化雨尺箠時授洪音舉吐公舍我愚而貫我專蠖化而黃絲染而玄以滴以涓以澮以川公曰可矣嗣爾無捐有試之言若鑑在縣曰是當然既乃諴然衆允其精厥始則嗚孫薪在荷顏巷屢空公撫予言譬女而雄我飯我漿我室我宮蝡食于壤魚飲于江吳適為遼皇知所從嗚呼大易之義君子為陽其德舒開不主閟藏風日其昭雲雨其翔生長滋榮則維其常笑電轟雷劃而起矣驅陰盪氛倏而止矣天晶宇淵厥維始矣吁哉我公亶其似矣三齊七閩介其祉矣陽德協天報之亨嘉迺麗于躬迺大于家根幹之豐綴葉之孳維桐之孫維蕙之芽附枝寄生亦蔓而花嗚呼生理靡盡匪在匪徂陰凝轄結迺死之徒惟公仁人神明與俱

大耋而終乃反于初騎星駕風周覽太虛逝者何傷生者以吁送我及舟悵悵其音慎爾功名子疾既侵眷言踟躕視我于今子之往矣我形子心悲哉斯言涕淚可禁薄宦寡悰歲還千里拜公登堂心愉色喜含杖而迎謂疾良已啜焉痛泣風嗚牖紙悲哉酹公言竟于此嗚呼尚饗

祭姪壻章生

嗚呼誰令君而無年誰令君而無子天邪人邪天固然矣人固然矣人欲永年者謂生長耳欲子者爲生

計長耳然生固至短知其短則不必復悲其至短之短也生固非長知其非長則非無子者之獨短而有子者之獨長也君之初締姻于我也君有祖妣有父母子亦有兄有嫂媒未成言而君慈親告徂矣采方及吾門君之祖若祖妣同月殞矣愛君者有若二人者邪而不能留其愛君之身以愛君君始來也體羸而少飯吾嫂深憂之形于言色吾兄雖不至如嫂固憂之矣無幾時而吾嫂沒不數年吾兄又沒又不能留其憂君之身以憂君也人之生固然矣人之與子若孫若女若壻固然矣君雖失恃而上有賢父父之于君甚重也君父不幸又捐館君爲長子所繫于死者生者君之身尤甚重而又不能留其尤重之身悲乎痛哉上有未葬之祖若父下有隻身孤影年少之妻君在而生者恃以生死者弗死也君今死而俱死矣窮凶極慘併在一時殄絕夭折併在一身仇君者聞而心折怨君者見而涕隕況痛楚相關如予與予姪者邪勞至者反歌怨深者反笑傷之至者無淚泣之慟者無聲吾推之天而天固然矣推之人而人固

然矣與君處十餘年而骨肉之親逝者如斯則人之生果至短夭之殺人若戲劇若侮弄甚輕而非難也君何尤乎且壽與夭多男與殄嗣爲有生而分者也君死矣有知無知俱不可知然無知則無知矣何羨于壽何羨于多男有知邪則知者固不待生而延不待子而續也何病于夭何病于殄嗣君茲且歆予肴果飲予酒曠然御風騎氣遊于逍遙而勿以夭死無後嗣自傷予固信君之必有知也

祭從父中丞雲谷公 代季惠公作

昔在莊敏實啓予宗惟我兄弟令緒克終作者六人
趾美在公如鳥六翮奮揚天風隆萬之間聯翩雁序
銓省樞司以文以武惟予二人方州竝處如驥四蹄
驅馳寰宇龍淵玉摧歲晚誰堅公也松青予亦栘全
杖履壺觴賁于丘園如鼎三足折一則傾嗚呼哀哉
吾儕老矣視公猶少往者如斯存誰可料哲人萎矣
胡天不弔宗英隕矣維家不造筵几長違靈輿飛旐
寄此哀詞以抒悲歔

陶文簡公集卷之九終

贊

達磨尊者面壁像贊

尊者兀然非靜與默正恁麼時曰壁在壁我問於壁云何西來壁演妙音其音如雷

紫栢和尚像贊有敍

開脫空口東語西話以慈悲法盲拳瞎罵冷面熱腸蓮花一社冷債熱還竹篦廿下鳳去遺音香飛落灺眞箇達師稽蘇難畫

予久向紫栢師辛丑入北都而師住西山忻然欲以瓣香見之會同學數友皆短師心疑而止後讀其言審其生平眞證密行深慈高節一時叢林踞師席者誠罕其比然人猶惜師不蚤去終以及禍非明哲之道及見吳戚燃氏所寄示遺像味其自贊語類識者豈師固夙知若二祖師子尊者邪常不輕菩薩見人禮拜稱汝等皆當作佛人乃相趣打擲訶詈之哀景倩言一國中有狂泉人飲皆狂獨國王汲井以免而通國狂者覆以王爲狂也相與捽縛燒灼不勝苦趨飲其泉狂作國人喜謂王病已也始舍之紫栢視衆人爲佛不得不度衆人視紫栢爲狂不得不死於乎何足恨哉

大冢宰吳公像贊

昔我家嚴乏官御史臺犯公于朝頃乃屬公公揖而謝曰子惠我敎我藥石也無舍我於老請從子交後再徙右職誰挽其肘公爲天曹古有祁大夫稱舉解狐君作聞焉非子怨乎對曰臣惟德舉敢私是圖後之君子有不其然一語喙心終死無捐爲穽爲機或

隕諸淵瓶盎之量視公如天大夫舉賢直未忘怨公也尤難雲消氷渙大夫舉仇私不害公未如公也公私兩融匪徒宥之心不有之匪忘校之又式好之我懐古人心儀其形披圖狀德贊公爲榮

趙端肅公像贊

赫赫而陽直士之莊冥冥而藏修士之光斯二者吾烏乎名公叶強而狀之外柔而中强氣夷而德方一以爲冬之日春之夙而一以爲夏霆與秋霜所謂身備四氣而立于中央者邪

馮尚齋先生像贊有跋

簞食屢空篤經則富始同長鋏之無家後類敝逎之得婦嗚呼先生克孝於親克友於兄是故游大人而常貧晚娶而終於靡成也嗚呼斯其所以爲先生者與

望齡年十三從尚齋馮先生受經負墻之敬後先十載善誘循循言提其耳墓木雖拱儀刑時往來夢寐嗣子一謨忽示此幅蓋先生父母兄嫂及所配像皆在焉惟先生至性天成奉養之外身無私

畜慈其諸姪至不忍繼娶娶復不育人謂無天此圖雖不甚肖而衣巾儼然從兄嚴丈媚孝之節藹乎可想萬曆乙巳門人陶望齡敬題

雲谷先生像贊有跋

高堂廣除金章玉卮跡邇形親心爲去之崇轡斷紲烟通徑絕欲往焉梯神超想越嗚呼相也山中仙乎域內素領方瞳疇識其外身居會稽名在丹臺雁二神山谿奚往哉

向有概於華陽隱居之言於先生實親見之生平高位膴祿及老退疾病中心未嘗一日忘神仙之道也每言吾雖衰矣猶將築閣溪谷行吾所聞雖不及果爲而雅志堅確存没往來要不足稽此大鼎王也幼美兄屬題遺像遂槩括隱居言以書

南洲先生像贊

先生之幹有松龍鱗流膏髓液煙爲窗珎宜中梁柱不斵不琢篠其貞固而傲霜雹先生之學如大河潤繁我小芰溉以餘浸祈羊節壁久而未來有流則長式昌厥貽我聘斯圖十又二載孺色丹顏有驗無改

古亦有言視其所友觀此贊詞三賢之口

杳山人像贊

百年强半吟白面黧崢像幾何宛爾壯時丘壑情存悁河見在是中云何爲有綴者戴笠曳杖俏寒道濯剡山雪暮吳苑雲孤咄哉這漢老不欺心且看脚下泥水多深

顧朗哉像贊

隱衣冠颯有神朗哉字烟霞人寫此圖骨法具漫漫松濯濯柳丘壑相何弗有明著眼急回首景將向今

似否刹那間變好醜此似者寧復久身落畫圖八[illegible]
一朗哉忽成偶居七身現何處爲是一復爲二[illegible]者
是畫者是顧朗哉與畫者無一眞無一假眞假[illegible]
中寫

商半埜像贊

山隱遁幽朝太近有居樂天愛中隱郊居蛙黽市南
馬足居其間曰半埜維中維半與道幾跡有寄寓無
厭離欲知其人睎於茲

劉理齋像贊

睟乎其容[illegible]乎其神灑乎冰颸之著體脫乎煩痾之
去身此丰之鋒稟乎驅魔之劍而指之端贈乎造物
之㫖邪

錢蒸蘭像贊

應指而彌乎痾奮臂以揮千墨機何施在兩目洸鋒
莫推而頹緩應接靡暇而度逞神何寓觀兩顧[illegible]錢
子者工則巧雙靨欲渦睟子縣爐香未飛[illegible]吁
之未然君莫嗔

京翁像贊

目細而牢如瞳神爽颺于思翁大膈發長波開子[illegible]
流酒滔米揮千金買仁義船爲儒子爲士龍矯翥潛
龍淵于御之藏其胡放有孟祭有貢子所遊紛如雲
星朧朧丹胐胐于思翁不亡矣

錢生自寫像贊

眼不自見舌不自味若是我者我元無二有一人焉
同住不識或影像之水鏡燈日亦有丹墨假他筆力
惟此錢君自形自寫如獅反擲力不它假予問錢君
何緣自見云因四物還覩吾面若以物見面隨物移

誰爲能覩畫者復誰水鏡燈日我倏成四又有畫者
與所畫對若實是我二尚不成云何於中有四六人
若謂是人我當何似或我或人兩俱非是錢子神力
如張僧繇爲予寫眞爛爛其眸吾有一相了不可貌
現十二變電飛日耀

湛然禪師像贊

燒殺湛然留却幀子一省面上喫拳二省沿門化米
三省長連牀裏落眼落眉四省大衆堂頭動舌動嘴
是則是住即且住他時後日居士在孤峯頂上要見

少不得你也一摘茶二洗水三斷藥四簾紙於是姑爲雙縱之謀兩存之舉遂展開幀子與約曰阿師你且藏身者裏待我他時後日燒一瓣香設三拜禮隔山高喚曰湛然那時方許抽身走起

又

喚做湛然他不應若喚饞禪應是我勸人有腹直須饞莫只忍饑饑離裏生（湛師健餐俗士嘲曰是饞禪耳）

自贊

舐墨而生設色爲哀爾師爲誰幻斯幻者爾亦爾爾

謂爾實我東書未開鹿皮委地不起於坐瞻焉何意真我也邪我則其似

箴

效唐尚賓山房箴 有序

唐尚賓山房五戒余每揭坐隅以自鍼砭暇輒效作二章蓋余寡交簡出其二累較少故不復贅云

以人求我拒之心熱以我求人從之面熱維情之熱理況斯凉媿發於顔如酲斯狂求我者戚我求實疎戚猶能容疎豈諒乎大賢所譏同于寒蟬我之不賢姑以自全

其二

使爾知道可說則非爾不知道說之奚爲如貧數金而無一錢如盲導人遇坎而顛盲須自醫貧須自飽斯色猶可莫謾他好如冬月雷蟄伏無聲旣其解矣爾施雲行

其三

彼求爾者豈謂爾能紙尾數行以官以名爾之譽之豈謂彼賢進道之譽違心之言乞墦得飽舐痔得車

以文諛人其恥莫如杜門袖手焚研瘞筆愼爾之思以愈爾疾

銘

荔石銘 有序

稱竹木不數寸而具摩空溢雲之勢碎石似指拔起峭厲此盆景之致也林崇而沼濱岡嶺逦邐植之美莫宜粵之荔石大小窪隆靡不合宜而特岦乳節又無善茲石者幼美兄從其尊人撫廣右於院署中載以歸數年而糾綴之巧始儁儁矣非文

辭朔以章之遂爲銘銘曰
蒼梧之雲墮而爲石縣水所齧或汙而沕水非石鑽
古語則然以鏤以剜乃合於天衆而聚者有似荔邪
如鼎斯乳如履斯珠隃嶺而東厥塗孔艱想見顛肩
汗漬石斑蕭而始章詎識牛米朋庭莫居一而移矣
壽木乃孩老竹如髮幽沼文瀾鯢鰌出沒渭川鄠杜
千霄陰柯微風蕩林洞庭始波居士兒嬉小中現大
我聞鍼鋒運持世界

琴銘 爲幼美兄作

方廣寺梁千歲桐裁爲鳴琴含徵宮屑糜液漆李[illegible]

手蛇腹未成材既壽華陽作者三洲仙有嘉傳之惟
宗賢銘者歇菴官屬吏歲在徙維萬爲紀

題跋

題周雙溪先生遺訓卷 海門先生父

萬曆己亥春二月望齡訪海門先生於剡相與泛舟
曹娥江出示此卷余時初遊京疾請之增愴自念先
人手澤尚新而賓騰不少重復愧悔海門子有從先
曰剡山嘗聞道龍谿先生之門精心密行有三絕之
號海門子最初發心斉其鞭策于因海門子知剡川
又因是紙聞雙溪先生之訓蓋周氏之多賢而以道
學傳世久矣士生此世欲與聞大道非其父兄師友
熏耳漬目之言其不以爲迂妄而笑者蓋鮮然則大
之成大賢眞不偶也
歲甲辰予復以告還明年正月再從先生遊遂涉
海謁補陀大士遊益奇矣既返明州復覩此蹟讀
舊題如昨夢俯仰已七換歲籥矣扁舟孤篷遠涉
海外是卷如天球赤刀爲周大寶者相隨櫝中將

無有光怪海神出而爭之邪蓋先生之不忘先訓
篤於追遠如此已亥書謝山人開美所代予字雖
奇醜然於先生命不宜以僞應遂請史之併綴此
語

題李祠部祺德冊

見利而爭競血之蠅亦有夸者譏之以名如蠅舍血
而集於腥趨利而嗜枯杌所𢙣逝有快夫藐之以氣
如叱杌鬼是亦爲畏辭利而[illegible]
罔之以埋如病戒飲知酒爲美[illegible]

揮金近俠遠利近廉頌義近名都非所恢如江河淵
如飲食甜功滑爲有而已焉貪維旌義公志邁天下
三者雖名示同三者公來自都像敎其無黃金布塗
地涌雲敷公在於行臨流悼傷驅石如羊涉者以梁
公云何喜儀檀偃起齒歸疾已我公祉矣公云何怒
雈苻亦路撫戈頫赴既馳既驚公胡弗怡有顛莫持
有難莫夷我躬之瘉公沒於地溪濤夜沸厥功之毀
躬與偕痒嗚呼誰不有情憂愉戚忻各私其身誰不
有死焦肝竭髓以死一巳維公死生維公憂樂均其

腎腸解厥痾護凡公之爲公豈自知愚人之病譬大
醫師公而知之爲則有疲不知而爲名大檀施陶朱
曾朱視公其兒

題李大將軍贈言卷

比齊杜溺數爲神武言諸將短長神武令軍中張弓
挾矢舉刀棨夾道而使溺目出其間溺戰慄汗流神
武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
喪魂膽彼身觸鋒刃百死一生何不念哉予每讀此
輒爲掩嘆久之吾輩持文墨議論以筆鋒舌鍔攀賊
額取摘苛小責人於長刀大戟履肝涉髓之間不亦
過哉是直無若齊神武者兵而試之耳其怖汗掉膽
豈直如溺乎比者叛卒訌西夏未即膏斧重以朝鮮
之儆　天子震怒提大將軍印綬左右盻求得勇略
不貳心之臣授之羣議僉屬以畀將軍當時不獨人
爲將軍危之即將軍鑿門而出父子相訣絕豈有生
氣哉西寇靡破東夷纔遁將軍即逡巡讓避無自功
之意然名績顯白雖牧豎皆知之而求多于將軍者
顧未能盡釋予有惑焉昔中山勝滿篋之書息壤有

三至之驗二子者豈無煩言其得懺張猶略樹功成
名者誠遇其主也由此言之今　天子所以成將軍
者恩甚渥將軍宜何如勉稱以報知遇哉夫任專而
議摶賞寬而論嚴文墨士所持亦各有以也自古勳
高者議愈滋賞隆者論彌刻論不刻無以表隆賞議
不滋無以揚高勳又烏知論議之不爲將軍重耶雖
然當世之能頌將軍者固多矣乩卷多予鄉人其言
皆頌也然將軍持滿履冲勞謙不伐僃以爲脂毒而
塵之乎旂常書之鼎鐘銘之將軍亦烏乎逃頌逃之

不能能無居之焉則可矣

題彭智甫劉特倩卷

彭君智甫劉君特倩偕計比行拏舟剡溪請教於海門子海門子曰予惟自得而已自得則焉往非學哉退而語予求所以益者予曰海門子盡之矣予非得者何以益子雖然孟子不嘗言自得耶而先之曰深造以道夫曰深造則不無工夫曰以道則更有方便不造不深非得非自且自他得失之辨微矣口耳入者他心識入者自識入者他心入者自有心入者他

無心入者自夫所謂無心者用心之極也非造深何以幾此且心識者實無而似有實妄而似眞主宰身器眩惑智眼聰明英特者往往沒溺其中以他爲自以失爲得蓋十入而九也非自得即自欺口耳得者欺心也意識得者心欺也有志之士肯甘欺心然不爲心欺者寡矣試設三句以驗之何如三者一曰居安二曰資深三曰逢原儻順逆境界到前時或隨或迮打不徹忍不過即危而非安儻動客氣耀聰明胸中晃晃然時若有得即淺而非深其最易見者忽爾被入將一機一則向前一難此時自看果不煩擬議耶不作道理耶若依前擬議道理甚或爲所窒礙應酬不得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詎不如是只將此三句時時自審則平日得與失從自得與從他得斷斷自謾不過矣若從前所得者定不足恃則工夫方便又可寘之不問耶凡人即聖人猶說舉人進士亦人耳二君今日方可曰我即是從前箇人若未第前而曰我即舉人進士即不可勿恃虛見錯過一生努力

題西僧卷

西僧左吉古嘗自云迦毘羅國人迦毘羅古中印土也其國不殺生無戰鬪大臣皆世官貴重僧實不輕薙染每度童子爲呪刀刀展乃剃落左吉自其國東南行三十萬八千餘里經十五寒暑達於蜀居峨眉一歲習華言輒通曉自蜀抵京師　慈聖以左吉遠人　賜慶壽寺給紫衣居三年南游金陵萬曆乙巳冬十一月至越左吉長坐不臥晝夜持呪問佛法大意曰一切惟心造其深淺予不能知也予見幼美

具湩乳羹菜而饗之曰世曾有遠客如左吉者乎左吉辭去徵予題卷是卷行毘羅徒有黑白誰復知其何說者左吉安用之然安知無聖賢具天眼者耶

題稷公募緣冊

有圓顱而趺於吾門者跣脚不韈長坐不瞑與之米不受飯之則飯否亦餓不去延之入不許吾異而問焉曰杭普陀寺僧眞稷寺圮吾與吾徒募而新之寺當大道吾徒之禮普陀者所選也將即諸善信而飯焉願得吾子之言而已吾曰噫夫言者假諸心手而

無盡者也吾何費焉而猶靳于於三日之久則誅慳吝者必吾首矣以吝者之言而冀以開慳者之信不亦遠耶雖然佛菩薩之聖行蓋有捐頭目髓肉與王位妻子施人而不顧者諸善信之以財施也視吾空言則難視頭目王位則誠易矣聖者爾師愚者爾賫夫以佛菩薩爲師而以予愚蒙慳吝爲鑒則吾言固諸善信人賫也若稷之柬脛束腹風坐露居苦其身瘁其志以爲法爲僧慨慨然若申包胥之急宗國而庭於秦焉將使吾蒙者開慳者廣而況諸善信乎因書其卷尾以酬稷之願且以識吾愆也

題日者董生冊

鳳磯生以星命游三吳稱項山人客越稱董君星家好譽人而董君多言禍敗事持論侃侃天能而刺諸貴人過其始或不能堪然諸星家言後不可覆多引去不復來來亦名價挫折董君客越二十年言益奇中名愈高予所聞見諸伎術無過君而諸貴人能受盡言者又多君讜直相率贈以言張肅之司馬題冊曰慧心俠骨何平叔之稱管輅曰知幾其神乎古人

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維馨矣知幾近慧吐誠近俠予於鳳磯生亦云夫恒人之情憚禍求福因而動之以善敢易聽入也故古之人多隱卜筮以詞拂人以術匡俗司馬季主所謂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嚴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賢者之用心類如此董君名高人得其莊言不敢怒或緣以趨避拂人匡俗之具在我矣性又類戇予故舉古之三賢告君令益盡

其說無有隱也予且將傳君以著於後世矣

董淵松先生夕可卷跋

曾子易簀頃語吾知免夫免何事子張臨沒謂申詳曰吾今日其庶幾乎庶幾何道此吾儒末後一大公案鮮有得其解者圭峯老人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繇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卽名殺語豈有異邪人世悠悠臈月三十日一著子大難措手三教聖人努力聞道正恐夕聞死未得耳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莊周亦

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所謂善生不過以惺悟心作有義事而已淵松先生平生孝友守其貞諒招不可來至其屬纊數詩了了不亂此亦善死善生之一驗也先生孫人鳳慕道好修不忘先美寶藏其遺墨又連綴家莊敏手牘裝潢爲卷永垂來嗣志足尚也世之儒者多以談生死歸諸禪而世無不人誰有不屬於生死者宣聖朝聞之旨似難置不論耳楊氏先訓曰人皆有一死而實未嘗知使知之誰敢爲不善董之子孫其世世相勉以善無忘先生遺訓又吾兄尊藏意也

證修社會跋語

耳聽目覽之謂證手持足運之謂修耳目不以不證而不明手足不以不修而不利然非修而證則未虧聽覽而有聾瞽之虞非證而修則未廢持行而抱痿痺之病然則證者證無證修者修無修未嘗尅證而言無證未契眞修而言無修者狂與惑也越二王于之卿也自龍溪殁而講會廢錢君劉君與同志若干人始締爲社名曰證修而謁海門子主之以僕之辱

交於海門也令書一語於冊後夫世之以修疑證以有修有證疑無修無證也久矣其說非親有契者莫與決也孔之樂也以憤顏之卓也以竭今之學道者有思而憤憤而竭者乎僕未能也而樂與同志者共勉之不然則兩言者無窮之諍端流俗之笑具烏足貴哉

書周子九解後

擲劒揮空彎弓射地矢矢中的劒劒無痕若向惡邊立善既是洗補空虛若從有處言無亦是自標靶垛

然無爲有藥善是惡醫症投則牛溲有却病之功服
誤則甘露成喪身之禍是則智日錢王今時周許義
無勝劣敎有開遮所謂各具一隻眼共濟羣盲各出
一隻手同扶衆跛者也雖然語貴明宗學須擇法同
修而迂直頓異共證而日劫懸殊如農夫立苗當先
溉其根柢如大將討賊務直擣其窠巢故明一善而
萬善咸歸悟一非而百非斂跡然則無善卽進善之
捷徑無非迺去非之要津何必自滯有途指爲實境
反疑妙悟擯作虛言乎幸遇良師大須著眼貴從親

見方眞不是說了便罷凡我同好念之念之

書普度菴新鑿放生池卷

雲棲大師創放生會於武林鑿上方長壽二池以棲
水族或疑池水無幾不若投諸江湖爲適者大師曰
今斂四民居之三里之城便耶抑便其郊耶曰郊便
矣設寇虜至孰便曰城便魚鱉之愁畏網罟也不猶
寇虜耶今納諸沼而樊之而守之不猶寇至而保城
郭者乎城處則隘舍城而郊則虜人之病虜也必甚
于隘明矣吾不謂沼之無隘魚而以爲愈於虜也雖
然此二者兆也弄引也引而伸之而又伸之汪然者
徧城中矣奚隘爲於是疑者皆舍然而喜師高足弟
子仰山居士無無居士歸而倡其會於鄉人樵者日
衆所放救滋廣猶慮於無地也復於郡城之南吉所
謂普度菴者鑿池焉廣十畝奉佛棲禪之室靡不肇
始而鄉之人獻疑者猶同於上方長壽二君解之不
得也邀予言以助之予曰大師之言晰矣夫二君一
倡而樂應者數百人繼是猶無窮也放者無窮畜者
無窮而池有限則惑之者宜然不曰地與物力亦無

有窮乎有地則可沼有物力則可鑿是二無窮也而
前所謂無窮者弗患矣人情皆樂生惡死故皆樂物
之生而惡其死而貪與忍奪之者未有倡也倡而多
和則放生之池可設於公家周宮之講可得於邑宰
罨梁可斷網罟可革獸不亂羣鳥不亂行之治可馴
致也二君其第舉大師之言告之可也

書王世韜卷

天下之樂有二種醒者樂睡者亦樂然以睡之樂而
謂卽同於醒之樂不可也又有謂之睡則似欲醒謂

之醉則尚在睡夢曰欲號呼而不能出手欲捽而似有縶之此魔者為最苦耳然以魔之苦而謂不如睡夢又不可也何也大夢不醒魔者醒之機也古之人蓋有善魔者矣孔曰憤顏曰苦禹曰戰竺乾古先生曰聞思修祖庭曰參曰疑曰呑金剛圈餐栗棘蓬皆魔也自今視之固不若浚根浮解傲然自足脫然自縱者之稱樂也而古人必為之者以為夢決非醒夢之樂決不足以當醒之樂欲轉大夢而之大覺止有魔之一機而已至於既覺乃知此身即在牀之身此

心即夢境之心而曰夢覺一如耳非謂其理一如而遂可以長睡不覺也然則人不患不醒而但患不魔不患不樂而但患其不憤不苦不戰苟憤矣苦矣戰矣安有不能轉而樂者至是方為眞樂常樂未絕苦因之樂而非睡夢之樂也子既非覺者又不能致力於魔方有大懼世翁兄先覺之後也既恍然覺矣而乃問學於子子魔者耳其言喑聾不明之言也世翁其閔而大呼之幸勿以其言為誕可也

引

李將軍贈言引

子從叔廣學隸籍遼東諸生客大將軍寧遠公幕府游於諸公子間而尨以文墨說春秋於維城君最善稱為兄弟歲丙戌余偕計者車入都下維城過其僑舍譚經術義理甚旨也先是大將軍屢以誅鹵名晉受延世之賞維城尤當得顯膺避不肯任戢身章縫闇茹蘖吞膽齧寒儉者之所苦舍其長劒修衡之用而角逐於三寸之竹子嘗戲謂維城世嘗嗤儒生徒虛文無用足下奈何以無用易有用耶余既從史官

移疾歸會稽無幾何而寧夏之事起余自田間寓書維城言國家卒有緩急其驅除撻伐之任常屬諸世臣如周召公之有虎唐李西平之有愬當今為虎與愬者其在公家矣昔晉人謀帥而舉翼缺曰是悖詩書而說禮樂由此言之無宜足下宜勉為國一行已而維城果用舉者薦 命都閫外屠拔壕手斬其渠拜頭功為最奏捷歸 闕下而余之姻周生適辭歸維城遣語余無以改業見笑噫嘻余雖愚又敢以已之無用而笑君哉天下之幸無事久矣一旦之變而

錯愕四顧提印剖竹不知誰授蓋居常以無用廢有
用而弊至於此乎又烏乎敢夫文武非二致也以戈
鋋武而鉛槧文則不得無二維城用將之道儒儒之
道將龍蟠螭奮若環無端其同其異乎願於君質之
也周生之歸越也合其鄉大夫先生之詩凡若干篇
爲帙以張之伐而余與維城交最久故述其疇昔往
來之語以志其好而已柳宗元放廢之中猶作爲雅
詩上之朝庶幾欲比隆周宣中興小雅金石之盛若
堅齡者胡敢自已維城方有東事姑俟其成猶欲竭

蹇諤揚 天子休烈如所謂兩平有千椎我有臣者
或幸採擇太常流諸無窮豈直爲維城後旬私已哉

辯

放生辯惑 有序

芝亭張子雲來王子與諸善友以萬曆辛亥仲夏
朔創放生會於城南因書雲棲大師放生文會籍
之首復命鄙言贅於末簡予惟慈心功德昔賢已
詳無俟復論第取[illegible]俗所排堅難於衆者叅爲答
語數條以解羣惑嗟乎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自古
已有斯語矣而白首之士猶迷而不解是爲鮑氏
弱子笑也

問仁者當宏濟蒼生拯扶赤縣何必留情微物
效彼小慈終同兒子之嬉豈有丈夫之槩

答事有弘微心無巨細捉象擒兔獅子之全力具存
纖草喬林一雨之普沾靡異然則心非大也豈嫌善
小而不爲心非小也安見小事之非大必如子言則
畜池無相鄰之功而祝網豈王殷之略哉不知天心
等愛道眼普觀舉斯心既無廣隘之殊論物命亦何

貴賤之別故寒生頓貴肯翹等活萬人世主圖王嚴
隸優于天下寧當暴殄但貴擴充

問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序分先後施有重輕當
圖厥重先置茲輕後

答以劫盜而爲奉養不若止盜以寧親以屠創而效
布施不若損施而全命蓋一忍而生百忍亦一慈而
該百慈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則濟衆者寧當殄乎物
昔有懦士曾處圍城始雖蒙被而猶戰兢後則登陴
而親捍禦乃謂人曰勇可習乎夫勇由血氣猶以習

增仁乃性生豈難漸學故當滋吾生意遠彼殺機生
爲至順故好生卽召順之階殺是極違故遠殺乃去
違之要若能時時救物念念利生將使戾大沉愛如
轉春色於寒柯遡子承歡若濬源泉於勺水矣
問物既旁生與人非類若網罟畢弋不設於先
王則鳥跡獸蹄必交於中國雖云愛物終至妨
人且雞騖長生蛙魚不殺其類充塞恐無所容
答獸有茂草魚躍淵泉並育並生豈妨豈礙今蜀不
食蟹楚不捕蛙未聞楚蜀之鄉純爲蛙蟹所據殺之

而類乃滋盛不殺而生反不蕃人羊之言其故可痛
問鱗鬣未罥網罟隨反既難逃死奚用放生婦
人之仁晢士所笑
答凡有生命總是無常人亦同然非止於物儻以物
命難延理當烹煮亦將謂人生無幾便可誅夷然獄
中必殺之囚牀上臨危之病療者猶欲留連於朝夕
刑官亦必轉展於秋冬此決死而尚冀其生彼更生
而未必卽死況夫放救之舉本吾慈憫之心眼見其
生便似汞投生路手援其死卽如汞脫死門則死何

必豫疑生何須終保乎
問衆生就死極多此會放生極少救一漏萬何
取普周
答愛以心行慈由術運昔云仁術尚不妨殺羊以易
牛今者慈心亦何害救一而漏萬惟心惟術自昔自
周故數錢布施量等大千況衆命更生功豈小補濟
旱元非一溉終愈立槁之他苗繞塔豈合遊旼亦喩
投湯之勺水且愚人連口智者娛心但知適口之可
甘不識娛心之大快是故涸鱗乍濕籠羽更騫方遊

釜鬵而倏返江湖將就刀砧而俄辭絆縶似赴市曹
而逢赦如遭寇虜而獲還躑躅方甦悠洋忽逝於是
在濠知樂對水忘饑覩此生全覺輕安之在我慶其
離脫如重恙之去身彼箸下萬錢食前方丈三寸舌
外美惡何知一臠飽餘腥膻可厭其爲娛樂曾有幾
何豈若脫彼命于生死之間怡吾心於飛躍之際浣
情滌慮同斯縱壑之歡送目煙雲借此排空之樂然
則衆所營者口腹吾所娛者神情取適正同心口有
別耳

問物元非物生亦無生但須究了一心即是諸
　成萬物投压割肉尚屬有爲贖蚌放螺徒滋勞

費

答究窮至理雖何死而何生曲徇物情亦欣生而哀死盖以衆有即眞無之域涉事即融理之門若執無爲而病有爲則無爲之談適資慳吝執無生而謷放生則無生之說反助貪殘既噉肉無礙眞修豈放生反乖妙理即妙所謂投压割肉則身執盡忘餧虎飼鷹則悲心彌廣運悲心而有爲之功斯著祛身執而

無生之旨冥符今則所重者巳身所輕者物命實巳命既宛爾貪生殺他身乃托無生死斯又與於不仁之甚加諸俗士數等矣

募疏

修戒珠寺募疏

戒珠之易興者有五其難有二易者一曰地勝二曰跡古攬勝弔古於斯者必有閔焉哀其勝之思廢而閔之則必忻焉樂其更新矣三曰形家形家者北門水道所泄也琳宮魏刹彈壓控制挽其欲之而固我圍衛是郡人莫大之利也四曰時事比歲以來兹山之椒幾爲比邱參知吳公爲闢榛莽而改瘞之新亭翼然勝觀以還卜諸時事將有次第而修舉者五曰像設寺故爲涅槃像也悲啼慘慕不稱所以瞻仰樂見之心今者改臥而坐起涅槃爲住世又人所共願也有此五易而屢中衆者難在無貲財與無人耳然誠有其人而堅以願力需以日月又奚患於無財僕素性恇怯畏事避難雖閔廢樂興之心不後於通闤而惟二難之爲憂盡平日未嘗敢輕言戒珠也幸

而柱史㷀寰徐公中翰宗溪王公洎釋子某等首舉勝緣創此巨役於兹二年矣而工力罕繼貲貨未充意者共事禪侶有才不足以副願德不足以領衆或以一人敗羣而貽四衆之累一事稍缺而沮檀信之心者與於是僉集與謀精求耆德必其戒臘素高績效已著者咸曰莫如今天目山住菴天㨾上人於是馳信具香適申誠請而上人慈不違物道不違器惠然肯來推領院事大衆傾仰共讚得人維上人頭陀第一精苦備經水齋火場靡不更歷又刺血寫華嚴

經一部脫粟之餘鹽醯都絕卓茅絕壑人跡罕逢如是者二十年方應供雲間名剎宿儒用弗廢禮其行難行忍難忍如此矣况區區土木細緣加以五易復何艱哉僕以寸祿糜身自嬰塵網業且攜家比行有辜嚬累聊書數語冊中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必有為上人護持者他日俗緣少償將觀成事於此彼時上人解院僕喋官踞石倚松仰視白雲未為晚矣

天禾寺募萬人緣疏

耆闍淨域金繩名藍蹟肇晉梁辭傳邑浩隱山古宿

天書召而不來渡海靈蹤實相飛而自屆雙澗十峯之朗秀翼老新開一花五葉之流傳懷師競爽繼時檀施總集雲構重敷鮮鳥迓千騎之臻香象萃九陽之寶可謂檀奇江郡比勝天都矣像法季而往蹟陳青嶂存而朱甍圮僧緣妙繪空簡風雨之廊比海殘碑難覓蘚苔之字不有廢也何以興焉於是大方伯合宇居士張公入不二門開無住施地若給孤園之再闢人稱許玄度之復來固已勒刈棘於經營草創稍還舊觀未備新摹僉謂重始崇繇廣擇綱紀一

毫而豈慳施一簣而何疲然寶王妙剎儼在毫端恩叟高山功成簣始况夫物微心大等貧女之七錢因淺果深似農夫之粒種可以稍佐偈鳩之費可以普資善信之緣人則巨千事均一大願言隨喜勿謂唐捐庶前朝桂樹高枝重芳崖谷禪老葛藤椿子徧利人天云爾

毗盧寺重塑佛像疏

毗盧寺故有大像三軀摹塑朴略其二菩薩像又特蓮小加以歲久弗飾金容黯闇瞻仰弗肅僉言寺所

以日就隳棄香火幾絕不可振興誠坐像故欲飭新寺當更像始如主人具福德相家自隆盛蓋占像之說常見於南史當其時塑工精巧占法靈驗往往名士勝流身擅其技說之從來久矣昔慶喜生善逝家夙沾道化究其剃落傾渴之旨則以紫金光聚琉璃妙軀三十二大人殊絕之相耳由斯以言神理冥誘難董於天倫心目瞻承易欽於童孺金棺既遷玉毫未朗人天所以皈禮繇自所以翹勤像設所臨如大燭龍繼日而照目擊而若存緣然而生悟者其在茲

乎故像法興替而正教窪隆斯固不可以不詳也寺僧某以前之說緣緣募金而居士以後之說爲勸善信士女樂爲佛事以共成斯舉者昔摩訶迦葉及紫金光比丘尼嘗以紫光金塗佛形像生生世世身具金色巍巍丈六與五慾弊軀身之從心易如轉轂莊嚴聖像即靚飾自身願作是觀福無唐弃

聯峯上人刱菴疏

萬曆丁酉余與吳令袁中郎遊天目禮三祖師塔徘徊幻住開山之間信宿而去因相與歎宗風墜地佛

祖正令不行於世瀉心正定之士蓋鮮一二淺薄者刱獲相似解纔若電光而狂蕩四走誤已賺人名曰提持實爲五宗蟊賊夫高峯中峯一人上者其猛參眞徹視今之㦲㦲者何啻霄壤哉杜足死關潛形山水若護病目睽之塲猒重實刀兵之刧淺癥痏惜稚慨傷慣以今視之反爲怔怯粘滯之甚矣生死大事佛祖大機祗供癡兒戲劇道之不明未有如今日者茲山峭刻清淑峻而不拒幽而不茀又有以興先爲之導道塲覺苑莫有是過宜必有忘形死心之徒隱於茲而莫可遇者後數年辛丑有聯峯上人者過予湖上即西巖隱者也叩其學庶幾忘形死心者與上人所生都會紛華之地孤笠把茅自逃於寂寞久矣其身不惜而何有一菴仁和君所謂爲衆謀匪爲身謀者蓋如實語諸善信其共成之使三塔前長明燈再續一焰可也

華嚴寺飯僧募疏

大般若經云欲以一食供養十方各如恒河沙等諸佛及僧當學般若波羅蜜欲以一衣華香瓔珞等供

養諸佛及僧當學般若波羅蜜依語之流多謂檀施有窮般若無量檀與般若是二非一其義不然夫般若者覺體之別名種智之殊號一塵空性法界無差功德發心本無限劑當知一食即一切食供一僧即供一切十方恒沙僧供一佛即供一切十方恒沙佛於中不應作施想報想僧想佛想一想一切想於所飯僧不應生善想不善想於僧儀律不應生持想犯想當知發心檀越當下住衆香國土當下是香積如來食此供者一一毛孔皆出妙香一一毛孔皆有淨

名室中無邊佛無邊大菩薩於中演不二法門一鉢
即是恒沙世界恒沙世界即同一鉢供即受者受即
供者是爲第一檀波羅蜜攝一切慳貪衆生是爲第
一般若波羅蜜攝一切愚癡衆生一尚强名何有二
事會稽華嚴寺在有宋時爲雲門諸剎往來接衆之
所今實普陀航海之要津緇侶雲集齋供無乏諸方
至者望之而趨蔚然爲越中叢林之冠寶明上座者
嗣法紹隆恩順先範將普叩有緣同斯福利請居士
書數語於卷首夫以一食飯一僧供一佛已爲勝事

況飯一僧即同一切僧供一佛即同一切佛如是奇
特如是勝妙如是甚深希有之法雖塵沙作口讚歎
難及居士合與化主共出一手饒益有情作大佛事

募修天台山天封寺緣起

台山諸剎盛於智師其思修十二地大慈而後惟天
封爲巨辭嶺迴合雙㵎縈帶平疇廣隰麻稻彌望雖
峻極雲表宛在村落若夫老叟告符於靈墟谷嶺彷
佛乎花雨清泉歕海千飛錫斯誠幽靈詭異之域也
至雲覺疊華倷指之所冥役感負妙像神工之所嚴
飾刧石幾劫三災靡侵如魯殿靈光獨存乎仙嶠斯
又奇矣予以丙午冬之孟攀蘿踐石躋降華頂止宿斯
地徵圖訪異夙抱忻暢唯念像教漸秋法門加替金
繩寶植陵夷於昔覩上雨傍風漂搖乎危搆緇侶百
十盡緣南畝其圖首方袍稍具僧相者寺纔一人雲
來諸德幸荷杖以扇空鉢而反無數芻之地以息肩
憩足因爲慨然太息客遊且過愾悵失圖而已戊申
夏有衲士叩門以天封之役來告予謝曰僕越人也
力薄意淺無以及遠也其冬大悲上人者又造予再

以緣疏請而予屢遊石梁時嘗見上人於圖中俗姓
錢塘葛氏即棄產以營曇花亭者也睟容清溫詞吐
誠惻云衆足窮谷分絕世緣惟是聖道場吾祖智者
之所坐蹟十方賢聖之所遊憩今基搆依稀棲托靡
所吾甚悼之嚴佛報土以三事供僧實亦釋子事也
予謂學靈妙性本絕慳貪事度之門啓于誠信今使
貪者歡施鄙夫誨捨如求大聲於土鼓責直影于曲
木耳彼上人者沉毅不顧類龐氏之翁媼布金靡悋
同給孤之長者所謂不言而信上人有焉以稱度化

人特持券而取負也于根性羸劣謝事杜門於□人之來獨赧焉於中不忍辭拒其洗我以德與偷諸善信必有倒囊以應者矣

募刻小本華嚴經緣起

性泉居士既刻法華楞嚴二經長咫厚寸而微精約細書如行蟻構體布勢宛然偉博遂爲法苑奇寶又將以其法刻大方廣華嚴經其言曰法界無量義天無涯昔龍樹菩薩啓龍藏讀三本華嚴大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其傳至

五天所謂四十八品十萬偈者特其小本耳大本非佛不能知見中本住地菩薩乃知然佛菩薩知見一文一偈固巳全彰況四十軸之多乎智人破一微塵出大經卷以須彌筆四大海水墨書經中一品品中一偈偈中一句窮劫至劫亦不能盡而其實句中有偈偈中有品品中有經一中有多攝之故一微塵具足事耳衆生背覺迷境故見大見小見一見多達者視之則丈室中三萬師子寶蓮花座針鋒上無邊身菩薩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皆常分也小中現大大中現小小不礙大大不礙小龍樹以八十卷羅微塵數品偈于以絫寸之牘括四十軸之全文義一而已人刻一卷爲資白金五十鍰五年而成之歲輸金十鍰爲力易集俾後世知有以小本華嚴鋟爲小本者自性泉居士始

戒珠寺西方三聖殿募諸比丘修葺文

戒珠寺形勝甲於越其右偏西方三聖殿佛菩薩塑像相好嚴飾精巧獨絕慈容睟姿如球如導尤諸剎之希覯棟宇頹廢風日穿漏幾成覆壓而三像猶巋

然幸存濁穢敝陋之中忽覩寶相如入貧里而獲上珎又若辱萬乘于草間坐慈嚴於坎穽瞻仰拜稽首而弃懽嗟乎及今不飭則旦日之內必有不可忍言者矣斯亦諸禪德之恥也夫名投淨社身作梵侶日誦洪名目存妙相依調御爲父師指樂邦爲家舍而迺坐視阽危無匡扶之志斯又諸禪德所不爲也諸山方袍之侶無慮數百誠各損衣囊齋䞋之餘一瓦一椽力或可辦不則各請乞于士女之皈信者以亟成之不獨共結西歸之因而亦諸禪德職事也

說

蚶子舍利說

何胤斷肉獨不能貸蚶蛤之命迺令門人議其當食竟陵致書辯詰始就屏絕予以為即如胤說大都是欺軟怕硬耳畏虎豹而烹雞豚與禁雞豚而食蚶蛤其類愈柔其用愈虐此豈復有義理而待議耶嗜欲難忍又假理以遁之然則理者尤濟欲之具而害物之首矣而陋儒者動輒言理至于饕亦理殺亦理由是推之天下寧復有非理之事乎范與蘭居士湛然

禪師友也嘗自言諸味都可忍獨瓦楞味美未能驟禁湛然為說唐文宗蛤蜊因緣勸止之居士心動後元日置酒因為家人言所以指一巨蚶曰吾食此永斷矣方食有物隱齒堅類石吐之視狀類珠而瓣如蓮花居士曰珠不堅珠而堅豈所謂舍利者耶居士前惑與胤偶同後又與蛤蜊事大相似由前說猶是福德邊事由後說安知居士不從此具正信親見大士耶彼此是柔脆肉身彼此是堅固法身等視衆生親作自想尊作佛想肉噉肉佛噉佛可悲也夫

墨雜說七章

左蔡之紙蒙公之筆上黨之松心青州之紅絲石皆北產也而後世稱剡牋龍尾研諸葛氏筆奚李氏墨四物者皆聚其美於江南數百里之內而歙處二焉將文事所遷具亦隨之耶剡藤族殄宣城棗核樣亦不復傳獨歙所產流行至今然眉子羅紋之質衰矣而墨法迺日盛新安騷雅之業其未艾乎予以此卜之矣

唐子西有言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

用予每三復於斯言多病尠材自放於無能計生平用墨歲不過數寸而君房一日所餉圭璧螺丸充仞囊篋重為墨君愧負天墨之為道處於鈍銳動靜之間者也故壽於筆而夭於研君予非敢謂能鈍能靜也而所謂不能銳與動則信矣以墨君之半歸我之全其庶幾完久乎纖堅於石穴於桑氏顧所歸何如人研墨之壽夭殆未有定也

玄元靈氣墨者君房所意創也法以漆液一條㭊之二朱太史詩云托跡桐鄉與漆園化人人火[illegible]能燔

衫新贊爐精魄分真靈乘氣常氤氳序云煥然星爍
砑然珠圓焰不四灼而烟輕如碧天露彩可謂善狀
矣古稱韋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至君房則真漆也其
制作皆古拙而今巧古詳而今略如貝今之巧加古
之詳雖盡軼往代可也李廷珪之墨在宣和時價值
黃金而御府所藏罄為相國寺之墨漆夫漆墨之相
往復也久矣夫

張伯英韋仲將皆工書者也而自作筆墨然則二事
者固亦待文士而工耶吾觀工匠之倫尺寸之藝苟

有擅於世其襟韻必有異人者蘇子瞻稱潘谷過于
潘安吾不見其人想見其墨彼燎松成窩者其人與
墨皆可知已

蝶量九枚圓餅劒脊九子雙能古之為墨者有象此而
已未有多識圖牒羅絡爲形如今日者李墨不爲之
理質類金石論者因以松身鏡面為備美於外大識
之精微有隔囊摩娑而得者而世豈皆若人乎令李
墨具醜麗如茲識即守藏俗吏皆能知之而必屈於
寺門之漆也悲夫其贋弗良耳良矣觀其文知其文

君房投予四詩格韻豐穩其首章致咏於先宫保捺
讀之餘繼以感泣因憶先人去新鄉時父老爭賚持
佳扇墨請事前言明使君囊無一錢歸遺故人此欵
所產幸可納受分餉鄉里先人逡巡謝爲受墨一鋌
扇一握此與唐杜暹辭婺州紙事適類當時以暹比
漢劉寵歙父老不識暹事亦云陶公今之寵也先人
爲守時羅中書墨方盛行而予家所蓄不過銖兩茲
乃頗有君房墨數鋌胡威之不及父審矣歙人多能
言先宫保事此至纖細不足傳然他日未必非墨苑

中一段佳事也

舒元輿悲剡藤弊世之綺文妄言者今剡縣果無藤
種其說竟驗歙墨之盛極矣予懼松煙之無遺類也
而君房且求予言以傳益之夫所謂綺妄豈復有如
予者乎君房曰文言者子墨氏之胤也胤無窮而母
之用亦無窮如種腐於芽實乃千萬吾為墨氏卄之
雖盡髡厥植何傷哉予病拙久不為詞賦聊率意所
之書數則歸之行將以君房所贈縣浮屠氏之扉爲
以為予他日香火因緣將使墨君說郛文字妙法也

養蘭說

會稽多蘭而閩産者貴養之之法喜潤而忌濕喜燥而畏日喜風而避寒如富家嬌小兒女特多態難奉予舊嘗聞之曰他花皆嗜穢而溉閩蘭獨用茗汁以爲草樹香清者無如蘭味清者無如茗氣類相合宜也休園中有蘭二盆溉之如法然葉日短色日瘁無何其一稿矣而他家所植者茂而多花予就問故且告以聞客嘆曰誤哉子之術也夫以甘食人者百穀也以芳悅人者百卉也其所謂甘與芳子識之乎臭

腐之極復爲神奇物皆然矣昔人有捕得龜者曰龜之靈不食也篋藏之旬而啓之龜已餓死由此言之凡謂物之有不食者與草木之有不嗜穢者皆妄也予固而溺所聞予之蘭槁亦後矣予旣歸不懌猶謂聞之不妄術之不謬旣而疑曰物固有久而易其嗜喪其故密化而不可知者離騷曰蘭芷變而不芳今荃蕙化而爲茅夫其脆弱驕蹇衒芳以自貴余固以憂其難養而不虞其易變也嗟夫於是使童子剔腐沃枯避蝨而漬之遂盛萬曆甲午五月廿五日

雜書

招隱篇

古今談道術者不爲不盛矣而未有如陽明先生自陽明先生以來凡聞其風本其鄉土注心屬目於吾越者百數十年於茲矣居先生之門而講其說分徒領衆幾徧於海內不爲不盛也而未有如龍溪先生自龍溪子嗣興凡聞其風本其鄉土注心屬目於吾越者又七八十年於茲矣以區區之越而幸有大賢若二先生以招天下而集其心目則越士之盛衰關

於斯道隆替者甚大爲士於茲地者責甚鉅而其於諷四方之望甚難夫越今之鄒魯也譬之又若列國之宗周也宗周而衰其強諸侯若晉鄭齊皆皝然憂震而拯扶之其良大夫若劉單萇召之徒亦皇皇而求助於疾國蓋宗國者列國所與同盛衰者也自龍溪子沒而士之明道講學於其鄉者久而始得一海門子海門子者天下之大百餘年之久衆心衆目所羣聚而交責之身也故海門子與學者言未嘗不惕然憂懍然懼懼則求助於四方之有道者不得不殷

楮山先生早慧而晚成深求而獨詣於陽明之學不膠自傳不務自同越士之聞先生者皆庶幾先生我歸一識其為人而先生往來京口秣陵間獨未嘗一辱於越豈謂越人士固自有師而可無至耶夫孤掌不鳴獨絃非奏敲唱合則曲易成徵答交則義易悉海門子之不可無先生殆甚于諸士蓋日冀其來以分憂而釋懼不啻若周大夫之望援於齊晉也先生獨無意乎苟足以明吾道不必擇地苟足以廣吾教不必擇友先生之所以徊翔而不至者意又或在此

然此以待無所輕重之地與無關與替之人則可耳而豈所以視吾越人者哉若然者則桓文之徒苟霸一國雄一方足矣而何必急急於中衰已替之宗周乎望齡夙慕先生庶幾見之不後於越士適以懷蘇遠行過京口秣陵間方願偵伺物色望先生履綦以為越請命而未敢必得也夫聖人之道如日月之明必始於東方東方者日所生也吾假重于二王先生以遊楮山子若曰東陽者二王子所生苟欲明道術天下非是無所始楮山子而聞是言也欲無東得乎

偶書

有妻之鰥士有髮之芘芻策名之措大慕道之凡夫身是假名何況外名身是假飾何況外飾此身非實況復外實此身非親況復外親

文昌祠約

祠必有祀有其舉之莫可廢也吾社舊祀梓橦神以仲春三日醵金具牲酒張樂樂神神式食之報以福嘏而醵金於衆事不易集甚且後期於祀事不虔於是吾兄懋中父幼美父偕吾宗諸文學相與議分歲

十干為差次隨所直遞互舉之略如上元祀社之法任有專則事夙辦禮有敘則法可久僉謂曰宜然遂條列其議載諸左方吾覽化書神在周為張氏詩所云張仲孝友者也夫神之所享在其德類吾宗人之與於斯祀者其順於親恭於長德相勸業相勉以孝友事神神將據之書曰明德維馨可不懋哉

書常山詹生光仲休倩扇頭

今時談學者以極則誨人多以有忻厭為戒然予弟君奭嘗言忻厭猶痛癢也平居無疾小小痛癢便非

調適若麻木痿痺之人正患不知痛癢耳稍知則醫者相慶矣光仲兄弟初知向學即能深悔前非知近癢悔近痛此華凡成聖之機也願此後勿遽隨人言遂生怠斁妄云彼自無創何為傷之但以病治病當自愈耳

君子有三戒又有不覩之戒釋宗以自性無染為戒而又有菩薩比丘沙彌優婆塞等戒其旨正合然或者謂吾儒既受戒孔子矣更受佛戒是為二本然世有誨教于父母而復誓神祇者要以堅為善而已謂

之二本可耶又或以不覩無染為精諸戒為粗此皆盲人聽說世豈有行汙而性淨慎獨而毀邪者哉光仲休倩兄弟游學余門又聞雲栖之風而稟戒焉人之以二說進者不少也其舉扇示之

紀聞

近時天長縣有異僧少遊於徽賞為嬰舍衆兒性愿慤事同舍生如其主也居常靜默莫測所為忽一日心開言論有興舍生皆駭之或叩以經書疑義隨意解釋遠出情表好事者因號之問佛法大旨所對皆與冥合實未嘗識一字也問何謂道曰一心為道問何謂心曰一人為心或問而徵之曰吾昨所言止得一概耳可再申問遂問何謂道曰無心為道問何謂心曰無人為心聞者益溟涬之皆歎曰我輩多時所謂使宅肉身菩薩也因請為薙染辭曰吾身有屬那得自便邪願給役如故請以義錢贖之曰可於是率錢歸于主人乃辭去為僧歸廬母墓詹楚仕國子時為予言然後過廣陵詢之人莫能識也因附記薛童子傳後

又武林一比丘常混跡市廛好與文墨士游飲啖靡擇人謂之狂易忽謂所游者曰某日吾當行幸麥相送至期衆集比丘出迎客笑謔如故曰煩諸君雲來何為以餞我咸曰誦佛號可乎曰勿煩爾但為歌一篇好詩問何詩佳曰崔顥黃鶴樓詩最佳也客乃抗聲歌之比丘拍掌而和至第三句稍未合而化予聞諸雲栖其同輩相識人也

陶文簡公集卷之十 終

譜傳

姓系第一

陶之先譜與其說風俗通曰氏於事則巫卜匠陶唐柳冲鄭樵祖之而陶氏夷于工技胥徵士滑咏其祖德自大司馬浙于愍侯以及于陶唐盡所謂神明之胄也而論者儕諸巫匠之間將何徵哉於戲左尸所藏族篇所載信而滋誣修舉而滋濫自譜學明備迄日而訛謬甚矣況于後世乎鄭樵氏之類姓也云昔

有二陶氏居五爲而專曰以技氏予不解也樵注曰陶唐之後因氏爲此國氏也又曰虞思爲周陶正亦爲陶氏此官氏也又曰遂人之族分而爲四商人之族分而爲七七族有陶此族氏也陶叔爲周司徒後爲陶叔氏此以先祖之名氏也然則陶之有五莫適定也傳曰自虞而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在晉爲范氏以系堯陶本而范支氏族書曰舜陶于河濱其子孫遂爲甄氏以系舜則陶直而甄迂於戲氏之生久矣吾何徵哉其

義正其得姓先以國以官庶幾近之吾其唐虞之胤與愍侯開國丞相青大其世降是兩顯名者漢徐州牧謙晉大司馬長沙桓公侃謙居丹陽侃居潯陽故其後遂有丹陽潯陽之望瞻與淡潛唐之峴宋之節夫潯陽之裔也璜回承鏘弘景季直丹陽之派也於戲吾之先其爲潯陽與丹陽與莫適定也吾所知者始祖宗陽公宗陽公而上名行可得而傳者國寧信八十一公而止矣宗陽公始居陶家堰堰遷自陶家坊坊遷自台於戲再遷之蹟吾疑焉故著異說于後篇

又況二陽之望五類之氏吾何以知其然哉詳邇而略遠信信而疑疑譜之道也

地望第二

陶氏所居鑑湖洲渾地漢永和間太守馬臻始築湖防水灌田防首尾二江袤百三十里爲堰二十有五名陶者二湖水西南穴城人樹堤遮之曰西陶家堰東去城四十里居芧洋瓜山閘之間曰東陶家堰堰之先其有陶姓者聚族于是乎姓先于湖與世更人易而名從之皆不可知然其爲漢唐著姓支庶繁衍

偏于州之東西湖之崖滏可逆而睹也東堰至今別
有陶氏居堰北稱堰下陶而吾祖宗陽公以勝國時
來居堰南渚間蓋曩者菱芹所都帆檣所馳至宋中
葉防壞湖落而後洲渚出焉稍耕爲汙萊室爲瓜牛
蕩滴葑茀千有餘歲而後復爲人居其風氣宜有鬱
而將發者矣而形家者言地脈從箬簀山伏行水中
若龜魚浮泥藕斷絲續行三十里而後亘爲五洲縱
四横一縱若鮮横若帯如夫渠華云其信然乎後枕
廣野負賀池而帶巨海左爲越嶺諸山若列扆然一

峰崗然出于震曰稷其南則湖水之所滙也衆山之
所指也諸山勢飛舞過若止立白塔之陵最廣至是
迫束若壺罌之頸然宜亦樂幽勝者之所居也相傳
宗陽公之始來也蓋相而宅之然地脈臨所居徒數
百畮無以畜衆而象形爲浮木乘水大川所任鍾石
耳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吾之先蓋世有淳
固之德故子孫藉之厥指巨千彯纓垂組者前後數十輩
命氏以來庶幾稱盛其祖考之厚德與其乘德恃地其
誰能載之哉先兄德望有同年生新安程子鈇來爲
杭州府推官行部至越爲予兄弟言其先世善言地
理賈于會稽還謂其婿曰吾買地某所法當富貴將
徙而家焉其室人難之乃止其名形即吾之先廬也
然程亦世顯于徽抑其澤固能昌後無煩于去就乎
將地之居人亦有緣會爲之邪

始遷第三

遷始宗陽公此堰南之陶之始也非堰始迺堰之陶
久矣在邑曰衆西陶坊瀕水曰東西陶堰吾陶之自
坊而堰台而坊也此狀莊敏者之詞也詞曰陶系潯

陽方唐季世潯陽之裔有爲台守者以世亂家焉後
徙越居陶家坊由坊居鄉自宗陽先生始宗陽以至
莊敏六世矣莊敏之先以隧石得銘者凡七公無是
語也樂淳松菊之志曰華胤布族而已志素庵曰宋
以來代有顯者郡城名其坊郭外名其堰坊堰對互
之稱耳人代遷徙無稽焉志宜黄浮梁也原本堰湖
若謂族姓既緬世世居焉者坊堰之繇遷且不可考
而況于台乎吾聞諸父兄石城公游于黄巖得長潭
譜焉長潭之耆老曰若吾派也以爲信然既以譜歸

族人遂用其説故莊敏而後凡家狀皆系于台吾父吾祖猶因之望齡又嘗爲文贈姚安鄉進士不退以爲長潭種信也及受命撰次遺牒而疑之旣求台譜驗視而其文多荒謬當其派季其世十三其第二圖曰吾老三子仲曰棟遷紹興而贅以文曰一名國寧然後知傳會之跡明甚又考舊傳曰國寧府君世居郡城之陶家坊一以爲始遷一以爲世居而前譜兼用之誣又甚矣陶氏初譜相傳爲郡博翁公好古所著仲淵公被法二孫輸撤攜以他適譜隨以亡後得

斷簡篋中有云系出長沙族分台越而遂援以爲台遷之證不知台越譜勢亦對互之稱耳夫大江始源其濫觴惟岷山之人知之揚瀾左蠡而下抑已昧矣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故吾于譜從七志爲七志多疑詞從之所以傳疑傳疑爲所以信也

派別第四

越俗好游陶氏獨少出重遷游又輒困工賈也行之業皆無所事而專其力于儒蓋古所謂士鄉與土境人貧相守而不去更二百餘禩從不出鄉故庶得而紀焉其先獨宗陽公之兄幸四居陶家埭子孫世世通慶弔他不可考長老言居郡學前者陶坊之餘胤也其先有學博君惟敏惟徹之言曰陶堰吾宗也雖然彼方貴盛吾素士無爲援之惟吾族人亦以爲然而譜軼亡據不可合比惟徹孫嵊與予同業相好嘗以其譜示予其先祖亦幸第也幸之前所載尚十餘世多行而不名又行稱猥鄙真贋不可辨而四方之陶其先往往有幸第方伯公言嘉靖間星子梁尚書尚德上疏復陶姓疏稱其祖行亦爾閩樵李王江涇

之譜又有之幸僻行也何其多同哉今堰南同居之人吾譜已有不及詳者而强膠遠附義所不取聊志所聞見而已諺曰毋如花接者佳姑務親親以衞其本乎

世表第五

蘇明允曰譜爲親設也故詳近而略遠其克齋公之義乎功緦而降略矣予匯成事者也其略弗敢詳其詳弗敢略例道而義廣予以族譜者乎初表以六世後遞以五終始于三樂也陶至三樂而後大

世傳第六

幸五府君諱嶽字宗暘幸五其行父信八府君祖國寧府君卑軼俱不可詳也幸五府君始居會稽剡家塓之南渚生于元世隱夷德隱居不仕善言堪輿自放山水之間望齡姑附而長者宗暘蓋其號暘為陽訛也有敘師者故宋臣也宋亡逃諸浮圖自謂為相墓者術奇祕弟子暘生盡傳其法稱暘宗敘而府君師暘稱宗暘表厥自云嘗遊台剡三吳鄉相傳錢塘江學士祖所及新昌俞尚書家祥

樸墓（俞氏所與石氏靈柩並稱故名詳椎）宗暘先生所相也後子至新昌而同年生俞君為道其先世事語皆符今元有天下搴士之芳潔者視其胡若鮑肆不可嚮邇而敘師宋遺臣毀服雜頂寘丞山谷義猶較然府君從其徒游蓋隱元也

山長府君諱義行昌三幸五府君第三子也當元季以行業推擇署鶯洲書院山長無何請罷還與倒改閒良官　詔徵不起與同郡待制趙公俶翰林應奉夏公泰亨二王公棐山好問為文酒之游泛舟賦答人稱為高士

菊莊府君諱仲濂行純四山長府君長子也林敏多通少游其父友經史淹博至正丁未避兵郡城府府先生之淳館長春觀名士雲從之門閥甚峻府君攝衣通謁深見禮異遂留居講肄名冠會中國初罔窮民間賢高者動輒扞文而府君以詳雅善諧物鄉黨愛敬之卒全其家（闕三槃傳）

端庵公諱蔣字宗閏精悍有氣岸鄉里多嚴憚之討費堅盜也公率家人先進賊拒巷戰為所得縶髮

于閫以嫗守之將推刃焉公紿嫗得脫歸乃多為策書賊皆就擒

晰樂公諱祥字宗吉一號恭庵魁梧質重篤倫理兄端庵公嚴介難弟公益務恭謹雖分異事必諮稟而後行至拊接羣弟諭如也為鄉賦長區民感服歿後咸思之

松菊公諱壽一名澤字宗澤以孫恩贈兵部侍郎好學勵行嗜吟詠與至揮染詞翰並美兄弟友愛更讓脊產姊死拊其孤擇壻厚嫁其女有閭百戶者

以告身質錢沒不能償召其子歸之嘗題所居曰
見孫心上影天道暗中燈曰吾子孫當有顯者晚
病喑久之忽强起肯首作呼召狀子孫驟集手畫
積善二字于左掌遂卒子性慥慥
素庵公諱璠字宗佩醇雅夷易喪父哀毁事兄甚恭
親所嗜雖沒常以時薦每得佳味必先奉兄未嘗
敢先食也好施拯難如不及有墅在東皐題曰愛
吾廬云子懌
東皐府君諱璇字宗玉大父庸齋府君表其阡曰昔

歐陽文忠父沒之日尚在襁褓後六十年名位既
盛始表其阡曰非敢後也蓋有待也奎非敢望公
者以曾祖考東皐府君善行無紀竊有比焉爾君
身爲布衣善稱鄉黨耆年賜爵于童時府君命名
曰良善欲世世子孫式穀似之比有知見府君軀
體頎然容貌毅然立行挺然修髯洪欵心直行端
爲宗長宗人無外內皆知敬信以至鄉黨盡然所
重賓祭每月必焚香拜禮祠下四時之祭昭穆咸
在見府君盡誠莫敢不虔時省先塋護封樹見一

兄之子五府君終身親睦至今數世尚因仍不衰
母丁安人出自同邑故族性行純謹克宜厥家嘗
善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其積之爾然有身積而成
者有世積而成者文忠之父仁政及物身積之廢
遂鍾其子理固宜然如府君上承父祖下訓子孫
雖數世隱德兩葉儒官于人不能有濟而善以世
積亦庶幾成矣時不可後姑述見聞以傳永久儻
後有如文忠者出更爲蔡揚可也子慓
徽軒公諱著字徽之端庵公長子性果毅博淹經史

術市衆詩數言立剖歲饑獨賑罔恡里中盜起協
謀于父盡蕪平之弟博
龍巖公諱博字約之號約軒以明經知龍巖縣剸斷
明允城土庫惡公覺之爲堅壁嘗禱雨而澍邑人
爲詞歌焉後弟懌僉憲福建行部至其邑民聚觀
曰此明府弟也依然懷思之不能去弟慧
雅軒公諱慧字敏之性通敏從龍巖公講肄業成矣
屬家有里役歎曰奈何爲父兄累乃罷業身任之
嘗與兄子瓚共出錢貸人後有貧者曰寧負我無

[illegible]伯析箸悉推其私産共分之家厨燬于火
[illegible]湖殿頴公復興
方軒公諱恕字昜之耕樂公長子性和厚强記博識
尤精諸史楷書有晉人法以名行賓于鄉飲爲族
長嚴重子姓雖前不敢仰視弟備
易安公諱備字潤之恭讓詳雅嗜讀書于羣從中尤
號儉樸子孫至今師之弟忠
琴月公諱忠字本之喜讀書善鼓琴每月夕撫絃歌
詩襟韻蕭遠顏其居曰琴月軒一時詞人多歌詠

之
復齋公諱性字復之松菊公長子幼而英特占對甚
敏同邑僉憲季公駿長于春秋公年十三從之游
盡得其精義陶氏以春秋專門自公始也爲諸生
每試常冠成化乙酉以其經魁選文錄版爲式七
試春官不第卒子諒
實齋公諱愷字實之一號竹軒松菊公次子以子貴
封工科給事中贈兵部左侍郎性慈仁嘗責租佃
家佃[illegible]歷閱之與約曰卅[illegible]我[illegible]察其老稚

有饑色惻然曰吾舟幸有粟姑分取之乎其家感
泣公亦泣悉所載與之以空舟歸語章淑人曰佃
某貧若此淑人曰曷能不相卹耶公曰然夫婦好
行其德如此嘗爲新舟其女弟歸見之譽其美公
曰吾妹欲之耶舟未有幘幘成以與妹既幘曰不
可以空往也刈禾載而遺之其友愛類此僕有淪
者公知之弗言徐以他故遣去淑人見乞兒至與
飯必令炊熱以少蔬菜置飯上祝曰使吾子孫錦
上添花也子諒誨諸講

孝義公諱櫃字徽之號梅軒工文能詩兼精醫理神
情灑然宗人稱之曰孝子義士卒也遂私諡爲孝
義公後以子謙恩　贈霸州判官謙與弟誐俱知
名
恭議公諱憚字習之號克齋又號素庵公長子幼穎悟日
誦數千言八歲賦僧舍秋園圖詩及詠新柳聞者
奇之長博物多聞慷慨有遠略弘治庚戌舉進士
授刑部主事寬平不阿威里殺人同官欲釋之公
持曰法公器可爲勢剏邪有獄卒年十九犯法以

積姦論戍公爭曰豈有年十九名爲積姦者遂得
末減出爲福建僉事遷廣東叅議所至多惠愛時
奄璫亂政官以賂進公恥之投劾歸悉散俸錢第
弟餘逮戚族遇凶歲輒蠲租不取譜牒散亡公蒐
采彙輯之又爲家約數十條并論族文一篇陶氏
登進士第自公始嘉靖間祀鄉賢有兌齋稿藏于
家

易直公諱恤字修之叅議公弟也倜儻好義嘗倒槖
濟人所交友多一時名士子詩少慧公訓勵甚苦
每雞鳴燃燈至塾舍趣曰起起後以明經起家

舜軒公諱震字舜之爵邑庠爲增廣生連試不利時
執政有所善友老而貧謂執政曰子貴極中朝而
吾老矜佩乎其人亦增廣生也執政心憐之會艸
恩詔遂剏令是歲郡縣儒學常貢外增廣生久次
連試五科以上者予貢以爲友地公與例合遂中
選授豐城縣丞攝令月餘政頗民能而能洗手奉
職入覲遘疾卒邸中季弟情

逸軒公諱情字符之兄憲早卒公奉撫嫂捐孤姪具

有恩禮宗黨稱爲友悌

介庵府君諱愫字誠之東皋府君子美丰儀善談論
性行挺挺言動悉依禮法亦用以格物人有過謬
誚讓無所隱雖得怨招侮不能易也倜儻不專事
平居歌詩奕棋而已從姪莊敬公甚敬之沒爲之
志墓子試譔誄

砥齋公諱濟字世用少慧早夭配顏二十八而寡二
子稺弱泣血茹苦足不踰戶宗黨稱爲完節年八
十乃卒

重齋公諱珊字世澤累以儒士應試弘治乙卯南川
公以春秋舉第一葛山公亞之次開卷得公主司
相謂曰麟經舉額幾何陶氏舉其三乎遂罷之

宜黃公諱諒字世臣號蓮塘與從弟部同舉于鄉力
學有精思嘗發明春秋大義數十條稱爲名家選
知宜黃縣俗獷悍阻險善逋賦公鎮諭誠惻民皆
樂輸然鄰邑豪右占籍者猶扞令弗供公曰賦自
田出今問佃者由是歲輸爭先罔敢後矣三年民
謠說附莊敬公直諫落職公亦罷歸平生寡言重

諸外疎中通遇族姻以恩禮至其甥諸甥厚嫁甥
女人尤難之嘗營墅于山自課耕飲田悉倍獲所
樹松數千森結成列配沈氏通[illegible]守[illegible]刲臂療父及
事其姑與王舅備極孝養王舅[illegible]以銅鑄遺之曰
以志汝孝也

浮梁公諱諧字世榮號東洲性坦率樂易領成化丙
午鄉薦尹浮梁銳敏有爲民甚賴之未滿即解歸
起墅于東洲鑿池跨梁植花木觴咏閒適輒呼曰
天壤逸人東洲子邪有田有稼祖父遺之有勤有
業兄弟成之東洲東洲孰與爲逸乎書其語寄南
川公時南川公方官達而公志在幽隱人比之彭
澤

石城公諱諤字世直號顨齋強學過人幼時日受書
三行誦至夜分不休亦終身不忘也弘治辛酉舉
于鄉授樂平知縣寧藩之變義聲起公先率兵應
之後改石城縣（邑）蔽疲公居禮教濯剔之稍稍
向化焉公于學于業尤號精熟罷歸日與羣從[illegible]
說經指授者皆有程度

莊敏公諱諾字世和號南川少英特有大志年二十
三督學胡公試而奇之擢歷數郡雜諸士試無踰
者畢校御史問茲秋省元當屬誰乎胡公故度語
對曰姚生也及試啓解牘公爲第一人御史難曰
公言姚生何陶也對曰皋陶之陶耳明年弘治丙
辰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時鎮守
太監劉雲董議各上章詆峨大吏公請峻罰以存
國體　詔允之著爲令轉右給事中以父艱歸起
復當　武廟初闢宣導　上游獵決旬不止會風
霾拔社木飄殿瓦公上疏極言斥瑾聚永成罪乞
勑閣臣詰問數其辜告于　先帝之靈治之以法
廷　聖慮戒佚游勤講讀以弭天變時又遣中官
往江南抽選木植公力爭之有　詔罷遣又諫止
不急工作及差官賣鹽織造皆指切瑾黨瑾等切
齒銜之至書姓名壁間旋摭他事中之杖爲民又
指與大學士劉公健謝公遷及各士五十三人爲
黨錮之憾未已又僞言巡視十庫時乏御用物械
至京下錦衣獄廷杖謫戍肅州至肅與尚書劉公

大夏潘公潢爲唱和之友所著牧羊臺賦蘆䕺橫塘詩稱于時瑾誅放還嘉靖改元召復原官未至陞江西按察司僉事豐城雷焕九者爲盗所引當死以冤走訴公匿焕九雜諸隸中而召羣盗令識之盗皆茫然明日復鞫之誠曰有跛而門關者執以入旣入盗叩頭吐實曰是賄我又二商遠歸其一人過舊館止食不反及推按館人不服館有鸜鵒鳥能言公使詰鳥鳥言積灰處啓灰得屍事遂白減以爲神踰年轉河南河防道副使故事以土

牛捷水儲待蔴𥳑費不訾公令瀕河植長茭細柳伐條枝代𥳑而令罪人輸蔴以贖料具財省法徧行河上歲省費十餘萬渡者窘客中流旣登岸則不識主名無所訴公使舟刻鳥獸形令得指形以訴官今天下津渡多刻鳥獸自公始擢本省參政太行賊陳卿爲亂梁晉合勦公陰設奇計先師未進以奇兵擣之遂擒卿遷右布政使尋轉左逾月擢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居一歲陞兵部侍郎總督兩廣先是廣盗充斥嶺海至僭號署官積不

能平公圖謂海賊飄忽欲先誅絕之乃大作艦下番禺海濵以誘致賊賊果來焚舟伏起奔破溺死過半殺賊謀主降其酋許折桂得丁壯千八百有奇分遣之遂出師潯州破石馬仙臺諸山寨斬酋雷公招進兵東西山四路並擊覆巢俘斬名賊甚衆平其地置戍而還又戡瓊州黎勦七山遂攻大帽揚旗殺僞無敵王文興隆先是大帽揚旗之賊據絶險毒矢飛石兵不可近公選鋭卒二百婦人服挾兵縕火夜援藤上樹熾震砲焚廬舍艸木大

兵噪山下應之賊驚潰相蹂擊遂盡破滅公用兵機慮沉密師所向雖左右不知嶺表言捕寇功推爲多然無中助賚止金幣而已以母憂歸服闋起貳本兵入議朝事侃侃自盡頗迕權貴辛丑九廟災自陳遂得請年七十三卒訃聞遣官祭葬贈兵部尚書隆慶元年有司上公行誼勳烈追謚莊敏公弘毅開朗言行終始皆可覆也性好誦讀爲文博厚莊嚴詩宗盛唐書有晉法所著有奏議若干卷河南南贛兩廣經略事宜若干卷西行漫稿及

贈遺集若干卷
金谿公諱誐字世明號葛峰少游邑庠以學行自砥
應例入太學選主龍溪簿政近民民不忍欺事上
鯁直而官參日起踰歲持母服歸邑人爲立碑頌
德補金谿部運南都事竣徑身歸鑑湖而遺僮持
牒詣邑請免金谿令賢僮馳檄勸迎之公爲勉行
居無何求去愈力旣歸日與宗人談飲爲樂意豁
如也孫大年成進士每歸省公庭立訓正之中懷
豁然與人交急患扶過人服其誠焉

高陽公諱諧字世芳號繼齋孝義公子博洽美詞翰
以諸生例貢游京師時有國慶舉公卿賡和昌字
韻詩公詩抑甚奇南海霍尚書韜見而稱之引爲
交友謁選判霸州馬政視州篆半載時大旱被髮
跣而禱徧叅閭閻婦孺見其勤爲涕下以清惠名
出其守御史嘗以微過辱之及遣入朝而舉奋多
霸人聞其父老爭言公廉潔愛人而被辱民間嘗
然于是伺其入環詈罵之曰盲御史扶我父母御
史不勝恚蓋使人詗刺公莫持得陰事快擊之詞

者入廟中見主猆藉草上秀敝裘而已於是更騰
書薦公滿考遂得　貤封父母如其官州縣佐之
獲封近世所未有也已遷高陽知縣以疾請罷罷
還無餘貲兩境皆立祠祀之公中歲絕慾恬素若
世居士書行艸尤善晚更遒美比于米南宮弟訥
三洲公諱訥字世仁才韻迥拔以儒士應試故事試
者皆脫冠披襟檢括而入公謂非待士禮遽棄牘
還與隱士王埜輩爲詩友酣咏自娛縱游山水中
遂精青烏之術所懸記後多驗者晚歲慕神仙家
言嘗入山學辟穀導引久而無所得歎曰非學仙
難死心爲難耳善弈棋鼓琴好談論無事輒埽地

而坐宗中言文學者推高陽公兄弟
施秉公諱詩字世興號湖東行十爲邑庠生六舉不
利副貢者試文偶衆奪之力自陳讓乃不果代後
以炎舉知貴州施秉縣地雜民苗公柔以本政誨
導循循然無幾何有弛弩負鉏者矣在邑八年多
善政以母老乞歸就養十餘歲母卒家貧而喪禮
甚備能爲歌詩喜讀書臨沒猶手帙不置云

循齋公諱設娶上虞百官陳氏父騰邑庠生也十六
來歸十九而寡矢志不移其伯氏或利其二庭也
數訴逐之貞婦益自持朝夕泣涕而已服終歸寧
父母憐女少陰謀更醮之行有日矣或以告貞婦
夜起與其婢桂私結束著男子衣渡江亟歸質明
其家始覺追之及于東關鎮諭百端終不聽泣曰
吾得從地下願畢矣自投于河父兄亟援之相抱
持而泣哀慟市人相與送之歸宗黨無少長無不
感歎者越五年嗣子廷文殤孺人憐悼成疾以死

年二十九耳文弟廷武嗣後族人重其節因遷葬
覆山祖塋之側題曰節孝陳孺人墓

方塘府君諱試字世與爲諸生七舉不利嘉靖某年
領鄉貢授領江寧縣學訓導居半歲卒于官府君
爲人坦中朗識知命樂天善歌詩好擊鼓跳廚突
時冷而歌鼓之聲彌酣事親黽勉有無弟妹婚嫁
殫力營辦不私所有至析箸父貲以田如干不受
也頻自弄孫而娛侍母側如嬰兒嬉人或面數訾
悟如不聞其人退而愧恨叩門謝過再拜乃去與

族兄東洲公以襟度相許交好無間其官潤州推
先君以愛從先君晚歲每疾病必呼府君洎馬淑
人也淑人名家子柔和敏慧通書史暗誦語孟嘗
擁案口授諸孫先君少從臥起每言吾兒必首貴
吾老不見耳因誦曰樹欲靜而風不休子欲養而
親不在誦已泫然生平部而出入見人嗔發自引
咸匿後府君逾年而没萬曆初先宮保三品秩滿
贈府君工部右侍郎馬爲淑人

敬齋公諱謹字世恭爲掾以廉貧知于上至推廩給
之慰藉有孝盜入縣庫公出禦被執已識之曰
此陶南衛伍父也毋犯遂得縱還既而大亡庫金
亟得謹父老相告曰不可累吾陶父爭先輸補之
得氏如此介庵公晚歲以剛直被訟門戶衰替公
與昆弟處分贏共誹配李以柔和佐之由是從子
輩得肆力誦習以興其宗公之功也

厚村公諱課字世講介庵府君季子配范安人性孝
友雖少子能不恃寵最得尊人驩事長兄方塘公
如嚴傅愛而敬有加寡言笑不妄交游終日正襟

坐與寄所至則手陶杜詩哦咏數闋而已與安人處六十年未嘗見間言忤色而安人亦婉嫕甚公身率僮奴力穡供數十口需以故方塘廧齋兩公獲畢力於學爲時名儒而繼世遂以昌大公與有力焉晚病足坐臥手室子姪環侍終日時廧齋公貴且老亦未嘗踈定省儀每食必詢家人曰十三公饗未既饗始舉箸其以孝弟相薰蒸感動如此享年八十有六

東橋公諱天澤字履夫端重寡言笑爲鄉師以善誘稱族之顯者多出其門

對洲公諱天俊字定夫以國子生入貲爲京衛經歷未仕卒公端敏有爲陶氏之有大宗祠公所營創也

柳州公諱師文字仁夫號木齋少善誦能文弱冠游邑庠入補國子生中應天鄉試授碭山知縣時河溢民不聊生公下令緩征禁富家勿索私負民賴少甦邑故多盜先時捕盜者不時得賞而羁證曠日故多不發覺盜以盜熾公信令厚購人爲盡力得盜魁十餘人四境肅然每斂民以先後輸受賞罰間引善遣數人者賚賜之咸頓首曰願受公杖賞乃痛于杖我數月邑大治安歸服闋補鉛山鉛多巨室公一一繩以法有商程瑤道經鉛時邑有盜殺人并誣執瑤坐罪久不白同逮數人皆瘐死獨瑤存公心冤之榜曰能白瑤者予重賞果得誠證以釋有富室殺人以賄免罪公爭之力卒如比御史稱曰此江右第一令也然以不便巨室爲所擠改教淮安遷知宜都地偏政濁徵斂無藝每丁石

輸至十金民不能堪公躬自菲薄條梳事擲蠲然一洗其陋額成繩什一而已屯軍奪民田糧存民戶仍習久莫敢問公爲疏請諸　朝還民田千餘頃尤注意學校增贍士田畝八百建社學四鄉創清江書院于學宮傷邑陋士無師授賚遣諸生鄭遇春輩受學于石首宜士久無舉者已酉所遣生遇春卽雋于鄉方繕孔子廟庀木有文楠數株浮江來人共異之鎭筭之役藩司檄諸邑買粟餉師期會甚棘旁邑騷擾公令邑人均售粟更告糴於

地終借公儲以紓之民不病而轉輸獨先除要婦
多長于男十餘歲待年夫家號曰同爹婦外奔內
亂風習淫昏乃下令俾有女者自訴齒不相當者
渝其約閭邑中有貞婦躬造廬致禮俗用大改民
建祠祀焉公涖官如治家諸廢具興而民不知役
遷柳州同知五月矣猶營辦民事溝塍米鹽緒未
竟者皆趣成之細至新令廨宇什器咸躬爲省成
又種竹于庭爲詩自解其急公勤民如此既歸歎
曰六十翁丞瘴鄉猶祿何爲哉遂棄擲不仕居數

月疾作卒公嘗言吾游南雍侍湛先生于觀光館
先生教以勿欺府諸生齒侍吾不歷年坐先諸友
先生云子誠不欺者即此是學也後仕更數邑行
有不得輒恃此無恐蓋其政事有所本云
應山公諱師賢字尚甫生而凝默有遠器莊敏公戍
肅州也以幣行謀所以存後者公獨留居瑾詠莊
敏自戍所還復起柄用在官久方介遠嫌諸子皆
不得從公不勝思慕間數歲持去來資造視起居
已乃辭去出門無知者侍父疾不解帶執喪甚哀

事繼母楊以孝敬稱文僖之官史局公亦謁選授
鴻臚寺序班遷寺主簿寺堂屬員衆俸給咸總于
簿故事入俸者石加耗米比支給諸胥徒多取餘
焉公清嚴人不得入取顆粒減加耗遂以爲常請
急歸三年復還其官居數月辭綬封翰林院編修
年六十五卒後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又以長子左布政秩滿贈如其官公
質表寬中胸無留言所至稱長者爲諸生時莊敏
已開府二廣然出無僕從每握粟立津道呼舫寄

載行詣郡郭後雖貴猶逡巡避人嘗舟行觸他舟
他舟人挾其從者曰若不識陶封君舟而犯我邪
塗有識公者訶曰此非封君哉他舟大懾公徵噱
而已嘗謂昔人有言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吾
謂人于予孫然耳凡今所受祖宗所作也今所作
子孫所受也
百湖公諱師齊字康夫材局英敏弱冠代父棟家政
以辨稱父病癰潰吮之旬日愈人謂孝感居平退
讓無校嘗曰吾母茅孺人有言與人俱十九件忘

能善處之者惟柔道乎與弟友愛推舊居居之曰
母志也從伯高陽公爲作百湖孝友詩美之士大
夫多以詩贈嘗就養吉州逾月即戒行子大年固
留之公曰汝祖母在堂何忍留此甲子孫允光魁
于浙公猶及見焉

中洲公諱師道字弘夫孝友醇誠與物無迕以歲薦
授袁州府學訓導嘉靖末籍嚴氏貲公亦被委金
寶狼籍諸同事爭捃取之傔從懷袖皆滿公驚丞
歎曰此盜貲也把握之物皆無所染監者見而異
焉擢爲武昌府學教授至楚謝諸生修羊贄其貧
者恩義甚篤三年終于官諸生悲慕之爲立像樹
碑于廟側

雲溪公諱師伋字述夫性孝友勇于徇義嘗父疾刲
股或聞而咨之愕曰奚有是輒泫然善事繼母弟
爲新昌掾母視之病劇臥廨中公聞馳往奉事不
解衽履者數旬面垢形槁神慮變悴新昌令聞而
禮焉歎曰世乃有事繼母如陶君者乎爲邑庠生
以例入太學晚就廣東四會丞邑雩而不雨公往

誠禱乃澍因數十人反獄中賴公以定翼日訊囚
罪劇謀者數人而已二者皆代令受名也居七歲
致仕歸嘗以父母蚤世不及祿推遺諸弟前後凡
千金至析箸復讓先產至今稱爲長者

雙溪公諱師純以掾滿考需選卒配郡城王氏王之
新寡郡貴人聞其賢求娶焉人謂之曰一日羞易
忍耳而終身富貴王曰吾惟不忍一日之羞故不
爲也先君子重其志哀其貧請爲女師使二姊事
焉性剛難忤而慈愛人于痘時瀕死賴保持以活

辛年八十四

湖西公諱廷桂字秀夫少而工醫人未有知者嘗之
外家有病痎瘧者晝夜震掉老醫師數輩投劑無
損相視憂駭公闖自榜能治及至胗視衆師固已
少之出又大言曰飲吾藥及盂未燥愈耳乃攘袂
于衆前爲劑劑成而故度其奇要藥弗投衆師皆
嘻曰藥如是固潰甚濫矣公請曰若燎藥違法
請自燎燎將乃竊入度者盡飲掉者帖臥衆師愧
服引去而公名聞于一郡

若谷公諱廷宣字旬夫邑庠生介石公繼子也而屢爲所後言請置姊妾圖似續卒舉弟廷寀人稱其不私負性固窮與先君友善晚益貧困先君遺以短褐大布義不受也

唐齋府君諱廷奎字應夫方塘府君長子生而嚴重髫年即嗜學笑語坐立皆有度性至孝侍祖父側闇闇唯謹弱冠補庠生以選入稽山書院累舉不第非其志也嘗謂今科舉學絶根拔華風習日陋奮然思起墜緒景仰聖修精思而力行之其宗斷自洛閩以爲舍是皆斜徑蹊道不足踏也當是時文成王公起里中以所學倡召海内士爭趨走之其指簡易徑直所解書義或謬于紫陽府君心不謂善也文成之前嶺南有湛甘泉先生發有章楓山先生而章先生尤用行履醇緻稱府君獨心師之嘗言予賦性朴愚稍知向裏鑽堅仰深久而有會于日用事物之交天理人慾同行異情之際亦嘗審辨于中以自驗其心之所安與行之所向有在此不在彼者使楓山可作願負墻而請焉其趨

尚槩如此又言姚江言致知嶺南談體認其流將使學者蔑成法信胸臆害有甚于膠固拘瑣者十是著書數萬言于知行博約之類皆嚴析而精論之名其書曰正學演説又爲易經筆意若干卷別爲圖像圖學太極理性命正中易變易數占法十翼若干篇名曰要義又嘗著論謂小學之敎不立害且于不孝弟不悌幼不讓而爲父兄者殆不能安于子弟使子弟爲父兄時而又不以敎則其不安于子弟亦如彼父兄之不安于彼也然則小學之敎乃父兄所爲自安之計而亦貽安于世世之道也謂敎始閨門先女貞倣朱子小學作女敎若干卷臚其目曰子道婦道母道凡三篇師資廢交義薄爲作朋友論論者謂陶公著書如紀行足踐目覩而言之異乎坐談瀛稗者矣生平坐無倚立無跛行無翔剸方而食酌清而飲貌必莊言必復人有過面而質之後無餘辭與人居以禮雍雍如也嘗有客在座小交其足府君正色言曰小交則小不敬大交則大不敬客遽起謝子孫侍立移時

足痺膝攣不敢傾摇不命去不敢去也事親盡力
喪盡哀與二弟友愛白首猶共居嘗晚歲惟季叔
存每食有魚肉必問十三公供未對曰未也即徹
奉之後膳魚肉者必先十三公也嘉靖戊申貢于
禮部某年授武學訓導癸丑拜疏請老奉　旨致
仕又明年先君秩滿　封如子官進封中憲大夫
徽州知府復以季父　恩贈福建按察司副使先
君考三品加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卒年八十
有一府君嗜學務古老而彌篤晚歲臂掉指强然

日起抽管著書未嘗少輟先没二日猶草成數紙
其勤如此没時有光上屬于天鄰人望之以爲火

弟廷進

休寧公諱廷進字正夫學者稱衍齋先生行醇古治
經邃理爲一郡宿師所授弟子多顯貴而公入舉
不售嘗慨然著論以爲功名利于少壯進修急于
桑榆乃置籍爲日格曰省躬私鑑日所酬酢夕輒
記之序略曰古人書動史官告慌上帝咸藉資人
天還自警惕若寻手書祕笈兩史具存上帝臨女

吾以筆告之矣其格有云某日接人無失居處無
苟而門墻空虛我心不快不知有惱即是私意又
云某日心緒欠寧要是私意所擾其檢身不及率
類此公生平尤明于易綴文成圖系之以說若外
書科疏然學者咸服其精備嘉靖戊午貢禮部部
試第一授休寧縣訓導某年卒于官年六十二自
吾高曾而下以孝友傳世兄弟均財家無私藏方
塘府君之世篤丁不造外戢閨侮内訓諸姪家以
復昌公之力爲多奔父喪京口途遇盗接而禮之

詢親閒暇加以柴毁盗感動舍去鄉人言庸齋公
之方嚴衍齋公之和雅皆所謂愷悌躬行君子也
樸齋公諱廷僎字巽夫敬齋公子性誠愿恭讓不爭
喜誦讀善書行楷有二王法舉鄉飲賓人謂之德

遷

貞齋公諱廷佑字吉夫庸齋府君從弟少英爽伉直
授醫于族兄湖西公通内難大旨療治多奇中尚
義輕財其拯濟貧窮積租升斗或無一錢途遇之
囁嚅不敢復請公召曰顧汝家病差否耳吾無愛

也公既用不貪名譜與綠然剛報者日益稀少歿
年家愈貧質衣市藥意未嘗怠見人有疵過或用
他醫敗事每面責數之聲色俱厲然中懷愛人人
未嘗怨所入貲與兄弟均衣食無有彼我公始無
子年五十餘生子二人老而抱孫焉
省吾公諱一貫字唯卿行椿四性至孝母丁年九十
老病委頓公奉事數月衣帶不解鬚盡若垂穗時
七十餘矣母沒號痛距四月而卒人信其孝
會淵公諱一鵬字南卿補庠生屢應鄉試性行明剴

族譜自河濱公及謝山人踵修之後統緒未竟公
討究漏軼釐改訛誤佩毫執卷家詢戶叩行字始
葬之屬賴以傳信焉
憲副公諱大有字子謙號同野嘉靖癸卯與先公偕
領鄉薦甲辰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丁內外艱起補
郎中時嚴氏柄國獄吏望風為武使公性寬仁愿
嫉之著子產鑄刑書論以風焉出守廣州瘠地饒
多盜公至下令湔洗而糾察令丞以下贓罪白去
之減繇省刑問疾苦數月大治初戶口逃亡貢進

於賦長民大困公出贖金七千七百代償之廣地
卑濕繫囚多病死為施木棧于獄所活甚衆番禺
南海郵傳煩官歲募夫而勢家多以奴月直比徵
發皆匿去急仍役民公乃更募丁壯置牌驗為保
伍以次踐更往返有稽民不苦役歲羨站銀二千
市舶司病商商舶壅公聞徑蠲之稅清人歛萬貨
畢集公私賴焉時　詔令郡縣積穀以多寡殿最
守以下公謂歛民積怨不及格而止明年擢山西
按察司副使飭兵潞安時盜出沒太行公至募驍

騎椎勇者為率指授方略使詰盜悉得盜魁秋備
雁門親行塞外日馳百餘里壁壘修明虜不敢入
竟以前守廣時積穀不如制奪官歸公性恬曠襟
韻蕭然好飲酒善談諧喜為歌詩吟咏不輟人或
索其艸笑曰吾藉鳴耳配董安人明慧慈祥五子
皆天資長厚兄弟友愛通財共甘時會飲盡數十
觴歡言無間至今其子孫有雍睦之風
都憲公諱大順字景熙號雲谷行德二十四少從訓
莊敏公官京師係籍三河年二十一舉順天鄉試

第九時南士並占籍舉者凡九人北士大譁俱罷還充本縣廩膳生每試多冠同舍生視所顧盼攜手輒起名價四方生徒多負笈從之復以嘉靖戊午舉春秋經第一乙丑偕其子允淳舉禮部鄉試再薦與父子同榜進士皆世所稀絕也授工部都水主事以父老移疾歸養終服起補武選遷職方員外郎當事者以爲材一歲中更長三司還爲職方郎中時北虜初款塞奏牒紛沓公條覆當指欵益堅精簡將帥而痛繩其有中助者始時大璫皆駭憾既察公無私更相歎服再用邊功　賜金進俸一級久次當遷列卿以弟沒力請外補遷大名道兵備副使再改湖廣久之遷山東糧儲道參政會裁冗員官在裁中歸居四年復補湖廣明年遷福建按察使轉右布政使遂爲左秩滿之明歲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無何坐言者致仕公沉練有裁識事至輒了時捕亡人曾光甚急或縛人以告曰光也額瘢應圖公笑曰光也額不復瘢矣釋而遣之楚宣慰司人扞抽以叛逆聞二十

七人皆斬于市公至市會決深明其冤御史色動曰業奉　詔奈何乃殺一人餘皆獲免其明恕善斷率類此居楚日還吏江行遇盜視所持牒遽曰此陶公使不可犯舍之其得人心類然也長閩藩六歲囊無餘貲嘗謂諸子曰吾意欲爾等貧以爲吏勝于富性好玄理經月宴坐嘗內見臟腑書觀星緯生平慕白居易之爲人手寫其閒適詩以自況焉年七十四卒訃聞　賜祭葬如例配諸夫人性婉而孝事姑恭謹夫人餘姚御史演女也公稱時適外家諸公識之嘆曰此陶氏駒也以二幣盟之曰吾有女願以相託歸語其家咸怪其率易後貴顯人皆稱服焉

文僖公諱大臨字虞臣號念齋行德三十二少厲志節十五入邑庠嘗獨臥書舍鄰之少婦奔公三公三却之己酉舉鄉試解山陰富人之冤獄其人齎以金謝力辭之倭寇浙東畫戰守策白之有司寇賴以平丙辰廷對第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編修醞藉淹深終日不輕出一言至與同好私論世故往

往憂憤泣下仙居吳公時來疏論執政公所定也
母卒執喪柴毀竟三年不入內起復還故職充重
錄大典校錄官丁卯居父憂尋以校錄勞遷侍讀
召纂修　世廟實錄校文應天還遷侍讀學士視
南院篆踰年升南京國子祭酒遷少詹事侍上講
讀于　東宮尋以詹事掌翰林院事　上踐阼遷
禮部侍郎充經筵日講官穆廟實錄副總裁公自
念得再侍旃廈　上方沖年務積精意默諭潛導
先講日齋居宂然如對神明及進講儀度閒雅詞

吐和亮　上每爲動容傾聽又偕同官輯帝鑑圖
說上之賜白金文綺改吏部侍郎明年大計吏存
滯節去僞材其始違衆獨持既榜示輿論僉允
賜服至一品賞賚甚渥中外倚爲輔相忽遘疾卒
年四十有八公至性過人季弟病公憂瘁形于色
爲文告神請減算以代視諸姪如子撫諸孤寡恩
意周至友人朱泰家貧事親孝死無後其妻役守
節死公爲治喪養其父母以坊金營節孝祠祀之
買田供祭嘗稱曰人才能難强獨操守可以勉爲

故于取予尤難韓淑人之喪都督陸公遺公美材
公歸之直既出都陸令校反直而戒曰不受毋返
公不得已納之及還京師陸已卒爲文祭墓下歸
金于子具言其詳繼以信誓其不以幽顯二心皆
此類也平生嗜善樂獎與明而不苟獨行而不傲
故鮮有忌毀者訃聞　上命中使視殮及報命
上問家事云何對曰凉甚故事中使至喪家皆有
酬幣升以狀聞　上曰臨家既凉胡不及之給驛
歸其喪錄一子廕贈禮部尚書謚文僖

鑑圖公諱大恒字常卿行德三十九以例爲太學生
性樂施捨所居地甚僉劄爲周行又造舟爲渡歲
儉粥饑施棺無虛日性機敏通醫方療法有新意
什器匠心事省功倍二兄居華要未嘗役一刺郡
邑强見之即避走其操如此
大參公諱大年字長卿號新岑行德十二弱不好弄
爲諸生以春秋耗有聲藝林間庚子薦于鄉辛丑
擢進士時　詔選庶常貴溪客或誘說公曰從君
選可得也公笑謝之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擢

督武學陞車駕司郎中南京貢舩十被擄擇衛士
領之往往破產每更審規避百方公先期密咨蘇
誅閉門獨裁事竣榜示翕然稱平舊制擇富民爲
馬戶至輸馬驗視常更數胥吏從徵索費多貲廣
以給士士復需求例錢不稱則妄言馬羸驚責以
更換賠累甚苦公具白尚書移文詰責勿妄與同
又令管將赴部同驗以杜告換著爲令是後馬戶
不稱困矣出守吉安却私餽罷行戶銜今如水四
載轉山東海道副使時盜賊充斥乃修保甲之法
簡卒千人團練之踰年爲勁兵楊施仁劉亂青土
者門晝閉以兵振之施仁復遁餘黨解散事聞陞
俸一級俄以原官改福建是時倭寇猖獗閩督臣
請增設憲使一員專海事而舉公任副使公不坤熟
兵可用疏下吏部部言即用坤則銓柄外奪非政
體請移山東海道副使某于閩時督府艸創淳福
衷千里賊船出沒與督府爲地尚守公守斷寇
通驛相距累月去攻之江後發兵攻擊多有斬捕
賊遁去已與督府更守地[illegible]後

失事乃委公自解遂奪一秩明年改四川參議府
三殿缺取材巴蜀使者相望公親涉大渡河身勞
苦之轉廣西按察副使湖寇張璉爲亂大兵聲討
公攝左江以兵會之璉授首詔賜金幣轉江西參
政分守嶺北復平三巢賊用轉餉贊策功獲賞如
前母喪歸哀慟骨立抵家杖而後起公歷閩吉皆
杜絕請託勢家多不快會災異察吏坐搆者罷官
公論冤之庚辰疾作李公性凝重慎取予寡言笑飲
酒至百觚不亂守吉州數歲覆栝不御郡人無知
其能者迨遷去傾城出祖鄉大夫執筆者百輩人
爲之酬皆大驚性嗜書就史裒寫成帙曰讀史日
抄又有竹屏偶錄聞見瑣錄官轍私記遠遊等記
皆手書藏于家

河濱公諱大化字順卿行德十九以國子生任高郵
州判官倜儻好義陶氏譜創自克齋公凡數十年
無有續其緒者公以禮致王文學第而授簡焉諏
訪鳩合爲書若干卷

省齋公諱大宗字翰卿行慶二一廩生嗜學工文有倫

教授經學與以醇誠博雅推爲名師門下生起家
名卿者數人既久其子孫猶稱誦之不置所入學
僚輩于公家事嫡母有閑彬彬德讓君子也
先府君諱承學字子述號洄橋行蒙入庠齊府君矢
于也舉進士授中書舍人選爲南京湖廣道御史
巡下江及鳳陽奢所薦郡縣吏皆屏愧謝絲毫無
所受嘉靖間大將軍咸寧侯鸞寵于
上擅兵通虜廷臣與忤皆立被禍府君上疏力詆其
罪疏奏日

上方函珍餌賜鸞而留疏不出下知友皆竊危之久
之報聞其明年鸞竟伏辜人謂府君疏有力焉出
知徽州府其治康而不苛船先訓厲以德化爲務
徽故嚚訟訟輒連引歲省報牒紛然府君至朞年
訟稀俗改署前食肆皆罷羣胥守廨而已昔江南
數起大繇諸郡咸擾府君將縮公美劑緩急以應
之境中晏然不知有役三年遷江西按察副使治
九江會
景王之國徽當以萬人牽舟逆于江府君言千里徵

發徒痡民不如取直于徽而募民于瀕江便從之
省公私費無算始府君在郡民率爲位家祀之及
去相與生立祠歲再會歌舞羅拜祠下究弗直者
走覩像前徽民賈四方遇越人必問府君安否其
見思慕如此國朝徽郡稱良守前有孫後有陶餘
不及也流寇破玉山戕汪副使府君以兵禦之湖
口親督戰殲其魁江中遷湖廣參政福建按察使
丁內外艱就起廣東按察使以望高半歲中三遷
至河南左布政使用廉平率屬吏化之召爲太

僕卿未幾出尹應天歷南北大理卿工刑左右侍
郎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　賜祿米歲夫卒　贈
少保府君內行醇篤居常奉職循理無私交萬曆
初執政者尚苛細而府君性寬大持議多與同終
不合以去士論高之性沖澹寡言笑終日端默于
世嗜慕泊如也生產貧薄饘粥纔繼所居樓門楹
猶與弟方伯公共之論者稱廉士多矜高刻覈惟
府君清而有度爲難能云子與齡益齡望齡貞齡
祖齡

南靖君諱允寛字叔裕號栗齋行承十一憲副公第
二子也出後叔大心事所後母以孝聞由國子生
主南靖縣簿卒官
尚寶君諱允淳字懋脩號蘭渚行玄十四都憲公長
子也少英敏軼倫數歲侍莊敏莊敏爲語古往牒
記一聞輒解九歲能屬文蒙遺師餘姚毛先生敦
元先生驚歎曰予非吾弟子也就童子試三試皆
第一明年以諸生試復第一人遂解辛酉鄉額乙
丑父子並捷南宮拜行人奉　命營大學士袁公

葬事竣還主客司主事歷儀制員外郎擢春官郎
多天下名僑各持嗜慕爲曹相追逐倡和於是溫
陵李公載贄金華徐公用檢言性命吳郡王公世
懋言古文信州楊公時喬言政事皆有儕友君徧
遊其曹意度沉簡人莫測所去就也已遷尚寶司
丞雖徊翔清曹而時推大受孝友謙沖自文僖而
下皆器重之性嗜書于經史騷賦諸子蒼雅靡不
穿貫鍵戶終日箋評周倦降至鼓琴弋射分篆葉
隷靡不究習然未嘗肯以所習示人曰是樸耳吾

志所儀的不如是也時文僖居銓路都憲僉憲方
弟篤部宜復擧進士君深以盛滿爲慮請假得便
東甞歸未幾文僖訃聞君哭泣哀甚遂得疾卒
鄉貢君諱與齡字德望號石堂行升四于長允也爲
人通敏沉默身不勝衣而與人恭讓竟日無惰色
對人未嘗倡語酬答簡約或終席不覺發聲弱冠
能文章然以病故不能刻苦偶一出手雖習者不
及二十二補縣生員二十七用大人蔭入國子學
三十六而領應天鄉薦四十二而死矣德望與望

齡同鄉舉兩詣春官已丑予偶與選而德望見黜
然手足舞竟月居數月去不見少慍于性疏情望
前脫後每有適輒拔足行不能省問裝橐而德望
特周緻雖行數十里外必宿辦裝微至錐刀鑷礪
鍼綫之屬畢具大人之起官汴以家屬焉時有田
四十畝見米數石資具罄然而適甚衆德望性既
儉嗇益節縮自苦所出納寸縷寸錢靡不籍者歲
夜鄰家咸得列酒饌嬉笑而德望獨爲債家所窘
搶地喧嚣雜既號啼不暇就寢如此者六七歲悶

望九歲失母母子母董夫人甚子也而每哀思王夫人時與人言雖長大未嘗不流淚被面見者感動配陳上虞應天府尹陳公絳女有賢行女時陳公篋其俸五百令藏之後數歲出以與其兄鉄兩無損其歸也子姊適諸氏衣被什器皆移給于嫂未嘗有言此其舉止言論殆儒生也繼李氏儒雅不及陳柔婉過之

右族譜世傳先生于戊申秋冬間始屬筆己酉春遘太夫人之變甫百日先生復告殂故未竟厥緒姑就艸藁輯錄刻之

陶文簡公集卷十一　終

呈子

請告呈子

翰林院編脩陶望齡謹呈爲羸疾纏綿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伏念職稟質寡劣幼嬰疾疢形體尩羸及壯益甚自分無向進之路矣不謂偶墨名科恭蒙　主上恩寵處以文史之任優以師儒之秩雖職至愚亦思報塞苟得鞭駑磨鈍恢闢見聞以無負　聖明今日儲養至意職大願也詎意羸

弱之器黽勉不前心脾受虧百疾所萃自今歲二月以來耳鳴足軟懣不思食思惟少過輒苦怔忡藥餌轉多殆成淹錮兼于六月初一日忽得家信聞職親兄衆人與齡于四月間身染傷寒病故職父原任南京禮部尚書承學年已七十四歲既衰之人不耐哀愴鄉人來京者云見職父心苦貌瘦頓異往時職一聞此言哀逝念存心肝碎裂寒熱陡作前疾加增念職所以能安其多病之身依依　闕庭無烏鳥私戀者徒以兄在老親有托也今兄死親單幼弱難侍老人善悲悲成其疾疾攻其衰勢所必然風燭之年事尤難料況職惟二兄相繼凋隕職又多病遠在數千里外職父傷虎餘魂見石猶怖痛兄之亡則愈憂職病職又憂親疾更無已設使一日遽委職不足惜將如老親何哉職查得編脩舒弘志吳應賓俱以病乞歸蒙　恩賜允今職情例相同伏乞代爲具奏放還鄉井儻職父見職遠還則悼亡之懷將緩職得依親爲命即附驥之病或瘳職狗馬之齒甫及壯室苟其獲延則捐軀報　主之日必有在矣不勝懇切惶悚之至

再請告呈子

翰林院編脩陶望齡謹呈爲羸疾難痊親衰日甚乞恩回籍調理事竊念職一官事主方通籍之幾何三載寧親蓋歸耕者強半趨　闕庭而展采濫史局以編摩正宜驅策疲駑勉圖後效勤成鴻典以贖前愆敢冀便安再干　宸造但以職抱痾既久賦質甚脆年方壯而力衰髮雖長而心短鏡中骨相已猶識其當翁病後形骸人皆愛其不承靡□□十夏癸尊

羹轉憶乎秋歸兼以職父原任南京禮部尚書承學齒迫衰殘疾嬰沈痼四肢拘寒雖曳杖而不前八十龍鍾壁殘燈之易燼而職上無長兄下皆幼稚形影相倚跬步難離職父念 國厚恩勉職公義促其就列强使首塗盡仕敎之忠雖有策名之望而憂惟其疾豈無行役之懷迨職辭家未幾職父疾症大舉累傳書札未卜痊安職羸瘵之餘憂思愈劇夢寐之頃涕泗橫流似此方寸之旣棼豈有消埃之可竭抑思物理裁在邇言防老所以養兒有疾則嘗呼父况職

父子情異尋常衰者無再壯之期壯者有蚤衰之歎儻邀寬政俯遂愚私使微生乞病骨以還亦 聖主優老臣之禮查得編脩吳應賓曾再以病閒重蒙恩允與職情例前後相同伏乞代爲具奏放還里閭則野麋超逸將自適于山林來鴈去來亦無妨于江海職不勝懇切惶悚之至

疏

請告疏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陶望齡謹奏爲羸疾轉加不堪供職懇乞 天恩放還調理事臣係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翰林院編脩十九年七月告病回籍二十二年閒病痊赴部仍補原官次年十月復以疾 賜告隨丁臣父憂至二十九年服滿赴部欽蒙 聖恩陞臣左春坊左中允再陞今職伏念臣命塗舛薄少即尪羸病苦淹延久成沈痼壯志屢銷于視蔭微誠猶慕乎傾陽冀久弛之筋骨可漸而張庶積曠之愆尤由茲少贖歸耕十載忻抱牒而詣 闕庭歷俸三期遽邀榮以晉宮

寀雖命輕于恩重乃福過則災生頃以 覃恩撰文被 命典試此詞臣職業豈足稱勞而弱體支吾已滋其疾自去冬以來風痰驟舉眩暈相仍延至夏初遂妨坐起療經三月無損分毫邪熱上攻勢同焚燎心魂靡定常若震驚醫官吳海等謂臣氣體偏弱形神日耗功非藥餌效在歲年惟山林閒靜之易安稚風土寒暄之便習永捐世務庶保危軀病臣世受恩私蚤塵 禁近身爲臣子敢忘 君親而非歲蚤衰豈餘年之足恃開曹未稱詎後效之能圖志雖切

于捐軀報乃需之結艸查得右諭德黃輝曾以病乞
還蒙　恩賜允臣之事例委與相同伏乞　皇上俯
察愚誠曲矜困瘁亮呼天之自亟䀆擇地以求安早
發俞音俾全微喘則田廬耕鑿庶下比于一夫山谷
懽呼亦祝延乎萬歲臣不勝懇切祈籲之至

請告第二疏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陶望齡謹奏爲羸
疾萬分不支再懇　天恩速賜放還事臣頃以宿病
增劇乞歸田里于前月二十八日具疏冒聞隨于三

十日奉　聖旨陶望齡著在任調理吏部知道欽此
臣謹扶病强起具衣冠焚香望　闕叩頭外竊念臣
世受　上恩切生官廨斷乳而後餐飧饘粥十九公
廩臣之此身　國家所養安敢愛惜以自偷安祿臣
稟氣薄劣于世無比壯室之年夙嬰羸瘵醫者相對
歎息僉謂法難療治臣遂廢事息營裔精節食苟延
視息十年所矣已灰之志久耗之神竟難收復愛臣
者責臣以　朝廷天高地厚之恩未曾補報敦序以
道家戶稱洗心之義宜習靜分內而亦不自知其忍可

罷勉冀因鞭策少息剝蹶豈期驅馳未久奇症橫生
眩瞀怔忡腦鳴身熱四肢癱軟眠食失常臣于是益
信病軀縣力果不足復效生當　聖朝終爲廢物竊
自傷也人之疾病有根本于稟受者有驟損于一時
者一時之患或可計日而除稟受既虧且難歲時而
愈爲此披露血誠再瀆　天聽伏乞　聖慈察臣衷
懇私情非有假托容臣回籍調理以保餘齡犬馬之
年皆出　洪造臣無任戰慄瞻望之至

起國子監祭酒辭免疏

原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陶望齡謹奏
爲痼疾難痊母衰增懼瀝血陳情懇辭　新命伏乞
聖慈仍容在籍調理事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由
進士歷官左諭德于萬曆三十二年八月請告回籍
臣叨逢聖代忝塵詞垣入仕以來三以病退林麓無
用畢願林泉忽于去冬十二月十九日接得邸報恭
荷　天恩起陞臣國子監祭酒臣感極愧深涕汗俱
出自惟竊祿再世通籍有年曾無橫艸之勞長抱采
薪之疾中夜慚憤虛負春恩捐糜之懷鬼神可質況

乘以　君父崇嚴之命擢諸師儒華要之司趨召急
公臣之本願貪榮嗜進臣亦恒情但臣病與生俱衰
從年進求靜愈滋其躁擾投閒益長其昏慵藥餌無
功志氣俱沮譬如朽敗之器偶緣棄置而完儻施諸
運動之間將立見破亡之患臣之自審亦已甚明念
昔官處閒曹尚憂曠職名忝仕版猶亟引身況成均
賢士之關祭酒諸生之長非德業罔以範士非精神
罔以作人而令空疎多病之身冒居師席隴畝初安
之跡重玷班行何以敷布教條光昭德舉乎又臣母

年已望七素患痰火延至去歲陡爾沉縣齒髮頓凋
肌肉如脫臣抑搔肢體每切寒心近出戶庭輒驚蹶
指臣聞陽城爲國子司業生徒歸養凡二十人使臣
棄病母牀第之間趨簡書千里之外斁倫悖德不孝
之尤　陛下方俾以忠孝敎人亦安用此伏望　皇
上察臣烏鵲微誠勢難去母狗馬眞病情異忘君容
令以原官依親在籍養病庶臣從齡薄術緣處約而
易延臣母暮景餘生亦相依而爲命臣當躬先舒訓
勸相里閭庶幾無愧于鄉人抑或少裨乎聖化臣不
勝戰慄祈懇之至

啓

上林宗師

竊聞董山之錫遺歐冶以奮其利柯亭之笛得中郞
以發其籟是用價等量金響流比竹藉今韞奇不逢
合音莫賞則斯二物者泥沙之棄餘部爨之朽敗耳
然彼誠聽覽茲亦上珍揣遇雖幸挨材尚倹若卷曲
輪解散木也而辱匠石之盻欵段駑緩下駟也而濫
涓人之賈則材爲遇負感因愧深矣恭惟老師閣下

嶽降碩人天寬雅量發光玩世識方剛于歲星居易
近人頌趙衰之冬日詞林探賞雲府懷虛黃馬騁于
談藂雕龍歸其筆海台階虛席夢週傅對之霖使節
臨關氣接眞人之馭既而山斗儀其標望水鏡湛其
澄映掄才無朱紫之眩得士在驪黃之外太心一變
文敎丕彰然而神龍難馴黃鵠易舉驪珠委以按劒
貝錦成而投杼月月如晦遁流言而有來風出忽驚
界譖人于有北帝眷無斁大道可知日將返轍玉堂
之署論道金華之殿謝仲山之補袞陋孫弘于開閣

又豈必典歟長沙投文湘沅哉伏念孚齡本以桑戶
繩樞蓬心絲力譬虎文而未就趨鯉訓以徒聞亦嘗
慷慨燕趙之都浮沉吳越之地鄉曲鮮甚知友莫稱
短歌自和誰憐下里之聲長鋏歸來已在衆人之後
乃蒙大造猥納微塵拔自儔中處以格外一顧爲重
瓦礫齊于南金片語增榮搭棘材于東箭巳猶愧夫
采非人巳詫其積薪兼之獎借逾溢屬望殷厚感極
則涕泗橫生報輕則頂踵匪重但井蠡之觀海之見
商蚷無馳河之用恐踴躍之金終見棄于冶氏武溪

之曲難倚和于門人不無仰負洪慈有傷朗鑒耳更
所終惠俯賜教言則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搦朽鈍
而一割守堅白以自鳴所以報也

同門上孫栢潭老師

伏聞耕厚者質薄而名隆附尊者理賤而跡貴是故
蟠木雖詭豈鄙野之瓌材下駟疲駑阻太行之修轡
及其遇王爾方斆也極意能察脣吻流之朱漆略其
驪黃則振鬛昂膺埒千金而題價鏤桔瑚玗發爲乘
以垂珍玆品物之恒情等愚生之奇遇恭惟老師閣

下心映氷壺手旋金鉉譬書蓬閣長然杖底之藜讀
禮倚廬欲罷里中之社振西京之雅藻總東國之人
倫吹噓回萬朽之春盻睞作終身之飾假之羽翼澥
鱗展翅于天衢旬其齒牙巴曲均音于郢唱某等豹
管僅闚虎文未睹莞庫之家七十爰欣文子之知公
車之牘三千遂濫東方之對聽青雲之可附仰大造
其奚酬惟往年操篆之辰正大孝支牀之日屢披薄
槐深奉玄言發覆啓蒙似歐鑪之雪點攻瑕苴漏訶
匠斧之風生是用佩服箴銘惠徼靈寵其爲私感尤

倍恒情但以樸簌而服官驟釋蒿萊而膺簪紱人爲
遇忝事與習違操鉛鮮斵輩之能臨組有飲水之懼
將無貽譏賢路抑以仰負師門伏願洪慈益弘雅誨
勵首塗而鞭其後惘迷轍以指之南則當奉以周旋
靡敢隕墜謹脩短翰薄布下私吳會雲浮望鴻儀而
可挹燕京日近處鶴蓋以非遥

上沈相公

向緣私戚干冒尊嚴仰荷溫言復諾所請感深存歿
德被雲礽孚齡先君子素秉拙誠性恬名譽當官之

績猶不告其子孫鄉曲之稱復難通于遐遠老而愈泯沒又何聞伏惟相公閣下緇衣好善明鏡照人尚賢先式于里閭取行不遺于尺寸謂其立身本末或不愧乎大臣知其一節始終庶亦勤于小物納衆言于僉允排異議以獨持遂俾孤微幸徼郵錄晋增上秩寵洎下泉凡斯駢錫之恩皆出贊襄之賜秪深銜結敢復控陳然望齡竊聞諡以榮名禮稱類行苟斯名之難假即一行之無稱望齡先君子公清之譽頗著于當時惠愛之思徧留于所至位雖崇而食貧于

沒齒身已退而受祿者十年胥展季下僚黔婁賤士粥饘僅爲小惠班制亦屬常勞然或見錄于公朝或垂褒于妻友望齡先君子雖無巇然可蹤昔人而身位列卿跋更中外爵號既優于下士勤勞有大于粥儀而當清朝洊移之時公論大明之日衆褒獨靳市捷何殊此望齡所爲泣血茹哀捫心待辯者也夫考事有徵論人以槩依直視于進退食祿下當今苟察其去位于何時及稽其奉身之奚等則悠悠之論了了可知望齡聞之隱先烈而弗揚者不子飾私親以罔上者非臣如彼公私之論議本諸則臣子之隱衷宜可伏惟閣下矜之憐之

又

故氷舊猷幸遂介山之隱金緋　新命榮分萊子之衣仰大道之曲成天全祉樂唯至仁能錫類春滿堂議竊念望齡稟氣不豐賦材尤薄筋駑肉緩年四十而蚤衰少情長迂抱三休而宜止徒藉枌榆之蔭尚蒙葑菲之收而情繫春暉懼深日仄念絕禄而安恐爰拜疏以陳情雖申來諗之誠竊有　簡書之畏恭

惟相公閣下心參玄化德重黃扉幬載何私形物無居之雅量埏陶多術與人爲善之公心俯憐懃懃之微軀曲諒硜硜之小信木材既朽終無取于尋常絲緒已棼聊用安其方寸而猶假之名器寵以儀章雖逃就列之譏尤切災身之懼蓋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而至恩之成我也如生凡飯疏沒齒之年皆佩德銘心之日敬因還役肅致蕪緘伏冀垂涵何勝悚戢

上朱相公

恭聞獨旋斗極首出庶寮蕭鄉郡二百年未有之榮

建　本朝第一人無前之業鏡湖魚鳥若被光華炫
晉晨樵咸忻盛事況爲門牆之下士在姻婭之末交
其抃躍之私豈可云喻邪望齡仰賴師仁獲依子舍
秋風漸冷幸肺病之稍蘇晚景粗安覺慈顏之有喜
比者舍弟爽齡遠行偕計行者以有兄任養庶寬陟
屺之懷居者以有子在前少緩縫衣之戚凡在家庭
之出處咸蒙大造之生成輒托順風薄抒私悃仰惟
鑒炤曷任瞻依

代大人答諸通家

秉燭以照蓋志學之餘年鼓缶而歌已與嗟于大耋
自慚衰朽敢荷齡存少不如人況復寓生之耄老爾
舍我寧忘衞士之規緬羣揩之益與極熙朝之華選
玉堂青瑣莞文章諷議之司赤縣神州播風雨露[illegible]
之化僕偶緣兒輩幸廁通家樗櫟天年忽借芳于春
色桑榆夕景俄接耀于朝暾作頌移如承筐爛若盤
鯖知美集珍味于五門華衮稱榮重褒揚于一字

答李湘洲

偕鹿豕之遊乍安泉石挾夔龍之武忽枉瓊瑤惟被

病以無瘳費挽推而莫進恭惟閣下慥慥篤誠元元
宏雅讀三五典墳之籍夙擅該通吞八九雲夢于中
曾無芥蔕黃麻紫綍共傳燕許之文璧水圜橋久[illegible]
父師之教而生偶從履綦濫托規隨冠雖敝而願彈
弓已招而欲往竊以蒲柳之質緣病蚤衰桑榆之親
因衰邁病念絕裾而詎忍爰拜表以陳情豹養區區
聊用安其愚分烏慈戀戀庶或鑒其微誠而猶煩使
者千里之遙捧台札八行之重琅函垂露移矣生風
玉署披雲悵焉何日散因還役肅奉報書伏祈省存
曷勝馳仰

祀鄉賢謝郡邑諸公

聱宗先生之祀禮用毖于春秋俎豆賢人之間惡每
微于月旦寵施祼獻采動澤宮謹諏月之廿五日肅
將祠事聊庀初筵明德或歆蘋藻穆惟肸之頌薄誠
是薦簋樽學用缶之占伏候龍光豈勝鵠跱

答謝撰述

一同宣化榮分雄紧之符三載陟明獨畧循良之考
宿望雅推于賜履新恩式表于移繡恭惟門下道

韻經時素風照物戴星奉職堂鳴宓子之琴酌水盟
心光對任棠之誠況地屬肩髀之要劇時丁瑣尾以
流離操刃無傷利盜章于錯節理絲有緒治何苦于
紛糺朞既可而時巳告成歲有餘而月奚不足洵政
科之異等在輿論所同歸生章句陋儒槧鉛散局才
慙青史擬勤傳于班書職忝華綸亦與聞乎漢詔

二

朱幡佐理榮分緊望之州丹筆平刑獨著簡孚之譽
瞻陟明于上考爰渙號于北門伏惟門下雅道匡時

素心映物高車布德溫生圖土之春壽戟凝香露洗
簪林之瘴縣蒲不試鳥下訟庭拔薤知懲虎無飛邑
歲有餘而月何不足朞既可而時巳告成在輿論之
同歸真政科之異等生久慕清塵未覩道範才慚青
史雖難擬乎班書職典華綸亦與聞乎漢詔

三

渙號弘施司言重寄必有坦明之旨然後可以揚推
德音必有華贍之才然後可以彌綸盛事況會逢雨
作澤霈萬方當筆札之紛填與絲綸之浩瀚可今揆

學攝是三之官恭惟門下道經文武身佩安危型模垂
表于士林簡注風聲于　帝在式茲異眷以寵殊勞
緊國家獎報之彝章亦門下纘紹之大孝貪天功而
爲巳力揣分詎安以公事而拜私恩受施有靦

答張景江

獻歲發春履端納祐新花照席當吉甫之燕周細柳
開營識絳侯之有子僕視艸多慚銘椒鮮學寒同燕
谷欣逢王者之春弱比垂蘿願附將軍之樹過蒙寵
貺何德以承

答賀正

下邑陳人方趨班著孟陬新序適届　禁林聽歲簫
之屢更想朋簪而增慨惟門下陽春布澤律吹煖以
發生松栢交盟歲已寒而彌篤遺音金玉比貺瓊瑤
日照盤飧詎復宮寮之咏夜添鑪著俄伸貧士之船
感德難諼馳神何巳

答某令

不佞用乏時需病常自免賜同鑑曲臥比漳濱衡門
有樂只之棲空谷謝跫然之韻而門下方分符花縣

流譽桐鄉江水一葦望儀刑其尚遠河流九里庶潤澤之潛通然棐木無因耀來識于按劍而瓊琚以報仍佩好于投桃雖肏奉明恩而未知所處輒緣伻返附致謝私草野何緣蹟尚自疑于風馬青霄有托義當竊比于雲龍

答某學憲

天挺儒宗三物啓七閩之化地雄憲寄一尊持六藝之衡師有作而道隆文在兹而任重光生圜壁喜切斷金恭惟門下道岸崇深德園廣莫北斗岱宗之雅望蔚矣人倫西山南浦之宏詞褎然舉首契心修止早得統于河汾用獄明清繼馳聲于梁汴肅禮含香之署作人懸鑑之司豈徒衰文八代之餘快月露煙雲之一變行見聖道千年而下如江淮河漢之盛行生負牆聞道幸托同心判袂歸田久傷離緒逃介山而奉母方迎于艸之暉迦閩嶠以懷人適枉尺書之賜歡言道故披襟轉蕙之光風穆若瞰詞快月連城之玉府積疢頓瘳于誦檄陽春忽轉于飛葭仙鳥雖遙煙霄可接匠門罔棄曲木兼收儻妙論之時聞詎

發醯雞之覆庶瞪音之濟至聊紓蓬徑之叟

答劉鄰滄台州

憔悴江潭老結漁樵之侶滄浪髩髮心驚烏兎之移方憐皇覽之初辰忽枉仙山之信使瑶函乍啓城霞絢以成文朋酒斯斟杯露汪其解渴惟齒衰而德薄雖拜賜以爲慚蓋門下分符治郡之期乃鄙人解組歸田之日然而門下則三年奏最政有績而聲騰鄙人則五十無聞學就荒而殖落端木趨而日損庚桑計以歲餘同此居諸四序之中獨負忨愒半生之恥儻門下無舍方袞時鞭其後庶前非之未遠將晚照之可迴眷兹藥石之微言倍拜箴筐之厚貺

答程蕭山

善人之教澤濆七年洪河之功潤盈九里在壞錯魚鱗之地亦仁均卵翼之餘剔厠江濆思深峴首恭惟門下文章飾吏愷悌宜人象冬日之惠温歌南風而治辦虞廷平上榮升五雉之飛漢殿朔天忽振雙鳬之舄父老扶攜而出昔比錢江賢人組豆之間今之畏壘至如小者將心神往矯首彤留沙樹浦雲悵咏

離居之賦瑤函錦字驚傳亟問之書雖貪奉明恩而
能無內媿受餐敢讓反壁增兢所冀粉署優游尚無
忘乎用趙朱轓撫字猶式慰于借恂不盡題誠嗣當
宣布

答林蕭山

罨綏漁人地接投錢之渚華綴屆道江明載石之津
緬前哲以遺芬屬後賢而趾美門下天才博大閎學
淵源錦製先工絢彌綸之畢舉庖刀久善游窽𠜷以
皆虛捧檄而領花封下車而騰駿譽任延薦藻輒托

賢祠迎予鳴琴爰咨耆老豈意菲葑之采併蒙絲組
之縈清風穆矣其徽詞霏霧燦然而在笥甫生來身
先鼠久安𥝍穢之勤謝跡公朝無復衣裳之倒雖美
遺于繡段恐興誚于鵜梁惟魚枕成杯事類東坡之
頌而龍鬚作荐珍傳南越之裘可以拊內腑風寢興
盛德用拜嘉于明既旋布悃于來伻

答諸暨令

尺疏天邊偶遂漁樵之計一鄽湖曲幸依父母之邦
當倦羽之初棲儼纖鱗之遂貢佩之爲好拜以知榮

恭惟門下天韻孤騫風華博照庖刀游于肯綮技齡
爾其疑神化琴解而更張俗瞿然其至道勑弈農桑
之務猷歌簿領之間以一人兼政事文章道德之全
在兩浙稱郡邑治行循良之首花穠麥秀頌聲已播
于甘棠膏雨仁風春意偏施于朽木褒齊華袞義重
緇衣而菜枚粒龐營敢費仁人之惠箪醪可共用均
父老之歡所冀仙鳥常留華綴無改庶九里洪河之
潤爲一枝窮谷之安

又

潤敷九里洪河均滲漉之仁績最三年大邑播清循
之譽輿誦普騰于賀燕卮詞偶托于雕蟲方慚闕游
之難工適荷酬緣之遠貢恭惟門下澄襟照物雅道
宜民狀冬日之惠溫歌南風而治辦恣江飲水明公
清以畏人學嶺行春國子稱之曰身襲錦初成于向
服賜金駢錫于康侯在提封密邇之私間大造生成
之藪如生者倦飛弱羽借樹巢棲病比明作滓
濱之臥行慚子羽未睹偃室之遊偶因授簡于鄉人
幸爾奏名于下吏而明公寬其疏節取厥帶寸長焉

素絲施在後先之序木桃瓊玖敢奢投報之常愧切
捫心感深銘骨

與李總戎爲姪孫納聘啓

列戟當門夙推齊大東薪在戸願托周親偶諧五壁
之緣遽奉千金之諾齊歡施蔦叶兆占凰恭惟老太
翁門下斗魁間氣帶礪名家盾鼻抽毫兼文武無雙
之譽虎頭授鉞爲熊羆不二之臣樓船乘萬里之長
風刁斗靜三韓之夜月適分外閫作鎮鄉邦東海洗
兵旣書功于善善西平有子復繼美于繩繩在高閎

舊表于芝田將門有種而寒舍餘芬于棗里素業僅
延方懷宋子之難求何意蹇修之可托此蓋門下咸
虛善受謙道下交廉吏難爲且錄其子孫之清白儒
風不競或嘉其詩禮之流傳義無廢于采葑榮有逾
于倚玉謹裁短狀用庀荒儀束帛儷皮請吉虔于異
日潤毛筦器鳳少答于洪庥

答何司李

生閩玄經始創桓君山爲之服膺三都旣成陸士衡
因之輟筆何者兩雄並逐得敵者退于交綏二巧相
推運斤者成于塗堊蓋聲同則倡和斯作力比者彼
已僉明未閱序逸響于巴人探靈心于拙目蠡窺大
海莛發洪鐘續羔粹白之裘襲不琳瑯之府如齡今
者私甚媿焉而明公大雅含弘溫詞奬飾義隆寵籠
寵溢缶園窺文豹之一班遽荷知言之目托青蠅于
千里庶同不朽之傳

答施嵊縣

身似樂天罹賓箕裘之緒人憐伯道虛疑弓劍之祥
謬令委巷之訛辭仰徹邦君之遠聽雖浮其實而愛

藏生門下孀物宏慈克家素業手司化手行數一邑
之春歌叶風絃僉號衆人之母譽此發生之盛德兼
施憔悴之陳人半槁楊華未有生荑之望冱寒黍谷
偏虛吹律之恩雖過聽而不疑適緘書而下賁翔飛
有雉惝雅意之莫承夕夢維熊償後時之可冀則賢
者殷隆之惠卽大人幽贊之占厚幣敢辭蕪詞以謝

答劉乾陽年兄聘啓

吉事有祥已叶鳳鳴之卜嘉儀順典榮承雁摯之頒
睠同榜以同心聯素交爲素對寅信下逮宗老騰歡

恭惟老親翁門下介特表時公忠定國伯夷清而近
隘士仰其風朱季直以不阿民懷乃惠歷齊魯甌閩
之地兼文章政事之稱而生倚玉有年斷金等義念
相求而有舊爰結好以維新弱女慰情詎免蠢愚之
累高門樹德聊傾附托之誠惟儷皮束帛之駢蕃適
入廟升阿而悚惕敝辭報睍賜鑒爲祈

復顧冲庵總督

恭惟明公應世眞儒壯猷元老柳堤棠蔭芳留海澨
之邦玉節金戣威靖雲中之塞比者王庭遠徙幕府

秋開守勝函龙若帀城已絕内闚之漸張軍而勢成
角犄待淸酉牧之塵圉當摩崖谷以書功覩繪圖而
識姓矣齡辱在下風夙叨覆露看碑舊國羊叔之愛
尚新握管當年蔺子之名自附惟生也晚未遂瞻趨
爲隸也新更稽問候明公德盛撝謙禮先逮賤念在
編氓之舊推其家世之餘鼎札貢焉瑶施渥若拜稽
受賜盥洗開函銘心之私匪口可旣

復趙用吾開府

惟籌宣武十連閫外之權縹冊疏恩三錫師中之吉
稱事偶緣夫人之擒詞重忝乎天言恭惟門下文成
經緯道協張弛博綜墳典之華曲暢弢鈐之祕旣恭
恬而善息遂移孝以爲忠威懾氈裘銘駿烈天山之
石氣吞卉服伐猰謀月出之邦礪若山帶若河方胙
白茅之土言如絲出如綍先開紫檢之祥是宜敷告
乎文人于以昭宣乎武德如生者鈍昏淺識寠薄凡
材鄭康成通德之鄉居稱最近李元禮世家之雅門
幸先登徒緣維梓之歡猥荷宜脈之任機緘何裨于
黼黻素書冉貢乎筐篚賜重雙南光浮三服紫貂炫

首熌𪊲寒氈珍藥扶羸春生病骨康狐博鼎彝之價
泰山酬飛羽之輕佩德何涯捫心知媿

答某方伯

八命作牧榮分滄海之符三載陟明寵溢紫微之署
芝綍崇追于祖禰璽書歎動乎吏民晉晝方殷需雲
同慶恭惟門下誠明格物雅量邁時博綜墳典之華
玄覽天人之奧木天册地譽冠充朝熊軾隼𩙪惠敷
四國二伯領周官之重百城瞻漢節之尊屬東南杼
軸之幾空兼山海征求之沓至室云如燬瞻依父母

之非遥早既靡遺胥澤雲雷之在望物無疵癘疑居
畏壘之鄉郊有蔡陰共識召公之茇生南海潛夫泉
朝散吏愧滇綸之未稱歌樂職以徒勤

送試錄上婁江相公

端委舊邦彈冠新運生王者之國周之鎬京近仁人
之居今之鄉曾老師閣下神縣嶽降躬斡斗樞文章
居多士之先德業在一人之下司馬者英之目小童
走卒共識姓名鄭公通德之鄉寵婦嫗兒咸稱詩禮
剡此衿韋之彥誰非陶冶之餘範我馳驅法尚儔于

秋鶚選其驥壯任龍鳳千方舉至于某者學殖就荒
德輶未舉為樗無用幸擯斤匠石之門向若而驚復
覩水海王之國而鈍昏寡識差擇失倫蓋遺貪衛一
目之羅寧市駿得千金之骨惟文體濫觴之極正
朝廷改瑟之期欲還棘刺之風寧失英華之士而無
裨雅道已較時材則抱媿捫心何辭眾口者也伏望
矜乃謬迷指其紕漏雖至敎罔施于成塑庶德音可
佩于終身

奉常心翁老師

望齡駑鈍庭蠢無用于當世解龜南還三閱歲籥海
壖僻陋望武昌雲樹間絳帳左焉宵若天表欿然無
涼宿之訊適其瞻依至懷無異扱箕摳履日請事函
丈間也伏惟蔚琴漸和道體加鬯上無浣脇之戀俯
有傳經之托朝思黃髮衆仰東山旦暮有環召至矣
望齡身如凍蠅無復千里之願加以家慈火疾時動
日營醫餌坐是有首春之請幸而獲遂又庶幸母疾
少瘳娛侍膝前私計人世之樂無以易此者巢林棲

陸各有棲宿齡之棲宿在是已

上沈蛟門政府

望齡聞賢宰執用人如大匠然其道皆兼成而再棄
一物然匠石之斤無散木良相之門無猥士者何哉
蓋兼成者不必兼用擇全藥棄凡以成之齡以為全
我之恩尤甚于用也齡年十七八即有骨髓之病生
而瘦茶又服藥過差年二十又有壯火之病脈理煩
滿醫謂不治節讀[illegible]幸延視息然壯心已盡[illegible]
辛丑捐牒[illegible]以旦開後選[illegible]

雅游蒙閣下特達之遇撫接殷重雖儔人旅進之中仰望色詞有以自異吏秩纔滿輒既宮僚至官數月又遷五品合其愚而寵之以事憐其病而與之以安至于罷德請休而厚眷拳拳若將維而縶之齡雖木石敢忘鐫鏤歸耕以來畢志隴畝然曾未逾歲徵命忽臨進秩異章儼然有人師之號閣下豈獨私榮寵之已哉蓋閔其自放空疎寂寥之濱而責以效用也分宜蒲伏就道畢命捐軀以報隆遇而疲病侵尋情事辛楚疏揭所陳片語無誑至于老母衰悴有不忍

言略爲金翁老師道之姻連之中聞見真的閣下可問而知也齡之休廢如喑者之默瘻者之居非有慕效而然誠得奉老母沒齒貧賤乃閣下所以生全之九遷之德曷以過哉情盲迫切煩言無端併希台慈原炤

上朱金庭相公

望齡材品最下徒以葭莩末交卯闈奉教遂歷門墻翹館既開拔箕再禩閣下矜其孱劣與其愚誠教如慈父禮均小友戴高履厚莫喻恩私而齡志灰多病之餘業廢情疏之久仰孤眷望徒有汗愧今遭以來畢願艸莽惟仄聞鴻譽仰頌新猷引爲私幸而已夫夔契伊周其人實遠茲者同厥里閭出其門下目覩降美身享太平其爲寵藉可勝道耶夫杲日麗天翮飛振羽喙蟲殫冠亦士人之同願也齡獨何心而硜硜不化蓋命祚奇蹇情事窮促譬如喑不樂辯躄不慕行非以尚默而效靜勢有所極耳私情覼縷略具疏揭宜寫未罄復列于别楮仰惟大匠用材析櫨畢效然樗金櫟棄總係曲成萬祈台慈俯燭俾速遂祈

請不勝感戴之至

又

家慈疾疾既又昨居京師烹煤飲酖勢遂漸劇至客秋寒熱間作兩脇兩脛間肉俱消脫此腎經中大忌也今雖稍愈而大肉未完痛不尚在齡兄弟出門數步腸若抽掣雖貪祿若飴勢豈能出此舍姪女所親見今郎親家所親聞非敢誑也又生歸出歲餘而棲未煖而遽徵徵命反居同年在職者之先是前日之退遯爲躁進之階耳揆諸事理尤屬未安望齡極爲

愚昧惟自知一隙似覺稍明外鏡狀貌內揣材力涯
分已踰不敢妄覬非分以速災禍他人可欺必不能
以窺邇之跡欺老師也田間貧遣一力頗費經營二
位老先生前萬祈鼎言贊決一請而得銜戢無量

又

望齡腐丱朽木斗無尺寸之良樵蘇之用閣下愛濊
其醜拔拭而滋培之菌蒸螢化若有餘望焉歸耕纔
數年淪隱姓名兩樹除目而齡病質轉頹母衰日甚
常自惟省此身不獨無效用之材亦無富貴之福矣

夫以仲尼爲之師而數子我之難雕讓卜商之疏客
識知之全之也願閣下亦全而置之勿以措意齡心
知濾灰無復餘望獨先君平生斤斤之守宜不爲公
論所棄徒以齡縣薄不嗣易名盛典久懸未定每中
夜念及爲之忘寢正月間見禮部補諡之請竊謂所
及止近年初卹諸公耳先人遠在限外不敢妄冀與比
從山陰令處得諸訪書冊始知尚在議中喜甚懼甚
先人没且十年矣交知落落日就湮泯失今不及老
師秉軸父執未陳之時圖之後豈復有緣會乎閣下
衰鉞嚴于朝堂月旦精于里閈恩義兼舉乎參具[illegible]
儻先人硜然小廉獲與獎錄于官常士行亦有少裨
老師所以榮施于齡者甚于九遷之寵三旌之位萬
萬矣臨楮不任瀝血

奉座師李閣學

齡聞唐虞之盛其君蕩然無所與于天下而其臣履
遺不納冠罣不顧過其門三不入亦儻然無所與于
身家惟尹暨湯不殉不取上下之澗究然臭味齡竊
以爲有不私身家不苟一介之臣爾後可以不與崇

高不殖貨利求其君夫居易[illegible]賢人不可待
諸平交而妄冀于君父此齡所謂[illegible]惟恭惟老師閣
下躬大禹之勤擅阿衡之介不獨天下仰之如天
子厄深鑿之相麻初頒小夫走卒皆酬誦以爲虞
殷之朝可以再見頑懦之際可以自起況如小子齡
者最蒙知眷身備灑埽其爲欣躍當何如臨別慶之
始即宜稍狀馳賀而仰體德意[illegible]鑄文咒不能專
遣一力又不敢附託他人謹因從叔入都以尺素布
聞而已行者纔發坐成稽慢亦惟閣下有以原之[illegible]

又

舍弟北還拜捧尊誨齡子然孱病之身不能自憂而老師爲憂之敢不佩服家世蒙國恩在乳抱間即食官俸私心常念捐軀命報萬一甘之如飴所以沉淪而不反者亦欲退處安靜以養微力從事學問以栽輕心強弱志庶幾異日可見之施用耳豈意體骨虛羸日就疲苶性質浮動難施矯揉養生學道俱無所成空費日月每自歎詫夫人臣所以用于世者才力

與神識耳而齡力不及中人識同下士操何具以從縉紳之末哉惟有度德量力引分知恥爲　聖朝不棄之臣師門自好之士竊有慕焉而未能耳賤齒近衰已豁進滋味又室中久似有孕者初患滲漏今安固已四五月身日龐大而胎不甚動尚在眞贋之間使幸而無它亦足仰慰老師拳拳厚意也吐握方勞惟爲社稷珍愛至禱

又

先人素有清望祇緣請郵時過郎近被言訟今懲存易名之典賢愚併滯未蒙　朝廷一字之褒時痛于心比者部議類補先人姓名幸廁議中眞百世一時也身沒既久知交落落後進少年不復識前人典刑抱茲憂惶恐盛典一漏後難再得欲默以聽懼拚先人之美言之又非所宜言謹用大司馬孫公所撰志文一冊因便奉塵老師清覽此中語一字不誣金翁老師姻婭也知之甚眞少宰楊公素精人倫先君以欽守著名而倉場游公歙人皆能言其事可問而知也齡非敢望老師私齡以及其父也老師秉軸政府

而父美不聞當爲誰復言之此非他人蔽賢齡自蔽之耳罪可勝道耶齡聞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今制不予人以醜繆之號而隱然槩與人以醜繆之實行高者復責其顯功功大者復訾其細行遂使賢士勞臣與僉邪回佞及庸庸無表樹之人同蒙其辱竊以爲過已先人身爲六卿而居室服食纔同寒士直躬履切不忮不求不以一介溷已一詞假人端凝無欲與道合體潔已奉公恩德著于民社可謂清矣忠矣誠蒙　朝廷

鑒錄錫之嘉名俾不與庸瑣回邪之徒同其泯泯亦足以表官常裨士行豈獨其子孫千百世榮藉無已哉齡疾病自廢心如濾灰無復他望惟以緜薄不嗣隕其先烈常用痛心儻所願獲從其鏤德銘恩甚于九遷之榮三旌之賞萬萬矣

與周海門先生

望齡根器劣弱力不精猛涤指此道動踰數年而見處未徹信力未充日夜憂念未有安歇重荷垂閔蒙藏意將拯而引之自惟鈍昏無以為地每念若刃刃

剌心使至辱手教徵詰蓋將令之刳腸剖臟發露病源投以神藥敢自匿瑕惡仰孤盛心竊聞華嚴十信初心即齊佛智佛智者無待之智也何階級之可言哉然不妨五十位升進鄰于二覺後契佛乘孔子三十而立已歷信位矣然不妨知命耳順以至從心蓋知見久汰而日消習氣旋除而日淨如精金離鑛經鍛鍛而益露光芒嬰兒出胎加歲時而自然充長人形金體不異舊時瑩淨魁梧新新莫揜然則放刀屠兒獻珠龍女無待之智證也嬾安搜鼻二詞論心神化之實功也以緣起無生爲照覺故不屬斷除以佛知見爲對治故不落二乘耳是故道人有道人之遷改俗學有俗學之遷改凡夫于心外見法種種善惡執爲實有如魘人認手爲鬼稚子怖影爲物遷改雖嚴終成壓伏若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是也學道人善是已善過是已過遷是已遷改是已改以無善爲善故見過愈微以罪性本空故改圖甚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是也僧問古宿如何保任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大慧亦言學道人須要熟

處生生處熟如何生處無分別處是如何熟處分別處是到此則過是過善亦是過分別是習氣僥你總不分別亦是習氣直得念念知非時時改過始有相應分是與遷善是真改過是名隨心自在亦名稱性修行先代老和尚紛紛言說總不出此尚何置同異于其間哉然僕今日之病則在悟頭未徹疑情未消解處與行處說處與受用處未能相應如人一片田圍未曾收管何論荒蕪哉竊慮隨文之解未及佛懷臆測之言終成戲論以此惻惻居心不寧耳老丈何

以救之愚罔無怙實恩依恃勝友君悠悠之會既趵
箴規反成諍論恐無裨于已深不願與之從事也蓋
自救與救人自利與利人塗轍各別老丈志于宏道
僕志于擇交隨所餘欠各有亟耳何如何如

又

翰至諄懇直截與如頂針膜鉀感刻感刻向在京師
時苦諸色工夫間斷難守忽一日覺得此心生生不
息之機至無而有至變而一自幸以爲從此後或易
爲力矣中亦屢覺知寂知知古人所訶即此意純一

亦落是中曾以問蔡槐庭渠云以楔出楔做工夫人
少不得如此然亦不能純熟私念竊謂初習路生耳
繼以尊翁之功庶有進步近亦屢察其紆曲不若無
義話之直而意中已稍慣每提撕便現前持話冷淡
易此甚難又念陽明先生語以爲學者能時時當下
即是善學做此工夫覺得直下便是無從前等待之
病但虛懷不作意即工夫纖然念慮萌動乃覺間斷
故妄謂生盲人拄杖一時難放此意少便亦是明知
故犯權以爲拄杖耳大敎深切敢不謂領但全體放
下令前妄一見毫髮不生恐非紛擾心意一時所及
常人聖人且不敢較而年過四十心地未開須消夜
夢回即慚惶無地日用間稍失正念便手足無措每
羨愚夫愚婦人人勝我其舉動念慮各各輕鬆百倍
于我旋轉既不易懼怕又不免惟俟老母稍健又當
閉戶與之力爭大敵置左右時時省觀以當酷烈中
一杯甘露也

又

直截一路弟五七年前已自許不疑而命根終未斷

故屢屢有得夫未能快然無事近日單提一萬法歸
一話較往時頗覺縣密且不敢求速效也尊敎感感
今日方爲話頭所苦得未嘗懵覺悶悶諺所謂一年
被蛇咬三年怕艸索不敢謾亦不放負門下也思欲
入剡貰一月糧奉訪山寺中坐夏少時求大鉗鎚一
了疇昔耳

又

東山隔岸嘗訖圖志中云是諸謝舊居至今得老丈
振其遺躅甚幸然彼日以游言相高耳五百年野狐

未必不闕講席而化也老丈眞知妙悟猶有無常迅速之言若弟者于疑與信兩無所據悠悠碌碌日月其滔惟愛愧之懷頗倍往日耳

又

劣根小器加以洪霪時雖有傾仆氾濫之患而滌香行霧漸被薰滌幸莫厚焉入都困于趨謁未就甦息而旋有筆札之役王事敦埤日不暇給蓋生平未有之苦此間舊有學會趙太常黃宮庶左柱史主之王大行繼至頗稱濟濟而傍觀者指目爲異學深見忌

嫉然不虞其禍乃發于阜老也七十六歲衰病之身重罹逮繫煩冤自決何痛如之嗟嗟儒者所宗尚莫如程朱二先生而今所謂正宗者即當時所攻爲僞學者也古今談學者衆矣其誰不僞之然則貪名逐利敗度圮族者乃稱眞乎弟時下謀歸甚亟擬侍教席當不在遠須引剡溪水細浣腸胃中舊時什不識一字俗人以聽雅教也

又

弟留滯年餘蓋有爲耳成諾在昔踐之已晚非敢自托肥遯也學道未成而以涉世途如衣絮觸荊棘動輒掛礙每覺境強情弱展轉悔責恨計不蚤決也比于當下之旨稍覺親切去迂曲之途游蕩平之境日親哲匠以進新功端有厚藉焉客歲之事吾黨自當任其咎憶臨別時老丈已諄諄言之管東溟丈亦曾有此論入都諸君子志業方銳速不顧而爲之後既章聞改換滋醜昨以王事在留都已稍從韜晦矣敬謝箴規敢以徧告同志

又

辱教拳切眞如提撕癡兒誘歸亡子感甚感甚杜足廿日以老母病瘥出侍湯藥乃知人生靜緣亦不易得也蒙指示安心的訣雖粗浮之氣不能使爾得力而近亦稍知省力一番尋常妄意以隨順眞心任諸緣之並作爲行持觀萬法之自無爲解脫自覺頗爲省便而往往亦致疲勞豈將心用心其所謂易簡者乃煩難邪抑習之未又生處不熟邪舍此又似無所持循其持話持名諸法又不若此之便不知無大誤否終年逐逐幾過半生今日只以尊教了無所得爲

四字眞言何敢誤效旦夕乎惟便中詳誨之

又

弟以老母小恙出侍湯藥者已半月所喜醫藥稍稍
奏功可冀平復深知問寢嘗藥爲第一親切工夫而
胸中又常若有負與室中體究纖作兩概疑之爲病
深曉而不能斷奈何奈何

又

弟只是挨排過時雖稍知惜陰而蹉過實多爲恨恨
耳余令自台還亦曾見過因得見南皐宗傳序文所

云復老的宜裁入弟以世俗心腸故欲姑緩之耳王
三二帝果係眞正豪傑于斯道晴有契合弟意著書立
言凡以砭世不宜驚以奇特今之齟齬而突入三二帝
似于過奇似于驚人耳惟老丈裁察

又

昨游意不在山水欲將陪杖屨沾霧潤耳悵然獨往
興殊不佳沿途寫有路程當稍潤飾爲小記冊具當
奉覽供一噱也蔡丈書禮領入出世人于世不宜左
丈悉力拯扶尚未能濟正有一東托文令君致之今
須附益以謝啓耳

又

此番相對更覺信服之衷有倍于前因緣玄詣日深
豈弟之執滯亦稍活動耶學道未了併詩亦無意興
爲之誦佳篇吻間亦如囁囁欲吐儻有述當寄呈

又

久不奉晤言渴思趨謁母疾淹縣此身不復自主聞
檇山丈與諸友入剡如立地上看人躡雲而升健羨
可言耶檇老力疾而東想當小住旬日耳歲寒之盟

兩心相照忽新歲聞人言有歸與知必非檇老本意
弟疎略人也然身無飾貌口無僞言惟知愛者恕其
疏節亮其誠心爲庶幾耳况供給已有定議弟每月
費甚少惟多費諸友心頗不安不必閔弟貧窶也其
難繼也余山陰倡會殷勤春仲滿望命駕郡城一新
學者耳目如惠然肯來弟亦當攝衣以從也

與袁石浦

謝生歸已迫歲暮所賚手訊百有二十日而始見歡
喜何可言通郡大邑賢士所聚猶有巖谷之歎況其

處嚴谷者乎黃昭素不知何日能還都渠如黃楊則僕史是虎刺山茄樹也可歎可愧舍弟迷謬與僕等能詩頗勝其兄僕向不入此保社昨與六休同遊爲所牽綴間或有作旋亦遺忘前得京信時有志書詩舍弟亦踵韻令錄似佳什秀色可觀二令弟勿訕家兄作本分詩以僕觀之自是令弟過分耳乎怪得阿兄邪

又

天下有二等自在人一大睡者二大醒者惟夢魘未覺人謂睡著則已欲醒謂醒則正在夢境叫號譫囈純是苦趣僕魘者也足下雖振其手搖其足未肯翟然寤也欲自在得邪憶侍雅論時覺身心時時有益自遠勝友轉復茫然雖苦自鞭策較往日已加緊切而途求途遠不自知其入于支離艱僻之內此古人所以願親近善知識以爲甚于衣食父母也長安如奕棋世路日難矣歎歎

又

僕比月詩學禪學俱覺長進恨不得與吾丈面商之耳從來詩道大明派頭甚正至我朝何李諸公忽爾衰絕楊用修博學多識向甚慕之謂其述作必能超絕等夷昨得其全集其持論正與諸君等然其七言律與五七言絕句大有佳者所恨太似古人遂減成色習氣所羈要自難免弇州諸體近郢陽者輒佳使芟繁撮要選作一兩卷自足傳世若未刻者其佳可知矣丈如抄得乞錄示須煩無養二生何如

與袁六休

此事如磨鏡當投藥時反益其暗及藥垢並盡光瑩自然勝前乃知華嚴五十位與尼父志學從心年進歲益未無了期本無止法此後又不知作何進步耳向來將許多好詩泯沒在胸中今此自覺媿負如大量人不飲飲乃知大五七律昔時所畏今試爲之輒敏而佳巳亦莫測所以但日前無知音者自哦而已天池遺稿甚富今正構寫已得四五弟亦稍爲校閱詩存其九文存其五校畢當集爲善板流行尤亦不須更寫也

又

弟初讀蘇詩以為少陵之後一人而已再讀更謂過之初言之亦覺駭人及見子由已先有此論兄言又暗合益知非謬永叔詩雖好終不如子瞻蓋子瞻如海永叔如三山雖仙靈所都終是大海中物南宋有陸放翁者山陰人其詩在高岑之間雖不及蘇歐自餘宋人舉無其敵平生作萬首詩今所傳渭南集不過十一雋永遒拔七言猶為勝絕蔽爾之地前有務觀後有文長亦云盛矣然今人尚不知有陸況于徐邪宋集弟略有數家惟陳無已張文潛蘇子美集不可得京中書坊或偶値求為買之時賢未曾蕢書讀亦不識乃大言宋無詩何異夢語劉須溪嘗言詩文至文選為一厄弟妹伏之而楊用修大以為笑用修詩亦有佳者而論詩則謬大抵類此也兄近作又何似寫寄數十篇為望

與焦弱侯

弟處夏來旱熱特甚科跣袒露如在鑊湯煩熱中了無避法間比土又大涼殊不均耳昨年從文字意識少有知解便自慶快蓋觸他侍後人語話當為自己腳跟魔境相加果難得力今方懺悔求援過一場獨力易退未有所向方甚欲依座下決擇迷滯亦以家君之意不能違迕擬明春畢事請闕夏首或是把袂之日也聚首一年內共了此事庶不負夙期耳

又

島夷遂爾反覆恐朝鮮不支迥禍及全遼神京亦為震動不知此局如何結欵兄素有社稷之計當如何天下有事但賢豪者便須任其憂李伯紀起居注耳卒能荷擔子兄莫謂史官小也弟病廢之人能討一身足矣然谷風震號焦鵲一枝正復難安兄所謂三竺六橋間說無生話豈易得邪

又

弟以忠銘老師至杭渡江來謁已十餘日于湖上一月以來無時不在溪山間興味甚適而禮亦告疲矣于老師處亦得動履之槩知道風甚暢喜慰喜慰弟此事以來覺稍親切貧乞之人得少錢鈔易于歡喜今亦類之往往亦自適也闕無念禪師久在齋頭弟甚思一會今偶告朝之其行且之訂全決于尊兄千

萬一促其行弟此著非同等閒也西師之捷甚可喜且國家得紓慮以待東寇憂當緩也山行方俟燈下艸艸寄報

又

聞丈有赤城鴈山之興冬天木脫正宜此遊弟退耕以來屏黜他嗜雖古人詩文心所極好者都不復到眼已亦絕不更作惟于老和尚舊冊子不能放過耳爲學之念覺漸歸一路于逆緣中素所最憂怖者覺亦不甚黏著惟此一大事不曾夢見思之心肺焦熱

也師友既遠偷心散念又死不得恐竟墮落負丈教誨儻假我一會賜之鉗槌或得翰教詳示大指一二所深願也二寇勢遽至此眞田夫之憂吾丈不可自惜有足爲者幸爲當塗吐之大洲先生之志不可無也

又

遘此荼蓼無以爲情大事在卽而宅兆未定且索于此事了不究心雖稍事山行正如白丁看字點畫尚眛況文理耶卓吾先生行止若何近于木分事較安然不遇作家鉗槌恐終是鍮金然信力則稍稍充矣老兄窮究之後想當豁然幸有以教之忙苦中不能覼縷

又

卓老聞往濟上何日可反南簡之約便成誑罔念此媿恨愼軒書來云丈近皈淨業極其精勤愼軒亦受戒持誦甚力弟雖未受戒而行業略如之可謂異地一心矣在他生爲親近之津梁在今日爲助發之資具願交勉焉弟閒時頗以古今詩集妄加校勘益信

何李諸人直是淺陋欲揀擇數篇以備一代之作而難于下手乃知白沙荆川非眞可人也敝郡有詩人名徐文長者詩文皆深契古法而詩尤妙其雋朗或不及孫太初蒼老闊大大過之近方借力外兄刻之奉一部上覽序文弟備爲之復思爲小傳于後而嬾未就也

又

兄飽叅之後復遇耆宿猶有望道未見之憂況淺劣怠惰如弟者哉行將妄語都緣心不切至今始悔貢

但此一念不肯以淨業爲究竟似亦夙因爲之但恐
強欲而不可且當緊作課究作程一生再生會有飯
頭日子也
又
世上眼珠小不能容人況南京尤聲利之場中間大
儒老學崇正闢異以世教自任者尤多恐安放卓老
不下丈須善爲之計弟意牛頭攝山諸處去城稍遠
每處住幾時意厭倦時輒易一處無令山神野鬼得
知踪跡則卓老自然得安或不遂興歸思也弟僻處

如井底絕無好人說話無念或可來幸爲從臾
又
今人宣言精進蹉過目前一著誠如尊教第別來稍
較知非而不能撒手無疑究其病根只是托言精進
而實未能徙有慚懼無著力處正好着力古人所謂
絕學無爲者正功夫最密處耳提話頭做鈍功亦是
爲知有人設若全不知有恐日用中亦提掇不起也
知事理不二即易欲到背塵合覺常光現前不爲心
意識所使即不易伊川康節臨命時俱得力若以見

解論恐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而日逐貪嗔已不免
縱任求生死得力不亦難乎古人見性空以修道今
人見性空以長慾憶館中時老兄嘗爲痛言之今方
知其深切也
又
恭簡任道之勇作人之盛新建遺緒至今日不墜者
其功卓然在萬世海門兄嘗言身世所遭有三人決
不容泯者其一即耿先生也將以楊傳新沒欲稍需
數歲續入之而弁綴先生耳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

聞陋陋常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
所示諸儒鳴道錄已托左侍御求于吳徽如處因遂
板行之仁兄別有聞見更祈續示
又
端月之杪與海門泛海禮補陀山相從再旬且受其
益到彼時問妙峰往來因緣頗悉其事海上雖名剎
而兩寺比丘龍蛇混雜無利上人來者又地處窮髮
銅殿亦非所宜浙中台鄉同爲賢聖道場而台爲內
地華頂奇峻棟宇弗稱與海門謀欲仗吾丈金湯之

力仰屈上人一振智者之道躅上人道化久播西北所未暨者東土耳薰惠然肯來弟且復依止咨扣往還于國清天姥之間又不勝私願耳

又

一官浮沉于仁兄何有而弟輩爲世道仰賴不覺拖擎三歎耳弟近頗知于省力處用力而終以昏惰虛棄光陰無緣時奉法言鞭驚雕朽念之惘然幼安每有書尺輒爲道仁兄斯道之功不知可通一線以開蒙蔀否又劉朱二兄書來每有高蹈之談弟謂何必

乃爾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兩忘之爲佳也會間希以尊意譬曉無故言去正是平地上骨堆耳

又

聞春宮講席已膺妙選慶忭慶忭詞曹職事清冷反不若州郡之任可展寸効至于羽翼輔導養蒙正始固今日之根本啓他時之太平則自宰相而下莫重于此官矣不知依樣講章每日熟念一遍便了職事否弟猶記小學堂時挾書聽先生講說席未穩已賑亟欲睡矣雖聖賢英朗不同凡愚然人情不遠感格

從通令親而不嚴喜而不厭在兄必有道也何如何如

復許敬庵先生

齡自童丱之年即佩服風義以里閈家世之雅其摯見門下不宜在四方士後也自顧惆然無以爲贄又出處蹤跡時復謬互雖竿牘之請縮恧未敢蓋其姓名汙辱懼介紹之未先而覆爲戾也迺辱鼎翰寵施詞旨隆重顧齡何人而能得此于長者孔文舉雅尚之士未知道也而當時豪傑或以知有其人爲喜若

齡之不肖豈有可知于門下哉特門下以成就後學爲已任而不遺于么麼耳然以因緣繼是或得自進廁講席之末列其爲介紹不既厚邪佳刻敢不朝夕惟誦以無忘今日之賜

與何進士

韓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僕嘗以是銓較文行殆庶幾之廉中得佳叅歎其溫夷沉密似有道者之言也蓋欲亟見其人焉以吾子之言而信吾目迨役竣而出則車徒已南邁矚望靡及悵悵何可云然

子之鄉人與衿鞸之士素有知者類亦能言之而僕耳亦熟于名舊矣僕之術其不妄而吾乃其不吾欺邪雖無緣接對差自慰焉千里之外致煩使介洋洋乎詞之令而義之周也顧僕何人而能當之綵衣娛侍融洩如何宦政宦遊之味烏足易吾子一日之歡其勉崇令德榮施于親可矣

與謝開美

別後殊寂寂賴有幾個共性命朋友日日眉毛廝結以是亦能遣日前月月夕無夜不會或至漏下三十

刻迺致二十外偶至龍華愛其水田蒲柳宛有江南之致遂連遊數日方罷亦可謂荒宕忘返汗漫之遊矣七月八日已秩滿　聖節後即傚杜門九月中爲行計意欲乘隙往盤山住半月耳

又

承于玉蟠處得箇入處山河大地悉爾消隕而習氣未忘弟所未喻也如何是習氣山河大地是如何是山河大地習氣是山河大地既然消隕習氣何地着脚兄于儼然中消之使無于空虛中愛其爲有即此惡見于山河上突起山河于大地上重安大地是謗玉蟠也是謗自也但莫妄分別自然無空花願兄實地參究莫掠虛頭衹衹

又

昨詣東江泛舟于湯浦溪山逶迤自是吾州第一佳處其人多富而好禮有居可僦有舟可通爲兄卜居莫善于此弟亦大有結廬之想其地密邇日鑄襄所謀忽復萌動兄可方便一詢

又

折乾餽篋而又餬口于兄于義安乎拙文于大製蜣丸蘇合也何用煩王書容再呈

又

近日道味何如想益精進足下今日乃真吾友曰首中林有淨侶足樂矣好參五錢奉上前日開美僕無此餉也

又

聞老母有微恙欲暫去無爲李文主人敢屈道從月暑一來深谷多風修簟無暑與下方別一氣候幾出

門項刻之勞所博換多矣入山祝禁足尤為安靜不為破戒也

奉劉胥川先生

望齡在京師時從焦弱侯游得聞卓吾先生之風繼得其書畢習之未嘗不心開目明常恨不能操巾拂其側繼聞其任武昌有顯明其道而尊事之者問之則老師也此事非鐵心石肝不足擔荷老師非其人邪仰惟日夕咨承道機圓熟深切翹仰齡根器異劣偷心未忘雖信慕頗堅而咨籌之力覺屢為世樂所

移近以病歸田間益無朋友之助恐遂淪落伏惟老師曲垂慈憫少惠藥言李先生或有新著併希錄示一二開我迷悶生成之恩也

又

荒廢之餘想河流漸就約束矣金輪始言老師超悟穎絕而兼以行業精純豈勝翹仰古之尊宿如永明天如士大夫若楊次公輩皆心契一乘而禮誦不倦嚮往彌堅此皆大心弘願非沾沾于一知半解者何幸于今日見之且天倫父子之間有香火友朋之樂所謂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此世出世間最勝之事也如某者輕心淺見欲自強而不能然自分畢志於此此外無可攖心者矣留京多戶之地不知卓老能安居否老師運何神力令得駐錫江淮間為此一方作眼生褁事後庶亦可遂咨請之願也

又

淮方何寧河流安軌位育平成之勳于斯可見第不審師于動靜閒忙間心境果無間否原始要終果徹底無惑否任運與克治並行不悖否望齡愚蒙眇劣

漏器敗種然于此不敢自棄亦不敢自瞞秋杪奉老母北上經過祗謁將于吾師請正焉

與某歙縣

生病廢屛居時亦神交于當代諸君子故于門下雖無納摯之雅而私心敬之仰之然身隱無文竿牘久廢徒有懸切近友人自歙中來傳門下所以治歙者而心尤誠服之乃知賢者奉職效忠不以豐約改也先人嘉靖間為歙守五歲其廉勤之節幸不為郡人士所棄去郡五十餘年矣而其鄉先生猶樂稱之父

老買田祠祀終始不衰僉謂明興以來新安賢守推爲第一以所聞于歙人庶幾于門下今日亦稱臭味矣比者俗偷民僞直道澌泯峴山碑板雷同鱗次賢愚混淆佞直相半宜有以動門下本祠之議也然世固有同行異情同事而去留不妨異處者在門下察之而已狄梁公毀江南淫祠千百惟季子祠獨存召伯之棠民歌之曰勿翦勿拜生之先人豈敢遠方昔賢而門下今梁公也儻先人遺祠得附季子以下從徽民勿翦之意豈獨子孫世世銘鏤盛德于以存直

道屬官方亦門下爲世道盛心也

與朱平涵年兄

弟夢游台宕二十年始一至殊恨其晚而病久廢喙思如枯井求一二篇以步佳韻亦不可强又爲山靈所誚矣石梁修不過數丈弟攜一童子往步其脊如平地此不難耳上華頂時風日甚佳東望有如盆面白者豈大海邪游鴈山時部使者迫其後所得徒所謂四大景一宿靈巖卽去殊無樓討之趣況能陟險觀羣鴈宿處乎游名山如懷好友未見若弗克見見時多艸艸耳可恨也

閩文簡公集卷十二終

陶文簡公集卷十三

書

上岳父商公

夜來尊候何似昨所欲言殊不敢盡退而思念彌不自安愚意以為高年之有微疾如古鏡之有瘢痕吾用鏡者但當時加磨拂令見光輝照不礙瘢瘢不妨照寶惜護持自足傳世若憤薄蝕之迹施刻削之功恐瘢未盡除照已先弊矣況尊體所患乘衰而發若專意扶衰則患亦稍歇前用參附奏功大略可見未

試之醫未達之藥雖使奏有薄效猶慮後憂况效未可必乎乞垂察鄙言決之明卜一二劑後猶或未覺其損繼是便恐不堪非族景之喻可謂深切惟再三思之至望

答馮消宇學憲

恭惟崇主文柄不勝抃舞士習之敝久矣正以上之人專事文藻而不以行誼為意抑或其人本不足以表率風厲之而至於此門下清譽直節既炳然一時所以建表立範者不患無其具矣僕所望於門下者惟願少留意廉訪分別淑慝皆取其尤者一二以示懲勸僕即不敢遠引他人如耿楚侗之在南畿屠平石之在吾浙諸生無不凜凜自滌濯舊有微瑕者皆惴懼伏匿惟恐不免近未有此也我公以為然否

與友人

生少嬰病苦長而無成雖以文詞為職而冗僻蕪陋無少窺見復耽味虛寂增其疎陋至所謂虛寂者亦頗愛其言實又無得也四十無聞每念如刃刺骨但其僂僂之衷誠願慕世之賢者染香蒙霧薰濡其萬

一而伏在海隅所遇者復少徐文長里中人也然老矣又杜絕賓客不可亟見其詩文實有深詣與作者旨脗合而世方持膚鄙為雷同知者蓋鮮僕以為文長之才天下後世之大且遠不患無知患在湮而不傳則罪在我耳故梟而刻之然不意當今世遂有賞音如門下者也袁中郎禮部天才秀出蚤年參究淡契宗旨近復退就平實行履精嚴然不知者或指目為惟罔而疑僕不宜與游夫僕何人而敢與中郎游乎門下不以為疑又亟稱之有以仰見曠識玄覽高

出於大人今茲而後僕且有援格以信其至愚矣濟之一言乃入道之梯磴療俗之神劑是非門下靈根夙秉雅韻絕塵何以有此自古至聖大賢亦不過於世出世間之事放得下濟得盡耳僕雖不敏請事斯言造請無期祇深馳仰

與徐魯源先生

苦塊之中忽捧使命教誨拳切若未忘其鄙陋而欲引之以洞視之大道者荒迷哀疚不知所答不孝孱夫也向者邂逅武林忻奉砭療每思不惰之訓奉以

不忘以為此學斷非口耳所能受想度所能得常欲洗心退藏冀其悟入遂至息交杜口自攻自訟然儀刑日遠獨學增迷晨夕取舍皆末流影響之地過失愈多心神愈苦至若手足無措耳目皆蒙蓋不得其一宜其無清寧貞固之效也今稍稍知非日用稍覺清快即手足耳目都無所屬方思就正有道而忽枉來札豈勝踴躍學求自知而已儒釋皆津筏邊事到則舍矣若其跡則自難強同即彼教大小亦自不同也不孝雖愚昧然灼知倫物即性道不敢棄離

敢以此誤人願老先生勿慮也

與余少原直指

至伏處海濱無交游問訊若孤迥荒僻之人也門下杖節持斧逍遙在隴雲秦樹間為民禦暴以身靡虎兕之牙角而不顧勞勢軼掌不已於行乃猶存記病夫馳使遠詢自惟無以當之其亦不忘先人而推逮之乎生病而求安不能而廢棄不獨尺寸之能無可用世即所謂恬澹枯寂跡涉類之而實亦無有其競心躁氣鋤治之而愈多此斷斷不敢自欺欺人者也

門下獎飾過甚至引署中先輩為比披捧之餘慚汗交下夫稂莠嘉禾難逃朗鑒亦教之以景行之道耶敢不佩服

與湯霍林

此世界中無地可以避事無事可以避謗所謂游於羿之彀中不中者幸耳僕與足下所以避事避謗者累猶同而事與謗反或隨之亦何庸避哉宗婦被奪婢不得不言其言而惹事惹謗既不得而豫避矣其謗之得行與否與後事之利鈍又豈可豫擬乎僕近

日有族叔都憲公棺爲人所斲事變旣大而敵甚勁僕知分理不應坐視耳其見仇受累當不減足下今日僕痴人也嘗念一日眼光落地恩仇毁譽了無著處擠以大地作鄧日受如雨之矢而無傷焉足下以爲何如事稍暇過湖上一看爲佳望望

又

昨附數字於姚江趙生當已達先君謚典久缺時爲痛心正月間見祠部類補之疏竊謂所議在三十一年以後不敢妄冀遂爾默默近得諮訪文冊始知先

君尚在議中喜懼併集喜者謂先人平生淸苦秉時闘發沒且不朽懼者身沒既久知交落落失之今日後難再圖足下固寡交有可與言者願勿愛也先人名德淸醇體與道合新安之治同於召杜居南臺時抗疏論咸寧侯奸狀幾蹈斧質終忤楚相以歸生平廉直無一介妄受一紙妄干恐一時諸賢少有及其完粹者此事固非子孫所宜言然亦言人亦不得其委悉也新安去思在士大夫之口得數人昌言之其功萬倍於子孫言之微寧錯褒足下有相知居要路者乎幸爲慫臾之也李老師處生亦有啓事足下爲我往謁一商其可否者舊惟少宰知先人獨詳少年後進恐遂不相識願以少宰言爲明徵也生奉老師書不敢瀆屑故皆爲足下一詳言見時無苦其煩幸甚幸甚生身病母老不獨不忍出亦不能出何意復有宮詹之推耶欲走一力都下似爲營身又義不容默故托族姪便附數緘更祈密之

又

周少宰先生附至翰貺深感存記積毁之後身名兩

全以足下事益信有天命居易者眞巧行險者奇拙耳僕歸田來頗適老母懷抱亦大舒展惟不廢參藥今力尚足辦也家居雖力求簡靜而人事亦復不少入山中浹月復出出輒牽率不易人足下高枕大槐安國中亦足避世不必言解組也人生歲月難得一生中又最不易得閒能閒者復難其人然以難留迷往之歲皆而徒供婾惰尤爲失策僕與足下所交勉者何在耶思之每失時也古今典章此詞臣職業逐日須逐項定課程料理之與同心者共講求之尤佳

此非迂非俗正如州部吏事案牘耳若昏昏莽莽虛度日子此乃迂俗甚也春間以老母久病乏禱於補陀而都下盛傳其溺死大可笑然海行殊佳政足一死其覓者幾若錢塘餘如湖如沼如港如沚大略行兩山間無甚危險其間城郭村墟佛殿僧廬之盛有盛於海內者信偉特之觀聽浣濯垢塵開拓襟宇之壯游也足下聞之為神王否秋間擬入台宕以故人為守稍不便且中止欲俟其上計時往游然明歲事亦豈易定哉從姪崇政攜室北游入胄監其室又僕

女甥也此文信孫李時時教誨之諸不一一

又

舊役及小价比來兩辱手教謝謝硜硜之言素耻虛偽然非足下善詞與親朋見亮之厚安能趨越格套遽遂所請自得愈命家慈眠食為安且又金緋在躬舞斑之歡有加於昔但朝廷厚恩不知啣結何日溪用愧念耳世路多岐以今所觀日新月異李師猶復不免可為永歎比登秦望絕頂下視城郭黯然如稚甃之箔於是中乃有無限鬭爭不亦可笑耶達入會

物為已如蟲禽之過耳雲煙之過目何惜愛之有屠闈場中正宜常作是觀也玉體知已佳覃恩視艸劳役自倍但莫令壅滯取辦旦夕自不至病舊卑以三月初至恐小疏不得請故留之二旬其來往之勤良亦可念有可為地處希勿有愛併請

又

舍弟以秋仲舟行謂其緩也當就陸乏者寄訊而遂成蹉跎至九月盡復有台宕之游所至皆足下舊跡惟江中孤嶼及仙都石筍諸勝頗為創獲然病夫眼

前無事胷中復少憤恚不平之感所樂當倍足下往時而我既非子焉知子樂之何如耶擬作記語患題目太佳又怕出手草具寄奉一笑耳近日意緒何似讀何書作何事業所嗜樂何在有何交游幸一一示我僕比來無大長益惟反躬訟過之念時在夢寐髣絲縷縷儻終無惝然之日竟為虛生用是憂懼耳老母舊疾覺去七八辰昏相依近又取小舍弟女女之時一撫弄此皆現前之歡也紹明已得補官去但出春明門即是樂邦矣舍弟想時時相會願賜教焉外

姪邵武令入計附問不既

與余山陰舜仲

入山中爲泉石留連遂不欲廁足城市久失造請知能亮之人生日力苦短而昏惰之氣積習深痼又不易除雖得靜地猶覺磨礱勁挺之難尚爲虛度光陰耳門下食祿縉紳一邑所倚命豈肩居與枯槁者爭泉石之興味乃爲學哉堂皇之雜遝簿領之勤劬時時大用顯行但少有厭心怠心因觸而動恚心因煩而起躁心卽是習氣萌生處卽是學不得力處損之

又損覺祛除稍易時卽得力時也僕非能之者聊若言鳥少助清聽耳朱銀臺之變甚爲金翁慮之然敎我深切矣李先生廣大精密與之居然有益聞有下士盛心甚善或乘城南有勸山述事借以入山尤便於請假也張世調入剡訪海老比得回字敢稱其襟韻虛恬衷貌如一爲他日法門梁棟非溢言也

又

使君一棹遂爲此山千古佳事不至勞乎勳賢旣新而虛無一人大是缺事昨海老發論欲言于撫臺延屈李先生主敎事于中蓋此祠廩餼甚饒所少者其人耳文成廟貌遺書業藉錢塘公以完誠得贊成此事尤一方後學之幸也儻有便由幸先事慫臾之

又

別後月色極佳恨不少款道從坐白石浴素波償此清景也掾來得敎知海老尚未健令人憂念文成祠堂記非敢避勞欲借莛叩鐘發其洪音一做聾俗耳僕此中尚未快然其言終類隔靴搔痒故以讓諸能者今海門丈旣以病辭而鹺臺之行又遲速難定終

當代勞敬拜命之辱見臺使直道其故可也

又

令姊殆古所謂女士僕樂稱之敢不拜命第生傳沒志文不相蒙請兩爲之于義乃順耳沙堆水泛如人溲便俱閉旦夕必殞適從山中歸見稻歿水中十畝而九萬人嗟嗟云三四日不退盡爲稿腐吳中雖赤地然人無播種之費上有賜租之條未若吾越終歲勤動喪功於垂成郡縣格於例而不得上聞朝廷阻於時而不及收恤其爲危苦何可勝言閭閻口疏濬

已有頭緒不知云何如幸而宣通望其速洩迤北一帶水道多有魚箔大能障水事亟矣願委賢能佐貳涖撤之儻未即通利下策惟有決海塘如用芒硝大黃以治急症雖小有損可以活人今三邑百萬民命仰望門下拯之拯之又在旦夕僕私謂校士斷鉅典比之救民緩急懸甚惟門下留意幸幸

又

非門下有事于湯祠甫徹俎沙輒崩壞歸水即通此精意冥感鬼神效順田收上者尚六七通計之可半

穫小民庶免于流徙誰之力哉感服感服決塘真下策往歲開一線道便衝潰而去水退雖速修築亦艱此番泄水不多補苴當亦易易今可以舉事矣鄙言始近張皇然僕之筆民之口也歸口潮淤不知何以善後使無臨渴掘井之憂想門下當自有長策耳撫臺加惠真切吾儕坻士自當奮勵以從會約希門下即時許定呈報祠田歸否自當聽之但會時止供茶餅如曩日稽山書院之式似尤可繼幸與諸生年長經事者酌其中制有檄報甘廷尉併希爲僕申謝間代期尚遙此吾士之福也

又

抄書本本奉納總名王門宗旨或名王門精訓惟聯其一儻有佳名不妨易也人知龍谿先生妙得師傳而於緒山語殊闊略不知其直截痛快乃至於是把卷踊躍不覺爲之涉筆請錄中一二長篇亦有稍覺懶漫者似不妨裁省也容與海老再商訂以復

答李大蘭

門下之書明白痛快真人人可知可行僕不敏雖志

於爲學而惜爲無聞門下豈閔其愚又愛其即於外教而思拯之耶僕雖至愚其不敢外人情棄人倫以爲道則亦聞門下之說而信之久矣獨疑所謂人者必非六尺之謂而舍六尺之軀何者爲人故深疑而密求之至今未得其說也易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孟子言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不獨言物情而先以神明之德不獨言人倫而加之以察何也且人倫人情從人而言之也既不知人亦不可以言察倫而類物情矣願門下明指六尺之內六尺之外

何者爲人僕願請事焉

與何泰寧親家

我翁居留曹挺挺自致不爲世俗浮湛而比者閒臨江新政又頗化專爲事何寬嚴各適如此焦弱疾好持論其于倫品徹直無虛美而獨稱門下有古人風範任事不阿曲非語以新所聞更共忻忭也今天下殆非無事救時之傑將必有究三靈之奧旁通獨出者非我翁其誰哉斷新學晚進幸居散職不關世事讀書講論且得賢師友差用自慰但鈍根劣器終無成

立爲門下羞庶幾之餘必有以督誨之至祈至祈

與何越觀

近溪語錄已寫出共得八十葉無一語不精妙無一字不緊切眞人天之眼賢聖之腮我朝別無一事可與唐宋人爭衡所可跨跱其上者惟此種學問出于儒紳中爲尤奇偉耳若得梓行甚是盛事龍溪亦曾看出或并二家與趙大洲李卓老合作三冊更妙龍溪語不知者或悶卓老語不知者或喧若并刻須擇其不悶不喧者乞與尊公商之垂示

又

台山博大幽深鴈山奇峭森爽兼以蒼嶺仙都江嶼南明之勝洞心悅目生平未有恨仁兄不同此遊耳聞新搆規模甚壯恭賀恭賀時詘舉贏雖吾兄撝謙之語然多事多費時爲之亦自不易制度未宏後可增啟寮舍未備後可增設若造端太侈末力難繼彼時所憂不但物力正恐身心交逼有無量愁苦耳事已決定弟何敢阻撓但願詳加斟酌可已者已之可減者減之可緩者需之使常有餘財餘力勿以養人

者害人至祝至禱昨過嵊就室中訪海門丈疾土屋方丈即弟家臧獲所居亦華於此深自愧恧以道德爲華美以宇泰爲寬宏雖似老生迂談而審己量力亦世諦中要圖也

與蔡虛臺

江南淫潦異常方千里間野無寸草聞上江亦復然不知小民何以及歲敝郡雖小稔而米價且踊因閭行有艱食之歎所恃明使君在上勞來振救使不聚而爲盜如弟輩者皆得安枕以樂其饒微惠厚矣居

今之世所以釀亂召禍者靡事不有第少一𠕋歲爲之驅耳此真當事者之憂也弟比歲多病兼以老母久臥牀蓐醫藥無可恃日在恇懼中而妄語云云真發不恤緯也

與我明弟

別後得來教且悉精銳之意間於南來者知一二進修之槩甚爲助喜學道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佀生處熟些子熟處生些子自然合轍大慧老人斷不欺我吾輩心火熠熠思量分別殆無間歇行而不及知知

而不及禁非心體本來如是蓋緣無始時來此路行得太熟耳今以生奪熟以真奪妄非有純一不已之功何異杯水當輿薪之火哉然所謂工夫者非是起心造意力與之爭只是時時念念放下去放不得自然須有著倒一句無義語時時提起即是念念放下之妙訣也愚近日依而行之深信含此無法亦甚兇省力此是三教中了心性的第一神丹一超直入的祕旨儘你自負見地高妙的亦儘是用得著莫漫然以道理支分坐在無事甲中令結習濃熟處益得其便以知見風吹皆慾火送入鑊湯鑪炭中去也幸與諸弟姪共商訂之

與幼美兄

入都役人事畢即有文字之役制敕三百員人各四五篇亦千餘篇矣精神索漭日不暇給至三月盡方得息肩攬鏡自照忽有數百莖白髮心血耗竭已有徵驗香耆筆頭餘瀋數中稍賸口衆費廣亦無幾贏向窮空乏之處不知所用反患不足籠兒得錠金輒不復敢弟似之矣都下得勝友數人日逐會聚甚

有益不意指日遂集乃噤不敢偶語一二白首先去爲重弟初指討差爲抽身之計而朱相公苦心相規竟闕中止蓋暫假金馬門爲避暑地耳入秋便圖乞身薄相之人官至宮僚千足萬足惟巳躬上事毫髮未曾夢見四十無聞言之刺心豈宜以有限時日付之軟紅塵土中消歇耶楊山先生與越大有法緣而吾宗九盛蓋自先世來所未聞未見者老兄何忍之功大矣此事不獨意興願究之圖之無負上[illegible]何也

又

得箴抄所寄手教甚惻護生是最上福田而苦無生全之術雲棲大師創二池吳下頗倣而為之然穿池治垣地慳勞倍未有樹山為藩疏石為淵網罟永辭静深可樂如茲地者也曹溪曹山皆佛祖降化之跡名義偶同殆有夙記給孤流水二長者兄兼而有之矣菴名當如本願弟當求趙中翰士楨篆曹山護生菴五字奉上

又

圓悟老人語較妙喜殊平實吐心貢示無一字覆藏願精覽諦思之小柔法師書札尤易看也涼月平湖葉舟凌泛往事可繪亦復可詠梅水拜賜分賞茶具求炭於市煩益勞耳小館獨坐恐炎月無此涼處有佳況可過煎茗也

又

弟聽說耳然深信百姓日用處即聖神地位處聖神地位處即學者入手處何者無思無為不容有二也雨後定涼爽曹山之行敢借杖屨

又

下方酷熱此山風月涼爽如清秋無由分餉耳弟比與李先生共宿大殿一燈耿然先生中夜起坐達旦賦者何得自逸耶新閣何似去年夏月得逃暑便是仙人不須他名刹也

又

弟每歲飯食粗足猶半倚貸錢乞貸方可度日若目前無收舉家且枵腹豈獨當為邑人計乎前傳海塘已決茲辰族人有於郡中見者云塘決即為居人所

塞以理度之必開塘後水不甚行故地方借潮患名以復塗耳古云千丈之堤潰於蟻穴如從穿濟洪豈士人所復能施力耶適又移書會稽令力陳誤危之勢請其親度要害諭居民以槩派修築不煩以一夫半鏹之意想能見聽但不知有益否耳

與姜養沖大參

僕病廢餘生萬事灰冷獨一念尊賢樂善之懷未死耳雖巷絕車轍門無魚素而於海內所稱大賢名友時亦微介于夢寐遊談于神想每念家住海嵎身覊

流痾當世失之抱恨終古悒用耿耿門下操履類紫芝倫豁類有道任天下重惟恐不勝見義勇爲惟恐不及類魯連子僕向往高風積十餘歲矣蒹葭友人王生登龍而歸盛言門下對語移日拳拳乎有慕乎聖人之道怦怦乎若望而未見也僕以是彌用欽服以爲今之士占一長居一善若懷重寶躡峻岸往往負恃淩厲而不能釋門下所韞藏而表著者體備乎古人行兼乎時偶而退然不有獨繫心廣大之域冥神冲漠之表此豈以一世豪傑自命者哉王生又言

門下獎及固陋至有溢美意者門下謬取其膚而未察其衷邪僕病似隱拙似靜因而求適似志道者而其實無有年近五十茫未有聞此不足畏者耳至驗諸心境之交幽微之地即所稱身心俱隱神跡等超者豈易語邪是月王生復與其族子文學君過舍於是益聞所未聞文學君又備述門下知春崗頫餘澗時時及之念僕何人得此于有道者且愧且懼古人有言重擔荷須有硬脊梁僕非敢自謂無志於道也病在力軟氣弱耳若門下眞所謂有力大人誠奮然以大覺覺民爲己任則千古聖統端有賴矣昔黃魯直悉悟木犀因緣至後行黔南道中所疑氷釋文成大業亦始基龍場竊以此爲門下今日祝如僕輩千百亦復何益然不敢不勉以累門下知人之明也

奉吳木如憲長

越視賓婁不咫尺自病夫視之尚在天上也昝夏具狀走一力敬問起居行至蘭谿而返知道從以入賀行矣蓋淪隱山谷耳目如有蒙之即當途舉動皆不聞也洪河之瀾靡不漸被然外臺總憲稜稜鄉道尤親

明湖鷲嶺野人杖笠旦發夕至於領教更爲易易反闕禁拜無任忻躍所尤幸者雲棲山得大力外護一衆有賴矣名下難居雖甚盛德猶懼不免言之可太息也

答皖城門生

足下妙年高才取科名如拾遺都試再不利天所以大其器也然歲月易失進德修業欲及其時僕所望於足下豈僅僅一南宮上第哉明其在己以措諸天下此有本之學不可不勉也僕性昏惰數年山中但

成軒擲冉冉將五十言之增娩比以母疾憂懼彌篤無
隹抱屈勉湯藥差勝萬鍾耳得翰惠深荷存記卒爾
附復念無以益子然子之鄉有吳觀我先生在焉足
下時往受教可也

答倪雨田太守

翁丈宏猷遠局宜近處股肱地令緩急可恃賴者海
甸壯遊聊爲之兆然國家饑渴賢才之道不宜爾也
居常想珠厓絕境若三神山仙眞所宅而謝關美來
言見翁丈家報備陳謠俗異乎所聞及拜台札又見

視民如傷憂勞鞅掌之盛旨蓋廉士酌泉仁人求瘼
宜若斯之勤耳弟屛劣日甚加以家慈多病寢食醫
經藥裹之中況味可知身似鄧攸翦紱斐蘭徒成虛
語仰孤厚愛如何可言賢郎少年穎脫文價甚高偕
以爲賀諸不一一

答閩中某學憲

都門特餞至教娩粗浮之習不能微細請益求所謂
精義無二者別後索處時有懟艾雖欲一聆[illegible]若之
論豈可得邪七閩文藪自見羅先生過化以來嘗有

聞正學而興起者門下妙契師傳都作人之任如春
陽敷布百蟄具啓想多士蒸蒸化爲鄒魯矣生比以
母疾縣頻日侍牀幃閒都無暇日樂聚之懷第此念
耿耿未嘗暫忘每中夕興歎未知膠解冰釋在何日
也門下何以教之愼軒兄數年山居獲終大事雖遭
養時悔德施未光於罔極之思足以少慰比歲亦有
數番音耗病後揮染遒美如前體中當復大佳川越
萬里合併何日抱茲酸苦逃虛谷中得來翰奚啻聞
足音而喜但舉業工麗既患隆厚當之增愧耳

答李夢白公祖

拜命以來念當走一力齎上奉函稱謝併請益大誨
以開迷惑而淪隱慵情遂循未果亦坐先慈久病經
營醫藥皇擾數歲意不及他今則豢息草土中塊然
苟活而已臺下不以爲罪再枉敎之若眷焉閔其愚
而誘進之以道何幸何幸不孝根性鈍昏雖志無岐
慕而執泥過求失之逾遠哀苦之餘差有放下處不
敢自謂能信亦庶乎所謂知非而能改者但無緣就
正有道盡挾述雲朗然天日耳入都見中郎兄希篇

致意日後相會或稍塈其言也臺下妙契精深天許宏遠方當康濟時艱身勞天下豈暇從流冥之大謀魚鴻哉

答門生

昨袁禮部差人賫至公函深感存記先慈夙患痰火去年加劇終歲迎醫問藥皇皇擾擾至冬杪火勢稍退妄謂之瘥不知元氣與火俱盡矣獻歲頻臨虛劣以至不救僕孱夫也特母為命因是無他娛以養為歡今已矣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向讀之不知斯言之

悲也使者遠辱言念風樹魚索之言華詞豐既獄益涕泗餘復何道哉大也新政想見休問惟着神保和鳴被無煩為祝

答陶不退廣文

舊歲見鼎甫於李先生座其若疑沉沉然若重負厚疾愁絕不堪者知其為力恭上也能湖龍其店幾各星散一方於孫潸中再得手教及會鼎甫試爾自南遷慨之間獲此一書慰抹不能已已鼎甫言其兄通況甚悉竊博後知似精事頗復究竟不省年遜知前

此念友矣近亦以母命殷篤復有所娶病軀不至為累但累入耳先人祠事昨録守者告急詞意慷慨以大義相責不得已有斂令之牘茲伏洪庇廟貌未改復省無交之求所得良厚也

答袁儀部

張世調翰吉三至會稽坐間數推服吾兄云守貞神澹朋儕中所僅見深切喜慰男子一具骨不帶此子俗氣方有立也南曹清暇正可讀書親善友想見德業日駸駸矣僕近以母疾殷篤日伏牀第殊無好懷

至身外毀譽頗無所芥蔕也

答耿常熟

山中再蒙嘉招病守坯戶未及趨命而道從既彼召北行青雲渦潦彌歎睽阻令親郝長洲傳至教剳乃榮發百凡中見寄者仰知門下睠顧殷厚復甚於鄙人懷慕之私也倜初如淨器一遊廣山適滿貯出蔬以歸昨過會稽推服高雅不啻其口長安相聚千益龐布而成之生與日出倜初以私淑餘教與操筆負墻寧有殊邪

答何士抑公祖

山澤之癯如枯株朽茇自明公蒞郡蒙被春陽以有生色軒車既返則小山之跡愈淡都賜之遊幾絕矣以僕疎簡當明公優隆之遇持一鳥羽仰酬山嶽又强效短才以贊鴻集狐裘羔袖爲懼滋多豈期大雅含弘不遺僉細溢言厚意屢形簡札又專使遠貢投以鉅編病悴之餘辰窻夕燈奉以卒業幸至厚矣恭聞廉眞已終群琴將届不勝慰浣彼此俱家食而仰煩損惠何以當此病中方臥巖屋無以侑緘偶有見

餉香槧者謹撒奉聊將微意而已

又

明公勵精勤事越人類能述之而文詞爾雅於爰書中具垂訓諸越人又類能誦之屏惠新刻遂覩大全不獨教僕以文復詔之政事矣何幸何幸山居無事披對大編如庭宇下且藉以緩懷人之憂也訥不一一

與董玄宰年兄

昨與門邂逅甚出意表痛夫難後會欲爲吾兄爲一日留而不果當來之期知在何許邪楚材信可兄茲遊如羽獵於雲夢之澤以縱心快意穫多中雙爲遊戲三昧耳官塲中打扮由人跳弄由我兄于此中有無芥蔕願實以告我弟支離如昝祭酒美官而苦無福分端坐受人拜揖幸而得辭依倚老母之前所謂飲水亦飽但年事蹉跌素絲在鬢生平所期猶如隔壁聽語惟苦心焦思中夜興歎難以訴人耳近始見紫栢老人語實有證據處恨當時不曾一覩其顏論今夏聞朗月亦坐脫去彼上人者故自不凡此衲湞

人兄似未見之也久懷赤城鴈宕之奇茲秋之杪始荷策一往從永嘉江溯惡溪眺仙都罪湖而歸歸始半月夜夢猶時在青冥之巔鴈山奇詭台山高廣不覩鴈無以知山之變體也不覩台無以知山之富也恨吾兄在遠無由仰同又恨無佳詠高文發揮盛秘奇繪妙翰渠濡烟雲爲山川羞耳楚中饒名山爾吏卒守視將損人意趣定須以讓野客邪近日課程可以告兄者惟此然以己事不了漢從事遊走亦非分舉動也

謝劉參戎

生平慕劉葉孫胡諸君子之盛苟得踐石門者已爲厚幸況喬木千尋附以蘿蔦豈夢想所敢望哉猶子黄緣幸爲蓋着翁門婿又以髫齔賤息仰托懿親儒生單儉榮連華閥大愧非分而夙昔景行先喆之志藉以盡酬仙郡德門風誼淳固又得竊其餘芬施於後裔其爲欣荷豈可云喻邪九鼎片言敢忘洪造

答諸暨令

張安拔對退而私喜今日乃見龔黄召杜乎看守之

間塗殊首人不爲猥矣生枯羸愚鈍爲聖朝廢物退安隴畝棲宿具宜耕牧餘生尚煩邦君齒錄以愧以榮昔何生命楫於都賜張子通梁於東郭誠以風期遠契不以語默爲硜硜也明公赴召之辰願竊附斯義道傍有斗笠而造者幸一爲停車焉

與蕭若拙廣文

曩者一再接道範於燕市至今懷仰不忘比從海門先生遊聞門下鄉學甚切任道甚勇以此竊願請益而僻居深峭無復緣會懇如朝饑所以爲喻金君將命以使者辱敝廬獲捧來札慰甚慰甚然所以獎引之者則過隆矣越自龍溪先生既沒微言將隕賴海門丈復起而續之其行義皦然尤足以重道而信於世故雲從之徒或不及往日而疑謗亦復寡矣生賦質暗弱染指於斯既十餘歲而力不精猛生成跌蹉百年幾半懷願未盈每中夕而興撫已懸惕屈子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名非我期但得此中快然庶可長與每歌斯言不覺淚之承睫也門下儻憐而發之覆乎夔東窗邇幸時惠藥言

與夏鶴田都諫

便捷連出不久弟亦歸耕然仁兄受侮之狀時亦聞之獨計天道助順蹈海之行當裹于陸處耳復聞徵召還都世事轉眼即休險夷順逆今置何許人情變有驚恐意不如此不足以盡大塞之景態供壯遊之幻譬諸大魚鼓浪天吳驚風今豐夢已破寄之一笑而已來教縷縷具悉近況至仲於不爭尤見汪度遠識遐出輩等敬服敬服弟之病廢亦不能而止者耳敢騎詩貧賤自甘於隱遁邪

答程君房 [illegible]

自惟先君子之有斗日於新安也至於今四十餘稔矣士大夫不以遠而遺棄之覩僕依依然若其昆季失朱轓皁蓋而臨吏民者何郡無守而先人獨得此於貴郡哉每感風謠之厚輒欲泣下以僕之猥瑣其奚詞無足采錄在門下宜知之稔然猶拳拳於使命者蓋先大夫之以也病餘久不為詞賦輒趣筆書雜諸世章以歸來覘博一莞而已

答求墓銘啟人

令祖墓銘久淹來諭謂以僕故遂愆吉日罪更深重僕本昧劣不足以當委任而多事多病勉强詮述殊失倫次但今為傳誌文者奇浮蔓延務為備省如畫生者鬚眉毛髮件件描摹總覩反失真神兼千色人行詭趨絕維其手作合成一種唐宋諸名家豈有是邪僕雖不足言文而於令先祖誌中不敢為煩悉語猶此意也吾丈以為然否

答張濬源

樂善如吾丈其所謂皇皇仁義者邪僕實慕之仰之

猥鄙之質不足以託交好河海容納謬蒙眷存情禮殷重非可言謝入都後塵容俗狀遂疎裁候秋仲湛然禪師至伏荷瑤札重以珍賜彌增其愧後房佳音何似僕焦芽也不足復言而仁丈如竹方苞如瓜方蔓又德以溉之禮以穫之何患種族之不繁哉湛然見地超詣偏行天下當無其比今居城外端坐著述此中名賢皆知皈信也知念之附白

與朱石門銀臺

田居時均有纍絰丘壟之戚跡遂疎遠比行過枉車

從執手數言復爾遠別念之悵然山陰自杜祁公後二三百年川嶽之氣醞釀鬱積僅得而失者復更數人而後濬發於太翁老師盛德大業曠世相映不獨邑子末學徼藉光寵兩邑山川且賴以吐露姿色況濫從華貫雅托師門如弟者哉但多病潦倒天之所廢隨牒長安中數牽鄉愛閒欲假使命以便歸裝業有成言矣會老師入朝甚喜教謦至引大義以闢蒙吝復爾中棖然悖若失如不任鬱矣何時事如此朝賢相聚惟有竊歎執政擿觧責重正使皇變此

肩惟有調和補救之方耳而世方持激切以[illegible]上上
下之間殊未可旦夕而浹也老師精誠洞格物望素
歸須以積久自當有不鷹之手耳

與潘庚生

郭詞之會喜出意表直以歸與已動不能久相周旋
爲恨耳足下既用詞賦成不朽之名而復操排比之
文與衆生角尺寸竊謂非宜久矣何見事之晚乎袁
中郎以禪廢詩復以律廢談禪僕二事皆不及而亦
效之於詩甘取近代於禪甘居小乘所謂小兒法取

小淺語真吾師僕之謂矣足下詞壇稍暇願稍留心
反照何如

奉劉右吾公祖

古循良之政多得諸養具非關學也於臺下始見學
問中政事矣夫愷悌可以性近通敏可以材呈擔荷
可以氣奮若夫不言之化不怒之威至靜之動至和
之守非三者所能辦也生也幸得執管代言將明
上所以崇顯循吏之意如畫工摹其父兄而弟子稱
其師宜其最工以肖乃求似而反疎者固[illegible]識淺

將亦至愛難宣深誠莫飾有若天海然而不可摹繪
者乎愧之愧之里中學會獲微寵靈一振起之學宜
諸士之幸文成道緒實有弘賴焉

答錢仰山居士

學道無成輕涉世路正如膠舟適海僕弱根淺解耳
宜杜跡一丘以求自信而浪爾輕試奉命祇役於此
境風所薄觸輒搖動每中夜捫心而念曰學人乃宜
爾邪蓋未嘗不深悔痛責自恨其失計也所冀迷途
不遠急還初服耳高齋造謁飽諳道味每懷仰不能

去心鎖院中獲與大公共事顧無間可奉詢近復忽
得佳訊流慰何踰大刻謹領試錄二冊附呈[illegible]足供
道眼一笑也

答江西費生

今之為儒者對仗帖括而已尚不知有詞賦而況其
超乎觀足下之志不措夫今而游乎古不澤于親而
覃乎東何年之壯而材之多也僕孱陋殊甚嘗[illegible]而
不逮古好談而不中實又纍然在疚何足以當足下
之盛義雖然嘗[illegible]以科舉之技售矣以所知對向[illegible]

知者鬪焉其可也佳葉謹涉筆以荅下問厚幣歸諸
使者餘惠敬領荒毀中不爲長牋希垂亮幸甚

答葛雲岳

弟不揣量投身市朝如久放之馬忽就羈控驚頻震
駴步武都非回思剌中汎舟丈室笑語之日殆若夢
回而尋廣樂之響岸失而追花洞之踪恍然恨身世
之迷謬矣郎擬拂衣言邁人事乖舛輒爾滯留仰羨
飛鳥俯娛游魚荅人之情宛然見之明歲春夏之交
將奉杖屨以從高躅藝山雲溪月鑒此心耳知郎君

有待試之喜秋戰先登直是餘事纍歲文禁設而屢
弛今茲似在必行荷句字之疵願言步愼此不佞衷
言也

復姪浩生

世人終日誦聖賢書不知聖賢爲何等人學是何等
事反以資助利欲掩飾過愆今得遇哲人知功名富
貴外別有一項正經事務所謂般若有[illegible]之緣今
日之闇熏師他日成聖成賢之本如一星火種斷有
燎原之日與自輕也雖然有志丈夫豈肯姑待明日

况來生來劫之遊乎幸相與共勉之俟佗烏也纔出
林便圖歸宿秋冬之間俟我爲池上之游耳

登第後寄君奭弟書

別來又逾兩月旅中惟有老父母在念他無所苦也
吾弟資性開朗吾無他憂惟以吾家世謹厚庶幾漢
之石氏獨爾允稍不類每自勉責終不能改稽生謂
讀莊老益重其過豈是故邪然心中甚惡之不意吾
弟殆甚金人白圭可爲良䂓居斯世者惟重密可以
免弟子之職尤以謙退爲本千里遺書願少加意勉

思此言何先生長者可法其談說多有自得當虛心
領受吾小時聽師講授章草都謂歷然掩卷之後了
無所有今方知之已爲人所忌憚久有爲說役將何
及弟當以此爲戒舉子之義當先人[illegible]調其氣脈
使修短適節疏密稱情然後當之以漸漸行之以古
詞如人猶日髭鬚尚不能具何況藏於澤哉吾庚辰
歲從太倉劉師受其繩削及於[illegible]其後冬游京師諸
名公便爾相許正吾弟之年也[illegible]勉之以恢拓之才
而加以沉厚庶不濟矣都下來者絡繹而號者多有

十八九少年勿復以昔日童心自處不勝惓惓

又

歲裏得信知弟已就姻殊慰既已有室又處甥館甚非髫年比須凡百謙謹爲上吾少無絕人之性兼之弱棄孫力多病所攻展卷握筆日無幾何何所超拔於世而遽叨謬至此然自惟可以爲弟程法者亦頗有一端吾弟所知見吾平昔於世紛稍澹貨利嗜慾少覺處之泊然博奕技術都無所解恣心所念橫口所言鮮有旁及雖數月不講秇經歲不課文殊無束

縛生厭之苦所以得有今事者亦或由此吾弟明利過我而虛憍輕脫亦過之前書懇懇可爲良規作文之道雖以平粹爲體然必鈎深極遠出之淺近若因循陋軟自稱捷徑一涉熟爛不復可振救矣戒之戒之長兄既南還當議歸家共學作人贅婿而能不廢課業弟必不能如我矜第之後百冗具集直覺其苦不可支諸凡不能悉

又

少年學文正宜直尋旁討多讀古書多看時賢名筆浸灌日久範我馳驅自是秀穎特達不可自縛逸足反慕駑馬也凡事之難恐求好未能得其劣下者何須學慕但肯自廢棄失足便成千仞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轍言奇言平註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內外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自胸臆中陶寫出者是奇是平爲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爲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耳人曰此奇麗也豈有二哉但欲文字佳勝亦須有勝心老

杜言語不驚人死不休陸平原云謝朝華於既披啓夕秀於未振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難哉自古不新不足爲文不平不足爲奇鎔範之工歸於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時文雖小伎然有神機須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書明經書皆明看古人一篇文字得其機杼全部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千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當一篇則何益哉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予雖不足及此於中亦少有領略弟曾見我終日翻講章否做五篇七篇一歲至

數百篇否喜看古書亦有幾股成誦否此開窍拙實懶不足多法要其所以亦有故存非專天辛也

又

吾弟以弱冠之年能强勉學問何慮不就而以年長無成懼終身沒沒何志之銳而詞之苦也吾所謂有志者假不然無從速成無躐未獲則可矣吾年如弟時意見不廣其詞意亦大抵類弟然終無益反以取敗後此惑少解平日隨分作課亦不急急兩試時又俱遘疾病不欲入場為人敦迫惟願了一項事得失之心已闃然矣其屬文信手填寫無檢點雕琢而反得所求此吾弟殷緊不遠也既得之後正復無大味讀書做人之事全未起手因笑向時迷顧一科名為究竟地正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岸真可痛也吾弟聰明宜番悟番為勿假而見也閉門造轍出門行萬里言科舉業者何必京師乎學於四方者曰開見有京師也之京師者曰翰林也人取其有時名與其曾所推者則其人吾見之矣其未必足以稱於吾弟也亦或然矣但善作不必在稽古能食不須齋

門吾鄉多君子其有告吾弟以不足者即名師也愿爾詡爾者不以爾教者也不然則無以勝弟者也善為文者自古以來凡數公為舉子義者自明以來凡數公吾弟欲開拓見聞為法程師匠豈有不足顧不肯耳大凡看人文字須知神表吾同年郝楚望諸作能投棄繩檢恣心橫口枯者必肥死者必活直透此機何題可縛何世俗非舉可動哉

又

近課何若稍得寓一目於古人否吾向時為流俗所註誤意亦薄唐宋以下文今略看之多所賞愜以此為小進益吾弟讀古書能得其符會處千花萬草總出一綠則知白雲黃澤即今山歌科斗篆籀法同行草尚何古文時義之別乎不通古而欲襲今如拾人敗絮可作歸段否

甲午入京寄君肅弟書

文[illegible]來者乃奇麗之極今人千般作怪非是厭平淡[illegible]不能耳來書云心厭時體思力洗之甚善[illegible]不可失之枯寂恐難動人因此是打門瓦子亦

不可大認眞切思合奇麗西去江淡奇麗不撅則平淡不來也吾歸志本自未動足時已定非避決去尚以一二友人戀戀難捨今袁伯修有南循消息絕無粘帶矣水路淹緩到家或須在冬仲但在此甚閙歸家後反患多事耳

又

最上一乘法門雖飽參者宿未肯信○我母向年才讀壇經即有領人處非夙具靈根豈能若此昔張魏公母秦國夫人於大慧狗子無佛性語下得豁然大

悟故知此事本非難構讀書人聰明閙兒自塞自礙耳世尊法華會上止度得一龍女約而言之只自信得自家及便是許多絡索只爲學者無端担怪不肯本色去所以三乘十二分敎有種種說不知者謂爲實語轉以爲難大非諸佛祖接引本意也我母若直下信得自家是佛每日禮拜持呪與量柴數米俱是自己佛光明自己佛妙用無是無非無一無兩只此便無生死便無涅槃便無凡夫便無諸佛矣吾弟可以此意時常宣說增經外借圓覺經直截明白弟可順文解說與母親聽之吾比來亦少進每看經語覺與舊大不同亦一驗也弟亦當努力精進三關演義所謂只許輸不許贏只許退後不許上前是參禪妙訣

又

近有一奇聞令弟知之蜀大宗伯李棠軒者長兄座主也去秋李公子應試成都未放榜先歸於山谷中遇一風道人攔馬首大言曰你不中你不中馬某已作解頭矣李不勝忿欲毆之道人笑謂曰你莫打我

我會稽陶與齡也生惘然不知何故然素熟我名怪其相類歸以告宗伯公公曰噫此吾南都所選士而今編修君之兄也死矣何以至此哉因大驚愕及聞榜曰李果黜而解元眞馬某怪哉怪哉豈吾兄眞不死邪尸解而去邪死者形而有未嘗死者馭形而遊八極邪人之所悲者死所慕者神仙之術死而仙是以夭死易長生夭死者其假而長生者其眞也誰至此悲矣而爲足悲哉此事同見者六七生而聞而傳者盡蜀中士大夫人人能言之也眞邪妄邪人邪

浮幻世間技語形神兩僞夢覺非實長生短死俱爲
綵語吾之寄吾悲喜哉然亦勿以語人所謂癡人
前不得說夢耳

又

世人多言風水能爲禍福不可不竭人力吾不謂禍
福之說爲妄而決決知其人力所不及買妾驗其切
吾又有一驗如舉子入場屋命運若利惟取悅主司
兩目即成進士矣若欲偏符所作盡有日者使皆舉
而無識天下當無一中選者况三百名邪新地惟當
與一二知者決之不必博謀然覓一二眞知者恐亦
不得奈何奈何知其不可奈何則命也

又

吾近與袁伯修先輩及同好三四人遊從甚密雖未
能了當大事而受益不淺且消釋拘累共逃於形骸
禮數之外可謂極樂此事大段近時時於脚跟下體
究必有驀然啐然之日若向外馳求與自生退屈豈
有長進袁公亦言尚有不疑之疑須於虛空中大踏
一步方纔淨盡此豈世俗儱侗禪邪此事不易知不

易不知如是情解不知是無詑故謂之向上一路不
通凡聖豈是難是易進得退得的吾弟正月書勉我
甚是而自安於不能知眞妄生退屈也退屈者是沈
爲三道貪妄認者是鴞愛子馳求者是東宮太子讀
書應舉皆可笑也暇時於楞嚴圓覺當時時鑽研不
可放過

辛丑入都寄君奭弟書

吾本嬾人投入鬧市百冗交集兼以代言之職應答
不遑意甚苦之近東朝初建講讀俱應備官應補者
五人而吾忝居首深懼不免若兼此任則勸講演
繹一身兩役身心之瘁可以逆知奈何奈何惟解諸
人舊有講會其人率醇篤者但未見可爲吾師資若
己者處難得宏益亦可懼也

又

王性海已至此六七日矣此兄戒定成就又有暫地
處不獨今日少比恐以前者老未有及者即見地剏
同而行履保任亦須讓之吾輩到之只有慚愧一端
同會俱至誠君子然是未得若為尋以此前者有若

已之恨若性海兄則不特過我且有天鳶地蚓之隔矣斷是及第後人矣恨吾弟不在此耳聞袁小修亦將到朋友之盛一時獨絕所苦者爲職務所嬰每日畫幾個葫蘆便已過所謂終朝擾擾竟夜昏昏徒有羨人怨已一片熱心殺諸案居時覺有數分闌意三月用實後可漸息肩當打併身心效顰西子不知得無虛此願否

又

卓吾先生雖非眞悟正見而氣雄行潔生平學道之

志甚堅但多只好奇遂攜此禍當事者處之太重似非專爲一人卓老之不宜居通州猶吾輩之不宜居官也有逐我者旦夕即行無之亦當圖抽身之策大約不出此歲且顧身外之物已無一足戀獨分內事又斷非闈中所能了者非與六休書言學道之妨於宦猶居官之妨於學兩妨而兩無就又不若專心勢利者猶有一成也此語良不欺弟當早晚待我於稽鏡之間耳王大行直是生知安行之流其於三學俱不習而利恐前生自果位中來不獨如戒公作子瞻也趙太常苦心既久新有發明大有自在處俱非吾輩可望其塵影者大行稱靜虛所見高於太常雖非大徹亦駸駸乎逼眞矣吾所苦心雜非深居屏絕必不可使有高官美譽汩沒十年豈復堪料理邪近日工夫雖不專一而慚愧尅責之念頗眞視官之有無覺不甚輕重於東正好趁熱下力也

又

卓老之學似佛似魔吾輩所不能定要是世間奇特男子行年七十六死無一棺而言者猶嘵嘵不已似

此世界尚堪住官否傾軒已上病本得 旨照舊供職隨與坊局諸公同時遷秩而吾亦在內翰林官以五品爲尊吾外度形貌內揣材能斷斷乎可以止矣時下討冊封差十已有七八分可得第畏炎熱恐舟中難住當臨時消息也

又

昨會鄧定宇令兄詢知其孝友事因默愧恨若吾輩眞粗人耳凡避勞好逸皆病之大者而向來反以爲佳此大錯也定老去時無大疾自寺中昇歸端坐而

瞋但口言大是奇事想是淨報現前與中峯參勉其
嗣子又言造化已在吾手去留繇由得自近心源欲
詳其遺書大似徹得關者生平無虛費工夫故能如
此耳

又

貧富雖有數存然吾不患貧患無以處貧與共貧者
須有貧規模與貧內助即顏氏之田亦足以給簞瓢
而供祭祀矣室無萊婦拖茲苦心汝婦與四十官婦
爲人儘柔邇近有福而不能纖嗇照管則同若我又

不足言今日罷官明日忍餓定然之理必當另打一
小小規模拼人嫌笑庶是長策耳

又

傅司業見地甚實同年中所無得渠來意氣精猛數
倍濂悔他時悠悠無成此件大膽亦不濟小心亦不
濟如聾盲共行雖有勇怯終不若眼明者便利明眼
人行路小心大膽俱不足言矣若向往而惟怯擔當
而鹵莽其病一也

又

自信一語極是極不是但自擔於生死上確然去得
目前夢覺上去得則夢覺上去得不依怙四大不
依怙六塵緣影空虛乍自形自色方說得箇信字耳
宗風淪替極用心有得者亦秖是七歲八成惟海行
解甚妙一二公案商量輒可笑之甚不知何故信乎
不是小可法門也

又

此間諸人日以攻禪逐僧爲風力名行吾輩雖不掛
名彈章實在逐中矣一二同志皆相約攜手而去吾

意輒欲先發而時入夏候舟中暑毒易生疾疾發老母
在堂識者僉云毋重名輕挨至秋涼斷斷行矣名場
難入清山白水是吾故物閉門二三年打併此事雖
未必徹去亦有所成勝悠悠火宅中多矣所惜者諸
友皆一時之雋相聚無幾輒復散去勝緣難合深足
慨歎王性海已討差愼軒杜門告病皆半月內行矣
石梁太常泊墨池兵部大約是秋閒同發也王趙居
處非遠後會尚長惟黃巴子一分袂便是隔世可恨
恨耳性海眞修與帶與向來一派大遠明歲渠約定

至吳越弟叩之自知也

又

儒者之闢佛久矣最淺如昌黎者深如明道者既昌言闢之矣即最深如陽明龍溪之流恐人之議其禪也而亦闢之又何怪今之俗士哉然必如明道而後許其闢何者以其名叛而實近也如陽明龍溪而後許其闢何者以其陽抑而陰扶也使陽明不借言闢佛則儒生輩斷斷無佛種矣今之學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誘之也明道雖真闢佛而儒者之學亦因此一變其門人亦遂歸于佛矣二先生者真有功于佛者乎吾輩只是無真參默識之力不能一刀兩段决了罥網爲可愧恨人言奚足恤邪

又

兩日前得淮府矣來回不上一年跋涉可厭然以身以世以時事以親心以友義以便于學道以進退不終日之幾皆宜速不宜緩又得乘傳而行免借關摽鄖傳皆便計也袁中郎勸我無出今始悔之劉幼安勸我稍晦今始信之然早能抽身猶不爲失策耳

又

吾討差中止擬入秋便作歸計男以慎軒尚未發去須索稍先後或且圖南轉旋爲隱遁此身一得入只求退亦不甚易也聞吾宗諸兄弟共立講會甚法解悟之分前賢已詳言之所謂死後活絕後甦方是真活欲寫中峯錄內數篇寄同志者蓋吾輩之言不足取信此老定不欺人試看之于今人硬差排良知者同否只此見聞非見聞此關不易打破也

又

黃慎老已得請十一日出都城矣從此便可杜門養足雖萬人如海若涸轍于鱗然誰相與呴沫者吾歸興終不滅弟歲裏外與去之名目俱不可知弟勸我早歸極是而云須一一處分令各得所則豈有歸日哉金陵山水清淑意樂居之姑乞閒曹以爲或中策也

又

黃宮庶至公安會六休兄弟云大穩實脫灑一番疑後自當有一番着落也森甫其家人夢右浦公

翁言愼軒不至兒不行比及玉泉則葬有日矣其二弟遂邀愼軒題主公安人比之范張眞是奇事吾三人者必空王劫前有香火情而會聚不久輒爾分散生死契闊言之痛心海門先生及諸社友佳否幸爲致意世間惟道德朋友是眞餘悉假僞正會時不可草草匆匆也

陶文簡公集卷十三終

重刻水天閣集後跋

家文簡公雖不欲以文章自表見乃海內之企慕公者舍文章蓋無以窺其涯涘而裒者公沒之初余孫謙之山陰即搜遺藁若干卷壽之梓以留人琴之感非謂足

以報公於萬一也雖然海內知者咸謂公之言眾足不朽其學之深者則謂公自不朽茲特其一斑且公平時詩所觸性文所達蓋每脫藁或為人持去不復問其所得詮梓者殆存軼半焉乃傳布未周而甲更燹燼不及儀刻者又經年於茲於世之追慕公者滋益甚即公所以備筆不係之也以豪履中丞之約州以職事來教於

觀察楊墙庵先生以孔李之好亟詢是集為廣其傳謂世之不顯

之諸文字而能觀公之深者亦而殊亟可無寧思與筆之並存嗟乎固亭小子之志也因悉薪俸讎校如初更徵先生題簡端為重若夫誦其詩如見其人讀其書如履其庭亦以俟世必有神遇公於心目間

右予小子何與焉謹識其較槩

之蒙月如生

付

天啟丁卯春日猶子履中謹識

已吾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明〕陳際泰撰

清順治李來泰刻本

原北平圖書館藏

陳大士先生著

巳吾集

已吾集序

負天下名數十年而晩始獲進士高第卒一官不究其用者惟宋同甫明大士兩陳先生而已然明之制義其體本精微於前代而萬曆中趣苟得而止視南宋爲猶弱蓋至大士先生出而剖析六藝之思貫穿千古之識盡舉而用之八股之闘於是天下爭駁駁學古上焉者乃因以探賾鈎深搴華致飾發其英絕之機而合於聖賢之旨制義一道波瀾

濶遠其輔翼之可謂多哉而先生起衰靡之末功最盛及成進士古文辭稍稍出天下之士被服先生已久狡獪既開高曾日薄顧或謂先生不及更柱以趍於世所尚模放剽賊塗飾之古

文以爲古文而不知先生之文之古自若也蓋大士先生之於古人所謂身而有之者也故不能興乎古文以爲時文而不必異乎已之時文以爲古文改絃易調又安所用之古之立言初

無二道漢賈董二生其揣摩在是獻納亦在是未聞政疏新書音指差姝天人蕃露詞語乖互

也古文時義之分其莫著於宋乎然歐蘇大家棘院鎖廳之作具在集中世豈有不傳誦者哉

大士先生不自名其爲周秦爲漢爲魏晉爲唐而周秦漢魏晉唐上下同流始終一轍風神獨

絕體法自符獨詩賦不肯多存蓋亦同甫所論令人言詩吾所不解之意歟人不識先生之眞

精神於古而必別以模放剽賊塗飾之古文爲古此與未考昌黎詩而輒詆其以文爲詩何異

蚍蜉之撼也先生湛持文公之門而卒中忌者爲罷館遷厄之令得入中秘當大手筆豈不愉快然而先生亦既老矣悲夫巳吾集將刻吳中不果予索其家本抄之反覆再過如見其人已

而輟俸爲梓白下遂僭弁以志執鞭之慕云同里後學李來泰拜手書

已吾集目錄序

已吾集者大士先生最後所自定集也先生捐弟子一紀始克成編云世前行大乙山房文集太倉二張公序之然其書皆好事者竊錄傳合去存多非先生意又不具詩歌然板亦漫滅崇禎十二年先生典貴州試還過家召衡及他門生置酒中夜雖甚握衡手謂曰寧覺吾老乎平生久諸生間頭白爲郎無廟堂大著作然撰述頗走海以內者繇時文字故吾爲時文字意酣紙盡摘蕉代匱園蕉皆禿及其撓於應讐雖古文詩詞亦時以

倒毫潑瀋出之退未嘗不爲歐公之黏壁屢更杜子之敗罷長鋻也顧小易置猝無可語者罕以示人人或匆匆僩刻之不厭吾意且其書自通籍後盡無之

夫黃魯直始集夥矣晚乃自芟其卷痛絕何論篇句字間而雙井後賢復取而附入之失魯直周孔意甚矣謂得失何居因顧隅坐諸子曰汝曹勿爾爲也孝逸最少能書字掌錄父笥中自定古文藏其副毋忽復笑謂衡書成子所不序吾目錄者不如此酒邪是時先生健甚忽諄諄語及集事若身後慮者私怪而志之明年庚辰奉使至濟寧果不復聞曳杖之響矣又十年先生叔子孝威亦卒獨孝逸覆較笥稿繁簡異同視初本幾十三四未刻者以手澤處其去留繕寫定庶幾成先生志可以俟後君子先生既葬孝逸躬負書入吳刻之衡欲從佐病不果念亡以塞弟子責謹述己卯之誨序目錄如左序五卷記一卷墓誌

銘墓表一卷傳一卷祭文奏疏一卷議二卷襍畧一卷書啓一卷古律詩襍文一卷凡十四卷舊序一篇合目錄一卷邑門人傳占衡頓首謹書

己吾亼敘

家大士先生自彊歲卽㠯文章訓後維䕫泉昆數孝敎焉辱惠詩肴三王己之非姝祖一日之間學二賢之句自慚固陋無㠯稱先生意比先生人仕里居日淺又不獲數孝敎如曩時惟是世所傳制舉義及詩古文詞未嘗不講肄及之蓋先生器識絕特神姿沈毅偶一代雄人發爲文彰悉與之傳其爲世所俎豆固其數毆先生因諸生久踰耆

始成雖士又不究亏高秊積忠歲十弗畀蚑用獨其所著鉥則潛而顯曜鎔鍊而彌存後出學者讀其書因己知其人归非僅雄一代而已壬辰孟夏族子畫頓首言

已吾集敘

此予舅大士先生遺集也先生大乙山房集世訛爲太乙者已行天下三十年矣曷爲以遺言之是卷痛刪舊本十不能二三存而登新得十七先生在時未及布歿乃布焉人視之皆其遺者耳孰刪乎先生晚嘗自定之其子孝逸與門下士傅占衡相與繕寫較售之凡他人不得與

則先生意也嗚呼雋讀斯集而重有感焉先生具蓋代才文字威神有大力當萬曆末載以一手目柱風會之流精魄詣地壓古作者功最高其書至販鬻海外如吐谷渾牀頭故事世以爲異而今所見於集中者無大制作文字是不可悲其故哉先生困諸生久比通籍殆六十餘一官行人數載而殂生平滿意在

制舉家言以此扶前聖人之奧天下服其教先生更益不倦季年思欲著體要之書爲可傳卒以殞去不果悲夫先生宦業淺無階爵可稱然忠義之氣老而益厲不以卑微自弱曾一建白于朝有識韙之天於先生可謂厚未可謂厚也百世而下誰復深測其源流本末隻立偉絕者乎先生三子長孝尼克其家次

孝威幼孝逸竝負才名有士人壯節茲附壺山癡山一斑於部尾皆傅子序之巳吾命篇者曾記先生云孟德起兵巳吾意將置威逸於五官臨淄閒耶三曹

文字當不惡於眉山也柔兆涒灘端月子婿金谿鄭邑雋頓首謹題

已吾集目錄

卷之一

序

貴州鄉試錄後序
貴州鄉試錄前序 代
陝西武闈錄前序
何心隱文集鈔序
丁文恪全集序 代
丘毛伯玉書庭全集序
劉伯宗全集序
曹心格侍御忠諫錄序
羅貞鄉詩集序

王子涼詩集序
僅園詩集序
鄒光含詩稿序

卷之二

序

重修撫州府志序
嚴平宗譜考略序
蔡雲怡先生學政剩言序
易五房同門選序
陳卧子十八房選序
同入年譜社序
詩社序
六子合刻序
鄭玄近新刻序
朱凌寰近稿序
劉文伯新藝序
周伯譽遺稿序
李章尹近稿序
劉昆恒遊草序
謝晥生新藝序
吳先民新藝序
鄒正仲新藝序

卷之三

序

丘子元二刻序
歐陽子方稿序
夏三宣制義序
馮龍負新藝序
李所矽新藝序
涂訓潭新義序
吳孫肩眞藝序
王子房新義序
王全淑制藝序
曾叔子合刻序
楊子常全稿序
來元成新藝序

商士宗新義序
程坦之新程序
艾子子歷試卷序
甘伯申存是草序
吳駿公獨暢篇序
涂伯子辛子之間序
趙南武臨易新義序
馬培原臨易新義序
龍重孺帝京篇序

卷之四

序

楊曾二進士合刻序
袁特丘制義序
程子易贊序
不娳狂序
丁紫芳重生傳序
放生大會序
劉西佩放生賦序
李小有放生文序
廣仁品序
表貞集序
貞節錄序
合十五國選貢年譜序
關耐菴乞言引錄序

卷之五

序

解石帆中丞榮滿序
鄭靜宇五十序
傅金峰年伯八十序
傅雲岑先生六十序
周體順七十序
李太夫人一品八十序
徐太母胡氏節壽序
送邑侯張公受先歸婁東序

卷之六

記

甲戌科進士題名記
陽公山新庵記
也是堂記
贈公西園府君祭田記

碑

前方伯謝桓愍公風渚特祠碑
巡撫江西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石帆解公報功

祠碑

卷之七

墓誌銘

故少司馬大中丞毛伯丘公墓誌銘代
蔡後崗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誌銘代

故侍御文柔觀公墓誌銘
朽骨墓誌銘
孝慧童亭石碣
陳母范孺人墓誌銘
墓表
前朝列大夫飭兵督學湖廣少參兼僉憲君楊龍公墓表
族弟以成文學墓表
卷之八
傳
陳氏三世傳畧
觀海張公暨配蘇孺人合傳
剛慧居士傳
章母節孝鄒孺人傳
黄母貞節傳
卷之九
祭文
祭鄭道圭先生文
祭相國文湛持先生文
祭謝中丞文代
祭相國蔡文恪文
祭錢東勑文
祭陳繼塘文
祭劉濟宇文

祭鄭母蔣孺人
祭某孺人文
祭吳母范孺人文
奏疏
應詔陳言疏
修城不費公帑疏
庚辰六月乞罷疏
卷之十
議
邊防議
錢法議
兵制議

卷之十一
議
鹽法議
銓政議
秦邊議
秦寇議
卷之十二
條略
守靜
精神
流賊
縣令

城守
邊事一
邊事二
邊事三
邊事四
水員
國力
選舉

卷之十三

書啓

荅蔡雲怡老師
上許霞城老師

上文湛持老師
與丘毛伯
其二
其三
復張天如
又
寄韓求仲太史
復劉孝若
與解石帆中丞
答閻中羅美中
與袁特丘
答徐山人

與沈掌科
與葉行可
與馮書先
與郡太守
與王汝新 祀筆
上鄒南皐啓 代丘毛伯
上宋天岳老師啓 鄒閣座主
謝貴州兩司啓
荅都勻魏太守啓
答李部院啓
五十初度荅友人邀飲啓
寄邁兒

甲戌登第後家報
丙子家報
己卯家報
又
庚辰家報

卷之十四

詩

送李桐月出使汾州
釋疑篇
寄劉伯宗徵君
送丁紫芳比部
星章太力國博

仲竹兄身長八尺膂力絕人凡殺賊數四事甚奇
和王子涼潛岳解
贈武略將軍
題文昌懷仁合祠
寄錢沃心督學
許孟宏太夫人貞節詩
蘆上人
口占遺楚中小姪石生
羅甥彥深歸武平
寄武平鍾濟川
柬涂仲子
柬羅美中

寄閻中外兄
甘棠狄爲郡太守蔡公賦
與王子涼
金誠齋七十壽詩 有序
步韻胡青蓮比部
書扇頭與一長年
大道引
短歌寄烏傳王聘吾聘吾汝新兄弟也
田蒼公榮最
寄閻子將
和縣無美古栢忠孝詩
寄宜黃何禹疏兼懷其師涂若水

李桐月先余三日出使晉藩以詩見別步韻酬之
貴州典試還道逢友人下第遊鎮遠
因門人王汝新知其家總戎饒有武節短詩却寄
王汝新有族弟振揚總戎爲朝廷力臣慕而歌之
送沅州守徐青城四十二韻
再遺沅守
雜文
大士先生小像贊 自述
鄭恒古誌後跋
四烈婦傳後跋
又
潛岳解跋

鹽斛說

陳大士先生傳

禮部祠祭司主事全里羅萬藻撰

大士既歿，其子撰所見聞行蹟，丐言於當世之作者，詳甚。大士
才譽震海內者數十年，漂然徒數之儒，顧託文字者何可勝數，
然古之爲知己者，欲傳其友於後世，其言必有所務，詳畧相稱，
重輕相節，使其生平志意之獲盡於時，與不獲盡於時者，特有
槩見，此爲極難，蓋非求而後有言者之所能言也，則予何敢辭。
予悲大士負幹濟之雄槩，而遇弗竟其用，才足以著書明道，而
晚年所欲銓訂補敘以定其傳於後之志亦未及終，予是以更
備爲之傳。大士與予相去六七里許，然生長於閩之汀州武平。
武平地僻，學者願君西圃公敎授其地，稱大師，顧四子之書而
外，六籍絕無蓄本，大士間將尚書毛詩於人間，破簏讀之，讀輒
意爲之解，久之有授以八股藝者，輒以其意爲八股，瞷無師說，
求以聰明而天資瓌異，所出筆怪軼不經，武平無所用之。歸臨
川，時年二十五矣，窮益困，而爲人偉耳殺幹，聲叱叱若罵，不事
人情，雖饑寒終無慼乏之色。居三年，赴邑候塗儒貴公試，試失
期，進馬首大言，卻公，公促試一藝，藝立成，益駭其才，遂冠軍，補
邑弟子。又六年，以高等恢餼。二十八年，爲今上己巳，應詔中明
經選第二。庚午領鄉爲第七，又逾五年甲戌，以禮部第二人成
進士，終始三十五年，諸生之事始畢。然又逾三年丁丑，始授行
人。秩秩滿四年而殂，悲夫。大士官行人，一奉詔有事益藩，時崇
禮特崇嚴，大士以風名能得其加禮，再奉旨典貴州試，於貝則
也奇材大度，士卜餘人，應氣而集，瞠然衡於上國，事絕前聞。先
是丁丑房縣寨賊入東省，戕名藩，賊將帥守宰糜盡，洶洶憂天

子宵旰，會下詔諸臣皆得言方畧，大士乃慨然十疏相繼上，
房幸退，疏亦留中，此外冷局孤蹤，奉議論文章於先達之前，終
約締亡疏用，踐資累日，別無階勲之書，數筆可盡，其經濟之蘊
在諸生中數十年，蔚蔚然久耳，博聞強識，天悟絕人，下筆齋齋
日可數十藝，然沉湛經術，務以古學倡發天下，一過輒刻理入
毫毛，獸其才風駛雲迅，生平悟㵎畢驅，以佐其盛，故大士文章
之鼓動衡推，而功於學人爲最，人不知其用意特難耳，嘗持論
者。公所刪常以諷述古今代寒暄酒茗之談，門生友人與之夥
處者，十三經二十一史無從況起之書，畧約盡蒐，至其語兵形
阨塞，滑河水利，諸用世之務，目規手畫，鑿鑿可見施用，自文字
受知塗孺袁公，而後當世名人相繼求觀，學者並夙大士才器，
不獨其文矣。前後藩臬諸大使若孟白李公、婁澤張公、貞宿盧
公，引布衣之分，恐後率以方內多故，如大上不易屈指耳。壬申
間寇騷撫之支邑，月退矣，大士時以孝廉申修城積穀之議，莫
之應。戊寅妖賊竊肝之峯山，嵩遂震，大士正以行人卿命入黔
門，闢府解公，藏師，亦適至，爲畫數敎入焉，卒以成功。此虜竊內
地，應詔陳言之前一年也。解公畫今已成書，而己卯十疏稿竟
爲闕部楊公持去，其副本遂絕於時，致足惋矣，所云大士何從
象見哉。生平不喜講學，不事標有拉之講堂，聽良知之說者，述
之子曰：人言知水火之不可蹈，則必不蹈，爲良知。子謂何如？予
曰：假如成仁取義，水火有當蹈之時，便可不知耶？大士曰：予嘗
持固駁之，云如此等，知良得幾？諒正予意也。晉學雲怡蔡公精
禪理，以大士可與微，病貽長書數千言，與參究，大士立酬數千
言，公不許，如此往覆至三，公卒不許，大士亦卒不易，以予今觀

其書大士固書雲物而爲大士之言則已精矣此其言皆不可
不傳者宗以棄制藝流傳之處無過大士者太倉張公受先嘗
其四書藝行世尚存五百易與詩並千餘三經半之蓋莫之能
或剛也制藝而外有四書讀四書正義五經讀此存乎羽翼經
傳之義學上家得其一篇並足主張文字精理而大士近日時
時爲予言予生平以舉業人人授之終無已制藝而外若五
經諸論著尚欲勒成一家俾體重義贍粹乎先儒而悉備文字
支應問答人不已予亦不願以此有待豈乎大士之才之志與
其遇如此天之報施大士爲何如哉大士初名侯周清儒袁公
以夢易今名曰際泰兆之矣其先自宋南渡徙今廢平望數傳
有仕宋公者傳學領勝國時鄉薦第一人明徵於序者祖孫代
有世德至太士而始顯所稱明德之後云大士有三子孝尼孝
[illegible]
威孝逸威逸並知名

附錄

明賜進士出身徵仕郎行人司行人陳公方城先生墓誌銘

廣東道監察御史東鄉艾南英撰

公諱際泰字大士號方城其先系出江州義門自義門分入建
昌雙井里數傳而有小五公者又自雙井徙臨川卜廢平居焉
遂世爲臨川人録大士而上十世祖仕榮舉勝國鄉薦第一曾
祖永厚祖金珂俱以淳德聞考儀通五經及諸子家言少隨父
客閩汀州武平教授其地號大師因娶於其里之鍾氏是爲贈
母鍾孺人儒亦以大士貴贈如其官大士生於武平象洞幼無
師贈公得大士既釋之尤不欲苦以吟誦顧其聰穎天授四
子之書若五經章句闇而誦誦而解解而別出新意奇慧驚人
其地宿儒名爲淹雅出其下遠甚稍長竊模擬爲文章所以能
[illegible]
文章之故事艷嘗執語與陳氏三世傳舉中武平鄙邑無所用
異物大士既冠而室乃決志歸臨川年蓋二十五矣歸而困乏
不能爲衣糧計居三年始受知於邑侯滄濡袁公督學太蒙王
公補郡弟子又六年而餼餼二十八年當崇禎己巳始中明經
遂餘年庚午始登賢書第七人又五年甲戌始以春官第一人
成進士至丁丑始除行人官行人四年一奉差益藩再典試黔
中最後護蔡相國國用喪而南以疾殂於濟寧終始四十年而
出處之事畢矣然其爲諸生特久耳大士職代逸才眼高手捷
生平以詣力傷其神據下筆沆博宏麗途逕詭譎不可思議掉
臂軒眉孤立行一意不爲故轍所封不顧世法世眼以拔迅而
興故大士之文章道義意氣聲名鼓動天下數十年無能敵其
鋒者而所及於當世之儒生仕子矜志苦而功高毫乃一弟不

獲睹其弘偉，豈不痛哉。且大士負經濟實用，智勇沉深，悉古今
事變，明練老成，所抵掌天下大故，必當勝眹，期可見諸行，不苟
為異同，亦不屑屑迂腐輩繩矩，使國家能庸其少壯，足有所委
寄，分朝廷一面之憂，而困頓摧折之於彈琴爺歌之際，顧若此
何以繼大士。大士初不自意功名遲暮，故其膽氣慓如，能淡然
於遇合通塞之間，不少芥蔕，視一切矜炎貌熱者，胸中固奴隸
之矣。既晚達，又不得上壽，官亦不顯，文止曰所云大士無從多
見此，真知偶大士者哉。至若大士所微自見者，於大士猶秒忽
耳。如戊辰建策平妖一事也，己卯應詔獻言一事也，戊寅之歲
妖賊張普薇借號峯山，大士時以使差歸里，昔練擁眾數萬，憂
於其勢蟲熾不可卒撲，郡大守某某臨川令某某不甚諳與
是矣。會撫臺解公觀節至郡，武大士發奇出畫，畫於冀，旣解公

稱其計，曰解送移節盱江，遏其穴而求之，叛逆以其元懷焉。散
妖為民，氛悉平，太守以下諷汎欲死，大士功也。既冬，大士報命
來抵京，房已躪內地，崩七十餘城，擄殺男婦生口百萬萬，大士
可以止而弗止也，疾驅入都門，憤憤對眾而言曰：君父憂急，而
文臣工於處堂，武臣拙於死難，有識之士反禁亡以施，奈何。明
年有詔諸臣皆得言方略，大士條十疏上之，疏並留中，予讀其
疏，慷慨激烈，警切深摯，語語破庸人之論，惜其稿不傳。予惟宋
建炎間，其大僚背言事，言事而慷慨激烈，警切深摯者，無過宗
忠簡、李忠定二公，然一疏上，黃汪輩輒以為狂，高亦不省，終至
潛國於西冷，不復慨有中原。大士喃喃崇禎之季，豈異於此數
夫。以大士之志骨才識心魄，而天不與之時，人不與之位，徒以
老大傑特之氣，誠痛棄於庸人彼橫全尸素之流，誰蹈遠濊大

士雖有家三尺不得，噓以死，得無悲夫。此國勢興衰存亡之所
係判也，其幾見矣。為大士者可悲也夫。大士瑋姿艷采，英標浮
於眉宇，聲琅琅如出谷鐘，名噪海外，未嘗有溢志偽色，以文章
朋友為性命，愛好人材，稱引惟恐不及，士有纖瑜，必獎許褒揚
之，使就其所長，故世之學大士與為大士所拔濟而成名公鉅
卿者，無慮數十百輩。善持議論，微入豪出，一往百折，曲盡其波
瀾，宛委之致，可令老疲聽之，亦令名流從士嗣適其中，若高岸
深谷，不敢窮其所至。嘗勝舌，舌勝筆，筆勝千古，非讓耳。生平不
喜講學，不談禪，蔡靈怡以二美妙天下，欲與大士議從逐數
千言，竟不能屈大士而去，二書今存其一，以觀大士洒洒落落，
固非目前講學談禪者之所得而妄冀斯人也。予獨推大士深
於經術，精於史學，而不得在中秘，領袖諸賢，以究一代之舊典

與實經濟，而不得蚤遇，俾居樞要若方面之任，以展抒其懷抱，
區區用文人之雄取尊今後，烏足以賑大士哉。予三人伸季以
才著，好學上古文詞，磊落有高志，知名於時，大士賢而無憾者
乃世耳。大士未死時，有四書讀、四書正義、五經讀、前後制業近
萬篇行世，文集若干卷，其半久傳於天下，其子稿次其全部藏
於家，予恩誌大士，何易形容，亦何可悉數，然如張禮部來之序，
羅禮部萬藻之傳，歐子之述，詳略相差，法當並觀，可以識其風
云。大士生于萬曆元年癸酉六月十一日丑時，卒於崇禎十三
年庚辰十一月初二日辰時，享年六十有八。娶武平曾坑饒氏，
封孺人。子三人：孟孝尼，太學生，娶南城庠生鄧襄濱女，次娶同
里周九疇女；仲孝咸，選貢生，累官太僕寺少卿，娶同里處士許
連廷女；季孝逸，郡學生，娶同里庠生丘光祖女。女一，適金谿庠

生鄭邑儒孫男二十二人宣縣庠生一娶同里處士張華山女宗娶同里庠生倪儀女賓宗聘同邑庠生鄭光暘女容寀寓深泝宸實賓容俱孝尼出公亮娶仝里庠生許于岡孫女公賓聘仝里庠生汪士社女俱孝威出去浮娶邵庠生聚臨生熊新遠女夫非去文聘邵平知縣朱由棧女去疾去疑去矜去幼俱孝逸出孫女四一適仝里庠生吳有秀一字仝邑庠生胡德卿子孝尼出一適金谿縣生蔡國鉻子庠生聽谿孝威出一適仝里庠生吳蔚孝逸出曾孫男五瑀宣出若谷聘同里鄭光遠女若冰若木若訥去浮出曾孫女一宣出今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卜葬神坑周家科之原某山某向銘曰大士之前無大士大士之後無大士以大士之志省以大士之才識以大士之心思而止于此天乎予負人乎予負抑聲名乎予負

太倉張采受先

大士之尊於天下蓋二十餘年矣然其爲天下師知與不知皆稱先生願爲弟子贈吾社介生之表章不可謂無其功即大士謂予未嘗須沒介生以自高曾指其胸云此處有心殆不耐斯夫大士云爾而名乃日尊則大力有言名者自外爲春辭之愈來爭之愈去若大賊人以自勝敗人以自成文名不必得憂有失厚傷義之致矣斯言甚旨亦所易解獨奈何世之人并大士之文而議之則大士亦有言吾輩如山中之鶴無求於人間之病息而獨表其學以爲清高獨欲殺而烹之乎聽援此語爲之酸泣且大士固非一代之才也其爲文辨明而起乃沒齋火而止中間可得三十五六義余嘗至其寓值其衡量文藝見案頭卷冊紛積大士積擄一几乎則評閱口復呼吷他事耳仍別聽蓋五官並舉也凡皆實有非以相勝乃門于人不盡爲信非人不信誠屬罕事夫人見多而不見罕則以爲姑妄毛又大士生平無師五六歲時其尊人流寓閩地敎授諸童子一日呼大士授以大學則歷歷成誦凡四子之書皆然驚問之則云日聞諸童子誦聲已耳熟矣八九歲時倘至外家見亂書中毛詩一本自念曰得無所謂經乎則亟攜之歸時尊人督令守田山下蓋防飛鳥食穀種也大士即攜毛詩至山下口誦心誦三日而旁通經義隨能自立新旨兼亦駁難註家大士云嗣後不復再覽集註矣年近三十而爲諸生未爲諸生以前宴甚其嫂氏剌苧以佐仍立文限每剌苧一纑成文幾首飯熟文幾首湯熟文幾首胡國爲戲輒不失度一日予宿士業金大士同爲符佐之爲伴連床作竟夕談娓娓數其平生真堪傳紀也大士精于史學

然其于二十一史爲日不多、而目貫已畢、人詰之、則云兩自簡
有滲義否、于所謂橫看側看者也、又氣力過人、方稱耆耄、尚能
舉祖重、凡所同黨皆其俯視、名在天下、從未嘗有矜色、其于大
力文止爲最深、嘗自許其文曰、此義惟大力知我、于每云大士
大力、足稱兩大、麟士云、大士非字、貫其化身、臨川盖補陀矣、言
畢過愛、以表崇嘉也、予䔥游其地、初以諸生服見、予曰某不以
弟子來、而以吏來、予則愧矣、服兩斷者庸奴我邪、大士笑而諾
之、後常服相對、相對則質疑經義、兼談古今、大士每豎一義、貫
達文理、不爲不詣、其于古今必抵事故、實不遺名地、恐人之議
之誠日、以私于令君者、大士不男子矣、道義之雅、未嘗相負、盖
徵日岡在也、見予二子、孝威年十六、孝逝年十四、試之感一日
完十四義、逝完十義、予爲其文示天如、曰、見兩郎、知大士非假

此亦竿事、足以破疑矣、予小草而歸、大士以文贈予、紫紫千餘
言、予以爲非贈也、訓也、訓則志之矣、予歸不數月、而大士登賢
書、夫大士之才、毋論今日無偶、大士以前亦未有如之者、天之
生之、將以助聖人、則其需府而發、正是恒理、歸後大士亟憂予
貧、臨書云、古稱兩袖清風、今兩袖安在、廉吏又安可爲也、予復云
大抵今昔之得貪與廉者之得廉、各有沾沾自喜之意、今之所
憂、如置綬論、大士見之、當不河漢茲之選郎、徵賢書、予嘗當不
肯遷予、光增之光、假使見形未見神者之翹翹乎、遂成爲序、則
雖多遺忘、要序其所聞、序其所見、序其所交與而已

序一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貴州鄉試錄後序

已卯復當大比貴竹僻遠天末例宜先請禮臣請之得俞旨行人臣際泰從刑部臣文翰後馭而前而長沙以上冠迹縱橫撓而避之尚不勝日勞可知矣事既竣臣文翰循故事䜩諸士臣於簡末亦宜有言臣行人也以行為官而試役獨遠豈非以其官故與然子羽修飭鄭與事會行人不文而何以行遠也臣職行宜在行言行臣今日既職文又宜在文言文汝多士沐聖朝樸棫薪燎之化雲蒸霞蔚名人輩起說者以為博與精深猶遜內地雖非所宜言而要不誣也臣以為貴竹於文學其地氣之

所助天利大害俱為之一人者衆人之量也一人至焉非併州所可得而幾此有數以至之不可不察也天氣散而鍾之得乎人其聚而鍾之得奇人貴山危峻不產他奇善生偉異而得之者少惟得之者必所以得之而奇也平原之地不能蓄氣雖有徵神而又以衆分之以彼一人敵此一人定相懸矣此一術也隆萬以前會榜未發凡為元為魁皆先名其處而無不符所以云者坊刻未盛記誦未繁才學優者立取尊爵而不能者反是是時文為捨短蓋長之具也地如貴竹以其途之遠而至之難也獨覯此累孫伯符有言我東方人聰明獨學問為小遜耳夫以本色之聰明作本色之文字其不佳者無所拯救其佳者遂以橫絕於曉理固然已此又一術也若是者所謂大利之所存也至於大害亦有之山川修阻時義不得至卽古籍亦不得至矣燕脈無所湛卽良友亦無所滋矣夫能獨立若少耳因陋就簡於何不有臣行術於此古籍少少亦有利良友少少亦可自恃也書得之極難其書在廢書得之極易其書在籠古人深簡以代楷墨然浮淨無如古人後世開以便易之門顧視不甚惜性往苟畧而已掩卷而茫然無以塞可謂之士此其故與馬武為蔡茂所取呼玉常求救常閉壘拒之武遂勝茂知其無所援而戰自力也既無良友則遂志於自主既已然矣而精勤為之夫司臣生長武平山中中艱於得書得亦無師可問然性拙工勤凡為文逾萬篇鳥有拂波希河伯為之不亂是其誠也臣得此非有其才有其誠矣汝諸士自謂僻處遐外夫僻處孰有過於臣者臣今日以行人稱臣何日固以修飭稱也巧者不過習者之門願諸士勉之臣今不以實行實業勸登諸生而勤勤以文

為言豈不如此不足啓蒲貴之小生又無以興起諸士使確其所以取進士之道夫不能確其所以取進士之道雖欲實行實業誰誠事主如臣文翰所謂其道同無躁也然臣抑有說焉今天下之患患在浮而不覺與弱而不武故天子欲復孝弟力田諸科而先以徵辟見其端又欲於諸策之中廟及七書從傳之後兼遺騎射所以濟世之急矯時之偏以求實用於無貌蓋勸之騎射非有責於臣等也諸策中雖未嘗廢武節之用然但宣而及之獨般般首重兵術文體次乃逮於制敵是則君仍重諸生之亦何居臣等非無見而然凡亦以濟急矯偏異名而同所也臣自常德以上行二十二日計程且二千皆高山險坂籠嶂緜景巖蔽雲日上與天黨下若入於黃泉之底然楚界猶有林樹至黔界山皆禿然而童諸苗夾道左右不數里一徑樓通囘

毅絶少又無鹽鐵銅漆竹箭諸物入水可行舟宜通有無然不數千里極穴行山崖腹中聲震天地上合下開之勢莫所在而是本天始意將以限蠻不得乘舟以衡長沙常德之嚮不意後世強之爲華亡其舟楫之利適以自害坐是十年其間因貨符興性事既爾文事復然問以經術文體之所宜適未得其如鄧會既思行以遏之然而目與苗接交則用武禦則用戈苗在逆殺人臣恐怖亡逃王僕相戒而後出也諸獨怡怡亡有失應者用武之士黔非生而能然擅孝長所謂勇可習耳然問以天下兵倒之饒之夷苗之緩急復不能衆其緊無它險遠不通之故也又思所以處之谷此兩端臣與文翰之策諸生所爲出諸是也非以相容適以相教云爾夫孝弟力田與騎射黔士視此是其度內也質宜通之以文武宜廣之以武之全道固應爾以獎

實應勇之氣加有以遏之廣之使自全於萬方之器黔士之實用其庶幾乎臣愚陋雖不能遠而區區至意要亦可告無罪於君父之前矣

貴州鄉試錄前序 代

天道十二年爲小滿之數治道應之榮見於文以及遠爲侯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也已卯貴州鄉試之役是已皇上命禮臣請命臣文翰偕行人臣際泰貢董厥事臣刑官也古者小刑詳刑大刑詳兵是臣官疑於武矣而臣之學又不嫺於文懼厥職書雖然臣有以仰窺皇上所以命臣之微意以爲臣官與臣材宜於黔用於黔焉宜既至則巡按御史臣務忠貢司監臨總飭內外視昔益嚴布政司左布政使臣家民貢司提調按察司右參議兼僉事臣景辰貢司監試修道成規於事無廢廉以外既已肅肅臣遇與同考試官推官臣象斗知縣臣世太學正臣惟行教諭臣紀臣士龍臣煜明臣栻齋戒夙興告神筮題赫然如天威之臨進提學臣龍文光所取士一千四百有奇鎖院三試之得士三十七人并胄子一人錄其文雅馴者二十篇以獻臣於例宜言首端臣西鄙人也入爲刑官時外夷犯順三入益深淺度之上以爲宜專登進武用以奏膚功是科姑輟試事一意治邊天子曰噫是小醜逆命發兆何足損國家盛典貴州遠在天末聽遠者將其疵而不聞其私哀相援匪宜如期而往以慰安遠人之心臣於是拜手稽首颺言頌皇上之神武超出尋常萬萬者也臣常讀易至小畜其大象曰君子以懿文德至渙其大象曰先王以享帝立廟夫小人而敢萌相畜之心其應爲夷狄入犯而當渙時天下有離披散雜之象其應爲人心

擾亂使然無度之人處此將急與之爭而彼生氣長勢我且見其不足之形夫不足之形見則威削今也不然從患孔棘我自美其文德以率之以示有餘而人心雖渙我自享帝立廟如平時以自爲根本之圖蓋處變不渝使人心有所恃而安耶錄此以言皇上廟算遠猶所以超出尋常萬萬者寧獨武之神也乎而智勇已神矣然所以遣臣爲皇上微意之所存者又不在此也皇上既欲以文章之意示有餘之形而又欲以文章之法見武飾之用今日兵氣所以不振者法敝使之也中帥不能以其法行之於大帥大帥不能以其法行之於偏裨偏裨不能以其法行之於士卒令之行不行令之止不止鼓之左不左鼓之右不右司馬法甚廢上下蕩然寧安得不北此欲振之當隨處見其意而覺其本之所在本之所生文士之守規矩是也文士之

守規矩無所先是而先見於文章爲才與智於求仕而智之守使雖有非常之木非常之智縱橫必守於此而不得過則才智之途難矣才智之用亦全矣以此守題即以此守官推而廣之守於職下與守於散下一也臣於才智本無所長然惟才智之無所長而遂長於守法用臣際泰於才智而用臣於法二臣兼用所長於今日之文庶有豸乎此臣有以知皇上用臣於典試猶然用臣於典獄其微意固可窺也今與諸士約諸士之廣既以規之矩之相應以理義之文而遵一王之制矣異日者以其心之所思口之所言手之所書者設誠於中引而被之於事位有大小職有簡劇時有常變遇有文武各有以應節成禮而後去如農之有畔朝夕思之一失其法則饑及之此之謂守法之誠始以爲理義而久之則風俗此天下無敵之道也用以靖夷方難何難臣確遵明旨第三場兼策武經中式後復與試騎射夫黔士視內地爲有氣決者在騰耳騎射本非所長而至於武經書算律則釋之矣邊裔地宜有以全之使漸相服習以遵路從王願獨勤勤以守法爲言夫有氣決如黔士使之今日以法守題異日以法守官一如使者言此固忠臣義士之所從出而國家所深賴其視一切皆粗材也是固我皇上之所求者其又何報焉是役也保釐內外則總督五省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若星巡撫雲南兼督貴州兵餉右副都御史臣張天麟分勞共襄則副使兼參議臣廖起獻總兵臣范邦雄都指揮僉事臣李瑗參將臣張舜齡僉書臣李鎮方奉命未任則右布政使臣楊時隆按察使臣王育德而入賀僉事臣陸懋元例得備書

陝西武闈錄前序　代

今關中警急其道險於王陽叱馭之地使者多累足不前臣拜命疾驅而至至則厨有武闈之役進道府所遴之士若干人試以騎步得若干人鎖闈而復試之試以策論先使後畧循故例也凡三試得士若干人是役也以事之殿需才彌亟求才彌愼內外諸臣自求於心者彌悉及諸士庭謁望其氣而知之臣宜有言於簡端於是進諸士而諗之曰爾諸士亦知使者與若干人之役之有變於前者乎天子决策詠匪茹下詔求材武之士求之不必於其處而又不必於其額也可謂旁求矣上以虛文求之下以虛文應之此往日之事也而非今日之事也苟有可籍手得一眞材武者以紓九重拊髀之思所得之士弗問其所從來所薦之主亦弗問其所從來所以廣其途而與得之必也况使者身當事任有蒐將才之責而又當其處與當其額者乎三當其而猶不得眞材武者一備推轂是上下仍以虛文相冒用前術以應後勢則主者罪無所逃而諸士亦且自懺今使者與若丁寧將以減咎而殺恥也詩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烝之爲言塵也塵之爲言誠也求魚者必多置而久伺之則魚之得也必使者無狀然仰體國家求材之心人所爲累足者不難叱馭而前雖所治不止一條而要視時所急而急之意同焉先於是役者且關中得西方金寒之氣金生甲兵骨而寒以堅之於材武爲宜是求之之處也又此科既設擅材須異之士入數所擇必精其術所索必滿其數苟材武可稱猶閉口捕舌不能脫於其中是求之之額也使者於非其處非其額若猶思得一二爲飛熊以獻於公而矧當其處當其額乎地産無盡功今有常

使者又爲是以來是嘉魚之詩之所謂烝然也闢諸士於使者
之意其可負焉夫秦之先有事於是與生於是爲時名將者指
不勝屈又三年而試每試而一序最賢雖多不能給也使者無
暇多引顧使者意中者有數人願諸士勉效之者不盡有事於
秦與生於秦亦不盡以弓馬爲能者也舉若克一人也功在玉
壘韋皋一人也功在鍾離謝玄一人也功在淝水謝艾一人也
功在枹罕王景仁一人也功在梁寃濮而敗全忠王晏球一人
也功在攻鎮定而擒惕隱二秦二謝二王非謂古人材武盡於
此然亦可以近盡矣六君子非有超乘之能投石之勇也而所
當者皆雄敵卒能玩弄於股掌之上使之若小兒然諸士獨無
意乎若猶是弓馬之材卽重言之公侯干城非公侯腹心也雖
諸士審擇而處焉以無負其地無負其功今與無負使者烝然

之心則使者之罪逭而爾諸士之得除矣臣旣與諸士諗諸士
始爽然自失憬然自矢知今日所以應上之求者非如往日所
以應上之求也是役也某事某人某事某人何得並書

何心隱文集鈔序

何心隱先生何以死而先生竟死矣先生存其何以死而竟死
先生固未嘗死也先生未嘗死而死之者與哀其死之者則將
先先生而死誠未達乎死之之分此尙未達乎死之之分則有
一異於何心隱者而致心隱之死又有一同于何心隱者而悲
心隱之死與怒乎致心隱于死之人夫悲心隱之死與怒乎致
心隱于死之人則其同乎心隱者要與異乎心隱者無與何者
心隱無可死故無死地心隱無可死而强死之故無死心此意
欲後之人學之雖成佛作祖而可而況學孔孟之道乎而哀其

死者與怒其所以致其死者是與先生異意也與先生異意則
雖愛先生豈以譬先生之譬譬之使愛先生者先生遂從而思
之則先生將無以成其爲先生而當日必不致其身於死旣致
其身於死必將搖尾乞憐必不能使其心泰然使其形充然使
其氣浩然使其詞沛然苟不能使其心泰然使其形充然使其
氣浩然使其詞沛然則雖幸免一死尋常之何心隱不死而其
實之何心隱不生况乎未必免死也未必免死則尋常之何心
隱餓死實之何心隱又死是殺兩何心隱也昔李豐許允爲
魏名士究王奏誅豐與任東門下與豐相聞豐怖遂氣索允妻
地不能起然卒見殺允聞豐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皇
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見允前遲怪之曰我自
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匆匆乎是時朝廷遽者多耳而泰人

咸以爲意在允也然亦卒見殺夫兩人之遠孫于畏死而死卒
不可免徒多一形神兩戮之慘使先生如兩人之遠先生死矣
而先生之名與先生之神又不必長夫兩殺已慘而況三殺之
乎先生死與先生不怖死則先生之名與先生之神固常存于
天壤之間而人哀其死又怒其致死之人使先生之意不白于
天下後世先生之意不白于天下後世則先生之道必不盛傳
其盛學于天下後世先生不死而天下後世之不得于道者皆
死先生必且愳然有所不安于心而要皆起于哀先生之死與
怒所以致先生于死之人則先生之豐之也必甚矣且至人之
視生死亦輕矣其視生死之化亦齊矣以死爲死而後死之權
重我不以死之異于生我不以殺之死異於病之死則死生之
致一死生之致一則當其殺時自然其心泰然其形充然其氣

浩然其詞沛然天以死苦我之心當事者以殺苦我之死而我之心之形之氣之詞無以異于不死不殺之人與不死不殺之時則心之御畏煩惱爽人之說諸疑慮皆宜有所止是我未嘗死即對我之人亦未嘗有死人之事并未嘗有自死之心道之廣大圓通莫妙于是而哀先生之死與怨所以致先生于死之人豈不亦多事也哉今人索心隱先生之道與辨駁心隱先生之道之是非不知心隱先生何道何必更索心隱先生與辨駁先生之道今人參師禮祖自以為克然有得及至臨危之際如嘗充二子之趣者為不少矣一生大事以一死而明心隱先生在臨當授命之時視尊官如小兒視深牢如福堂其言遊戲備至且將玩弄造化何獄卒扼吭之足云此固先生得道之效此固先生受用于道之福也先生不見有死則未嘗死先生不見

有死則未嘗死于殺而哀先生之死與怨所以致先生于死之人非愚則誣錢沃心得道之深與知先生之深者而刻其集以傳誦之咏之贊之嘆之對人譚其事而惟之忭之此豈哀心隱先生之死與怨所以致心隱先生於死之人也哉心隱先生譬彼必思此心隱先生之神呼之或出必倂以陳子之言為然矣

丁文恪全集序 代

相臣之業不在文章也然相臣之業未嘗不見于文章何衛之誠姚公之謨武侯之表陸宣公與李伯紀之奏議相乎懸懸文乎縣邈其著于紙而為言加於物而為政事同一實也雖然言與事有單有兼口與手得宜之身得為之此夫兼者也身不得為而獨見之口與手之間此夫單者也兼單之分不齊而其功之天下孔孟所垂豈減于伊周所建也哉若夫口與手與身並效其功而君子或傷其言之不盡凡疑于兼而卒坐乎單之實則亦時為之也故相國丁文恪公體性貞隱才具經通沈幾先物明于形際而以正直剛毅行之獨立不懼當大過之時非大過人之材誰與領此夫詞臣之無言責也亦既晰矣且東事方殷天子不得已而起一人焉於廢棄之中蒙之以假而授之鉞彼方揚揚焉如意指揮儼然諸葛復生即舉朝輦上諸君子人人自以為得大將即不得為諸葛不失作張魏公也而公獨委策其無成先之徵諷之書而繼之以極言之疏以一去悟主因以一去識熊蓋掛冠無幾而熊事敗非獨天子與輦上服公先見即熊亦撫膺太息曰吾早從丁公言適不至此光廟于是益器公因遂大用公然公雖柄用未得為首相也而適當逆璫炙手之時逆璫意計難量公憂之甚曰吾何者憂在封疆

在邊隱吾今者憂在宗社在腹心柰何且逆璫得至是者非盡逆璫之為之也大臣不能逆折其萌而相與功成其氣朝票一本焉曰此厥臣之力耕票一本焉曰此上公之功則舉朝何所不靡逆議何有不熾乎吾東于功令不得一操中書之權奈何盡人見其獨居深念咄咄書空因坐此或忤而諷之曰公何痴國事獨公事耶人盡乖矣獨撩虎鬚而以身委之智乎公喟然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今日之事幾為漢末唐季吾終不敢愛吾身焉每言而涕俱也及逆璫用中貴出鎮公以為此禍山畜將事也亟出揭爭之而卒不可止公用是益憤憒遂發疾而殞悲夫悲夫公始以去就爭封疆繼以死生爭宗社封疆失而公存宗社存而不亡而公以逝則公之目何時而瞑也此讀其遺文者所以傷公也然本公所以致此之繇則其所得于聖賢之際

深矣嘗觀其與友人書曰吾人站立須有地步此後從遊飯含便成破竹之勢鑑識言乎此先正之格論行巳之典樞也尹闇無論巳武侯事業無以加乎其爲言是皆所謂得其業者也陸宣公相矣而譏于竇參裴延齡韋李伯紀相矣而譏于黃潛耿南仲輩故相業不極其量而後世徒致美于議論之工非議論之獨工也陸慷徒是物此之謂德我乃倘時之義然則公以道文自表也已公之心也乎文章事業皆在焉使公而存得行其志其所就亦豈可勝道哉

丘毛伯玉書庭全集序

玉書堂全集中丞丘毛伯先生所爲作也毛伯少孤太夫人撫代父位粥無教育才操觚爲時文遂占數十年以來未有坐位將古文風氣未闢獨取異書讀之又嘗作爲詩賦任懷抱一往無所師近有五十種快書中一冊所云長短讀固其爲童子時之所成然五十種無此遂不稱快而今毛伯集中顧遺之遂名至而全稱去全何以云蓋舉毛伯所著事事少出以志毛伯之全非必盡毛伯之所有而後爲全也毛伯自爲諸生時量未著于天下其意致甚遠及身當事任凡所建明敷奏彌治綜壓及在家書牘大小序記下至請問詳讞以暨一詠一歌皆出其中之誠然者實而被之於言亦復出其素之蓄積者偶而罷之於事要未嘗分毫有加于爲諸生時也豈徒無分毫有加于爲諸生時并未嘗分毫有加于爲童子時此毛伯所以爲毛伯也毛伯才最高思最微而其取古文與自爲古文也以清高爲神以韻致爲趣以轉捐縱橫活動關應爲局以虛描如道子之寫生以實証如龔生之斷獄爲理而以全乎古文全乎不爲古文爲大都其爲時文風神一往似爲易得之而毛伯舜一義動易數稿至爲古文人以爲至難然頃刻千言若有成竹于胸者性故豪曠與物通懷客子樂就之無虛日毛伯閟禳劇雅歌投壺門外書疏頻仍日嘗數十發毛伯對客用瓦盆貯墨汁升許持太半毫筆蘸根濡之已覆長東用其背使二童捉兩頭且飲且咲且書一盃茶頃輒數百言情理既允文彩復遒用是內無廢牘外無廢事晚中州歸其行李絶重者則讞刑之書也寫之高與身等余不能盡閱抽其十一觀之下者猶足入文章品外鈔間逕吏之善書者八人供事八人目盡生瘡左手與胸前肉俱腫起乃毛伯自若也蓋其資材過人至於如是然毛伯之言有爲一人一事而見者有非爲一人一事而見者集中自學餘圖木暗亭外則大要關於天下之故而書今闕之陸敬輿李伯紀何必異人哉而其最大者蹤欲移兵也保寇諸處倣漢三輔以壯神京使其言用奚豈得至城下夫忠臣之所患者在身沒而其言驗毛伯身未沒而其言驗此毛伯諸疏所爲不顧其勢之所不甚而力爭之者也使毛伯而在朝廷方倚重焉而毛伯且危毛伯危而朝廷安毛伯固不憚以一身之危易天下之安也然毛伯沒矣毛伯沒而其言在誠舉其遺言設誠而致行之猶足以自濟其用與不用又關于天下之故而不在一人之得失也毛伯大節炳然其言固有所自刻全集者始于憲公子旦而踵成之者子晝與其季子晉子元子白皆有志義才學以世其家

劉伯宗全集序

三十年前江上諸君子能爲古文辭者僅耳不過數人人少則不足以待爾氏來江上諸子日邁月征子唱汝和文人之能有

其筆跨耆海內推重焉蘇莫能兩庶焉與吞同調並爲天騏之精華原委爲傷馬也推文亦然江上盛天下之不爲江上者衰矣然江上諸子又推伯宗爲首錄夫伯宗有子在公氏負才如海疑伯宗思裁其兒且不能而況裁諸爲弟者乎唐如元禎劉蛇輩當其得意視揶揄超乘而上耳然稱八大家不與焉何者彼韓歐諸公非以一枝一節取高群彥而得厭服天下後世之心者議論深正篇目衆多波瀾老成也今諸子所以服伯宗與天下所以服諸子之服伯宗者夫豈異於是且夫服天下者有道立之於至當而又絕之以所難並工夫古今議論局理至八大家而開亦至八大家而極固然然遂以爲古今之盡則天下豈有然之者伯宗之文其原蓋出於八大家而氣勁理淵卒意所成類皆刻深縣八大家泝而上焉有以佐唐宋而全之是之

謂立之於至當夫人精神伎能所受有限並工諸長曹孟德可得言耳山谷欽長行之篇眉山慚有韻之作况乎才謝時英神勞務體者哉伯宗非一流之材也論記序說爰暨詩賦皆足稱述囊賢以一長勝人而更剩別長以徼倖方是之謂絕之以所難並工合此兩端其黨所爲推之而不厭也夫其黨推之而不厭而天下不以爲不然蓋志伯宗之得衆也吾明之有二劉何必減於向歆然而伯宗之於在公竟父之矣

曹心格侍御忠諫錄序

神廟明聖未嘗殺一大臣與忠諫之士故享國幾五十年仁覆涵育而後世之頌之者在漢文帝宋仁宗之上然余謂以文帝仁宗擬之此猶損君父之稱非崇隆君父之稱也享國幾五十年古今亦幾有之而要臥治天下幾五十年天下卒犁然就理使人不知所以致此之繇而建不測之號隆之曰神古今帝王以神自進者之而無愧者神堯神禹而已然禹之神在治水其功雖高勤亦至矣而恭己無爲八年之水在野四凶之臣在朝後世處之不能以一日而安堯獨于于任之而卒無損於治此豈人之所爲也哉神廟之所爲神亦若是焉則已矣然予竊窺其意之所存蓋有所以至焉而特其用微妙渺其端以及之而使人不知所以致此之繇則謂之神而已矣吾於曹侍御心格知侍御之諫舒指實而隱之而不爲大桀之辭此以神堯事君之効也詩人之義亂之益深則其託愈遠憂之愈迫則其辭特發靖言以記事不敢譏切當世必託於前代以爲言託於前代以爲言可以惟吾之所譏切而無所忌諱夫託之前代可以惟吾之所譏切而無所忌諱則反是而熖之必當世之主多可

譏切之事而又益之以忌諱之私于是不得已託諸前代以益展其言故曰亂益深也心格先生不然以昇平待吾世以聖明待吾君有所論思而止爲大桀之辭無所指實何異託諸前代之言無所指實也哉先生之所不敢出也是故凡有所廷諍皆指切而言之亦既庸用其言矣最大者乃在建儲與阻封二事阻封得禍最酷說者謂其卑胎建儲夫光廟之賢亦古來所未有也神廟數十年靜攝成天下之治增光廟之僅數十日施行而百世之量畢集卽降光廟之名而進之曰神夫豈有負焉其賢天下皆知之而聖神之議陛降之始乃頗有不知非理所有則夫神廟意之所存蓋有可得而議者矣夫封事之敗其事猶將於父子之間顧久繫先生廷臣交諍之而不解兩官互調之而不解及其解也又非得於群臣之諍與兩官之調蓋神廟作

用之微至此而後見也其建儲也自建之而已矣其東封也自封之而已矣其釋先生也自釋之而已矣獨見之妙渾淪不露其迹國本未嘗不重直臣之氣未嘗不全屈伸之權究從渾然中自操之骨肉堂陛之間終無所嫌隙無所摧折又但知其止於慈止於仁而要陰用而不以語人者卒不可以衆著而又非有術之私也爲先生之故至六年託故停刑則其愛護直臣之意爲倍恒情其貽先生之心豈藉評之調之之力而又豈爲國本之故畜怒直臣也哉乃先生因解此大趣矣解之故安之非安其不殺之仁安其予之以殺而必不致於殺之神也既足此數而先生猶指言之諸臣猶屢評之何也不如此不足以明體國之忠且又嫌於託念遠詞特殺也吾於是有以發窺先帝所爲臥理之跡也夫仁覆涵育於治天下一端也於君德亦一端

也一端者有偏之跡亦有繼之跡可不察也古今以仁治天下而亡其可恃之端固可以久而漸衰止而不振故待厚有禍必繼之以高明其弊以有偶有偶必繼之以有執堯之治水不能亂必有所以待水者也四凶不能亂必有所以待四凶者也世人不得先帝臥理之跡而尊以爲神猶世人不得堯舜衣裳而天下治之跡而尊以爲神同一實也獨其所以操天下之意不得其端則謂之神也亦宜先生仲君爲吾鄉別駕方雅崇濟有先生風譚先帝遺事輒感泣輒以異譚先生遺事感泣也手先生忠諫錄一編謂泰曰子不可無序顧予之感君父不能十有一當先君子之感君父子爲序能知先帝所以廣其含明臣子之短與妙其割馭天下之大之神其代先君子明之是代先君子報之也泰因順其旨僭之爲序焉

羅貞卿詩集序

陳子於有韻之言本無所諳然從泉中讀之謬相然贊前序天中石郎詩亦爲此語石郎大咍咲之以爲陳子之直白如此也陳子在浮梁舟中聽汪函明函朗爲伯王大司馬從子崇不習時義而善古文辭得予制舉業大嗟賞予刻怪卿不習是何以獨賞是然以制友文使之讀則已不解爲何語矣世之習舉子業者以陳子之文不可句而汪所不解者乃在彼不在此彼非以時文讀陳子之書以古文讀陳子之書也錄此言之陳子不諳有韻之言至如羅子貞卿之詩則習諸之矣讀之政如讀古人名作幽遠澹宕而秀傑之氣往往引人着于勝地洪纖高下雖不習者皆能名其處要爲天材絕優非復一流之所可幾者也陳子所不能諳者雖坐不習然亦世人之爲詩有以使之耳詩如貞卿而陳子猶給人云謬相然贊而已夫非媒而但陳子亦不爲也

王子凉詩集序

夫人之微巧必使揣之而有而後可自見其精神之物與世相抹摋卒有以細之而不窮余讀西氏記言遮須國王之織類於母猴之削之見欺也欲其布織輕細等於朝之薄煙乃懸上賞以走異國之工曰成即封以十五市城不則函劍余無贖言蓋殺人而積之闕下者纍纍矣有黠者閉戶經年曰布已成捧于首以進觀之等於空虛也王大悅趣賞之因自逃也工善欺王善受欺如此山東王子子凉其奇吾目中無有也其學發源於山海經穆天子傳考工記與類於三者之書其術出於老莊一字役人所過若履上刑一篇或數萬言或數千言或數百言側

視之字況皆復無卑者或如古篆古隸雖上智大德沈吟往復終不可得其句界然陳子與章子讀之十得八九則皆幽貴孕閒何換勝數字藏智體竟篇所屆隨地底蘊此真千古神絕闢已天下人疑王子過甚曰虛實不同貫然此固揮候之前遮須國王之繼也是不然夫本無而飾之以有與本有而隱之於無士猶敦悟自立著不爲而謂王子爲之乎徐文長閱傳君子也其知湯義仍先生特深然評其感士不遇賦能以四夷語譯字生識之又云此不過以古字易今字以奇議語易今語如論道理都不過只有些子其推之雖尊其詆之者亦甚不少矣且其語無理實夫文異於言而賦異於文使文與賦皆以人言代之豈有是處文長爲不知人爲不知文也然予讀此賦了不異人而文長如見怪爲使其在今日見王子所爲其不爲海鳥之駭

鐘鼓者幾何則又何怪乎爲前與繼之說而紛紛獻疑者于雲章拏叔入都夜如外惟桓譚以爲必傳智識有以及之也今王子與於子雲而陳章二子似欲附譚然則王子傳矣

僅圃詩集序

年友俞心如過予出一編見示則所謂僅圃者也曰子其爲我序余卒業焉此非粟里也何其聲之似粟里也吾聞之詩有別情系在諷理一洗宋儒之氣雖置之平玉廊下不得復有坐處即古文亦然然余怪湯義仍先生長行文字其于晉分甚深而於宋分亦復不淺顧文價增重反在入宋三分此可爲遙人道爾心如之詩若率意爲之而超然獨得然每多持世訓物之思此何聲也讀之若味其溢流愈增風爽粟里不可作而義仍復往誰爲深明其故者乎予素不習詩何能序詩而況序心如之詩然其言如此亦足見物具其至美之分實有同條終不以間途賜隔也

鄧光含詩稿序

余初不識光含子得其書於章大力大力以爲是李易安之流此得其半耳何物女子英英有挾匕首鐵搦制悍馬之氣蓋文武之道幾焉余於此獨自有感也世之季也陰□陽□位文人不能誌而女子能誌諫臣不上書而女子上書此陰變爲陽之效也辟之鷄然光含子距與鳴皆變矣而其冠尚牝異日者其變既成冠距鳴將將置鬚眉而雄者於何地昔人云男妾太多將累陰力今光含子有一評生爲丈而離去之純陰用事舉然獨行既無所累其自有之分勢必陰盛而疑於陽如是非但一世之雌固一世之雄也用其能戰之德而爲國殺賊彼鄧家十三

歲女孩與山東繡旗女將寧堪爲其偏裨邪

巳吾集卷之一　終

序二

重修撫州府志序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郡之有志也所從來久矣其中所載山川、土田、物產、形勝、風俗、饑穀、書籍、寺觀、古蹟、與夫官方、人物、流寓諸篇一郡之所有而不能無者畢具蓋與國史參爲國史所書關於天下之故府志所書亦關於一郡之故其歸趣一也史不勝書而以郡志存之是固表裏以爲功矣然久不能無修非獨板刓字漫與夫風雨之所飄蝕兵燹之所攻燬顧其中有變有增土田物產等分居乎變之類也官方人物等分居乎增之類也昔禹貢載兗州桑土既蠶今乃移而之越豫州賦上上錯今乃移而之於吳越之間或昔無而今有或昔有而今無事之所變必有其變之端千年之變在於數歲猶之百年之變在於一日也土物之所出而上猶挾挾瑕穢之患不止於知物理之分而已物必有變此志宜修者一也今積而成古古今相漸而成多世以三十年爲斷又以圖地之傳補移千里或千里而贏與二千里而贏時久地博實生奇傑凡忠臣孝子貞夫節婦與夫文人學士不無震發其間而史於是與焉於是者以幾日之數也其賢者亦往往而有使載紀狀莊闕而不聞雖人民以衆多爲修猶之寘之而已設令曲阜穎川南陽諸志當尼父未生黃霸未任孔明未寓之先而百石渥羅有人物長吏流寓之聖與賢孰從知之物必有增此志宜修者二也顧志宜修而難乎其修何也其說有三一曰品庫而志不立一曰事蔵而日不暇一曰意私而物不服一曰才劣而文不飭飭志以郡守爲統欲事之在志也頗爲守者志而不所急而急不在地方雖萬事急於志書者皆避之苟且歲月及瓜而已此其志不立者獄品庫也上之所以責守者各自有修篇書期會之鞅掌者一埤相遺懸觸於庭撲被而起其勤也如是而事卒以不治何遑論鉛槧之外修文雅之業乎此爲日不暇矣蘇事歲也然有志而無事猶然不克修者則又所謂志私而才劣也夫進退乎人而死者不服生者亦不服不從人起也進退乎人而不當不服當亦不服者又不從今日之事起也物之所以不服者有繇然也三國之多人而魏國之多士也未易相踰也然正始中議闕丘郎官及司徒領吏萬人而舉書與議者纔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上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蓋學業沈隕乃至於此夫論見節鄙識見鄙極斯爲難巧動不及而心遲之雖了了自明如壺盧傳飾傾溺不出則欲其操觚也難故文之所以不飭者有繇然也撫州之志未修者若干年而郡未嘗無守人之以修志望諸守者未嘗無流然變者任其變若未嘗變增者任其增若未嘗增則所謂前之四患未除也太守蔡公爲八閩冠冕其渔吾那武也若不足治若而若不足治之志終溢於事治之餘曰吾終以百世爲量耳於是取乎至賒之分與至大且重之圖而任之而郡志修焉修郡志之業成矣夫山川等分之無所變者易爲功也人物官方等分之無所增者易爲功也所變之之數視增之之數亦易爲功也夫無天子與宰相之權又無史官之責顧取乎未嘗一進未嘗一退之人而進之退之於一與之以私則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公無天子宰相之權與史官之責而取未嘗一進未嘗

一退之人進之退之顯褒者無偶而微刺者歸嘗何也則惟其
心之無措故也且夫獨而任之不以謀諸圖拒之長老則服之
之數與傍之之勢將交受其難何者一事而仰任之則私議爲
一事而分任之則重務衆公願翻然反之日坐黃堂治事如故
也才閉閤三日而各傳贊俱成讀之者既服其公又矜其美而
頡得之專固疾遨此其事甚怔要非可以常情測度也公天資
樂易備白人駁接之無不見其有餘之氣夫有餘者志大於事
事大於條人之事何所疑于物何所苦於物而失其逍遙也則
夫物服而文飾固得之一條云爾義士有某有慨於中樂公修
百年之毀壁跳性耻之志賴以成令天下誠得如公者爲之遂
事關端則其感人心之效亦不可勝道者哉

嚴平宗譜考略序

嚴平之名人知陳方之所自分不知陳方之所自始也始祖小
五公從建昌徙居此去陳方半里許至今有巫者稱嚴師云嚴
在陳先也去今四百年矣陳方始聚猶以嚴平忝稱陳氏字樣
貼封紙盡其重也小五公子爲三八公三八公子二人長子五
四公始居陳方而次子五九公居嚴平如故始與陳方兄弟爲
近親時相與甫爲尊脊數世而弱矣物不可久居其所固然與
先後居嚴平者皆以稱而大其氣固有以新之與然歲時祭高
阪羅方祖墳總姓合食以示親親無敢過而謀其徒隸者則世
遥而脉真之效也至萬曆間子孫始分散其留居嚴平者爲瑀
三公其適楚安化者爲珏五公其適蜀忠州者爲珏三公其適
楚湘鄉者又有珏二公珏四公焉安化忠州特盛嵌仲去風入
齊而昌君子以龜爲有知物莫能兩大嚴平微而楚蜀興固其
理與忠州安化之傑樹落葉本不忘厥初而因瑀三公之孫共
十一姓還萬里而遠求譜其世系之所可列者然其世系舊截
嚴平譜者文久而忽雖其子孫若如其何敢知焉不能考考其
可知者如此然亦略矣詩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覆云瓜之近
末者常大於其初楚蜀二族方盛居於氣勢之地而有文字之
祥吾知其大於其初而已矣自五九公以下去來荒忽亦何用
詳之也哉作嚴平譜考略以所考者因於所迄而不能進也

蔡雲怡先生學政剩言序

學政剩言吾師雲怡先生視江國學政時之所作也先生以倡
明絕學登進人心爲已任而壹惡其反之無本也於是試諸不
與之心以志躬行索諸不刺之宗以明性要斯庶幾焉然則先
生之有學政學政之有論說因撮取衡國世事之名未足以至

乎先生之所得也剩言云何先生學政之所言者固已多矣學
政之不能無言猶治學政者之不能無政先生本其躬行心得
之理而以倡明絕學登進人心爲已任其憂之也切則其言之
也長凡功令條教與講學諸書與學政爲比者各以類附著之
凡若干散見旁通皆關於聖學要領至於雜著而爲序引又二
十六篇凡例故無可附因別刻之名爲學政剩言言之不已而
復有言以見憂惘開示之無已也泰得受而卒業焉每讀一篇
大都平易明實皆有真切可以下手之處而其至摸之不破求
之無窮以爲聖人無難至於羅近溪先生遺集序與說書述二
篇尤爲至極學者但表此雖終身焉而可大學爲聖人之書遺
集爲儒先之書然而得先生之言變本加厲愈適其要非昔人
之深微而先生之深微也泰未嘗學然竊聞朱陸之學有內外

道實之分得先生之言而始合非先生合之宣尼之言固然先生殆其矯誣也夫夫君子不樂有言不得已而言也故天下以爲賢剩者物之餘也情之贅者辭之餘贅者山之餘也辭以仁爲性至趾而不得悉山以生物爲理至巔而不得當故詩人美之者其教焉先生躬行心得之理溢之爲政溢之爲學政者之言而其末也餘而爲此贅餘而爲此彌著其深遠與切先生之道可謂周遍而上達矣秦也安足以知之秦又讀先生李杭罔心牘無論定大變於暇氣瘳歷之中卽一獄之夜無不備於法而贅之於精使死者與我俱無憾焉以爲此固效宣尼之刪書殆合而觀之先生之言與先生之道不旣可見也歟

易五房同門選序

易爲五經之原陰陽先于人事伏羲先于堯舜諸聖也易學有象數理義之分其人各本原委以相是非近日爲制義者因以一彼一此好奇與者主象數歲氣五行之說可以助其深典好純正者主理義君臣父子之事可以便其敷衍兩若並舉而時取而義以全蓋象數理義易學源流體用之所處也易書之生也必有所起易辭之生也必有所起有正有反有奚文周聖人因其有如此之勢而係辭以明之係辭以明之而理義之說生矣文周之辭文周明象數之文字也今日舉子業之辭今人明象數之文字也長短體製不必相質其歸趣一也或謂占用象數非文字之教則後世世應生尅其說有害于庭聖者矣君子不取以其爲已技也古聖人作易因事立教蓍而得之而以已之順逆準爲從違此醇乎人事而假諸鬼神以制人心又或以爲誠有之也儀讀有之則是區區者不過藉以爲人與鬼相接之具凡可憑以爲用則雖萬萬下于易辭者皆得焉而所恃同輕矣甲戌之役五房工于易辭而見拔于易者幾百人皆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所有則取以差其才品智調昔人所云雖不及伏羲可與東方生爲比者邪學若稱其文主象數者十之三主理義者十之七而兩者兼之者亦往往而有求之衆人而二端具焉求之一人而二端亦具焉豈才應運而興何多偉絕之君子也余生平不涉評選非獨識不足以簡珠瑩而意亦有戀今黽塞之性一旦變以趣時則出於余友陳伯玉之所從臾焉而應之終將自見其本則猶可以自謝云爾

陳臥子十八房選序

文章選而得工豈不以人哉夫選之必得其人其說有三一曰氣合一曰明眼一曰意至夫求金於沙必多其沙而後可責金

于沙待一撮而曰百鍊在是幸而得焉不可以復其處天下事不可以幸而得者固已多矣文章之選在先得其主名其素爲名下者雖不合而合者爲多今不盡然人才消長日有不同新出之秀或屈其伯孟而弟之指數一二人一二人安可得士也故人數欲其多猶甚于文數欲其多然不可強而致耳非其人雖巧言繁辭以請之未或應也故其一爲氣合予嘗行都市中見有集百十人而圍一二人者後之來者不知其中之所然意其有異也來者愈多圍者愈厚後人疑之甚益以爲有異而企足望之終以不測迫日暮人散則哄然一唉文之匿于辭內與文之傍於衆詩皆足以炫人神識而中之有無不可以遽知以不易知之文投以不甚能知之胸其事有不可言者矣故其一在目明黎丘之部有鬼焉善效人之狀有丈人醉而歸見效其

子迎而遵者之其後卒成于其似子而殺其與子非不愛其子
先入之言成於胸中也然其心猶無他也今有人焉意所欲予
可使嫫母變爲美境意所欲非可使西子立成醜類天下安能
以身之察察受此汶汶者哉先入之不平未若此不平之甚者
也故其一在意乎余友臥子起而爲房書之選馳信來京言未
脫口而有君子三百人群至而弗可止也非有異故臥子于三
者之分齊矣時張受先亦以是役起于婁東予書與臥子曰子
勉之矣予有勤然三者之分則未知其孰有之也然而選手雖
多他日懸國門而藏名山非受先必臥子也豈夫文章選而得
工豈不以人哉

同人年譜社序

同人之名自大易昉也與人同者不同者忌焉而君子和之以

無心故曰出門同人不可忌之者所執亦有其理至用大師而
后克而其所傷固已多矣宋之歐韓范者未必非君子而二公
惡之曰政此鬼怪詭害事則老成處心慎之不啻可以徵命也
哉然用之以敬業樂群則又好族生而忌專居其族生而不專
居也必愼因其類爲其類者成亦得之非其類者敗亦及之故
君子求兩澤以相益而志於大同亦精其所以入之者而已矣
天與人而同至天與水而逆生則同與不同本於類與不類之
效也長江以南文事之所萃也蓋亦地氣有助焉南爲火離火
主光融江爲水王水主通明兩者合而文生於其間於是而求
能文之士頗易易然能文之士亦自有分皆古者固未敢斂然
也夫以文章收士亦期得乎道術讀佈性地明通神化擬勁者
而用之時義肆法嚴而體空辭義不能多者然亦可以見道術

性地精神之用而靡靡者於是三者竟安取似也一題不能了
白安望其能了白天下之事一題不能處置又望其能處置天
下之事乎嚮古者不必盡得也然視夫靡靡者要爲近之而遞
者矯其靡靡用意過當遂使制義之體盡失而古文與時文之
吟無復可分當事者從而深懲而弊復不免原夫所以致此之
繇諸君子安能不任其咎也哉夫靡靡者不足爲也成弘氣舊
亦在所更惟多讀而厚養之以覆道術性地精神之用而又褒
於制義之體以遵路而從王讀之者居然時文也而聖賢忠孝
之旨與古今得失之故皆以具矣了白一題處置一題未必遂
能任天下之事其視夫靡靡者亦要爲近之江上邵曾撰兄弟
才謀獨絕皆有意乎天下之事而志於同人將糾學業風趣相
類者結爲文社以代面謀則其意所同異必可知也夫古人以

揣於所入者必酌其理之無難者而後從事苟不擇其所入而
徒得乎嚮古之士嚮古之士之得失與夫靡靡之士之得失其
數未有分也以是爲同則夫同人之害又見於文字矣曾撰諸
君皆有高於天下之識必有以處茲不惑者余俟其社成尚得
讀而揚扢之

詩社序

詩非余專治也緣友生問業以文字見貽展轉遂多常與章大
力共欽張受先署中受先因言比楊子常顧麟士方集詩社持
論甚刻欲作齊秦等風各得其方之氣余時答言今時文字政
得清楚爲難諸君所言是固賢者之遠矣非所及也特是以謂
王子于一于一曰是言眞有理然固萬萬不能也理義之同是
其一方矣而其中文聲強弱通塞各域於土之氣猶人之言語

清濁各域於土之氣喉中之肉厚薄有異而聲應之與習分功不得專罪鄭衛也夫文生於胸腑異於風此理必然無足怪者天下同風然數百丈以上乃可得耳風同於上人生於下高山大澤以漸包卑土氣與天風相亂剛柔之受所以致懸今欲強山東人作秦風文字而肖秦強關中人作齊風文字而肖齊何異齊人能爲小戎之叶秦客能成月出之章乎向爲詩不能彼此易奪而今顧能之是今人爲勝乎古人也故予常諸君立論甚美然而實難夫爲詩義者亦各因其地氣所宜言歸於好而已矣古人觀風以詩而施政教焉以小民無室家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今以詩文結社刻而布焉以待擇於上亦猶行古之道也各循其土之氣以爲文猶各循其土之氣以爲詩論似相反而旨乃相合若文有不歸於好者請以刪之之權付予

常諸君矣

六子合刻序

六子合刻者四子合刻之變也四子未刻之前不能四子也四子刻而遂有六子此以見人才進退之機矣四子合於六子之時其文視爲四子時宜有進焉如四子之進爲六子者六子之進於其四與四子之進於其舊此非可以意氣口舌爭也其所爲人與文皆以具矣且臨川之於文學蓋其四子者而不盡即十其六子者而猶不盡也人之文也各於其黨以二子而附於四子必其能爲四子者也其離焉者或於六子焉或逾六子爲皆不可知而要弗與爲類者所離或又不在文學之一端也張受先令臨道在文章志在友生好奇服古之士三歎而作之槩法皆應所謂成人者不盡於六子六子其淵型而莫耶者已六子中秦之二見與焉二見何可參六龍之駕或以秦故其爲累秦也多矣

鄭玄近新刻序

文章小技耳然其至者靈心厚氣深識遠神往往而具不具不足以自存不足以奔悅天下而使之留連不遽去先正所以能待風會數十年大都如此邇來異士輩起才情畢放奇思奇局奇股奇句皆出從前無有不知先正有所抑恐而不盡乎將求爲今日而未至乎靈心厚氣似也而所云深識遠神則戛戛乎難之俯仰一時吾終業吾鄭倩玄近矣鄭子天資沉慧朗焰內涵慎許可不苟爲同亦不肯廓落語欺人每相對聽其言曲折翻駁初若僻固久之卒不可易環覗吾門中理諸淵穩無復遁之者爲文芟夷荒穢多發名詮余向序云出入經史粹于

適用昔有之語不屑借資要爲得其八九體大思精脉滑韻悠于以破浮膚鄙詭之塗計有餘矣記癸丑與蕭伯玉作一處讀書論文章貴動時社中有先達負重名號詞壇飛將余舉以當之伯玉大噱此政如數百里黃茅風來一捲謂足當動乎觀三代骨董石盆枯梅肌理隱秀枝節生澀是眞妙於動者斯說也今獨可爲我倩道耳靈心厚氣深識遠神正在吾黨二三子間咄咄徐父其不爲伯玉之黃茅也幾何哉

朱凌寰近稿序

劉能之數穉王孫朱凌寰之才凌寰亦執羹於余而稱師夫師者散名也礎先一傲則師之矣余以爲凡有是稱於余者文服之耳文予而實不予一旦得意颺去惟恐不速此其變微非自變之耳其初蓋未嘗有師之之實也故余毎于師乎我

若我輙自呼為弟鄧凌寰之前猶是也乃今日凌寰之師我我以弟畜之矣夫以弟自予與以弟畜人其謙倨之分相去千里而不知此政余尊凌寰親凌寰厚善凌寰之無已也何者試謂其有師之之實也為文一日已耳三日坐臥其下而不能盡讀古人書實不能留古人一字以我使題而忘其以我使題之迹時義之家氣滯向一毫不得犯其筆端要不得不名之為時文焉千秋論文始入聖者也其言曰欲學大士先生者不必句摹而字比之也讀書明理而已予嘗以為知言凌寰諸篇未嘗有一字肖余也而實肖余彼固讀書而明理也其淡有璞魯石者為文古縱自得余竊引為善學已其執義於余而余受之豈嫌伐一時事以疑誤來學哉小竹有小生鄧文虎者亦同此趣雖未及予二子所論亦後來之英絶也凌寰毋謂陳子老生謙冲之性忽變為彊寒也知其為尊之親之厚善之則陳子之稱人兄固不若陳子之稱人弟矣

劉文伯新藁序

凡博稱之類深其日出其爪作其鱗之而然後始擬爾而怒為文亦然先立於重險疊輿之内然後精神有所待而不窮而數傳之後物猶無以過之半城中諸貴公子一時競奕而劉文伯獨烈出其文示余讀之不能以句循之數四而乃得其端以擬荀子正名商子來民諸篇彼猶為肆步廉莊者已或謂奈此持文衡者何余笑曰此謂發不自恤其韓者也龍之夭矯雲間也既受其高而不下或將隕焉龍雖天飛終無相壓之分然既已為龍矣大大小小高高下下何所不可不能變化又安得謂之龍哉今夔文伯者皆以蛇夔龍者也

周伯譽遺稿序

周伯譽何以死而竟死矣然伯譽未嘗死且惟伯譽可以死也予閩人未有如伯譽者西安徐子卿其幾是乎子卿售而伯譽夭伯譽夭而諸人壽皆數之不可推者余生平性嗜子卿與復得一子卿而伯譽則死矣非子卿而售非伯譽而壽亦獨何哉

李章尹近稿序

李濟生天下奇士也三四歲時傳粥抱之至學官諸大兒所次第受習於其鄉師之書以耳治得之嘗舞勺時凡詩歌古文與時義之曲折皆具以為即售也而弗即售也然售于鄉親貴孟德為特舉耳孟德以謂舉孝廉年少欲求浮下之地以泥水自弱絶賓客往來之路以從事于學濟生亦然已未擲罷于委翮之山翱翔自若也然不自謂至今猶不業也天下風李子才

名有後信州來者輒刻怪詢之曰李濟生何為至今不業乎夫待天而弗篤于人榍困而弗嗣其志天下之通趣也而李子弗善是也其逾斂而奮其逾蹶而彌奮也三十年如一日耳或代李子積欲直前護痛痛主司何精神不敵鬼物使李子數落也李子亟止之曰此非失在我是得在人讀其所為自許曾壺壹以啓予已李子加人一等矣甲戌置大佳將挾大物而遊頗又落李子爽然而合其前後所作畀予曰子其序而行之亟使天下以予之不逢年者并以累吾伎蓋不能舉其題布指而伺伸之始二尺而贏也陳子報曰予自謂制義之積累無見逾者然多而不旨又半耗于鼠其存者以大繩捆置梁間鄉不復存也今子所畀予者約畧觀之輙得佳處而詳量精紙如未觸手天下旨而多多而壁三百年有其嗣者乎攻苦如此内亡憤懣

之累而外無聲色之娛以破壞其精專之心此而不售是無以勸登來學也李子則大戚曰子不諳終不見售然歲踏方疆乃置之空虛無用之地光氣去身而後用之奈何予曰否否子之前事蚤蚤耳今如子之年方學者甚衆願尚不稱老也子于老而售猶堪作黑頭公孟德云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願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此言始終舉之不嫌於後誠願濟生有以自明也

劉昆恒遊草序

傳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惟人才亦然所生所成殆有異數焉夫平原之地雖有微神含氣不厚物之奇者去之有一二少物轍說以爲奇強啚生熟味無所至而不要于成西蜀爲天下奧區四方仰之以爲神皐是靈物之所窟宅也東阻瞿塘西北絕蠶斜人足至止若走上天之難故物生能多而又成之得及其條才之生與成亦當異於是吾友劉子昆恒之文旁礴驅馳騁八極其胸之所藏與其才之所至吾何足以知之夫昆恒蜀產也岷峨之所融結鍾生於氣勢之地以自異於人而無深山大澤以削之則以彼其材豈生如豆知其爲瑞必爲好事者取去將無以待其成昆恒如今無疑矣昆恒矜其偶人大言曰予惟不起于中國故在此使予得與諸賢比肩並驅何遽不如且時復過之殆不然物矣予生閩武平山中如坐井裏長大始歸歸而始學作文字貧苦無師然亦幸無師得任意縱橫而蒸音蒙氣感之差輕昆恒不起于此而昆恒乃得成其爲昆恒此理又在所生所成之外計惟達者知之耳然則人才之奧河瑞諸條之國閉不勝山諸條之國也可以奇其生可以需其成又可以輕其業矣昆恒遊而倦持此歸以示陳子天石雷子榮子其必有以旨於余言也夫

謝曉生新藁序

曉生天下奇男子惠外而勁中通表而貞裏其意不可一世嚴難被服之士引而避之而要術於物器中乎理實惻裏信節一言而終身守焉雖當世儒俠尤妙之材未能相逾溢也時或懸質遐外遊精碎簡用寄其牢騷不得已之懷且欲躍幽舒豪號起其氣使不腐敗衰止余或規之爽然不屑也東事之殷兩人相遇於羊城月夜坐郡府大石上慷慨悲歌所言皆天下大計旁兒弱孺此兩狂生生何乃狂獨不能效世兒藏頭膝閒耳辛酉瑒中饑氣中人曉生抱余首燒所持香譁達曙鄰舍生怪詬何物書生譁聲如雷駭而翁不已也兩人聞之愈益譁曉生指余嘗出血曰天下事何不可爲者大士知我能燕不羞其志用猛銳若此今及曉生之壯也而售矣曉生將用其所素豁有可觀者焉夫振振梗梗所以立功孜孜俶俶所以保終曉生之取舍審矣序曉生制義顧獨序此何也余倪雁曉生文自不宜棄曉生文昔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程猶謪之祭之乃其母也余與曉生恐人之以余爲務妓進寵也

吳先民新藁序

天下之號爲奇者非能奇者也局奇矣拔之而不得其法之所存辭奇矣拔之而不得其故之所存理奇矣拔之而不得其脈之所存此文之三關也下以此爲習上以此爲收效之皆心誠服其利一與而從之而奇遂爲天下所詬厲耳食者病其然而歸獄於其始造之人曰此陳艾章羅數子實致之豈乎余二三

兄弟寧能受此責乎且事之端委竟亦何所涉也憂世之士欲
返以昌明博大且爲二三子解嘲公理既立私義亦弘此予之
所功也吳先民於此道束髮攻苦諸所登木者變動不居伎屢
遷矣而率其典常大要皆有嘉隆大家意大者與衍弘深追風
太僕小者亦復古嶸削奕刊落繁音凡近日幼渺之致尖屑之
習驅掃殆盡甚矣先民之有志節也有法可尋有故可稽有脉
可味如先民者豈復易得夫奇若天下之散辭也以變爲偶鄙
以變爲奇以習見爲正即以罕見爲奇今天下幼渺尖屑者多
乎棄昌明博大者多乎意者必幼渺尖屑者爲多也苟幼渺尖
屑者爲多則先民少矣爲先民者少則爲先民者奇矣先民復
有所刻以行世而予言如此蓋助先民救弱之力且用以解嘲

鄧止仲新藁序

文本於道爲器之最貴夫道著之心本文與言皆有以相效然
舌也相資氣味驟礪而無造次可觀之美文則經乎歷思斷要
其致故行遠之其歸爲世人好中一偶謂文但明道耳伸紙縱
氣讀之政如人言而沾沾以爲已寶曰是爲大家識者哂之建
武文學遒來爲江國冠冕而鄧止仲家世殷盛故不屑意志欲
取古人之得失與古人之言之異同論次成一家使性命道德
政教師俗皆形見於此所規有成非一切之爲分也以不盡之
體爲其氣俗之事乃及于時蘊高深微遠不可槩臻夫得之同
遨爲上予嘗觀止仲試藝日來稜蘊而成之而有其質矣是止
仲才優矣其質於世之以言爲文者固不宜示我於世之以言
爲文者矣微辭妙道而爲關丈人說余恐止仲救敵之弊給也

巴西集卷之二 終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序三

丘子元二刻序

丘子元毛伯齊愛子也毛伯諸子皆才即毛伯居恒自言昔氏父子文學自文王周公而後門業不墜千古獨見此語數爲言余謂此公蓋以自況也子元當毛伯無恙時髮未覆額耳顧一日可七義又好爲雅若如唐小說之類毛伯亦欲分其心而心實奇之私謂予曰此子竟可予笑謂毛伯公又理仲達語將合昔馬二代之才爲一耶毛伯竟以子元字之惟是子元之內兄得平叔爲江國盛才而清識美韵不後何郎夫平叔豈庶而不治者之所能頡頏者哉然去其所爲人品而存其所爲神識則平叔固無愧于昔之平叔而子元固無愧于昔之子元也子元昔刻有關堂空靈清健法脈嶄然居然毛伯後身而新刻北樓文與則春容精深洋洋會于和雅似有進于其昔大齊得鄒氣與夫子元所雜著詩賦記序大要以毛伯爲宗而時菰一途亦[illegible]然是雖屢變然猶依其類焉是毛伯之所爲奇愛者固不誣也

歐陽子方摘序

巴蜀之秀鍾異人爲日歐陽子方其音莫逆得西方之英生骨與甲顧數爲余父所頓抑非必爲服也相出爲道物之所忌麟遊于近郊而異其蹄尾馳也或從而棊號之因對我者之見攻得應彼者之有異子方也樂矣而子方顧不樂也因是而沉迹因是而晦志識者日進晰者日退子方殆如纖邪讀子方近菰深微雅秀精其養之所從入而得其短之所不踰蓋養氣修已遵路從王其是矣夫爲其頓折已也而厲其避物之思乃厲之而獲其深靜此其於物也彌無所過而物不之知是其愈于過物者也子方不頓折未必能如是然則余父可謝而不可譬子方也竟樂矣

夏三宜制義序

夏三宜與陳子同出于文老師之門師推之甚陳子心頗妒之然詳其文與品之間竟如師言而終無以相奪三宜爲荆州名士年壯負一往銳遂未定時楚中屈指三人而首三宜三宜亦自任曰吾而不爲誰當爲者既中止三宜所列之次猶宜爲中行三宜蹶然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知進乎蓋反言之以明留內之有也既謝選果以新例司李會稽陳子酌酒賀之曰子不得中行無相乎其可以得中秘猶子不得已而取中行無害乎可以勝于中行何者會稽天下神皋賢人君子聚焉子雖然于諸邑君之上耕才習事一也而以其累則夫清華之選猶有所指而歸之而未始一折閱也會稽之山吾子先王之所有事也明德遠矣三宜今儼然以文章人品復臨是邦則夫貞憲肅度一德正刑以和福居仰將有復高祖之德者焉蓋文章與政事相俯仰即三宜之制義虛員高秀時時有扶進道術之思則夫所爲服官其能靜一流視善觀者不移時而其于是以知三宜之能其官也既能其官則向之所以自期與人之期之者乃可以相必三宜行矣予師宋天岳先生爲是邦名德而吾友三宜爲之君必有深相得者試以陳子之言質之當不河漢也

馮龍貢新菰序

龍負馮子九黄間奇士也壬申夏余館于黄交任李上交侯矜慎許可頗接龍負有加等私語余子不可不急此人豪骨而儒心有以介然不自欺者余訪之古刹中未及溫和而遽歸然將時念及馮子此又自得之心非因交侯而然也嘗憶從古刹中馮子出制義相質余亟賞其深蒼壯力非恒所有而亦小加異同曰此子低佪數四得之者此子更之再四而猶微不滿者凡此爲上無有也而子從意中知之而未嘗不相得馮子色動曰予竟當云何曰子無不售且無不高售以深之深而力之壯也必不得已更爲數十篇而猛其識與力於心手之間以待其自然之數則所謂勞而後得與勞而猶有不得者將恐以自然錯之甲戌之役所不以數十篇文字見擲與既見擲而悔于所不以一篇文字相序則兩人可以互爲質也乃榜撤而馮子果高

售予亦幸所爲發其囊中裝則所約爲數十篇文字者也馮子深德陳子問所以深德之故則古刹中挑燈夜話事耳馮子言曰予性不能曲奉人亦不樂人之曲奉予譽而無當與摘而無當欲予之說自樂與說自謙余不能令子聞予文翻然反之無不予之以當予知之又予之說是人也則憂其無成而樂其成予之心懸于耳目之間余又知之此予所以德子也今幸不負命余所以聽子者止此矣子文可無刻而子亦可無序陳子爽然曰有是哉馮子之懇也予告人如子者衆矣及既得志余疑轉避之雖燕燭之中不敢一理前語陳子坦中若何以慎密如是有以使之如是若也今陳子與馮子所以相與之分不過古剎中挑燈夜話然馮子若將守之而不難于自言交友如是則從此之爲感其知己之百于此者馮子之爲馮子盡可知矣馮子性儲風爽驚才獨絕人與文皆應之要其可恃以集事者猶其慧也豪骨而儒心交侯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李所初新義序

凡物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鷄具五德然人得而烹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者近也文章小伎然千古聖心一朝帝制在焉聰天下數十萬聰明才智之士恐能儼然其中而我沁沁悶悶無逾量之能此其道固未可以赢出于天下故欲赢出于人有三深亦有三刻學問欲深理義欲深精神欲深及其既深而有之文也削氣欲刻削局欲刻削股欲刻深矣刻矣而又能全其才渾其迹使有深刻之妙而亾深刻之累則安得謂制義之爲小道者乎予持此意相天下士何寥寥也長安寓中得讀李所初齋墨并其二集運筆纔思俱立于岩險之地仰其神絕流速

之性要不能一邊而知之所云有深刻之妙而亾深刻之累者吾石鏡年兄爲有子矣泰二子孝威孝逸頗知文字然其智及近而不及于遠元季二方徒得太丘長厚之性何敢望吾元禮他日與吾所初深譚而二子竊聽之飯忘著箸卽令成稾可也

溱郁濃新義序

予聞故記之言曰國之將季人物之形佑小詞是衰薄之影雖不必盡然要有然之者矣故天下有餘之氣君子之所存而守也詩云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餘以頌美都人士爲言古以劉今豈指西周盛時也近日時文一時奇服之士相率爲佻削幻形其道近纖倚俗靡靡不知其所自來深識者憂之而其中之有守者亦但温文都雅義足而已無復抗其爽言有盡于天下之氣此殆有鬼神非人力所爲甲戌之役獄書

天子之廷乃得深文劒潭滌君劒潭云者志其所在生與若所變化也諸葛書與美髯公者文言稱予效之獨稱劒而已傍發于李附劒俱出文師之門師師用聖賢壁立千仞為一代偉人顧奇劒甚而闕中牘首題一結凡數百字感慨用壯中要人要害有霹靂光之者劒爽然自若也既而知師奇劒甚者在此氣一章亦有之一句亦有之氣既與氣節之所寓也劒殆兼焉今天下所幾及與今天下所急需莫重乎有益于天下之氣而後可以矯之使返且賴之以為用其氣得之于天不可強而能而劒獨握之蓋文武之道盡矣陰而陽出之英而雄行之所藏至深所據至確而要遊外以弘內者必使昌明果銳之物克潚滌之上下令人得而讀之不務相逆蓋其天性剛方盛隆見于文字之間如此此非劒之所為也天生之天用之異日天下有大事劒可屬吾用是知天事之尚隆國事之有恃也一時義之小有人焉有天焉劒亦可以自愛矣

吳孫膺質義序

于北上艾子實佐之路有經由凡過文墨之地疾驅之戒艾子毋以其面見人蓋恐有以序言見嬲也至濟寧舟中艾子手一編請曰是圖先生所素賞者不肯將有為也予作色拒不視氣微平則謂是何等文也曰是吳孫膺先生央余代刻且央余代請序嗟夫陳子即有嚴戒豈難吾孫膺哉因歎息語艾子吾江國新城一片地生奇秀興無休時然而莫孫膺若也其偶乃吾友甘伯申其學弘以與其識超以達其文玄微險側嬲它心于秋毫之端者終不使其流連而稜之乃有理實無一字妄設此眞足供賞鑑矣予文天下相駭以為異今以擬孫膺及伯申之文政如聊翁大學章句序　方病意淺手滑無以制之日取公孫龍子搦細之言及墨子篇中無字義之語用以自塞其流然終以古檢今弗之逮焉得孫膺之文知有以自處矣孫膺之文使世人讀之抑甚焉然余樂為序且從史刻之者人狀自為心也既以語艾子艾子意大釋舟泊安平方諜以四十日成百篇為臨場新義意緒穆揆不復記憶前語至順畫事畢而神氣已索然見案頭筆數枚皆禿無所用是日應酬文字之緣小暇戲語艾曰此筆小有勞于余功成而身廢為文塚而祭之艾子微哂之曰正文尚未辦此為蓋正意尚覊喉中未及成響余疊知其以前事相督矣故走筆書此以遺之文之不工言之不盡此承筆禿氣索之委而然非關陳生況乎關吳孫膺也

王子房新義序

古今人名字不期而合者往往而有王彥章謝彥章同在軍中為將晉之王謝不期而合陳安與不先以勇鬥于泰龍之間漢之陳平不期而合而本朝平安又取二人之名為已姓氏古今類是者不可勝數不可謂無意謂也然皆雜武之夫詎人學士所不道子房在漢為元臣荀彧俱治希蹤及之而天下莫之許也二人者卑不釋主卒裂其姬才非不高道則劣矣子房不忘韓弃不忘五世忠孝為本隱其志以行之不得不已以祀令君司徒眞如良璧之與碔石已王子子房先輩駿取房星縣姚之義以為字臨場而易今名或問之答曰房星者于天為上帝之內廐也然予揣其意不獨在是天漢為漢劉漢亦為漢房之義可以兩通故本此以為志而托彼以為識王子文章高古筆渾獨取一道有識者皆見之豈待余言者顧王子忠孝大節自其

童齒已悲念父與母戚然而不見得諸父諸母而事之如其父母王子自此以往必有異于人者矣乃王子執義於于彌篤或勸余弗受余解之曰圯上老人何必賓于留侯而留侯下之今王子崇隆斯旨政宜曲加弘獎以成其美是其生平所以有立者也何爲不受乎

王全淑制義序

在都門接王玄石王子房朱念岩三人用力如虎期挾大物而邀時玄石以家警南歸子房念岩皆成進士假玄石得與北闈之戰其事豈遽在二子下哉玄石有弟全淑久已知名而數其齒尚在孫郎渡江之年爲人超然如玉樹臨風王氏當與午獨盛而全淑生氣勢之地文章之氣勢又足以配之即其瀟灑獨往風疎雲上政似張緒少年蕭公所云入地固可致其年不可

及也玄石自負雋才弟畜全淑全淑謝曰我固弟也然君子之爲論不然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陶士弟之云乎夫且火攻伯仁矣

曾叔子合刻序

曾叔子子家仲父也金臨之間有古刹而名者曰紫雲予與同人結社其中曾氏一父之子預者盡四人焉前後颺去者爲丘毛伯游太來曾銘西視文柔蔡靜源管能躍章大力羅文止此皆弟畜泰者也然當時年最少材又最高則銘西之弟叔子與季子其人焉而叔子於文視社中爲雅馴若泰與季子雖時有所長然頗以奇放爲同人所憂叔子學術淹博而有本原人品敦愼而有氣決然屢戰輒躓庚辰就都試試第一既蒙恩特拔授南兵曹曰吾業得佳山水以其餘將埋素業而布之吾今且

移其治文者用以治兵子不可無序辭之和合水土一爲佛子一爲天尊須用金碧裝嚴之而掩其土木之質子能爲曾生良塑乎蔡濟陳子之喻叔子乃不如是言有大賈多金以其餘之蓄惡而至之難也則說爲道士服以金鑄大像冠帔儼然而金與銅之質卒不可得而殺則爲黑其漆而紫之而採金其上文有以名好骨董者得古琴視其尾則焦視其腹則斷紋也愛其不俗則截新桐而接之而流漆其上光可以鑑此此二者一爲黠一爲痴要皆足以掩其本質之所勝今叔子之文其貴重而精堅歷久不渝則金也其雅素而具自然之色與自然之音幽然闇然之處以斑駁見奇能使牙曠輟聽四山俱響則古琴也而假飾于陳子陳子亦安能飾吾叔子乎即能之要無益于叔子之本末分毫而天下且疑其質之不美之爲之也須且或丘

山泰病之而無以辭其請因勉爲之序序則不飾而序之下之飾所謂質全而響琴者因之以盡現矣

楊子常全稿序

予嘗言今天下財用之絶但禁刻十八房與天下大小社稿錢直墨直張直可得十萬而藏而聚天下之刻文便可塞今日常山缺口誠謂選者無當爲是有濫之辭夫有微之辭非常辭也乃若可貴則有之如婁東諸君子是已而張受先楊子常實爲冠冕丙子予謁選赴京子常亦以薦與至出其橐中裝則全稿在焉夫文者人之心器所至然亦不盡然觀其所業與觀其所嚮而差數職矣予嘗謂楊推飾之文有惟飾在裏一門生笑曰先生文正於彼然一題到手常有自作古文之意此或其所分乎余甚旨其言夫業在是者嚮在是者也所嚮在依題而而薄

淩厲則其人爲守分人可知矣所嚮在合聖賢忠孝之思而厭
才華則其人爲守內人可知矣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爲文以
爲性命非以爲功名也故彌困彌樂爲之老而不厭要之諸君
子中如是而子常則其著爲者諸子常之文如見大儒焉非文
之理是龍四子之言其氣其辭其體誠足以配也助成王教矯
違一切匹夫而有憂世之志二三子之功爲多嗟夫使天下爲
文皆若是固國家之所求者又何禁切焉故知予將之言爲有
激之辭非常辭也

來元成新藝序

來子浙中稱爲上家向嘗讀其先世諸藝渾乎古文以爲非世
所恆有邇來貴仕名人相望于時而比日新出其屬復有元成
元成諸父兄爲世賢人猥承其後此豈易爲者以來之父兄而

元成猶得卓然自有名字于時則元成所以致此抑以難矣春
季予與元成相遇于浙河先一日朗大行雪田語余曰今日來
元成舟適至此君爲吾浙盛才大士顧闇不及相見焉市凉燈
風流彌往瞬目揚眉有如舊識率胸懷與語兩人猶掌握相見
晚也迨讀其選牘與其窗稿而益有意乎其人夫貴仕與名人
士生其家受之者皆足增文之聲而意之者皆足減文之價意
其爲增之此意中所以懸擬之也今元成所自席自恆情推之
無乃寔不至于是與苟其未至於是則辭文予而實不予然則
貴仕名人爲之子若弟者爲所藉亦爲所累不可不察也今元
成之名與元成之功皆其自爲之可謂邁迹乃身而不幸有貴
仕名人爲父若兄以爲之藉則其累元成固已大矣然而元成
初無累也元成爲予門友夏三宜所首拔士讀其序文所指本

知何等蓋不廢扶進道術之思焉予三復以爲知言然非得元
成足以當其言者亦何以發其壘壘乎元成之鄉有佳士宜爲
余年友蒙鶴子其才予數見之而驚嘗與雪田言是亦有父兄
之藉而辭其累若淛中之盛才此又其一矣元成倘亦有意其
人耶

商士宗新義序

庚辰之役新貴與諸廷試者咸集以文事相質者日蓋未移布
指而度之輒得一伸求序者准之新進士有四難瘦與壯得其
二陳子無其得意而獨與其瘦與壯之余壯故瘦也陳子迺壯
如此相知者奈何益之一日胡子輸金約雷子行九過余余語
之故胡子曰未也復有曾子壯者然可以不瘦偏單則力省文
不單則神適宗之則其坦商子士宗之制義在焉得集中學而

篇制雷二子持兩頭予快讀一過歎謂二子曰商郎文似雜劇
中格兒當與諸新貴疏驟爭先何爲僅伯秋水乎曰才弱冠耳
其文豔而不濡斂而不澀稱之重而嗅之香食之可以益人神
智以斯餘子將黍稷之爲恭耳胡于欲使此篇爲茅連茹而見
之陳子將其手曰止善讀士宗文者止讀學而一篇猶之善讀
論語者止讀學而一章皆可推之以知其餘必求其多是買菜
之智也既壯而猶序之者樂其有以肥已也

程坦之新稿序

內子予在都門王子房朱念岩兹以一飯之先挑義顛襄老子
時晉中程坦坦在焉復效二賢所爲坦坦負奇才余嘗讀其文
輒自愧悔曰却羞受此賢一拜也今春復交坦坦之弟坦之予
一接坦之貌如坦坦獨少虬髯耳一日出數義相質自請將徐

發其蘊以贊予弁語予私計之曰譚何容易坦坦賢其弟未必賢也此予恩予恩者政不可多得吾將終賢坦坦矣坦之既去予讀其書義三篇詩義一篇其理弘深其氣沉昌其勢雄盡因批其亮之褒曰此與坦坦園門名山兄弟各有位置又寄語坦坦善備何叔其推之如此坦之兄弟爲晉中鉅卿閥孫而其尊人心翁方以盛名處大位今坦之兄弟日邁月征復爾必復其始其在于斯嗟夫子相士無甚邀從者坦之與而兄其勉之亦克有終使天下謂陳子有知人之明不其偉與如是陳子之文之學縱無所加于坦之兄弟而以知賢勉賢爲功雖差愛賢一拜何不可也

丈千子歷試卷序

千子才學文業爲世所推其言滿天下天下得其一字如獲天球河圖顧常斂前後歷試卷以行而自爲序幾三千言性廷曲折遂秀才小試之苦妙盡形容天下愛其痛快每先試義而傳誦之甲子既售秀才之苦謝矣予因謂之曰此宜有所置千子曰不也此子之售之所以來也且吾寡所爲不屑近事而遠于時物今幸而得當足以間執讒慝之口然天下得毋有疑予更其故步而合也乎千竊有慙焉故闈中之牘無弗如行卷浙而上之以觀其三十年歷試者又無弗如闈中然則試卷之不廢非獨志其知己之感于叢賢與穩其積苦之意予來猜蓋亦以明其守之恆亦以著其道之未嘗不是也闈中牘何如歷試卷之多且久與爲其間執讒慝也不既賒乎予無以奪其言雖然顧置其所自冠之序夫處憂感之過者宜爲憂感之言則吳密遂之過者亦宜爲密遂之言子今地異矣千子唯唯因復行其

試卷而更其序

甘伯申存是草序

予友甘子伯申少負奇人之目爲湯義仍先生高弟居恆弟畜予予笑謂甘子申與升蹉音昔劉伯升志存乎繼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綦卒成事者乃在文叔耳自若士先生逝後伯申數歲不拙闈營寄一扎伯申莫往莫來豈忘平日之言乎伯申讀之笑曰是又爲文叔語矣今歲伯申就館廣昌道過舍譚次出一編示余吾將付梓大士當有言余得而卒讀之博與旅削古今之所已至者沒不復見眞足以饋祀上帝矣夫其言甚深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伯申神大於腹而智過其身故其文皆剷之又其爲人駕恭靜淑道風秀立此尤爲子見事之者顧獨慨然功名身世之感未遣子複曰大士尚有名走澀中有違若昇者伯申所短也然伯申惟如是所爲卒能以氣決傲其昇甯者與

異騏公獨嘯篇序

今上幸未會天下之士試於京師一時受命膺是役者國良民譽持法內外嶄嶄曰前辛未爲鄧文潔豈氣運端使然哉取其爲感厲之惟公惟明敻門休心乃獲吳駿公而元之此非文潔氣而何其聲之似文潔也文潔當元時或年長矣駿公恂恂如處子出予友天如門下天如歲猶未也況當如駿公者予古有年少而才如賈太傅顧菫治安悉出平居所練治新書兩扮本也餘子碌碌彌爲不迨特欲見其巧予世因而張之非必盡中事實飾成之耳今三日之間篇凡十九文字凡數萬言踔厲風發讀之者卒輿之遐以爲辭君曰此文潔復生何以得此聲于

遠近關哉此非歐公所謂天道之行各有太厝文質再而復是正王者以通三統至再而猶不復天氣合而離離而復合至六十年而無不復文字之變識者救之而不能非能之而不救也而固自若也今歐公元遂同符前辛未之所爲昔之法制爽脉一旦更聽易觀嗚呼此豈人力也哉聖天子以志動氣幽通有動神理不誣而興人應之天道動而纔終文字之辯見昇平之祥亦見君子觀數識歸固非一人一事之所得也歐公方布其素業于天下因書此以弁之

涂伯子辛壬之間序

涂伯子有名于時久矣與其尊人若水爲人爲文皆可以希蹤古人而以其相洛之迹裡其貧力雖遇世之絶能者與之遲應不喪精以䫉擿剟分二人可以蓀就數十章頗老炎亢意孤

征不肖人事伯子年近而立尚與諸生戰文藝之場辟之善射者前不穿宮澤而後發式禽以獲效於終朝有天幸者陵節未穩即陵徒獸拾鬼楷鹿射際腳麟郡市而載矣事不由於工拙而人心工之拙之則未始在也秋抄若水遊予携伯子文見示則辛未壬申之作間焉予且浮且裝大圖舉判發時而卒業夫世習詁訓與媾盡耳偶難句界昌劣深妙難于句界既已棘口不能疾遨步于深妙復以遨心不能賞諳遨阻于外賞失于內不精不神益可知矣伯子之文大海廻風得昌明之氣碎智滑辯以所使忤而微辭精理氣候分明致廣大而盡精微古人以學道伯子得之以爲文章今世以成弘矯偽違幽隱之習說固不勝被剽未得其單複之數也如伯子者乃足以拯頹振靡何者昌明與精微有以兼之焉爾若水曰十年許有神倖于塚家

謂予世情輕可以人進今子矜小子之文不覺心喜此世情不輕之效也予唯唯伯子貧甚因其請而刻之以見工之拙之世自有公論非失在遇是得在彼又何歉焉

趙南武臨場新藝序

隆準公大耳兒祖孫相距四百年皆能有爲于天下原其所以無有他端百敗而其氣不折也陶荆州愛將朱伺每戰輒克人問其故曰吾特能忍耳兩軍相對勇怯相當幾不能支而更忍其須臾此必有變我能忍彼不能忍所以勝負之數不貿也合二端觀之則有氣而能忍者勝矣辛未放榜歸從南陽舟中晤趙南武兩難互送諸疑蒞質時時風姨颶母矣怒僵覆舟中或無人色而我兩人談入深處得乎忘機而檣傾楫摧之變以免然余過輒獵之而趙子三年復見予燕臺譚往事如指掌曰予

某言有然子某言無以易意非陳子曰𠇍之效趙子有餘之效也趙子戰又北矣或勸趙子有變化之言趙子意不自得就陳子商之夫不𠀋餘人而就陳子者非舟中之矐與送難質疑義文字之訝也物有合焉必以其類夫太公告而黄耆彈冠則類之故也陳子之變不暇短矣然卒以有所薄見於世無他深巧有氣與能忍也文章之道誠與年俱進而士與日俱退袁路已強則文之氣與作文之髮俱短獨待議之日進者思用所長此其人無約不忍也即忍焉吾如其無能爲矣南武屢蹶大屢賦何也然予相其文枝葉百折而能有以極其才氣之用隱其名使射之人以爲三十許才士耳極其才氣之用以行其日進之誠使胸中之理大小畢浮是道必售時遇非有冀也氣全矣所可慮者能忍與不能忍而已矣趙子比季皆以名人爲狀人然

翹子不歸而聞諸家則奈何不以身之所歷若告之也

馬培原臨場新藝序

有一友今爲新貴人三年前爲間君下持所論曰天下能敖項仲昭爲文者獨子耳吾且延子以訓吾兒事雖不經然此段親雜林事更奇予因矢闈中亦復須文耶此闈羅天子爲不倖要夫仲昭之手幽明所推也然予謂仲昭之目富不歷其手闈中閱而索得之者率多奇服之士馬子嘉植亦其一焉其感仲昭對督井性所有也曰場中牘不遐吾師幾不獲於理則又感張受先先生如仲昭夫文章之道以變爲上變而得其正上之上也近日員熟已甚然用是得雋者往往而有觀馬子之牘仲昭得之得之而無以相得雖仲昭日號于其偶曰無失馬子無責失馬子猶未失乎其爲不售也今仲昭無所索於馬子而獲則馬子之爲馬子殆可知矣顧感受先先生一以感仲昭之感感之何也夫被今日文章之弊有三端與其輕員也無如重與其子雜也無如經與其爲內入也無如分出此三端者所以爲變所以爲正而受先持以教人者也受先與馬子年兄弟也馬子已有盛名於將受先痛繩之至再至三馬子樂流汗面發赤不倦其道既成與一世相抹殺以大鳴于聯而用以厚售未嘗識介抵諱每對人必指心自明以浙其伎之所從來則馬子豈復今世之人也哉夫無所爲變而主之于先則仲昭雖索而猶不獲況乎不索而獲之也則雖感受先先生一以感仲昭之感感之固宜然則天下手目相敵二先生而已彼闈中未闖并推受先先生何也

龍重孺帝京稿序

龍重孺名家子登甍蚤達余在蕭伯玉家一年所欲與重孺定交專卒左今年來京重孺持歷訪予予出諸藝示之無一當其意蓿而被酒慕上征氣放于眉宇余意重孺余中人耳既而出其帝京藝相質語語深渦淹衆當其得意雖古之作者不能絶也彼其言曰文者文耳今天下好示人以其質婦人不飾不可以見君子士之奇義不飾不可以見主司大士當稱手而從我余笑謝曰子言固當今乃知子用心微猶向所見者子之皮耳然余老矣子爲子之事余爲余之事藏之藏之不亦兩傷乎重孺大笑因布其所爲帝京稿者行焉

巳吾集卷之三 終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序四

楊曾二進士合刻序

陳子締交吾郷遠則楊內美近則曾子家其人其文皆可命令於時而其所詣之地亦微有分焉楊瑩約有貞隱之德曾勁挺著通壯之節讀楊文使人幽讀曾文使人王古一也楊如內經曾如漢璣大約言之加於其似而已吉之人保于楊而臨川亦擁曾子書與蕭伯玉曰今日兩地有楊曾譬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以相當方事之殷也無良之人頗有屑吻蓋不知兩人用意之深妄相揣度或可得其開闔云耳二子患之謀于陳子曰何以閒執讒慝之口吾將合刻其文以正告天下則何如子曰是矣天下豈有文如此豈有合刻其文如此此物猶有間而可入者人之爲言胡得焉嗟夫急則無所不可見其疑端緩則無所不可用其解法覲易所繫豈不以其時哉豈不以其時哉

袁特丘制義序

袁特丘名家貴冑與其弟田祖俱以文章嬴出於時相觀其度幾幾乎欲掩迹前修而父與諸父之賢不得而勝之夫稱人之賢得歸于親然余賢特丘頗謂其有汗血之超何也夫道豈一端而已甲戌之役有君子三百人旗獲化我然素號爲同人者未數數然也余於特丘耳治非目治也然部謁時心各意其爲是人袁子私詢旁生有黔君子得毋是陳子陳子亦私詢旁生有爲君子得毋是袁子既而握手大笑恨相見晚也然所未見與欲見者面耳若心則固時時見之矣心託于紙上而傳之四方人人見之人人又未必見也余竊不避以爲見特丘之心者殆莫余若也其爲文也深其節於古人之奧妙而㢠險以爲功獨識之所至務以自明雖聖賢之說有時而不用凡此所謂特丘之心也余久見而知之所未見者獨君子而稱者爾特丘新刻成因次是語爲序而歸之且以質田祖以爲其言果何如也

程子易贊序

易之爲教其始末蓋可思而得矣其事之始即微伏羲殆可從四更鷄鳴時肚皮中畫而得之者也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八生六十四而卦具觀其進退當否而象爻之辭之吉凶具以人事當之得失之理存焉以神道接之告詔之情昭焉如是而已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推而及之幾而隆之而皆有也主象主理分爲兩家而要理在象中孔子以理解易者也然孫能獸于野字字有理而雖象推而遠之無不如是雖然易之無所不該者非徒易有太極之說居道之全也凡天下之事無一定可求者惟人以其意求之而各有得邵南皐理學名家士之爭尊而附之者也有妙君子者重所旨舍而思錯之至則請曰先生化及飛鳥矣有鳥鳴於阡之近渡者或以爲鄙夌過之鳥非也或以爲撫車過河亦非也直從先生之學曰娩墜珮磨珮闊者哄然使易但有象而無諸聖之文義爲立定外則何所不可附焉此楚黃程子易贊之所由作也易無所不在亦無所不舍有文周與尼父而易矣而况先生乎然易何辭于贅伏羲畫之如宇宙中無鳥而有鳥如飛羽中無聲而有聲連山京之而爲連山歸藏意之而爲歸藏周易意之而爲周易愈演愈別愈演亦愈多文周尼父不妨爲別不妨爲多而後之人獨嫌

于贊乎易讀人可隨意而演易理人亦可隨意而演也人惟可
隨意而演此易所以大也先生之易義精辭高此書一出諸家
之虛而無用與用而不極者其贊矣若先生者如口目手足合
之皆足爲心君之用以爲贊焉可也以爲非四目兩口駢其手
足之枝者即謂無一贊焉其亦可也

不删狂序

天下狂不一也有儒而狂者有禪而狂者沂水春風之致雩若
無人雖老尼山在上揮絃不顧此儒而狂者也若夫吞針嚙蟻
一喝踏破天下一口吸盡西江將若祖若師一拳打死與狗子
喫禪亦有所謂狂焉余素狎癡而性喜狂眼亦識狂然無有眞
狂者雖欲余以狂奉之也難西蜀寒竹氏禪而狂者也余禮之
極謹一旦携其所知文數篇題曰不删狂曰予其點之圈之批

之且序之失不讀禪而讀文字又疏于點之圈之批之序之寒
竹之狂態見矣然聞所不删狂之文則未見其不删則未見其
狂者以爲中行有餘以爲狂不足以爲圓門有餘以爲名山不
足則何不删之有焉觀此文之貌或似胡廣耳而寒竹氏顧欲
予狂之不删之是寒竹氏之狂非客之狂也夫客爲中庸陳生
爲狷惻而寒竹氏爲狷此亦天下之參亂書此以遺寒竹使以
遺所不知者何人

丁紫芳重生傳序

丁君紫芳落賊而竟自免者何也不怕死所以不死也彼當城
破萬無可生之時只念一刀過頸直如一條冰雪無可致難于
其身者而君父決不可負先臣決不可忘奉主決不可畏妻子
室家決不可使之牽連入懷打算到此胸中一毫無畏而智生

焉君負胸中無事之智獨患無身耳身踏虎口夜臥臭彘重疊
中方夢種竹作清課事此其心豈可得而執而殺人又安足以
死之也哉晉於是知叛臣叛將之罪通於天矣賊非盡不可與
言而甘心受絷若牽狗彘然曰是無可如何君子或即而恕之
然丁君獨用勁自脫又何也引犬羊戕父母之壤望主至下愚
論以黑雲龍之事招之而無一人應者即今日之不歸知前日
之往矣故曰其皋通于天也丁君又曰賊易與耳其帥皆屠各
非有智勇者惕隱等之驍悍而王曼珠縛之何有於是吾愈知
賊中曲折苟能見任宜得當以報夫丁君驚魂未定而能爲是
言此其氣決何若宜其脫歸之易易也

放生大會序

末世嗜欲愈多嗜殺因愈衆物之自全其命亦愈難幸而有仁

人君子承乎其後不幸而無仁人君子承乎其後物盡矣則人
亦盡矣此江國放生大會之所由生也地連數郡人聯百千衆
一時貴介聰明才智之士與焉而南昌令何公非鳴寔爲之師
倡其讓畫其事者則西佩劉君也其貲以衆合其放生以遇而
救之其登記以簿其會以歲兩奉兩舉必治佛事所以外資物
靈內圖已慈而丁寧懇至稽核之事修焉西佩謂陳子曰子盍
有言夫物生有域佛氏以慈衛之今諸君子以慈衛物命而乃
使不通佛理之人序之未見其可雖然諸君子爲此舉也其歸
使愚夫愚婦皆不肯殺而深語之不解也且溺佛氏之深而不
善用之其勢將至于助殺彼以一切見境一切善惡一切苦樂
一切殺傷全活皆識神之幻見所生醒則都無則殺物命本爲
虛說反是而言之則全物命亦非實事死物不足以爲不仁則

生物不足以爲仁實欲不足以爲苦則生上界不足以爲樂故得佛氏之說而不善用之未有不興于不仁之甚者也然則雖不通佛理無害于可言也夫禮俗之始未有知由來者也然火食之興不久則鮮食而粒食亦嘗不久民之初生不能茹草而又不可以得飽於是不得已而戰禽獸之命聖人不能遏奪也爲之節焉其取物有體其交于萬物有道此魚鼈由庚所爲詠暨寡也後世不知聖人革俗有漸之義與其救物之窮之深心而曰聖人不能去殺歷殺隱無論聖人之心欲盡去殺而特不能遽也卽使聖人真不能廢殺然蓋如聖人之教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魚不尺者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如此類者不可殫舉故能修毋致子四靈畢至審如是聖人之於物也蓋節矣取物有節卽不

盡物而生之而物之全者已多況又革俗有漸思欲盡物而生以救物窮也誠然聖人雖不能使後世之不殺而欲使救殺之世殺運可緩何者殺與不殺此二本者皆緣聖人之說以爲通而人欲雖熾人心之可恃猶操其勝苟人心之可恃猶操其勝則勝之矣人心非欲生物也而人心不能無生人在天地之內而心又在其內天地以人爲心人以片肉之可着地者爲心其地中其體圓其竅靈而其性怛惻佛氏之所謂慈聖人之所謂仁也人無心之仁而將無以爲生使徒恃其地之中與其形之圓號於人曰幸吾心尚存乃遇物之可哀者而不知救與不能救則所謂靈與怛惻者去矣如是已無心而入死矣如是將又至累天地蓋天地無心而天地亦死矣是故物死不如已死之爲甚生物不如自生之爲急也然其心之已生未生也有所爲

驗其心之旣生無不生也有所爲養而皆本于放生之一端遇物能愍則心旣生矣心旣生而又無試之于殘忍之途以漸于堅忍之事遇物而時時愍之非以養物也而以養其心心以養而生心常生則心所生之用將遂不可窮此放生爲驗心養心之具而實人心之可恃也夫物自土石而外無不生也禽蟲之類同于人者七八特形異耳有翼無翼之類之異猶人有鬚無鬚之類之異異足以相難乎或曰草木之類有生矣安保其無知又安從保其無牝牡之族懽痛之情乎試觀抱蔓之弱登危峯峻必以絲牢纏所附而後去之而所以爲是者必以夜以爲不如是巳且墮不如是人且鬩也至巧黠矣聖人之仁未之及後世之仁亦未之及何也從生之路不能盡去其質而彼之情益而從頑此之情損而從淺有以效其然耳且事欲其有所近

也豈雖此心也物之疑于無知者且愍有以全之而況同人七八者其忍殘之與諸君子皆貴介聰明才智之士而又得尊而賢者爲之師此居高而呼之義也內有不得已之心以自持其生而外又妙于所倡則從之者必衆矣書是以塞西佩之勤請并以示諸君子

劉西佩放生賦序

賦者古詩之流以聲爲教夫聲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蓋其致不在理義也理義且亾而況文字乎嘗記少時先慈見背從俗飯僧作破地獄事僧所唱詞義鄙淺而音韻淒悠使人悲動不禁因知聲之爲道感人在理義文字外矣甯昔劉西佩糾衆爲放生大會予序其事而行之鋟沃心司理爲放生亭于吾郡之城東刻其文爲碑所以廣西佩之德意亦旣周遍矣西佩猶

慮不能遏蟹蚓夫入之深也夫近年四郊多壘亂邑有士屢犯
獨甚原夫氣炎之取殺機深重也殺機深重須反得其道以生
機之深重救之而深重之理在屢用而不已于是更爲放生賦
引事連類凡古人衛生之得與夫戕生之失具若列眉而標旨
淵妙擒辭淹潤所謂理義文字復兼而有之足使長卿捲壯江
生制來或問陳子西佩爲此何也解者曰西佩文人故習未除
雖參大乘夙業在胸見獵而動此淺夫以已分測量賢者尚未
夢見解之者又曰西佩以已爲津梁勸學士文人共獎斯義若
曰工賦者亦復爲之則與者衆矣此似之而非也凡西佩爲此
有本性有正教本性不在故習未除正教不在勸學士文人共
獎斯義也夫慈憫性深則心之生與生生之心雖欲已之而不
得也孟子云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詩集序　卷之四　七

而安知口之謳之腕之揺之即世指以爲狂嘗以爲績無所不
可苟活一人使動生生之心苟活一物使全旣生之命雖使裂
西佩之驅且爲之而況名乎此之謂本性至于正教則前所稱
感人啇深者是已放生序後文耳文而碑久于其所如淋足不
能有尋常之逝何以及遠又文有字而無聲人之未嘗習字者
其目有瞳而無光故文可以通深叢不可以通樸野則又何以
及愚今易文爲賦而登之詠歌其言有節焉其聲有哀焉節則
易諷哀則易悲刻而布焉去其故處而走四方婦人孺子遺之
耳觸心開其天動矣而又益之以理義文字蓋所謂加務善之
者也何謂加務善之西佩以文人之腕寫佛子之心手級新究
未損乎易諷易悲之美而標旨深玅擒辭淹潤者又足慼淵茂
者而使求之不亦兩豎乎西佩以本性之不滅爲正教之無已

感人之事不一而足則所以救之者亦旣深重矣

李小有放生文序

人苟有心於濟物者隨處而可以行生生之事亦隨處而可以
得生生之言余讀制義至方孟旋子釣篇云物非命之無可逃
也豈必以生爲人用人非性之不得已也豈必藉物以爲生旨
哉言乎蓋已明示不禁人豢養之食與草木之食矣使命可逃
而性得已將斯二者而絕之而聖人不能故立中制節以通膻
腥亦設法寓意以救物窮曰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也夫物不
能禁其相噬則已矣而人爲萬物之靈奈何效之且人之智之
力固能勝物也智力勝物故能制物而食之智力勝物亦能自
食而不必需物以爲食蟲類相嘬以其不能效人耕又不能效
夫食土與食草者虎豹嘬異蝦蟇嘬同則亦命之無可逃性之

卷之四　八

不得已也人智力異是而性亦異是果蔬草木之滋可以自存
濟而必內嘬家畜外嘬天地之牲乎此非獨物之生命絶也而
已之生機亦斷放生如李子可謂善自愛其生者今夫人之生
也直不知人之生也生一念陰慘不必挾彈持丸操刀舉匕而
此念已絶此身已墮矣放一生與放億萬生無異藉外事以顯
內德直自爭此生生死死之介要非爲物也昔萬回一旦得道
莫知其致此之由予讀別記而知回之得道抑有自來幼時父
使其守田牛食禾不罷牛旣去徐理其亂者父見之怒將與杖
回跽曰牛方食柰何驅之父愈怒曰即汝何爲復理亂者曰此
苗又欲其生童幼予猝然之際輕重縱橫皆具生生之心生生
即仁仁即慈慈生生即仁仁即渾然無私浩然長空彼此斷
絶之界合二義而道之體得佛之理亦全那得不爲回也李君

刻此文所以廣生生之敎于無窮而余樂爲之序如此

廣仁品序

天下之理無廣如其仁矣百族不能外焉百術不能外焉以生生之原出於天天者道之至一者也惟一故廣在草木爲核之內壞在人與鳥獸爲心之不忍不忍之爲物好內處而質柔與核之內壞者等性侔形凡物之出爪怒目作鱗張翼者亦無不愛其類有賊之者爲之犯難蒙患以慈衛之仁之廣也如是人之於數者爲最靈顧或不若焉何也私爲之祟也情之爲欲者廣則已之需于世者侈道之在身者備則物之責于我者刻以不宜自私之身而勢又不能以無多私則已之所需與物之所責有不相待者矣不顧物之所需而任其自生自死自榮自菀猶平等也已之所需者急遂至戕物以贍已曰此禮俗之所始也始猶省欲久之則理義天下之仁者蓋寡矣故聖人尊人以仁先導人以去私無私之謂仁不忍之謂仁而功體源流則有分矣聖人無私故天理周流無間無間之謂廣其周流于物者亦無間無所不及之謂廣然兩廣之中不仁不仁而一已之私間之而所以待已與所以待物者皆不仁不仁而心死不仁而遂物誅之并身不得見死是以二死償一死矣然聖人以至仁之身認物而物不動而詩書之權窮何也或以其爲聖人之言也聖人之言渾淪深遠不指事而言之而使人觀而自得夫觀而自得世亦能有幾人哉有所及有所不及則於仁人之也幾何哉今夫報應之說深沒其文于經而雜見其端于史聖人逆知其有是曰吾不能使天下皆仁要有繼吾而起以仁天下之身而不止于仁天下之身也將以仁天下之心且以仁天下最

不仁之心而使物被其仁之賜此其術何術也曰李子小有氏之廣仁品是已篇之義類不一而足爲刑獄之恕以寬人爲藥劑之良以活人爲功過之驗以勸人人猶不悟也于是爲報應之說以動之然特報應之說以動人而世有報應之說不足以動人何也則或失則虛或失則深或失則誕也深則經而虛則閭丈人之巷譚誕則天竺氏之權教也經非愚夫愚婦之所通曉虛與誕之閭丈人天竺氏之言又不足以使學士大夫之尊信而奉持李子慮焉而徵其事于史某人爲善得爲善之報見于某史某條某人爲惡得爲惡之報見于某史某條開卷微之而宛然在也夫能使愚夫愚婦通曉使學士大夫尊信而奉持則勸于報應之說盡人而然天下皆趨于仁天下皆趨于仁而仁廣故曰廣仁篇也聖人之教欲天下知吾仁之道之大郎不仁之法皆仁是故朱絲縈社而不爲不敬靈太白懸君而不爲不忠主以是爲廣仁而李子反之凡是者李子嫌爲功過于聖人自託于發揮之辭若曰聖人仁天下之意吾特推而廣之以爲是固詩書之支流餘裔爾此或李子自處之心予未以爲然也

表貞集序

貞之爲名正與雍之所處也得乎其爲正失乎其爲雍吾見其始而已失乎其爲雍正亦滅矣何者無以終乎所爲正之分也子之孝其親與婦義其夫同一實也占三十而授室任爲人夫动所依者膝下而已得一物不以予他人而以遺乎其親而後瀡不然彼其中誠有以奪之也孟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爲子如是爲婦可知孝與義之分非緣是而斷之也緣是而不

變則從無可變者矣而從前之本乎足者其篤摯變如必有以異于人苟其篤摯變如有以異于人是當其變故之交必非作而致其情者作而致其情者有二一者務于名而為之一者洽于思而為之兩者真僞不同而皆不能保于其卒保于其卒者不於其卒也其為子子於大舜見之矣顧天下為人婦如舜之用心者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而狄道張君之母蔣孺人其一焉蔣孺人二十五年而寡又三十年而稱未亡人當其寡而稱未亡人也幸而有子又幸而有姑孺人得以不死孺人得以不死又非幸而有子幸而有姑之故也孺人家故遠貧孺人身故多病以貧家當病身上有白頭之發姑下有黃口之孺子處之為難潤一與之長壯為益小快耳而孺人不死蓋其天定矣篤摯變如一死之不恤而不必于必死上以孝養其姑下以慈成其

子此為行已之外篇要非篤摯變如與篤摯變如之為天定而自然者也姑以天年下世二孺子以名士逐年孺人所以報其夫於地者幾可以無愧而孺人所為篤摯變如念於人子地下者則三十年如一日也三十年如一日則雖百年猶如一日矣五十而慕而為舜之孝其親五十五年而慕而為孺人之義其夫蓋其所以為正者亦既確乎其不拔矣不拔者非作而致其情天定之謂也易曰介于石物之確者莫如石石無欲與情故能保其所為確而全其所為介鬚眉丈夫其能如孺人之所為者蓋亦少矣推原所由詩書之為祟而胸中之理義太多也詩書生理義理義生聰明聰明生趨避孺人所為能卓然有立如是固自全于性生而非觸乎其父之訓與其夫之儒之為之也孺人之貞非有意乎貞無意乎貞則愈無意乎表而表之豈孺人篤摯變如之本願乎然特節使者為之表矣請當事名儒皆為之表矣此則孺人之篤摯變如感人心之教不可不知也

貞節錄序

天下之節之宜重一也然有甚焉視乎其事之所最難與功之所最大則君子之為論有加辭焉婦人之節美于男子男子之節有詩書助其半他體得其半自體亾其半矣小妻之節美于女君女君之節有體面助其半名分得其半天分亾其半矣此繇于事之至難而有加辭者也自古聖者多矣仲尼為聖之首使無之人類至今為禽獸自古帝者多矣我太祖為帝之首使無之中國至今為夷狄此其有加辭又緣于功之最大而言之徐君樹敦生母余孺人於斯二者殆兼焉孺人側室也韶年而賦兩鸞艾歲不易焉以側為義其義難當特一脈獨徐君呱呱

耳所謂韓氏三世惟渤而已者其言至痛深今在徐氏矣無孺人是徐君之尊人未病而死也即有孺人即有孺人之生子乃委而去之而以孺子身之成否與學之成否聽之天有子無子尚為未可知之辭今能如是節矣又竟生其子又竟成其子薪火相傳在世在學孺人之為孺人其有事于人倫最難其有功于徐氏又最大宜鄉紳之發揚褒大而不能自已也蓋即君子有加辭之義而引之也

合十五國選貢年譜序

禹一饋七十起日中不暇飽而猶恐士之留于道路蓋承乎需士如此况當今日豈易為力哉今天下不為無事聖天子廣為蒐羅以登時儁其於選舉也尤重語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國家所需如此為人臣者有先意承志已耳

夫欲聚人才以副國家之用非必他途而取之也草澤中英雄必少耳謝玄設招募士一歲間止得劉牢之何謙而謙無功名晉之將無舉人進士選貢之雜人才宜散之他途然得士之難猶爾況乎今日士子聰明才智皆聚于八股之業乎明主知乎此故以鄉會收之而不盡者復以選貢收之則夫選於兩京十三省者皆人彥也人才者功名之所出也人才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竟而索之而才智集精而擇之而才智之尤者見以之治繁治兵不出一天下之郛廓而來足令有關門之木之作一人持一頭而舉之雖強勇之甚不能使未之絕地百人更休而遞至猶無舉也合兩人各持一端則不擇性而舉之矣故才貴多又貴合也吐谷渾夷傑耳然呼諸子而猶之以十箭難斷爲喻夫一父之子而各自爲用然無以濟況乎不知誰何者哉故

兄弟之多而竟得乎多之用貴乎其合之也合者非合其身之謂也貴有以合其心夫人心在身內智又在心內心以生智智以生力力以生天下之事業循之以往而無窮生焉要其所以本之者在一二人有以和其心而千百人之心和和心之道在取兩京十三省選貢不知誰何之人一旦而兄之弟之比於進士之以天下爲兄弟者雖比於進士之以天下爲兄弟而所以和心之道比于進士之以天下爲兄弟者更甚何者以爲不意而得之也凡人之情出于不意而得之其心必樂而其感必深以甚樂之心當甚深之感吾率之以共事一人猶之合親兄弟而共事一父也此合兩京十三省選貢年譜之所由刻也其事揚雜斗諸子實倡之曰非陳子主此不可于高其義既樂而成之矣謀諸揚子萬年與某某各捐貲若干而使陳子大士爲之序陳子囑之曰子爲竹冠子爲珠履可乎因序其後如此

關耐巷乞言引錄序

吳丞相顧元歎有族人悌每得父書設几盥手啟讀之每一句輒拜作諾聲讀已乃徐讀下句父以天年下世朝夕上食拜跪如生時俯仰哀楚相抱不脫蓋有終身之喪焉因嘆曰天下乃有人子之孝焉如此者哉及讀閻耐巷先生乞言引然後知今人去古人何必有間也先生之先公薄一官不爲超然世外逃其詩酒自娛殆陶彭澤一流其視變化亦齊矣長康能貌其面與其冠履紳佩而終無以寫其心此何不足已事顧先生朝夕展拜涙眼未乾出入依依相抱不脫誠有如昔人之所爲者見似目瞿聞名心瞿不可解矣夫父母之於子也已長也而孩童侵之曰吾某兒也孝子之於父母生則斑衣舞之没則孺子泣

之依依不忘怵然父母之志已耳先生殆終身孺慕者與審爾都無聞見其所爲瞿瞿者自如先生之相抱不脫者固不關于圖之有無也先生之先公既爲陶彭澤一流則於身無虛乏之色於先生無惆悵可憐之思而先生已若是則夫先生之先公有似世俗人不能脫然于功名之[illegible]先生於是其益傷又當何如哉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序五

解石帆中丞崇滿序

撫軍解公石帆之坐鎮吾江國也幾年於茲矣漢魏之際盛寵重人之臣有四征四鎮其將軍被以大名因四履之重而大之也然鎮與征各有專任以應其職名鎮不有其征猶征不有其鎮也而鎮之事與權常不侵于征後世節度府兼之矣然專之爲鎮歷數州而輒置一官地狹則權輕是不若本朝專制一省之爲重也然雖專制一省予以鎮之名勿予以征之名邊衛重地特以撫督之銜得以有其軍然予以征之名終不能有征之實此我明之節度視唐之節度地過而事與權不及之效也

事與權不及非夫人之爲之也特亟矣既以可爲之事與權畀之而終無以自見此則夫人之爲之也公在吾江國無征之名而有征之實既以征之事與權予之得有其征之實而遂不徙有其征之名何以效其然也江國山諸侯之國也而其委乃爲河泖諸侯之國虔州背負萬山銳入閩廣壬申之役山賊蠢動制臺不戒賊從枕上渡師而猶然謹何也冦狗寧都與國隙而入之泰和永豐廬陵並受蹂躪樂安崇仁宜黄之間禍尤慘公聞變投袂而起賊素讋公威名東鼠宵遁公先檄兵待于臨而殘之鳥駭散者十二三耳公復自行各郡城有可倚杆而發者倍薄增卑且羅落鈴要設兵守之欒木削夷睨若嚴關賊入十而十死南贛撫建一帶婦子衎衎不虞于冦建祠祀之今職禁爲而弗得止也夫上流江國之全蔽也劉宋之初徐道覆盧循規襲而動自嶺外浮舟長驅直抵石頭城下非命世奇英幾亡厥社古今經闊未固而輒云南北之勢不足役危上國亦豈得爲通論哉然斯以言公之能與公之功業已見端于斯亦安可誣也江國以九江爲門戶既爲一省之蔽然豈獨爲一省之蔽而已陪京根本之地以江州爲上流宿重兵于此賊從上來可以橫遏賊從橫擊可以下援而從江蔽江江不得而蔽也古人之蔽江也或以合肥或以淮甸有以焉耳流賊爲有足之冦倏忽如風雨長江以北巷無居人聲言渡江聲言順流而下渡江則江右戰順流而下則陪京皆戰此關于天下之故非一方之得失矣公聞警投袂而起猶然前事也而所提之兵所遴之將側加務善之公三令五申有不用命制雉脎踩諸受事麾下者不寒而栗卧鈴渡江要賊黄梅賊聞駭曰是家固巡越勁于虎

之山藤者也因宵遁公要擊獲首虜若干此行非公事有不可言者梅建祠而祀之比于江國自後賊數來公數往公數往賊數遁京與省開府建牙奉命合勦者凡五人而公爲之帥又爲經久之圖爲屯者若干爲營者若干星羅棊布擇人而任之士飽馬騰要將渡江大舉爲滅賊之計規畧有成古人不足絶也夫豈爲區區江國而已公于今茲將告成功於天子聖人在上將授以樞機之任使之內治流冦外治奴虜當今所可以墜中究之奇畧無見踰者則公居中以制四末而江國所邊之南贛二郡與江州所對之黄梅一帶國四末中之最緊切者公之制將遴而及之耳即何必坐鎮一隅而治之而後爲治也贛守劉君南安守李君謹持公所布之方規而守之以免于罪戾念公方主四末以暑中央而蘿道遠賓柔道遠君既不勝戀與懽而

劉君為黄梅人又數辱公爲剡其德公彌深于是拉南安守叅君請予一言以賀公某部公之字下頗但郎公及于不伎之功德而言為地方制兩邊而憂不及不伎之妻子為朝廷制上流而憂不及不伎之君父公之及于不伎者如是雖無二君之謂猶不能已于言則安得以不文辭竊惟今日竊難廢流諸臣之矯步求濟者亦復何限然卒未聞有分君父之憂副聖明之簡者則才不務而志不立也今日事勢之難為與議論之難調誠有如有識之所言者然苟有才以制事而又有志以鼓事則兩難固不足以相窘也郎如江國彈丸之地南廣山而北負江亦非易處之地然有潘昭度先生為制臺用制江國之士流而公以檄兼征復制江南上流數千里二公桴鼓相應左提而右挈之其志要為君父靜夷方難其才又足以副之當頗難疲瘵之

衝脇不屑拮据戎馬而志恐安閑既無頗苦不堪之意足幾徼於顏面而發上諸君子之議論卒亦無有以及之然則所謂兩難者豈獨至公而不敢哉今公以鎮為征業已授以征之權而若乎征之寵轉盼間天子念封疆與念公之能與功將以中堯之陛付之則昔賢王晉溪之事固公之所優為者也王文成之在虔也非晉溪無以展其才而成其功今日公優為晉溪而潘公亦不後於文成兩賢相得同轅將不難靖則公之為鎮者愈崇而其為征者愈大矣

鄒靜宇五十序

和者天地之生氣在焉萬物皆生于和天喬之性為專矣無來毛室宇以自温立地而深之而不能自去其處其發榮也嵘藥木而後生故其為生是天事之獨也當太陰加物之時宇宙洪荒壹予所謂直地者獨天體半見而已然節齋之候生理測圄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言齋之乃所以為施而用以自永尼父知之於物外離內片一無所觸而微志之曰保合太和然則温也固也殆物所以生生者與人之生不全賴乎天氣而和之者於骨脉與性情固宜近天之所近矣近天之所近者道亦乘得之近道之所近者壽亦乘得之以得乎生氣之所存也萬物之長養修延莫不從于其朔如是而始則依其所始之性自稱乎所始之量正乘而為壽旁乘而為福澤畢應之肆未即見其然有然之者也然又貴乎齋用之者何齋者和之類又齋所以爾乎和也雖盡則和反矣屑越則和衰矣不保合固得太和也哉予鄉鄒靜宇生長名族又父祖所遺者應厚所見者夭死可以振勵奮迅刻急修廉以為所欲為無所不可又

其才其秀合議論通敏非汲汲無所短長於世之人家實之所積與身材之所優如此而獨悃愊善氣相迎者于心未嘗有矯飾而然者昭武鄭為大公于予輩中稱大父行然未嘗一見其高倨之態言論卑弱數十年一日也人有不足者輒覆盡之節為驚恐之事輒引而之于平生耳目聲色之好蒙所不經有非了數人猶依依母孺人膝下迹其所為有古深於學道之士所不能至決非偶然者怡怡融融是其和也而得乎守心之道不自棄于針砭是其齋也和而齋生理全矣夫人身之中精神同以形氣所受者和而後性能和性能和不以一切之亢厲缺其平粹則形氣愈和一身之和壽也一身之和與天地福德吉祥之氣合二類相召而集其躬有以薦而延之又壽也又以齋用之齋而不濩以康強貞固壽也食氣不盡將以其歲償又壽

也壽有類天致人壽亦有偶而全之和之所應與壽之所留者為壽亦為福澤天道與人事皆出其中矣今公行年五十五十未可言壽而可壽之理已具可以前名其數至于所為壽之類與所為偶而全之者則已先公之壽而見其端公諸子幼者錚錚長者端端王王磨之性似父而次子邑雋為余爲文業行能既已籍甚一時凡公所欲為而未及為者將代了之福澤之氣之見榮如此所謂類與偶者至矣識端而知本則公和與壽之所取以為正應者不卜可知它日將與堯爭年今者之待觴觴公譬之行百里猶尚未得其半九十也

傅金峯年伯八十序

夫人具有餘之氣者無所不餘是氣也所謂精華果鋭之物蓋得天剛方之分獨多柔之為道不利遠者而此翩然反之必得

其壽必得其壽矣年伯傅金峯先生寛大長者然踔絶振厲之氣一往而深家雖非素封乎然視富都邪豈長慕而相者如畜之耳勞而後饗有適不仁之粟可去之曰毋以溷而公析著顧賓賈備以耕市所為耕牛得田價三分之一或欲儳與並晰不可所親笑之曰公牛遇大而田少直可作牘耳公荅言吾以為望牛公捐諸弟以兄道兼父道而諸弟識與慶皆不能及公百一公所見者大顧延名士獨教兒諸弟羅需此者事無所至終當循兒為小賈耳不如早自別異供衆儀無益也公不能禁田與船取其好者猶攘臂而仍之公得矮屋一間是後公獨與惕巷吟哦其中勢愈窘或有負公責者毋銀得十兩公恃此以生牲索之其人掏一牲為償一婦裾籠戶而泣衆之乃其毋也自言積十指願此而身今若此衣之以薪不待煩而知矣公惻然傷之還其牲公旬節而行無世人一切單夜之術從生之路幾於為笑于人顧氣所篤果是使千人自廢然公之寛仁亦其體之所兼可以隔位而形見云公不習為貴然貴似其度內公不習為文然文又似其度內也族故多文學中外親表亦多上材然居恒稱惕巷而壯之曰此終當為君穿鼻耳惕巷甲戌捷南宫公又不以屑意曰幾知爾居處操作如平時約勒奴客不得意外生事剛方之氣老而不衰是有餘之氣老而不衰也迹公所為寧復世人一切之為分者耶丁丑惕巷與余同在都門嘗差甚急不難紆途而就之曰余圖觴吾毋耳既又遣復命曰今年壽吾毋明年今又壽吾父迺之恐不逮事也當事者宜有以恕人子之情而竟執例相難惕巷不得歸矣公雖不以是督過其子惕巷則已嘿然如不終日容貌辭氣有異于人者諸同

人競為詩歌以壽公因以寬惕巷郎惕巷亦若藉是以自謝其心既而猶不自得識于陳子陳子曰子可寛譬者二焉不可不務白也前者子二歲其一立行之省織乏之時金錢二十萬其一雖未行悉行之可使賊隻輪不返假令予用采前策立得南還雖稱惕父母之堂而國鈇良謀此其輕重去取之分中父知所處矣而況公耶其可寛譬者一也凡天下堅剛之物雖天與之性然多不受命于天松柏之姿雖嘗修渼生于磽确之地而愈衆之春和布氣萬卉奔悦獨外彫內貞瀋液不行夫斧戈之草不妄尋蔓敧長大無情欲然其可久之體不得比于松柏者質非堅剛故也公受氣得西方之行體不易發而又不斁于物以發之行年八十如四十許人目光炯炯飲嚼神明不衰此固休明過隆之數矣其可寛譬者二也吾子其謂之何惕巷起謝

曰予業焉如不終日之恩有君子三百人其口然試洛頌疑工
反之不得予心今聞予言而解予可謂能言人父子間矣

傅雲岑先生六十序

今天下不爲無事矣天子聖明日自憂邊在廷之臣無足當玆任使漸有薄視其大臣與羣臣之心夫漸有薄視其大臣與羣臣之心必不能獨任勢必將有所寄勢有所寄而朝事之可憂者乃不在冠予心誠惻之因喟然曰安得夙慮明定獨持風裁憂國忘身如某某諸公者乎誠得某某諸公則以天子之聖明將倚重之事適不至是所云某某諸公則傅雲岑先生其一也公當日月之際兇威方張爾將輩上諸君子以方內投方木而一時小人復出其力以佐之天下喪心失望以爲從此復失紀綱卽乎且負氣爭高矜爲尊香者藏頭縮閭耳而公獨奮然具

疏不顧而擊之夫兇威方張之將擊之者至則斃耳公豈不知而乃逆折其焰于衆人屏氣伏息之先逆謀爲之沮者遲遲數年以待天誅噫公亦危矣夫爲公之所爲而皆全是謂無人理公不獨全是謂無天道何也爲逆而不致憂於所始事之人則威儆而無以禁來者此亦人理有然然天道亦有之顧其間亦自有辯而可以卜爲逆者成否之所至與爲國者興替之所至焉天下無盡民之賊也而有盡賢者之時賢者盡天意可知已波之成壞而此之興缺也夫推慭遺一人而不之盡則國運與賢者之運有以相持而不窮先號後笑今獄後發有以大其所終剝之碩果不食復之七日來復此其事也故君子于公之不惡自全而卒自全知其有天道焉公業度六十其子晉對若立君皆執義於予謂予言以佐觴余因次其大節如此餘可推而知之云

周體順七十序

余素知周體順爲金邑令士然耳熟而已比索長安來久卽索周氏之酒與飯亦久每酒與飯體順未嘗不共卽體順之心未嘗不與體順之面俱呈乃喟然異之非久與處而能察體順之心之精微乃久與處而能察體順之心之無所謂精微也來日而體順之心懸于目揚眉而體順之心懸于眉開口而笑從鼻而涕而體順之心懸於口與鼻之間然則體順之眉目口鼻皆心更于何處復有所謂心心且不可得而況心之精微乎語曰人之生也直體順之直如此此有餘之一微也又後房姬侍至三四人夫房中之術至道之要體順旣有于姓又非方伎之流而性不跌宕家非贏溢何以如是旣已如是而體順又精神從

勤而有先業必其所秉厚然不能制而驅之又所秉堅固不能動而竭之也若此者又有餘之一微也夫後之有餘猶世俗之論也而前之有餘爲聖賢之甚宜其所取于天之勤草如其量以昇之然體順宜不踰兄散祿不過擔石行年七十猶華牽車牛于萬里之外展轉不遂是所食者不足稱所秉也其子貴庭或年長矣其賢謹之賢雖無愧于其父要功名事業尚有待乎後之人夫至于孫然後食其不盡之氣則其報也已遲而貴庭所積之分又將索償焉無論未必得也卽得焉而不歸諸體順所遺則體順今日所秉之有餘者將安置之凡天之所以與人必乘其易與人之所得于天必因其順以體順德行之有餘宜使身大貴與其子之速貴而天心自惟以爲從驅謹之賢施其貴之之權也難從康強之齒施其壽之之權也易而體順取壽

爲得其類其取他者似非其判也然則體順自今以往力如
四十許人目見其子賓庭之所遺而其孫受之強項尚康健如
敬也體順諦聽予言異日者後房諸人今日厭體順之有年者
皆爲老嫗驅使拾薪道上而體順九十以上猶然止如今日之
須顏矣

李太夫人一品八十序

孝定太后以任姒之賢登儷宸極誕育神宗皇帝覆露羣生四
十八年至今謳吟不衰推原受命既固之餘加恩所出之所自
來大封是嘗大檀是承李氏鼎盛在日月之際威畹中無有大
於山右者而我明中山公爲一時第一公內託肺腑之親而才
具崇濟性緒矜慎則有所以受寵結知不盡關渭陽情也當公
之就逝也太夫人齒始強耳附一子一女然然如不欲生者而

序　卷之五　九

陛督異同之迹兆復犯之此變未嘗著何足與治而幾幾一現
內與其有之不如無之愈也太夫人遯形匿光不見牙角我子
安得視人子乎揭積塵而夜坐望寒月而饕霜者若而年夫當
皇太后在內公受神祖不次之恩寵且貴將百世守之豈意其
命此卽太夫人母子孰孰時兩子爲一品孫成進士目見而身
享之直是夢中事耳又豈意其有此而竟有之也夫甘與苦以
相形而甚者也假令太夫人所處蓋如中山在時雖子爲一品
孫爲進士其所加于太夫人者幾何隣里安得甚詫之太夫人
安得甚樂之惟太夫人處窮蹙之際形業失故不復推爲上家
一旦如從夢中覺所不意託天有子又託天有孫而子若孫復
興夫衆人之子若孫今太夫人子都督公顧翁年伯其貴于兄
弟中幾可以無悔而其孫卑復早達夫太夫人所見者大要不
得微以所習嘗而一旦獲所不意何能無懼蓋得之而樂以往
事形之而愈樂也向所爲兢兢者富貴逸樂誠將其身領謝不
損于體內而要無加於體外夫無加於體外則所謂太夫人所
見者大不能微之以所習嘗者也以此觀彼竟何如耶皐爲予
同年令太康賊來如織來輒摧之賊咋指遁曰奈何與太后家
爲難哉卒以完及功成奏最得上考適値太夫人懸帨之辰一
品公請曰某月日將以康爵觴我太夫人二三君子之與予暨
子皐有厚者各有贈言集之成帙子獨能言者而不爲之序如
人欲佩紱鈕偉然獨欽其冠可乎夫古人宴必用樂樂以動脾
所以演安其氣而利飮食故凡欲觴太夫人必有以樂之而可
而欲其甚樂亦必以前之不足者形之而可也因備述太夫人
本末如前云云如此因以復一品公公笑謝曰子言一而得二

序　卷之五　十

樂以演安其氣氣和和則怡怡以果然氣樂則安安以延年可謂
善壽其母子可謂善壽人之母矣

徐太母胡氏節壽序

節與壽相爲首尾理之恆爾木之節處堅多心斧斤之所難犯
而風雨蟲鼠飄搖攻齧之所難及也況木之千年枝幹之小
堅者依質爲塵而爲時遠近最凝固者不朽或取之以爲香芬
馨可以告鬼神薦皇天也故節與壽自爲首尾非兩事也金谿
孫大章與其弟某有祖母胡太夫人語其節雖古烈而芳耳之
若不足稱也十五而笄既笄而嫁嫁不數月而孕孕不數月而
夫商去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忽然而不見計至一痛而絕七日
蓋九死焉七日九死而不死此豈人之所爲也哉以稗子故以
老姑故獨人不死矣而稗子與老姑生慈衛之也老姑得良生

又得良死亦慈衛之也其此心耳不忍夫之死而爲節不忍夫之母與夫之子無以生而爲慈慈於子而爲慈慈於姑而爲孝而皆食酸茹苦千堅萬忍以曲行其心之所不安然則母之慈孝亦母之節之爲之也何者所出同焉爾今母王望瓦耳目聰明食體如故而二孫爲將文人天之所以報施母者豈其欲費而要皆母之節爲之母之慈孝節爲之母之壽又節爲之也是何也曰物有性壽有使之而壽松栢龜鶴爲山澤之癯神與形皆應之此性壽也介性所至其骨體必有異於人者矣節者必壽此一説也竹之始生者而其杪必堅雪風之所摧撞也均一材而陰木與陽木異瘠土之木與沃土之木異鶴鸃水戶樞之得也淨食餌七十年是矣苦節必壽又一説也然則母之休則遐齡又何疑者俗子兄弟飛鳴之餘母且目見之身享之矣

送邑侯張公受先歸婁東序

邑侯張受先先生以文學名天下窮山通谷有能持方幅事不律者莫不推而尊之曰受先先生既而捷南宮爲第三人蓋於元幾幾乎得之幾幾乎得之者庶得之也俄頃詞林之選叁又幾幾乎而竟得之而非先生之心也於是先生受事虞汝武獻疑卬先生所存既高而事或不下擲則將有孤騫不羣者矣而先生故爲弭也故小儉彊劂勞盡下其于士而亟師之其于民而亟子之其師之也士以文贄者而厚爲之禮士以事至者而蔣爲之蔭退居燕閒幅巾相對盡以其腸胃予人經其指撝皆有餘法又三鼓作氣勇怯皆應拔奇傑百十人非一州所有而竟從間左得之若歲下取物然向何以並處而難得也斯亦奇矣士有患爲糧酱之然不可干以私歸之民亦勞止雖構當

其然饑皆商新桿早也夏不失稅冬不替糴亦在而有之則非獨東郭北郭之嗟嘆者或有以齒之也上之追呼亟矣民誠念公家之急無辭而爲之夫冠如其者猶欲中飽何也民誰之民也割鼻食口使其息主身與存幾何先生下車于齒吾民者忘其身以救之向之術施者抑何弇欲也至于火耗不名一文或取俸縮飲食而補之夫令與而成玄事之大趣也先生折封至數千金顧愈少何也封益一毫數多而積重封損一毫數多而積輕先生之多因積輕之數也乃罰鍰盡捐矣訟者日數多而先生立決之無不得欲而去訟者勝負之所處欲與不欲必處一焉以爲各得所欲何也勝者得理不勝者勝義且持升米而獲直安所不得所欲也語云與其有守辭于盧首言保清白却墨驗也然非先生之體性即無以安之先生自奉至儉有監門

所不能堪者或覇之先生燮然事親至孝一饋將以備太夫人未嘗得入口也然先生坐是病矣料童僕貞義足而已父之不能堪各散去非但躬理窮書無旁助者未嘗遠離皆手自檢閱勞取其原覆取其薄安得而不病也先生之病以民而起民之病以先生之病而止知先生以義榮矣一日與文止大力共論先生之所爲自均馬政剔蠹蠲餉行戶禁哨撫其法皆可遍行而行之亦既效矣可以爲先生乎曰此縱能非所以名先生之大也興學校乎取奇傑乎曰可以爲先生乎曰此不其之所也惟先生能之然亦非所以名先生之大也火耗不名一文曰是可以遠富民不可以遠窮民罰鍰盡捐矣是可以遠惡民不可以遠良民然則奈何曰先生之大政三所及者大百世可遍行者也其一絜鄉約盜不能自爲盜有盜賊者爲之窩而窩盜所

底不指也所指者率覊賈窩也與窩遁矣不禁覊賈窩之抵則窩不得亡而盜不得止王稱孤盜稱王貴莫尚焉不幸而獲而以覊賈窩為外府衣食宴樂不減于素封富莫尚焉盜無所不糺拔盜勸于為盜盜勸而覊賈窩貴矣上利其獨或指示而明之盜有窟水可得也然盜在此矣先生禁之而覊窩自懸覊賈窩自保寘窩自懸則盜無所藏覊窩自保則盜無所資無所資無所藏則不勸于為盜而盜止發者在覊窩而不及于覊窩則姦者懲于為惡而富者良者勸于為善姦者懲於為惡富者良者勸于為善是弭盜之外之兼術也此一大政也其一在禁圖賴女子小人計無復之投繯飲藥之輩彼非能死也氣矜之隆消長在一刻耳又或好恐嚇人因以立權因以取貲負人之救已也已無所損彼有役者畏其且然無敢逼而致斃于其身者本謀止是

而救解小繯便已即真富者過此隨其小大罪盡而出先生禁之使死者之家與枉即卑至斃的者論如法圖賴者以其坐坐之先自貴其資而事又髙髙可以前知生則易云死則難得也何苦而死故此法行而貧者不圖賴則貧者之身命全又貧苦無所恃而安分安分則禁驚少禁驚少則富者不為人圖賴則富者之身家保又富者無所畏而是非可明是非可明則事歸正事體正則衆先生居二年保全人命者何啻千百而保全者非必有偶偶者為富家其數富亦如之此一大政也其一禁拘攝臨川鄉紳之自愛非徐州鄉紳之所望也素士以為匹資修田以為亡本今乃聞而有之然亦不盡然其為是者非必其王之為之也家兒甥親鄰而市井之小人因緣相與為奸其正者虎而冠其佐之者虎而翼也富家出是而喪其所恃鄉紳

銷是而喪其清白一損在貲一損在名而中飽究亦不能自免以其所好反為所弱是一舉而三喪也先生禁之是一舉而三得也然不分別有槩禁之是又弊之所集也小人不能無貸而用足鄉紳與富家不能無貸而空貸於人貸者必在田與室廬矣錢布貸于人薄取息不下二分而田與室廬之所入視錢布所貸之息之入四分息之一則非必利其用宅不得已而受之以救貧也小人之姦者何知以為所質之田宅與投獻之田宅其迹無以分也因謂所質者為投獻以抵賴其母錢鄉紳與富人既失其資而又得其名則大家病鄉紳與富人不復假貸小人無所得貸則小人亦病小民貿遷不時得所貸者以應公家之稅而上人得受其流今絕其貸之途敲扑不得致矣則官府又病先生獨分別而禁之其是投獻者立碑之其非投獻

而誣以為投獻者亦立碑之故法之行必法之行必以有所獨服其心也此又一大政也夫政要使中人預之者也政太高而使後人不能復其所為則亦獨善獨巧矣故先生之卧不共之術也先生之廳亦不共之術也散行碎美又非所以命先生然則向之云云明先生之得志先生之得志僅也若是三者中人之所能守而及物又最多故曰此先生所以為先生也先生學聖人之道敦誠致行居恒細碎之理必以重大之詞言之故當官即細碎之事亦必以重大之愼臨之其道誠無所苟所規有成古人不足絕也其父子受愛頗深然病于自見其私故置不言而言先生所以為先生者如此吁即先生之為先生如此此豈山中之人而天下亦豈能聽其久臥也哉

巳吾集卷之五終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記

甲戌科進士題名記

今夫釣是人也一日天子進而士之被勉赫然著朱騎馬行人辟易則所以士之者至矣其自命與人之命之曰士人夫衆人衆上曰仕進人而仕之將進士而仕之或處子內或處于外而寄之以所司夫將寄之以所司將天下之責四面至矣故凡居是名者是爲勞之所寄而國家驅使豪傑之微權也且其微權之所寄又不獨如此而已每榜所進之士必刻其名于石而錯之某列其名于前某列其名于後擔夫販子過而榮之然擔夫販子又過而低昂之夫榮之與低之昂之直擔夫販子耳有識

之上當不其然思其所以居乎是與先後乎是者文之所爲也而非行之所爲也敷奏之言之所爲也而非明試之功之所爲也則夫異日者之前後皆不繫乎是擔夫販子亦能歷指其名或嘆息之或驚奇之而與向之所謂榮者低昂者不復彿其故處則士之進乎是而列乎是者方百計求去其名以免乎過而指摘者之口而不可得亦何不朽之足羨乎百世萬年不朽之大共也而爲芳爲異大別亦具焉君子誠思百計求去其名以免乎過而指摘者之口而不可得則將勉自固植是此石亦不能無少助然勉自固植固非文與言之所爲亦非今日所刻之前與後之所爲也夫鐫石以記名若將榮之若將不朽之而乃陰藏乎可憂之實如此陰藏乎鼓舞之妙如此故曰其所爲微權之所寄又不但如此而已也偶在署得朱元晦先生題名錄先生釋褐在十九之年計其文必有異于人者而乃列于三甲九十名中則當日試官之目未爲特出其狀頭王佐小名少字貢頗先生以傳夫自紹興十八年至今幾五百歲爲時已久而此紙人猶以佳骨董存之則與輕重不待辨說而明刻甲戌科進士名于石而記之其爲言如此諸士亦知所以自處矣

暘公山新庵記

暘公山所謂暘者羊與暘與所謂公者權越姓氏與仙官祖師姓氏與未可知之辭也山據臨川之盡越此就入肝山外復有山高而環之者蓮蓋然故一名蓮花山山之有庵不知其所自起主是山有黄姓世居山之趾問之遠焉而不知也僧如心居此新而大之路蛇行上可三里山自南來而庵向之郎以其所環者爲屏叠屏尚里許屏外諸山之有於肝者大小高下潞齊

而相見庵與房之中有卖田可種秋從山下望之庵與所環之山相傳若無際然雪盛庵樹雪先消乃見有間若畫之重累人矣故屋庫新屋高有以知民力之普存矣知心曰否否子爲我題募疏走肝鬪無使近鄉之長黨者有之顧一年所不名一文也然則孰與治而庋之某甲施某若干某甲施某若干其午戌之數十不三四焉所爲書于紙以爲名高者猶拾瀋也爲費幾二百金山僧數十年蒙霜露忍饑寒之積盡是矣嗟夫粘珈者靡所用之而不效以荒穢陰陋之區亡其旁助而一旦飽然厭然與然此志厲而不已以之証果而可吾以恥夫飽食枯坐而以禪悅自尊者正堂一間深幾闊幾堂前爲天井天井前爲前堂旺辜馱焉而以屏分之左右禪房共四間厨廁門路皆應準纏其屋以垣以磚爲之四壁塗以蜃光可鑑矣

也是堂記

也是堂某先生贈予友戴滄浪所居之名也先是鄉關贍先生過滄浪家未得瞻月覩其堂曰見龍也是龍潛龍也是龍其先生因而善之曰此與足以知戴君因以題其堂夫龍之爲物也章予言之矣不天飛卽泥潛終無平地之分矣夫走平地者犬羊之類而已爲其五德然人猶得𢑱而食之者以其從來者近也而龍不可知人見其屈蠖從而凡介之而龍不以自明惟終不自明此其所以爲龍也關瞻先生之鄉有龍洲嘉靖間有石角銳上見於民舍民初不以爲異日以鹽水沃之逾二十年一旦決去而後知其爲龍當其岐然銳上而石而受鹽汙也農婦得而押之不知其且天矯天飛使關瞻先生見此當月拳之以燒蕉爲種矣戴君性與地皆潛非與爲類者亦安得而識之然則關瞻先生之能知滄浪固爲見龍也夫

贈公西園府君祭田記

府君諱儀生嘉靖辛卯七月十九日某時沒萬曆壬子三月某日某時得年八十三娶先母鍾氏諱酉姑生嘉靖戊申五月初一日酉時沒萬曆某年某月某日酉時得年四十八府君十一歲從子大父玉伯先生康八公遊學於汀州武平縣之象洞公卒殯於象洞岡背之坪上對家大其𣪹而歸爾時府君偕其弟閭十三公在閩向幼府君丐食食之丐沐沐之不識也一日其面而輒不忘矢之曰吾終別往耳逾數年負薪歸薪且滿屋斷其所負薪別母黃孺人往卽其同母兄傳玠三玠五之在攸縣者而居之妻蕭子偶八小字子寶黃孺人後就養將卒甚其地入以爲獲吉壤者是也府君旣葬父又失弟聊猶裂父棄遊武平與與行山谷中有屋之之邑處府一歸覲母黃孺人歸其未有室家商之曰君房宗也吾亦向老不可不念後嗣父所置田賣得十餘金市平江布以往可獲子錢十之半聞是中娶武平女爲婦者多賢吉子其母忘據語府君往則流賊發矣先是爺口一房有是六公是嚴字喬字一派居象洞之水寨有年流民山先生性嗜酒教授里中小兒府君以流賊故命卒治行李是六公兒有女難曰此吾家中物也府君告以故母約其足稱是者彼謂我爲姑今方有三軍之擾安及是乎是六公大諾曰某所有賢女子父爲鍾孺穗公黃氏之所生也兒三人姊二人皆以爲妹生十四年矣是當丸者再往媒媒非銳也但成而生不信以中上之女妃族次之男非進以冠亂與有所繫屬雖百但不能動況不但乎夜面歸則已知泥矣鷄鳴酒去身以賊槃府

君是事諾君暨不聽公歎誠何也以某日展相見之儀於岡背之王家田府君年蓋三十一爲母幼齒而壯志無不任爲人稱者賊燬路斷不復得歸崎嶇於村頭圓寨與白石山之登莽窩避冠而與死相去者一綫耳旣而知黃孺人就季子攸縣家之四壁蕭爲茂草府君太息以謂丈夫不獨居一國何懷故都爲母一月得四十五日府君天材絕穎有無師之智四子六籍閒與理會因從辨兒取拆稍從以季主之術後乃從妻家居生女長姑妙整馬屋次女閩姑有賢行十歲以驚風死葬小窩門口父母甚傷獨象洞絕無唱者偶偶之事無親於心也閩姑蘇未死時母夢有人荷貲絕大又一人負一東竹竿年上縣小人無算有爲官人者有爲將軍者有爲美女者有爲關壯繆者從後皆鬨喻入其齋貲入向母嗟曰若久苦飢債當以此女錢償

雖因內債中人處而去因循延一年府君之大父姓黃諱盈
黃京道泉猶之江苑防府君府君以其工乾師之使吾三十年
前在家有故鬼于為我從事焉母見其所指實業已疑之及發
諸戲異人物則大嘗蓋夢中所見也夫傀儡與所謂牧豬奴戲
耳家中一臺不過兩銀伍分兩還矣亦不過兩銀壹錢又皆唱
歸之所得也鬼神不過向臺下諸婦孺儀好無知之輩得一看
耳以一看之故至縛人家十歲上好女子憂泣人家父母欲死
僧使臺下諸婦孺僕婢輩皆如此凶見則不得一看皆欲縛一
女債之凶鬼之無知出婦孺僕婢下無疑且既縛女又復取人
歲何也府君地下見此鬼祟胃抽腸不足洩此憤矣或曰此鍾
孺人精神自動女死之兆非必有索債之鬼也三索而得男爾
不肖泰也五胎為芽五滿六胎為弟六滿今為際恆際升者也

母生泰時戊申距癸丙年二十六耳雖生二弟中兩生女四姑
以殤蘿殤羅者而用戊申距戊寅用戊申距壬午亦不過三十
一與三十五耳自常情生子之度言之母生子之歲尚有十年
以母從前十年生子之數例之則向可再生一泰再生一妹再
生一五滿六滿也俗名子女為滿者滿謂足也言已滿足不復
生也母三十五後竟不生矣母吾喪之徵神告之矣母既歸人
有志氣母在雖強有力無敢過而致難於府君者治家嚴不肖
婦母未嘗不愛之亦未嘗不樂其有子然不敢以嬖猶見端芽
不肖居前尚恐之退則謂其媳不留矣常從四姑家內說大集
其飲食主家諸婦亦環坐獨令其媳侍立竟其啼諸客豎主婦
為蹴踖不安母宴然坐之曰若固宜爾然其媳亦無是處承肯
歸寧川母一旦有病乃之疾申未尚從門前梅子樹下尋猶羅

從手中攜大亂奧旅常聲惡惡之西來與五滿六滿共食米團
媳歸寧曰床不可坐也才睡廣糟臘痛不可忍父與二子祗放
床相隔一小廳耳大聲呼府君若二子吾沒後若如老嫗耳父
與二子牧田間作勞者枕便熟故不應及覺亟走六七里羅地
往問前尋華三叔至則不可救藥矣雞宿時事起雞鳴時事已
生酉沒西與之終始嗚呼痛哉母亡三年不肖始與六滿同不
肖之妻來父館路上艱苦之狀事絕人倫到家餘銀一兩耳
錫臚磯筋耕僱須人父訓童子騎路債上兄兩年債上兄兩年
皆取群學究之緒小能出錢米者皆為有氣力者邀去一年口
不停教手不停把止得柴草雞鴨之類一二兩而已不肖所館
亦復無幾五滿與其妻留閩未歸六滿年十三四日從野間上
負薪給炊不肖之妻綢於女紅日績一兩穿易米一升以佐餽

薪常水米不相續不必臥觀星梁從中翔見之矣群見不餒府
君但家食應媳之意不安孫之曰但廉自可何必飯也齊婦竊
共然故斯不肖之婦為中饋也者而以飯為點心妻不欲兄弟
嫂以一聲應之曰諾然半下午貴富食為點心即雇餐與朝餐
徒憂錢而已不復食矣妻之無絮者多年家之無瓶而頻妻走
借者亦多年既而泰遊泮又餼於岸館穀歲或二十或三十令
公袁滄孺老師亦歲佐之五滿閩歸供薪水六滿亦就館歲復
數金而府君館於王家館於神前乃有錢米之人異於曩時矣
然僦手愈多而家計愈緊以交遊之日廣用度之日繁丑滿所
以厭苦而析爨也蓋至己酉庚戌之後泰為貴無學費六滿
偕玉程已懇食布單李豈尹諸兄見邀與李夢白盧貞嘗先生
時有觴讌稍稍有起色矣然府君之少有祝貸則不敢忘所自

爲烈文之祖序其皇念其錫類之助也召虎之拜首萬年感其召祖之恩也百施於其身不如一施於其祖宗故善施者約而善致人之感者不在乎多天下豈有無父無祖之人乎哉使無絜無瓶之家而有祀田使口不停敎手不停把終歲不獲錢米終日不飽饘粥之人而有血食此非不肖之能自致而固諸大人君子之有以錫之也先是庚戌之歲從鉛山費無學遊恒語余曰弟劉其妻子之資以贈友生亦思與其成立而閩友某某乃盡耗於俠邪此與棄於溝壑何異惟大士爲不負我泰歸以語不肖之妻至爲然泣又寄好緞壹端好銀三兩曰以遺老伯府君併鬻其緞共有銀六兩積兩年餘子母十兩矣府君爲馬所撥跌臥疾少六日爲半年雖在牀簀恒撫持之貧翁自二十九歲鬻田數畝後未嘗見田欲以此銀買田以自矜遂會病甚

即昏憒中喃喃囈語意未嘗不主是也閩中所謂龍壙羅塔塘來省疾別二十年矣或勸之曰翁念女四姑以不盡致此矣府君熟視不答塔怒啟去府君精神注於此也府君屬纊時猶乎此不肖大聲耳畔曰三塘不以此銀續成父志而以它費者有如日府君頷之遂瞑府君含飯後當門兩齒微露似欲食不得之狀蓋不肖貧館於遠方念府君居閩未嘗數日不一肉食歸臨彌貧遂至臢臓而後見肉昔人所謂老親之腹非唐園惟菜是盛何也因每少割其豐薪之具私與府君平日隨舍內菜食而已不足爲府沽買若枯焦已甚臓中作腐者稱手中無錢以是自恣闘爲府君裹其金而弟市也徒以其老骨肉歲月打捱而已則病中撫持之物又皆後牙縫中爭而盜之者也不肖每念及此及想含飯後兩齒微露有欲食不得之狀不論歲久

勝長此心便如刀刺恨不劉心着地如一片肉以謝府君嗟乎泰之罪與弟之罪不通天乎弟常夢父手持一大鉞忿然作色置石上將斧擊碎自後弟每夢見府君輒頭痛而泰夢見府君獨否或得古微豈以泰之罪之薄於弟也蓋府君亡時不肖甚貧附棺附身之具一無所出妻請曰凡諸公之所以見遺並爲死者以子故也以與居者以遠往義無所不允用以紓亟若何泰泣謝之若無煞貨易與耳貧死父之意傷生子之心是固吾命卒之日也於是拮据後事而病中撫持之物因以得全而弟之感深矣曰均一子也兄食父葬父又艱難以全父之所有因泣數行下吾業已棄儒而商試以此現金付弟爲父生殖則何若泰逐以金付之閱數年而弟竟垂橐入也計盡其自有之橐止足償父本錢耳泰因與妻計之曰弟窘矣死父與生弟一也

不如捐而子之有我在父之祭田尚可以需後弟不欲受也而我強之父輒怒而夢夢而病何也家事問長挈瓶問器泰之罪浮於弟且泰能念弟父獨不能念兒乎此一段是費無學之有德于泰之先人雖泰不能終然不可不念其始之者也然今府君之猶有祭田則其原起於左轄李夢白老師與觀察盧貞常先生當府君臥病時夢白老師東泰云大士仁孝格天尊公自當百齡也設有霜露希於貴齋學禮處轉致一音爲望及府君訃上夢白老師奠金六兩盧貞常先生亦賻奠金二兩嗟夫以尊遂而下白屋之儒以王公而弔布衣之父二公固自成其大雅高致而泰所以感之者百年其猶短矣此金向所云妻請之而併不見後者也因添起一兩爲九兩買田六羅後以田入簿而銀母子其入厚因變田爲銀借與汪拱北數歲得銀若干於

找張龍科山一塊其價五兩摂北所還之銀以二十兩買劉椿
六之田以十一兩起趙公會會在第四得銀五十兩貼會四年
每年十五兩所領五十兩加二生放止可得利銀十兩每年尚
欠五兩入戶之銀低雖取贏又非真紋而貼會之金必精以衆
事而私補之誰知之者且非君子大居正之道也其第一年貼
會以山之所謂張龍科一邊會貼之泰支出銀五兩而自受其
山蓋其山一邊先爲泰有兩便之道也其第二年貼會則以劉
輅之田租并泰所欠之零碎摟括足成之而第三年第四年之
貼會則無措矣先是劉輅之田交租時多有唇舌因變賣而得
原銀付泰長子孝尼手二分行息計兩年子母二十八兩仍衆
找尼二兩爲第三年第四年貼會之資此項付尼自交泰不經
手者也至崇禎六年三月爲末會而四年之數畢矣既有破劉

豎田價二十兩爲兩年貼會之資則會銀兩年之利二十兩合
支出入衆共會頭銀五十兩併兩年利銀二十兩共七十兩雖
有此數然其初銀一入手隨便施用人戶雖有少許茫如捕風
因掠本身及諸子與奴客之所有者盡數支出徐徐補還其七
十兩銀既足弟際升遠商因呼際恒之子士驌際升之子士駒
三面對明封貯既定而撫田可市間有之又皆零星磽瘠窵遠
非整齊經久之規初尚責怒孝尼心力不至既而知其果難夫
人多市良田以遺所不知何人所知者獨子一代耳而最可知
者無如先人且一身而上屬父下屬子其血脈寧有二乎哉二
之者以兄弟爲解夫兄弟固不容二而既巳不容二則市田以
遺子孫與市田以遺祖宗因以遺兄弟與兄弟之子孫日無有
緊而況以兄弟所公同之銀博自巳所私獨之田有所吝惜有

所謂張乎峯公山與田一假計田一十七羅五斗計種三十五
桶分計因得平桶四十九桶平計價二十七兩計糧五畝幾分
幾此泰之私田也李家山旱田二號計田十羅計租二十桶分
計因得平桶二十八桶計價四十兩計糧幾畝幾分此又泰之
私田也出此私田以肥衆入此公銀以自益不兩便乎計田之
所歲入以數歲之中較之可得五兩五錢而歲以五錢交官歲
以五錢清明歲以一兩五錢爲小年歲仍餘銀三兩再過兩年
會之頭銀十一兩復歸併此兩項存之以起後勢俟氣力盛隆
則清明與小年之費增畢倍薄無所不可至於原旱田一假之
在劉家者五桶五斗又存爲別項經費吾子孫與兄弟之子孫
其力守之一有異意府君甚靈斧將擊其頭何大銀乎嘗記府
君滿百歲特祭妻請泰公自此日後世無有生存者此入子堂

動於心之時毘僧一日誦經誦資費三錢耳而可以資冥福泰
性素不爲此且以府君平生不信此也曰吾何爲死吾父解衣
簇從床匱取入所送會銀十兩視之耑然而墜正缺三錢連夜
與次日將被席氈褥毯薦摟羅頓折之十百無算細於髮者無
不盡而卒無有踰十許日泰在丘毛伯開府家喪呼歸禮佛夜
深事畢收拾就寢向失銀正在毯上熠熠有光兩人同覩見之
不約而齊聲曰汝見不秤之正得三錢而是日之費亦如之嘟
子羅廟之神不過是小子可無懼乎若從來銀數出入于泰父
子之手泰性不設帳簿而瑣末之目亦不甚清要此心可對府
君耳泰得邀靈於府君則思盡心於府君方未有已何肯處此
瑣瑣者先用使人疑也一切事宜具列于後

碑記

前方伯謝樞憩公鳳沼特祠碑記

此樞憩謝方伯特祠也公懿行偉伐之在人心天下皆舉其於李本寧太史志中張鳳舉大司馬碑中周敬松大冢宰傳中而合其於劉鼎梅大理行狀中是固燦矣夫公之文學吏治孝友忠蓋正直廉介恩義稱德與公之雄生見於諸公之稱述者未便更僕古人得其一體已足成其爲古人而公之於數者直視爲散行碎智說者比之推群群誠賢者然其事有所迄而要離兼全氣美超異量稱之于古寔罕其人蓋公規摸聖賢兼推數識歸而深黃老之學者也公自治穎州治此郡與險關扶委曲全濟所爲及物之功者其量皆可十世公卒關而付之而劃去崖迹不欲有赫赫名蓋自早歲其所爲自立已如此矣然公之功莫著於征播征播之命乘公卒篤之威名而用之也然有先

之者有後之者先之者說在潁州之治反獄與告變蜀州之戢沙卜也後之者說在松潘鎮城之實督與定播卒也人狎與之過驚愕震怖而不能堪者公雍容譚笑弄之股掌間耳公於是倚重征播矣播與淮西不同以千歲之國千里之封地險卒勁百戰而勝生長威勢昔魏武善用兵然於漢中之役自行拔出現兵書語所親云漢中五百里石穴也故終身于磽險之地撓而避之不責羣下之力播險視此復爲優矣無永寧合江之師則播不援無公飭蘭諸將決策制勝則永寧合江之帥亦將無功讀李制府上公功狀則平播之功之有全屬居可知矣爲國闢地千里而諸酋之據地自封庶雄爲桀者剗其腹而剔內之于失其所援乘乘危而怙曰勿予禍適也公之功視平淮西爲優然公感奮世續而得其死力宜受上賞非剖其分地爲縣何

也其意不存世續蓋可知也夫天下之事有機有幾窺其幾而見之而後可以制天下之機不能制天下之機而欲自全于功名之際也難昔王濬以龍驤平吳爲王武子父子所抑在上前爭論憤憤而出或謂之曰子之功則高矣借所以稱功者未善也當爭時宜叩頭曰此聖主之德與諸將士之力臣何功焉角巾東路不爲愈乎濬謝曰吾始懲鍾鄧之禍既而不免於爭是吾禍也公平千歲之寇收千里之地入路之師無與分功是公以一人當一國也功大而專自古以迄今茲而能以自全者亡有公知之卽亡其幾焉而且超然遠引況告之以其端此天下危機之已見榮者也然而公得而制之公之功卽千百而多獲豈有倖焉一開府耳既正撫中丞而後乃爲陪推既陪推中丞而後乃爲藩轄之推此數節之後之事乃公於剖世績之地之

時見之而有以爭天下之先夫待事至而後知之而後決之則無以全國體使有薄待功臣之名得千里之國地而失一朝之國體則莫與利得也故善全國體者在先全乎忌我之人若不見甘忌者然後彼此之勢可以少安公於凱還之日卽上書歸養歸養者公所爲陰用而不以語人者也然被之又爲公心之所

然人得公心之所固然而忘乎所爲陰用則公所爲全忌者之人以全國體可謂微至然而忌者尚翕張其陞次之序以機公使公闇於其幾或天下得先其機以張我公之所抵不旣多乎今公超然人外以文史自娛惟人疑我忌我併惟人憐我篤我而我晏然自安其誦讀著述之常無少幾微見于顏面彼周旋不能入而彼之使窮矣此所謂得其機而制之也山陰劉止菴令議當言公非石隱人也石隱者置天下於度外其心閑

公身雖隱而事事民隱其心勞此可識卿公矣公於銅貨之書既與郡邑之請謁晷妙李元禮論劉勝故事至如朝廷衆錯地方利弊則未嘗不畱目而焦勞之此其人豈忘情天下者而優游泉石狂沒歲華何為者哉公學道有得自恭夫人蚤逝以來旁無姬侍終身不近女器奇異之玩無復經目造次細苟動有禮中推其類與言之公蓋深于聖賢者然而藏身深渺使人不見隆替之際似於古人高致妙用者有合焉則其所自深遠有別岩閒嗟夫韓富之賢議在終末蓋命於自冥之難也並公之全與公之天而觀之古人不知何等而後可相伏也今官為改建專祠而祀之一時與千秋孰短孰修天之所以報施公者豈其儉哉余過章貢之濱得覽鳳池之勝顧瞻廟貌心嚮往爲長君以碑屬余記余不敏後公六十年而亦成甲戌進士且於公

有世講之誼因述公處功名之會知與妙用而又出於自然繫於福德之義有進焉者為公闡幽若夫祠之緣起規制與夫祭田經費則有特祠錄與長君之祠紀在長君名祖申博學工古文辭動有禮法世其家

巡撫江西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石帆解公報功祠

碑記

報功祠者為部院解公石帆之平妖寇而作也公故邗水名家材兼文武出鎮江國久之而陝服之冦從黃梅窺江者不一而足公提銳師身自督之冦望塵矮退走如是者亦不一而足最後李瘦子與黃山臨武之冦相表裏責瑞告急公設計誠瘦子藍臨既失氣去而鉛山妖賊起矣賊魁張普微建元稱號私加署置與其黨宜黃江仁所周八等遂爲桀驁所經不殺不焚不淫不掠民心嚮應所規甚大非窮鉤者也議者憂之公曰此無所至然亦忌其分分則隨處煽動隨處出眾因隨處撲滅用力小難計今其合而圖殲之可矣會城戒止公無自行公故自行路經昭武昭武兵單縉紳有留公者公不可故而書次春秋所譏宗藩懿親朝廷所重而忽置之非純臣之義也明日遂行適普微襲建昌去城僅三里聞公至而卻遲公一日已無建昌矣先是公遣兵襲破普微所居洞發塚焚尸盡火其巢四周要地皆嚴兵守之獨空建昌一隅可走宜黃者賊奔建昌忽遇公兵之至困從間道奔宜黃與江周合或欲邀之半渡公目止之此非而所知也普微匹夫耳會一匹夫而阻諸冦之走集非風慮制定者之所為迨普微與江周合諸冦皆來會而公乃色喜或請其日冦幾許來峯洞某日某冦畢務細務來峯洞有處之者

有請擊之者公曰退之諸將請擊不已以其嘗之果失利賊之銳未盈其氣方銳奈何嘗之因四路合兵圍賊賊雖羅落嶺要然羊腸牙錯如從蟻縫穿序而後出中少食出求即賑久之公知其困使人傳呼或射榜山谷吾獨取普微餘無所問賊求關不得不勝饑窘聞官府不求已既欲求生路所擄婦女不勝怖反唇其夫曰入家老公幸耕鑿蓄妻子何故作賊苦我為賊心獨動求孔竅出逃者不可禁祀普徐不能禁公覘知道外兵稿之深入亥殺如鼠鬪穴中矣普微知事不濟遙望軍咐處叩頭曰神誤我神誤我公班師至昭武三旋同日就縛身內無習身外無錢獨以其元兇俯耳梟首高竿風塵不動然本功之速成則分合之謀有以制其死命也觀武討建遂日報敵益而喜太宗征尚聽亦日報敵益而喜卒如本規用全獨克古人知兵者

皆如此乎微公哉凡太守郡丞各邑諸令以及在事者并録兼
勲勞者皆沒而不書公爲大將軍非有所統而然也且微公之
發蹤指諸公安得而有其功雖然直指邢公之功不可不書邢
公急賊勢總督任師先接昭武爲文持賊示開可生之路以書招
公曰余懵非智在諸公咲曰解邢公之謂左右公往解自呼
解邢故二公合謀以成此功而公獨當之非獨統事之故恭事
出邢公左後故宜專屬公也功既專屬公如此即以此舉告廟
獻至一以張君父之威一以厲諸臣之氣於義無所不允今日
公既抑而不居當事諸公又順而不矯非所以鼓勳流俗勸登
來情也公每有事輒身在行間辛壬之際或曰有參寇公立循
昭武賊閧而遁孝廉任君錄金思報公適今復有苗妖之擾因
防而成之以祀公而刻郡邑大夫及諸紳縉誦公之詩於碑陰

卷之

某爲紀其顛末如此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墓誌銘

故少司馬大中丞毛伯丘公墓誌銘 代

嗚呼此少司馬大中丞丘公毛伯先生誌銘也公之撫中州也遺予書所言皆天下大計志在同獎以匡時弊語不及私久之予致仕以去移疾光山余驚怪無故使天下失一重人俄而以訃聞少焉公之長公而旭以狀來日月將有窀穸之事先生爲知先大夫之深者敢以泉下之不朽相累按狀公諱兆麟字毛伯號太丘先世代有顯人史傳家乘歷歷可考然河南之望之有丘也自開平城郡公和昉也江西處州靈村之有丘也自天木祁公行恭之子崇昉也南豐雙井之有丘也自靈村丘齊之

公之孫方懷公昉也撫州臨川鳳岡之有丘也自雙井丘七公衍昉也而燕橋之有丘也自叙二公悅深昉也悅深公至公六世矣悅深公生鉅三公富富生瑞六公鐵鐵生僉十公佐公大父所謂有旨贈兵部右侍郎百歲翁者翁生御十公琇贈兵部尚郎娶節孝贈淑人石池李氏實生公公生六歲而贈公下世節孝於翁代爲子於公代爲父公性闓拓奇穎絕人八歲即善爲文於書無所不讀即能名其深妙成童旁及詩賦古文辭咄咄驚人爾時法制嚴肅風爽未開旁生指目公狂生公頹夷然不屑也庚子補弟子員高等癸卯餼于庠明年百歲翁卒公哀毀逾等丙午服除就試遂領鄉薦庚戌成進士公文高脫穢然大除而馭以機法初人以爲不可時施久而學事之反奉以爲大家兒童小子窮鄉僻壤無不傳誦性至孝事太淑人志色兩

盡乃進士成而太淑人逝矣隨具疏備言太淑人劬勞節孝苦深痛詔賜褉旌之服闋授行人使代藩庚申考選天下第一得雲南道御史巡視節慎等庫驚賞一清尋以門工陵工功與賜銀幣天啓元年起公田間時外氛正惡公上疏應周遮切事情報可邊事稍息遂寢語具公疏及狀中又逆璫肆行內操公不忌兇威上疏指斥之在臺中疏凡數上皆天下大計本年巡按中州請凡察官吏正風俗修城池行保甲練鄉兵造士詰戎除害亂豁苦驛議徵收恤貧宗創書院不具論至山左妖賊圍陵告變大司馬馮公時撫中州欲盡以省會之兵自將而禦之公恐民心動搖堅止其行即托於出巡然發兵撲滅無噍遺妖賊聲言渡河而南衆洶洶公曰我在此既而賊果不敢渡河而南公因是有知兵之名甲子安奔二酋連叛川湖貴告急兵餉告

匱所設御史一員以督之諸臣輒推避不行公奮然曰古人急病讓夷奈何爾即挺身以往行則具疏條其中事宜併請發帑大予報可量發內帑以佐之黔巡按御史傅公以赴賊自效而以足餉責公公以足餉自任而以滅賊責傅餉行如流士飽馬騰而民不告疲於藺坐是蹈龔公之功也乙丑報命時逆璫正熾有忤璫意者璫下法司勘問公掌某道印逆璫望公有所左右公持大體不爲屈竟不發一語因是量移公同鄉里居者數年未嘗一字及長安諸貴人戊辰忽有中州巡撫之命因并其息念所及也又以前督餉功加二級賜銀幣給應得誥命疏辭不允公欣然或問之曰吾不喜得兵部侍郎喜榮吾祖耳然中州固公所夙巡地也莅任之後益取巡按時所爲踵事而增之如嚴保甲練鄉兵等事明旨俞允責成舉行至如最要者精核

兵餉以供策應蒐羅將材以貲武備屯兵陝嶺以防西賊練兵
汝寧以備陝寇嚴行報盜以靖地方申飭加派以寬民力清查
社穀以賑飢荒嚴核河患以防衝決此外修理書院復來文社
則文事修漕獲趙金斗譚三省吳好古張元華各縣妖寇則武
備著亡何以行保甲觸犯紳進掛察典聖天子方倚重公因於
平臺召對時問輔臣曰這個巡撫似不宜輕動時輔臣倉卒對
曰地方不安上嘿然久之不得已令公致仕公上疏請代絕不
辯白一言但爲地方求所以善後保禦策請留礮兵以爲京師
應援之用又念各邊方急發工未竣解進清查兵餉贓役改冒
等銀五千兩以助邊本衙贓銀已解進五千兩外復解餘剩銀
一千兩以助工居久之代者未即至公巡中州及督餉勤勞特
甚得血疾塡撫後以勞劇益甚疾篤猶自力視事九月初十日

貴將勒印付司理兵道廉北向拜疏印謝是日申時遂終于光
山公署自始疾以及屬纊無一語及家事是時公夫人及諸子
皆先道歸至是公長子爲旭三子而昱始奔喪扶柩歸葬公勞
於王事死於王事始終之分全矣公爲人通敏朗物中外坦然
性度拓落而實恢於聖賢忠厚之旨有其神備母太淑人有所
規誡終身識之語孝弟事津津忘倦俸餘所餘輒推以與親族
毫無德色然竹頭木屑之間時自料理約束其家人循循不敢
出一語則神備之效也好揚人善有所推進著之心本不必其
人自遇其意亦不必使其人知人以是益服公爲文甚斂下筆
頃刻萬言詩文率簡而成皆造精妙裁答遠近書疏兩奴持紙
尾濡筆信手揮之曲盡情理對客且應且揮頃刻輒數十紙有
表議仁言學餘圓初集二集木瞻亭詩集遊衡紀事行世餘未

刻倏後凡而成之性明悟三教九流無不通曉雅好客座中常
滿一日客或不　反爲之不樂然此皆公之剩餘也其大端乃
在忠孝之入節與天下之大略當爲御史時曾上疏欲措置京
城外遠近之兵以防圍城之變其分布皆鑿鑿可行具載公行
狀中裴夫公有經天下之略如此而卒不究其用豈非天哉豈
非天哉公生于隆慶壬申年九月初八日巳時歿于崇禎巳巳
年九月初十日申時享年五十有八娶楊氏從公累封淑人復
娶謝氏余氏生子六長而旭邑學生娶余長女次而杲郡庠生
娶曾氏太僕卿國禎女長次而昱邑庠生聘曾氏侍御應瑞長
女俱楊淑人出而昚邑庠生聘傅氏給事中極次女次而昂未
聘俱謝氏出遺腹而退未聘余氏出生女六長適郡庠生曾國
晉次適郡庠生曾䋎元次適大理卿周公曰庠四子士瀛三歲

而殤次適通政使章光岳長子邑庠生雲鵬次許聘侍御鄧鐘
新長子邑庠生副萬次許聘職方郎文麟長子孫男二長吉祥
聘姜孝廉天寵長女次吉光未聘俱而旭出以今庚午之二月
三十日辰時葬公於扳橋鄭家山之陽首趾乙辛而銘之曰威
姑挺秀龍盤鳳翥篤生異人雖舉絕伍古人有其文者不必有
其武古人有其才者不必有其度當時事之殷也公不死而公
身勞公卽死而公心苦此惟識者知之餘人安能明其故乎威
姑之前兩手如舞其之東者爲公之宅其之西者爲公之墓有
亭翼如軒汝官路往來者思公文章挹公風素相與過而拜之
以爲是馬鬣之封固宋之穪圭仲淹周之方叔召虎也

蔡後崗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始余與蔡伯子兄弟遊因習知伯子兄弟之才且賢之所以來

其曾人封公後嗣公殆古之篤行仁人也今伯子兄弟將祔葬其母吳氏孺人於公之墳而合穴焉以其狀來曰使貴顯者之銘吾親乃弗如吾子之銘吾親因數孺人合德於公事事無弗肖也公自其曾大父由金谿靜思之徙南昌也公再徙始居臨川之北鄉楓林里公生平秉形家言以楓林逆龍所止大水環朝助為阻固又聞其中吳氏有賢女方擇壻公忻然就之是為吳孺人公故魁梧性復豪舉而仁惻孺人之父若母樂是壻之足以託其身矣公於楓林為新造吾將日效諸生呼先生而習章句將以塞㵣驕人乎哉於是與孺人操作而前精神之物理不虛費家寖殷焉公與孺人謀曰吾欲云云孺人已探見其心矣吾奈何愛此十指之所獲者而不善成之於是推其贏餘以賑內外親族戊子大祲公與孺人中夜旁皇絕甘分少使飢者

獲飽寒者獲襦疾且死者獲槥從棺而公與孺人䫉然愈索其中或不名一文或不名握粟群轉移執事無辭為之馬醫乞兒無不走也居恒有向公求貸者公度亾有而不忍辭孺人勸公當為代保子錢耳公行義素為鄉里所服故富翁不信券而信公之一言曰得後嗣一諾是匪匪者何靳焉或有負責者公為代償即負責至再公又為代償無倦色孺人終不以是尤公忻然也性仁不忍取又不忍觭人之短公好施率是箸矣一日見遺金於路者約十數兩竟守而還之有韋某以人命累獄付公百金為諸費度可餘三之一傍無知者其僕勸公隶之公笑曰豈有恭後嗣匿人餘金者乎鄉禮公為大賓所儆謝倦或恣之公佯為不見者陰以價償數月盜者更以其物從公所贖之公竟售其直公從數騎飲夜歸有盜公救者為還將所獲公識其

人矜其寒慄飲以酒而釋之戒毋洩其姓名自是偷兒不復過公里門此雖公所為哉歸以語孺人孺人無不色喜者然尤有絕難者隣有余某者舉家病疫轉相緣染俗怖疫家有鬼即孺人不能無動曰盍割錢與延醫理之毋身往公固欲身往也病者啇且噤公為汲泉啓而灌之與之朝夕遂舉家得活里人謂之曰余家厲蔡公理病者起世無鬼即孺人前謝公公聽婢子言幾不獲於義顧公與孺人所以能此者殆有其本焉公事父之父太公於縣左右就養孺人輒趨而共之修其甘順適其意惟謹語人曰吾順適吾舅凡所以順適公也太公沒音容杳矣公於誕辰忌日過所觸輒泣數行下孺人謂公人子有生孝有死孝君能死孝矣然當擇其大者為得吉壤以壽親之骨且以昌親之後是其勝於孺子泣相萬也公從孺人言卒獲不食

之地而葬焉公四十未有子外母夢星入孺人懷外母謂公曰天報若富得奇子及生則伯子也嗣更舉仲若叔若季才皆如其兄公與孺人忍能厲然以教諸子公顧慈孺人顧嚴然伯子未第時貧甚公與孺人皆安之伯子既第至於任清華官御史公與孺人澹素如平常絕可怪也伯子售而諸子皆才次第當如伯子售識者知其有天道云公諱際春字啓元後嗣其別號也公於兄弟四人中為仲生子五人伯子國用萬曆庚戌進士授中書晉階從仕郎今以御史督學南畿贈公如伯子官封母孺人次子國藩郡廩生又次國奇武選中隽又次國士國材皆邑廩生娶某氏封某男孫某某女孫某某公生嘉靖乙巳年九月初七日亥時卒萬曆庚申年七月初六日未時享年七十有六孺人生嘉靖乙卯年十月初二日辰時卒天啓某年十二月

十八日亥時享年七十有奇公先孺人卒歲十年遺命必還葬關山而虚其右必以孺人爲祔孺人屬纊時遺命曰必無違而父言故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祖里鳴山之麓而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孺人於公之塋焉銘曰同穴同德言返其宗體幽形翳神則相從高行並時名俱無窮嗣雖賢貴無以崇隆嫌以子加諸其親而又無以處夫身爲大賢子之不爲卿與公也

故侍御文柔祝公墓誌銘

泰爲童子時文柔已受知建武節推揚公武烈爲時聞人所與丘毛伯羅文止諸名士皆弟畜之者也文柔奇泰使與庶幾之流推泰用以自壯蓋三十五年矣文柔捐館舍窀穸之期便有時日其子于唐等責以文柔之門人今方伯公曾銘西所爲狀見示曰子可無銘迹文柔品寔行誼學問文章功業與其子姓

有可誌而銘者况以三十年之知博一日之勸安得以不文辭文柔諱微號侯服贈御史三水公子大父龍溪公蒙徵章池太師邪過訪生文柔因以爲名文柔嶄然諸生中眉面與眷與心皆以成爲之耳雖卒澤於道德要以風義自厲隸視儈偶非獨角停守名而已千人高會文柔在席不得出一語文柔意氣溢溢與仰畏彼則以古人爲必可至名重一時然自視頻辱之事卒遇之不知爲文柔雖知之爽然也門人中先貴不一而足而生平最得意者無如今方伯公然尊遠矣一縑不可得而衣爲諸生如貴人爲貴人復如諸生故舊過從壺酒手酌事親孝待兄弟厚與士信其碩也爲御史受國傷罪罷御史憂母太夫人之病傷肝木尅土而疾不可解其於死生忠孝之禮爲無愧矣爲文勁骨奇姿與世相抹搬百折彌厲卒奪大物而嬉臨池之業與有韻之言能自生意獨成一家所著四書有十口言璧經有伏日言餘集及諸邊政京俑留數題取則有在手稿等書行世癸亥授行人過土木之墟唏吁感慨憂國深衷見諸吟咏戊辰選御史當授山西時值挿酋狂逞前御史未有出塞者文柔獨身先士卒挿吐舌詫曰書生中乃有此人爲却四十里邊徼有洄賊乘氷堅竊發文柔使壯士逸出其後擊之賊渡水者悉溺人謂文柔真邊才當平臺召對之時陳言修邊糈墾邊田節兵備餉甚具人謂文柔首疏有起廢進賢之功巡北城有析皇莊數年不決之獄之美巡山西有治大猾之勇與活饑民之仁用能結知明主拜金私室不知此固文柔剏首一吷耳庚午覲旋而折在獄而潔在冗而逸固弊以殫罔力以饒然以籌邊策者移而籌鹽策固宜烏獲之棒爵酒而不知其色也文柔以親

老病辭歸得請歸所謂事成而身廢矣自隆慶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崇禎七年九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七配鄧氏封孺人生子四于唐于虞于周于宗孫某某某葬南滁屋後祖山得佳城焉是宜銘銘曰惟胡有祝惟文柔寔有厥祿奇夢是踐神已先告一棺之土不足掩文柔之名一蔭之祥不足盡文柔之福蓋實之大者聲遠發之遲者後穀

朽骨墓誌銘

有明天啓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予破土作屋大楓樹十圍數百年物也去根入土七尺許得沙土中有白暈分許其圍徑尺長五尺初不如爲墳掘之得鐵釘鐵環又掘之得小甌二磁碗四從沙土中得齒七作金黃色得壞磚一有界痕而無文字嗚呼先生其男與女與張與李與或吾之祖若妣與將秦與漢與或

近代與沓不可知而著抑有感也物之成虧隱顯殆有數存乎其間非恒理所可推者靈公之爲靈滕公之爲滕也久矣歲月荒忽之餘雖其身之爲帝王其子孫之爲賢肖皆不能保有其一棺之上而况其教焉者哉然則先生其無致憾於此也矣予也傷心百年之際以其甞廬以故耕穫以故樵擇乾爽之區而塋焉酹以殺酒爲文祀其事因爲之銘曰先生不幸而露幸而遇予文可以不朽乎千古塋者藏也藏莫如深王孫返眞有富於予心安知先生又不以予文自累其神襟乎

孝慈童亭石碣

孝慈童台王汝新之長子生六歲殁於京師買地一方塋焉昔人所謂天下一家死長安塟長安可也台生六齡以豸禮言之尙未得稱爲童顧迹台之所爲使更活數十年其孝慈且將撓

迹古今卽以今日言之亦不失作黃香陸績成人之可而童之不可非理所允也台副遺所出生而有至性才學語時得一美餌以與嫡母得一嫩菓以與阿爺父内過不暇登厠指隙地曰此可兒爲捨闢其厠籌自執之不以經奴婢手也奴婢有無禮者或請治之曰此殆不可治之卽與爹媽有違凡此數條非至性所爲豈學之所能得者哉學而參之而生活數十年又得賢師爲之依依則古人之不可量者至矣惜乎蚤孝蚤慈而遂蚤殁也汝新念之不已猶爲之白將進而造大陳子曰無然也天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聖人但如祬耶而其爲教則欲其有所迨也故昔人有言父母至親其送終也有時而旣矧乎童幼請爲亭或置於道周或置於家廟之旁余爲文登諸貞珉而置於壁好事者或爲之歌行而豐於四方此亦足風之以爲教而紓子之恩則何如王子揮淚謝曰夫子稱義甚大敢不再拜以從

陳母范孺人墓誌銘

孺人金谿人適陳侃六公生子全三全四全六全七生女適高而公殂貧者以家徒四壁爲言孺人紨四籬但露處耳安所得四壁也長子能拾薪蒸顧安所得置釜中者孺人以十指易薄糜糜不時得則水而已矣或勸之勉思變化孺人則絮泣曰無此兒諸孤固不可况奈若嫠覆額手扶脉者何也三十年餘而表諸子餘而長耳及長子有嫏劉有子德有女英卽餘子皆廷自劬而孺人不待矣次子商歸方市衣以進而竟以易其棺嗚乎哀哉其叔際泰氏爲之銘曰人固不可窮兮苦節不張高行砂傳兮不史而彰無愧人妻兮固可以下見吾兄也

墓表

前朝列大夫飭兵督學湖廣少參兼僉憲君楊龍公墓表

墓之有表也猶墓之有銘也銘爲之内則必有爲之外者對墓而表名焉而推見至隱以發揚其事亦謂之表吉州太和龍君揚先生其文學人才功業官閥見於天下者多矣銘雖幽而湯義仍先生顯之刻而布焉下若堂之集遍天下則公之銘遍天下公之文學人才功業官閥因遍天下也此固無容復表者爾有所宜推見至隱以發揚其事隨其委曲爲立說以大明之則某生之事長也義仍先生於此亦旣辨之而未能抗其爽詞以解當世之惑則亦宜復表之以佐其素盡焉夫公生平負骯髒之氣其不殺人以媚人也固已明矣張江陵雖炙手可熱然其亢政施事未有過切於天下而一妄男子至欲上書督過之此眞犯上無等然所以白發其事於江陵欲起大獄以成之者出

於某某初不出於公天下之人皆知之雖忌者之口不能引以
曲誣公也端不發於公而公必欲致之死是公非媚權相乃媚
一某某官耳夫殺人媚人鄉黨自好者不爲而顧代媚人者殺
人雖至愚無度之人知所去取矣而謂公爲之乎且天下之可
死人者不一而足也飢可死寒可死病可死憤恚可死一妄男
子不自謹自致於獄相傳以飢而死謂其脅敗絜也夫飢至於
脅敗絜以死其事出於忌者之口有無不可知卽令眞有之而
可遂謂公死之乎公自有公政事鈐閤之外百緒紛集一妄男
子非有文章之譽義俠之槩又非有生平之素而欲帰己之意
時其食飲若嫗者子之啼而承乳之此豈近於人情徒責名耳
知公不爲也讀誌所稱此蓋死於恚夫不死於恚亦何能加公
不如順忌者之意而正之爲足以閒執讒慝耳且公誠欲殺某

生以媚江陵則何不并洗君與而及之以用全其媚之之功夫
江陵之銜君與也深矣銜不深則外人決不敢取其得意之門
生爲贄此其關閣之際之可入外人皆知之而公豈獨不知使
公誠媚江陵奇貨可居無逾於此而顧力護之何也昔王經哭
高貴鄉公司馬文王諱處分之宜經曰獨斬賈充可以少謝天
下問其次曰止見其上未見其次夫報讐塞忿當得其魁譬其
副而庇其主受媚者不以爲功而徒得嘖嘖之聲於天下公固
不爲然則公不殺某生明矣以其力護君與權而知之也公之
舉進履歷皆不宜劣轉爲某官而公卒劣轉某官此江陵意也
嘗江陵勢傾山岳之時而一妄男子背犯兇威使公誠出力殺
之宜受不次之擢顧反酬以劣轉此其故三尺童子知之矣逮
公貶黃州而公之門生猶用江陵意暴折公及江陵敗而後進
公官公之志乃得行驅烏合之衆皆百戰方張之寇而下之若
承蜩然使江陵一日而在公之爲公且不保而況公之功名也
哉由此觀之忌者誣公萬萬所無之事而論戍公此非公媚江
陵而忌者之媚江陵也權相灰不復燃勢所不能及者其黨猶
出力巧而排之以洩其餘憤誣人以媚權之名而以自揜其實
此亦卒之至反者矣公之孫起弘進士有名盡錄當年事實使
予憑以爲表夫事實誠事之實也然以孫錄祖恐人以爲緣親
親之義而通之故予捐去一切獨以情理推而論之亦足以見
至隱矣吁後之君子讀義仍先生之誌幷予所爲表則公之爲
公豈以一時而易其千古者哉

族弟以成文學墓表

嗚呼此予族弟以成藏衣冠之所也弟觀自陳坊移撫城南關

又數年復移施方施方去南關二十里而遙而去陳坊七十里
滅其里如去城之數塡去城三十里去施方十里去陳坊則六
十里也弟性理彊毅自立其趨利之心與蹈義之心得半赴士
困阨苟可自刻劃無辭爲之有勢力人枉途求多不能分寸幾
也其報之羸其所自來之量七八乃已用是多側目弟大嗔嗾
不小自介介人亦卒莫有過而致難於弟者族與旁側之人頗
以全濟者甚衆雖未嘗不簡責曰無有則已弟爲諸生予笑謂
若且戰且學仙耳弟以予好奇復之曰兄之學昔人所謂食肉
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者然弟冀予得一當以光祖宗乃甚於
予之冀弟每科提騎所經去其地里許則必遣力要諸塗慰撫
問大息慨七哥又不中矣可奈何蓋呼予行以致慨也其與予
親厚無間庚午予幸僥弟喜甚然卒不見予甲戌成進士嗚呼

悲夫弟性素儉羈身致萬金用以營治居第館舍不異縉紳家如服食則臨門矣有子禮卿爲弟子員常冠軍毎延致名士與居抑日財者才也財蓋之於禮乃見財之才吾以是區區者望訓吾子以事二三兄弟之從吾兄遊者古人儉不中禮弟殆無是傲然精神挺勁有壽徵而竟但四十許降年不永歲與旁側之人皆如失鷹隼仰泰無吾弟孰與寄哀考業爲夫是藏承冠之所相尋於上者如魚鱗然卒歸之弟豈可謂非天哉豈可謂非天哉茲當汝肝孔道而又以予之故覩予文以予文之故覩吾弟之性情行事本末則弟之名不與骨俱朽文亦不能無世因收淚而書之

傳

陳氏三世傳略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父西園先生少隨大父玉伯公入閩武平、帝平江布公爲人醇
淳自好、工書及五行之學、顧役生之路甚微、一歲所獲才數金
耳、歸至白水鎮居亭主人宿客至四寸許、有同舍子醉遺銀八
兩於水次之浴室、大父拾得之、伺舍子非有見焉、又非有風乎
我者也、卒還之、不以語人者一兩草履、緣敝其下如新、公既殁
於象洞岡背坪頭墟、其骸歸葬上高陂、而先生復避武平、流賊
㨿竿萃發矣、先生寓房叔是六公家、會卒治行、李得女鞋、是六
公兄之此吾江西物也、何得在此、先生竊之、故知爲先生母黃

孺人爲先生葬歸以歸者、以殷故止、是六公曰子無然、是中有
令女試媒之、果媒之而合、則予母鍾孺人也、孺人年十四少先
生十七矣、其賢任爲人婦、生男子三、女亦三、女子獨其季存、是
爲羅家四姑、男子泰爲孟、得爲倪九、季爲倪千、而孺人之賢推
任爲人母、先生能自立於閩、母氏力也、丁酉予歸臨川爲童子
師、日二食耳、處於寢丘、夜有痛於孫者、夜恒苦畏、日恒苦饑飛
不能自存、而母在家、適遇歸寧、曰母今冷媳床、卧媳床、夜半
疾作、腹痛不可忍、雞鳴遂瞑、先生與哭、立後孺人三十五年而
祖人生修短、豈必在年哉、先生生平未嘗有師、在閩從羣兒取
稱自糊、暇時輒以其意尋繹五經、爲其別解、都出人意、泰泰往
往能自得於經傳之外、似有所本耳、八十餘、族推爲祭酒、關族
受胙人姓名、不用稱縫、整齊如引繩、字可置穀、穀中、其神明不
衰如此、嘗爲對、如棗棘二薪斬斷勢開成四束、對云由甲兩坊
拍齊填起是雙田之類、由甲音臘答、不平貌、他如此類者甚衆
先生生泰、年四十三矣、愛之甚、泰授室、爲人師、或就溶、猶爲洗
衔、顧禁泰苦讀、曰此間小兒才讀下孟、便走從舉業、三婢故瘦
弱、自勞苦爲三婢、泰小字從女、賤者之稱、以老年得子、故賤之
甚、愛之甚也、泰家貧不能師、先生又不時得館、又不能使其子
以讀自苦、曰恒苦形、可以佐貧、亦可以紓心、苦形見不苦也、取
薪山中、拾糞道上、與其所教徒角逐爭先、毋一人兼兩人之入、
後時取書於無人處偷讀之、而苦於無書、八歲時從姨兄羅汝
士得書一四角已漫滅無稜、而中頗無點、凡不可句者以意諸
証得之、凡字不可識者以意切聲得之、二者至今用之不謬、與
化方子豐戰精字季後以後聲而後讀、而時或差者、泰輒以一

二字了之、所差者汪王之類而已、十歲時一日侵晨走五六里
許至迎峯叔家、從叢龍中搜甘草咬之、而得其毛詩本、如獲天
球、然婦其子哭、哥見奪、因竊藏袖中、携歸、嫂氏呼三婢吃早粥
去、不顧也、父見袖中物、索得之、大不懌、見又忤我矣、大竄口看
秧去、携之往田所、田左側叢蘿、右爲高岸、下防飛鳥食穀極也
而額左防虎、因踞右之高田坐石上、併其詩柄讀之、從關關至
寢成孔安、凡二十遍、十日秧出、水試覆卷闇誦、略皆上口、後一
侵晨至叔家、置藥籠底、叔與叔子尚不知也、是年冬月從族舅
鍾濟川借三國演義、向墻角縣背觀之、母呼食粥不應、呼午飯
又不應、即儀宗粥飯皆冷、母捉裾將與杖、既而釋之、母或飲濟
川酒、舅何故借而甥書、書上截有人馬相殺事、甥耽之、大廢眠
食、泰亟應口曰兒非看人物、看人物下截字也、已悉之矣、濟川

不信也試挑之如流未十四歲則代父督業館自此遂自館一日後從濟川借殘唐傳濟川初不如別有漢書唐書以爲殘唐即是也回札云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誦漢唐時居深山別友無習文章者問濟川云男文章何等也曰墨卷歸問父墨卷何等書也父爲大言自斬曰予無書不讀未嘗識所謂墨卷者問鍾英政乃得墨卷所錄名授之以郭青螺先生所選八十一篇諷之如兒女說話隔後凡寫家信與尋常客子書皆用八股法然泛觀之未嘗如有所謂破承者一日見郝楚野說書序云破承者行文之冠弁因知文有破承取八十一篇覆之果然自以其意爲文得二寸許不自信又自喜也二十歲館乾上丘先生一敬過其主人翁是中有可共譚者乎主人翁曰吾家小見師陳生足使也因呼共破丘故上杭諸生推博雅者而泰聽

[illegible]之畧舊已達於其耳以經史諸書試泰泰輒累幅不休曰余三河雜貨行子殆廣城雜貨行也子眞異人然奈何但爲目治而不手治乎蓋譏泰不爲文也而不知泰固爲文也因出其從中所云二寸許者共觀之丘因舌橋不能下約次年共爲社會次年丘果館洋背泰亦移館羅坑相去不二里而近題至文往及乎午飯者少矣然從丘先生諸富兒以其稟傲予曰江西小兒何足言或偶至其處則用以試其手搏仆之地予故不往先生亦不以文歸積數月先生留之宿先生就榻泰從先生席下得先生手錄百餘篇皆天下名士之文泰文二十篇在焉而著其下週曰程子以程易陳諱莫如深所以殺諸富兒之焰也歸臨川祖居本居甚貧不能具饘而得族侄湛泉公與其二子文學洪謨洪範輕免饑寒因得侍聽一與先生先生故名宿凡毛

伯文止登翼難爲童子皆其所指名謂湛泉曰君家疑叔同應與毛伯諸君子並駕爭先也既邑師沿孫袁公試童子則已冠童子是歲爲庚子與毛伯文止大力千子並爲諸生似逆旅之人不及溫和然而其業並以贏出爲道而不相謀泰文凡數變然其意皆以一已之精神透聖賢之義旨爲宗而所獨得者乃在分股前人定爲八股者言之不已而再言之以爲必如是而後盡也若每股合掌則四股可矣何必八股哉而病不止此也將併其一股而忘之何者對股與出股一字不同對股既嚴而後出股不苟若二股一槩而同之則出股無論接句即關頭一句已苟且無思矣此併一股而亡之之說也然不合掌又非於題外求不合掌也一字可移是八寸三分頭巾隨人可戴此其病不在世俗合掌下必明於此而後文始刻始高行文之乎於

使至於徵遠以取致博奧以取理所謂加務善之而所要不在焉凡爲文而使人得勁之已非立言之本而勁之在肯與勁之進量又非也余嘗爲一友序云吳下之人下其巾以爲精悍而四方之効之者或至拚其目吾黨始造之意不過懲時習氣靡理紫小白清健古遠以求自壽何至如世人之所爲與然行文猶行已之外篇也予先世自祖父以上皆醇謹古處數不足而道有餘至泰身而漸薄矣然而勉自固植不敢過不自愛以累我祖我父之德嘗讀五代史朱溫稱賜母前曰朱五經有子乃爲三道節度使母曰汝爲三道節度使誠英傑然行義未必能如前人也余甚非其子之爲賊而賞其母之爲聖泰能文學於前人猶樸拙也而況下於此與泰門戶衰薄尺口不繁兼之性縮疆塞蹶剽不制即斤斤係合斤斤調揉將以迎邀玄庇館安

流蕩猶懼不忌而況快意行之何以自復三兒要爲有知者因
爲敘先世源流不嫌瑣褻使一展如見當書紳之義詩云明發
不寐有懷二人兒輩勉之勿復煩順衰老予也

觀海張公暨配蘇孺人合傳

贈公姓張氏諱鳳異號觀海先世爲州沙溪人卜居治城之南
則爲東園公實始大所稱睦東園云姓之更將從其母與未知
其孰有之也其子爲秋田公復姓張實生海山贈公則公父也
贈公幼奇慧見識于景山蘇公因娶以女是爲蘇孺人景山公
故名士學兼深博以授其子而弗獲盡以予諸婿贈公學亦如
之海山公業也吾知予固弗如景山公之知吾予沙汰之法嚴
而贈公試輒冠軍易學衰絕贈公於所從遊者極陳理數並兼
京房王弼與朱程之學而有之歲大祲吾親飽而吾親之所罷

者愕然非所以安鄉吾親之心于是日聚長老四五輩而食之
長老輩得飽親亦得游譚海山公病喑人噎不能以歲卒延引
日月至四年餘有所順適之以濱安其氣若此類者多也海公
垂歿授記曰必無生分並拜床下曰諾既而舌耕所穫無不予
叔氏海山公以家事委叔氏以全贈公之讀此丈夫慷慨事則
無私焉爾贈公日可見諸行然業稍廢以海山公病至授經遊
學復廢則以母顧孺人老也孺人老性復剛褊非其意之所樂
者毋得近時贈公有子或年長矣已且老猶以孺子事顧孺人
於贈公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猶曰我子也顧孺人涕洟瞋辱加
等贈公自親予舍戒曰必勿使人贈公奉海山公事業雖細率
顧孺人如一日也叔氏不忍分節分猶借以名獨不忍死父哉
不忍此生兒輿日給米一斗或不以時此二百指胡足與治蘇

孺人母子無策可舉不忍向贈公一開口即開口輒呼天以根
對蘇孺人或誦維家之叶矣彼不忍背生弟固其不忍背死父
哉若是而叔氏即中才安得不爲悌弟也先是秋田公有孽子
其意欲有所左右奪其所宜繼而繼之米拔然曰情與律亡是
既得當矣度有可以自處不至於不得已即非孽乎無以取庇
乃三十年之所昔與兩世之所撫不報德而以佗尋之贈公直
泣數行下家門事奈何楚楚對簿爲有不足當從身求乃以公
庭恩而公于是復議給已無所剩而減已以周之周之則受也
始到手時權然誦公之德厚餓而亡憾又往矣贈公竟以是得
噎不數月而殞當其爭急時猶秋尊之女以女女之我謂人爲
妹者人謂我爲兄今以女女之者以父父之至號嗚尊父曰若
奈何盤吾父背恩不祥天不佑可不謂恩斯勤斯所感致然哉

贈公負經濟才不得大用然慷慨亦見其端有鹽鐵河者幹其
故迹猶在嘉定縣太倉州間然於州爲支流事固緩也在縣爲
門戶不治則無以爲往議浚而以半工予州是力其所緩而代
縣任患也不力爭之是歲將亡利之半而受義無所至縣以氣
臨州州無以應贈公從千人中奮而前歷階而上陳河勢緩急
利害之所在往返數百言縣理不勝而氣索竟以二百金助者
而罷州謝曰今日微子幾爲衆嗤州父老人人戴德贈公以刻
石河上可覆也歲戊申大祲贈公奏記當事凡數荒之策具備
大中丞以下皆從之生平重氣義不侵然諾持重方嚴故上之
人多倚從之山東二周王公解任將餘鏹金千兩將留公背離
其託曰張子視斗金如糞土吾且以若爲贈贈君學聖人者生
平毀朱宗郭解不重一文而顧與俠有迹耶與人交推誠盡志

中不留語卿小善碎美輒流連不置好接引后進所拂拭無餘力惟恐不見其咸過必面折衆亦服其無他暮金無判人貸之亦不問速其心品道術氣格俱可大斷於時氣不自食以子爲寄于是有受先先生事遲而得厚報焉其配爲蘇孺人蘇孺人所謂景山先生女也父嘉定庠生諱觀海公于童稚以孺人字之聘儀大學衍義銀二兩而已母曾氏母之母爲過氏養于將知書通大義孺人與處諸古史要處啞皆上口然父母貧故不能連貫字句過口授孺人孺人性婉靜將父母意父母絕憐愛之曰必以予官人景山負知人鑒一日得贈公歸以語過孺人過孺人立決之過隔垣而照逾乎覩晉孺人有兄與贈公同學景山公手錄經史諸業必二本非必事有異複也鳴鳩如一子與嗜奈何二之既而喟日事固無可如何吾終以將爲寄矣無

何而孺人之兄果夭復無它子則後事蚤知爾耳孺人卜七歸贈公景山公呼海山公曰頗憶疇昔周旋不則對曰不敢忘然景山公固智人頗有所微窺而逆諷之曰貧士那得送女郎送女郎君腹中萬卷字直千金資遣若一也視其家之所有如是亦不薄矣幸毋以世之所有者而少吾贈或致虐吾女海山嘿然謝曰有是哉公言起我意無何而景山公夫婦繼逝舍飯皆出贈公暨孺人手爲之一時戲笑之言遂爲永讖贈公母顧孺人性嚴急孺人百方將順終不可一獲其懽心一日而五間之曰睟也膛有所爲膛卽性于乎叔氏美非出異腹之了之婦胡以覽妻亦趣而共之而憐之也家事問長耳長婦所當者謂何用以屬之叔曰以衛讀則有辭焉爾家事不屬新婦之長而屬諸少則未聞長之巾幗而佐讀也或謂孺人仁而叔氏莠賢則

孺人才甚又不可解矣故曰膛有所爲膛也然孺人益起敬起孝於是中外無不稱孺人孝者而孺人聞之深不樂吾奈何有孝名名之生也有故此孺人所爲深用自避也夫內外稱一人其義不疑而獨違之者不利故顧孺人心移曰吾所婦孝也久之孺人之誠至矣顧孺人之天亦至矣臨啓就命是人盡而天見之時也捫孺人手曰新婦孝順我悉知後有厚報孺人則大慟新婦無似得姑自見其天而復不一日待此言痛絕故及其就養臨川携木主以行既至叩主視曰念我母于塊嘿當來新婦之子與姑身耳左右聞之未知其言之悲也顧孺人卒叔氏移居北祖稅從之孺人與贈公仍故居北給南日斗米又不時日至曾泉竈未煙者數數也孺人督二奴蔬督二婢織以佐之而猶不給而贈公復好客安所從辦嚙指已耳用是得心氣痛

所劇其長公歛生氏請於贈公曰我家不貧奈何自苦爲贈公輒恚孺子敢亂王父命歛生則云夫婦郎不比於父子奈何獨重兄弟以死累吾母贈公則益恚孺人則撫歛生曰兒無用違而父而父固不違王父以死守之耳繼而歛生先贈公卒贈公慟之幾喪明曰兒痛母者以簍故不得一日伸眉時受先才數歲贈公以爲長而成者且夭化此齒未齔者復何爲庭中有大梅遠近望見之以爲當有異人歛生逝而枯贈公意絕而孺人以先生最幼絕憐愛之又孑孑獨阿奴一人寢處懷中伸手作枕爲稱說向之受於過母者凡古史與亡得喪忠孝廉節之概甚悉先生輒能復其所過孺人絕奇之乃語贈公以兒氣弱似其舅每憂無年今政不足多憶小者英慧且敦兒當得速成贈公則謂奈何欲我與田兒說書本孺人以爲郎不敎兒又可奈

何姑試之贈公以爲然命兩題頃刻立就孺人手執先生稿立
贈公側良久徐云未知紙上云何兒乃遂了事贈公又不即往
視孺人復立側良久則嗚咽而泣曰爲張家婦辛苦平生所恃
惟此二兒公又不教兒噫我死矣贈公乃援視視未竟則急呼
孺人曰芝蘭在室乃爲汝先識之兒一日千里也於是闢書室
爲課兒計而枯梅適生陰覆砌許逾於初兆之矣贈公卒叔氏
分其產孺人則謂受先而父一生不違王父命子成而父之志
於卒事乎兒之矣亡兒孤寡可念以累叔汝若能自立母以我
母子介介嫂吾不意及若今乃及若嫂賢豈獨吾兒賢也聞者
以爲允戊辰捷騎至孺人曰老婦何以得此此先姑之所許而
貽之也則又淚漱漱下先公伴兒讀蕭寺日冀其成成而不待
使老婦獨見則又呼泰夫人訓之若母敢希服我與若仍菽羹

藏稜母增一指徒耗米耳受先歸未嘗易一椽未嘗益一僕固
孺人所教也從之臨川凡受先廉明仁慎能於其今又皆孺人
所教一穌一何一蔬一腐必曰此民之脂膏將安所辭而可受
先雖壯猶爲孺子戀嘗夜卧孺人乳下中夜孺人問獄中囚幾
何矣受先卒無以應孺人則大恚推下之此何等事乃不一記
名數是必慢視民命者也因出銀錢買草鞋及襪或帀米麥作
粥以飽諸囚問録囚有所縱舍不入不可獨殺古志之矣微凡
嚴何不少緩而叔至破家今乃自爲令嚴不能癖至之法然受
先火耗不名一文則孺人爲之也一日受先治事有倚徒臺
前者叱之不去受先榜之而未即釋孺人聞之曰人呼汝爲父
母子近父母輒得榜又不即釋吾不願壯子有此去汝歸矣受
先懼立召其人釋之且告以故孺人曰此又非體使人謂我與

外事受先視事或二鼓孺人不先寢退必問所爲有難知者行
而稽決之十中八九受先材疏達過人孺人材疏達過人也孺
人以節義自凜亦以諷勵而藎成之先是敘生娶曾氏再娶楊
氏十六歲歸張二十而寡矢志併卅立奇節孺人心敬之然既
失所未免悲鬱其事孺人乃不能如孺人之事顧孺人孺人亦
私謂婦人非偏至不能立節我愛其重且大者語言碎小何足
較孺人次女適金聲亮十七而嫁不滿歲聲亮歿不食積日左
右皆勸慰孺人獨涕泣不二語但云命矣夫則復泣云云而已其
語有蘊積處而深悲而達非孺人其孰能之然以此風適以是
報之此家門之幸而世以爲凶禍未可謂知類孺人有氣分才
決明察異人而爲人婦爲人嫂爲人姑皆以暇下之使爲男子
不爲與知輕重大丈夫哉沒時前一日猶能起居飲食忽謂受

先吾明日當去夜夢而父召我屬續無它語獨以尊姜孺人爲
屬洋洋如平時與贈公之配哉臨川陳際泰曰余讀贈公行略
至其父母沒毎得食必祭祭必呼號告以近所行事是未嘗一
死其親也經深汝其文而史亦不離見此于古獨創之絕孝矣
創爲之而又即於人心之安孺人在臨日叔氏訃至輒哭盡哀
努對諸孫女恒稱叔氏仁厚此非叔之有餘而孺人之有餘也
忍詬以事顧孺人四十年而後有受先彼不自一決乃成孝婦
之名亦因以有賢子此天之所報而豈所論於孺人之心哉

剛慧居士傳

剛慧居士瑞金浮鄉里人也姓楊氏諱兆隆字汝基剛慧居士
旣殁友生號於天而謚之以明不私之義居士爲太守公以餘
先生子母首子禱華山者久之乃生居士生而有異徵數日

鱗甲隱起毋大書因名爲龍易龍爲隆諱之也兒時貌甚偉目光射人見者異之詫曰楊家兒爲龍爲光吾不知所變化矣年十三從名師學舉子業風氣日上謂其師曰舉之所傳誦者蓋無用矣心不靈靠古文詞題不入瘁觀語何益師大驚年二十猶權守縣郡道經里因留試督學黃公汝亨負重名傲人也咄嗟童子何知亟以其牘來既而閱其牘大詫絕首拔之而郡先輩方伯謝鳳涔先生亦甚奇君卷致書太守公曰公子千里駒項當振鬣天衢者其明年爲戊午與其叔氏惟節攻義勝因寺是秋惟節捷君欣然曰是宜捷然君亦遂捷幾幾乎共得之而卒失之也葢與惟節同賓於吉安司李今侍御龔公萃肅云既而復與惟節讀書赤水居取夙所爲帖括火之曰是區區者安足事因論次古今之得失而更著之曰重瞳之失不在弒義帝

甬隱之得政在拒上皇惟節曰然昇胡可貸也喪君有君因擧天手而易耦則過矣君曰不然立牧羊見以爭利天下非冠履正義也故光武不以更始貶聖唐祖不以鄭公損名若上皇於國已棄議者祇因前是之賢而議過子公非正論也其持議大率類是是冬督學魏拔置高等籙之辛酉復益叔氏希元朱君敬之爲赤水四友是秋希元再捷君再北彌不憚登高遠望悲歌慷慨惟節譬解之曰君故少年何悒悒若是君大息曰余才今足用日月如流而功業不建惟節頗怪其語若汲汲傾景者既而謝子起與其任士芳復入社是爲赤水六友甲子秋敬之捷君復能去既而敬之卒燕邸惟節下第歸亦困甚君曰敬之逝矣宇宙寥廓乃復爰吾數人貧手君子録一編曰託千古可託可寄不可奉者也予得無意乎惟節取讀之至予起宋晉諸

許是王謝於三儒包文范於一韓拍案而起曰信哉信哉於是見惟節而弟子起自謂千古之交在是矣是歲君復落第乃仰天而大哭曰天乎人屢捷而我屢北豈戰之罪也余知其所從來矣九月一日惟節發南洲光日之夜執惟節手泣曰本期與子抗衡天下今已矣余必不死瑞金非南洲即錢塘錢塘先世所居吾之所自始也吾以此始亦以此終于志之託天幸有二兒藉以代吾事堂上二人幸爲我善視又曰我第二人在念耳餘無可如何惟節嗚咽不能言然以爲憤語也越四日而有橫梁之禍夜半昏寐中大盜一呼與子起士芳同溺死卒如其言云惟節聞幾囘舟殮之備極悲楚甚矣君之所爲始終也先是君假寐夢一人自天而下揖君曰明年九月四日帝將召君有文章之役既寤語其内子内子云丙寅之捷報以往事揆之瑞

金囘以是日至也君笑不答放榜前一日復夢人自天而下揖君帝召若四人赴義獨一人既歸而君與三謝遂行既寤以爲吉兆笑指一人云獨子倖得而失也橫梁之變跳而免者獨一人耳君平日劉而有膽決劉勇類而膽用武之主也盍呼之夕文武之道盡矣君議論風生又能以約言至理折人所著史鼎與惟節論大史漢諸書搜奇録要成一家言又有四書擇魔壁經正旨自出手眼足羽翼鼓吹爲聖賢功臣君不死富貴所自有也臨川陳際泰曰余於汝基始終之際萬端思之不盡也隱起鱗甲龍兆見矣龍水族也而登於天祖棼錢塘而志於錢塘遊於南洲而志於南洲二地皆水房也竟以水死水未必能死人以一第之屈一盍之呼之未必能死人也乃竟以死如是而死即非一盍之呼之以水死亦將一第之屈之以水死矣非水

之能死君君固可以水而不可不以水也龍之爲物也變化無方人知其爲人而不知其且爲龍則安知人以爲死而或適以生乎當其爲汝基也即汝基亦知其爲汝基而已亦安知已且爲龍乎妖夢是踐則汝基固已知其死矣死而不怖使汝基知其爲龍當亦不怖也雖然汝基之立德立言又復有特祠如此此已足以爲汝基矣又何必假俶神明使人引妖就瞶也歟

章母節孝鄒孺人傳

先是節孝健飯日余以子行拜堂下也節孝子余大力與若兄夏明同余東西坐母據中飲食略如家人大力或年長矣字之輒曰伎子之方孩者伎俗儜稚其子每反辭以呼之謂男子爲伎謂女子爲子節孝又每字大力曰吾伎乖大力語節孝事未嘗不涕流被面吾母之賢之苦雖以見子之日智與見子之號

稱善狀者未之百一也既而節孝狙直指上其事易令名以彰之大力謂余吾母姑念豈及此賢與苦子知之是不可無傳傳曰節孝姓鄒氏小字繡居臨川許江故名族與白城孝相望世婚姻父芬富俠有氣義節孝爲第二女十九歸章公公之父寒亭公客山東再授室不歸者二十四年公又歲歲宦學遊方歲杪方一歸幾月餘復往耳是雖名歸寔不啻倍其二十四年而節孝獨與姑居姑不適爲人妻而適爲人婦堂上之舅若姑尚嚼然也節孝內幽適其姑上幽適其祖舅姑祖舅姑忠其老姑忠其單而寒亭公與公忠其二十四年與不啻倍其二十四年節孝以也家故貧所以養姑者嘗得之十指且不嘗有四壁之光月與薪可代燦矣姑嘗爲婦時已卧疾姑得以天年下終非節孝無有姑蠶絕強視曰吾婦賢無以報願若子婦之爲子婦如若之爲子婦矣姑没適水暴起河魚大上棺欲浮節孝目水附棺大悲啼曰吾誓不使姑獨流棺動類物壓之而復止者三卒與俱全萬曆丁亥公卒於宿松方公在時性好施與歲所得餼與兄弟從兄弟割而食之旁及親知隨多少皆盡故没之日更無餘財二子少未及事節孝日夜以十指拮据豐年而飢者強半戊子己丑歲大飢赤地千里茅荻盡矣人民骿死腐肉朽骨或爲上糧是時節孝之叔祖姑及伯氏姊氏相繼下世飢喪隨屬生計訖絕或謂節孝曰理有經權難可執一盍思變化以全軀命節孝泫然曰斯言何由至於耳譴且權者非可用之婦人亦不設於節行節也者夫存而有之因死而明也因死而明而又安得以死恐之而且未必死也節義若因便勢而立無以處夫逆勢者也且吾夫絕命迷人比餓加等吾追念及此情

用悲絕直以苦自謝耳獲瘦而死其甘如薺於是削木皮丸土粉而食之丐糠之有覈者爲二子食其意常不欲生也外不欲暴其皎皎之名以爲詭於人而借飢荒以成其端如此者三年卒用不死則非節孝思慮之所及矣自是以後衣取其敝者食取其薄者子婦之奉辭其豐肥取其苟簡者居恒自言饒有理實夫婦合而全夫死吾爲半人夫在而食其全夫死而食其半理之恒也然節孝又非徒苦身自效而已者曰夫在而吾身爲半夫死而代夫而吾身爲全子者夫志之所屬而夫身之所移吾成其所欲成而未成者苟可報於地下以有辭於已亡人是未死吾夫也於是日夜刻厲之爲言曰不同夫之所爲非夫之妻也不同父之所爲非父之子也事有所以一之在爾學殖焉因自課讀每及夜分杼柚之聲與伊吾之聲相上下然又不徒

敦以詩書嘗以先人行事勗之節孝性固矜潔介慎既寡居益掩身靜事垂老矣不廢所持君子謂之婦而復女臨當就今悲用慨然忽謂二娣曰公迎我且謝我成其子名在賢書也此非鬼神精神之獨見也蓋生平念念在公念念在成其子故終而復之此可以知節孝矣然節孝之賢與節孝之明有非人理之所能者伯氏病廢未有室伯氏之意止維伯氏之父母意亦止也節孝勸公室之公不欲重累他人子節孝自議其簪珥與嫁時衣服助成厥事伯氏舉二子世和世睦卽其名二子志節孝之爲之也記性過人數十年事纖悉如指掌思慮周詳不急之物亦存以待或卒然索之有以應蕞累雜物以意立法皆可以經久遠初不知書從耳入略通大義與之論析義類往往出於宿儒之上嘗所稱說可爲教戒于純劄記之成帙名爲內訓焉

方嬌時躑古今節義如烈女傳等匱蓄前未嘗誦數之也用以杜塞旁說又神穎先物有所期未嘗爽其子純得雋先能名其處而卒應之至言某時風某時雨輒不差人問之第答曰偶然耳余曰甚矣節孝之所爲不可目舉也夫節以壹志以節孝概天下無婦人豈獨無婦人傳者不得不止於是猶之直指之旌之不得不止于是矣未之百一而猶從其重與同者書之此意或未嘗忘呼彼時也

黃母貞節傳

婦人無私尊坐則以夫之齒貞節云者於義爲易名之典易名之典不可以生而得之黃母張孺人竟生而得之非母志也天子聽有司之請獎其閭額之曰貞節額其閭猶殯孺人而生誄之也孺人泣數行下用夫子之殯而以博此焭然者一身之榮是固老婦命辛之日也此言痛深不忍聞然而遠近以貞節稱孺人矣孺人康丘張隱君桂岩公女也生而穎慧有志操少長讀孝經女誡小學諸書至曹大家得意一人是爲永迄之意一人是爲永畢語喟曰是則然矣然夫婦而有迎合之心則又安所不至也弗如斷其章而取之永迄永畢之爲幸一天矣是時在竟闈中能自生意如此隱君大奇之生子不生男使男智盡於女則謂文學屆生爲我覓快壻是時數君南公方欲爲其儔配聞而委者焉十五歸於黃而事黃公尤謹黃公體故孱苦學火焚於大宅積五載而甚孺人日夜守於綢林藥竈間再罹寒暑一食而五闋之猶以爲嫁疾大漸孺人祈以身代不得則欲以身從之旣屬纊孺人一慟而絕救小甦勺水不入口矣張母百方寬譬冀得小解諸娣姒及太母助爲言終巳不食卿左右

防之謹則謬爲好語以自說曰吾不死矣則强進饘粥而有和容家人大安之各就寢寢且熟忽有大鶴高唳於屋脊上聲異常孌中驚躍起則孺人已縊於柩側矣號曰天乎何至是乎氣久絕而甦孺人既生爲絮泣奈何相待使我不得吾志死似勞參嫛鬟扶之吾不能死可若何於是痛哭張母家衆及兩孤亦哭孺人意微轉勉飲食伺朐受諸內外弔旣襄大事骨立捐裘去飭不名一錢常蔬食而藉紡績自勞以內罰其心或勤家非不足若此爲孺人出涕曰凡諸地下之人此爲優矣坐卧一小樓雖三尺小童不令見其面二孤者惟馨與仲紉也旣就外傅母代父位入而屏督之篝燈熒熒丙夜不休察其志小怠則召之對泣曰吾此身泉下之餘齒耳非念若無以有今日子不自勉屬是吾之生非義之充也或使傳婢致其語於館中言而母

爲而發也二君感厲不敢自懈遂以學問文章名於世即今二君學爲人師而猶爲孺子戀孺人猶以孺子皆之前此可知也孺人眞可以光彤管無疑矣於是陳子際泰曰嗚呼黃母張孺人之不死如髮矣然有天道焉能給乎者之不已疑而不能使屋子之鶴之不鳴鳴而覺覺而救孺人不死矣方織時如夢夢中如有雙鬟扶之者□微微鳴而覺覺而救猶一也天於黃氏之世德欲報之無已時也報之以節婦又報之以節婦之不死節婦死而是藐諸姑者安能大放厥辭如今日也藐諸孤不能大放厥辭如今日將無以成夫子之志此無異𢦏尸地下矣夫子死而孺人死之孺人死之而天生之孺人生孺人之責乃重於死惟綜仲紀斬然見頭角以次第大顯重於時皆孺人不死之功天欲孺人有成二子之功因以自爲功即奈何使

之處地上實地下哉孺人之子惟綜章與余善然余所爲言者不在此因二子而皆[illegible]　[illegible]者也

巴吾集卷之九

祭文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祭鄭道圭先生文

南之爲方宜爲火房自他有耀象爲文章地濱溟渤是謂海王水主通利鑑物有光水火所極文字之祥篤生吾師跌蕩逝游班叔本北鞘混走僵積趨提出網羅磔張胃然引聖爭惑斥狂困象激極各款理疆北于武事摧陷威强天下之人翕然仰信知與不知事同責敎凡稱師者文與實病惟是夫子誠服無吝闕有太史世稱爲鼎鼐是所居人不得並一鄉蔚茅二黄後勁斯靖楚維江國與令莫宜于師遨靈宣聖爭而得之彈冠相慶披襟而吾卒昔人從務發會實高堂百人撲唱誦延塵蔽篠明

嗚呼熊前慰問殷勤接待諸子忽示福中無幾何時音問于京别夫態角春氣相遠髮髯南還于書會舊謂以處窮求以居名干禹之要匪師伊視諸子受辭各致丁寧謹以銘心非但言紳壬申之孟火向西流諸子避寇無復相媚或入深藪或登介丘夫子突至從天翳亂在城六子走依道周摯臥百里曾不見厭我思躬耳於物無求若之熟中適攜肝腑私怪夫子神色不遒小爾遠和窮無所憂不謂皆然永隔千秋嗚呼窮矣天不弔寃夫子之心大猷是經洗心退藏根深極寧固有大事正立垂紳金鐘大鏞冰壺玉琍既崇而頌大命以傾夫子躋逝愛不在身國事可爲愛胥後人區區之心自料不貽惟二三子失其所恃樹落葉本弟子過利夫子之慈辟不在此永言念之明駿不忘何以酬恩何以執義自愧菲薄恐無所至有負名賢虛左爲賤尙邀冥顧策衰振止我日斯邁而月斯厲死者有知生者無愧所以報師如此而已

祭相國文湛持先生文

嗚呼泰等之師吾師也非如世之門生座師文服而已學術入品古寧有幾二三子或遠或近或合或離所幸神音來至天休方滋泰令承袞當無窮期不謂連棄二三子頓爾騎箕嗚呼哀哉師嘗有腎疾鼻衄之疾困頓時或不支吳因之先生致書云所苦或出腎勞或出苦思腎勞我即懸斷所之女器易割心器難醫內應酬于筆墨外焦勞于政幾蓋居憂而尙有憂天下之志則在朝而寧無謀社稷之思若是者岡參术之所岡功而愈局之所深辭者也然先生之言固已不幸而中矣戊亥之交事愈難常凡水火之同異與薰冠之披猖貽憂君父於何云賊師

獨憂之髮爲之着乙亥厥秋二豎尋任氣息懨懨不辭仆僵但恨五世食祿四海望洋無以慰答死不瞑瞑蓋見于昏瞶之所崇語與夫二三知己若永訣者之所徵藹然而爰立之命下矣是役也無左右之助無貢格之常有攢自天師乃循牆固辭弗獲受命于淋此非千古特達之知天下治平之象之見端者哉而賓祐有屬神理不淹師亦蹇霍然之氣見于太陽勉强入直盡行所得天下想望風采以手加額師亦夙慮明定處茲不惑大獄大兵大姦大慝次第調停大第剔蠹糾我同官安彼反側風塵不動日月宣白盡將化異爲同濟嚴以簡用剛方以燮國之詭隨致敦大以培國之元脈使假我數年或益展林月大功之成定如所畫將事美于前人名留于縑帛矣乃事有大謬不然者相才兩月地既害之角巾東路不動幾微如已追餞忻

然舉卮笑言志在麿衎畢起崎嶇兀兀之風掛於顴眉益其生
平學道之功得力如斯豈復有不平之色以爲物慼況乎官莫
尊於相國科莫魏于大魁名莫壽于文章著述之傳世志莫安
于賢子令孫之隆施師真可以琴書自娛魚鳥忘機頤壺子之
機倜然示杜而中營之星倏爾斂輝何也噫嘻此非關一人之
故也當逆璫兇燄方熾志士結喉師獨抗疏而擊之不盡不休
師以生平敢辭不諧頒死者數矣然未有如此之相求璫不能
一日而忘師師不能一日而忘璫泪羅之江乃在園池煬毒尺
組之備乃在床頭而師固不死也師之功未盡鳩師之志則未
盡賜昔何以不死而今何以不留盖師即去位天下猶冀其環
召師即不復相天下猶恃爲贅旒如應龍之滯潦淵如虓虎之
負神丘雖投荒棄散猶足以懾魑魅而噤鵂鶹而師竟不待矣

噫嘻帝乎胡不憖遺天乎胡不憖遺雖爲天下之慈師一如師
之自悲嗇不愛身之隕而愛其國之卑雖有相國魏科高文賢
嗣抑何以紆四海之憤結而解九原之嗟啼泰等自師蘊逝如
失應師廊恃身怙廊瞻雁依分宜奔哭倘展迹違或羈官京輦
或行役外藩爲位而哭哀不自持生芻絮酒佇以侑詞惟師有
靈庶幾鑒之

祭謝中丞文代

嗚呼吾師其以死勤事而可配于忠臣之倚者耶當今天下多
故戈指神丘寇起昳服蹂躪中州隳蜀嚼楚將窺京畿飲馬長
江集材爲舟根本之地有如贅旒天子曰此道將不得其人以
至于斯也今將求真才與已效之才而任之以反前之所爲誰
歷遣方爲衆所推誰蒞兵事爲物所器夫以當局之才而當寇

如迅風之掃敗葉以治軍之才而治民如汗血之逐奔麋此固
材所以有功而失分所以惜師也維時廷臣一執同辭有臣謝
其督餉晉西士飽馬騰敵畏而靡政官東郊無所展奇頼爲賦
衡所宜量移謝艾著名于枹罕車騎表效于淮淝驃騎縛廷若
之何其天子曰可勑使戒輿師投袂而起問命疾驅洸至所治
精氣淩溢城池闘廟揖草矢石事事堅良事事暇逸維時寇求
紛然如織頼師在此轉凶爲吉所轄諸城寇不能即論者以爲
如吳玠之守大散如孝寬之守玉壁使天下人人若此雖外夷
之馳入之無際雖大寇之善盜不能竊吾寸尺何至焚刧我城
堡虜劉我林莽乎師負奇功宜有高擢廷論不然借寇彌留以
爲撫師他任緘鋒斂灼西何以捍全豫之州縣南何以衞淮揚
一帶之城郭維師亦想慕古人先發後聞隨身奮揚利用大作

猶而神疾本於務多心勞斃于地艤民肥而體瘠功崇而命削
嗟夫嗟夫此師所爲以死勤事而功可紀于太常享宜配于雲
閣者也薄醱奠敬侑以俚辭師一靈之不昧有鳳鸞然而來儀

祭相國恭文格文

嗚呼公之生與公之殁豈有遺憾哉其學問合古賢人之義其
勛業有古大臣之風百僚資於其刑而聖主鑒其匪躬一旦薨
逝備極哀榮惻惻發乎予諱優卹奔乎秋宗立呼幼子姓名使
通無所施于逝者而官其孩稚以寄聖眷於無窮則從此而之
焉凡可致於公將無不曲而致於公此蓋從前未有之異數而
輔臣不世之奇逢也蓋公以和詳自結于明主者非一日矣爲
御史既著能聲亦存國體爲太僕白馬非馬雲綿彌傷爲司空
逆賊射天王師靈地匈楯弓輪孥砲屏擐一呼而集無需再討

樂墉至天天子臨觀額問及之顧便稱首而爰立之命已定於此矣蓋古人內有守氣外無枝辭以此闢端以此歸餘故能以其靜制天下之動而以其明燭天下之幾一切紛紜異同變故之來任其擘劃即一切內堅外鏟解達之數任其轉移此聖賢之高致微機陰用而不以語人而人亦莫之知也公從之矣公之和謹積之有數者既鑒而知之公之轉移妙于無迹者又鑒而知之明主方將進之以大用授之以百揆事有大動理有微籍而公遽厭承明之廬矣何天之衡此皇上所爲拊髀太息投筯忘饑者也然自公之祭而論之公所居者外堂之張而臥室之遊窄蔰且伐狀公所痡者朝服之事而內衣補綴白且變黃迹公志度豈在家鄉然則公所自悔之事與某與二三子所爲代公致慨之方殆有可得而商與令天下禍難間作避服安并舉

主焦勞事公屏營身爲上相憂責不輕昔非衣著劝於淮浦贊皇鼓壯于瀟英武候震盪于六合恭分伸威於澶城彼何人斯千載留聲而況所資者金甌之全盛所恃者皇上之神明顧猶使匈奴稽誅于自送繹林漏命于再勦此則忠臣不瞑烈士相繩者也夫祝宗祈死范子夢瓊古人不憂其身之殞而憂已志之未就與國事之未寧然則公之自悔與二三子所以代公致慨斯或可以得其情乎

祭錢東渤文

嗟夫東渤則已死矣而皆言其死于墜馬墜馬誠足以死人而墜馬者甚多京師之馬不善博而善高不善博而驟之則蹶而又加之以善高之形徙高而蹶則乘之者傷勢固然也京師革四足之輿而從四足之馬誰人不乘誰人不墜而誰人死則東渤有所繇死而安得歸獄于一馬之劣哉夫馬既不足以死人而東渤之不宜死者又更僕未易以數以身體長大則賢以精挺動蕩則賢以文學蔚由則賢以才流經通則賢以義聲先路則賢以人倫敦茂則賢其人具有餘之資固不應死處不足之時又未可以死而竟死于墜馬墜馬既云不足以死人而推其致死之繇則疑二三子者益深而累東渤亦復不淺不如推本言之而壹斷其事于天嗟夫東渤死而大行一衙門遂無邊才矣一人死而一衙門之事體遂輕是東渤之死生亦大矣天欲死東渤將安逃而可即不墜馬而墮馬之外豈無所以死東渤者哉則東渤固非死于墜馬也東渤亦死於墜馬則東渤固未嘗墜馬也夫天欲死之則如弗生之然生之而復死之而天不欲生才之心爲大顯天欲借東渤以顯其心如此則天雖欲不

生東渤雖欲不死東渤其將安能嵌漈蔡天所以不欲生才之心則天下不宜生而生不宜死而死者皆有所恃以自樂蓋才不如東渤者自可安然而處而以才得死之東渤亦自可安然而食也以爲東渤之死賢於餘人之生嗚呼

祭陳繼塘文

嗚呼繼塘既逝外之爲士者哭之者而入內之爲戚者哭之若而人兼乎此者比諸內則爲諸叔侄比諸外則爲諸衣巾哭之宜先乎此顧哭之而後于此豈士感之獨爲難抑公德之獨未神蒼先後勤于試事之爲也事畢矣即敗軍之氣復矣於是合我同人糾我賢親感來于服之凡闕哭殷于根之欲陳益以於禮者之禮而豈不及於情者之情嗚呼君之可哭者八君之不必哭者二嘗試得而詳之尚惟靈之式聽君幼懷請纓壯更積

書感家世之事痛先人之故躬拊諸弟棄儒服買蓋將哀嗣乎同生而光大乎門戶束脩自勵非朝伊夕曰爲是耕汝兒而譜省六公亾乎人者耶迨至晩年志成業富酒後耳熱殷勤道故每詩及此泣數行下天下固有繼志述事如君者乎其可哭者一也君身致巨萬手握利權稍贏錙銖便累百乎此豈數之所能稽而衆之所得言然一絲尺縷分米文錢在外未嘗私儲寄家未嘗別廚內乎化之髫齔裙褓老而異宮餘或中他而君栩然君栩然而君曼然嗟乎角弓其反棠棣有鬩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末世以降有能友弟如君者乎其可哭者二也君以陶爲天下之中以多後爲幸之大夫居遠而欲多男勢不得不更室於外夫一人有子三人綬帶然古或有之今翻爲逕而兩孺人獨不然也此非女德之有極又非寡數之獨遇蓋修身齊家之

效君彼之矣其可哭者三也夫商少有闕智既饒爭時新冠五尺斂物以箕君獨任自然之符而樂仁義之施翳桑有士或飯以麋浩浩者未育育者魚在彼淇梁有狐綏綏或哀無帶或哀無衣故山以東之爲旅寓江以西之爲故閭誦君者萬人如一口而不忘君者百年如一時也夫世有好行其德如君者乎其可哭者四也生平意氣然諾不使弟畜灌夫奴視季心苟長者之相過或學士之見尋呼盧浮白無辭乙夜剖甘絕戀不吝千金故一時之大冠如箕長劍拄頤者爭請以爲兄弟而屈桑之禮盡焉勸其驕色而懷以好育天下有交友如君者乎其可哭者五也禖期高遇不屑翠僞而獨尊優循頑文章鉅公故其於衆人也雖富豪焉而接之之禮倨其於儒生也雖寒儉焉而接之之禮恭內則竭情盡愼有心有胃外則擊鮮爲帑有儀有容

吾族自淑泉而後有好士如君者乎其可哭者六也吾族家世忠厚相遺末流不振惰窳摧頹先者爾軟以爲尚後來皆後習俗而追之自君受事大創前規乎心勁氣廉公有威舊綱以振風蠹以簠其於子弟也撫壯而棄穢其於事任也急疾而誤貞吾祠如君者此或寡矣其可哭者七也吾族既繁人多不能無生得失中有亾賴肆爲盜賊或爲與壬利其然而私其擁持或畏強禦避其害而且爲緘默此誠賊在內而不自知可謂盜有寵而不可得者也君奮然不顧與虎相觸操矛而前登山探穴諸凡作姦者如蝟見鵲喙棱格磔偃覩怒膽不敢拒格一時之閭風靜帖絕君豈可謂非得志而吾輩豈可謂非被澤也哉其可哭者八也嗟乎有此八可哭吾輩焉得而不哭雖然亦有可安者即吾輩有可安者君一介布衣初願豈其及此今也登海

者無鷗參差者甲第嫁長女而獲名門嫁中女而獲貴胥且長公毅然有聲庠序次公挺然雄心爽氣幼公溫然內明外聰俱可日見諸行不成不已故吾族屬稍必數三子而況諸孫麟定麟趾則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者耶此其可以不哭者一也又聞之人生而正直者爲帝所錄人生而精神者爲天所功故古之德厚魄強者死爲貴神沒應上公君於此兩者可謂兼之矣固宜受乎爾治之命坐乎光明之宮日者有風颯然有聲隆隆豈非君之效鼎湖乘龍者耶此其事似幻而實理之可推者則其可以不哭者二也以其八可哭者哀君之不復見以其二可以不哭者安君之未嘗亾思其不可見者吾輩罔難用以自慰思其未嘗亾者君亦可無引以自傷則庶乎爲我之勝則庶乎瑕我之勝矣

祭劉濟宇文

嗚呼先生神崮未至鶴形自矜髮短而非短心雖邁而未邁神乎吾覩予宿夜語遂剛予素號堅耐兼之謹性有嚴然而精神乎午夜傯吟乎雞鳴火湮大宅敝舌乾津飢而假寐頭觸其屏而先生方且負牆而立細碎分明精氣撥動未嘗欠伸予醒而先生歸矣次日復行百里不損經營余聞而心折之以爲此五行之報而大業之徵然書禪怪以先生之富可以列鼎而食待車而出不宜胃犯炎景倚徙奔突人非金石安能不礙人非松栢安能不凡而先生節嗇遺殺勤劬失卒往來肝汝精爽劫奪輕百興其如戶愛一粒而若罔自謂忘乎其爲老曾不怖乎其在卒是昔人所謂有得爲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術此先生自後以爲高而區區獨劣之以爲不也然先生竟以是皆嚴矣此予所以哀也先生生平不樂乎浮夸又不喜乎飲酒今也有實言在軸有清醑在手羞居乎好惰之關而雜乎人鬼之數斯亦曷乎其舊矣

祭鄭母蕭孺人文

嗟乎吾擇婿者擇其父母而已矣願有其母賢其子弗賢者我余之篤友亦爲予言孺人之行加乎往軌而絕乎遺編曰是其所宜託子乎既而吾婿邑僞果以才揚近拜奉倩近觴齊眉兼之太兒小兒爲孔爲楊此見生而有信義之性者所生必其夙歷故予未嘗擇婿而得擇壻之方也雖然孺人年未登也然而遽逝焉何也事集一也福鍾二也事集則不可更進福盈則不可更前一身而獲乎百已一歲而兼乎百年夫滿者易虧衍者易竭彼非耳不能爲項刻之聽胀足不能有尋常之遲鄒念千

歇乎蕃亦安足爲賢也哉夫生孺人非爲孺人以爲其姑以爲其夫以爲其父若母以爲其女若兒推而近之而爲伯叔之戚推而遠之而爲宗族之疏卑之而廝隸下走尊之而碩士名儒絲不由加恩紀因其相敬夫之而禮樂之懽小之而米鹽之餘精神之所所在爲功而詩小之恩即性以備此聖賢之致孺人不驟而將者矣孺人素護河魚疾歷日月延引湯藥沾溉臨當就命氣息纔屬從容握手婦言可錄有四不了是四不足爲怨尚未終事爲婦尚未終局爲女尚未終其歲事爲母尚未終其願復抱根黃泉死不瞑目言已成然而瞑乎是歎然呼而更問不復相告豈非古人所謂考終命之福者與嗟夫觀孺人臨終之言殆能自主于去來之間豈必更爭於俄頃之頃雖偶然而徂乎同自繼人而立于歐是將返乎元始而乘遊日月之軸者也

祭其孺人文

嗚呼孺人得無苦飢乎飢則吾以酒脯飼之則有不聽之儀孺人得無苦畏乎畏則吾以理數寬之則有不聽之辭辭曰死固足怖耶夫人所得于天之分有至有不至衛之宣姜愛不得乎身也即如晉之少姜早世而已猶之憂不得乎身也衛之共姜憂不得乎夫也即如衛之莊姜不答而已猶之憂不得乎夫也秦之華陽憂不得乎子也即如漢之鉤弋一傳而已猶之憂不得乎子也即身而賢且壽夫而賢且壽身與夫而子且孫爾一貧而止不及富一富而止不及貴一貴而止不及後之人顯相接也則猶之乎憂不得乎身也與夫也與子也而與孫也疇觀此而孺人可以死而無憂矣孺人兹適其公婉孌謹約拮据女

紅以佐君子卒用帕君于掇巍科蔵大州天子階而衆之下命
對舘如法畢冠擧翹揚鼓鬼宿而以其勤出佐君子者佐其子
又出佐君子者佐其諸孫呂夫人實夫人家然宛宛然皆爲唯
是子若孫藉藉有聞人之目於大學庠序之間萏孺人自公致
政以來與公食肉曳縞含飴弄雛者復若而年卒得壽七十餘
以殁則人身也憂也而孺人無也則人夫也憂也而孺人無也
則人子也孫也憂也而孺人無也則人貴也而不富也富也而
不貴也貴也而不後之人也憂也而孺人無也孺人獨不快然
乎蓋猶也哉孺人可死其何以悲孺人不死又何以悲孺人聞
不勝之辭其或一嘗不勝之儀也邪

祭吳母范孺人文

嗚呼太夫人鹿逝陳子之子孝尼在遠未展祖奠之儀今乃得

遐相沃酹也奠文以長歌何古者祝神或樂或歌所以動脾流
安其氣使歆食所謂以人道接之也歌咏如里巷之謠何欲太
夫人之解之也又古有子之琴而不成聲者亦所以爲哀太夫
人尚既右享焉歌曰夫人馭氣白雲鄉上見神公體法王先公
皆然在帝旁被服御佩珠琳琅寶階貝殿丹碧煌風吹衆恩如
差賛玉爲後祝金鳳皇夫人至止意彷徨未便直前相夾唐公
望見之遠于將相扶歷階登明堂帝爲起立揖之旁命輒公事
暫歸房悲沸勞苦不可當兩人攜手坐匡牀命廚進炙且行觴
寒温小畢舉弘綱別來兒女及行藏爲復勝舊祇如常死者復
生生㪽悝何以荅我稱未亾夫人見說逐頭言家事大佳豈但
前人生不用多得幾子孫成立勝萬千越孫文字腹便便洪都
一試輒爭先舉孫頭巳冠進賢祇堪作尉便心煎程兒學問非
凡器寓內名士讀先輩體氣高妙似謫仙句語頗奇杙馬進三
丈之矛前無堅擲空耍彫挖于猿先生長者矣其垂于大物
術掇焉程復有子生十年楊家寶烏能攻玄隙生陳生亦人傑
聦形進女豈徒然阿娘孫婦皆精虔紡績紉刺洞窈煎公故家
聚車馬駢老婦遊用相支撐割髮剉薦佑賓朋兒因用此名門
挺倒耳頗稱陶士行阿今老婦奈居諸懵將靈輀託山陽出自
州城不里餘有地神臯名吉墟是時門尚在淵底以鉦迨涂衛
與旄寶幢華蓋擁朱與將軍開道玉女隨驂彌一匹鬼崙掬師
子猙惡作之而羽客鬧黎歎步虛送者塡咽巷人吁嗟客蕪子
止不趨適有試事集生儒名士減半爭相驅夏侯太初何區區
致客之多不似兒老婦何以謝勤劬作人如是定何與公聽此
言重太息未迄一人今乃迄世間儘多奇男子日光如聯斧如

魏且時受命日中乘何用有車長丈尺卿今見我勿無媿我今
見卿我自適我奉帝命主九州卿今如是登仙籍天上夫婦如
人間但是不以形相即有子有名大薪傳況復仙年三萬億譚
又偶鬭犂酒香當是陳生薦雞炙

奏疏

應詔陳言疏

鳴鏑內地連陷多城自有邊禍以來未有若此其甚者然彼非
有拂狸攻盱眙之勁賀六渾攻玉壁之勞也凡所破諸城直可
倚杵耳而又以土爲之非彼之能用黠特彼之能乘狎耳近科
臣沈迅一疏可謂破庸人之論今日所當亟講者臣於此拾其
說之未盡者敢爲皇上陳之與保一帶小邑千里蕭條城中無
三瓦之存城外無隻夫之影於此而欲收拾將殺鬼而爲之曰

寳士爲今而可矣選士而可是賦詩選舉經誡賊爲復可也平日借科甲之名可資彈壓而賊不畏名則進士將與舉人同功夫度國力與邑力眞能便械之中央萬瓦可以仍故眞詎使城之四廓百雉可以更新豈不大妥然而不能已不能者臣以爲宜并諸小邑歸之郡大城又或擇其中之差大者以爲大城并旁小邑而歸之以一百五十里或二百里利于走集便于呼應者爲斷其餘小而殘者廢之以爲便耕者屯者居焉此有兩便以之修築則力少而易成以之戰守則力多而易效也此爲已經殘破之諸邑言也至于若薊若眞若保若瀛若通若密之爲神京肩背若津若德若臨若兗若濟之爲京師咽喉俱宜設以巨鎮宿以重兵不待言矣自此以外天下郡邑有賊而無城與有城而無兵一旦有變而責之守是不如責之死之爲易也

死可以明法而不可以濟事於國家何益焉臣乞照糧派兵凡糧二十石簽壯丁一名器械口食自備以所載事官易有能武藝統而練之而稍督以軍興之法夫兵有主人則不肆主人有家力足以累其心則不至怨而生叛天下皆稍兵處也夫人情不宜過徇徇之雖無甚勞苦之事且有煩言而斷之則止況此時何時寧可復拘衆人之論枉沒白日坐失機要乎臣愚無識伏惟聖明芻蕘不遺幸甚臣無任云云

修城不費公帑疏

臣等竊思城卑來衛無委致圖特以不求古人所懼今天下多故郡邑無城者破有城而土者破有城而殘缺與有械而矬矮者亦破其有城與堅完高峻而破者則自有故百不一二也虜騎近郊所及有限寇隨在而有所被無窮虜不如寇之多又有各鎮之勁兵以制之寇雖不如虜之勁所恃者非有強兵大半民自登陴而守而無城可憑是以民予寇也不寧惟是是以國家財賦之地予寇也以國家財賦之地予寇則寇易張且失其所爲食以制虜之具歸有勁兵將安用之竊聞河南太康縣途當要衝城又土又卑如縣李阜西爲方略以磚包城而高於其舊旁有關聖廟築之使高上宿土兵與城相表裏凡賊且守賊如不可攻遂逕避去而告誡勸諭紳民和會不費庫中一錢不費民間一怨臣等聞之以爲縣縣如此則遍天下皆金湯也賊至入保椋無所得賊去出襲退有以自處一全民命可以爲兵一全民財可以爲餉此誠可法而臣郡其最宜矣臣郡撫州爲城九里無與無險獨恃一城而城崩塌者十之三僅有垛子之飄而無爲道之土不可以守不可以望者又十之三城外西南

一帶無水可池東北一帶有水有池而爲武弁勢家所占化爲藕田郡南連南贛之山北控南康太湖之上壬申粵寇一夜圍破崇仁焚殺之慘不可見聞崇仁二城所破者城敗不修也宜黃亦幾破富戶醵金賄免宜黃幾破者城矮不修也二邑撫屬相去數十里郡城之敗與矮不異二邑然而獨存者幸而免耳幸固不可爲常夫粵寇且如此而或陜服之寇一葦航江揚帆泛湖而至無城無池何以禦之臣郡雖小亦國家歲賦全出之地也臣以爲城池宜修而修之之費不敢上勞國與下勞民乙亥歲合郡鄉紳請於知府臣蔡邦俊推官臣張正聲知縣臣陶廷燁三臣並皆從之因代請于道臣吳麟徵道臣爲申請於撫臣解學龍亦既得所請矣知府臣某設法搜括已貯銀二千有奇而淋雨爲祟甃造爲艱又築城浚池費踰萬金起手賦功事

雖中止本地諸臣又皆于役王事無暇分勞至急至大之功遂至廢閣然而事終不可止勞費致等待賊至而後圖之固無及也前年議費自知府臣所捘二千金而外尚少千兩本縣議鄉紳衆監出其一合縣之富戶衆助者出其一金東崇宜樂安五縣之富民多走集郡城者出其一闆有不足者又設法以處之而無池之處爲畝豪數弃有池之處清藉田依原入官掘池中之土以被引而上之城下得深城上得高如是則有城有池有登陴之民卽復有兵宜無復有寇難者至于備火器貯米粟練鄉兵客臣等與郡縣熟議次第上聞伏惟皇上憂念至計使地方各自爲守以臣郡爲倡天下皆復舉行則金湯之形固矣乞勅下撫按與道臣一力主張將郡縣爲之有勢得遂初心合郡生靈幸甚臣等室家幸甚合詞上請伏惟皇上俯賜施行

庚辰六月乞罷疏

臣蒙皇上教養餘庠三十年叨中崇禎甲戌科第二名授行人司行人初使益藩兼差貴竹定月巳三週矣命臣期於是節本朝非有輿臂長往之風猶思展其未足妄冀鉛刀一割之效不圖病貧相追事與願違數旬以來河魚腹疾癢變下痢轉雜他症此月初九十四兩夜二豎攻中幾入死目醫云年紀既大精與虛越縱使延引且暮終無苟濟之理臣資斧空竭而交遊之在京華者貧不異臣遞逅寓輸見稱何緣歸骨故鄉因思臣有族子市布於山東張秋其地濱河急行十日可到假貸少貲送魂江右爲茲仰籲于君父之前猶念臣病許臣乞骸骨而去使臣莽首丘而死皆皇上帷蓋之恩顧結來生復爲臣隸但臣自痛劬苦四十年僅博一第齒雖大違身素無疾而忽然長辭蹈

世永托山河前負平生之志力後負聖明之寵私此臣薄福自天亦臣厚顏入地者也八品微職例無請老洪仁浩蕩非望承憐云云

議

臨川陳僖秦大士

邊防議

自周之盛也天子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然周官所載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扼走集終不廢險固之爲用而邊防之端啓矣戰國各國築城以防胡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置雲中鴈門代郡燕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西郡秦初築隴西上郡其後使蒙恬取河南地爲新秦中因河爲塞蓋侯衛攸而邊防興天子自爲守實自秦始漢武東取朝鮮三韓之地置玄菟樂浪等四郡西取匈奴地置燉煌酒泉張掖武威金城湟中六郡以斷匈奴右臂又復取河南新秦中置朔方郡南宋時所謂銀宥夏靈等州皆在其中而斥地廣矣光武時閉關謝使盡罷郡國材官而天下無兵又置沿邊屯兵而天下益無兵然羌胡有變則置度遼將軍南蠻有變則置上林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入盜則置漁陽營未嘗不以邊防爲兢兢元魏有中原之半患在北狄北狄爲柔然即蠕蠕于是制六鎮然六鎮不足禦敵其後卒以沃野鎮民爲亂爾朱賀六渾之而元氏以亡唐初突厥盛天子用廷臣議于五原靈武爲長塹召江南水工大發卒治艦于河以備邊置屯田于并太原以惡邊置十二軍時蒐練以嚴邊其後太宗擒滅突厥東平句驪西平高昌胡越一家而置北庭朔方范陽平盧鎮西等節度使又置安北都護府安西都護府以控制之而羈縻藩翰之形成其後安

史叛而諸鎮擁兵史之黨援河北三鎮而諸鎮強各專土地甲兵以自予而國無北邊方哥舒翰以兵入守潼關諸將皆撤邊兵入討難邊兵既虛吐蕃得以其間取嶲州及威武諸鎮又下石堡取廓伯岷等州又入河源又陷臨洮泰城渭等州又取蘭河鄯洮等州于是隴右地盡亡而國又無西邊其後穆敬之世河北再復宣宗之世河湟盡歸而無補于唐之亡則邊防誠急而要猶有本也宋與西北兩陲俱不能爲已有於是於延慶環原靈武各置帥以備西夏關南瀛霸易棣各置帥以備北狄契丹于晉陽潞絳西山各置帥以備太原其帥皆天下勇悍忠實之材又能久任而假借之故得以成其功及宋衰不振金虜一入而棄河北再入而棄河東區區保淮保江又烏能有其國哉太祖定鼎金陵以諸子臨邊成祖靖難故踏燕地遂爲今都持古北垂于天日之上而扆山負海之勢輪猶從左腋下取物也昔爲居庸東拆爲玉帶神鼎諸山入陵在焉京師北門爲薊鎮舊鎮太寧及朵顏福餘大寧三衛地而移薊鎮爲藩衛甚設循居庸左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而東薄于海以達于遼陽循居庸右轉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爲古燕趙之郊而宣府大同即漢上谷雲中地也大同獨平衍無阻其重兵鎮保定設總督其中視薊遼爲甚居庸西舊有松林數百里獨有間道可容一人騎行紫荊倒馬二關阨焉自大同又右轉爲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隸山西起代郡外接大同內經太原北境西盡雖河而鴈門爲絕險自有套患以來亦稱絕邊以娘娘諸灘反包其外故也自偏頭關臨河爲陝右陝有三邊西鎮榆林大同之邊與大虜俺荅子孫相直而榆林之邊與大虜吉

叛了孫相直乃將勇士力獨冠諸邊榆林之守在東勝東勝即
唐三受降城之東偏也東勝撤而踰河內遷余肅敏定經營之
而移治榆林東自黃甫川西至花馬池幾二千里而榆林所直
之邊寇二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西接寧夏固原二
鎮寧夏僅三百里西北倚賀蘭東南阻河守在花馬池包固原
其中夫有寧夏為外屏又設固原非獨督府所居以援三邊而
亦為套虜西為松虜兩肩之寒非固原為左右捍即寧夏外棄
而全陝內危矣又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以西極甘肅即所謂
河西四郡者也國初置甘州衛威西寧衛于湟中又創鎮番山
丹永昌莊浪四衛外薄于沙磧自虜入莊浪涼州而璜虜承昌
為內邊肅州七十里為嘉峪關關外為哈密罕東等衛為右臂
唯今沒于吐魯番肅州左番右達今並以齊海亦不剃之虜即

三

甘肅之危可知矣此皆衛京師右臂以極西為徼者大抵邊防
無所不急則亦無所不重而以近京師者為甚故曰太原朔方
周人之形勢也何者周都關中故也秦中塞下漢唐之形勢也
何者漢唐亦都關中故也今之邊防京後最急宜大次之榆林
寧夏甘肅又次之故大寧存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
東勝存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今盡棄之而退守內
邊此往事何可悔哉京後急猶有三衛為之遮宜大急猶有市
疑為之餌而意外之東事且急奈何一方急而動天下之兵中
國之土崩可虞無論也餘方更有急者不知何策以應之趙普
平之言曰先零未罷卒有四夷觀釁而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
後皆平而愚則可使其尚智也則豈可不為寒心哉或謂以遼
東委敵夫以遼東委敵是以一方當一國也以一方當一國非

崛起之雄即智勇之將而後可昔公孫度威行海外而公孫淵
未嘗得幽州之全也然亦智滅烏桓故皆有過人之材即今安
從而得之且遼東而不支虜即已見於前事矣夫遼必屯田而
後可以久制虜此誠至論顧田可屯與否姑不必言而屯非周
歲無以得利虜不能必其不即東且戰且耕非智出于敵而力
多于寇亦將不能嗚呼此東事之所以難言也

錢法議

夏商之前幣為三品曰黃曰白曰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周
官金錫之地設𠂆人之官為厲禁以守太公立九府圜法于周
遂退行之于齊比齊中衰管子修其法而齊以伯景王時患錢
輕將更鑄大錢大夫單旗諫不聽卒鑄文錢文曰寶貨肉好皆
有周郭百姓蒙利焉夫不用單旗言而利者時太輕而以重濟

卷之十　四

之所以行也秦一天下為幣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銅錢質
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類為
器飾寶藏不為幣漢興孝文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
文為半兩且除盜鑄令賈誼諫云云其言深切無以易也騎常
不行故吳鄧錢遍天下或以叛逆或以誅死乃晁錯則欲并錢
而去之君子以為探本之論君子以為非探本之論也後流約
祖之以為醇人既濟姦弊大起昏作役苦故竊人去而從商商
之事遠末業流而濟廢宜罷錢貨轉用穀帛使人知役生之路
非此莫由斯亦感慨俗末追情古始矣然謂抵璧幽率捐珠清
壑是也而併盡捐錢貨非也且魏文帝用之矣而不免于弊故
桓玄欲以穀帛為貨而孔琳之駁之以為汎範入攻貨為食次
豈不以為變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至使百姓用力于僞

銖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肄其業何嘗致勤于錢故古人制有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爲功最大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于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苦毀于商販之手札敗于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于目前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溼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故及明帝時用之四十年以爲不便而復更之是以明用錢帛者千已試也此可謂通達國體者矣錢歷代變移更僕未易數然大畧夏商三品以來太公之九府圜法之大錢秦之上下二品漢初之八銖與莢錢或白金或作赤仄八銖五銖王莽又作錯刀金銀龜貝凡數十品公孫述作鐵錢魏文帝用穀帛相貿蜀先主以一當百孫權以一當千最後而甚乃有鵝眼綖環之別又有風

飄水浮之異宋光中沈慶之所鑄鵝眼如千萬錢不盈一掬而墮破輾碎其最重者蜀之鐵錢一千數十觔不可動移故置交子以通之而錢之弊不可勝窮古今輕重之舉以漢之五銖唐之開元爲最而開元尤最銖兩之多寡鑄造之精密不可易宋三百年行而不變者則開元錢也夫財貨之法以穀帛錢幣相御而行爲正是固然矣上自操其權非必以嚴刑峻誅督乎下之人也有所以給其用而不使之窮有所以塞其利而不使之貪何者銅者錢之母也人情數聚重而不可運白金少而不可繼故需于錢然上錢或不足于用放私鑄以益之而上之人不患錢之不行而患錢之不繼錢之不繼者錫銅少也銅出于山固有時而竭然亦銷毀之者衆與耗之者多東南夷商舶大艘所來者皆競鬻之物而以中國之銅市之以有用易無用洩之

于外夷一往而不復還又家人之器具浮圖之佛象鐘鼎其耗亦復不貲誠一切禁止而歸其銅積于上非獨絕私鑄之路而銅錢則錢多此一法也人情趨利若水之就下而不可止以一倍之銅獲數倍之利嚴刑督之固已不止利可必得刑不可必得即得之有倘害猶有倘利也吾今不惜銅不愛工而又操事千至平之間錢千文權白銀一兩計其本亦略相當其稍贏者爲官工之費則民就所利而爲之以妨墾草而觸厲禁乎且私鑄者利其錢之行而受錢者利其錢之通行吾之錢輕且濫惡而直又與公上等則受錢者謂直等耳必不受輕且濫惡者以自困而私鑄者爲公上之錢願不可得羸不爲公上之錢且復不之售即絀矣此又一法也唐劉秩之議與賈誼相出入而卒不行豈不惜哉後世固以交子佐銅錢而行之四方此爲不可

何者鐵錢重不使齎持故以交子權之其法出于民之所自爲而託之于官故交子可以佐鐵不可以佐銅即可以行于蜀不可行于四方且蜀又奈何可經久行也非獨交子不可以佐國用即楮鈔亦不可以佐國用何者所爲上之權合天下之民之情而有之也且又合天下萬物之情而有之錢之行爲其與物之本數合也物無成而不虧願可成而不可虧可虧而不可成故折閱者無幾而流轉無窮泉之爲流非獨上下之相通而亦成虧之相乘故曰流使有止焉則息矣故天下財貨合于還所自然之符者無如白金出之既少不待厲禁而自不流且可大可小可成可虧百煉而不折閱獨患其不給于用而以錢權之即錢之本量亦自有其美故可以謂成虧之際白金與錢也而欲以鈔權銀或欲以鈔權錢不已過乎鈔者全乎人主之權而

於人情物情俱有所不合蓋鈔有所折閼而朽爛即不可更用始之直千文者終必至不直一文而止也民不可得用乃上之設官置局工本興費亦復不貲其于利權何當哉國初設鑄局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已又勅戶部鑄洪武通寶當十當五當三折二若小錢凡五等當十者重一兩而小錢重一錢所重各如其數八年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爲質額曰大明通行寶鈔上鈔一貫折銅錢千文銀一兩自五百文遞而降止百文而止蓋欲以寶鈔統天下利權而銅錢佐爲使然收受艱難而又折耗故終不可行萬曆初開鑄萬曆通寶錯白錢而行每錢百文重十三兩重且精故民以無利而不盜然說者亦謂有其害一者貴銅于不產銅之地而擾民一者錢方行而無以繼之一者不患于真錢之難行而患于僞錢之錯行一者錢行

于小民而不行于公上錢禁于小民而不禁于豪勢故必酌其四失而後錢可行國可裕也吾嘗總而論之錢法阻自古而然矣然古人之論財貨無有國家貧富之際常以九年之積爲主蓋農桑者衣食之本先有所謂穀帛然後錢幣之權乃可得而施故論錢者當得爲國之本計與古人之深意以穀帛爲本以錢幣爲權權常不得勝本使本末經權時相爲用而終不失其初且古者爲錢非爲貿易輸將致也以救飢荒飢荒之歲民有鬻子者穀粟不足于食而不得爲用於是制錢以代之蓋金銅無因年且可假上貴之之權以行之也是故禹五年水湯七年旱人之無糧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然則古人之于錢特之若是其輕也錢用之重蓋自後世始三代所以用錢至少而特

錢至輕者其說有二一者民有常業一家之用自穀粟布帛蔬菜魚肉皆因其力之所自致而又風俗朴茂情文疏寡奉生送死事有異同一夫躬耕則餘餐委室匹婦務織則餘衣被體雖貿遷之道適用濟之龜貝之用爲功蓋輕而後世易之居無恆業民無恆心非復始造之意也一者三代各斷其國以自治一國之物自足以供一國之用非天下通行不可闕之物亦不予貨心以管之故老子有言無什百之用無舟車之乘民甘而食以其餘應民天子之求不出百里而求足其無用錢如此錢安得不少後世天下一家尊在一人郵州縣異名而無秦越不相知之患不挾寸錢萬里通行牽車牛以遠服賈而地無不可至物無不可通矣合此二者古者之錢不得不少後世之錢不得不多此其故也錢之用有二一者私用之而乃以公一者公

用之而乃以私何謂私用之而乃以公凡物不能無有餘不足之處有餘者半力而不售不足者什百而不可得而其有餘不足之處之相懸所謂十百低昂之地非辰發而已至者也農與工釋本業自求則費逾其母而所作荒故必有商焉而後通然爲物之情不可以無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使物之高下相合以爲平古者之金銀則滯于爲器爲飾谷帛又苦于裔擔漸裂且難銖兩分寸之用惟錢之爲物也輕可挾而細可分民朝夕得所求而用贍凡此者用之于民而私天下之財天下用之爲公故曰私用之而公何謂公用之而乃以私人主之計以爲穀粟布帛民之司命也乃總錢貨民之通施也錢者出于山而無窮以錢爲重者出于人主之口而亦無窮而粟穀布帛生之有時阜之有地成之有力既不可以易得人主自當賦之

然一有所益則民以爲非且又國土之所分彼之不來猶我之不往也是故制爲幣以傾之以重射輕以賤泄平然後萬貨之情皆可得籠而有之而畢歸于上以其出自公上則爲公以其行以權謀祕術以自富其國則爲私故曰公用之而私也嗟嗟錢之爲物不能自爲權因民之急與上之力而後有其權錢不能自爲輕重之體合己身之多寡與萬貨之盈縮而後有其輕重之體是因民之急而後君上之權可行也致萬貨之盈而不縮而後錢之多而不寡者可御也此足國裕民務本之數也

兵制議

封建者其與天地俱來乎兵者其與封建俱來乎封建起而兵亂封建畢而兵爭爭者生且久而後有也夏商强而兵弱然兵制莫備于周備者動稱之若望人主以不相師之言然周之兵

已見于前事矣且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而戰不可空嘗承平之餘而後兵起破殘之後而後兵精故戰爭之兵非復始造之兵也始造之兵以戢小難可耳而不足當大敵周之兵天子弱而諸侯强諸侯戰天子不戰也旣已先立之法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以自託于尊重之名則避戰以自强其道無繇也世常治諸侯常服則兵之權合不者渙然離矣故其始諸侯與天子合而爲一其繼諸侯去天子分而爲七而其委遂爲翟秦蓋聽諸侯擅兵諸侯無不從聽諸侯擅兵天子亦無不弱故擅天下以兵而諸侯無不强不戰天下之兵而兵無不弱此數也是理勢之所趨也然後世常欲割邊地以界邊臣使自有其地而自戰其人君子以爲至計然予獨以爲否夫不愛民上以壯邊臣可也而不憂七國之禍非也周一用之而爲七國唐再用之而爲藩鎮與其大亾毋寧小亾與其小亾毋寧剗盡法制而可幾于不亾故曰諸侯戰而强是周之所以亾也夫兵繇戰而精則必繇殺兵之多與殺民之多而精兵與民不空殺亦復下妨農事且下困輸將上詘國用且上危君父然後可以多殺人而精夫兵不戰受兵弱之害累時而爲之兵數戰則害時時而有王與天重愛人而數戰殺人君子亦何樂于多殺人哉故戰可也戰而多殺人亦未見其全可也夫國不得乎兵衛之用而兵衛則不可以不設兵衛不可以不設則權利害得失之際必取其所善而遠其所不善周之兵制則其善也夫宇文周倣之而爲六軍唐倣之而爲府兵兵農合一固道自然之符也軍之爲義從車兵之爲義從丘古者車戰而賦甲于丘故象爲周司馬之法四井田以制軍周禮夏官以萬有二千五百爲軍

王國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其法五人爲伍長居中旁各二人五伍爲兩五五二十五人將車一兩四兩爲卒百人也百人乘車大車各一乘其乘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大車將之者二十五人兩司馬隊長卒正副統之而兵法成故曰卒五百人爲旅中四兩爲中軍四正正二兩爲正軍四隅隅二兩爲奇軍從四兩往來爲遊軍合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兵車百二十五乘大車亦如之合二軍之作爲車五百乘行爲陣居可自環以爲營此王應電說也然二十五人爲車一兩則百人當得四車也一爲二千五百人當得五百乘車固然然百人四車乘車大車在然與否與均一車而分其兩爲乘車其兩爲大車勞逸懸殊否歟四車之中已去其二尚有二車車即爲倅車然與否與倅車所乘者即爲卒長之上士兩之司

馬然與否與且既定五百人爲卒中去二十五人將大車七十五人爲步卒將乘車已足百人之數則不可得應所謂甲士三人者又當何所取與即倅車二乘將之者又何人與論古而不能決白非的見其然有得於心者也然此兵車乘車之數也顧兵與車何從之出而何法之從周之府真民之法與制軍不同其處民也鄉與遂又不在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此如後世之鄉保州郡也鄉師以時屬民而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又設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此如後世保甲法也六遂亦然而更其名如後世支輔郡支不曰京兆扶翊之類也六鄉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封溝之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而教之稼穡此雖以真民乎而兵已預習之矣其曰致民師田行役則令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田總而屬于大司徒師總而屬于大司馬此蓋縣後日之兵甸法賦之而然非徒以鄉法取之也若曰此亦鄉遂所出且鄉遂師之職掌云耳乃其賦車徒也車起法于田徒起法于人而畢起法于井田人之費小車之費大人之科寄車之科寬也方里而井四井爲邑曰邑合十六井爲丘爲一百二十八家共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合十四井爲五百十二家兵出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爲乘馬之法此爲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林斥澤城池邑居園囿路術爲其三千六百井定出賦者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鄉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爲百乘之家推之乎諸侯天子皆放此爲準此周

制兵之大略也然諸侯之兵車猶曰口有其國也不可無戰守之具且奉天子之命焉而敵王愾無兵孰與行之乃卿大大統于君家不藏甲古之制也而武節之號何爲乎豈御爲民法乎又車一乘其甲卒止七十五人所謂百人者安在乎百人四乘令馬車一乘三乘安在然牛十二頭豈三牛爲一車敷此又不可得而知也且以兵甸法推之六鄉六遂當得五十軍其爲兵六十餘萬合天下而總之不幾爲兵千萬與既云鄉遂五十軍乃天子所用止六軍即六軍又何歷歷六鄉而不及遂也豈六鄉之六師如後世之京軍以守京師六遂之兵如後世馮翊之軍以衛近輔者與天子征行之六師則更番鄉遂之兵十取一焉而不盡行以休民與若是則于理爲允矣司馬夏官兵于夏爲夜置之于無用之時明不正戰又當極熾而陰已生當極盛而兵已伏用以明杜漸防微之意焉大閱教戰也民不正戰而大閱教戰不忘戰且以明戰爲必有也然不忘戰終不以無事而教戰以社以祠以享以方於農隙講卒焉而終之以蒐此天下之大教也周初之兵制甚嚴而後乃陵遲也當其盛時連四州牧以達于天子三年簡徒五年大簡車徒盡樞機周密體統尊嚴如此然終强侯爭于戰而亡則天下固無不弊之法也漢初京師有南北二軍南軍守宮門衛尉主之輸之郡國若也北軍守城門中尉主之輸之三輔者也其陛授也一歲而爲衞士二歲而爲材官其更休也二十三而番上六十五而罷遣乃郡國之將有太守焉有中尉焉而侯相亦得與教兵之權郡國之兵有材官焉有輕車騎士焉有樓船焉此必選而試之閱之與取之各因其地之所宜乃文有三更則卒更踐更過更亦所謂

更特重卒更踐更一也正卒與顧卒分爲二名夫過更縣戍也既戍之矣而又有謫發七科亦惡少亾命之徒縣戍者人三日而復受直過更爲縣者一歲而復謫發者終其身蓋材官樓船之類爲郡國待戰之兵卒更踐更爲郡國城守工役之兵過更謫發爲郡國戍邊之兵合京師之兵而大端有四此兵農尚未分也至漢武則已分矣勤遠略而兵制始增兵以遠畧而增而兵制始壞光武盡發前漢之兵制而獨存京兵猶可言也乃其後幷其京兵而失之矣初以市人子納錢補衛而虎賁羽林之軍壞延熹取其不任事者而半俸予之而虎賁羽林之軍愈壞自後大盜起兵力不支而召募兵力不支而困瘵其紛紛召外兵以誅內豎而漢因以亾三國吳蜀不足衛也魏有二營五軍四征四鎮之號以統軍而歸其權于大將軍司馬氏用之遂移

魏祚晉因魏盡去郡國之兵以淸談緩禍大盜起而割天下三分之二區區南服乃懲前事復刺史典兵而州鎮特重顧制爲閫佩爲周訪而晉刑逆則爲王敦爲蘇峻而晉害甚則爲桓玄爲劉裕而晉亡亦矯輕極重之勢之所乘也元魏略有中原虜用其民其慘急有不忍言者至宇文氏始倣周制而爲六軍籍州郡魁健以壯兵盡蠲租調以優兵刺史農隙講武以精兵而六柱國統十二大將軍十二大將軍統二十四開府得大小相維之勢隋之制十衛因大畧因之也唐兵三變府兵一變而爲彍騎彍騎一變而爲藩鎮其大端則然而未盡于事也唐之兵制尚得寓兵于農之意貞觀中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六十四其在關中者二百六十有一所以居重而馭輕府兵多者千二百十人中者千人下者八百人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郡

調發自具行糧至期地而集而隸于京師之諸衛若東宮六師以全其據事至則府將將之而起事已則府將將之而歸未有久戍者久戍自劉仁愿始至僨帥剝其財盡其命而極然卒莫敢詰則府法足制田里妻子足以累其心也玄宗時張說請立彍騎不得不立也天寶末李林甫請罷一切上下魚書不得不罷也何者宿衛至于無人府兵至于無兵可交安得而不變也顧所謂彍騎者安史之亂卒不能受甲噫兵弊極矣此府兵之本末也天子亦自有禁兵高祖有元從禁軍太宗有百騎有北衙七營有飛騎高宗有左右羽林武后時改百騎爲千騎睿宗時改千騎爲萬騎玄宗用以平韋亂改萬騎爲左右龍武軍皆爲禁軍亦用府兵番上久戍之兵與僨帥所賊之兵皆其番上府兵也祿山反禁兵從上皇入蜀者僅千人從肅宗靈武者僅

百人以爲根本單弱於是復禁軍從官子弟充者曰北衙六軍中擇善騎射者置御前曰供奉射生官分左右廂曰左右英武軍既而哥舒翰破土蕃制神策軍因將以討祿山而土蕃沒其地不能歸已歷代宗幸陝事平以其軍歸禁中自將之其後勢浸强四代有功李晟用之以誅大憝故從來禁軍廢置不一而神策獨與羽林龍武神威鷹揚行而爭先德宗至錫徽名爲奉天定難功臣赦殊死以下勢之極重可知也重極而不返奸人貪其勢寓籍其中邊將利其稟說請自隸于是邊軍皆內統于中人而中尉之權愈重當時强藩外僃禁軍內恣而中實單弱此禁軍之本末也迨唐亡之所繇亦孰不以兵哉五代藉兵以竊大位勢不能以有所求而姑息日深驕惰日甚世宗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而蒐之而征伐四克固在精不在多兵之精在主不

在將也宋之兵制有五衛曰禁兵曰廂兵曰鄉兵曰蕃兵四者之外又有一焉曰役兵禁兵者宿衛兵也收天下精勁列營京甸分隸于殿前二總管藏其籍于樞府常隸從者爲班直分營州郡使康于家者爲就糧征討屯守畢自京師遣之廂兵者諸州鎮兵也其尤者隸爲禁兵餘皆留本州總于侍衛司而隸于宣徽院然亦給漕輓畜牧繕修之役而已耳無發更亦無教閱惟邊蠻夷者間更戍與禁軍參屯禁軍之强所以重居內之勢廂兵之弱所以削方鎮之權也鄉兵者民兵也如今之保甲役兵官府之兵也如今之隸快蕃兵者塞下熟羌夷有部落藉之以保藩籬者也然禁兵後增之至一百二十五萬而卒不濟于用韓范之成功卒藉于河北土著與羌夷熟戶之閒則鄉兵蕃兵之爲國藉大也人謂荊公變法而鄉兵之制始壞然即不變

制于爲用豈有神哉夫敗軍之氣沒世不復然高宗奔亡百挫之餘而韓岳諸將鼓而奮之遂爲精勁角百戰方張之虜若獵鹿然信乎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也本朝京師與九邊皆宿重兵遇有征行則部文臣提督參贊其軍而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武官不得輒下符行軍其於京師設元帥府五中軍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能旗下之千胡旗司實籍今旗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今演習京師機營總名之曰三大營統以文武大臣番上宿衛又有錦衣衛不世官以授能其任專儀衛鹵簿之事稍予以刑法糾察爲兼官以重其權蓋其本職則漢執金吾也其糾察則司隸也一壞于紀綱再壞于錢寧三壞于陸炳其究至于位師保預機密參給辟噫甚矣大約京師約宿三十萬畿內約二十餘萬蓋諸邊之兵暨諸省之兵不能當此也斯亦强幹弱枝之道也已而日久就窳景泰中于肅愍汰其老弱不任兵者爲老營得勝兵十五萬去三大營而爲十團營英宗復辟去十團營復置三大營自八年至成化間罷置不一至弘治中選京衛勝兵八萬外衛八萬分兩班參八萬寔十六萬復益爲十二團營後去團營外又益以北直隸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兵團操番上而禁旅益强已而復就圮壞至邊兵挑一二萬而各營已虛乃歲廩故自如也正德中羣盜起乃調各邊邊兵征之踰年而後定則京兵一無足恃可知矣嘉靖中天子更兵制合十二團營三分之復爲三大營蓋國家團營即漢之北軍唐之禁兵宋之禁旅所以居重馭輕也其以勳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略也其以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也其以中貴入監之者謂

其防壅蔽也今又數十年矣事乃益不可言夷事方殷天下之大兵餉兩之至不能軍京兵且不能以嬰城邊兵一發卒虞四夷有觀釁而動將何以應之當事者乃調天下之常兵此無異使弱女子當孟賁也至財靡耳遷募天下之精勇乎斯庶幾之顧餉與賞安從出且廣用之不得其人將有滑末之禍噫今日之事難言矣難言矣

議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鹽法議

鹽爲國大用其來尚矣周禮至纖悉而無鹽官意者古未有稅與抑冬官鈌與天官鹽人掌王祭祀賓客膳羞之鹽非利之也乃鹽法之最善者自管子始漢孝武時大興征伐財用絀於是孔僅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天子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弗聽沮事之議犯私煮鈦左足而當時御史大夫與文學互爲藏結文學欲弛以予民而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鐵器者農之死土也死土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足而桑弘羊

反復難以爲收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此所爲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其饒以成私威而逆節萌作姦形成矣文學引古義爭以爲官總其原一其賈器多堅硜又多爲大器不適于民用割草不痛更數不在則器難得饒頻此不便者甚衆言痛切而爲弘羊所絀鹽與鐵皆上自操其權得不罷蠲武用備覩議置使者領之元魏時甄琛以爲上立官障護鹽池而收其利是爲父權子宜弛其禁以予民而彭城王勰持之唐初猶寬其禁開元中入拾遺劉彤言于是詔張師度等括海內鹽鐵之課而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及幽州大同橫野軍諸鹽屯皆隸于度支自後第五琦劉晏輩皆工于鹽筴而劉晏爲最其法省官寬征未嘗刻急然晏始至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益至六百萬緡官獲其利而民不擾故足術也宋興藝祖弛鹽禁於河北實鹽筴價於海決諸課鹽末鹽監鹽畢聽州縣給賣歲課所入申尚書省而轉運使操其贏宋鹽出于海顆鹽出于池惟解世有之以予民爲畦夫自二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能蓋疏畦壠決水其得南風水化而鹽熟歲多霖雨風不南則課虧即周官所謂盬鹽也大抵宋弛河北鹽有二義一者不可禁一者原禁一者不宜禁解池方數十里垣而護之可禁也而河北斥鹵千里豈可垣乎即海鹽雖不可道里然必煮而成之可禁也而河北掃地成鹽豈待煮乎此一義也且禁之則我之飢民者愈嚴而契丹闌入者愈衆是結怨民而授敵以長利也此又一義也天下之鹽利井出者竟給一方之用池與海出者最饒足以佐國家之需而海尤甚故筴國者獨以海爲王也自唐

初榷鹽奉天下歲額纔四十萬緡至大曆增六百萬緡而宋元祐間淮鹽與解鹽歲四百萬緡視唐十倍視唐世合天下極盛之課已三十二至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緡則一州之數至唐舉天下極盛征榷之數也自古之民未嘗淡食鹽出即饒而民又不可以多食上利愈饒則下之害愈長可勝歎哉國朝耕鹽課給邊而水旱凶荒亦因以振民農鹽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鹽課提舉者七兩淮課三萬最饒次浙次長盧次福建廣東又次河東各有額課歲終具如目剡上以待食而殿最之其商販各放之所定地行鹽無過界其所用引目各運司以時請戶部清內府印造經付所諸而開種鹽度其米價商下道里遠近險易以爲程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場行支鹽如目而輒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而所

過官司辨驗放行驗之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中者鹽賣已即所在退引還官運司乘征僞造引者斬而峻勢要裁私之令其竈丁以附近丁産殷實人充之優雜徭隷即犯徒流遷徙止杖一百以寬之而兩浙淮河歲遣御史又往往出風憲重臣奉詔行天下鹽以爲常福建場以行無遠地無鹽院河東以出有專所無運司廣東兼之僅置提舉司爲額始宋嘗不營而後竟陵遲也邊儲有邊儲之患官府有官府之患商賈有商賈之患竈戶有竈戶之患食鹽之地有食鹽之患何謂邊儲之患永樂中下輸粟於邊之令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費輕而人趨之又粟一石中人弗能勝也於是自招遊手自墾荒田自築臺墩一商先而羣商效之羣商先而邊民亦效之邊粟既饒伍保亦戢是寔邊良策也當時甘肅寧夏粟石只直銀二錢而

邊大裕成化中戶部尚書葉淇淮人也意欲寬淮建言以爲商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於爲利已泰請更其法課輸銀於運司銀四錢一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可得粟一石是鹽一引得粟二石也原一引之銀致八倍之獲於國便而銀納運司道近而便安即於商亦便於是鹽銀歲累增至百萬兩而商撤業歸邊民不獨存千百沃壤化爲荒榛石粟至銀五兩彼徒知邊粟之饒不知邊粟之饒之繇於商人也可謂驟近其小喜而不備後難今之憂邊者欲復輸粟之法顧大司農金錢仰額銀而輸之邊前假給爲開荒於邊不能一歲而饒而日前邊餉顧無以給之故議者紛紛非不可給聽猶拾瀋也此邊儲之患一也何謂官府之患國初爲重鹽重官而爲官擇人即涖其職者能直行其意而人不敢干以私洪武間設轉

運以來特差監察御史分閱鹽課而已宣德中始令於淮提督鹽衛巡捕私鹽後歲每一差駐節揚州正統景泰間兼巡河道任益專而查盤清理糾治興革文武官吏一聽其條約如始命專巡私鹽而已也此於權甚重然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則在運司提舉等官今其人非闒茸不職者不除即除矣而無勝轉前因其不美之身而後復絕其可欲之利於此而責其修職行令是毆之汙穢之利而求其潔也雖日使巡按御史而糾之糾之然且不治人情無不有欲居之以本潔之地導之以能潔之利然且處汙況處之易動絕其難治即將何所不至乎又若多官十年而九徙之必無善守劉晏有言官多則民擾今日徙之矣官輕職無以申其嚴重之威內外豪右國初所嚴禁者往往託買賢販引逐汙辱之利開納之歲陰託權官爲之庇

而撫臣者率觀勢爲卑大小爲聽之之差名曰貴寄則不出門闕而引竊六錢之息矣外戚中官又相與鼓扇堅請固乞必獲而後已然人輸價守支數十年不得者一旦拖其腕而奪之意臣與轉運等官且交手爲市故法有所撓而欲豪右之無淩濫不可得也有司通賄而欲民之與私鬻不可得也二法不革而欲法行不可得也繇前言之官不足重以官病人繇後言之官不自重以人病官此官府之患二也何謂商賈之患洪武中招商中鹽每鹽一引納銀八分永樂中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雖比前差增然猶至輕也成化中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至嘉靖間增至每引納銀八錢五分視洪永增至十倍而未已也權勢之府占賣窩經紀之包攬侵漁衙門之斗頭火耗又有管攢取索及關領勘合之費亦復不貲蓋至于長蘆兩浙雖既掣支商

人一身三罪候守餘鹽一引用銀既二兩有餘而商病既已多
費勢不能無多取而就勢自生法開中一引鹽二百五十斤正
數外㫁鹽官私加至三百餘觔近納銀於官鹽賣竈戶餘鹽通
五百五十斤此雖不能無私然皆貿易於官民而得之者也嘉
靖末年掊克深峻之臣復嚴夾帶割沒之令觔罰銀一錢歲上
割沒課銀多至百萬少不下六十萬而商病承樂開定歲七十
二萬引致鹽而七分爲常股三分爲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經
引守支之鹽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急增價開中越次放支之
鹽也於是常股守候至有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兄弟妻子而
代之支者矣夫常股旣艱滯矣而又發存積鹽以傾之以居貨
而罔利亦烏在爲王龍乎開中商力不能自致則四方小賈買
鹽引代行開中商先於此鹽院具冊行徵掛號院給鹽單同鹽
鹽數船數水程及諸小賈名若經紀地主之目送院以待會及
其式下批驗所吳爲冊送抽掣鹽院抽掣之而鹽院不以時掣
積斯多至百餘艘少者數十艘凡掣規鹽輕重不如冊皆論且
產鹽之地官旣驗鹽給引徵之矣所過徵之行鹽之地又徵之
斯遼何道乎於是江運諸小商病而商益病此商賈之患三也
何謂竈戶之患國初竈戶旣給鹵地復給草場免其家雜徭所
以利之者甚厚而額辦鹽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則二千文
也資之者旣厚又其餘鹽卽以官鈔收之下以厚竈戶上以總
利權故餘鹽抵禁而可也正統十三年令每餘鹽二百斤給米
一石較前爲已削矣然誠得米粟而給之猶可言也然官司徒
挾此令以征鹽而米麥不復給如是而猶嚴責餘鹽之令其將
能乎今夫受田於官而耕之旣納其常租又禁其不得私糶夫

穀旣餘猶可多食也不然以食犬豕猶可以化其居而得以自
利鹽則不然固知禁餘鹽之法之不能行也法不行則無官法
行則無民夫天時有生地利有宜人賴小民煎煮之力旣已辦
正課矣又禁不得自食其苦力之餘鹽豈情理所堪哉於是貧
窮逋逃四出赊死其富戶負海憑險多招亡命廣占斥鹵呑并
草場煎煮多而私賣饒法固不足以禁也故鹽禁愈嚴貪竈愈
多而豪猾愈益猶且法愈數則鹽愈不得洩則鹽價愈騰則爲
利愈大小民見利不見法愈目禁而私販之良弓利數擬人而
行大船高檣條忽不見官司熟視莫敢誰何是餘鹽之禁適足
以資豪猾姦支而飽之而小民中飢此竈戶之大害也至於居
食之苦積薪之苦淋滷之苦責辦之苦徵鹽之苦賠鹽之苦尤
其細焉者耳且餘鹽行於各所食鹽之地而徵其鈔以素竈民
從雖鹽不行納本色自如又許商入粟於官以救餘鹽試問所
謂納本色者今何在乎又民不得鬻餘鹽或徵於紡正額而官
自賣之猶不可使其私鬻之民乎此竈戶之患四也何謂食鹽
之地之患商與民相乘除者也官之給鹽有額不能多有所予
官之行鹽有地不得妄有所越而民之食不可一日無鹽民之
生不能一飼爲計則鹽不得不有盈縮於其間又商不能自棄
利於民旣已蹶日重貲而得之寧肯昂取而低予則受直之躋
者常在民矣且餘鹽行於所食之地而責其鈔已又責其本色
夫給鹽而徵之鈔與本色也猶曰是鹽直也今鹽不復給而給
與本色不復謂人之稱斯賦也其謂之何且竈戶有餘鹽而民
不見給民有常直而竈戶不見乎鹽得安往卽直又將安置乎
天下一家也権鹽而利之古以爲猶父猶子病之矣況於旣権

之食鹽必貴食其遠而價重者不聽食其近而價輕者斯民遵何道而國家遵何道也哉此食鹽之患五也鹽有五患而及其所爲患者即爲五利雖然吾亦有所未解者灶戶每引四百斤手鈔直二千文是爲銀二兩也爲銀二兩而但得一引是半其價以與民市也市不即售支數十年官亦淹利數十年自小民予母之法計之即倍爲二千文當得四千文也四百斤能幾何不將失重利乎國家失重利而猶且爲之此必有說以處於此吾所未解一也國初商每引銀八分將爲雜用乎抑鹽引直乎引直則官已費工本二兩而但取商八分無此理也雜乃一引商費銀至二兩即二兩爲雜用乎抑鹽引直乎引直則業已費工如之而但取其本數亦無此理也若謂二兩爲雜用則必復二兩三兩爲引直是一引凡費四五兩也三百五十斤爲一引

即市諸官市諸竈戶得五百五十斤然市也豈徒取而有之以重費而得無幾之鹽雖三尺童子知所取舍矣而謂老賈爲之乎此其中亦必有說以處於此吾所未解二也故直之以俟當事者詢焉

銓政議

銓政之有考也所以詳故也銓政之有議也所以詳新也然考而得乎祖宗之當焉而謹守之當其事之有弊也從其大體而變其小節以相參雖有奇材絶智莫之違矣國初取士之法與銓授之法多有不可從者非違祖宗也祖宗原數自違焉而求其當也既數違而求之而得其當則其求之者勢而其得之者亦不易矣罔望後人謹守之而不謂更之也今不能如乎國初之治而曰吾當求乎國相之法而行之夫國初之治別有所以致之蓋在氣運精神之間非盡關乎未定之法一一而舉乘之也曰國初之法固不必一一舉而舉之矣今日之法有不能盡當者吾當效乎祖宗之數違焉而求其當則夫破格用人盡翻故局而取一新乃所爲善法祖也是又不然夫法之未善然後數違焉而求其當非謂法之既善又數違焉而求其當也故今日之法變其小節則可更其大體則不可何者祖宗斟酌者已確而後世服習者已深也確而更之則失分深而更之則駭衆有以效其然爾且一朝之所觭重而天之氣運人之精神亦似注於其間本朝之重進士之選也人多不能無生得失豈必盡當哉而取其多者而論之則奇材絶智忠臣烈士亦往往震發其間今摘其惰而不振與汚而不簡者曰是不足倚吾當求乎異是者而用之夫取朝廷厭薄之端誠有所自然恐更之未必

勝也嘗有文人於此文人未必盡可倚固也曰吾當取乎不文人而用之則必武弁矣有士人於此士人未必盡可倚固也曰吾當取乎不士人者而用之則必閹寺矣有進士於此進士未必盡可倚固也曰吾當取乎不進士者而用之則必明經矣夫用人之道當乘其明當乘其旺當乘其有所冀武弁之三石勝於一丁則嫌於不明明經日暮途窮則嫌於不旺閹寺體非全氣肌膚莫傳於來體則嫌於無所冀而文人士人與進士反是焉則其自愛當有勝乎倚人之自愛且夫用既明既旺既有所冀之人而日久不能無弊人多不能無匪且如此則夫彼三者獨謂其久可倚信人可倚信此又不必然之論也然則破國初之制未嘗也即破格用人未嘗也獨有存其大體而變小節以參之末異乎歷朝相循之舊而破格之意亦隱隱寓焉夫今日

之須難不易治者大則邊虜次則腹內之流寇也驅不習不優
之人而強使之而以嚴法隨其後等死耳死於盜賊與死虜不
如死於法而可冀幸萬一故雖緹騎四出刀鋸赫然而邊與寇
卒以不靖并不用命材有所遺勢誠有所不便也則不如懸一
令爲三百人新進之中使各擇其材之所堪而以可餌之利歆
之有能當邊鋏使虜不敢入入而可得一當以報者縮其瓜期
而以臺省處之其能當流賊之衝斬殺招納安揮有效者其報
之之效亞於邊夫劇任與劇材未易當未易有也然合新舊之
人而使之自擇宜有應者此夫視強使而嚴刑者其效相去遠
矣所謂變小節而恭之而隱隱破格之一端也他事準是行之
亦足以鼓舞天下而新人心之氣矣至於二甲三甲除授之次
絕無理實而要不必更者益立名目次第以限天下而止人心

之爭此卽其理實之所居也顧中有可議者其居後者不過一
時偶然非眞謂才之不逮也然須次旣久而所得之缺爾不逮
於前人是眞以不才處之矣銓政之不平莫甚於此天下事無
所不可爲當事者於此得無有可變化者乎議者以爲事不宜
從已起見然避嫌而不言亦非公之大者也夫考銓政其無所
考議銓政其無所議而獨僅論其大端如此則以同部中李煟
與陳龍正考與議詳確已至某不敢爲異同某又不屑爲重複
也謹述一得之愚以進伏惟當事者財擇焉

泰邊議

九邊皆邊也而泰邊爲甚蓋邊之邊也後漢都洛陽欲棄一州
以紓虜禍王符論之曰棄而內入將以長安爲邊長安內入將
以弘農爲邊如是而不已雖至東海猶有邊也然則遠於邊者
棄邊而邊不可棄如此邊不可棄則邊不可不治治近邊之難
常不如治遠邊之難何者形勢隔也然治遠邊之難又常不如
治近邊之難何者形勢急也天下之勢東之有遠西之有甘肅
如物之張兩角天下大治則角張天下大亂則角弛天下治亂
半在角職爾則在張則爲郡縣戰爾而在則衛鎮而弛則亡亡
則棄而爲夷此天下之形勢也然邊之衝平視所都之遠近與
所臨之夷之強弱而天亦若常以夷之強者附著天子之都若
以示其外惕其遠乎是者恒不存焉由此以言則秦今日之邊
緩急之故蓋可知矣國家建都北平天子自控重兵臨邊赫赫
煌煌三犂虜庭穹廬稽首逦來乃有外難向之大種如俺答吉
囊輩其子孫之部落日向微而役屬之邊之亟外在東東亟而
西得其間矣東亟而西間是秦紓禍之時亦秦受之日也秦

兵非強也秦邊延袤二千里而遷非可爲頃畝也邊長而兵弱
特禍之可憂莫甚於此宜執事之勤勤下詢也夫秦之邊與河
相循而甘肅寧夏鋭出其外漢武收河西爲武威酒泉金城張
掖敦煌等郡收朔方爲銀鹽綏夏宥等州是今之甘肅與河套
秦之何奴而得之者也哈密棄矣守乃在甘肅而秦之西單受
降棄矣河套又棄矣守乃在榆林而秦之朔寒然猶可言也今
日嶂有可恃者乎今日乘嶂之卒有可恃者乎問方有幾堡堡
之不圮者幾何矣問堡有幾卒卒之不飢寒不逃亡能任戰者
幾何矣問地有幾將將有幾卒卒有幾馬與弓矢勾兵曲兵之
如式者幾何矣敵來而偵之敵來而拒之敵來而戰之敵來而
去而追之敵來而去恐其後來而備之其爲道爲鎮爲副與叅
而下能如此者幾何人矣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無粟無草何以

虔日其人似人而非人也其馬似馬而非馬也其械似械而非械也馬能自行而人扶之馬人所乘而人與之亦病甚矣夫秦古百戰之國而精卒健馬之所產也當秦之強以故秦事敵以新秦事虜兵日宿於外而境內不失須臾之時即符秦末造屈丐以統萬強乞伏國仁以西秦強張軌呂光李暠沮渠蒙遜禿髮烏孤以涼強獨至今藉全盛之勢全秦如故而又有九州之人才九州之貨貝爲之內助生氣長勢於其間虜又非有突厥回紇之能與吐蕃之強也然成毀質理古今詭趣何也此其故亦可以深長思矣兵之額如故而兵不足何也產兵之地如故而兵不強何也餉之額如故而餉不足何也馬如故產馬之地如故而馬不足而馬不使何也墻如故修墻之費如故而墻之圮不修墻之裏不削何也刀鎗弓矢火器之額如故而事事鈍

敝何也獨不可一一按其所以壞反其所以得乎按其所以壞而舊弊見反其所以得而新政張雖以追蹤贏古復美國初其可也昔五代之君媚兵力而藉之以有其國而兵驕至周世極矣高平之戰其將何徽樊愛能未接刃而奔世宗赫然誅之兵政立強近聞宣大督臣謂兵不可強由於兵不可清幾呼名閒數百人一砲震天羣譁而散此其事容或有之然其人威信素不足以壓服人心居可知矣審如是兵終不可清兵終不可強乎一旦有勁虜復起於秦之邊將何策以應之愚有以知其必不能也夫捐秦以予秦用秦之士驅秦之民與現在之兵以法起之藉天子之法之威而無煩其一粟一甲顧當事者無憂邊矣

秦寇議

流寇之蔓延也非一日矣發難於陝服而蹂躪於晉豫荆湖之間北來及於江北將飲馬於江甚至鳳翔被焚如之禍而盜土長陵此非胠篋竊鉤之徒必誅而不以聽者也然綿歷歲時天子不愛尚方之授材官騶張盡天下之精銳東轅度遼將軍南移越騎校尉畢以屬之戲下閫將以滅此然而自若也朝議頗厭之於是更勦為撫為之說曰流寇與外夷不同凡此皆我赤子耳盜天子之兵弄之潢池勢將無以自反然究其本末不過始於有所迫繼於有所激迫者飢寒激者無深謀善處之有司也全無求勝於民之心勝之而民盡民既盡矣國何以立於是決計議撫然而屢撫屢叛當事者中搖將益利兵誅之矣夫久戰而兵老久戰而兵亦精且思其前策之失而務反其所以得以得策馭精兵而誅野掠無紀律無統屬之寇猶舉鴻毛於烈

燄之上投羣火於洪河之中至則靡耳其何不勝之有然觀執李發策之微意似終不主此也夫欲盡舉利兵移之者其說有二端一謂其罪不可貰在於焚陵一謂其心不可恕在於頻裂也夫焚陵之舉固重也然流寇之支党多而焚陵之賊不過一隊又不可得其主名且以為吾亂軍與數屯之為之也然既以赦而議撫矣此不足持以破撫之局不待智者而決之也若謂屢撫而裂當益舉利兵移之此說誠然然當其撫而頻裂者恐所以用撫之道未甚精也夫用撫之難難於用勸督臣能推赤心以置人腹自無容論然能保其麾下者之皆如此乎一見疑端魚爛鳥驚提於轉盻故屢撫而裂適當乎分之也執事之慮以為用撫之難又不難於始而難於終夫始之難第一推心而止耳終之難病於處置之無其方而覺踞於發恐請正言之可

乎夫撫之難非撫一推心而遂止也當先示其必勝之威使有所懼而後我能自必我能自必則權在我然後開以可生之路明其可信之誠此亦肖東走光武收兵待之所以卒解其甲與然耳山寨而受其降也則以勦爲撫之説不可不知也此一端所以治撫之始也至於終撫局面善之則非一説之所能竟矣夫數十萬之衆其人雖弱合之而勇其人雖愚亦合之而智非可以美言小數相籠也今日之撫即竭誠盡慎而無處置之方使可終保其生彼能信之乎退而無所歸歸而無所食等於必死不肖等於必叛不如目前猶可以緩死與無屢叛之名也愚有三説於此一者歸秦人於秦而其非秦者各歸於所起之地授之地以爲之田而使耕之夫邊地雖廣美然以數十萬之衆歸之則難容也賊起於延安一帶其居徒幾何餘者隨處而附

爲如泥水流於曲隈解而散之勢少易服人少易給也此一策也一者授之田而使耕實廣虚而發伏利是已然地實告成其奄觀藉將其墾草藉力寇爲賊我不能使虜屬之寇爲農我不能使爲代之稍腹以待有秋粟生而人死矣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資糧而成不振積有寇之年而計之其爲鉅萬者不知幾何則不如移誅寇之資以給就撫之寇度可及秋之成而止賊爲寇數年富且不貲而貧者亦復不少能分別而給之大善不然朝廷自有大體縣予爲可也有所資以爲生可安意爲農而刀皆爲犢此一策也一者國家方藏寇誅奴鴆四方才武之士而用之懸賞甚高爲餌甚厚然未有喑嗚而至者一緣身家足戀一緣伎膽未習也愚以爲不若取之羣寇之中魏武平黃巾得銳卒數萬號青州兵而宗澤之招王善岳武穆之爽楊么猛可懼也而驚勇之習與咆哮之氣得所用而施而不至鬱鬱於槁項黃馘之間夫損爲賊之數皆養賊之資而兵益亦反行爲登之計也此一策也

辨略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寧靜

得士之法有一遇而知之者自練之法有數十年而後得之者數十年之所得而一遇而知之一遇而知之而託之以末契之爲寄之以不御之權其受祿不誣而後日若操券而取天下以爲知人能得士矣有請其術者曰是何也曰以其可以致遠知之可以致遠又以其寧靜知之夫寧靜有生而然者然特天者危恃人者安故需之數十年而得之不得不苟出也既得矣可揭以示人如其面焉寧與不寧靜與不靜可辨而斷也故一遇而知之也記曰靜而后能安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易曰君子

洗心退藏於密語之淺深不同然皆寧靜之說也武侯當漢之季考其師友淵源所自不過龐德公司馬水鏡與徐元直崔州平諸人而其所得於聖賢之分亦既深矣觀其誡子書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誠哉斯言是經典之遺訓而功業之本也蓋勝天下之事者不貴有勝於天下之才而貴有勝於天下之氣又不貴有勝於天下之氣而貴有勝於天下之量有勝於天下之量而加學焉則所謂寧靜者乃可得而致也然君子必習爲寧靜與觀士者必先審人之寧靜而後用之何也凡君子之有治也必先立於無難之地而後可以出天下之難難之所在巳亦在焉則不足以有爲故巳有所以自安而後可以制天下之危巳有所以不擾而後可以待天下之動何者誠有所以灌而審之誠有所以耐而勝之也湛而察者如止水之燭鬚眉也水之爲物也小傾而動矣動則塵穢不得下而生濁動則波濤與波之分皆不能與照宜則反是而宜矣事之至也心不得乎其心則不可責以思之所能思不得乎其思則不可責乎理之所當人審而後發我不審而發之是不敵也此其蔽一也耐而勝者天下事衡擾擊撞者萬端而我視之亡有至變而以常事當之至繁而以一節概之則天下事豈復足以難我哉患在乎心不能過乎其爲心心不能過乎其爲心故心不能過乎其爲事心不能過乎其爲事則物大而巳小事如此而心無以相配事止於如此而又以心益之心逾懼事逾危而煩事之失其本形心之失其本形之爲之也此其蔽二也古之君子之有見乎此也是故不恃事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又不恃性之有然恃吾有以致之深其所以致之節而所以待之之節亦

深識量以本之學問以濟之歲月以需之心之動不動不能驗而試也試心之事皆在數十年之後而要心之可必者則可以前期夫不苟且以應功名之會則豈復有苟且之功名也哉武侯之在隆中也卽抱膝長吟之日其意致固巳遠矣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當時諸侯可共事者曹孫亦其人巳然操招之不至也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朝其見權而歸也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相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及昭烈之三顧也而後結魚本之懽此非寧靜之一後乎桃弋之草不發尋蔓夫不之鳥其性鳳鷙故君子貴之録之於鳳夫苟且而出則亦何事而可至也武侯之品之功漢季以後亡其副焉君子宜深而審其本矣武侯與兄瑾書曰瞻年數歲聰穎可喜但嫌其蚤慧慮非重器則其意之觀重本末可知也而後世名爲才士者輕浮

淺躁自謂功在鐵頭識者蚤已辨其非致遠之材既而其言畢
驗嗟夫彼自號爲一世雄兒政不堪爲武侯寵下養耳

精神

精者專壹之謂也十事而一求之十意而一用之所以致精也
言所得之理妙而不竭宅然則其耗於已者恭省矣故可以存
精精者又血肉之偏約而獨清者也對血肉言之彼旣而此精
也云爾約用其精氣之用而使其精內滿此守內者也守內故
精滿精滿而又守內故情濟精滿欲行情濟欲止以可行之所
壯守以必止之所養故消明在躬志氣如神神者去形而妙離
鬼而王莫知其去來似氣非氣似光非光似魂非魂精生德神
生化精神合而天下事舉無足爲者矣積精生精積神生神積
精神生事業故曰精神者物之最貴者也夫周環流動餘事之

效而精神之效也人主懷仁履義而天下說道德尚已然代而
降也法術倍之而皆託事於精神術者藏於胸中以羈衆端法
者見端於天則而相輔於五刑不可祈請而兌然亡其精神之
用雖道德褐然亡所用之而況法術法久而敝術弱而昏則精
神不足之爲之也故曰精神者物之最貴者也然用精神有道
其衰以道德佐以法術固也顧後世用精神而不得其精神之
益何也有誤用之而小者亡一桃而知之亡一國而不知是也
有誤用之而勞者棄車而下走聽訟而倦卧是也有過用之而
後無繼者驟雨無浹旬迅雷不終日是也有過用之而物不堪
者水清無大魚察政不下和是也故曰精大用則竭神太用則
敝人主養之而務餘居於精神不生之地而又誤用過用以死
之精神死而事業死精神生而事業生知精神死生之說則不

問誰氏之國而天下判耳

流賊

當事者謂流賊不足患獨未嘗以前事思之乎黃巾赤眉李特
黃巢之徒皆流賊也隋之季也賊之在天下者凡六十餘族天
下之民皆化而爲賊誅不得行矣張須陀敗楊義臣間而李茂
楊枯非有鬼神人事然也流賊之先日聚河北而嘬之久之空
其地於是渡河河上平翊翊者何人也休於天中殺人而啻焚
劫至緣而莫之難也氏之子遣視兵而聽之而兵乃係於賊天
至高乎不得聞矣往者道樊襄之間其地有積著焉賊可以富
從此以往民益飢民之心與民之力益怯盜入其中無謀禦之
者賊可以強賊富而強利在賊不利主人不可不深長思也毋
使入蜀入蜀將憑山毋使復歸陝服復歸陝服將憑關從平地

國而取之差易耳今捷日見告矣賊之蹤張猶故也殺見黨於
賊與見脇於賊者猶爲賊也吾恐所殺者非賊與猶賊者而賊
兌鋒之所不及盡者劫而疑之而因以爲首功則究甚矣近日
緹騎所逮者纍纍而官不因以奮賊不因以戢若是雖日戮數
人可以明國之威非所以滅賊也人之膽略旣不可強而又制
之以無一可恃之權進而死賊不如退而死法猶足以免辱而
伸國威以爲臣子怠事之戒則猶有益焉爾至於用撫此固不
求勝民之道然而未易然矣凡君子之嚮事必計其後而爲可
居之功使畏事之不集而急以自竊之形見賊不受招爲王賊
受招或不失爲官是勸於爲盜也苟勸於爲盜今日事平而集
耳後將無以自復則國初之方國珍亦其前鑒也已爲今之計
宜以大兵臨之以見其必滅之勢而後開以生路有能自拔而

來者吾生之有能斬賊魁而來者吾不徒生之而爲事主者殺
無赦如是則盜魁得而無以爲倡盜黨散而無以爲助或亦用
撫之一道也至於解散之後責守令當細商安戢之方所謂事
已之後更當煩聖慮耳

縣令

嘗讀詩至維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天子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予每訝怪何至若是今乃信其與有然者也予爲諸
生時往謁令如因鬼見帝令抗顏倨受庭恭不與交一語已從
府縣張拱端拜不敢放聲出令門及謁監司乃稱不及因思令
畢竟欲尊不則驕令業業欲見之難不則勞今年少未經事年
少未縣事及其鋒而用之而後漸狃於辭不則吝弱而不起然
終以爲令之尊何不可爲也今兩除吏之令下已定其爲令居

間請爲論論非人所爲更復貧爲丞論之則令未有全者僅科
工而恨享僅科拙而吏因即工矣恨享而令終不免於因非有
與其本事也代徵二十年或十年之租謂舊令尹或其人與胥
俱朽矣代爲徵不中員程猶議之一難也都御史若御史暨司
道修往來之節不能家而往也又環視其業中亡有則用指大
符下縣取罰鍰若干定以鍰爲名耳喉吏正色令嘿不一語非
獨畏忤上臺彼書其禮際者却之爲不恭右其饋之者則自左
其忤之者也則强項而能指十而十耳何十八九也入都當事
者皆其何以適就其旁令以相震撼則首低尻高口無狀已矣
二難也歲額與將歲額者俱中豊出自令門入自司門令以爲
可幸無罪擧牽車牛走萬里謁謝日稱僮匪移勿予禍適與得
勞苦一當而牆司或那移他用不則徐徐不即走文書關下令
檄坐不及格不移與考選三難也有此三難所繫奉檄而屈息
也爲人臣子讀不敢自避煩辱而君父亦宜少垂意哀憐使得
少寬也哉

城

生家江西之撫州城非不巍然高也然城之實與城之械城之
委無一可恃或有建議欲於大城之外復築女墻穿孔置銃而
守焉此無論費之無從出與毁城舐粃埋塹之格且勞縱令成
之必分人爲守而大城之守單女墻雖矮而內不見敵敵可樹
其無孔無銃之處以爲攻矮則易越矮而不見外則雖守女墻
必瑕矣女墻瑕女墻之人欲隨處上則峻欲從門入則壅是棄
以資寇也而大城之守必聽寒而奔生謂城雖高而不實與無
城同是有說也亦有策以處此釋名載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

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陴卑也一云裨言雖卑可以裨助城
之高也亦曰女墻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三
者名各異然俗所謂垜子者一也垜者所以躱其身使避箭路
也今睥與縣而後小垣之義與利始全然欲便於睥與縣高止
隱肩而可矣今撫城外視之城也而內城之土不能及城之半
企足而望之不得企足而攀之不得也賊上城而彼覺賊指城
而立傾矣是無城也生欲實其城額安所得土不如游濠之土
以機引而上之然有城而無械是不可守也且城之不守又非
獨城廐械脩致然也城內之姦民能勾城外之姦細千夫守之
一夫作難萬雉俱瑕其道在清內姦而清之之法不過齊判火
燒而行保甲法則姦無彼匿即人數戶數無從遁矣而官人得
之以爲修城守城之數鄕紳一人修幾何守幾何也舉監生員

幾人修幾何守幾何也富戶一人或二人三人修幾何守幾何也卽行戶備戶中下之戶固苟有事亦有其累但少役之耳倉若干人修幾何守幾何也隨其附近各設上城之梯或石級爲無事造堅法守不至於勞有事鳴金齊上可以序而出之不至於喧至於械之不全者官助發之耳屬禮聽訟必先入鉤金束矢今不可放其意而行乎使民出金矢難使備灰石則易矣又使童備之就試者覆試爲日一日文藝一日騎射以風厲之而拔其尤者爲臨時之督率則譁噪之變可以無憂然姦民難可屢僥民飢兵亦可慮也則生請爲三說以足之其一爲游兵之用其一爲貧民之用其一爲民自用訟者由曲直而生勝而置負而罰所爲配曲直以平民情也今守令之聽兩造墨者以贖鍰自肥國無論已乃猾而嬌者共聽罰之人一切畢而出之如

是不訟可焉失其所謂配與平也生以爲訟必有罰罰必以備設而游兵荒之用上下之考視此則游兵有食矣鄉紳與素封之城居者未必急賴一年所入所出之粟以爲用也請以三年爲斷自開其糴三年以後新舊相更而出之爲廩常有三年之積萬一有變小民城聚此時但憂食乏不慮價昂使平其直而予之民之戴德滿胸紳之戴譽滿頭矣內不失寔而又足以爲名何憚而不爲此此則貧民有食矣賊之至有期也勢不卽却民必入保先下一今日富戶盡舟車其粟以來貧者負戴之不願不內此法既可清野又可寔城此則外民有食矣既實其城又有械與持械之人又有委以保其城與械而又急收火藥之無使外流乎賊鑿井貯藥要亦有助焉此生撫郡之急計也亦有可通而行之者與

邊事一

聞諸長老之言曰東方無能爲也祇以爲兵端爲者頭之欲南牧也先剪蠕蠕阿保機之欲窺山後也先併八部阿骨打一喂而吞宋斗也先兼遼鐵木眞再喂而吞宋金也先滅國四十以及西夏以除後患以併兵勢而彼與中國從事焉今不然知其無能爲也夫今夷之得志大種之所不樂也東西之附夷亦大種之所不樂也曰收之以爲用乎收之以爲用下剃之於吐魯也先被之矣君子未嘗不服其一時之略朝鮮請效順卽奈何疑之也馬如羊不如鈍兵如偶人敵甚矣經略大臣與諸將未易任也然亦未有如古人者也虜長於野戰今攻城若袁本初之於公孫何變之速也然有藏質之守盱眙乎佛貍受牛馬渦而竟弗還也有韋孝寬之守玉壁乎賀六渾智力俱困而竟弗

克也是不可謂彼爲善攻也兵餉官辦之猶給濟也直擣使者不嘗搜異人索美遺乎盤盤焉如平康之世卽又何也天子親七人於幕下矣內外諸臣或賦詩退虜耳動輒無可如何則如服焉時事又安可言也兵家以尺寸爲強弱敵人以天子臨幸爲邊驛郎云不宜自守北陲然既以爲之今豈言事時哉彼言之者請幸蜀請幸江南之故智而已矣所最恨者邊鄙之文法朝廷之議論苦難調之耳此其間必有大劇懸爲今中國之難不在腹在邊然爲邊之故而調發有如憂又在民也責有司之得人也今疆埸之患不在西北在東然因東之故而觀釁以動變又在西北也責督府之得人也

邊事二

當事發策有五劇五中之說懿哉其言之也夫事勢之流必有

所至劇猶可言也劇有所轉而有所中病甚矣五劇各有所中而五中更有所中乘所中之委而天下之大憂乃不在於四與夫東西二敝非不足憂也而憂有大於此者形而小之也愚生於此以爲五者之劇有可治有不可治而亦不必治有可以治而且不必卽治何謂可治夫明經鬻販鬻相顧而餘屬少清流都鶩可坐獲其中也在法紀頤以取酬胸不可任固也然嚴核主者得其雖重法繩之則能禁之矣內地兵聯小治輒開主將因氣其中也在遠左徵發不應血豚與關節盡然逆分固也然峻守令無以自全其中也在司農竭澤走險仰覷屋梁固也然天子之尊至今尚存官守之嚴至今尚具徒以付惠文彈治之耳但得平明之精行之則能禁之矣此皆所謂可治者也何謂

不可治而亦不必治術著十丸貲竭肯饋爲難其中也在糧戶官運廢而民斃具固也然是不得已也且彼先德几何而世世債帶擁蓋甚適也騎馬食肉以長子孫而名爲武臣征伐之危不與焉而旁取其籌驅麾下而撫之以君之士爲戲耳京運頗難然而風波漏漏之虞而謹司之卽餘稱巳足自潤他地不可知而江省之運升至行金錢而爭之何苦也故運之劇在旗甲而不在將也若此者則不可治而亦不必治者也何謂可以治而將不必卽治夫關益額而吏與國分權權與帝齊資則商困其中也在農末盡歸本民食兼兩固也然是可以已焉而不必遽已者也天下有叛民而無叛商百金於民爲富而商之所擅且千萬權卽益額商卽於所帝之地而取盈商未失寔而國事得受其流且民至愚也無故而戶益十錢則嘖嘖之聲滿於天下而商加其貲向卽甘心是商徒代國受名也而國有加賦之寔後日國力稍舒徐議裁焉可耳若此者則可以治而亦不必卽治者也

邊事三

鹽政之壞馬政之壞屯政之壞邊事不可爲巳三者之復皆非數年不可然鹽政之復嚴馬政屯政之復易何以效其然也凡物之有間者利在相接以長之不能跳而越也鹽政復者開中復也開中必召商召商必予田予田而得食非一年事也予田而得居亦非一年事也商得粟以予官在三年之後而官不可一年無課商不能以一身兩課欲紓日後之憂先博目前之困此所以屢議而屢罷也馬政無是也改俵騎爲折色雲錦千羣貯之一室馬化爲白騎而邊人絕近疾之貲馬化爲邢礬而同

寺失藏騎之寔有足之寇未將何以禦之然庫之所儲與官之所貸馬也而貲銀也馬不能一日生且可轉移執事一旦有警以銀應之夫馬不可以爲銀銀不可以爲馬然設議之初固以爲可於緩則折之以銀可以復取騎固存也非徒存其現馬猶十年之所積馬故多也以其現在者清查而出之以應目前一且不可知之變而急復其馬政之初事固未相格也此馬政之易於鹽政不待較而明也若夫清屯政而復之不過清其侵占者耳不過清其沙淤者耳沙以付天不以付人而侵占者固不能與國法爭也屯田之田與開中之屯其清而出之改而授之與貲而成之事其之等而鹽政有間屯政無固歲給邊軍如故待屯立粟餞而後罷之或給其歲餉之半兵農合一得水地相比之數而溝洫樹植本以爲田然固險阨於千里此屯政之易

於疆吏亦不待講說可明且或與醫曠相爲表裏者也屯政不立興攻不可得而變也粟生於邊金死於邊金生於關或攺而爲關中使兩粟俱生或仍而爲折色使原金不死而國得受其流今之議者方欲盡山東以北而田之皆潜轆之勞何憚不先試諸此

邊事四

彼非能戰也而中國之怯弱則從古未有是也晉與宋弱矣然祖士雅韋挫其鋒而韓岳諸人亦未聞有雖海上之師者今未見敵而粟何多聞涯之君子而巾幗也兵之所以畏於者以其將之能也兵之所以敢戰者以其氣之復也今亡是也是皆婦人也婦人之氣今以滿涯於債帥毛孔之中夫安得而不畏彼幸遁矣幸我有以擊之也佹驚兎進以爲敵嘗至今尚笒蕩斷

蒜上有鳥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求一騎尾其後而進之而不可得也抑又甚矣德州薊州真定當屯重兵以一中丞一總兵填之則三輔之勢強而敵有所忌不敢復至城下匹夫匪閑京師顧不如何也關上之兵漸次進屯右屯以窺廣寧盡三坌而守之非以復全遼也守長江者不守長江而守淮淮者長江之蔽也則守榆關獨守榆關乎守榆關寧能全榆關乎謂力之不足懼召敵焉敵不召而更來安得謂我力不足而使彼遲遲也故事有不得已者斷之可也倘不足猶可言也倒患兵之無未復閒關上之師已數捷矣似有可喜之議矣然愚獨憤示辱臣辱之時而塘報輒曰大捷奇捷頷之不勝色動究乃俘獲數級耳中國以數十萬人往遼之禽而彼弗以爲嫌也今得彼數首而輒賀戰勝是挫爲無敵於天下也此重辱襲弱之數也曾

仲達而在當必復略東海矣

水貞

今天下所資者東南之粟耳因粟之故而資漕因漕之故而資河而河益驕非河實驕吾怂恣俔俔以婿於河而河水必祀藏順則若其驕之也吾欲拖其吭而奪之則毋以漕于河毋以漕于河非更爲海運也吾併毋以粟予漕毋以粟予漕而使北方之粟自生北方之粟自生既可得之以爲食又使南人以金代粟南人以金代粟將北方之金又生北方之金又生復可得之以爲用減其河與漕之害而粟無損於其蓄又勝於其蓄此無故而得兩天下耳有關地之實而無戰勝之費與勞則宜何從曰化地爲田化粟爲稻而已矣南方之稻田未必皆仰給流泉也鑿地而埔之以桔槔引而上之地高水俔或三四級相接而

後至焉禹之五服大半在無水之地有河與河之類引水以灌無河之地濟澮使流非徒行水亦以蓄之計當時江淅財賦之地魚鱉所都不成于虞之燕冀之粟不足自給焉得而漕諸故北方之水可貝也北方鑿井而得泉豈不鑿池而得泉用近日徐玄扈先生之法可使池安溫而不去桔槔勞也而猶人之地寶告成者其獲三倍以其一當恒歲之入以其一償新勞而以其一予官朝廷因得受其流此足國寬民之數也

國力

國鄙不息國力不稍危道也生之孔幾何節之孔幾何黍孔很生鬻糴別借墾邊土一策也恭一龙地而制諸侯之命以故黍事敵以新黍生粟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微兵慕而邊饒則因之金餘矣靈一策也海之出沸無窮大男大女吾

才之口不能一日無豈得人如劉晏裴耀卿之謀可以羸近如道臣袁世振設十綱法以疏積滯西商徽商大便之而課額倍增今其書具在誠能倣而行之則國之金餘矣榷商一算也天下有叛民而無叛商民窮而商富民多而商少也富則有以累其心少則力不足以自起而官榷商商於行貨之地取償焉旣不買怨於商商貨旅重商代之受名而以實予國非如加賦之衆巷議也又不買怨於民張魏公治兵與元四十萬士力士謀以金易之而獨倚一趙開開獨倚一蜀榷無關乎者誠得如開者數輩任之則國之金餘矣國奢示儉一策也國至奢已非必雕樑然後侈之雕卵然後淪之也新增庫故增高府寺或爲茂草之鞠矣爭鼓喧而弗更也故曰至奢也然亦有說大內之供亦固非能厭初得微有進焉者乎胡椒黄蠟白蠟之類目色甚多

視初所進幾何今所進幾何昔何以足今何以無餘一清察焉一如其初而以其直別儲以待用則國之金餘矣京庫邊軍實其人與餉之數一籍也京軍荷戈者非真能荷戈者也備服備冠釋果蓋短後矣一丁粝三石矣支月糧與我其好者中是則善矣終歲飽而嬉而以一日募人是最無名者也若是者籍甚已頗不一清何也邊兵之虛冒甚焉歲支糧塞有人否也不則塞如數得焉否也賞賜之費不貲軍何以飢寒如故也修築之費不貲墻與堡何以敝陋如故也上下俱羸而中飽則弗如清其十一歸上清其十一歸上合其清京軍之費以歸之則國之金餘矣

選舉

天下之事當卽名責實之所在不審其實而惟名之求則名之足以累乎治也固已多矣蘇氏之言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此言大人之義拔奇領異使天下之氣可得而新也然不善用之將規矩蕩然而不知其所守則病矣故破格用人其說可行於開創之日而不可行於守文之時可偶行之以洗發天下之精神而不可常行之以廢棄一朝之規畫奚以明其然耶蓋祖宗之初有天下也時難而急人氣雄而規事一時豪傑之士旣乘草昧新運無復君臣上下文法禮節之拘束綢繆而上之君亦日日睹其人有以嘗試辨識其材之大小重輕其精神旣足恃已而辭助而一時創設未及又無至當歸一之法之可以持衡則夫破格而用人事勢固然而無足怪且夫方雖未爽與羣雄角逐以爭天下有一人焉足以相付以成其驅除之資而我循循焉待其資格之相合然後用之則夫勝負成敗之量將有

所移矣漢高祖之拜韓信爲大將也一軍皆驚則破格亦已甚矣然是不得已而又奇耳目之審於可恃之蕭何夫何知信之深高祖信何之篤而劉項之成敗又在轉瞬之間若格於後世成例信自故吏轉而上之而至於大將必十五年而後至焉則漢之爲漢豈有冀也故破格之說有所恃而爲之有所迫而不得不爲之也夫精神者不可常恃之物也一人之身所照未與而倦勤之際微有不同又況興業之積承平之餘乎先王知其然也故以其不可易不易壞之道寄之於法後世謹修而息之子孫雖中材皆足以致治而羣臣俾儀束於祖制之嚴無所穿竄故其時之天下雖不至於大治亦不至於大亂誠有法之可循以至此也後世不察也以爲祖宗之朝不如是不見開創之子孫方求爲今日之詳慎而未至者也故其身聖賢之資加之

以歷涉之久君臣之精神聰明皆非後世所及然猶費數十年智慮之所講求而後至之而後世視之以為輕易失之物耶已過矣且所制諸法之中用人為甚難古為君莫聖於堯舜然資格之循唐虞被之矣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蓋傷繇之不效也故循循焉惟法之是承蘇氏以為知人得諸天性豈有法而可傳哉惟其不得與於知人之明故終身不敢棄法而用慧以是非付公論以黜陟聽功罪悲其久而鈍也以精神起之而又闊破格用人以作其怠惰苟安之氣而神其不測之權要其不可易不易壞者終不可變也今孫漢祖之拜大將也遽拔一市兒而師之而予之以推轂之重且責其却虜破賊能乎則可予故名定之際不可不審也昔蕭何追韓信薦曰

漢祖過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公布衣斯役可登上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孫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龍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騖而起矣此可謂通達國體之言也是故引之以終法不可以變之說

書啓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答蔡雲怡老師

泰平日處心行已在中人上下之間恥於自見其私與自見其公然率任而已而無自立之志與自勵之力一事一念有作於心輙咄咄呼名自嘲妻子召其如此知其疑又爲何事而發節知其不偶然然而隨之又復爾爾與錯往往相乘而不已此無自立之志與自勵之力之效也然亦時無導師世所稱講學者迂淺無當未有以服其心故爾竊有大幸恭遇師臺得從事於卓比之末伏承老師悲憫深重接引殷勤原不肖受病之由以謂率任不得因循又不得欲不肖立地猛迅死中求生不肖垂

老師前教手書時復觀省通身汗下至一年二年復觀縣大士故吾遂有矛頭淅米劍頭炊之意此身都無可以安置之處不肯欲倍師不可欲即從事於老師之教又不能此真求死不可得也不肖不學道誰復禁之大丈夫即爲真王耳彼一念有欺不如不學益不學道亦不至於作賊以甚得罪於聖賢而一念有欺反若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或至大負慚於衾影不肖非敢卸肩誠審之又審終不欲如世儒之悠悠碌碌也恭惟老之發覆淬之無假而其所爲宗旨樸之不破樞譬有成其道豈復世儒之所有而不肖又安足以知之也哉夫尼父之於顏曾二子意豈有所不盡顧卓爾一貫之論不先以示人而使之從事於文禮忠恕蓋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久之有可探求之實迹一旦豁然而有所窺此其至焉而有所得其得既與空悟浮脆者有厚薄安危之分即不至焉退亦有以自處此孔孟之遺所以爲兩登之計也今吾師宗旨即復如是欲上欲下擬師諸書其見之矣比家示黃元公和曲超悟徹脫誠有如吾師之所推者不肖以爲儒與禪二宗也要其至可以相通然不肖稚喜遠如宣父之示顏曾近如吾師之示不肖深功之極天光自進雖已禪矣而其所繇入門者猶然儒也元公乃頓言而去之使元公力與已至當有深厚謹恐之致不盡其藏使人尋而見之發渡太早此四字疑元公不免耳口頭禪三字不肖誠不敢以此妄意大賢以上之人願恐其即實有所得亦得其所窺禪非得吾輩之儒與於通者也不肖膚淺妄言胸中之所難知此雖吾師明以教之不肖近玩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題因偶習之爲言增加於性之物而寔本於性之所能爲人爲會爲獸爲

粗爲佛皆習之能爲亦蘇皆性之所能爲然使守其本性滑遂無此一切穤米可爲飯以救饑可爲酒以介歡而烹煉之極遂成青碧等珠婦人取之以爲瓔珞入火可以不燒米等分中原無瓔珞而可以爲瓔珞不肖亦務其可爲瓔珞者而已謂遂爲瓔珞乃成米之本量似又說之難持者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則自回而外其不能遂通孔子之言蓋亦多矣不肖資之庸幾細滞雖除知老師不以小小異同忘其助我之義也不肖壁中別無閒字祗稱老師最後一書粘置之時觸目警心竊附書紳之義亦借是以鼓同志武有興起者孰性功之亦未必非斯道之一幸也臨楮不盡

上許霞城老師

不肖之爲門生所爲致深感於老師者固非尋常之爲分也 三

十年秀才平日傳之者不少而當事忽然責之所謂口惠而茫
不至者甚幾幾乎盡天下矣非其傳之者之心不誠所爲顧慮
太多將牢過甚也不肖雖無似然以三十年拙勤博一第誠何
所愧卽拔而第之誠何所畏惡於天下而卒口惠而寔不至以
此言之老師所以造不肖者其知己成己之恩爲何如雖頂有
盡此心無窮惟老師鑒而受其意也太老師之訃或信或疑不
肖逐隊至京後來者愈多乃獲的耗於是與劉子甘子耕同人
爲位而哭之而其辭則以屬不肖嗟乎今朝著之上豈可一日
無老師乃斬然在衰絰之中是非將何所折衷宵小將何所忌
憚其憂之所丁不獨老師一人之躬而愛老師者且謂天之有
意玉之而使之執人三年也不肖以爲不然聖主英明事必核
實彼當國者豈其能克己忘情而要止於如是者則中有所畏

已書集　書啓　卷之十三　三

歎也彼有所畏則老師有所恃既有所恃則老師在朝與其在
家亦何以異而又多其廷非折衷宵小忌憚之功故知愛老師
者非必明於事勢形跡之所至也不肖乘異而南擬取道伏謁
老師一哭太老師之靈已與劉生有成言矣顧在京中寒左臂
右足麻木不仁至維揚而甚日使人舉之少置卽痛楚不可言
因顧舟遣歸以就醫米前張受先遺書相呼督相過從豈知不
肖有此疾耶目今尚伏枕聞老師與劉生會葬念不肖未獲入
城祇劉生請也不腆聊充絮酒伏冀叱存

上文湛持老師

不肖處離師臺左右蓋屢一月則已恭矣不肖之資在彼此之
間覩世之說敵不情者差異之耳雖屢蒙師臺提誨而策之則
行小停輒止雖盡精猛之力以自輸此自下愚所致不言則欺
言之則負大人君子始信克己爲大賢以上之事非天縱者也
未易幾也雲怡老師之學在直探本原而老師之學在細谿心
性二師非盡然中分要其勝體所注如是已耳而雲怡老師成
德先入爲主而益之以參老師趨悟先入爲主而益之以修則
又未嘗不合一也不肖不甘自棄而又不能奮發有爲與無面
目見老師耳至於頗有寸長能自濟然於富貴功名之際全不
由矜飾與力制而然不肖歲月已過者師杖而拭之使見於世
報騎衛門此心寂然不知何時何日而後使此心不寂然也夫
夫之不能無恐則得之不能無喜而不自解然反之此自不可
解然天下不可解之情之事豈獨一端也哉老師以智仁勇之
資加之以文理密察之學天苟無意斯世必不篤生偉人顧近
醫藥慎眠食自愛非一人之得失也今九州鼎沸賊所經由下

已書集　書啓　卷之十三　四

無生草立樹未知截定何日聖人旰食於上老師能看樵乎不
肖雖賤意未書不杞憂也山中無物謹書敬致二苓綸兮絡兮
羹其以鳳與者師清介之體性相宜幸遂晚入去歲過白下謁
樵孟長先生見長世兄遂不得一拜床下不肖假滿當椓冬杪
伏謁有期相思無盡

與丘毛伯

今天子號爲聖明然觀賢者進退之間似與衰末無異凡說之
與也何加於其似而今乃加於其反一官升沉一時適然耳然
獨不足以服人心令志士獨至之骨而豪傑任事之氣如吾
太丘近事豈不使人皆裂髮豎者哉數年之間其局未知所移
天苟有幸於宗社則北山南樓之間或未許吾太丘踽踽獨行
詩酒自娛也聊發已亮雖欲求其短而不可得而僅博一貴與

諸英少逐隊而趨殊覺不韻然以如是之而孔即所獲十百此焉彌復不韻何物貢也損氣折昨志益損壽當何所至然雜此脫去破藍衫爲復小快耳吾輩兄弟數人高者升於九天之上其次亦躍起數丈不復塊行獨弟蹶蹶如騎土牛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弟友去盡無所須矣姑從也且咲且倚行復小喜其喜有限非可爲太丘言也弟滯省城當得十日台翁鞅旋弟當來迓於羊城燃可行急先此申意試卷一冊奉覧臨紙卒卒不盡欲言

其二

弟在家如坐井中不聞外間事京師禍變數日人厭聞之矣始傳於弟耳倉卒之際動魄驚心徐聞台兄一家骨肉無恙乃大甚逾望夫顛危而安此其間有神物護焉以天下之所責之身

而豈一船之所能免哉昔賓廣德入山作炭與百人共處崖下崖崩而廣德獨全數日以封彼庸人猶若此固可以定台兄之決無恙而動魄驚心之爲多氣之感也又聞損及侍人丞費侍人無以尉十兄之福澤與鬼神之靈異且台兄與嫂夫人無譆而又何惜此以答天變乎昔人所謂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者也

其三

前接台教萬里遙書慰藉勤勤願刳心瀝血所愬者雖以仁兄亦竟付之無可奈何累嗟以天下第一血性男子且窮于無可柰何況其歉焉者乎顧弟以師門羈辱之故不難刳心瀝血以訴所知所賴仁兄於焉萬無可柰何之中而求一方便卒活耳大兄曩生一貫爭刺萬里士從馬應大功之成當在目下觀何

以使偏界而民不栘遊情而腹不困也大君子作用宜有草莽不能知者矣賢郎益深通家彼此豈有形迹無其精氣鼓舞勸敓粗辯決起而飛可以預卜自不待朽孺之言使有隙可言所謂危亦以告也吾兄邀遊黃鶴樓二樓閣一耳盡於陽之靈布一耳聽江國之賢者文武二途一月而至爲子大功 家而種此固天休之福騰極入世之吉祥審事若英

復張天如

弟跧伏一隅有意天下士而不能一交所爲耳天如大名耳習矣山川修阻招恩爲勞讀大教辭深義高千古同此無矣弟病欲言皆仁兄先言之夫復何言弟不揣才分之所未至意欲于人所中見古今理旨全體爲文無利因以不復然爲弟之爲者黃鷙迅挺拔而去弟實不能自庇其後而以罪後後逆無辭盡

天如才情筆可上下千古縱橫萬里深微宏奧之中終不掩其後傷摩空之致此遂可以千年而神不去者則天如豈有朽日甚吾彙選合不可知要當可必其在我者弟雖朽落願與天如共招魂而已弟素賓不能致書紫頭無一字兄弟中廣積制義自宋以來皆備者惟于子而已弟當尋致之以崇隆旨今吾道悲悲願名勝出手取救之此亦天如功德之所存矣

又

以足下之才而走使者於千里乞人費字用自光寵此其志殊可念而其志致足悲惡陳生日向西摹佳傳一明經與諸生年少逐隊而趨彌覺不韻蓋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所謂迷足下之事覺足下之言而獨自有感觸當事者與如來旨行之若跡若親弟以爲此圖世情之極耳及更念處使者望足下以不朽

師之言若乃敗其爲人今日藏棍販朱之人那得沾沾此風想
轄臣公可不俗耳然以足下三北之餘寄氣究矣賀戰勝者政
在今日豈復需此即需此而遁循之弟尚有象三尺便間爲足
下一饒舌可乎久居城中友生聊之不置如男子張君嗣附之
疲倦欲死奈何奈何作字甚不散亦由此致之相隔既遥不能
如山陰棗鹿常相聚録有西風何能無嘆

寄韓求仲太史

不肖弟方授書時即知海内有求仲先生而深晉其書以爲天
縣異人既而果以文字冠冕一時而地在必爭讒者勝之此何
預吾求仲事能遲十年宰相而不能奪千秋之業與千秋之名
且求仲即不爲狀元即不爲宰相豈能減其毫末於此哉無與
毛伯論此事動咲嘗謂者之無識也蘇子瞻千古文豪而李定

卷之十三　七

舒亶等猶孝人下獄而力毀之至謂買利徒作千古奇話而已
矣何者沈何山先生持節湖東索艾千子羅文止與弟三人甚
急弟常無樁何以得此既而知求仲之爲之也嗟乎弟蟲與萬
山中又性疎慵節生平所願甚驗而不可得者未嘗一著往來
之節以自明其區區則弟之所以體求仲者至淺鮮矣乃不替
趣而賜以齒牙之餘夫立天下之全以救天下之偏此適足以
明求仲之大亦何所賣於區區無所可用之小讒爲哉前於讀
文猶諸薪直足羽翼六籍之宗旨而洗發一世之精神此非天
下人之書而固求仲之書也旅者倦矣望者未厭倘亦不措更
作手眼爲衆生再作津梁乎然方危亂理盡是十年宰相不容
再遲之會也則雖欲著書立言以惠來者勢將不能夫處鼎履行
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出則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天下是求
仲之爲求仲者也留舍匡風便敢布勝臆且以志知己之感仏
術神爽飛越不勝遥企

復劉孝若

前在西昌甚欲與足下朝夕痛飲爲酒食所困遂不得昔人所云
説士乃甘於肉有士如孝若乃爲肉氣所奪豈不恨哉天下之
以古文爲時文者何限天下之以古文爲時文以竊將吾豫章
者又且何限然以弟視之大抵皆小兒強解事者也能爲是者
獨吾黨數人孝若之爲時文純乎入大家矣而深遠自得之致
則本之身才夫非可學而能也以才如許而貫心傷氣一往而
至者又有以將之此精華果鋭之所處也徐若師之知吾孝若
乃勝餘賢之知吾孝若今其事竟何如弟近復居鄉便如坐井
中外間一毫不知仁兄知弟深念此不一字見及何也劉蘦二

卷之十三　八

兄弟繼讀其所爲文眞吾孝若畏友弟何幸一日之間而得二
賢陳生將備見其小巫之氣二兄從此不驕天下士乎

與解石帆中丞

原任江西吉安府龍泉縣知縣宋運昌勞甚而病病甚而去原
非得已之心泰等十人事後而論去後而思亦居無求之地但
念是非未白遂致鼓舞無方時難而無救禍叚而不急人
之思竊用耿耿按龍泉鈸入楚粤之間背負大山而包乎壤此
地一報全吉二千里皆爲魚肉崖扼塞之要而腹心之所由適
也嘉靖辛酉流賊入焉殺人而墟巷無生聯數十年生聚其氣
始復則時無賢令故也龍泉雖小盜所齒涎寄徑於茲可窺全
郡崇禎四年十一月廣賊撲敁桶岡瀬頭之徼將趨龍泉城以
上爲虢池不察刀沙滿其中兵無半丁械無半劣運昌巧設方

畧日夜拊循使民歸心日夜訓練使人知戰集鄉勇得六七百人身自爲將勸富家廩之乃出倖餘挑選得深通有嚴城人成精兵仍伺流賊之所從入遮剿其釜制平爲時藥木塞道山有四隘隘者百人賊以爲石穴天牢中道週戈南寬代爲兵資矣責殺之條間誓心悼紓道顧石其遠十倍運昌虔賊必不能至加以過勞日嘔血數斗醫士診之勢將不起故不得已而歸耳然離任數月而興始至太和其富田之鄉既非信地又在後期而以規避加之失實甚矣今天下誠得如運昌者付之一邑其設施禁禦當有可觀而先死於垂亡之病後纔以無異之條此泰等所爲傷心也夫歸由於病重病重由於過勞然變印有太守之官保明有兩臺之疏部所覆題率多不情而卒兩絕于天壓入于淵則以盜賊之禍殷而督切之令嚴也泰等以謂爲盜

賊之故不難棄一得法之臣以厲天下何如爲盜賊之故不難賞一有能之臣以厲天下今鄉紳有星學校有星父老有星亦足見人心公議之所存矣恭惟老公祖台臺以體國爲心以靖亂爲志以愛惜人才爲道以中明枉結爲恩伏乞准與公揭轉達天聰倘有所濟固萬世之所瞻仰也吉安諸士爲之請者衆其地之有是人也撫州諸士亦爲之請者慨其地之無是人則運昌之爲運昌固可知矣

答蜀中羅美中

不接侍以來已三十年所矣每念夙昔周旋之好夫豈無懷而山川阻修遂成異域然心期所寄獨深囊感昔人所謂每有西風何能無嘆者也弟無似誠不自意孤行一道宇宙之大翕然從之四海之風爲之丕變弟文凡萬首行世者亦三千首利被其似而弟頭顱如許如草草一嘗貴鄉陳仲謀用書弟云海內得大士片紙隻字皆已摸魏科躋膴仕兒孫滿天下而祖父母尚自留滯人間是天下極不平之事此意不知美中謂何耳脈兒孝感孝逸頗好學能文俱可一日十餘義天遐弟如此弟將以取償之道寄諸兒而未敢必也然而老秃翁所藉以娛暮齒者具是矣舍甥來乃得細詢起居美中即不作官已作富人亦自不惡其視弟吉凶何如哉

與袁特丘

三百人兄弟中求其意氣文字如吾特丘者大約不過十許人十許人中舉君子爲最此言于高之要非爲但也但不知吾特丘意緒中亦時時有一點君子否耳假歸沉醉酒食文字中酒甘而文字皆襍而多焉則苦者不可解而甘者視世之所謂苦

者更甚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假使麻城酒事文事專理簿書似屬優閑也弟入時四十日夜削過半而判大徹日日吮毫諷翻覺精神大壯此亦優閑與不優閑之效也吾特丘以絕世之才與超世之識務爲人祖爲人師時時有得意事當不快耶則當不肥耶郡門生陶志如諱繼之肝士屈指第一而與弟同遊剌字上所稱年友生者也今爲向平之願所迫走千諸侯資以自贍而生平慕悅特丘者此生惟進而教之鵠卵之伏弟有冀焉

答徐山人

去冬一友遊麻城此友工時藝能詩兼通許負秦越人術自恃九技之雄使弟作書薦之弟與一友書云前遊麻城孤獨偕賁衣巾履而歸弟不信以爲天下無此僻郡天下無此蚤地主今

弟爲此生非有他端用驗前事耳其友答書云先生可謂工於爲人而不工於處俗貴衣巾履恐終不免此生竟狼狽而歸而後知遊道之難也以門下高姿又挾孫君爲重其客敝地亦有所遇否乎陳生日日思一望見而日日未果門下之識陳生都不如陳生自識之蒂也豈遊道固然歟抑敝地之風有偏同府賊者歟蒙數數到門弟初不盡知然即使弟盡知之區區一身爲環而索者所擾將亦望見之難則所爲日日未果者可恩也

與沈掌科

台翁膺議才品定爲當今第一人弟每讀大疏俯首至地前隨倒進小疏亦引台翁以爲言其嚮往之誠可知也昔人云慶者用武之主而弟膺藏最薄方事之殷大損聰食求但飲酒啗韲焉豈復可得同人羨吹之然弟亦吹同人之拊掌也前在熊雪

堂焉傳李撫檄信言西首口外哭馬牖牛爲換班之梟兩雖早復得蔡雲怡先生手書二揭復以換班爲言言之皆有形弟還告當事告亦但唯唯而已且桃賊素濟南與奸細之口爲必出左券夫奸細之口即誠然出者可必而既出之復入與否則不可必也至於棄濟南即復有誠賊上下處心積慮欲以王朴擾淮南之謀用之於我明矣其法甚嚴進之則與衣與冠不相爲貸夫扼通津之關以候換班是其故約得濟南而臥救大功非其故約也故先入之冠空橐彼守此今閉口上徹夜火光以爲聯重之出可也進信大衆之出不疑爲換班之入則亦未可也楊村一番牖牛抄擄進倚作梯疑爲復入者之藉彼乘楷如此而猶以出口自爲乎賊雖如許重貨苟欲萬全而歸即常乘擾師未集長驅出口而淹延若此不待智者而知其有他端也今虜扼我咽喉還我肩背我仍處於絕地按兵法當急擊之以爭一旦之命今未聞大創但遠遠駐扎覘之而已此即覘賊無可奈何況換之以生力手援兵無傷郡城內亦少斛賊不必急攻止坐守數月事已不忍言矣今國家雖有事然金陵尚未破損而視唐末宋季危逾百倍弟上憂君父下憂性命雖欲食且嘆如同人之暇整大度何可得也台翁雖經濟名手恨用之小哉然不倚台翁更復誰倚則弟不急呼台翁以求拿濟之方又更復誰呼乎

與葉行可

老年登作令天下第一須難之地而憲加遴而貌加克弟得之於傳聞者如此仙於才自仙於令戰勝而肥尚得仍其故稱而曰臞仙已耶仙人偶飛遊下界以已之臞福一切生靈而使之

肥功成行滿復歸大羅天上老年翁今日是矣弟至豕鹿蹂躪遠信急冒險入城賊蹂躪郡邑前代所未有至尊焦勞白憂亂機弟輩徒索長安米三軍之甲在身而弟輩之甲在心弟竊謂有甲在心然一毫未議其展而其甲遂在面老年翁雖處天下第一須難之地然無封疆之責身與心俱泰然其眞臞仙也乎

與馮耆先

弟入夜郎從貴陽署中聞邸報知老年翁棠任濟南而與節關聞於汀州之上杭其地去弟胞衣墮地之所但三十里而近耳弟之母族妻族以及友生皆在象洞弟所生星基好事者拼書院數椽以樓學者弟爲題對聯云念兒時釣弋依然過我故都不堪回首喜今日琴書有主其多才多士共此樓眉則象洞之爲弟故鄉斷其弟於老手翁雖欲不公祖之安得而不公祖

之也老公祖肇任於此辟之萌蘗之生僅一寸駃騠之生僅七
日江流之發於岷山之麓僅濫觴耳而參天之勢一日千里之
能與兩岸不辨牛馬之形已屬何者其勢用已先見也夫欲拯
天下之難者必先立於無難之地以觀觀之所在今仕者以江
福為神皋而福優於江上杭又優於福之諸郡者公祖雍容而
統之以坐壽天下之變得其要領面折而後積以大任以廉明
天子之求雖纖奴測冤直從從上流師陶士行建功獨深其得
力固在運甓時也老公祖夙處明定豈以弟言為佞巳哉試錄
奉覽十三篇學即用諸生之稿行人子羽修飭之弟殊不然也
薄具引意伏候鑒存小兒粗讀文字所撰以詩教者令其自呈
猶子之視賓望老公祖崇隆斯義耳

與鄭太守

某廿年訓族務實知節自有餘來故風俗敦樸家戶殷給近來
子弟不承於權與遊手遊食不耕不商賭博為徒無擇頑僕黠
而貧者以此為營生之路愚而富者落其數中牢絡不可復出
兩貧而陷一富兩黠而陷一愚陷人者徒手賭錢底比封君其
為所陷者甘輸戲責徵於官家有數日而傾千金之子者幾一
入巳視為輕得易失之物非賓非祭特為沽買持梁齒肥酣歌
取盡今日好遨明日復無更謀新室復尋舊轍長此不巳坐使
敦樸之風變成倫末殷給之家化為空囊父老太息閒有呵止
敵擾骨而仍之其中父兄有機敏者不能禁禦則諉辭以悅衆
曰彼自吐情謂不如是當餓死耳人情苟可除死何求不得蓋
慢其為盜也不知所得之財以供酒肉非以供饔飧也且饑寒
為盜不知賭博為盜之更確也目今譬深險之地合輕果之子

夜聚曉散不可述求夫佻生盜饑生盜辭飽而無知生盜辭飽
而無繼亦生盜則賭博者固盜之原也今地方暴隙萬端更以
此輩益之其何能淑又國力告匱長吏帶罪徵比急逾風火此
輩獨坐損其貲消累惟正由斯觀之又不獨私家困斃而巳其
主名了然在胸未便即煩台法伏乞給示以鋤其黨遏其勢所
謂令治而後乃誅也其雖為敝族發然敝鄉如敝族者不少[illegible]
一可以杜百耳

與王汝新 紀業

披讀手諭皆千萬至要感念之極弟將無以自裁馭惹得安使
心可剩以謂知巳也直似片肉着地耳猶子之乳以乳弟背人
所謂非為其弟賢也併其姊亦賢矣潦倒陳生竟何所至不知
何以致此孝慧童孝石碣竟當覓美石良工刻之攜以送人亦

景行一助待其亭成而徙圖之晚也

上鄒南皋啓 代丘毛伯

然以造化之權不爽其待賢聖多先觚而後伸君父之恩無窮
其計子孫式此留而教用使賢足為他日之舞臺身不受知人
之明蓋知時局之必至因若先事以為防一老憗遺萬方倚庇
恭惟師臺一代真儒三朝元老正氣無虞孤立蚤辭不樺
得罪貴權投身退外頹講道鄒魯之鄉養性林皋之下允矣為
先覺之師縱橫可一萬里毅然負天下之望低回且三十年詔
命久催濂事旋觴聖主若曰朝廷之上猶有可樂何為不來而
先生亦曰君父之命無所復逃豈宜久臥幾時遷烽孔熾國是
靡裁譬彼泛泛之舟不知所屆睹此跕跕之鳥爰止於誰遂乘
師之既舞屬沖聖之欲治吳公之錄賈人意伯紀之始成朝廷

方之于今蕞爾為烈出叢中餘智文鄉公之襟事少年不知從
枕上虔師張德遠之麾江廣氣自沮此天眷人國之衛而朝有
大臣之效也既黃司冠旋摠憲臺內則君德賴之輔成我小子
而實弘大外則臣工於焉振肅老成人尚有典型雖以淳劣如
鱗之資並荷輔翼為龍之寵待以國士引為家人許與異量之
材用示拔拭易以同舟之義共濟艱難故得自奮其總技因用
獲釋于斎山大臺帥為國為民非相為賜而不肖知我生我如
何可言頑循跡徑之閒不勝踈曠之罪雖大人所期者不在區
區然私衷未展為貧為耿耿嚮中行李愧未投桃物有大而可
觀事或少以為重𤣥以自恕幸惟儲存伏念上眷方殷豈大臣
可自安之日而下情妄揣知名賢有復出之端揆席久虛臺輿
在卿廊廟而下是羲皇未許東山嘯傲伯仲之間見伊呂還看

北斗京華用終先帝之恩併承後生之庇

上宋天岳老師啓 舉館官上

伏以盛世右文厭厭劍渾鷹揚之氣昏人作士棫樸昭河漢之章
顧功名之呼來最捷武牛舍以鹿典而彼此之氣類有神若靈
鳴而蟹應然居品欲峻立天下之全方能救天下之偏節取人
宜精得百士之諾不如得一士之諤此非尋常之應求而寔為
萬一之興幸者也恭惟明翁宋夫子文章司命人物主宗爭
競秀甫申蘇是降神崇德象賢微子于今為烈下筆妙語言文
雄散聖放言非仲逸吏隱專城民亦勞止不得已暫輟其近侍
付百里之哀鴻王曰旋歸曾幾時特寵以禁垣矜一時之鳴鳳
此龜卜矣我寵受之屬者天子御〻經臣請故比及三年觀上
國壽考剛王去以六月息天祖思皇多士濟惟此社稷之役何
以得天人之師幸夫子有山陰道上之奇故小生吐龍泉劍光
之氣蕺路已強循暮欲短壯心不已伏櫪何慚一日而遠七士
無愧以人事君之忱三戰而復一朝深荷轉敗為功之賜自頂
及趾感心傷肝山川修阻立百舍以重趼而台論殷勤將一言
而敬奉謂京華握手有期叩頭見日謂小禮明心何用勵志登
雲士貴知心言猶在耳偏偏華宗之思勞馳神于遠室而區區
戎蔵之獻慚成享之多儀伏侯鑒存寬兹明發

謝貴州兩司啓

伏以經濟資經小雅靖四夷之江孝獻勤孝向謝錦河北之戎
務欲得人事君要在以仁輔友爲茲鉅典並荷明公登畢策登
力之兄襄豈一手一足之為烈言不啻口感能忘心恭遇某官
人品識量學術事功亥有二首六身是其日數既推奇博之無

窮公非四目兩口但多智謀復羨天才之獨絕允為一世之重
居然三代之英醫國稱神扁不煩天子憂邊建功在鬼方是使
夜郎知漢其或素企隆名或舊編膝子仰止有懷幸爾山青依
舊德馨是托何當花亂撩人所恨者懸萬里而殊方所忻者去
一時之共事皆言是科收士為多拔十而五不知西南得朋有
慶莫三而迷此其飽德之多豈但醉心之既夫說士猶甘于肉
況乎有肉如陵醉翁或意在山若者比山更重歌五福之詩當
思所自飲雙賦之夜焆有其他嗟乎為國鑄鼎不煩六州之鐵
三年有成助我眾柴但須兩目相承一網而盡戎功如此夷思
謂何食少西氏而摧何妨中聖假管城君以瀉轉怍如任

答都匀魏太守啓

伏以天際真人品望素隆乎月旦雲間仙秩履聲已聽于星辰

方惟燕市之懽怨拜鴻章之寵丈人貞吉尺素有靈恭惟其宦
天生貴種迹邁名家文章妙天下之言外甥幼婦人品超風塵
而上叔父中郎入持王國之平出膺專城之重行參五馬坐訟
雙鳧胖河運百變共謂貴而能勤干羽舞兩階遂使苗而不秀
其才賁朽骸學植斷踵向託同人謬忝于宗之親可勝蒙我廡
機遠賓之術幸藉棘圍析季林入豈期山川之見隔復成道路
之相違貴旅有嗣不謂使君在此青山無主頓教過客褰其入
悲虛之洞冥然天上人間讀紀勝之書不減玄文綠字靈威丈
人于焉匿采馮夷使者不足抽奇以爲雖不見面而見其心何
當旣被以文復落厥寶青衣動一術之蹄素鮪藏雙魚之腹故
知有字廉吏遺金念范叔綈袍之寒周之亦可受也知安邑猪
肝之賜拜矣不其愿歟敢以盟心不啻自口別致黔驢之伎用

塵夜乙之觀

答李部院書

恭惟老台臺朝野維望天人師資出鎮係西南之重共推今日
文能入奏成朝廷之尊伏覩明時伯紀有道齊名不足多異汾
陽首驚其將無同則文德之有餘而心學之獨勝也某僻處孤
陋荒陬後學服膺名賢之教以爲天際其人誦習晉世之書或
作枕中鴻寶何得登之致望思一柳而無繇不謂事際適逢可
云因緣多幸金鐘大鏞在東序因知尚有典型玉衡冰壺懸清
秋不遠于今仰止入覽而武節一新直欲取高郭令爲物即和
風四灑更志角勝奇章此謂社稷之臣蓋超功名而上顧托草
太山之巔寄念谿谷之委以賢舞鄙以高從卑向懷古人吐握
之風今炙明公謙光之氣接之以高爲君子有酒而使小人鼓

缶詩之以序爵棄言示卑猶之奏石獻尊滿頭戴德足將不堪
剖腹自藏心猶能憶乃當七日來復之會猶存千里故人之思
十萬橫磨劍詩云赫斯八千曳落河辭曰閑戒旣惠朱提公子
兼勤赤芾候人將畏途綴歌于旄萬而旅人買壯子車魚矣不
肖猶婦人也知愛而已明公其造物焉望報也乎所願勉自固
植或者與有成立使不作流俗人違心之事庶不孤大君子提
耳之思

五十初度答友人邀飲啓

伏以良友金石之資貫歲寒而不改鄙生蒲柳之質逆秋氣以
凋頹拘物者無所低昂感時者何當雄壺念某伯玉知非之年
倏焉已及宣尼將仕之日逝矣何時慈見髀肉之復生幾度唾
壺之已缺以精神恕物者且謂髮短而心長執成敗論人者併

議體遠而神近此所以撫節興悲而詎特自遣也不意高明過
存記錄長書錦字雖平日戲咲之言而弘麗精淀定人心精微
之致如何鄙薄得躋高深生我者何人抑罔乘而不乘感君甚
此日且對酒以當歌敢因皓魄一輪用領玄談四坐

寄逸兒

昨夜得噩夢大臣結黨相譽發而已欲不與不得脫焉光景正
似遊砂時之袁蕭道成之袁耳醒來猶疑非夢不寧者久之仕
宦之畏途又不獨流賊也一夜思汝言其有理人心何厭之有
以爲不足則無時而足矣我心雖而違此等種子夙具而微帶
俗因未斷一人仕途彼此相形便難自止先立乎其大者六字
是入世之妙訣也盡往觀乎時時復噩夢之心或可不陷耳絕
袍不耻大難事推其類而廣之何官之不可爲也汝其勉之吾

有子矣然此念亦將進取之心以富貴之不可爲也并功名之心而去之則目前文業皆在可已失不爭名于朝可耳生平屈首受書一旦譏同人蹶首天衢已觸蔣盧枯落亦志士所羞也汝能勉我爲范生我亦爲勉汝爲我文字不嘗不刻不刻才亦不生幸眞汝兄共圖之兄弟宜相勉勉不可但修脩爾也

甲戌登第後家報

以積衰之勢托祖宗世修陰德以有今日叠棊與乎元之及榜發而一時之春皆歸子朽落之人俯逖之舉前此多折脊低眉以圖非分乃公固恥不爲非徒以其嗇空名而破實家也我一生性績學問自如此目前作參驩十分省約須四五百金都下不肯相貸物以武爲京官無處取償也然則我窘矣以老生獲高科報至之時此心寂然不動雖其性矯有然而要亦其勞費

之處以使之矣不知家中可借辦三百金否威逸二兒可勉勵或皆兄弟俱有儁才不宜自滿自弱失上天所以予之之意與負老父所以望之之心尼兒要曲體我懷好行其德學做好人勤儉雅愼助成老父一個賢鄉紳决不可忘其寒落忠厚之衿大言大諞美衣美食爲所不當爲六十老翁竟何所至思之思之南征叔歸不尤須守分念救濟宗族倍宜恭睦于昔時敦崇厚道理遣非意而已鄭英萬在大乙山房否同此致之

丙子家報

虜不滿萬周繞城下凡雄縣昌平等州縣十二皆破積金如山積尸如陵固繇自羅虜竊以來未嘗有此吾援兵集者六萬人如關寧大同宣府諸邊兵悉稱精勁過之輒靡而塘報首級無一實事相關儘一墻偵探全虛而況數千里之外乎無論勝敗之形不得的報即賊來四十日尚不知其爲眞奴爲西虜也昌平京師門戶半日而陷攻戰若神而總兵巢丕昌迎降反爲之嚮導目今賊及津門通州燹擄儘七十餘併舟子千餘都化爲賊我之所恃與賊之所忌惟祖大壽一人乃遲遲而至天子親之以總督錫之以蟒玉重金爲賞曾不交手逃縱而朝廷猶以溫語相慰藉何所負于彼而呼之不前聞已引步騎向山海逃遁歸矣此即祖大壽叛也祖制親王不朝而近藩違命進朝驟詔止之並又稱兵入援此即親王叛也昨達陽撫臺疏揭云奴久欲入犯今諜知內地凋獘已統數萬鐵騎渡河若眞誑信然則此番在內地者御而非奴也御弱且弗支而况奴乎京師三面臨虜獨一面南走而陸之良涿水之通津遍地是賊朝廷豈無可待止待皇上洪福齊天然主宰已難尤者不忍言者忌之

可爲寒心諸朝紳陸陸無有定志壯氣而議論百端平日豪傑之士才張口便一手掩之目爲洞計以我揣度來者畢爲擒酋則與奴當入與之分功不宜任其擄掠遠近若擒而後入也果係與奴則既來矣來而既擄掠遠近若擒矣何必又自行然則前云者應是邊帥虛聲恐喝以盜其縱虜出口之罪耳此時身以付君命以付天理自應爾宜得復尋深靜之地以盡餘年哉毋危祈甚小徒慰之以是歸報作書在八月廿四日也

己卯家報

仕途險巇悔不用汝母子言而老出冤官也今不獨此虜入三月而餘燕地所屬皆破深踩山東泉至二三十萬而我軍幾不能見敵盧督師喪元今傳劉首輔亦墜馬死關外祖帥復撤入衛邊無守卒京都兵空將空所邑空西南千里而寇賊旅布滿

糧草及金銀不能飛越其志蓋欲北取眞定爲尾以窄宜府南
取臨淸爲首以窺齊燕豫州伺我內叛以成其事而京師截在
其後又無一標一兵爲援皇上左右無甚力臣策士髮髮都白
百官平日怡堂悠悠度陰今則憂念囊橐不羞走與虜可誅也
此刻報東邊折墻四十里奴復圍城百道俱攻我心更安此
如溺人反咲耳小臣業不得言言之彌急彌痛聲上諸君子彌
以爲狂計惟決意定色視死如歸雖朝不坐燕不與其道不足
以死而死比于毒藥之殺不得不死也大亂之世全眞爲上全
身之道偸德爲上汝輩識之正月初七日

又

虜已出口雖傳一半尚在內地然數十萬衆數萬萬輜重旣延
袤一二百里我兵不敢近而虜又欲見武于外以示有餘所在

攻陷州縣徐徐而返聞半未出口不足慮也今番蹂六七十城
殺二總制一藩王十數郡王其他貴宦不可勝數虜男婦百萬
擄壯丁數十萬所過二千里莽爲赤地我欲耕無人欲耕無食
欲耕幷無牛種虜不來亦不足自支而況虜何事不來乎闖陝
服之寇出河南而走山東就食謫愈難言寇寇彼窮虜乘賊隙
勢必至于踏國而止奈何奈何試差論序龍同寅往滇我往黔
職名已過堂矣端節前後可抵家我已夢斷春明無復當世之
望本圖覓一深險之地以盡餘年而事不得已非徒婆娑禿翁
不宜逐逐風塵也此差須復命復命之後當決計老耳　一月廿
八日

庚辰家報

接家報候我大難又說我大慚愧者二端慚者一端也今出京
而南眞保一帶皆人相食樹皮二十文才市一斤上賦數于官
兵変手便北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則五年蝗旱人有二三百頃
田至衣錦綉而餅命者所在蜂起當何以圖之而虜以百倍于
我之強十倍于我之衆眈眈於臥榻之側看伺內釁秋高鳴鏑
憂責不輕聖明爲勞爲古今所少而舊重難逐之勢卒不能萬
一挽回目今米價甚湧而九門輸米於其保山東者不禁運糧
高僩衛河斷流一夫夜呼適齋之糧虜寇相同土賊中起一城
之內瘦殍變生黃巢爲長安金源入汴梁何必不復足乎皇上
日日召對而群臣束手非不有忠憤者勢誠有所難爲也我每
念及大損眠食此其可懼者一然此爲國言也而尚未及家今
觀家報如此其危可翹足而待又我與汝母非但如他人之夫
婦云耳骨肉恩情而外更兼朋友之道義焉年老氣衰食少病

多我常慮其卒猝遽逝不諱如何可言此其可懼者二而家人
之和諸兒女子孫之平安雖是好事要之所喜不足敵其所懼
矣至于逆女一節悔豈足言我生平凡事皆輕易而娶妾爲甚
凡事不欲負人而待妾亦爲甚初不過日久不叙難處借此自
寬云耳來字字字至理讀之又覺爽然此汝父所以慚也服前
但憂國家初不憂死而况憂官憂無錢乎祖父母與父母單恩
請命特先寄回我秋無歸息汝兄弟備儀行焚黃之禮可矣

巳任集卷之十三　終

巴西集卷之十四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詩

送李桐月出使汾州

勾芒應節楊柳依依物命迎方於晉之垂露盲送之有酒盈卮漫爾玉門井陘是求大石嶽立黃楊洄流一水十篇楊徊遑周蒙發晉鄙冀方曼龙嵩屬丹咏俄不中蘊懸弔覇圖敢言暨子轎轆漢武遠祀汾陰天帝妃之以母壬林豈必虎齒而有怡心登彼介丘以悼之推其嗟可去謝亦有辭不旅巴巷而乃焚如毋不猶脫脫焉焉鷹驛車太行上與天當遠聯黃流有無况憶逢河而南晉濮在望棄險即夷禾黍有棘期逝不至多此延思三足之烏不得為羨碑飾里門我心則夷曰殺燕羊式飲襄樂

釋疑篇

域中二大式於九圍力也如牛士者如獅猊無凡毛視其二兒斗且戰田爲厥支妻術權而衆以爲我儀彼美孟姜是生二讎不續其麻績文與詩夏不失葛冬不離緜萬里上書抗其奏牘鄙慕德義思聆音徵偶發狂言譽之為雛其距雖雄其冠則雌鄭寡弘慶怒傷厥辟誣以不辯加以無稽豈有如士穿衣見私可愛好公奈何傳之謹刑厥姚要脅靈祗此言不信若之何其對心著地亦奚以為是雖力生為明見聿

寄劉伯宗徵君

偶爾入城居要鳴穎相呼披衣起相迎劉子惠貝書開卷得佳句贈我瓊與瑤襟韻降沈謝悟性登浮屠穿穴破險固制古如制叔衆復重氣決衰我鵰之翮何當飛羽翮墩墩泣疑兩為我傳人血為我乞捐盧此意何可忘伸聯聊烏鳥

送丁紫芳比部

元子語石虎知叔落誠否氣慎單騎飛奪之萬衆手以此楊奇名千古無復偶安得如丁卿一身膽如斗身中王子尊視之等吠狗驅之殺便殺驅之走不走一任鼠化肝一任狗生肘上不負君親下不負知厚身既無如何蠡子性何陡城中十萬人此中全者某非爾全七尺方寸無損荀王公大奇之序言作雷吼

呈章大力國博

斗大國東偏無處困僻陋路之蹙底地鼠巳卿宴數華囊仰射天奥夷不中探我友攬秉卜義文非孫苟悉逆審綜辭休咎在奇偶久恒非風體進退觀生否陽月十二日虜主復南冠十萬錦州城攻擊連昏晝功　歛須問狂奴圖且狩癡笑良其育腎心讀如實病甚不知人無復辯誰某參極而死矣非關千家說背乃不出項豆豈容入口剚腹作帝疟僵死成蒼狗神理固不誣亦足懲其後餘黨跋崇南積貝高於阜則圖而知之薛薛對觜走我師奮夾擊骨都崩厥首厥自叢頭來今朝但餘軀寘書報玉皇此喜宜有賜下詔但平平恬然若固有此之謂聖人氣象如天覆辟之九州田不可爲項畝雖彼井州兒投戈思印肘戈似綠沉錦印似黃金斗雖彼市中人烹肉而飯酒肉似粒千山酒似桑乾溜雖彼街上僮狂奔更狂喝奔似商冬舞喝似餓鷹吼

仰竹兒身長八尺膂力絶人凡殺賊數四事甚奇

生身在河北孟穗之舊疆三臺兀以高衆目見臨漳得氣多毋少由來性剛方少從井州兒掌豢刀劍槍弩弓三百斤騎射逐

塋俍性好惡噴馬赤騎不須鞭夜中聞警急隻身獨自當時平
不獲展中年倪從商從商屢赴急兩擬馬上蕃健兒避其名欲
迹深自藏到家三十里塋盜掩之航蒙中驚躍起射戒懲其王
公亦眇一目適中五六傷嵗令風塵起天子欲自將拊髀思猛
士以定雲飛揚而公已老矣氣衰不復強口從黄而翁合掌遥
佛塲嗟哉不逢年我足爲之愉

和王子京潜岳辭

天步歎艱難默默不得語何處解羽山此時寧壽者予未有室
家青蝇亦可醜隱則不厭深無使物能尋其隙不去人老生吏
於枉假令世我祝無令世我詛阿滿騎泥木物來阻於御龍車
非太行覆舟非瀍須人心更險危安得無滄慮吾既師若聃亦
復師列御示吾杜德機藏情實喜怒中散不吾中步兵無良步

人且爲芳斧我且爲方肉世已若擊原我盲以爲瞎世已苦溺
天我盲以爲澍蠹國既不能寧堪身受蠹縱從歷中生愁憂來
三顧秋風五丈原何以終飽飢抱膝十畝間折鄉以當饔餉飯
折鄉鏡斧薪不澤邊乘我下澤車古人安葦路田子耕無終數
年成鄉聚無故開廬龍危林無安羽死以之付天不得爲人付
妻子釋其前西成足秫秠耳熱歌烏烏不須歌朱鷺無衆亦無
名無忻亦無忤攜姍聽黄鸝豈美夫部蘿甘寢臥于于不知日
已旭蚩蚩者誰子徒使心癢痛赤手趁狂瀾懲損哀衆趣勢巳
東奔海何緣使西注北山有愚公至今咲痴孺身世兩不請曩
賢以大椎非直肩元稱見似心猶瞿褰衣不待涉納履不待韤
低頭自盟心仰頭訴孤憂但保一身癯寧憂他人醜豈不夙夜
勤謂行則多露深穴藏蛇驚茂林免虎乳出無以余貝且莫言

射鮒所以重兎石而鞭槲珠璐惟彼走利人走死一何驚蛇蛇
出自口諄諄莫能諭厭聽頭觸屏自謝曉已只我心則孔明不
復如斯晉緬彼王右軍苦嘗自盟墓三復荊門嘯服之乃無斁
酒成澤飲之不復市巾濾鹿得烹食之不復大官舖苟簡之則
安拖米征代岸賡幾不爲峨而炎火是赳壓酬亦可受何但爲
兩呼爲腹不爲目爲匪不爲作有問定好好水土忌成翌禽之
制在氣其卒成可怖消消不自激神濆保無淵禍憂乃必尅牛
山無生木濡之乃在外患卒中所鍍是以古至人所求在巷露
中山千日酒喪爵借我酷實然忘得喪天眞見倚傍亦析有公
旦下士勤握哺既令達奴兌尤將順民响坐使無能人頌德勤
遠爵往者日以遠所待是在居北山畏移文此病將成痼岳神
如有靈茹我不我吐

贈武略將軍

雄吳子人中駐學一窮推新野猿猶能當陽稱壯軍上馬能殺
賊下馬作露布一取無定河三周華不注房向目中無師從樣
上度百矢拜諸庭二卣爲之作冢像祁連山字題曹英慕丈夫
志如斯腐儒何足數

題文昌僕仁合祠 僕仁冠漢末巳

帝君梓潼人氏也欲究源流無爾雅季馬胡奴狀似黄抱膜老
人形甚猶恒桓漢使梁尚書仙術儒術兩工者拄廉化而巴郡
西張綱埋輪都亭下

寄錢沃心督學

昔年李我臨昭武幾多名士焚書傳崇儒講席講多翁爲識知
行得去聞我師雲怡蔡夫子鐵春兩字深許汝別來數載會燕

京撤部官民僅友劉有酒酹我無酒酤醉便臥杜能陔咫陳那
作文不得錢戶外嘗投四本論先生一見輒折然此事外人那
得詞

許孟宏太夫人貞節詩

一門三節世所希姚筱巍姜幼載兒夫人壽高節又先天子下
書旌揚之誠不自意其有此有此不棄反成悲未亡成名亡者
逝念此悲當無窮期嗣子至性天所假愛敬裘泉涙之丁世有
生兒出腹中社死我必悲哭社有子如斯可若何節高丘山徒
徒咤夫人之事天所爲孟宏貴亦今日作若待子貴節乃爲無
以處夫無子者

盧上人

去子十五年此心未捨薾我髮今已禿子禿當白巔我昔秀士

今官長子昔和尚今普賢官長雖作不如士普賢不作徒坐禪
既成普賢僧是佛祝我官長如哼然或有輕僧不士齒請示陳
生長短篇

口占遺楚中小姪石生

余與汝父生癸酉歲爲兄弟俱白首我有三兒已老大汝父鞠
汝周丁丑燕子方纔父且嗜一歲有半學呼哥有兄雖不同胞
生受恩深處宜無它毋悧兒時方啼血兒悧弟心應似鐵試思
温厚從何來骨肉平生恐作劣我是汝伯家羊城二千里外懸
心旌父老伯老家又遠含涙寫詩志丁寧

羅甥彥深歸武平

彥深羅子是吾甥不難千里謁先生先生之名若太衍顧戀一
諦定生平當今異端織且橫而易雖貴其支撑吾子單家況子

立那能百川一時哭人道書中車馬集是誅非醉所便及自養
策之有術焉拙夫得算百當千不如且讀且力田猶之且戰且
學仙學仙不得可延庚學耕不失多逢年詩有泙叟志孤露寂
學屠能龍飛天學文文成積萬篇儉來覓字徒烹炰背恩節言
幸勉薾夜分書此不成賦

寄武平鍾濟川

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誦漢唐鍾氏斯言猶在耳令人時
憶渭陽鄉寄語陳生戀念舊胎衣隨處鍾靈久琴寄有主今何
如故國故都堪回首故人在者身無累名實兼收歲月長倫父
何爲看作古巍然獨領萬靈光男子文字生聲價得傳寧居謫
子下天下功名豈一端悠悠使我思黃鶴都門謁選大行人皇
華雖重困風塵周爰物色巨時士慷慨如何得似君

東徐仲子

若父物外之賓鴻若兒人中之臥龍名父名兒若此矣子爲子
弟難爲工文字出頭心似雪義聲載路氣如虹僂傷五年似昨
日偶然一會多清風寄語故人衆昔盟黃龍一樽酒一鍾

東羅美中

我與君年皆癸酉是歲生人多陽九麻城孟白李太宰此外官
貴幾無有而我雖竄入間世光氣去身已白首況今禍難復餓
流寄氣不知何日否我在天北君天南聞從華兒自側口目不
居面反居足雖有遠明無戶牖世間萬事無足論群生于輿櫬
生肘有兒能讀父之書糟者猶啗酒猶酒臭味不失斯已矣餘
以付天敢多咎彥深羅子賦歸來口占寄君志厥醜

寄閩中外兄

白石鑿鑿高巍巍山前人家並就暴清溪左出水滂沱大石雕
立如有曹壘壁險重閉若深阿中有一士讀儒多其母余母職云
何參媽同生人非他余父余母將委遍歷壯歷肉歷紫髭呼余
小字三輝哥授余壁經發欲磨生不儒幾氣春和兩步當一趣
利過四子小學共切磋畢皆上口無差訛余幸虛名入制科文
走雞林北薛陀兄年七十發當時强飯自愛愛則那何及

甘棠歌爲郡太守蔡公賦

歲氣之説宜疏虐土虎應乃在江張長戟循肝肝幾亡國主勁
承達帝軀羊城之麻如文墻公壘破石岡四旁法製百砲取諸
藏萬斤硝石五千積部分壯士他力强私贈豆米鹽豉與手搏
勁寇如搏羊武持其胡擲之僞用意況深未敢揚日理文書坐
皇堂冠來在吞子無忙若怖甚者伏諾床自言射鄙七年將斥

言歲人所未嘗聞自二十便務經化導無方自奠傷用兵抵面
傍取光以酷進之怒厥匪太守有急民豈忘男子走溺婦春摟
狂賊闖知逆山庄女嫌使我況兒郎從來人和勝金湯葳諸深
溺無宅藏我師拒險據神岡斷石棧木探虎穴三匙薄佛思帝
王一旦授首飽狗腸餘賊山頭呼萬歲此何所至頻創老單騎
逆之貴囊狂復厥井里使農桑所活千人今無雙勇冠終古学
慈祥公子平日但尋常與人樂易無氷霜臨事乃如百煉剛智
深勇沉冥飛揚傳大真人誰其嘗天下有事公曰卯公乘邪武
運鞭湖耶武樂公獻頌章所頌之旨云甘棠甘棠於公特一方

與王子涼

歲在庚辰壬夏穀寅錢酉若發騰旭爍人夕吹光未積江海岡
則集天縣東從光來烏三足君家老椎蠢者僕所御維何實害

錄老聃据瘟耳以驕手笔神入立時復雞人三呼馬蹄促自公
令之實衣覆日在上春陽果腹以寒熱虛務爽泥爲履齊統鉴
碎玉不可以句病長福效人口動石上讀奇字古文宴師佟神
契命訣亡深篤越歌道謡袁奇酷穆傳天問失諸曲大雅經言
偃淵穆尋繹徵經得禁谷胡然而天幾車覆愛有峙山點生麂
精稱在下積而育世綿千祀貝朱爾王子其人應斯籙孤騫不
朋尊不族搏蕊英絶喫之穢易人爲之鵠越伏山巔呼臬使乘
裁孫隔密照何能淑配彼陳生服不目機神不供字曰麗髮不
假恕秋戊秃詩入舌出徒粥粥

金誠齋七十壽詩 有序

余乙卯丙辰間館於金壁陽中丞家時余友徐介眉館去余
東山五里許則金誠齋將以教其子余生者一日余與章大

力同程方平金右軍散步訪之館在山谷間余生方壯譽甫
巳能文章藏甚殺余因思東山有江氏館去余館止隔一嶺
隊中登火射出小詠輒相關邊之家頭積余爲甚窩然直空
諦而巳未嘗以一著相輸今此何爲者將以語中丞公公笑
曰此固余宗傳非海陽所有也余誌之今二十五年矣嗣後
數將介眉于都門言誠齋先世與行誼甚悉余又誌之後余
以使事過淮陰則金生在焉攜手叙年生甚歡因言尊公先
今日古人幸僑居於此宜相見然王程不得稽也今余試貴
竹復命相遇于淮陽舟不識也而失之生遽語余曰今者余
父七十江都歐陽明府既爲壽章先生寺爲作傳以他一篇
何如以其粉本見遺事核文古欲燮本而厲之度不施又傳
非觀頌之體無已請無爲傳而爲詩若歌且公五十初度公

家大中丞既巳賦耄長詩矣請復之爲賦行若干使之而得百
韻則姑爲百齡之祝也
天下神皐美此郷諸山風氣相包藏皓山之國土骍剛河淤渚
倏不足方好生偶異生無疆金公誠齋尤敦厖自金先世顯南
唐況復名父稱南陽從師乃得羅與楊論定坐之宜尼旁人生
何用綰金章作人如是人注睚於焉脩德蘘前芳身得刑于婦
得汪相配以德號雙雙不在同年臾同床賢父賢易不易將佳
兒佳婦斯難忘終不效人苦絲緗老爲蠹魚嗜壘莊終不效人
折腳鐺糙米炊飯矜清任終不效人像孔方巳清寡婦共班行
斆致千金身亦常積而能散此爲良田廬不妨以予兄詩書不
妨以予邛觀公志度遠且長子既困久當騰驤夫人如公得內
襄有不足者輒解璫佐公行義急人於入穴出坎意揚揚屬有

天幸亦智囊物既濟矣身無殃松楸一望蔭栢篁手所自栽助
無傷祠宇巍然周以廊歲時魚菽帛羞漿誰爲倡之公言昌并
出私錢佐荔黃有客有客骨寒霜遊魂不歸享以觴有狐有狐
縱在梁育育者魚憂無裳豈其羽毛輒飽颺公但微哂神不傷
傾洲盜飯曾參戕無妄牽牛公亡羊見鬼一車賜穿墻何事致
公訟公堂官欲與杖公旁皇幸爾見直乞無相生平擇儕絕精
詳冕得丁郎兩口光女人悅貌又才當元禮閣之走且僵弱不
好弄老彌莊其嚴如冰和如湯客至百觥視夜央呼盧浮白百
憂忘祭餌從來遠太倉但養嬰兒及娩孃身就形家步坂岡從
遊小奴並踉蹌況復生平多奇祥說來全然似捘張曾到曹溪
禮梵王崖下潭深百尺強失步踏空鳥翱翔緣然在岸如履康
又謁普陀泛大洋一山特出在蒼茫有人拍石聲琅琅入門見

帝似三郎暮過烈山坐漏航江水怒立長年慌電火張翁盡搶
檣浮空一鵲全資裝霧迷對面失艅艎浩然一色如大荒忽聞
鷄鳴知有庄及至荻洲徒轡蒼蠟炭焚油理膏自油沸四射如
箭芒公無異術變炎凉以手入油任手瘡從前矛事非背庭以
理相格適參商雀蛉龍人失所常萬物變化何可量公本仙人
哀此蒼譬之老子適西羌敗尊化俗俗一匡萬有千歲身餘康
功成依舊侍玉皇公聞我言益我觴

步韻胡青蓮比部

石尤作祟停河埠健兒時出橫塘路驛使奴客動千指竟夜呼
號如挈捕絡馬湖頭瀨水高懸溜千尺魚難渡北颶上來生氣
勢風駁水急波彌鶩百夫挽之不得上三纜齊斷謚神怒婦女
指掌掌出血口誦彌陀伏地拂陳郎頓顙禱河伯肥豬大羊拜

且吐青驄一疋良馬牽黃白作錠兼幣帛牘謁舟乃決然行前
渡太湖億萬步湖中暴客故縱橫日雖下舂不得住用燕照水
永不翦計窮依舊求神訴俄有兩舟輕忽明以缸送金得知處
鑿來不甚信鬼神今知鬼神亦可賂次日舟泊迦河側河臣壑
河河上呼此時憂不在風波但憂日久相延誤腹中作悶可奈
何幸遇同人正五數越之東西大小胡嶺外王郎道舊故能生
既巳共余恭李君亦復同蘭纂數州精觥一時集千里神交茲
水乳青蓮楚楚意用豪氣蓋天下雄不仆好學酷似袁伯業酒
後撲予工作賦聖遊玉樹月中看超超文字掀清揚一語能令
四坐傾內埋神捻相剸互圓長姓字久落人下筆言語妙章句
猶憶當年南浦雲時時自說通玄著重一觥傾百觚醉呼旁
生聽部署一行作吏便辭盃鎮日淵温如好婦太青泉推有道

入爭殊異特黃叔度辨論嘗以少服物才地善藏不善露陳子
陳子最可憐發不暇短良衰莫獨有大浮差勝人不解詩歌幸
解妬青道先生曰陳生子爲子語毋自固吾輩東西南北人扫
逢草草誠虛聯顧今世路尚未夷區區鹹此寧知務長篇縱有
千萬言不如下馬作露布衆聞此言長太息先生胸籌堪借箸
中有一人獨否否斯論未必有裨助道豈一端而已乎與人同
好乃同惡嘯歌謂足落吾事請問當年謝太傅

書扇頭與一長年

落馬洲頭多暴客三月三日石尤劇停舟三夕欲上口懸水千
尺魚龍辟易分寸不得上脅大三舵一齊制敗舟入水不知
年下矸其中爲所齧波裏松椿如犬牙百夫出之不可得鄙性
平日謾堅定不覺號神哀以額日落風駛勢益狂婦女啼吁當

天辯幸有張叟請游入言運徐州載米奏急呼其徒持續來岸
上指揮濟危迫夜復干擲達天曙與之酒食辭不獲嗟嗟吾輩
大冠人中流一壺又誰則

水道引

江水發自岷山巔岷山以西合深源昆明遠來數千里觀岷更
爲絶地紀又有衡陽下臨湘東爲彭蠡瀦豫章漢水所得小州
水與江齊稱石孔美奴民足跡到巔州餘州又遠無水憂略指
所及表以存大小遠近非所論世人信經不信視世人信聖不
信已遂令二水獨朝宗奄趁君侯餘附庸漭王蓄籍本禹貢餘
水何緣得自控我破萬里乘長風感慨天複發自中世間萬事
皆如此今不信經不信史

短歌寄高鳥傷王聘吾聘吾汝新從弟也

兜金眼孔大如箕獨於卿卿若有私草書龍蛇看不足幾爲數
言滿一腹不藏傲冠戴役貌要從桃上渡雄師手縛骨都六七
個坐使賊奴心膽破

田若公榮最

貴池所治江之滸邑治去江七里所陸路參差午貫之上官過
客無邊數很疲資辨不易爲左員右方忘內若隔江烽火徹夜
光男兒生成婦春粮有冠之地民若寇無冠之地民若裝在器
劍貲戈砲矢在衙壁底大豆臺何以治辦官不愁何以治辦民
不傷當今縣令卽無賊人人思歸歸不得天子欲誅虜與冠火
速催徵無休息罰治多至數十級紗帽鬣頭徒愁極他人治一
君兼兩兩縣所輸皆逾額天下從無此異才忠勤敝無稱上喜
風波車馬思歸去書雖數上封不關朝廷惜才惜封疆若君貴

甚知君哉世上庸人多揚張自言欲上泛天航借使若輩皆得
上地下資得有兒郎獨知升天無難事三年使翩道雲㵎功成
歸侍玉皇去臣之業在衮衣章

寄周子翀

知君人地冠南天獨擅雄名三十年殉末封胡皆子弟辛壬癸
甲是高玄存心理詣窺精一無鄙文章邀大千吳越山川針芥
合有神有分豈徒然

和羅無美古栢忠孝詩

荊州豈足效忠孤晉祚榮枯判此途帝子告終蘇酣輔與王播
遷在相磨情知輕死誠多事不欲臨危少一夫何處精神今尚
在依稀記得第三株

寄宣黃何昌臨叢懷其師徐若水

知君識遠更情眞一片傷心佐俠任文字去非眞郭象才名無忌似韓會却羨今日逐初賦紛類當時梁父吟如此從遊眞不俗商山何許一鳴琴

李同月光余三日出使晉藩以詩見剝步韻酬之

森髮郊原草色芊行行貽我盡雲蜂身爲太白原非赤家有壹烏可與玄一路者華東貢日幾時西帝北朝天隴州越石難同調頗牧卻猶獨在前

貴州典試遠道逢友人下第遊鎮遠

貴州之役豹聚驄自言今歲揭燕支堅弓勁弩鎔姑箭短服大冠虎豹旗發戟已經三日夜論功無復一平奇中原事體多如此當時夫子欲居夷

因門人王汝新卸其家總戎饒有武節短詩却寄

今歲擊舟出潞河韓公何事數相過因登在昔瞥靈歌又說其家馬伏波手挽寶弓三石重腰懸金印十斤多歸來飲至明堂上醉倚雕楹奏短歌

王汝新有族弟振揚總戎爲朝廷力臣慕而歌之

君本長材俠守邊難見談說又紛然首承馬寨胡塵靜腰可龍泉戰血鮮壯志欲教三箭定逆奴眞可一絲牽諸人魏殺黃金帶不識何繇答聖天

送沅州守徐青城四十二韻

在昔稱徐偃爲人似宋襄仁心幾作聖忠衛失爲王食氣一身促流光千禩長曾玄多鼎盛奕業不象狂金紫輝冠蓋銀黃壯祿梁後嗣誰可屬吾于足相當鍾秀歸滇海詶根見豫章語言妙天下光覗射辰旁願聘蕭曹失指揮賈董降白眉雄五馬赤

手持寶揭稱爲時多事牽甘身久藏書析七澤留偶謂三苗鄉治當見武節剖竹此文辭大武干戈戢大文謳詠揚諸侯膺眷命天子念邊防下瀨功如此虔遊委且將飽時資蒼海雄壯待蠻羌不耐城邊勤無終山外翻鈇鉞清廣野服劍祀明堂忽以諸生弱翻爲四海強男兒眞佩印父母快稱觴

再送沅守

君本滇名族天生是使獨琴虔苗歎呼甲戌我俠梁于午谷無假酉辰民有福庚申帝甚遠戊已官豐穰拖上虔師多囊中卸智足今時方用才王曰入司鈕

雜文

大士先生小像贊 自述

周季以諫面用德晉世以形骸爲官不采蘊光生之心與才而

等此之觀卽光生曾不若逆旅之吏闔里之變卽先生諸奐抑何以齊芳累彥爲後世衣食者乎崇禎戊寅二月寫羊城書

鄭恒古誌後跋

有耕于野而獲者出之則鄭恒與其夫人崔氏誌銘也余與安平在友人朱十丙齋頭見之與會眞記全異不獨世俗所謂西廂者而已其事實甚具其款識甚古知爲稍物無疑十河將後刻而廣之有闡幽朔教之思焉余謂古人事爲好事者所誣與名人之手爲讒者所託以成天下之惑如此類者不少幸有不幸焉而幸得白于世者百不一也予以爲歸崔事不足言而悲夫之見誣于後世之信邪說者故爲書其誌後如此

四烈婦傳後跋

女子性專貴家女子無珠玉之戀與理義文字之習則性尤專

天之不二則不二之而已大冠如箕者鐵於死難而工於打叢武賁以讀書男子不如不讀書女子此卻不足以服其心攻坐胸中識文字所謂理義者太多耳然武臣未嘗讀書其鐵於死難而工於打叢乃甚於文臣何也此又鬚眉爲祟不如無鬚無眉者之事夫薮尊壹俛今秋火羅甘泉中頗著微效乃在內臣其得女子之似焉者已如此矣因讀常山壽百一所爲四烈婦傳有感爲書其後如此

又

以全體得四烈婦其爲女子之秋者少矣趙以覩書者皆爲歸人其爲男子之烈者益少矣趙得天地辟剛之氣且如此則日者賊下之急主聖雖殿而武臣不力尚何怪哉以天下之男子不如女子以趙之男子不如趙之女子此壽百一所爲傳四烈婦咸激用壯而不能已已也曾見一噉云維帥威名一時朝野遲其來而卒避敵如虎與它懦帥無異臣將以巾幗羞之矣此如馬人奴曰狗才是爲辱狗非是辱奴秋巾幗者何罪遭此毒筆也

潛岳解跋

潛岳其有憂患之心乎非借徑終南者也文曲與擬古所無凡一百五十餘句讀者數五字而讀之始得其韻稍失一句即須從頭起矣予嘗見友人讀此乃作字字句得句七百六十五卻模二十字而此至於是文奇讀者尤奇也子京見示予以他故不暇閱但讀頭行知爲五言古詩命平頭錄出腳韻度中間可容九字奴子懸腎押韻宜在幅下者乃倒而置之上次早朱榭沐艰而寔字皇虞以賡之適山西楊生具東修謁余余曰且坐揮筆成章而後見永數丕柰項耳嫌子京曰余且改爲之毗幅完無暇意亦不欲與與白道原有兩一之不可以與者解潛以白者解與古有非非反反今有解解此亦子京功臣矣

隘峙說

王峙生曰潛南東南諸峯有黔婁遺跡壘石爲壘橋滅高山者書四篇曰黔婁子明道家之用峙雖未見其書然其書日在目也今讀陳子之文猶是也願陳子之道頗廣有黔婁之高而去其隘峙有其隘而去其高故自名隘峙也子共爲隘峙說陳子遂曰天下名山多矣以高而奇以石貫而高石質之高高而嶠者也其一高立表測圭無尺寸則一見高之形一古高之勢何世根盤大形之而矮嘗見雞嗣中人上叢人以長一身有半之衣被之覺其人秋而長便欲擬爲眼瞞之種晉司馬保長九尺餘適有矮子之鑒則入百斤之身爲之累耳黔婁之高視以其貧者以爲瘍瘵不過之田薔爲之偃蹇如山之失其石質卽高之名去矣峙之靈所生士字之子琮琮乎琮乎性與形宜有以應之石之質樹之而琮石質之山之高登之而琮太行上黨州縣其上數十人登其上如平地高與琮皆亡有王子自病其隘不隘不足以爲高不隘不足以慕黔婁然則子京之柣自病爲自譽矣然子琮底進士方爲天子貴重之臣其以石爲貫者作天下之幹而當去其隘黔婁誠不足效則子京以爲病而思去之其自斷不亦善乎

巳吾集卷之十四 終